《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九九冊目次

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目錄四卷（七）

（清）張英　王士禎等輯　清康熙四十九年内府刻雍正印本

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目錄四卷（七）

（清）張英　王士禛等輯

清康熙四十九年內府刻雍正印本

間諜一

增 太公六韜曰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諜 原 孫子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以其預先知敵人之情而制勝之道皆中敵以之謀也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而知敵之情也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者也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而用之可使伺候也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因在其官失職者若刑戮者若刑餘者若不得志者若受賞之家因其所愛親近者若守門者守舍之人也又先知之爲新舊有變而不知之可令詐往告敵使人來候我我知之因厚賂之可令反報敵情也 反間者因敵間而知敵情而使之可令詐往告敵使人來候我我知之因厚賂之可令反報敵情也 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者也誑作詐之事於外佯漏泄之使敵間知之吾間至敵中爲敵所得必以誑事誑敵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又云吾間知敵間來間我詐事以待歸然後乃發吾間亦因此知敵之情也 生間者反報者也擇己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反間五間之要本事之人主當知五間之用所在其祿賞則反間不親撫重事不密則害已害

非聖智不能用間不能得間人之用非微密者不能得間之實用意密而不漏間事未發而先聞其間者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守謂官守事者有急令吾間必索知之令守舍之人也又先知之爲新舊有變則呼之不見呼止亦因此知敵之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人遣以重利之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道而舍之舍居止也令吾人遣以重利復導而舍止之可令詭其辭故反間可得而用也故能取敵之間而用之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反敵間而知敵情鄉間內間者皆可得使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人主當知五間之用所在其祿賞厚待殷之興伊摯在夏周之興呂牙在商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者也

增 吳子曰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太平御覽引衛公兵法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之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引非一也即有間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君者有間其鄰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術而成功也且間之道有五

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詞焉有因其仕子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覘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微漏我僞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秘重之以賞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傍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採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詞誇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間而迎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殷勤僞相親暱朝夕伴居我遣聽耳者潛於複壁中聽所問使既還違恐被怪責必是竊論心事我知事計遣而用之且夫用間以間人人亦用以間已已以密往人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使人來欲推我虛實察我動靜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當佯為不覺舍其厚利而善啗之微以我僞言誑事示以前却期會即我之所須為彼之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若將我虛以為實即我承其弊而得其志矣　李靖問對曰按孫子用間最為下策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束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

間諜二

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於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導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從城下盟不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

若不因間諜無由得入楚軍　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期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不備鄭襲胡取之此用死間之勢　又燕昭王以樂毅為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毅有隙齊將田單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其先人燕軍從之即墨人激怒請戰大敗燕師所亡七

十餘城悉復之　又秦師圍趙閼與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間來奢善食音嗇遣之間以報秦將以爲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隨而卷甲趨秦師擊破之此反用被間也　又秦與趙兵相拒長平趙孝成王使廉頗爲將終爲秦將白起所敗　增左傳曰僖公二十四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註我請爲衛間諜以兄弟仕邢求仕焉先仕焉　又曰楚太子建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子木即建也　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　原楚漢相持未決勝負陳平言於漢王曰彼項王骨鯁之臣以亞父范增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然之遂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出入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大牢之具舉進見楚使佯驚曰吾以爲亞夫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去者即更以惡草之具使歸具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間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遣紀信詐降而漢王宵遁終滅項羽羽不悟反間而士　漢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捨兵與酈生縱酒漢將韓信因齊無備襲齊破之田廣烹食其此偶成韓信用兵間之勢乃使間厚遺閼氏漢高帝被匈奴單于冒頓圍于白登乃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嚮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　後漢西域將兵長史班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二國超以莎車國揚言兵少不敵罷散乃陰緩生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虞超即潛勒兵馳赴莎車大破降之猶狐同死問之勢　晉益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蒸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爲內應以火爲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爭緣梯泰又以繩

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此用內間之勢）十六國後涼呂光將呂延伐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乃縱反間稱衆潰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延司馬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不可延不從相遇戰敗死之（斯亦同班超破莎車之勢）東魏將段琛據宜陽遣將牛道常扇誘邊人西魏將韋孝寬拒之遣諜人訪獲道常手迹令善書者僞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遺之於琛營琛得書果疑之道常所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沮因出奇兵掩襲道常及琛等崤澠遂清（澠音黽）東魏大將

齊神武率兵趣沙苑西魏大將周文帝遣達奚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馳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周文帝　齊律斛光字明月爲當時名將後周將韋孝寬守玉壁（今絳州縣名）忌光英勇孝寬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齊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言令小兒歌之於路穆提婆聞之以告其母陸令萱即後主乳母也令萱即盲老翁謂祖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謠言啓後主誅光周武帝聞之遂大赦境內始有滅齊之志竟平其國　安復圖北地太守麴昌遣使求救于允允率步騎赴之去城數十里賊繞城放火烟塵蔽天反間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軍無及矣允信之衆懼而潰後數日麴昌突圍赴長安北地遂陷　周書韋孝寬傳曰孝寬善撫御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令守一戍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恕遣諜取之俄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　唐衛公李靖伐突厥頡利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結和親突厥遂不備靖因掩擊破之（亦以唐儉爲間之勢）又李光弼傳曰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敝旗鼓賊方飯襲殺之且盡　又曰史思明使諜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謳吟思歸魚朝恩信然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方銳未可輕動　南唐書浮屠傳曰後主時有北僧號小長老自言募化而至說後主多造塔像以耗其帑庾又請於牛頭山造寺千餘間聚徒千人日給盛饌有食不能盡者明旦再具謂之折倒蓋故造不祥語以搖人心

及宋師渡江即其寺爲營又有北僧立石塔於采石磯草衣藿食後主及國人施遺之皆拒不取及宋師下池州繫浮橋於石塔然後知其爲間也　通鑑宋紀曰趙元昊有將剛浪陵號野利又有將號天都王元昊倚爲腹心凡勝我軍皆二將之策也种世衡方城青澗謀有以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世衡察其堅朴使持書以間野利元昊果疑之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于世衡世衡知元昊所遣謾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使者去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知謀已行因欲并間天都又爲置祭境上作文書于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久之始悟爲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　東軒筆談曰种世衡守青澗城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條屬請莫能得其人被杖以奔元昊甚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得其機事以歸乃知世衡用間也　通鑑宋紀曰劉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

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明日錡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縋而上之　兵略纂聞曰僉事熊景任廣西二廣節鎮都臺朱公檄公勾當潯桂諸猺公陰遣間衣商人服負鹽抵猺所若爲潛竄貿易者猺不疑也集來詗虛實間曰吾商人不知新按察官何人然見其方具器若古壺狀者十數實石其中窒以巨木計曰猺出降無庸發此不然此嘗破大藤峽者也猺懼白酋酋即日降不旬日降猺及獞獞數十姓　弇州史料韓雍傳曰兩廣蠻寇反雍督大兵分道進擊賊剋備仁

荔浦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十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荷甚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既縛而袂中利刃出遞知間也　又慎侍御山泉公爲漳浦令時有盜負山海而窟者諸奸黠亡命多歸之君乃擇邑下豪膽武陰重不泄者十餘曹俾僞與盜通佐之攻剽若嚮導然密報君部勁卒攻之所遣豪從中應急擊縛其巨酋三十六人餘無得脫者威行邑中道無拾遺　又三大功臣傳曰宸濠反王守仁兵未集而憂宸濠之兵速出曰南京空城耳而實無備宸

濠至則下矣南京下事未可知也乃爲檄檄諸郡邑使備餉又爲蠟書貽李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具悉爲國至意第從吏使早出足一離省大事濟矣而故繫宸濠之諜示將斬斬而令黠校監者僞若與宸濠款泄而縱之宸濠徬徨未決而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趣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內疑十餘日探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紿之

問諜三

原邦汾　中詗

周禮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汾讀爲酚酚盜取國之密事若今探決漢書淮南王使女陵中詗長安注詗音偵偵伺者朽政反

秦諜　晉覘

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左傳晉人之覘宋者歸報于晉侯曰宋未可伐陽門介夫死于門哭之哀以孔子曰善哉偵之孔子手

唐書伊慎傳曰慎以李希烈果反希烈恐爲鼻所乘遣使斬之鼻素列將皆希烈愛其才數錯辱之慎曰公計免明年希烈必爲鼻所擒公不如遣以七屬甲詐爲慎書行反間帝遣使斬之宋史岳飛傳曰飛知劉豫結黠罕而凡术惡劉豫可以間而動吾軍中人張斌耶吾軍中得元术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耶汝至舒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來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實緩急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不復來吾將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不復來吾將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不復來吾將遣

詞刺中國　洞知蕃情又張仲武傳以檄回鶻常有商胡自回鶻國還具說其國虛實仲武乃發兵擊破之回鶻散奔諸部仲武又遣人說回鶻相結攻吐蕃大相猜阻歸順者日至

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
佐勝之徵成敗之機　又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
察之其效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妖
祥士卒所告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
破敵相陣以勇猛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三軍數驚士
卒不齊相恐以敵強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
衆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陣
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
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鼓鼙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
助大勝之徵也行陣不固旌旗亂而相遠逆大風甚雨
之利士卒恐懼氣絶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
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濕以沐此大敗之徵也凡攻城
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
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
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
長久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
喪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　太平御覽引
孫子占曰三軍將行其旌旗從容以向前是爲天送必
亟擊之得其大將三軍將行其旌旗整然若雨是爲天

霈其師失三軍將行旌旗亂於上東西南北無所主方
其軍不還三軍將陣雨甚是爲浴師勿用陣戰三軍將
戰有雲其上而赤勿用陣先陣戰者莫復其迹三軍方
行大風飄起於軍前右周絶軍其將亡右周中其師得
糧　堺雅孫武子曰鳥起者伏也善料兵者視鳥起而知伏視鳥集而知遁　吳子曰將
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以
待之　詞林海錯兵書曰有雲如丹蛇隨車後大戰殺
將有雲如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魄有雲如鵠尾來蔭國
三日亡　又集異志曰漢靈帝中平元年夏陳留郡濟
陽成皐陽武城郭路邊生草悉備龍蛇鳥獸之形時曰
草妖續漢志曰其狀五色羽毛頭目翅足皆具或作人
形操持弓弩牛馬萬物之狀是歲黑山賊張角等十餘
輩並起抄掠后兄何進秉權漢遂微弱又董卓兵起焚
燒宮闕之應

占候二

左傳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
公曰何時對曰童謡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
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
月十月之交乎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輅折爲三天

雨三日不休武王懼召太公而問曰紂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者欲灑吾兵也　晉書載記曰麻秋進屯河內遣王擢略地張重華命謝艾拒之艾建牙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鳥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還討叡雾斯骨貞萬餘落破之　隋書長孫晟傳曰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上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北伐二年軍次北河值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餘里賊衆多降　唐書薛萬均傳曰柴紹之討梁師都也圍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曰城中氣死鼓不能聲破亡兆也　又李晟傳曰晟之復京師也時焚惑守歲久之乃退竇臮或勸晟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出兵晟以天予外人臣當死節垂象元遠吾安知天道至是謂參佐曰前者公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士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嘗聞五緯盈縮無準儻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矣參佐歎服皆曰非所及也　又王重榮傳曰帝幸

定州次沙城百官繼至士民從者亦數萬帝欲入谷中自固以谷有沒唐石惡之徙石門　五代史唐臣傳曰郭崇韜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　通鑑宋紀曰柳開知代州謂其從子曰吾觀昴宿有光雲多從北來犯境土寇將至矣　奔州史料曰都督馮勝攻某城劉基以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見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衝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啓讀之初亦莫敢信已而青黑雲起具如基言始以爲神遂奉而破賊　兵略纂聞曰正德間黃珂巡撫延綏嘗以歲例燒荒天忽陰霸風氣慘烈公曰此賊氛也命輕騎數百伏山背賊果率衆突出伏起殺之殆盡

占候三

天時　風氣

蜀先主東征孫權襲關羽羽請降範白羽去範口銜羽去不免期明日有老翁言降詐也候者之中牖立表下扁待之羽至矣皆如言也　執律　歌風　歌曰風氣盛兮吾軍大師吹律合音無功注歌者吹律以風又歌注曰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利坐下風音微故曰不競　占夢　擊虛　吳志陳天祥善占夢數審知吳主孫權志吳範治曆數推知風雨　晉楚城濮之戰楚子伏已而盬夢

其腦子犯曰吉我得天腦所以天下太平

面向上故得天腦所以天下太平

廷令宗資討太山賊宗資之計太山宜發五郡兵

宮宮五陽之計太山賊宜發五郡兵

潤兵

太公曰兵欲潤泣

洗兵

說苑武王伐紂風霧大至而沛然甚雨而散宵

生諫曰北非吉也東方其色黃名天鉞不可攻也

海錄碎事曰城中氣出東方其色黃名天鉞不可攻也

又曰黃成帝鴻嘉三年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

鼓

漢舊儀如雷又曰石鼓鳴有兵是歲廣

天鼓

石

梁

渠

狙

地鵬

走鹿雲

貪狼風

天鵬

梁

山

虎

海

鯨

鼠

豸

蜮

蜮

蜮

增詔贊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曰意卿宜忠憤必在枭夷況自去年以來月頻奄畢今又福星煥耀正臨天馹東漢書云畢爲天網網羅不善之人房爲明堂方集重華之慶懸象昭晰前史所書今朕奉天道以行誅

務德一

增司馬兵法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較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廢職

唐書蕭倪傳帝問兵法有必勝乎倪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掩襲故有不殺厲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

務德二

增唐書李靖傳曰靖爲嶺南撫慰大使以嶺海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即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分記曰曹彬封冀王事太祖太宗收復四方未嘗枉戮一人其後子孫益熾世爲將相出皇后且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而能愈之唯諸公共誓以去非義石所能愈則自愈矣諸將共焚香焉誓及去書蕭鋭降告破入其都或請請靖入貢軍請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存亡不容以叛逆示寬大以慰其心若俾而籍之恐自制而堅城劇也先克城之日不安設一人守非善策也上不

原荀吳圍鼓晉文伐原不予不許請降曰猶有食三日之糧

以衣供寒以絹償

稻喻者貪之共其之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晉書羊祜傳出軍至

尊修德信懽

若親戚抗旨漢若秋曰羊祜鎮襄陽德信被害修德信以懷失人陸機辨修德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得分衆無求小益國望我歡若親戚

異域唐書李勣傳記
有九州朝廷號令
二廣幾十年思信
國皆可以既指氣使
之文武才可謂具矣
三事兵略籌畫閒曰胡世寧公趙元瑞補大平茵桑李商
且授之方略元瑞曰以吾李公解衣以賜一州行軍惟知
苗格　周文因壘而崇降　文德者帝王之利器　威
武者文德之輔助
務德四

增諭　明太祖諭湯和曰軍中之事難於執一唯當以德
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以威鎮之　又諭北征諸將
曰汝等師行非必掠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
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
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器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
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即還之此
陰騭美事好共爲之

增贊　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曰意卿宜大布誠信且務
綏懷不得焚其室廬翦其桑梓自當壺漿塞路襁負以
歸

行德一

增三略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
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
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故曰蓄
恩不倦以一取萬

行德二

增史記趙奢傳曰趙用趙括爲將其母上書言于王曰
始妾事其父時爲將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
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王所賜
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子異

心願王勿遣　漢書皇甫規傳曰先零諸種羌慕規威
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
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
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　又皇甫嵩傳
曰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
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吏
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　又堅鐔傳曰鐔南拒
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穀不至鐔食蔬菜
與士卒共勞苦　晉書曰祖逖據太丘樊雅攻之陳留
太守陳川使李頭赦之頭力戰有勳逖時獲雅駿馬李

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遊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遊恩遇每歎曰若得北人爲主吾死無恨　又載記曰劉曜將陳安善于撫納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文武則不食也其仁如此　北史曰西魏將梁椿善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南史宋武帝時寧州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伐以虎魄療金創帝大悅命碎分賜諸將　唐書黑齒常之傳曰常之御下有恩所乘馬爲士所箠或請罪之答曰何遽以私馬鞭官乎前後賞賜分塵下無留貲　又李晟傳李惟光反晟受命圖收復時輸縑不屬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與下同苦　又曰劉滄拜泰州刺史屯普潤軍中不設音樂士卒病親問所欲不幸死哭之　又曰烏重胤善撫士與下同甘苦蔡將李端降重胤養之執其妻殺之妻呼曰善事烏僕射得士心大抵如此　又曰殷侑拜義昌節度使單身之官安足麤淡與下共勞苦以仁惠爲治　又曰吳少誠之謀詭盧坦以兵二千屯安州坦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視疾病醫藥故士皆感慰無逃還者　通鑑唐紀曰柳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妻遊俠者沈之於江士卒皆喜曰中丞爲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踶殺圉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或曰圉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駑何足惜也竟殺之　五代史周太祖本紀曰郭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衰友博帶及臨陳行營幅巾短後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懽樂　八編類纂曰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啟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　通鑑宋紀曰仁宗慶曆六年徙廣南戍兵善地以避瘴毒　又遣使賜湖南戍兵方藥　又元紀曰仁宗出見衛士有敝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賀耳帝曰此輩久勞於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于朕因命賜之錢帛　明典故紀聞曰成祖北征至威寧鎮日暮猶未食中官請進膳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令人視各營軍士皆食始進膳　又曰仁宗爲燕世子時太祖嘗命與諸世子分閱皇城四門衛士還奏獨後問之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其既食乃閱

之故後太祖喜曰能體卹下人是吾心也

原 挾纊　置金

左傳楚子伐鄧卻人多寒王循三軍撫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史記吳起爲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盛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其母哭曰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此子妾不知死所矣

增 投醪　分糟

昔黃石公三略曰將之用在乎得衆衆之所聚在乎分利分利之道在乎同好惡同好惡者同憂樂同憂樂者同生死同生死者兵雖百萬不能當也

原 吮疽　調藥

三國志吳主權征皖城諸將攻之不下權乃自往臨視見士卒有疾病輒爲調藥

戰而食之子爲將士卒如此誰不爲子盡死力乎

史記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盛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其母哭曰往年吳公吮其父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此子妾不知死所矣

後漢馬援征西將軍單于病發哀刺面流血居喪如此

原 單于　吮血

唐書曰烏重胤爲長帥下飾人皆封股肉以餉軍士重胤聞之流涕而從事李勣每會將兵在下者多推功上歸與下同甘苦

漢蓋寬饒字次公爲衛司馬躬親職事及聞辛寧有病旋踵而死文代躬視其飲食居處

後漢徐秉字伯初爲征西將軍單于或有嗚血者秉與士卒同滋味之醒不能嘗醯一河之外以爲軍法

周列國楚子發母曰子不聞越王之上流之甘不踰也異日而

死力鎮古名將不過也

後漢馬援光武下令大中大夫賜征西將軍印綬冠幘

史記下詔褒寧以是人人爭奮

後漢王霸字元伯善撫其士卒與同滋味之醒不能嘗醯一河之外以爲軍法

周列國楚子發母曰子不聞越王之上流之甘不踰也異日而越王以之死

後漢馬援光武下令大中大夫賜征西將軍印綬冠幘

史記下詔褒寧以是人人爭奮

後漢王霸字元伯善撫其士卒與同滋味之醒不能嘗醯一河之外以爲軍法

周列國楚子發母曰子不聞越王之上流之甘不踰也異日而越王以之死

增 分糟　昔黃

昔黃石公三略曰將之用在乎得衆衆之所聚在乎分利分利之道在乎同好惡同好惡者同憂樂同憂樂者同生死同生死者兵雖百萬不能當也

原 吮疽　調藥

三國志吳主權征皖城諸將攻之不下權乃自往臨視見士卒有疾病輒爲調藥

戰而食之子爲將士卒如此誰不爲子盡死力乎

史記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盛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其母哭曰往年吳公吮其父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此子妾不知死所矣

後漢馬援征西將軍單于病發哀刺面流血居喪如此

原 單于　吮血

唐書曰烏重胤爲長帥下飾人皆封股肉以餉軍士重胤聞之流涕而從事李勣每會將兵在下者多推功上歸與下同甘苦

漢蓋寬饒字次公爲衛司馬躬親職事及聞辛寧有病旋踵而死文代躬視其飲食居處

後漢徐秉字伯初爲征西將軍單于或有嗚血者秉與士卒同滋味之醒不能嘗醯一河之外以爲軍法

周列國楚子發母曰子不聞越王之上流之甘不踰也異日而越王以之死

哭嘔血　唐書曰烏重胤爲長帥下飾人皆封股肉以餉軍士重胤聞之流涕而從事李勣每會將兵在下者多推功上歸與下同甘苦

後漢馬援征西將軍單于病發哀刺面流血居喪如此

原 單于　吮血

唐書曰烏重胤爲長帥下飾人皆封股肉以餉軍士重胤聞之流涕而從事李勣每會將兵在下者多推功上歸與下同甘苦

漢蓋寬饒字次公爲衛司馬躬親職事及聞辛寧有病旋踵而死文代躬視其飲食居處

後漢徐秉字伯初爲征西將軍單于或有嗚血者秉與士卒同滋味之醒不能嘗醯一河之外以爲軍法

周列國楚子發母曰子不聞越王之上流之甘不踰也異日而越王以之死

增 分糟　昔黃

昔黃石公三略曰將之用在乎得衆衆之所聚在乎分利分利之道在乎同好惡同好惡者同憂樂同憂樂者同生死同生死者兵雖百萬不能當也

原 吮疽　調藥

三國志吳主權征皖城諸將攻之不下權乃自往臨視見士卒有疾病輒爲調藥

戰而食之子爲將士卒如此誰不爲子盡死力乎

史記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盛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其母哭曰往年吳公吮其父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此子妾不知死所矣

後漢馬援征西將軍單于病發哀刺面流血居喪如此

一千户調賦還即谷入與波斯大吾曰寒矣手
金庖飲之復談則盜喜命綵紀布帛取併金庖仔
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雄麗者以
之予以予汝自是千户所至爲立祠中歲時祭
厚資婚嫁唐書李勉傳勉在汴州有軍士至雖婚嫁皆厚資給之
女給銀奩衣賜各鳴錢百萬
護身勅通鑑宋紀曰熙寧十年詔可略兵特支錢戰
死者賜弟免妻子我者補是
賜特支錢須
軍士戰苦爲將領者平日不知愛養之道上下情直語越
故與夫婦疑吳論申包胥曰在
其離爲護身
勅頒示將士
分髒酒豆肉給草袍複帽王勾踐
賜麾下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
家財頒士卒私財賜
寒惠表投醪感戰士之俱醉大事在我是重握兵
之要小人懷惠必資挾續之恩
行惠四
戰得金寶盡散開心待人
又南霽雲傳霽雲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
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所
戶踰月身居戰
又任迪簡傳迪簡少孤貧自給至與下同食身居行伍
安撫至軍門白取一匹縑不餘悉
分士伍由是衆感發無
民始知有生之樂唐元結傳結爲道州刺史下令唯盜賊殺掠法
盡夜民始知
賊降輒聽其便
張其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節度使推誠待士故能
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
賊情僞一能曉之
先冬頒衣絮又錢徽傳曰樊澤書記蔡
賊方機詐多募武士于軍常令士
重擐堅軍廣不敢給時大雨雪士
士乃劉父通鑑唐紀曰劉悟務爲寬惠使
劉父亡卒多
初吳元濟黎陽語于道夜不然燭
論度視事下令唯盜賊殺掠法餘一
有生之樂
賊降輒聽其便節度使推誠待士故能
張其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
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
賊情僞一能曉之
劉父通鑑唐紀曰劉悟務爲寬惠使
士卒人人自便軍中
賴全活詳錢師三作糜粥注
行惠五
制唐元稹鎮州制曰田弘正首除去苛暴昭宣惠和
愛人如身養士如子拊循教訓必以忠孝爲先是以魏
之師徒一年而知恩二年而知禮三年而知讓相與於
道矣
狀唐柳宗元賀平淄青狀曰葬戰死之骨增以延賞
憐刀傷之肌薦其廩給
令明太祖令曰王者之於士卒既用其力當恤其老
而寡妻弱子尤宜優恤子自兵興十餘年所將之兵攻
取四方勤勞至矣以其爲親兵也故遣守外郡以佚之
其有老羸等被創者令其休養營中死事物故者妻子
皆月給衣糧賑贍之若老而思慕鄉土聽令於應天府
近便居止庶去鄉不遠以便往來所給衣糧悉如其舊

增諭南京新造宮殿成太祖諭中書省臣曰軍士多有因戰鬬而傷殘者既不可備行伍今新宮成當設備禦可以宮牆外周圍隙地多造廬舍令廢疾者居之晝則治生夜則巡警因給糧以贍之庶得有所養也　又諭兵部臣曰軍士月米僅可充食身亡之後即罷給或父母老無所依或兒女幼無所賴將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不仁勞而不報者不義軍士皆嘗効力于國豈可忘之國兵部悉閱軍衞凡軍士死亡有父母年老兒女幼小無依者並優之毋令失所

示信一

增太公文韜曰使之而觀其無隱使之而不隱者信也　又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　司馬法曰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　尉繚子曰令者一衆心也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故令之疑令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中不得中止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　又曰賞如日月信如四時　黃石公曰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註如天之春夏秋冬有一定之時如地之生長收藏有一定之理）　又曰霸者結士以信信衰則士疏

示信二

增唐書頡利請和翌日刑白馬與盟薛延陀回紇諸部皆叛使突利討之不勝懼王師引兵入朔州議者請責其敗約因伐之帝曰匹夫不可爲不信況國乎我既與之盟豈利其災邀險以取之耶　又曰段秀實攝光祿少卿俄而荔非元禮爲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實以恩信爲士卒所服皆羅拜不敢害　宋史种世衡傳曰世衡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倔強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蹙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我疑耶卽部落羅拜聽命　兵略纂聞曰嘉靖間胡世寧知廣西太平府時太平多土官苗獠性輕亂而黠好夷其上先守多難之公略去文法嘗因他出過其營單騎直入坐帳中縱閱騎射款語良久乃還

示信三

戰器　守物左傳申叔時曰禮信戰之（註物器也信以守物戰所由克）　饋藥　互

市服之或疑止之抗曰羊公豈酸人者哉吳將陸抗疾祐遺之藥抗亦不疑周浚字開林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而諸將多相襲以奪小利浚為功吳將樂敏守沔中其兄睦與敏書曰慎無為小利忘大備候者得書浚曰君子也與浚浚曰君子也

待期

赴日

左傳晉甲楯字紀于鴻而呼曰不穿當晉軍門而呼曰不待期

人退一舍也

仗信推誠

左傳季文子曰信以誰不行義以成命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又伯州犁曰求諸侯者必先諸志而棄信志將焉用之

晉盟原不為質

行義立志

左傳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晉人以其言出信以立志以出信

斷指

披心

唐書張巡傳曰南霽雲見賀蘭進明愛霽雲壯士欲留之霽雲泣請瓦一指以示信信以志心進明曰南霽雲至大驚為出涕指與之霽雲拜辭而去

示信

左傳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為鄉全信

唐書鄭子儀傳曰僕射出左右謀我狄野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不可信于儀曰賊衆數十倍宋史宗澤傳曰聞盜丁進降進益驕感眾進自擒有陰謀以亂京師者進疑懼即入謁澤澤曰正當用人之時奈何以一人廢天下事乎

對榻臥起

解甲酣寢

唐書郭子儀傳曰僕射出左右謀我狄野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不可信于儀曰賊衆數十倍宋史宗澤傳曰聞盜丁進降進益驕感眾進自擒有陰謀以亂京師者進疑懼即入謁澤澤曰正當用人之時奈何以一人廢天下事乎及進至澤揖其坐徐語其計之不

在信

示以至誠

唐書郭子儀傳曰僕射出左右謀我狄野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不可信于儀曰賊衆數十倍宋史宗澤傳曰聞盜丁進降進益驕感眾進自擒有陰謀以亂京師者進疑懼即入謁澤澤曰正當用人之時奈何以一人廢天下事乎及進至澤揖其坐徐語其計之不

待如故吏

唐書郭子儀傳曰僕射留屯懷恩誘吐蕃回紇入寇子儀單騎入其營諸將欲從之子儀不許曰彼衆我寡彼客我主客利速戰主利堅壁彼懸軍千里糧運不繼不過旬日自潰今堅壁不戰彼必謂我怯且走因其懈而擊之回紇酋長驚曰郭令公存乎吾嘗與并肩事天可汗今何忍圖之長跪下拜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心離沮拜城上望顏其心成拜城下見定光禪師定光禪師曰公非久當大貴可還也未對師曰再拜師曰公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為誠計我無二心庭光感泣一軍盡驚

推已賞誠

訓戎

唐書鄭子儀傳曰僕射留屯懷恩誘吐蕃回紇入寇子儀單騎入其營諸將欲從之子儀不許曰彼衆我寡彼客我主客利速戰主利堅壁彼懸軍千里糧運不繼不過旬日自潰今堅壁不戰彼必謂我怯且走因其懈而擊之回紇酋長驚曰郭令公存乎吾嘗與并肩事天可汗今何忍圖之長跪下拜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心離沮拜城上望顏其心成拜城下見定光禪師定光禪師曰公非久當大貴可還也未對師曰再拜師曰公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為誠計我無二心庭光感泣一軍盡驚

授律即我位既崇於四七

推誠示信言不可以

唐書鄭滑盧羣辟孔戡為判官羣卒總攝留務監軍楊志誠雅自肆衆皆怨戡數勸至忘寢食謀悖厥不聽動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疑懼不自安太祖覺其意至幕悉令入衛屏舊人於外解甲無寇乃相謂曰既活我又以腹心待我何可不盡力報及攻安慶多先登

舉留犂之酒保茲誠信固在厥初

頌唐楊炎出師紀聖功頌曰夏有一旅之衆武有十人之纂志定金石信非盟誓爾其念哉

有禮一

增 太公兵法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 吳子兵法曰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 司馬兵法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

明典故紀聞曰太祖謂左相國徐達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正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之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為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即與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有禮二

增 左傳曰莊公八年春治兵於廟禮也 註凡師行以告於太廟而奉以行故曰治兵於廟得出師之禮

有禮三

原 不拜 長揖 禮介賓征 威行 弟達 禮班朝治軍法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軍旅矣 士不拜為其拜而襲拜也 西賊率軍禮以長揖註同亞夫

服民 齊衆 左傳晉侯將伐秦卻缺言於晉侯曰秦人輕而不整 軍整 特重 禁暴 申命 軍行檢道 祥禮 能軍 訓戎 昭果毅 習威儀 左傳戎子駒支曰晉侯教民三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于是大蒐以示之禮 原 大蒐以示 聞喪而還 左傳晉侯教民三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于是大蒐以示之禮 又曰臧武仲奉邾人將伐陳聞喪而還禮也禮不伐喪 軍旅之容 介胄之色 穀梁記曰軍旅有不可犯之色 殺人有禮 殺使非禮 記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傳曰殺人親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少長有禮 軍旅有禮 傳晉侯觀其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 記軍旅有禮故武功成 無禮則脫 左傳秦師過周北門王孫滿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 脫輕則寡謀無禮則脫也 軍容 詻詻嚴教令也 戎容 詻詻暴果毅也 戎政貴嚴 左傳禮樂慈愛戰所畜也 戰之器 左傳禮樂慈愛戰所畜也 戰之器 又申叔時曰禮信戰之幹也 禮以順時戰以講事三年而治兵於廟禮以訓卿佐也 增 免胄趨風 左傳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 又公使行人執櫜承弢 執櫜承弢 左傳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 又公使行人執櫜承弢 御持由克

軍整一

增 尉繚子曰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官府縣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

軍整二

增 後漢書鄧禹傳曰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又岑彭傳曰彭首破荊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　三國志曰曹仁少時不修行檢及爲將嚴整常置死力每破城邑整衆山立無絲毫犯　又李光弼傳曰光弼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　又高崇文傳曰劉闢反詔崇文統兵討闢始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寇至至是受命出師器良械完無一不具過興元士有折逆旅七箸者即斬以徇入成都師屯大達市井不移珍寶如山無秋毫之犯

軍整三

原 衆整　戎肅　左傳晉欒鍼楚子重云好以衆整政齊肅士卒無私　晉書陶侃傳侃子瞻入閤脫戎服著朝服　漢書王式傳式入閤門諸將所得物悉推予忠無所私　後漢書世祖紀韓世忠每出軍必戒毋犯軍之所過耕夫皆乘大驢馬又繡鞍馬

無犯　不掠　漢書王式傳式入閤門諸將所得物悉推予忠無所私　後漢書世祖紀韓世忠每出軍必戒毋犯軍之所過耕夫皆乘大驢馬又繡鞍馬

增 好以暇　正以治　左傳秦鍼見于重之使於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對曰好以暇曰又何如對曰好以事靜以動正以治　漢書高帝紀曰日臣之使於楚也子亟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對曰好以暇曰又何如對曰好以事靜以動正以治　宋岳飛傳曰飛征翼盜過盧陵託宿焉主人汎掃門守洗濯盜

傳曰寇恃軍嚴雖盛夏必令士皆若負霜雪

軍整四

不聞人馬聲　宋史曹璋初守鄆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璋客外舍璋欲按邊即同舍邀與俱同從兵在門已具鼓出就陳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璋治軍如此晨見甲士三千也　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　又岳飛傳飛令嚴肅中夜宿民門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　又岳飛傳飛入鄂州約束諸軍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荷鋤觀

舍不爲暴　仁撓樹不採　又謝彥章爲將禮儒上雖居軍中常儒服或臨敵御戎服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　唐書王雄誕傳曰雄誕能致下出賊背所向摧廓帝自山下望其衆皆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謂許叔冀曰越公兒郎如有家風　唐書曹王皋傳曰太宗征遼弘禮領步騎二十四軍踐唐書楊弘禮傳曰弘禮治軍嚴若風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若素習也其名重敵中如此　又李光弼傳曰光弼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　又高崇文傳曰劉闢反詔崇文統兵討闢始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寇至至是受命出師器良械完無一不具過興元士有折逆旅七箸者即斬以徇入成都師屯大達市井不移珍寶如山無秋毫之犯

伐桑棗　若負霜雪　唐書王皐傳曰皐大小三十二戰師所過不敢伐桑棗踐禾稼　又李密傳曰密將討王世充令士皆若負霜雪

更衣還女　送絹酬禾　吳志孫韶傳韶督夏口兵候獲美女遣還其家更衣服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百姓何罪不得繫老弱子是多附也下見務德以絹償將注　穀人不知　渭濱安堵齊救鄰陳咸子帥師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軍整也　蜀志諸葛亮傳曰亮出隴背所向摧廓帝自山下望其衆皆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謂許叔冀曰越公兒郎如有家風　不侵田　史謝彥章爲將禮儒上雖居軍中常儒服或臨敵御戎服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若風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若素習也其名重敵中如此　唐書楊弘禮傳曰太宗征遼弘禮領步騎二十四軍踐唐書曹王皐傳曰皐大小三十二戰師所過不敢伐桑棗踐禾稼　又李密傳曰密將討王世充令士皆若負霜雪　唐書王皐傳曰皐大小三十二戰師所過不敢伐桑棗踐禾稼

行將絕調未舉通問　吳志潘濬傳濬子翕爲武陵太守徙廣陵太守翕去郡時吏民攀戀翕與別於郊頓行將去矣其嚴盡如此　晉書陶侃傳侃子瞻入閤脫戎服著朝服　漢書王式傳式入閤門諸將所得物悉推予忠無所私　後漢書世祖紀韓世忠每出軍必戒毋犯軍之所過耕夫皆乘大驢馬又繡鞍馬

整不喪列　傳

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瓜下無一跡

持重一

增 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又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

持重二

增 漢書趙充國傳曰充國常以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陣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 唐書輔公祏反詔李孝恭討之公祏將馮惠亮等拒險邀戰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絕饟道賊饑夜薄營孝恭臥不動明日使羸兵扣賊壘挑之祖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兵郤賊追北且顧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 又魏元忠傳曰元忠馭軍持重雖無赫然功而亦未嘗敗 又來瑱傳曰賊圍南陽急瑱能撫訓士舉動安重賊不得侵 又郭子儀傳曰賊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

困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 通鑑唐紀曰初忠武軍精兵皆以黃冒首號黃頭軍李承勛以百人定嶺南宋遷使麾下效其服裝亦定容州安南有惡民屢爲亂聞之驚曰黃頭軍度海來襲我矣相與夜圍交趾城鼓譟願送都護北歸我須此城禦黃頭軍王式方食或勸出避之式曰吾足一動則城潰矣徐食畢擇甲冑左右登城建大將旗坐而責之亂者反走明日悉捕誅之 五代史曰周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 通鑑宋紀曰夏人寇麟州神堂砦知州訾虎躬督兵出戰敗之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捍逐恐失利損威以張寇勢

持重三

縱馬射雉 李廣曰皆下馬解鞍縱馬臥胡騎上山陣廣騎皆恐唯曾勇冠三軍周訪自于後射雉以安衆心 五千人攻漢營軍中驚亂不動有頃自定突擊大破之 諸葛亮數挑戰帝欲出戰宣王固守辭疾詔之乃止 漢宇于氣盛之士激怒人倍其勇賊卒

輕敵不得過　蘇秦曰任大功不輕敵安國持重吳不得過　梁王使韓

不生事宜養威

唐書呂元膺拜東都留守都有李忠朝傳曰忠朝本貞勇敢及為將乃能持重安處不生事實

八域書苦笑自若與山柵兵弱不足以戰趙充國曰兵貴神速今虜遠在塞外不出入金城不知其情願益治簿書所以不生事也

閉營休士

後漢書馬援傳曰援與武陵五溪蠻夷戰下船溯流而上山險水急援乃緣岸步行引兵登山仰攻賊在山上下守險以拒軍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疾疫乃上表曰臣前討虜路博德從伏波將軍擊南越博德以為道遠海水多風不肯行臣今所將不滿博德人馬而轉運過之加有疾病不可不慎臣愚以為博德所以不肯行者良為此也

高壘挫鋒

後漢書王霸傳曰霸與蘇茂龐萌聚衆拒戰霸堅壁不出茂萌曰霸畏我也今易擊也遂引兵圍之霸曰不然茂等悉衆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速一切之勝今堅壁守之不過旬日茂等自潰若出軍與戰破之必矣茂萌不從遂出兵數萬與霸戰霸乃使王霸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擊茂等大破之茂萌收餘衆復堅壁而守霸又使王霸將數千人夜銜枚出壁後與前合擊茂等茂等大驚遂散走

堅壁而守

晉書杜預傳曰預之三日必退而守之三日必還軍而閉壁不出諸將皆以為不足預曰吳人之兵銳氣初交鋒不可當今堅壁而守之旬日之間吳人之氣已竭吾乃出軍擊之無不克矣諸將從之

固壘而待

後漢書公孫述傳曰建武十一年帝遣中郎將吳漢副將臧宮等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率舟師溯江而上漢等進軍擊破荊門長驅入江關連戰破之遂圍武陽述乃使其將謝豐等將數萬人拒漢漢等與豐等相持百餘日漢謂諸將曰今賊衆我寡而坐守空谷此必為所乘也乃引軍還江北豐等以為漢畏之追擊漢乃使精兵自上流而下豐等大敗漢遂進軍擊破之

坐帷講論

後漢書孔融傳曰融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疲傷矢盡糧絕伏兵不敢進融乃坐帷講論據牀指麾談笑自若與人圍棋割炙飲酒神色不變城門指縱部分意氣閑暢敵人遙望以為有神助

據牀指麾

後漢書張奐傳曰奐為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慕其恩信相率歸附及為將乃能持重安處不生事實

閉壘不出

五代史晉高祖紀曰天福元年秋八月契丹主自將兵南下九月至雄州高祖遣使告急契丹主不應使者往返凡十六日至晉兵已至京城北契丹主聞之即日北遁

隱几讀書

後漢書王霸傳曰霸守之三日必還軍而閉壁不出諸將皆以為不足霸曰不然虜見我不出軍吏皆以我為畏懦故數挑戰以速一切之勝今堅壁守之虜必退而

唐書高崇文傳曰崇文過興元兵有折逆旅老箸即斬以徇　通鑑唐紀曰李晟每與懷光軍士惡其異己分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毫不犯懷光軍士悉還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　又曰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以固舅甥之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爲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宋史曰宋太祖命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曹彬等出荆南以伐江南將行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勿殺戮設若困鬬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　通鑑宋紀曰史天倪說木華黎曰今中原已漸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可效他君所爲乎木華黎善之即下令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元史曰元太祖二十二年丁亥六月金遣完顏合周奧屯阿虎來請和帝謂羣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嘗許不殺掠遽忘下詔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　又曰元世祖帥師伐宋張文謙與劉秉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期與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生口悉縱之　又曰元阿里海牙集鄂民宣上德惠禁將士毋侵掠其下恐懼無敢取民之菜者民大悅　明典故紀聞曰太祖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名諸將徐達等將兵往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汝等當體吾心戒戰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諸將頓首受命及克鎮江城中晏然民不知兵　又曰越國公胡大海嘗言吾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惟知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燬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皆趨附之可爲行兵者之法　說選載北征記曰永樂親征阿魯台名諸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誅亂爲首又謂止戈爲武蓋謂止殺非行殺也朕爲天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豈間彼此哉今之罪人惟阿魯台餘脅從之衆悉非得已不可以同日語自今凡有歸降者宜悉意撫綏無令失所非持兵器以嚮我師者悉縱勿殺用稱朕體天愛人之意　又曰永樂北征旋師次通津成其地平廣多麋子軍士有馳騎犯之者上適見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是者必安業於此不爲寇矣而不見人者必聞大軍至懼而逃今縱騎犯

之非仁其禁止士卒凡有種藝而無居人者皆勿犯

禁暴三

原 齊衆整軍執禁以肅衆而後武

增 斷首打智唐書郭暕出使不法白孝德孝德斬之暕上表請罪有詔釋之

增 嚴令曰武有七德安民和衆豐財厚生而後可以興功安民

增 糾暴誅暴糾暴則誅亂上武

原 武德嚴令左傳楚子曰武有七德安民和衆豐財厚生而後可以興功安民

增 糾暴誅暴糾暴則誅亂上武

原 整軍執禁以肅衆而後武

增 斷首打智唐書郭暕出使不法白孝德孝德斬之暕上表請罪有詔釋之

增 嚴令曰武有七德安民和衆豐財厚生而後可以興功安民

增 糾暴誅暴糾暴則誅亂上武

授節度不得過代還令觀察非良將也又諸鎮使幸臣持節制之亮曰彼本無戰情請戰者元戎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請帥聖主若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請帥聖主若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請帥聖主若能

權行驍騎將軍司馬文王使監軍衛瓘瑜艾事當須報艾曰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後漢書馬援討五溪蠻宋均監軍援辛苦詔書入寨營告以思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斬大帥而降為置吏而還以道遠士病乃矯制命呂種自動繕治城郭修立祖業以多食少糧令屯田益農後進兵擊公孫述眾多附之述以史說入山谷諸告言漢書廣漢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益州刺史說入山谷諸告言漢書廣漢羣盜起拜張寶為益州刺史說入山谷諸告言漢書廣漢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過錮田自動繕治城郭修立祖業以多食少糧令屯田益農後進兵擊公孫述眾多附之述以史說入山谷諸告言漢書廣漢羣盜起拜張寶為益州刺史說入山谷諸告言漢書廣漢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

破竹　安可守株　師律尚貞　兵符示信　是謂臧

山　豈宜刑放　苟利便宜　則非專制　宜准灌論

無從公贖　且不稟命　其何議功　陳湯誅郅支

奉世擊莎車　漢書陳湯傳谷永云奉世遠策宿敵不疑發兵斬其首及名王十年道誅雪邊史宿敵不疑發兵斬其首及名王以奉使有指而矯制違命結有功不誅君條萬里難制之寄云馬奉世字子明時節送

大宛客逆以詔命告請國王兵擊攻拔其城若車工匠皆生致之以奉使有指而矯制違命結有功不可免法不宜封上書之　上將誠為擇利　監軍未可與權士

信事君節當慎守　用權制敵利在從宜　使者以苟利國家專之可也　所司以未有君命何其速歟

戰死一

禮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戰死二

左傳曰箕之役先軫黜狼瞫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盡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　又曰襄老死於邲不獲屍　又哀公十五年石乞孟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檀弓曰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童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踦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通鑑唐紀曰南詔陷交趾蔡襲遂溺海死　唐書來濟傳曰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眾曰吾嘗繫刑網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胄而馳賊沒焉　通鑑宋紀曰夏人陷金明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張興戰死　又曰夏人因金兵內侵乘虛盡取河外武州八館之地因攻震武城兵馬監押朱昭名諸校曰城圮壞難支妻子不可為賊汚乃手刃之納尸井中復帥兵搏戰死之　又曰太原圍不解諮种師中與姚古進軍相為特角許翰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約姚古及張灝俱進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敵

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鬬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氣八編類纂曰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入淮勝帥諸兵拒於淮揚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馳兵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通鑑元紀曰徐壽輝攻九江時東際淮甸西自荆湖

守臣往往棄城遁獨李輔守孤城中外援絶賊兵入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劒叱之曰殺我母殺百姓賊刺之墮馬與兄晃之子秉昭俱死 明典故紀聞曰文臯左參政馮貴善用人嘗得土軍五百勁勇善戰撫育甚厚每率之討賊所嚮成功後五百人爲中官馬騤所奪貴與賊戰不利遂死 又曰僉事毛吉屢擒巨盜陞副使追賊至密岫山衆寡不敵力戰而死方吉出軍時以官帑金四千兩爲犒賞委余文司出納已用三之一矣文憫吉死而貧其家無以爲歸計以所餘金密授其僕使持歸是夜僕之婦忽據中堂舉止如吉狀顧左右

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胡僉事榮亟往視之瞪目視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恨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某家雖官府無所稽考然汚我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言畢而仆於戲生能殺賊死無所憾眞忠臣也生不受錢死不受汚眞廉士也 彝州史料曰張玉隨燕王進攻東昌與歷城侯之師遇而麾燕王率數千騎繞出敵後敵聚而圍之數匝燕王死戰得解玉不知燕王所在突入其陣大戰手殺數十百人玉亦中創而没 拊膝録曰彭聚孫泰俱北平都指揮也從宋忠守懷來頗有斬獲功宋忠敗泰中流矢血被甲尚慷慨裹血與聚力戰陷陣俱死之

戰死三

刻木葬 結蒲葬 三國志烏丸鮮卑傳曰豐公領兖州牧擊黄巾戰死購求信喪不獲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 通鑑唐紀曰將軍高重捷與尚書李日宣史敬奉先士卒賊之隔破之乘勝逐北身先士卒賊不能拒伏兵擊之其首

進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峴軍勢王分回旋銳兵擊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昃斬首六萬級填澗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安　南唐何敬洙傳曰周人侵淮南元宗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格詔出城除地爲戰場曰敵至吾與兵民俱死於此丈夫豈能惴惴閉門自守耶

示必死三

【原】焚舟　背水　左傳孟明伐晉渡河焚舟註示必死不復渡也

塞井　湛船　塞井夷竈　項羽引兵渡河已度皆沈舟破釜甑燒廬舍　漢書韓信馬背水陣破趙軍

踣白刃　歃血　中庸衽金革死而不厭也　白刃可踣而不可辱也

【增】聽鐵鎖　布鐵藜　唐書李光弼傳曰光弼令人奮長刀於鞘內刀於鞘外曰戰危吾位三公不可辱子職萬金人敵即有一將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　八編纂曰金人敵即有一將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也

【原】整領　無敵　整領不知兵革職委輔乘憤然先人之遺體不可棄也雖用以志庶幾收葬焉聞者感泣

夫　歌虞殯具唅玉　破釜甑燒廬舍　吳伐齊齊公孫瑕陳子行命其從具唅玉皆示必死不還心于是大軍破釜甑燒廬舍示必死　漢書項羽渡河

統率先之卒誓以忘身　握尚右之兵示其必死之諭將人人奮勵必死之

【增】聽胡牀坐壘口　通鑑宋紀曰劉子翼以淳毒山形斗險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翼據胡牀坐壘口諸將注告此非待制坐處子翼曰子翼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

單車入賊一

【增】後周書于謹傳曰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爲長流參軍謹請馳往喻賊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領三萬餘户並款附　隋書曰劉權爲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羣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遇不與戰先乘單輕詣賊營說以利害羣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　又口仁壽初山獠作亂出衛元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元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元單騎造其營謂

羣獠曰我是刺史衙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綠二千疋除遂州總管仍令南劒安撫　唐書

契苾何力傳曰時鐵勒九姓叛詔何力為安撫大使何力以輕騎馳入其部諭曰朝家知爾誅誤遂及翻動使我貴爾過得自新罪在凶渠取之則已九姓大喜共擒僞葉護及特勒等二百人以歸　宋史

宗澤傳曰澤知開封府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騎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　宋史

岳飛傳曰黃佐降岳飛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　又韓世忠傳曰既破李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推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懼請命因跪進牛酒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未至始大悔失色　兵略纂聞

曰孔侍郎鏞知高州日峒獠倉卒犯城公莅任纔三日郡兵先已調發衆議閉門守公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乃單馬自往諭賊迄終任賊不復出

單車入賊二

渤海清平　單于驚喜　漢書

無以書論教非說弓矢者不得逐清平志業習文行將代郡大鄣有烏桓大人專制單于驚喜潛女無之部　造塹並降

單于聞單車之部果數萬騎來迎之張網羅以待之單于以為太守單車之部並而縛降　後漢書

入家不害

單騎造塹

單馬詣營

唐書

遂安即降　又李大亮傳曰大亮為土門令縣有別帥稱賊衆威服諸部陳破洞梁進戍河南元兵五萬七洛北迎戰遇春以二十騎攜槊共刺遇春墜下壯士從之遂盡殺之又曰東平張玄素為太守請單車往說荀公曰公不能固守出不意固伏道不意為太守請單車往說荀公曰公不能固守出不意固伏道不意為太守請單車往說荀公曰公不能固守出不意固伏道不意

乘單車往賊所以義動諭賊使降賊名德即降

單車入賊三

增 身至壁撫諭唐書裴懷古傳曰始安酋陽倩衆數反懷古知其誠款以為可示不疑可破其謀乃輕騎赴賊賊迎降自陳為吏侵而明府人民至壁拜諭倩等大喜悉歸所掠出降

免胄見酋唐書郭子儀傳曰子儀單騎入回紇營回紇大驚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綵結為兄弟

軍行險道一

增 唐書李光弼傳曰僕固懷恩媚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除計使者來督戰光弼使傳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令迫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于原敗斯殲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拒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偽遁懷恩軍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 兵略纂聞曰嘉靖十六年阿向據凱口圖為亂宣慰使安萬銓提兵萬餘相持三月仰視絕壁無可為計獨東北隅有巨樹斜科偃蹇半壁間然去地二十丈許萬銓令軍中能為猿猱上絕壁者與千金有兩壯士出應命乃鍛鐵鉤傳手足為指爪

水險

道惡後漢馬援討五溪蠻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道夷而運遠援不知通變徒以其喜高遠不肯從充壺頭賊乘高守隘援自破溪進壺頭賊以通夷為守隘援曰失期內顧以書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從容呼曰令公來賊皆持滿待于谿以五溪蠻本畏漢兵大將軍征之不待左傳不待人於險越太行馬懸車越太行下已詳前註

布土治道

布土築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里飄志誤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後漢王霸治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轉運將士皆緣木懸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李廣失道漢李廣引兵與大將軍出東道亡失道後期大將軍使持檄謂廣自殺廣曰廣部吏無罪乃引刀自剄

失道

李陵答蘇武書五將失道陵獨遇賊

山澤之險 阻隘之軍 斥山澤之險

古之爲軍不以阻隘

增魚貫而前　義附而上　唐書李嗣業傳回制業從平石堡城白石路絕不可攀嗣業曰賊以我爲不意必懈今夜進登崖顛乃縋引下人人銜枚掩擊賊大潰拔其城

圍高柵芝率兵溝入步騎魚貫而前會拔汗那運兵敗柵業馳突白石路絕不可攀嗣業曰賊以我爲不意必懈今夜進登崖顛乃縋引下人人銜枚掩擊賊大潰拔其城

常懼追及手挺墜擊史趙通傳曰晏州酋遣土丁捕殊獠千頭來降復遣土丁負經壁而上詳見火攻三火條註

軍行險道三

增車行馬驟毛騶栗然

北征錄曰十七日發雞鳴山山下有人馬轍可容兩馬人馬轍乃元時花門兵過此兒山路險如階級有舊棧道今廢矣行馬驟毛

祥應一

增相譚新論曰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孟津之上至此武王已畢三年之喪欲卒父業升舟而魚入則地應也燎祭降鳥天應也二年間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少師抱樂器奔周甲子日月若連璧五星若連珠昧爽武王朝至于南郊牧野從天以伐紂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　山海經曰熊山有穴馬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啟而冬閉冬啟乃必有兵

祥應二

增後漢書耿恭傳曰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

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乃整衣冠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敵敵以爲神明遂引去　王隱晉書曰咸康元年督護王隨領三千人討寧州賊三角皆裂箪人惡之隨曰裂者破也當破而不得土地也到西平郡界兩道討賊賊守馬美奔走民皆歸降　晉書載記曰呂光討西域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元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　後周書曰太祖志在討侯莫陳悅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初賀拔岳營於河曲有軍吏獨行忽見一老翁騶眉皓素謂之曰賀拔雖復據有此衆然無所成當有一宇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見此吏恒與所親言之至是方驗　唐書曰肅宗至平原郡路傍忽遇一伏兔命左右索弓箭因謂左右曰吾若破賊射則中之不然則否一發而斃左右咸稱萬歲

祥應三

增氷洋　氷合　晉書載記曰石勒拒劉曜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南自大堨先是堨風猛軍至勒以爲神助也命曰參合水洋清和齊軍流澌漸大至勒已渡畢王方翼傳曰初方翼火葛水暴漲丈餘以待師涉而消又七月次葉河以待師涉而氷一夕合時以爲祥　烏噪　魏舞　唐書李勣傳

曰敬業反武后遣大將李孝逸三十萬往擊之屯高邮孝逸兵夜度擊敬業破走敬業孝祥死孝逸復軍蘇孝祥舟上監軍魏異車曰賊其敗矣退守石梁有烏鵲噪檄業營上監軍魏異車曰賊其敗矣請戰建度灌擊之敬業單舸走孝逸乘風縱火燒其軍軍稍卻陳久士疲皆顧望不正列孝逸又縱火燒其西偏度留傳曰諸吳爲河東之後明年吐蕃攻白草安人軍使高東于拒守叶蕃引去吳遣游擊將追尾擊破之

鳧鳴梁上鷹集

晉書謝艾討麻秋艾博得鳧者鳴梁上鷹集鳧也六博者陽果破麻秋

雲似蓋花如龍

祖珽擊城未破先白雲似蓋城中望之以爲將及前所

鳧牙中舟中

紫雲牙上

宋書云武王伐紂雲出牙上

剌山泉涌祝井泉溢

漢書司馬相如傳曰剌山通道泉涌以灌城郭溢以防邊西寇以定道路注云剌山飛泉出北山下注城中也祝井泉名在南門內有一井而祝至旦井泉勇溢

白魚入舟中

武王伐紂白魚入舟中天授之瑞也

黑氣狀如鼉雞

晉書有黑氣狀如鼉雞自天墜于神所破者宿衛罪人衆無所赴投水死

白虹貫日

史記曰荊軻刺秦王白虹貫日

白氣貫月

劉異傳曰明太后崩白氣貫月

火光正圓

李郭馬名此雲爲火光正圓照向營

鳧鴈

祛衣示水

尺而人物具焉右祛衣焉示水也至畢耳路從右涉大清群征伐南夷以至赤沙湖逆風不得反于是大清約軍衆入討牙立之後天子封師慶孟津白魚入舟中武王伐紂有事之徵也

麾扇反風

至畢耳之路十兄長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未知道路問老馬曰老馬之智可以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自空而墜

企史本紀曰大伾攻上曰此祥攻者自滅罰上衆無罪賊其賊之度灌擊之敬業單舸走之獲三千餘時風雨自東海之濱及之

無知乃爲賊瑞

又宋海濤曰海濤之興日三報至海人以爲候

黑氣狀如鼉雞

晉書有黑者言有黑氣乃有軍攻伐之象本紀曰大伾攻上曰此祥攻者自滅罰上衆無罪賊其賊之

夜遇雪忘失鄉

天所破者宿衛自滅罰上衆無罪賊其賊之

雪反風以救成功

晚自東海之濱及之獲三千餘時風雨

無知乃爲賊瑞

又宋海濤曰三報至海人以爲候

笑曰此雪無知

有審口可以一望氣者言有黑氣乃有軍攻伐之象本紀曰大伾攻上曰此祥攻者自滅罰上衆無罪賊其賊之

自空而墜

企史本紀曰大伾攻上曰此祥攻者自滅罰上衆無罪賊其賊之

拜將日笑

神助一

隋書曰漢王諒反周羅睺副楊素討平之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下詔羅睺行晉絳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爲流矢所中卒于師秋七月于仲憲夢見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座所有弓箭刀劒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北齊書陸法和隱於江陵侯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俗恒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神皆從行故也　太平御覽曰梁臨汝侯蕭欣當爲吳郡太守與楚廟神交飲至一石乃神亦有酒色祈禱必從後遷益州刺史江陽人舒韶兒反率衆攻城欣乃遥禱請救戰之日有田老逢一騎絡繹從東來問去城幾里曰四十時巳晡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馳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詣飲田老問誰曰吳郡楚王來救臨汝侯此時廟中祈禱無復有驗十餘日後乃見侍衛土偶泥濕如汗　唐書曰江西都團練使李廉奏建中四年鄂州刺史逆賊李希烈之將董侍召率衆襲鄂州順風縱火邑屋將焚臣乃禱於城隍神倏忽風迴火烈賊潰遂擊破之連黃沔三州請付史官以答神意從之　又裴行儉傳曰行儉爲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晝冥導者迷失道且言戰時士咸見畧有神人王畧傳曰王韓討奚於幽州嗟異陽伯成上疏請封畧與部將高昭麾兵赴敵天子

靈旗太乙命曰
漢書武帝紀太乙以祠所伐國洋洋滿旗

霍山神遣語
史記封禪書曰先是昇甚詔祈靈帝神求雨十餘所伐國是昇甚詔祈靈帝神求雨十餘所伐國是昇甚詔祈靈帝神求雨十餘所伐國

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又曰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又曰勝兵若以鎰稱銖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吳子治兵篇曰兵以治爲勝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絶成陣雖敗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尉繚子兵談曰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　又戰威篇曰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閒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　司馬兵法曰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以甲固以兵勝凡車以

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　管子曰用兵者攻堅則軔乘瑕則神攻堅則堅者瑕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垣朝九牛而刀可以莫鈌（俱削也）　又曰知勝有五鐵則功游閒也　漢書高祖曰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　淮南子主術訓曰文王知而好問故勝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　又兵略訓曰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耀之若火電

軍勝二

後漢書吳漢傳曰漢與公孫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　唐書王君廓傳曰君廓從戰東都有功詔勞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少制衆無有也　又執失思力傳曰薛延陀兵十萬寇河南思力示羸不與角賊深入至夏州乃整陣擊敗之追踰六百里耀兵磧北而歸　又李嗣業傳曰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於香積寺北賊首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踩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自日中至昃斬首六萬級與溺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

長安　又李晟傳曰晟收復京師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凶慝而市不易壓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　又王佖傳曰晟在師佖無不從攻朱泚於光泰門賊方銳佖與李演慶戰蹀血賊數北諸軍乘之遂大振　五代史曰末帝召王彥章爲招討使問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鐵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遂破益三日食矣　又曰梁軍已登無石山莊宗遣李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晉軍皆爭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於是晉城德勝　通鑑宋紀曰王韶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　又曰趙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韓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　又元紀曰徐

吠隨以油索連套鐵騎馬足夜過半開城門出軍燒賊營鼓譟衆火砲四面擊之賊驚鐵騎聯絡咆哮跳躍而縛益急營內賊騎盡擒又為鐵騎所制不能馳人馬自相踐蹂死者數千遂大潰三戰三捷 又曰曾銑嘗令人製疎孔竹簍數千久積不知其所用一日報賊至銑度其纂當至某河悉令沉之因伏兵其旁賊至渡河馬足多陷孔中彼此輦制伏兵乘之因以大勝 說選平夏錄曰傅友德拔文州五月己未友德兵至漢江不得渡乃令軍中造船百餘艘己卯船成將進兵欲以軍事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月日投漢江順流下 故懼 左傳曰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晉救之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 又曰哀公十一年公會吳伐齊齊師敗績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通鑑梁紀曰弘農王楊渥遣劉存等將水軍三萬以擊楚楚王馬殷甚懼靜江軍使楊定眞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眞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直趨吾城是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

典故紀聞曰大將軍徐達等北征屢捷太祖遣人諭之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者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於敗乃可以無敗能慎於成乃可以有成必須開防謹密常若臨敵勿坐懈怠為人所乘慎之慎之

軍勝三

原

天幸 人喜 晉師伐齊克敵今日又勝以逆之 慮敵 多交 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 常勝之 後漢書世祖使岑彭伐公孫述謂之云常勝之不可保 築京觀 保勝 宋難與處敵 左傳子勝為京觀 一戰而 狃蒲騷 狃于蒲騷之役 以為武軍 又莫敖 左傳莫敖以蒲騷之役自用也必小羅 戰勝之後 七戰皆獲 文之敖也 戰智獲 有馬百乘死 耶 莫可 楚莫敖入隘下匹夫也之言以壽終也 常勝之家 陸賈新語曰高祖以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湯武逆取以順守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 成霸安疆 書大 常祭于太廟又告 五岳壓枯 千鈞壓卵 雲撤席卷 蓬埽風除 太原一勝 渭南三捷

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廟又告于天子遣使報賀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齊師敗績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通鑑梁紀曰弘農王楊渥遣劉存等將水軍三萬以擊楚楚王馬殷甚懼靜江軍使楊定眞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眞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直趨吾城是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

典故紀聞曰大將軍徐達等北征屢捷太祖遣人諭之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者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於敗乃可以無敗能慎於成乃可以有成必須開防謹密常若臨敵勿坐懈怠為人所乘慎之慎之

武帝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赴難與黃巢之賊宋成武等鏖戰于渭南一日二戰皆捷義成軍節度使李光顏從崇文擊李師悅傳光顏出入若飛人馬數萬皆披靡

神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其子儀傳曰子儀初史思明盛揚兵夜掩賊首四萬級俘賊喜山斬首萬級俘虜無算思明僅以身免

明皇幸蜀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入朝謂高力士曰上皇播遷之賊宋大帝李光顏從崇文擊李師悅傳光顏出入若飛人馬數萬皆披靡

六戰皆克 一勝無返

唐書李晟傳晟鎮鳳翔吐蕃大將尚結贊悉衆十萬屯陝西晟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莊鎧鮮明晟欲以兵挑之而未知其虛實乃使人覘之還曰賊陣嚴整不可動晟曰吾知之矣結贊悉衆而來三旬而不決其意必欲以全勝取我耳我以逸待之彼糧盡必退退而擊之可以得志乃令諸將堅壁勿出每日以數千騎馳其前又以數千騎擾其後如是者三日吐蕃大將論莽熱果引兵退晟以大軍追擊之大敗之

道漂血丹渠 書嚴莊鎮鄜坊丹延晉慈隰等州節度使時至新店賊已陣於道左莊使人覘之還曰賊陣嚴整不可動莊曰吾知之矣賊必以我未至擊我我擊之則發矣賊則動動則懈懈則奔奔則亂亂則走走則北北則敗敗則降降則服服則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其將安守忠李歸仁等率精銳五萬來拒官軍於新店

傳曰突厥部種離時帝方圖進取靖以兵部尚書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繫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于是帳部數十萬恐靖縱諜者離其心腹夜襲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口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入絕漠然卒降匈奴以騎三千踏血雪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是澡　勝則以人家貲貲　又馬援傳曰建武十年吾渭水之取矣悉軍戰場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虜潰軍降名悅討初將戰場約衆勝則以家貲至是殫私財賜麾下諸將皆高賞賓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手觸以推人之　行執手禮遜史記曰范雎解曰語有之　伺隙取勝　五代史曰周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待師有克敵功上親執手慰勞若有遺人代行執手禮示優遇之意

增詩　晉謝朓詩曰北拒溺驕鑣西戲收組練　又曰長蛇固能翦奔鯨自此曝　張景陽詩曰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　唐韓愈元和聖德詩曰賀鄙為艱縱則不可出師征之其衆十旅軍其城下告以禍福腹敗股披不敢保聚擲首陴外降幡夜豎　又晚秋聯句詩曰雨天逐天狼電矛驅海若摧鋒若貙兒超乘如猱玃策熱封龍頷歸獸獵麟脚跋朝賀書飛蹇路歸鞍躍

增頌　晉陸機功臣頌曰威亮火烈勢踰風埽枹代如遺偃齊如草

增表　後周庾信賀平鄴都表曰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　唐元稹賀誅吳元濟表曰極遺旰於溝瀆非聖不能埽餘沴以雪霜非天不可又賀誅李祐表曰風行號令天助機謀斬此鯨鯢破茲梟獍　李商隱賀幽州破奚寇表曰坎三鼓而河流之勢後隊仍窮

增牒　唐柳宗元為裴中丞牒曰衆輕關蟻勇劣怒蛙纖編當弭弩之初孤豚僨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腰虛見扉於齊谷突梯鼠首濫欲寄於旋頭懼蠆洽於萬夫勝氣橫於千里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東則橫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

增檄　裴矩若彭為李密檄云瀉滄海而濯殘瑩舉崐崙而壓小卵

增露布　唐于公異破朱泚露布曰謹課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氣雷震而電奔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原之燄勢均破浪攻甚決河　又曰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功有輕於折箠

增書　後漢延篤與段紀明書曰得知窮兵極遠大捷而反雖孫桓之制服流沙霍將軍之身到祁連蔑以加焉

莫不魚爛雲除震懼稽顙矣

增 狀唐柳宗元賀平李師道狀曰破竹寧比其發機走丸未喻於乘勝濁河清濟曾無溝洫之虞大峴琅琊不聞崖岸之阻

追奔一

增 春秋提要曰已去而躡之曰追　海錄碎事曰追北北幽陰之處故謂退敗奔走爲北說文云北乖也

追奔二

增 左傳長勺之戰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唐書江夏王道宗傳曰吐谷渾寇邊李靖出嵎丘道詔與侯君集爲靖副賊關兵至走嶂山數千里遣宗以單師進去大軍十里及之吐谷渾拒險殊死鬬道宗陰引千騎超山乘其後賊驚潰　又羅士信傳曰士信逐北每殺一賊輒劍鼻納諸懷壁還驗以代級　通鑑唐紀曰龐勛引兵擊康承訓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　五代史梁太祖卒與敵遇敗而走敵兵追之甚急前至大溝幾不免賴溝中有積薪焉乃得過　又曰周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鬬數十里至於鄗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縱其能齋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爲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塵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塵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鄗追至於柏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

原 拔旆　倒戈　前人解以廣隊不能進楚人蓋以旆爲旗旆旗旆旗也　倒戈謂倒其戈矛也　周山　渡水　晉敗荀師于鞏遂以北是敗也于陵以北注山名也　渡水三周華不注山名也　遁免　引兵至先寄望見大軍輒引兵至先寄望見大軍輒引去　華不注　華輒引去至虎牢　虎牢　或曰虎牢之北或曰虎牢之東　勿追　前人解以廣隊不能進楚人蓋以旆爲旗旆旗旆旗也　不逐　晉人不知大國之數故止也　如追逃　如追逃軍之善政　宣子曰追宄不能追逃軍之善政　李靖曰追奔逐北　李靖曰追奔逐北　乘破竹之勢

追 遏其歸運宋書索虜傳曰如有決罣溺斬遏一日夜馳二百里唐書曰武德三年四月敗宋金剛于柏壁金剛走介州太宗追之一日夜馳二百里皆饑太宗不食諸將二日不食士

俘獲一

左傳曰昭公十三年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 魏書曰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二月車駕至鍾離軍士擒蕭鸞卒三千帝曰在君為君其民何罪於是免歸 後周書曰裴寬與東魏將彭樂樂恥戰於新城因傷被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

襄甚賞異之謂寬曰卿三河冠蓋材識如此我必使卿富貴關中貧校何足可依勿懷異圖也因餌鎖付館厚加禮遇寬乃裁臥氈夜縫而出因得遁還見於太祖太祖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寬為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竹帛所載何以加之 八編類纂曰賀若弼拔京口軍令嚴肅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分道宣諭所至風靡 唐書尉遲敬德傳曰宋金剛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又曰恭從秦王擊王世充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恭大敗之擒其將陳智略獲排稍兵六千 五代史曰梁軍圍晉太原有驍將軍陳夜又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墜馬遂生擒之 又曰周德威

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擊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 宋史太祖紀曰安國軍節度使王全斌等率兵入太原境以俘來獻給錢米以釋之 遼史聖宗本紀曰統和十二年詔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諸道軍有勇健者具以名聞 兵略纂聞曰王守仁與宸濠戰於湖上賊勢尚銳值風不便我兵少挫守仁急令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統砲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戰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賊兵遂大潰次日賊兵既整出入軍中以奉衆恭請與高

窮促寂漠思欲潛遁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中寂漠大聲叫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尚未知也

俘獲二

勿伏

猶遣書汝勿伏盡執拘以歸于闕于其殺曰若然如此易耳殿陳俊亮猶遣復擒止不去曰公級至南中橋孟獲使觀已營陣俊之使更戰七縱七擒而天我也南人不復反矣

斷頭

斷頭繫軍于頸不降頸張飛曰聊與汝等戮頭特軍也飛怒令斬頭便斬頭何為怒令斬而頭顧容色不變曰所斬之引偏容也

衝俘

夷俘

傳兩舉多衝君合衝俘而奇夷無信破越有縛廣武君李左車至韓之後漢李忠獨無所攜世程賜運生口嫁生口武威

寶玉

賜綵臣係

賜鞍馬

賜繡被書謀伐廣武君賢王韓信破越有縛廣武君李左車至韓之後漢李忠獨無所攜世程賜運生口嫁生口武威

寶劍帶

賜綵臣係

賜鞍馬

賜繡被書謀伐廣武君賢王韓信破越有縛廣武君李左車至韓之後漢李忠獨無所攜世程賜運生口嫁生口武威

鮑叔釋縛

金瘡日暉以

寄魏王豹

執太史慈

止獲三軍

何有二毛

俘獲三

擇體肥者令左右分啗

漢書高帝紀曰六年冬十月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十二月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後漢書班超傳曰龜茲人不復反矣繫疏勒擊破其王而立兜題為疏勒王明年超從間道至疏勒士衆本非疏勒素城九十里逆遣使論降兜題所居非疏勒素城九十里逆遣使論降兜題見超輕弱殊無畏意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超即起之悉召疏勒吏士國人大驚一國悉定方慈等所滅三國生擒二萬總管蘇定方傳曰定方為神丘道大總管討百濟俘其王義慈等以獻又郭子儀傳曰子儀從元帥晉水廣平王臨大川渝漢兵十五萬收長安陣香積寺之北距昆明池東西十餘里乃定回紇以奇兵繞出其後夾攻之斬首六千餘級萬餘人悉俘其衆餘黨奔潰

俘滅

多執村民聽贖儒士

賜鞍馬

乾竊官軍大敗行墨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為俘退府曰數十百人繫而不問悉斬之皆曰我方治田績之永中國便耶也合自出人君俘戮女親老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之永中國便耶也合自出人君俘戮以來免不知何罪軍中所俘獨士隨時為民俘退奴婢古林學士高智耀奏言以獨為駈七遣俘役古無有也皆陛下為詔下為宜除之

俘獲三

擇體肥者令左右分啗

張從留等為所裹相與拒守數十人令左右分啗而盡其體肉之皆伏誅世忠初陛辭高宗問之遺使論降從等不聽之遂克其城進克瑞陽追擒之諸將中有請以其裹肉進者帝曰宋慕容延釗進兵紀曰宋慕容延釗進兵長驅而進

乞二虎貢護

宋史彥博正辭執問以此進獻乎曰以進獻為名實欲探朝廷虛實耳博曰太宗皇帝以天下為家以四海為一人豈以遠物為寶博出使契丹還契丹主問曰聞汝得二虎甚善今在何所博曰臣奉使外國不敢以玩物喪志況猛獸乎已進入矣

俘獲四

增 讀唐王昌齡從軍行曰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捲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 韓愈征蜀聯句詩曰逆頸盡徼索仇頭悉梟懸 柳宗元平淮雅詩曰左前右屠聿擒其良

受降一

增 左傳曰昭公十三年魯叔弓帥師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寘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供其困費來如

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漢書西南夷傳曰陸賈至南越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于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 後漢岑彭傳彭與大司馬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

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 又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 三國典略曰梁蕭乾字思惕閩中豪帥反叛陳武謂乾曰陸賈南征趙佗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駐騎在目乃令乾往使諭以逆順渠帥並即款附 唐書李靖傳曰靖攻蕭銑率輕騎五千為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銑大懼徼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又李孝恭傳曰孝恭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粲徒食人擊賊也請阮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至輒下若獲之則殺後渠有降者乎悉縱之由是騰檄所至 又李光弼傳曰上元元年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聲渡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度既夕還軍留雍希顯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

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顒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失李光弼得希顒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顒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野戰命將來襲必許以死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

又馬燧傳曰燧討李懷光自京師與渾瑊駱元光韓遊瓌合軍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懌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滅族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耶今不逮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 又范希朝傳曰希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趙充國在朔方時招突厥別部沙陀千落衆萬餘其後用沙陀戰者所至有功 又劉仁軌傳曰百濟酋帥遲受信據任存城未下酋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皆降仁軌以赤心示之俾取任存自效即給鎧仗糧糒孫仁師曰受甲濟粟資寇便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忠而有謀因機立功尚何疑二人訖拔其城 通鑑宋紀曰金張林據益都欲歸附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成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己猶豫未納全捷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讙結爲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東總管 又曰韓世忠既平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督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旼招曹成成方爲岳飛所迫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通鑑元紀曰英宗時諸王怯伯遣使來降帝曰朕非欲彼土地人民但吾民不罹邊患軍士免於勞役斯幸矣今既來降當厚其賜以安之

受降二

解 係頸 盡狀 焚玉 白馬 素車 係頸 以組 降漢王于軹道旁 魏子嬰 降於軹道 屋 晝襲 司馬錯 戰克 韓 降 服 罪 遁 高陵先令 降 關 羽歸文帝 慰諭 遣 說 詔 高陵 怨 禁降服之狀 禁 遂 降 馬 主降 受服 寇

主降也

陷堅摧剛　去殺來降

館唐書張仲武傳曰段文昌自劍南東川節度使徙鎮幽州仲武上書請以所管兵三千人戍振武詔可仲武遣子弟入侍又請以馬三百匹市縑帛詔許之

後館以受降質

執茅旌　奉璽綬

公羊傳云楚子執茅旌以前驅左執茅旌右執弓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何休注曰茅旌明白有節制也

鶯刀以逆蔑若者斷口籍不隨口籍王何休注曰雖用至意鶯刀宗廟所以通精誠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不血食自餘人肉也

而和鋒有未所以通精誠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不血食自餘人肉也

東觀漢記云竇憲大破北單于及諸部落遣中郎將任尚等奉璽綬金印紫綬詣軍門受降

築城受　百萬口　萬餘人

高皇帝紀云項羽使龍且擊漢王漢王與龍且夾濰水陳龍且為奇兵夜以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北還龍且追漢王遮水囊決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漢王復還擊龍且殺之

甲戌與兵甲山西萬餘人降

東觀漢記曰耿弇與兵甲山西萬餘人降

發車迎　降人皆來

漢書高帝紀云漢王之出關收兵至河南新安父老皆自發車牛迎漢王

毀其衆　黃巾乞　白起坑

易下兌三爻失前禽注曰前禽者不射唯不殺者耳

衆降者皆坑之

漢書高帝紀曰項羽使人殺秦降王子嬰及秦宗室大臣

愛其來　畏其衆

公羊傳曰段文昌之去太原也以愛其來之故也

而惡其去也以愛其來而惡其衆欲令去

舍而來　服而舍　孫布詐

漢書陳湯傳曰湯以矯制發城郭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誅郅支單于郅支單于首縣槀竿四十餘丈下為方陳布列左右校兵百人為一屯各有屯長持鉞居其間又令軍後有大木人數十長丈餘衣以錦繡飾以金銀彩畫狀如生人或坐或立或臥或倚或上或下或隱或見其中人皆善伎巧為奇怪戲弄以動單于單于左右觀者莫不驚駭

程普殺　吳將孫　程普殺之　火即自焚

吳志程普字德謀南陽宛人孫策渡江普為前部攻破笮融餘衆進討劉繇普皆攻擊破之

不犯順　如受敵

吳志孫策傳曰策謂楊州諸將曰楊州諸將各據城邑聚衆不相救護此不犯順也若揚聲大舉欲渡江赴其城邑則莫不奔走還救此如受敵也

就館降　以州降

唐書劉滬傳曰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子元素服乘驢後漢王安得度浦從數百騎詣軍門降滬即釋縛與之坐

脫帽抱馬　素服乘驢

後漢書王安得度浦從數百騎詣軍門降滬即釋縛與之坐

受羊祜放歸　與吳人同布大信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陳衆譬諭　郭淮穆子不　降而降　滿日而受

晉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淮為雍州刺史文帝欲伐蜀淮以為蜀未可伐而降者家屬在國之日未滿而還淮曰不然今降者皆以主恩故賞宇以勸來今以惡待之則為惡安歸君自受寇非良策也帝從淮策遂破之此事與荀吳事同意

再駕而降　滿日而受

晉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淮為雍州刺史文帝欲伐蜀淮以為蜀未可伐而降者家屬在國之日未滿而還淮曰不然今降者皆以主恩故賞宇以勸來今以惡待之則為惡安歸君自受寇非良策也帝從淮策遂破之此事與荀吳事同意

毛見文　馳使報　百日而　毛見文馳使報百日而降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降下見傳　殺降有　禍不用　殺降有禍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犯順不　祥者亦　犯順不祥者亦用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誅不可　用昔禁　誅不可用昔禁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曰詣公　不聞今　曰詣公不聞今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降將降　于禁泣　降將降于禁泣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斬漢甸　其主斬漢甸其主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奴王徐　盧降景　奴王徐盧降景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帝欲侯　之屬夫　帝欲侯之屬夫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即上曰　丞相翁　即上曰丞相翁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歸侯反　獻邑待　歸侯反獻邑待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以不死　謀不慎　以不死謀不慎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服東觀　因壘而　降舜徂　服東觀因壘而降舜徂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有卑賊　依山為　有卑賊依山為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赤子迫　于誠寒　赤子迫于誠寒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潼驛懷　而降挺　潼驛懷而降挺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身直叩　唐書馬　身直叩唐書馬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于武城　許罗面　于武城許罗面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伯對曰　昔武王　伯對曰昔武王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克殷微　子啓如　克殷微子啓如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是武王　親釋其　是武王親釋其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縛受其　璧而祓　縛受其璧而祓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之焚其　櫬而命　之焚其櫬而命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之鄭伯　克厥愛　之鄭伯克厥愛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允之上　曰待汝　允之上曰待汝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乃違劉　裕包　乃違劉裕包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降陛下　赦其所　降陛下赦其所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楚子從　之又不　楚子從之又不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降質子　執茅旌　降質子執茅旌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奉璽綬　公羊傳　奉璽綬公羊傳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云楚子　執茅旌　云楚子執茅旌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左執茅　旌右執　左執茅旌右執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弓鄭伯　肉袒牽　弓鄭伯肉袒牽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羊以逆　莊王何　羊以逆莊王何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休注曰　茅旌明　休注曰茅旌明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白有節　制也鶯　白有節制也鶯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刀以通　精誠執　刀以通精誠執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宗廟器　者示以　宗廟器者示以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宗廟不　血食自　宗廟不血食自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餘人肉　也又使　餘人肉也又使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復其所　楚子從　復其所楚子從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之又不　天不順　之又不天不順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不順不　祥者亦　不順不祥者亦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用昔禁　誅不可　用昔禁誅不可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用降將　降于禁　用降將降于禁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泣斬漢　甸其主　泣斬漢甸其主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斬徐盧　降景帝　斬徐盧降景帝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欲侯之　屬夫即　欲侯之屬夫即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上曰丞　相翁歸　上曰丞相翁歸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侯反獻　邑待以　侯反獻邑待以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不死謀　不慎服　不死謀不慎服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東觀因　壘而降　東觀因壘而降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舜徂于　羽山舜　舜徂于羽山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徂有苗　舞干而　格因壘　徂有苗舞干而格因壘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而降舞　干羽有　而降舞干羽有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苗格　面縛　苗格面縛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鎮襄陽與吳人同布大信降者皆放還本土吳人悅服

驍安慶得乃將獨還更有事其諸都將王迎秉而回馬蘇烈欲全功歸即通謂安得之曰天子欲全將軍之不都不諱帶幸飲之以乘馬亦命降遂定走出門敗事兼領藩王降乘大赦被甲上馬直其首歸天子姊功歸即通侯

勝行請命 泥首待罪 至壁論降 以書論降 縱囚相告 執旗先驅 素衣白馬降 斬異已出 單騎白衣降 放降卒八百 戮降賊四百

李傾國獻金一圖之盧而破川梁天降心賢臣歸路帝按轡觀其分部而進梁勢來全曰梁鄉亡身始義至安術家莊賊伏弟宗舉入衆梁幸降復倩衆大數萬悉數足歸所掠出以衆古為遠降

武用古相勞史等度曰梁全義自洛來行朝泥首待罪莊宗以書諭降裴度書

吾與約曰汝同張用里復敗寇戰寇出第一詔進飛

古淮南軍節度使張守珪統制俊屯秦明自朝會太宇云又

言北黑蕩百里若欲之恐有殘落就東西是足入人注州人書命之曰江不戰日降與用得書達納宋

宋申胆就縛就足

入絆

縱囚相告

執旗先驅

素衣白馬降

斬異已出

單騎白衣降

放降卒八百

戮降賊四百

投兵迎降當使人書汝背為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去

誅者肝能羅軍聲句胡體羅夫子韓字遣汝復舊業所欲去

遣史本紇曰聖宗以宋秦豐破掠南道先降

指揮流歸聖軍間道先降

降後其分七彭偉曰田戎聞秦豐破掠南道先降

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不如按甲徐以觀其變戎曰以秦降

主之強循為征南所圍宣況救耶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降

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而下攻破江陵計決矣四年春戎

辛臣于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斬異已出

疑而辛必貴已于後盜不敢降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戎數戎

月大破之結友遣子隨宣詔慰論少日雅復自詣宣說之雅還

晉書曰樊雅據郡少日雅復自詣宣說之雅還

與宣置酒其衆台謂尚數罵辱逆懼往收之復遣宣入說雅即斬

守逆往收之復遣宣入

單騎造壘 單馬詣營 書歸順字 號歸聖軍 通

皇至遣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者特迷護抗死耳將軍誠

可以降國良得書請降然內者曹王皐謂南觀察使

良降良今安在一軍悶昭不敢動國良迎拜皐執手約為

兄弟則盡忠攻守其散其兵詣營說李大亮傳曰大亮為分別揭榜曉

王門令賊大至大亮單馬詣營說李帥為分別揭榜曉

衆感服遂招率降大亮單馬詣營說

所乘馬與之食至步而還

高仁厚討阡能未發前一日有鬻鼈者自言至午仁

出入營中數四還者疑之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仁

厚云命釋縛溫言問之劉曰某郡民某死盡免不然盡死

事得實則免不然盡死

良能因父母妻子誠于

知汝如是今縱汝歸敢汝父母妻子汝當為我晉語曹語各寨

中武汝人云師

僕射愍汝

歸于蜀建遇賊四百出降愚賊其耳縱行北縱之晉地三十里爲言賢十萬師唐書曰建成嘗遣行人齎金帛潛誘秦王府護軍尉遲敬德敬德不受執以送秦王王謂敬德曰公義士也今天下已定公勿復爲他人守也敬德感泣而去

降三萬間文字趙宋紀曰宋英宗時陝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卨移書執政謂宜以張兵勢規度之十里以處降者不從又遣知黃州三年拱至黃州又遣訪軍實卨爲屋三萬間居之

修文七旬而苗格延兵盡都尉遂降晉侯示信三日而原降帝舜勑井竭將軍猶守耿恭居疏勒井竭恭常閒代宗詔中人馬日降數千人請一日降數千人一言賢十萬師曰盜起蘇

旋軍一

周禮曰若師有功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於社

左傳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

旋軍二

左傳曰楚子敗晉師于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楚子曰夫文止戈爲武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人和衆豐財者也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三國志諸葛亮

傳曰馬謖違亮節度大爲張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　後周書達奚武傳曰齊王憲夜收軍欲待明更戰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不因夜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豈可敗營士衆一旦棄之遂全軍而返　後魏書曰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蕭衍遣將軍齊苟仁率衆入據懸瓠詔那戀討之豫州平振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勞之曰卿役不踰時克清妖醜鴻勳碩美可謂不愧古人　唐書高仙芝傳曰小勃律王爲吐蕃所誘白田仁琬以來三討之皆無功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萬出討八月仙芝以小勃律王及妻自赤佛道還連雲堡與邊令誠俱班師　又薛仁貴傳曰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賊氣懾皆降轉討磧北餘衆擒僞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又哥舒曜傳曰曜討李希烈自解乃遣步將與德信趨許未至有詔切讓使班師德信等惶惑還軍無斥候至鹿潤爲賊設伏詭擊死者殆半　又李元諒傳曰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

從渾城會平涼俄而雾埃蔽野元諒兵成列出雾騎乃解元諒遣車重先而與城振旅徐還時以爲有古良將風

通鑑唐紀曰楊行密拔密州以張訓爲刺史汴兵將至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曰不可封府庫杭旗幟於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其後而去全忠遣左躅白指揮使王檀攻密州既至望旗幟數日乃敢入城府庫城邑皆完遂不復追訓全軍而還　五代史曰王景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衆一旅設伏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急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遏之景仁曰吾亦

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故不能及而景仁全軍以歸　又曰氐叔琮自太行入取澤潞出石會營於洞渦久之糧盡乃旋表晉州刺史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爲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爲有伏兵退屯於蒲縣叔琮夜擊之晉人大敗遂至於太原而兵大疲叔琮班師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擢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爲殿而還至石會留數騎以大將旗幟立於高岡晉兵疑其有伏乃不敢追　宋史岳飛傳曰飛方指日渡河而

秦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索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鋭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

旋軍三

原　允當　將班軍志曰允當則歸晉人喜以迎之注歸晉喜逆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之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文子復入故不敢爾　反旆出車楚令尹南轅反旆勤歸也出車以召還歌方發於采薇入而振旅

洗兵止戈

增　出教　抗表

原　振旅　凱向師哭城傳役將班歸晉師有功國人喜以迎文子復入者勝矣

增　賊競病韻　梁曹景宗大破魏軍醉歸宗已醉賊詩景宗須成詩如不成詩已當推斬景宗便操筆問行路人何以破賊答曰但令平生所讀書悉記在心中事回觸來悉出之景宗大悅

謝神取錢

增　競病二字景宗第宗競借問行路人何以破賊答曰但令平生所讀書悉記在心中事回觸來悉出之景宗大悅

射鬼箭

原　允當　將班軍志曰允當則歸晉人喜以迎之注歸晉喜逆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之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文子復入故不敢爾　反旆出車楚令尹南轅反旆勤歸也出車以召還歌方發於采薇入而振旅

洗兵止戈

增　出教　抗表

原　振旅　凱向師哭城傳役將班歸晉師有功國人喜以迎文子復入者勝矣

增　賊競病韻　梁曹景宗大破魏軍醉歸宗已醉賊詩景宗須成詩如不成詩已當推斬景宗便操筆問行路人何以破賊答曰但令平生所讀書悉記在心中事回觸來悉出之景宗大悅

謝神取錢

射鬼箭

遼史曰旋師以一騎先還衆相繼之矣焦如翻譯之貌簡

旋軍五

增碑唐韓雲卿平淮碑曰涉淮浮江梟懸魁逆布宣德澤返旆河南

殿一

增左傳曰襄公二十六年聲子對令尹子木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殿後軍也

又曰定公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郛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

又曰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

曹人詬之不行 後漢書岑彭傳曰彭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襲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廷弁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爲後拒故諸將能全師東歸 後周書曰高祖去晉州留齊王憲爲後拒齊主自率衆來追至於高梁橋憲以精騎二千阻水爲陣齊領軍段暢直進至橋隔水招暢與語語畢憲即命旋軍而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各統精兵百騎爲殿以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槊環等百餘人齊衆乃退 唐書輔公祏傳曰李子通據江都杜伏威使公祏以精兵數千渡江擊之子通拒戰衆十倍銳甚公祏選甲士千人操長刀居前別以千人隨之令曰却者斬公祏以衆殿俄而子通方陣而進長刀千人皆決死鬬大破之 五代史曰梁以王景仁爲淮西招討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於霍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 兵略纂聞曰戚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帥三人巡邊賊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戚寧止之即揮兵上山爲陣列自固賊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

探簡橫矛 後漢書潘乘字仲華東屬人也至性剛毅後拒名於竹簡著筒中令探簡張之 宋白曰崔難就遷破赤眉公追先主張飛拒後瞋目橫矛曰是張翼德可來決死乘從之攻潞州與晉人戰五代史曰霍存入則當其前出則殿其後會州史取其門戟三千人 唐書李密傳曰隋末盜賊蜂起密爲柴孝和所得孝和身長七尺餘多力善射密少年十餘人從之遂據洛口倉下每出鈔掠必當鋒陷陣還則殿後

出則殿還則殿 唐書李靖傳曰合胡既乎提象門沿江而上東門戰不利再戰都尉李寶又不勝引兵守宜仁門復敗乃自提大寨遣以精兵伏門外俟大軍去擊之靖曰南史韋叡

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鼓十槍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裝無敵者通鑑梁紀曰吳兵與梁兵戰于霍丘梁兵大敗王景仁以數騎殿吳人不敢逼

原 連車塞隧策馬入門

齊之辱也注沙衝卷人故戎濟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論語孟之反不

增 身擁數百騎殿身以五百騎殿

唐書實軌傳曰賊利軌軟部將十四人更拔其先代之身擁數百騎殿令討之初不知軌詐走爭赴賊大破之又李光弼

增 自斷後復相錄

蜀志注蔣琬別傳曰亮街亭軍退兵將不知何故歸芝曰雲長退初不相失自斷後軍貞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

增 以下軍殿

唐書李憕傳曰憕彼禦蔡卒中軍三千人爲殿五代史晉康延孝以萬二千人爲宋人圍蔡洲鶴壽請于陽城上斬三百餘級宋兵自相踐死者千餘人遁明宋人解圍去延孝追之使殿曳柴揚塵起以爲大兵且至遂奔追至陳寨而還

增 使殿曳柴

金史鶻盻傳曰勇士五十人夜斫宋

增 領馬步軍三千人爲

于田進城以下軍殿出文城令狐槩引而東六十里止駐張柴藏其戎曰

增 萬二千人爲

魏王繁以萬二千人爲

增 典故

紀聞曰永樂以前總兵無專官有事命將事平還朝後緣邊方多事因留總兵官鎮守其地若地方有小警即調本鎮兵馬勦殺不報捷不宣捷後來有樸殺或掩襲以取勝者或七八十級或四五十級或三四路

而幷爲一路或二三日而詐爲一日繫以捷音奏報宣布於廷奏捷者亦得陞賞遂開冒功之門至於今而賞濫極矣

獻捷二

增 左傳曰秋七月丙申振旅凱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

後周書曰武帝平齊夏四月至自東伐列齊主於前其王公等並從車輿旗幟及器物以次陳於其後大駕布六軍備凱樂獻俘於太廟京邑觀者皆稱萬歲 唐書曰元和十二年十月隋唐節度使李愬帥師入蔡州執賊帥吳元濟以聞淮西平辛巳上御宣政殿受朝賀九

廢爲庶人今所在葬其首其獻馘稱賀之禮請俟朱玫首至而行之從之 五代史曰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 又曰劉襲遣將李守卿梁克貞玫交趾擒曲承美承美至南海襲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爲僞廷今反面縛何也 通鑑宋紀曰哲宗時夏人圍平夏章楶之獲其勇將鬼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遒斬獲甚衆夏人震駭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

獻捷三

奏愷 獻捷 周禮云王師大獻獻捷于祖也 左傳晉侯獻晉捷于周 在和 大定 左傳云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可知也 馮贄雲仙雜記云皇帝聖德靈威龍興風舉破百蠻之內大定 閏喜 復嘉 左氏邑柳卿南陽人也 三捷 七擒 漢書陳湯傳云湯與甘延壽矯制發戊己校尉及城郭諸國兵合四萬餘人誅郅支單于斬之縣其頭槀街蠻夷邸三捷 北史云周文帝之宿憤光祖宗之天下以安固之大漢之後以振振之世之雄也 破郅 班固燕然山銘曰鑽燧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虜巢殲夷於是域滅區殫野無遺寇 振天聲 漢書烏孫圖段會宗陳湯注云會宗擊破郅支斬之威振外國 拘諸原獻 數俘歸入陳子美入數軍實而還 飲至 數俘歸而飲至以數軍實 吉語 凱歌 漢書烏孫公主歌曰吾出五日吉語聞 得禮 如實 齊侯之獻禮司馬法有順命有禮征伐所以覆天下之淵曰夫討外寇多以順命爲禮爭義不爭利也 獻捷 成昭果毅 敵爲果 取旗 李陵答蘇武書然猶斬將搴旗取虎之旅 敵果 破竹 建領 策勳 獻狀 程力 獻功 懲淫慝 勸有功 左傳楚子云古者明王伐不祥取其以爲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杜注曰鯨鯢大魚以名不義之人吞食人者又云晉侯使筆削數奇捷于周王帶見使單襄公對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所以懲不敬勤有功也 楚勝鄭 吳入楚 公羊傳云楚莊王親受而勞之 執茅旌 左傳云楚子使屈蕩尹生以茅旌先入鄭師大敗鄭伯肉袒左右皆偏袒而從之 自手旌 左傳云楚莊王以旃伏甲將襲鄭入易無楚也楚子使駕八乘以待于四門伏甲將盡殺之鄭伯肉袒左右皆偏袒而從之 曰入易無楚也 杜注云陳器樂縣也禮諸侯軒縣其樂器縣其君之尸楚無能抗衡之者若入易無楚則楚子將盡殺晉師于此以爲京觀 築武軍 封狼居 左傳晉侯使郤至獻楚俘于周襄王命尹氏與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形弓一矢百彤矢百盧弓一矢百盧矢百虎賁三百人曰鎮撫爾東土以綏四國糾逖王慝無作威作福其克用之對揚文武之光明照于四方以膺受多福其子孫保之用追孝于前文人 左傳云楚子北師次于郔以武有七德我皆無之何以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今我使二國暴骨焉武有七德我何以堪之 漢書陳湯傳云湯與甘延壽矯制發戊己校尉及城郭諸國兵合四萬餘人誅郅支單于斬之縣其頭槀街蠻夷邸三日乃下詔曰蓋聞天地之間陰陽之分有十二辰日月宿焉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不率從遠夷慕義鄭重遣使奉獻珍寶願扞邊塞傳之無窮呼韓邪單于是也郅支單于本我國人所知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 北史周文帝之宿憤光祖宗之天下以安固之大漢之後以振振之世之雄也 破郅 班固燕然山銘曰鑽燧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虜巢殲夷於是域滅區殫野無遺寇 振天聲 漢書烏孫公主歌曰吾出五日吉語聞 拘諸原獻 數俘歸而飲至以數軍實而還 飲至 數俘歸入陳子美入數軍實而還 執訊獲 詩皇矣篇云執訊獲醜 在泮 先軫怒捨孟明 詩泮水篇云方叔涖止其馘安安 箴云伐 醜勞軍饗士 詩鄭箋云勞軍士謂饗之 振旅闐闐 彼哉安安 箴云伐 執訊獲 可言聞 史記云燕樂毅伐齊破之追至于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于昌國

鼓淵淵振旅闐闐謹案兵入曰振旅振猶止也闐闐猶戰止整衆而歸鼓聲闐然也　詩皇矣篇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言閑閑安貌言言安貌連連猶也臨衝所以攻城也執訊連連徐也既執而徐也

戎服將事　葉衍蘭

漢陳湯輒郅支首上疏宜懸首藁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大夫張譚等以爲郅支慢侮天常明犯強漢宜縣首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知漢必誅之威也後漢馬援傳援以月令當春掩骼埋胔勿宜懸車騎將軍許嘉以爲秋決之會孔子誅侯者方盛夏則否諸侯不相滅侵

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之義臣有四惡之功則獻于王以賢功不足異門而出宜懸首藁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大夫張譚等以爲郅支慢侮天常明犯強漢宜縣首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知漢必誅之威也後漢馬援傳援以月令當春掩骼埋胔勿宜懸車騎將軍許嘉以爲秋決之會孔子誅侯者方盛夏則否諸侯不相滅侵

十日有詔將軍議是以訊馘告　杜預曰訊問所獲也告祭也

羊氏叅乃示之以勞楚子賦

受賑以行方見采薇之詠　獻爾月捷

時奉我天誅　獻功於社　獻捷于王　周禮凡諸侯

功

增詩　唐張隨河中獻捷詩曰叛將忘恩久王師不戰通凱歌千里內嘉氣二儀中寇盡條山下兵迴漢苑東將軍初勒訊明主欲論功落日煙塵盡寒郊壁壘空蒼生幸無事自此樂堯風　劉禹錫凱樂歌詞曰四海皇風被千年德水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成　李參凱歌曰日落轅門鼓角鳴千羣面縛出蕃城洗兵魚海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　劉長卿平番曲曰絕漠大軍還平沙獨成閒空留一片石萬古在燕山

軍詐一

增太公六韜曰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托鬼神以惑衆心　又發啓曰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　史記越世家曰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　淮南子兵略訓曰始如孤狸故彼輕來合如兄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鷙也俯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爲之以歙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向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爲備

軍詐二

左傳曰襄公十八年晉伐齊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　又曰昭公二十二年鼓人叛晉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爲將罷於鼓者貧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　吳志太史慈傳曰北海相孔融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許之於是嚴行辦食須明便帶鞬攝弓

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整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　唐書王世充傳曰齊賊孟讓至盱眙王世充拒之列五壁不戰羸兵以示弱讓衆餒又苦五壁閉道不得南即分兵圍之世充足圍壁世充知賊懈夜卷旗益騎數日稍分其下南略裁留兵數戰陽不利走壁讓益驕不設備夜卷旗益騎數日稍分其下南略裁留兵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鬬死者萬計　舫非元禮傳曰李光弼使元禮守羊馬城周擊恃衆直逼弱怠其意因休柵中良久乃下馬持刀瞋目直前銳士堵而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　通鑑唐紀曰楊行密以王茂章爲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不克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皆如茂章兵仁義不知益兵復出戰溫奮擊破之　五代史曰張敬達陳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革鞭木鞘人馬皆不甲冑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忿欵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　又高仙芝傳曰仙芝深入吐蕃過坦駒嶺嶺峻絕下四十里前有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懼

之城南一舍偏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爲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爲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　通鑑宋紀曰鄜瓊擁呂祉北歸劉豫張浚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浚色不變曰此有說第恐驚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然速全軍以歸雪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亦賴以少安　又曰宋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葦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時昧爽鳴鼓金人驚視垂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井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弁州史料曰王守仁討汀贛盜先是賊廣設謀布督府左右探聲息飲食必以報守仁或陽就日者卜吉矣已乃更擇吉或既葬秣發抵道僅舍許返賊稍不爲備而守仁潛發副使楊璋兵直前進大敗之兵略纂聞曰太祖使康茂才詐降陳友諒友諒得書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橋問橋何爲曰木橋遣闇者歸書答云余某日至橋所呼老康公即我應內外奮擊功成官賞不爾吝茂才以書上即命李善長日夜易橋以鐵石友諒至見鐵石橋愕然又連呼老康不應遣視營中瘠馬瀉旗四散落落益大驚曰老賊紿我語未畢伏兵四起友諒狼狽走得脫擒殺將士數萬　又曰沈希儀爲右江參將嘗欲勦一巢而恐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希儀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曰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希儀又每以甚雨凄風之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銃以筒貯火衣毯衣氈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聲銃者二賊盡驚曰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頂兒啼女呶往往寒凍死或觸岸石死妻子更相嗟怨黎明下山訶之則寂無人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愈益驚已而陰訶之城中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爲熟猺而柳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矣　又曰雲中上谷間有槃人者充斥於遠馬都督芳使健兒馬虎等東甲佯爲婦

人裝載以牛車賊犯而盡執之

軍詐三

原 會飲竊書 史記衛鞅遣魏公子卬書曰往與公子面相見會盟樂飲而罷今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以安秦魏卬以為然會飲伏甲兵而襲取其軍太祖與韓遂書多所點竄以為韓遂疑遂與太祖有隙馬超超果遂將示馬超超果遂與太祖有隙馬超超果遂將示馬超超果遂與太祖有隙馬超超果遂將示馬超超果

為餉船車又來行檢討突厥詐為擔車三百乘
精兵躡其後賊方取糧車中壯士五輩齎酒刀劾弩以蘸兵燒進又伏
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八編類纂曰賀若敦與侯瑱
相持初士人多乘輕船裝米粟及龍鵝以餉瑱軍士中頭軍人望見謂餉
之至搶奪取敦甲士遂擒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船中逆
馬投瑱者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率以趨船令船中士人乘
以雞驢之如是者五三馬便棄不上後伏兵丁江岸迎擊悉獲
使人乘棄船馬以招之賊不能制
及亡多者猶數十艘不計人數
無掩襲之計羊祜與諸將論伐吳
天兵逐北寧多變詐之謀
晉將征南尚書高熾曰猥子聚兵以計取之為元服以四寶輪車
王守仁破利頭賊錄賊以絳衣賊以黃衣連日不休諸軍人望見謂餉
險不易攻乃使精卒七百衣賊衣執賊旗幟從間道出其後
上招呼與相應久乃賊覺之則師已潰矣
度險破糧損失遂大潰
軍詐四
射視者通鑑曰周章考覓與鼠鬬者數萬人宇文護曰事急當以
說道破之乃先射視者視者皆走而出全忠從之命諸軍
伏營中寂如無人景與諸軍許云投附頭便建伏兵迎擊
叢萬炬疑賊唐書曰叶蕃犯武功張渾山張渾出招之後實有銳兵
前斡擊敵羅山張渾出招之後實有銳兵
夜燃束葦人執二炬又曰李銳陣北夜燃火萬炬永王璘軍向翠
方張不得過南北夜燃火萬炬永王璘軍向翠
唐紀注南詔朱延壽至鄴州圍其城大將尉公羅公羅入城約
已請退明覺其給復入城
衣羊皮入羊羣通鑑曰周齊王憲之破王師于中軍
其城門圍翔軍進退失據自是鋭氣多從全忠在鳳翔師
唐紀注南詔朱延壽至鄴州圍其城大將尉公羅公羅入城約
范分遣諸將許為貢獻及商販包
衣羊皮入羊羣通鑑曰周齊王憲之破王師于中軍
其城門圍翔軍進退失據自是鋭氣多從全忠在鳳翔師
范分遣諸將許為貢獻及商販包
夜燃束葦人執二炬又曰李銳陣北夜燃火萬炬永王璘軍向翠
方張不得過南北夜燃火萬炬永王璘軍向翠
唐紀注南詔朱延壽至鄴州圍其城大將尉公羅公羅入城約
已請退明覺其給復入城
衣羊皮入羊羣通鑑曰周齊王憲之破王師于中軍
其城門圍翔軍進退失據自是鋭氣多從全忠在鳳翔師
范分遣諸將許為貢獻及商販包
夜燃束葦人執二炬又曰李銳陣北夜燃火萬炬永王璘軍向翠
方張不得過南北夜燃火萬炬永王璘軍向翠
唐紀注南詔朱延壽至鄴州圍其城大將尉公羅公羅入城約
已請退明覺其給復入城
衣羊皮入羊羣通鑑曰周齊王憲之破王師于中軍
其城門圍翔軍進退失據自是鋭氣多從全忠在鳳翔師
范分遣諸將許為貢獻及商販包

及之衆大潰遂潮令發會閱曰
請以援由是孤城愈危矣　繫帚馬尾兵略纂閱曰
同時敢列營三十里進退撫大
帝于尾塵騎障天日夜
火牛羊角又曰都督
敵雲一鼓破之賊退保山頭于山下鼓譟
夜縱白羊千頭又曰都督
敵進攻夜縱白羊千頭于山下鼓譟兵大破之
軍詐五

增詔唐李贊皇賜石雄詔曰意廣立虛寨多設疑兵蓋爲自防豈暇侵伐且欲偷安歲月以老王師

疲兵一

增三國魏武帝志曰公與袁紹在官渡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　通鑑唐紀曰董昌反錢鏐攻之昌使人覘錢鏐兵有言其彊盛者輒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賞之　又宋紀曰李順分遣楊廣數萬衆寇劒門上官正爲劒門都監麾下有疲卒數百因勉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衆大敗之斬賊幾盡

疲兵二

增勞師遠襲　老師費財左傳非所聞也　繫帚馬尾兵略纂閱曰師久出爲老
困獸猶鬬　創病皆起傳李陵書振臂　人無尺鐵
民不堪命兵盡失窮人無尺鐵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　末殤
師老敵彊　疏勒重圍而井竭　師勞力竭
上取巷下李陵　漢將失道呼疲兵以當千　齊師背城收餘
燼而借一

疲兵三

增疲老唐書薛收曰大王親督精銳據成皐扼兵按甲遣建德鼓譟而前收老弱吾堂堂之鋒必無致敗路以疲老　虜下勇賢奏漢曰變會不及則勇自衰斷乃勇寧爲庭衆失爲弱又陸機
失爲師爲功

疲兵四

增詵唐劉長卿疲兵篇曰三軍疲馬力已盡百戰殘軀功未論陣雲決海屯塞北羽書紛紛來不息孤城望處增斷腸折劒看時可沾臆元戎日夕且歌舞不念關山久辛苦自矜倚劒氣凌雲却笑聞笳淚如雨

無備一

增左傳曰隱公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文公十六年

楚伐庸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遂滅庸　又曰襄公十四年楚子囊師于棠以伐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又曰昭公五年遠啓疆對楚子曰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鄢鄢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　唐書李靖傳曰時秋潦濤瀨惡蕭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及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　又薛舉傳曰劉文靜殷開山觀兵于高墌恃衆不設備薛舉兵掩其後遂大敗　又李嗣業傳曰高仙芝討勃律署嗣業及中郎將田珍爲左右陌刀將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郭以拒王師仙芝潛軍夜濟信宿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步士升山頹石四面以擊賊又斷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衆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死者十八鼓而驅至勃律擒其主平之　又楊恭仁傳曰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叛朝廷未即討恭仁募趨溫借道進賊不虞其來遂克二城　又李絳傳曰絳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四年南蠻寇蜀遣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慕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絳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殺絳遂迴害　又李勉傳曰勉使其將唐漢臣與劉德信襲許未至而還次鹿澗不設備爲賊所乘殺傷什五輜械盡亡　通鑑唐紀曰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爲之退五里賊夜遁明旦惟空城

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捷徑奄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　五代史曰莊宗初關康延孝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曰其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於河上京師無備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鄭州防禦使賜姓曰李　又王彥章

攻德勝朱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驚才果誤子事　又曰梁太祖遣朱珍以兵趨滑州道遇大雪珍趨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遂乘其城義成軍以為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為備遂下之　又曰李罕之召晉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在魏乃遣丁會及葛從周等將萬人救之會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料吾不敢渡九鼎以吾兵少而來遠且不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直趨河陽戰於沇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　說選曰馬氏亂吳命邊鎬將兵伐之盡有湘中之地時鎬雖克勝然不能安撫民多怨

叛武陵酋豪王達咬牙等十數人舉兵襲之數日而有八千之衆部衆兼行遇夜奄至城下鼓譟斬門而入時鎬軍驟勝士卒解甲不復防禦倉卒驍騎計無所出皆東手就戮鎬單騎道走　通鑑宋紀曰契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艘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於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敝耳契丹主既還惠師尚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　又曰儂智高反時天下久安廣南州

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藤梧廉端襲潯等八州　又曰儂智高陷昭州仁宗乃除孫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沔曰安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說略曰宋太祖與唐將皇甫暉戰敗因訪趙學究問計學究曰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乃山之背也可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敗無敢躡其後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為備太祖即下令誓師夜出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為備奪門以入暉率親兵巷戰三縱而三擒之或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踐蹂謹下滁州　八編類纂曰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引兵據永濟渠為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擐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為怯屢逼其營詈辱之義臣乃謂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一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即入擊其輜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　奔州史料曰藍玉率兵襲脫古思帖木兒戒諸軍皆穴地

而震毋使見煙火距其營八十里遂直前薄之敵方整衆北行不虞我軍至大驚其太尉蠻子輕來逆破而僇之衆遂潰皆請降兵略纂聞曰王瓊在本兵時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浙江巡按御史解晟奏聞瓊呼賈本人至兵部大言數之曰湯麻九不過一毛賊只消本處差數十火夫縛之欲朝廷發兵殊傷國體一時皆以爲失策賊偵知此語恣意劫掠不設備先是戶部爲查處錢糧差都御史許延光在浙江瓊即請密敕延光討之且授以方略延光命副使彭姓者潛提民兵數千餘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賊方相聚酣飲兵至即擒斬無一人得脫者

無備二

原 狎敵 羅屯 戎者衆人滅之遂之囚氏歛時請羅屯月餘匈奴大至上谷漁陽安國君皆血而死

特 陋 易小 申公亞旅在喪其君子曰附陋莒子曰城已惡矣莒子曰我爲衆亞臣曰莒克三都君子曰忤陋而不備話可賀皇一品算曰馬乘無備擊不意掠不設備先是戶部爲查處錢糧差都御史許延光在浙江瓊即請密敕延光討之且授以方略延光命副使彭姓者潛提民兵數千餘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賊方相聚酣飲兵至即擒斬無一人得脫者

原 狎敵 羅屯 戎者衆人滅之遂之囚氏歛時請羅屯月餘匈奴大至上谷漁陽安國君皆血而死

特 陋 易小 申公亞旅在喪其君子曰附陋莒子曰城已惡矣莒子曰我爲衆亞臣曰莒克三都君子曰忤陋而不備話可賀皇一品算曰馬乘無備擊不意掠不設備先是戶部爲查處錢糧差都御史許延光在浙江瓊即請密敕延光討之且授以方略延光命副使彭姓者潛提民兵數千餘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賊方相聚酣飲兵至即擒斬無一人得脫者

增 特吳 易泰 以楚師之敗也左傳曰成公十七年斜庸人譖之遂囚范文子使歸逆知其不設備楚公子囊師襲舒庸滅之還圍釜遂伐鍾吾又曰襄公十一年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報鄢之敗師先入晉地士鮒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王午晉師敗績易泰故也

增 掩不備 擊不意 唐書徐申傳曰申進嶺南歐度使劉闢反表請發卒五千兼馬一品算曰深入及其衆未集傳曰李靖討吐谷渾留兵鎮守制其心還擊不意百下百全戰勝又劉仁軌破之軍號新羅與金麗高麗不備擊不意百下百全戰勝

增 特不備 擊不意 唐書徐申傳曰申進嶺南歐度使劉闢反表請發卒五千兼馬一品算曰深入及其衆未集傳曰李靖討吐谷渾留兵鎮守制其心還擊不意百下百全戰勝又劉仁軌破之軍號新羅與金麗高麗不備擊不意百下百全戰勝

增 掩不備 擊不意 唐書徐申傳曰申進嶺南歐度使劉闢反表請發卒五千兼馬一品算曰深入及其衆未集傳曰李靖討吐谷渾留兵鎮守制其心還擊不意百下百全戰勝

增 特不備 擊不意 唐書徐申傳曰申進嶺南歐度使劉闢反表請發卒五千兼馬一品算曰深入及其衆未集傳曰李靖討吐谷渾留兵鎮守制其心還擊不意百下百全戰勝

增 掩不備 擊不意 唐書徐申傳曰申進嶺南歐度使劉闢反表請發卒五千兼馬一品算曰深入及其衆未集傳曰李靖討吐谷渾留兵鎮守制其心還擊不意百下百全戰勝

增 特不備 擊不意 唐書徐申傳曰申進嶺南歐度使劉闢反表請發卒五千兼馬一品算曰深入及其衆未集傳曰李靖討吐谷渾留兵鎮守制其心還擊不意百下百全戰勝

過求何悟

雖曰薄威且乖重閉

增延壽閉門知温

被圍唐書朱延壽傳昭宗在鳳翔詔延壽圍無以救全忠勢擁奉國軍萬餘人自虔使全忠兵每至延壽關門不設備而潜出其不意擊甚敗諸將皆曰宜待風回乃可戰彦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諸將皆曰比天贊我也鄆人特雨不備吾來旦出其不意即夜之

鄆人特雨彦澤逆風五代史晉

軍權善才兵破其衆軍河上莊宗遣昭宗東襲鄆州高行周將前軍夜過兩所謂出其不意彦澤即善才兵破其衆又旦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百餘北山新破敵有輕山伏兵林等今軍中饑渴已甚諸將皆曰宜待風回乃可戰彦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諸將皆曰比天贊我也鄆人特雨不備吾來旦出其不意即夜之

不設壁壘

不設斥候唐書王世充傳曰李密軍北山新破敵有輕山伏兵林等今軍中饑渴已甚諸將皆曰宜待風回乃可戰彦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諸將皆曰比天贊我也鄆人特雨不備吾來旦出其不意即夜之

無備三

高駢下壁其營突出其不意擊甚敗之契丹遁去

不設壁壘

不設斥候唐書王世充傳曰李密軍北山新破敵有輕山伏兵林等今軍中饑渴已甚諸將皆曰宜待風回乃可戰彦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諸將皆曰比天贊我也鄆人特雨不備吾來旦出其不意即夜之

無備

北原乘高駢下壁其營突出其不意擊甚敗之契丹遁去

不設壁壘

不設斥候唐書王世充傳曰李密軍北山新破敵有輕山伏兵林等今軍中饑渴已甚諸將皆曰宜待風回乃可戰彦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諸將皆曰比天贊我也鄆人特雨不備吾來旦出其不意即夜之

無備四

高駢下壁其營突出其不意擊甚敗之契丹遁去

不設壁壘

不設斥候唐書王世充傳曰李密軍北山新破敵有輕山伏兵林等今軍中饑渴已甚諸將皆曰宜待風回乃可戰彦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諸將皆曰比天贊我也鄆人特雨不備吾來旦出其不意即夜之

無備

北原乘

武功部十七 乞師 假借 善賈

不撫士一

增 唐書哥舒翰傳曰翰爲人嚴少恩軍行未嘗恤士飢寒有啗民麪者痛笞辱之監軍李大宜在軍中不治事與將士樗蒲飲酒彈箜篌琵琶爲樂而士米乾不舂帝令中人表思藝勞師士皆訴衣服穿空帝即斥御服餘者制袍十萬以賜其軍翰藏庫中及敗封鐍如故五代史曰范延光反遣牙將孫銳掠滑衛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天熱皆不爲用又曰蔡王信所至黷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名其妻子對之割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

不撫士二

原 貶酒 乞襦 左傳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云與閭之父貶之注慈貶分余無所棄之言酒一盛分子楊之人問得貶之不得貶然服飾備也貶邪視也言已與被宣帝以仲達兵士寒東乞襦可以賜之帝曰襦者衣得飲言吳王夫差不恤士也 翳鞠 漢嬖幸傳曰大官壽數十乘而士有能自振去病尚穿地觸鞠注穿地作鞠室鞠以皮爲之實以毛蹴蹋而戲 楚子反攻秦士幸分裂裡而食

增 損糧以漁利 唐書長孫平王叔良傳武德初鎮涇州撰是大饑未斗錢叔良不恤士損糧以漁利千錢下皆怨 倡優蒲簺相娛樂 傳曰天適長源曰故事有大發則厚賜千軍吾不忍爲乃安長源曰異時翟長孫以衆降於子西幸適走問道及帝于河池困而病弩其明監軍諸將以倡優蒲簺相娛樂渾瑊相與言舒翰忠義有素飯糲未日不厭而責死戰其敢固宜 高鹽直賤帛估人得鹽二斛 傳武德初鎮涇州撰事大言曰將士久授吾且以法治之衆始懼軍中靖出後又貸直以鹽乃高鹽直賤帛估人得鹽二斛 舉軍大怒或勸

宜以鹽乃高鹽直賤帛估人得鹽二斛 舉軍大怒或勸長源曰故事有大發則厚賜千軍吾不忍爲乃安長源曰異時翟長孫以衆降於子西幸適走問道及帝于河池困而病弩其明監軍諸將以倡優蒲簺相娛樂渾瑊相與言舒翰忠義有素飯糲未日不厭而責死戰其敢固宜 高鹽直賤帛估人得鹽二斛 傳武德初鎮涇州撰事大言曰將士久授吾且以法治之衆始懼軍中靖出後又貸直以鹽乃高鹽直賤帛估人得鹽二斛 舉軍大怒或勸

不撫士三

唐書長孫平王叔良傳武德初鎮涇州撰是大饑未斗錢叔良不恤士損糧以漁利千錢下皆怨 倡優蒲簺相娛樂 傳曰天適長源曰故事有大發則厚賜千軍吾不忍爲乃安長源曰異時翟長孫以衆降於子西幸適走問道及帝于河池困而病弩其明監軍諸將以倡優蒲簺相娛樂渾瑊相與言舒翰忠義有素飯糲未日不厭而責死戰其敢固宜 高鹽直賤帛估人得鹽二斛 傳武德初鎮涇州撰事大言曰將士久授吾且以法治之衆始懼軍中靖出後又貸直以鹽乃高鹽直賤帛估人得鹽二斛 舉軍大怒或勸

不撫士四

將軍弱兼衆援戰 鶴有祿位 將不省兵 傳衛懿公好鶴鶴有祿位 將軍弱兼衆援戰 鶴有祿位 將不省兵 傳衛懿公好鶴鶴有祿位 將軍弱兼衆援戰 鶴有祿位 將不省兵 傳衛懿公好鶴鶴有祿位

敗毋開門不納 鶴 未嘗撫衆 不 敗毋開門不納 鶴 未嘗撫衆 不 敗毋開門不納 鶴 未嘗撫衆 不

衆軒者將戰國人授甲皆曰使鶴實有祿位于焉能戰 下晁錯策 恤小人晉謝萬受任北征常以寬接對將士悅其心乃集諸將以兄如意指四座云諸將皆勤辛屯野宿士大夫漑爨歡 翁泳自高未嘗撫衆兄弟而不恤小人 蜀志閻君子而不恤小人

增疏唐辛替否疏曰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追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飢寒賞賜之間迴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

縱敵一

增三國典略曰侯景晝息夜行追軍漸逼使謂慕容紹宗曰景若被擒公復何所用紹宗乃緩之 晉書載記曰王陵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鴦從弟末抔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抔入壘門爲勒獲勒質末抔遣使求之於疾陸眷文鴦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抔一人故縱成擒之寇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 唐書李

軌傳曰薛舉遣兵來侵軌遣將敗之悉虜其衆軌縱還之李贊曰今力戰而俘又縱以資敵不如盡坑之 又薛仁貴傳曰仁貴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曰疇歲萬年宮微卿我且爲魚前日殄九姓破高麗爾功居多人有言向在烏海城下縱虜不擊以至失利此朕所恨而疑也今遼西不寧瓜州路絕歸安得高枕不爲朕指麾耶 遼史曰余覩率千餘騎叛入金天祚遣知奚王府事蕭遏買北府宰相蕭德恭等將所部兵追之及諸閭山縣諸將議曰主上信蕭奉先言奉先視余覩他日吾輩皆余覩也不若縱之還即紿曰追襲不及

縱敵二

宋長冠 押敵 傳曰軍實而長冠下視敵深諸葛孔明事下 玩寇 勞師 不縱不武 不擊何敵世之患 諸葛孔明事下 玩寇 勞師 不縱不武 不擊何侯自敵而不縱不可謂武 趙穿曰襄侯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 脩德其避間彊而退秦伯脩德晉其避之以出間彊敵而退非失也 成師 敵不可縱寇不可玩 縱敵生患 聊固吾圍 罔敵我師 軍既失謀

縱敵三

時不重得 唐書東來訓傳曰賊衆雖重得弱將軍無統敵時承訓方攻臨涇闕劬計退遣兵以待劬軍皆沛人置而狂走又劉玄佐曰容追之率十存八以功乘勝攻永訓重得或言醫月宜息邪深力農劬父舉直曰時不追斬即忘之不如留賊爲富貴 留賊爲富貴作地 唐書哥舒曜傳曰李希烈退保許州詔城襄城曜以疲人版築不如按甲持重以挫之帝不許 又李光弼傳曰史思明蔡希德攻光弼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 通鑑元紀曰劉深征

八百媳婦取道順元遠冒煙瘴未戰士卒死者已什七八驅民轉餉溪谷之間一夫負粟八斗率數人佐之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騷然

勞人二

原 荀人罷而不恤 則魚爛而可憂 荀無城惡之虞 盍念民罷之戒 警備結完國雖無患 役能罷弊人則不堪 恃陋無虞楚雖克莒 亟城不取秦亦敗梁 荀失其防城郢必聞吳入楚 不得其備溝宮豈免梁亡 雖安必思危備欲佚於天險 而民不堪命患亦生於土崩

勞人三

增 市物繼屬於塵遞子背望於道 唐書魏徵傳曰徵上疏云比者疲于征役中之人勞敝尤甚雖正當下詔而不遣正兵亦成虛上復別調仟伯點丁簡下軍士了無背望于道 右戍

四鎮左屯安東 又狄仁傑傳曰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出調度之費狙以寬廣右成四鎮左屯安東軒轅空置轍輸不絕行役既久怨曠者多

勞人四

增 疏唐狄仁傑諫征伐疏曰漢元納賈捐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

增 詔唐李贄皇一品集賜王元達洪敬詔曰由此孽童

致茲暴露然撿犹孔亟周宣興六月之師淮夷未寧公旦有三年之役事非獲已諒匪勞人

將交惡一

增 唐書馬燧傳曰初燧與李抱真不協李晟和之乃復與抱真善及田昂降燧請以洺州隸抱真而用昭義副使盧元卿為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李晟兵前獨隸抱真亦請兼隸于燧以示協一然議者咎燧私忿交惡卒不成大功 五代史曰李唐賓與朱珍威名略等而驍勇過之珍常私迎某家置軍中太祖疑珍有異志遣唐賓伺察之珍與唐賓不忿夜走還宣武珍單

原 廉頗藺相如

史記廉頗藺相如者趙之上卿也廉頗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位居我上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以口舌爲勞我羞不忍爲之下相如聞之不與爭會朝時相如每稱病常與廉頗爭車避匿之後其舍人以爲恥相如曰以公之威而宣恐廉將軍之下耳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卒爲刎頸之交歡

原 休欲罪遠

漢常疑渾

魏志帝欲假費卿節度睿常疑渾渾與安平王孚等伐吳睿不即還渾後寧肅酒徵渾與語渾縛于梁樹自挽弓射殺數人怒擊鼓會兵欲攻寧母即與永日休懼海諸將不可以爲督魏略曰休怒逆命呵使相執休便拔刀突出斬數十人乃出厨下兒寧計不敢動船人增懼皆降渾母語寧曰即自至寧船笑曰老母待卿食寧遣報曰負卿不孫渾母復語

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蒐啟疆如楚辭且乞師　又曰衰公二十四年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徵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　唐書顏眞卿傳曰眞卿加河北招討採訪使安祿山反清河太守使郡人李萼來乞師萼曰聞公首奮裾唱大順河朔恃公爲金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衆公因而撫有以爲腹心他城運之如臂指耳眞卿爲出兵六千　又辛讜傳曰麗劒反攻杜悟於泗州讜曰事急矣獨出可以求援乃與楊文播李行實戊夜踰淮坎岅登馳三十里至洪澤見戍將郭摩本告急摩本許出兵大將袁公昇等曰賊衆我寡不可牲讜拔劒瞋目呼曰泗州陷在朝夕公等被詔來乃逗留不進欲何爲且失泗則淮南爲寇場公詎能獨存耶吾今斷左臂殺君去推劒直前摩本持之公昇僅免讜望泗慟哭帳下皆流涕摩本決許付兵五百讜曰足矣徧問士曰能行乎皆曰諾讜仆面於地泣以謝衆既即淮有人語曰賊破城矣讜將斬之衆爲請讜曰公等登舟吾赦其死士遽登已濟惱亦出兵表裏擊賊大敗讜入人心遂固圍三月救兵外敗城益危讜

請復乞兵淮南與壯士徐珍十人持斧夜斬賊柵出見節度使令狐綯復詣浙西見杜審權圖凡十月乃解卒完一州初讜求救也過家十餘未嘗見妻子得糧累二十萬　又王重榮傳曰重榮懼巢復振憂之與楊復光計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已若乞師焉事蔑不濟乃遣使者約連和克用使陳景思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覲帥師從之遂平巢

乞師三

告急　恤難曰伐鄭子駟如秦告急　邑之宇內是以告急　子旅于秦乞師　藉兵傳楚子囊乞旅于秦　鮮從田橫藉兵注曰藉借也　出送

重辭宋圍華氏華登如楚乞師華絕以東五十乘如師出送之　穀梁曰公子遂如楚乞師重辭也師出不反戰　七日之哭　一宿之行　左傳吳入楚楚包胥請秦乞師不必勝也旬而哭日夜不絕音水漿不入口七日而得兵爲一宿之行見援候望告敵邑言未急也

乞師四

使百輩往乃許　書劉仁恭爲子守requ所囚遣驍將燕傳等屢寇邊仁恭患之以金帛啗突厥使攻邠州仁恭復絕其和突厥大將安慶緒等率衆十萬屯於神武川仁恭自將擊之乃遣百輩往說克用使舉兵攻其後克用未決百輩往乃許　又唐紀曰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路遠人不悅且軍於潞州地險人勁屢爲主帥欲漸弱之乃遣台所丁那皆從山東路入潞州及富室翟金紐使安居受潛以蠟丸乞師于李克用請復軍府于潞州

乞師五

增詩唐耿湋代宋州將淮上乞師詩曰齔齒幸相依危亡故遠歸身輕百戰出家在數重圍上將堅深壘殘兵闕落暉常聞鐵劒利早晚借餘威

質子一

增左傳曰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穀梁曰諧揩不及五帝詛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質子二

增左傳曰定公三年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前漢書高帝紀曰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羽常置軍中以爲質　又陳湯傳曰湯上疏言康居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功臣上出湯奪爵爲士伍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功臣不宜以蠻夷法度及遠并爲邊害後漢書明帝紀曰永平十七年西域諸國遣子入侍唐書薛登傳曰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并爲邊害登諫曰臣聞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蕃夷皆已破滅乃遣長子入侍後置左光武誅之馬超背父質子簡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短臣謂願克侍子可一切禁絕武后不納　又南蠻傳曰高駢遣浮圖景仙攝使往南詔酋龍與其下迎謁且拜乃定盟而還遣清平官酋望趙宗政質子三十入朝乞盟請爲兄弟若舅甥　通鑑唐紀曰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嬰城自守城中食盡求救于朱全忠以妻子爲質　又曰錢鏐命顧全武告急於楊行密全武曰徒往無益請得王子爲質鏐命其子傳瑛爲全武僕與偕之廣陵

質子三

交質　兩屬　左傳曰王子佞以子頹爲質于鄭公子忽爲質于周　漢書鄭當時傳曰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武帝軍大宛匈奴欲起之武帝兵盛不敢當即遣騎田樓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詔捕樓蘭王請罰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使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向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　無益　不孝　左傳曰信不由衷言不又無益也若以匹敵國佐對晉人曰蕭同叔子非他人也吾子布大命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無益也若以匹敵以爲信其若王命何　說隗囂　說隗囂　詆師道　詆師道曰五年後遣長子入侍唐書李師道傳曰公今歸罪師道乃納三州遣子弘方入侍　隗囂捐子　馬超背父　質盧

為質唐書陸長源傳曰劉玄佐擢平盧節度使道汴歸質糧為又討逆勝使事曜爾國事身率兵五千赴難國人固留勝勝以少女為質而行肅宗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

質子四

增必唾其面史記趙世家曰秦伐趙趙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寘虎口通鑑唐紀曰田頵敗

增左傳曰隱公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也史記孫臏傳曰齊使者如梁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竊載與之齊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臏臏辭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曰捲拳也救鬬者不搏擣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魏書傳永傳曰齊將陳伯之侵逼壽春泝淮為寇詔遣永總勒士卒水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甚固永去二十餘里牽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船便渡適上岸賊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壽春城下彭城王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克捷又裴駿傳曰蓋吳作亂於關中汾陰人薛永宗聚衆應之殘破諸縣來襲聞喜縣中先無兵仗人情駭動縣令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鄉豪曰在禮君父危臣子致命府君今為賊所逼是吾等徇節之秋諸君可不勉乎諸豪皆奮激請行駿乃簡騎驍勇數百人奔赴賊引兵退走刺史嘉之以狀表聞唐書曰突厥圍煬帝雁門募兵赴援太宗時年十六往應募謂將軍雲定興宜先後吾軍為數十里使其盡見旌旗夜聞鉦鼓以為大至則可不擊而走之不然知我虛實則勝敗未可知也從之突厥候騎見其軍來

不絕果馳告始畢可汗曰救兵大至矣遂引去　又辛讜傳曰讜學詩書重然諾走人所急居揚州慨然嘗有濟時意龐勛反攻杜慆於泗州讜聞之挐舟趨泗口貫賊柵以入慆素聞其名讜亦謂慆可共事乃請還與妻子訣同慆生死時賊張甚衆皆南走獨讜北行讜至慆喜曰圍急飛鳥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　通鑑唐紀曰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閻月已亥辛讜言於杜慆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鬬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綯甲辰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　又曰吐蕃圍鹽州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裹三十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爲俱沒矣無何奉敬自它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之　五代史曰邢州孟遷降梁爲晉人所圍太祖遣王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遷明之

梁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爲救兵至乃退　又曰契丹圍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上欲發兵救之莊宗疑以問諸將而李存審獨以爲當救曰願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卒擊走契丹　梁紀曰石敬瑭徙鎮天平不受命曰太原地險而衆多吾當內撤諸鎮外求援契丹可乎　通鑑宋紀曰儁智高進圍廣州知州魏瓘力戰禦之知英州蘇緘蒐募壯勇合數千人赴援扼賊歸路得黃師宓父斬之以狥而轉運使王罕亦白外至募民兵爲偏裨守備城得不陷　又曰金齊合兵圍盧州守臣仇悆嬰城固守求援於岳飛飛遣牛皐徐慶援之皐至遥語金將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爲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　又曰趙彦呐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半夜載戰遂解其圍託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仙人關　金州史料曰開平王率於軍李文忠代將詔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合而攻慶陽行次太原慶陽則已平而賊東攻大同甚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大同便軍吏以爲疑文忠按劒叱曰關外之事吾得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

救援二

【原】特角、脣齒　左傳僖公二年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諫曰虞虢脣齒相依脣亡齒寒虢之謂也　窮軍絕糧　史魏信陵君如姬竊軍符于魏王卧內矯發晉鄙軍以救趙白公子無忌矯魏王命奪晉鄙軍以救趙楚公子春申君黃歇亦發兵救趙秦將王齕圍趙邯鄲平原君使人請救于楚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秦將白起聞之乃引兵去邯鄲而擊趙軍於長平大破之遂進兵圍邯鄲平原君復請救于魏魏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秦王使人謂魏王曰我攻趙旦夕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其後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所以貴公子為其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且降而魏救不至公子何以能急人之困公子數請之魏王及賓客皆以為言公子乃請如姬如姬許諾竊晉鄙兵符矯王命代晉鄙將兵晉鄙合符而疑之勒兵以授公子公子遂將兵進擊秦軍秦軍解邯鄲圍而去　不救則恥　不救而勢　絕糧道　史魏信陵君無忌矯魏王命奪晉鄙軍以救趙趙孝成王及平原君欲封公子公子自以竊魏王兵符有功於趙趙王及平原君皆北面事公子公子謙讓固辭趙王及平原君乃置酒為公子上壽酒酣公子謂平原君曰公子所以貴於趙者以能急人之困而公子之於趙前後十五城士卒戰鬬不如平陽君之一勝而君之所以重於趙者徒以親戚耳今邯鄲旦暮且降而君終不言封以此自驕其士士亦以此解體　窮軍符　絕糧道　無忌矯魏王命奪晉鄙軍以救趙趙孝成王及平原君欲封公子公子自以竊魏王兵符有功於趙趙王及平原君北面事公子公子謙讓固辭乃置酒為公子上壽酒酣公子謂平原君曰公子所以貴於趙者以能急人之困而公子之於趙前後十五城士卒戰鬬不如平陽君之一勝而君之所以重於趙者徒以親戚耳今邯鄲旦暮且降而君終不言封以此自驕其士士亦以此解體　不救則恥　不救而勢　大國救斃　禮記宗伯哀敗注同盟者會財以救若宋災也大國之小國臣救其災也　宗伯哀敗、大國救斃　禮記宗伯哀敗注同盟者會財以救若宋災也大國之小國臣救其災也　戰罷兵　後漢馬武王霸周建武廿四年伏波將軍馬援擊武陵蠻夷時轉進壁臨沅水與賊相拒數月賊乘間鑿山通道以絕援後援潛從上流下擊破之賊乃散走援追擊之斬首數百餘人降者千餘口武陵悉平　絕糧道　後漢書世祖紀曰義武節度使王處存圍長安守號南面行營都統李勉出兵相犄角　聲聞數里　通鑑唐紀曰馬拏將精兵四千分軍二道為犄角二萬救邠州乙巳晉軍至邠州城下營於城西高坡圍之綿亙數里鼓聲聞數里賊大驚不測衆寡餘兵悉出拒戰晉軍縱火焚攻賊柵首數千級賊遂潰走晉軍追擊之又破之賊死傷甚衆晉軍遂解邠圍　出兵相犄角　春秋後齊語曰秦攻趙長平齊楚救趙齊欲勿與周之計曰無食請糞于齊齊欲勿與秦之計曰秦兵不却是秦之子齊楚揖蘇也猶齒之于脣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楚是救趙之務宜若奉馮亹以奉若奉馮亹以奉若奉馮亹以奉

增 周禮春官肆師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助牽主車惡為敝所得也

退散二

增 左傳曰閔公二年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三國典略曰周武伐齊齊主親戰東偏頗有退者叔妃怖曰軍牧矣穆提婆進曰大家去齊主以叔妃奔高梁齊衆大潰軍資甲杖數百里間委棄山猿在陣死者八千餘人 唐書李密傳曰王世充陰索貌類密者使縛之既兩軍接埃霧冥塞世充軍江淮士出入若飛密兵心動世充督衆疾戰使索類密者過陣諜曰獲密矣密軍亂遂潰引騎遁武牢衆稍散 又郭子儀傳曰子儀與光弼僕固懷恩渾釋之陳回光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首迎王師 又曰乾元元年詔大舉九節度師討安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收衛州進圍相州戰鄴南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航橋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於敗 又哥舒翰傳曰翰與崔乾祐戰士棄甲奔山谷及陷河死者十一二有糧艘百餘軍爭濟艘輒沉至縛矛盾乘之奔潰略盡始關門有三千士馬奔蹴相壓迮少選壅平後至者踐之以入 五代史曰徐懷玉從龐師古攻楊行密師古敗清口懷玉獨全一軍行收散卒萬餘人以歸 兵略纂聞曰宸濠反官兵方破省城王守仁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宸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既聞省城已破脅從之衆俱欲逃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

原 一青 三北 孟明敗秦伯曰不以一夫斾罪且吾不以吾微知我覩在故也 棄甲 倒戈 華元棄甲復來 同有以後 大崩 重罪 大崩曰敗師為罪 已重 抵罪 奉主 晉侯志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有進無退今日司馬不坐是知古之將軍敗有罪者抵罪失利者免官齊師不功則厭而奉王注厭衰也 師徒 復命 席卷 免解 宵遁 宵潰 敗衄 逼挽 拜敗有罪 七遇皆北 遽越且有罪 旗靡 風聲鶴唳 苻堅敗曹翠制視其特亂望其旗靡故以百萬入寇謝元以八萬拒之大敗堅師堅衆奔潰投江水 商周不

敵 蔡衛不枝（壽商周之不敵固將先敗）知難而退 聞彊而退（軍志曰知難而退非失也）軍有敗謀 師無成命 既未知兵 何以爲將 此無遺鏃之費 彼有倒戈之功 戰士不能深入 大夫無乃淺爲 投秤衰三竭之鼓 呼再戰再北之師 晉人拔數奔之旆 衛侯去甚敗之旗 有令出征且期後勁 無剛嘗寇遽見出奔

退散四

（增）粉潰（海錄碎事曰白羽潰軍也）山（通鑑宋紀曰金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聲如崩山（通鑑宋紀曰金兵去不百里）軍（通鑑宋紀曰金兵去不百里）節度使梁方平帥禁旅屯于黎陽（河北岸）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殲焉（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守河南者無一人禦敵（灌未渡也）旋被（被行無復隊伍）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灌以小舟渡取）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齊金人笑曰南朝何謂無人若（灌）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能渡哉遂

每退必赭其地

（增）又曰契丹主伐晉（契丹主德光以晉大）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和解未決）得成言（德光未）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候晉兵）其地契丹（契丹主德光使蕭）禹無所食（禹）請和（晉以爲未）

退散五

（疏）唐周太元彈李聽疏曰委貝州而不守燒刓無遺望棧口而疾馳狼狽就道自圍苟免不憚包羞

敗將一

（增）衛公兵法曰軍有賢智而不能用者敗上下相親而各述已長者敗賞罰不當而衆多怨言者敗知而不敢擊不知而擊之者敗地利不得而足多戰院者敗勞逸無別不曉車騎之用者敗視候不審而輕敵懈怠者敗陣無選鋒而奇正不行於險道而不知深溝絕澗者敗凡此十敗非天之殃將之過也

敗將二

（增）史記刺客傳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

後漢書鄧禹傳曰禹與赤眉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勑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于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飢卒徵戰輒不利

又馮異傳曰鄧弘與赤眉大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兵上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鄧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　又蓋延傳曰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延延走北渡泗水破舟檝壞津梁僅而得免　宋書曰王元謨代守碻磝

江夏王義恭名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還至歷城義恭與元嘆書曰聞因敗爲成臂上金瘡得非金印之徵耶　唐書高仙芝傳曰祿山反仙芝副榮王東討詔監門將軍邊令誠監軍次陝郡而封常清敗還仙芝急乃開太原倉悉所有賜士卒焚其餘引兵趨潼關會賊至甲仗資糧委於道彌數百里令誠因言其遁撓狀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賊搖衆仙芝棄陝地數百里股益稟賜帝大怒使令誠即軍中斬之　又郭子儀傳曰安祿山反克關內河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次滿水上賊安守忠等軍清渠左大戰王師不利委仗奔子儀收潰卒保武功待舉於朝　又房琯傳曰琯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綿營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縱牛悉髀栗賊投矛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血丹野殘衆才數千不能軍琯還走行在見帝肉袒請罪帝宥之　又李聽傳曰史憲誠既請朝魏人怨詔聽兼帥魏博聽遷延不即赴魏遂亂殺憲誠共推大將何進滔乘城拒守聽不得入乃屯館陶又不設備魏人襲之師驚潰死失殆半輜械盡棄之聽晝夜馳以免　又李師道傳曰師道欲知吳元濟虛實遣劉晏平間道走淮西元濟日與宴厚結懽晏平歸以爲元濟暴師數萬而晏然居內

與妻拳戲博必敗之道　又張介然傳曰祿山反授河南節度採訪使守陳留擁水陸劇居民聚黍而太平久不知戰介然到屯不三日賊已渡河車騎蹂騰煙塵漫數十里日爲奪光士聞鉦鼓聲皆褫氣不能授甲凡旬六日城陷　五代史劉彥貞傳曰劉彥貞之兵施利刃以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爲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於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　徐岱奉天記曰大將唐漢臣劉德信高秉指合統兵一萬屯於汝州三帥各領本軍城小卒衆教令不一軍進至薛店更無它路又不設支軍賊諜知之乘霧而進三帥望敵大潰戈矛

資糧山積馬萬餘騎皆沒焉　通鑑宋紀曰慶曆四年夏人歸石元孫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爲國辱請斬於塞下以示西人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五年三月甲戌詔以王璽貪縱不武敗師誤國責授濠州團練使　舍州史料曰燕兵起命李景隆北伐用裴度故事賜通天犀帶人主爲推輪親送之江淮且令得以一切便宜誅賞時諸宿將多物故鮮存者而存者亦已老又皆景隆諸父行快快不肯爲之下而景隆暴得意自尊大每升帳踞高坐毋敢與抗禮者皆唯唯不能吐片語而退景隆會兵五十萬於德州乘燕王之攻大寧遂進

薄北平築壘九門為長圍以困之王還師自救景隆迸戰大敗死者十餘萬明日九門之師復潰死者復數萬乃退走王復攻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荊開時寒士卒隨指者什二三

敗將三

原貢軍　失屬　除名　死　將　畔敵　貢功　補過

增減死

音奔　音書　音義　音義　音義

樂師與西世等襲燕兼幹以兵入塹戰用兵城中爭師等墨敗冷出死傷過半

六甲法又鈔宋本紀曰金兵寇東城郭章用六甲法盡令守禦人下城大敗宣化門出攻金人兵大敗

京托言丁城作法引餘兵逃去有敗氣

一十萬軍真定且有貌氣急擊勿失破衆而質我鋭而整必從吾倚若一人足謂逆前導真定大敗其軍

奔州史料曰張王率所部從王南下長與侯耿秉文以兵力不相當也燕王聞之乘其罷以退故曰能

敗將五

善敗一

增文唐李華弔古戰場文曰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

增通典曰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咸奔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爲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

唐書李靖傳曰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舟師叩夔陵銑將文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

傳曰高仙芝爲大食所敗殘卒數千事急嗣業謀曰將軍俱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爲後計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絕而大食乘勝諸賊銳於鬬我與萬戰白塔不利夜入宋州賊驟勝徑薄睢陽劉昌共嬰壘以守請援於洽其屬作書言城且危彭昭視曰君輕我耶取紙自爲書洽得書曰健將在西吾何憂選兵八百夜艾而入賊不知詰旦傳城士奮出希烈大敗

善敗二

原不亡自若善敗者不亡不利失其常度冀意氣自若方整鬬器械帝歎曰吳公差賢人意隱若一敵國增德不可當也如僨孟明再敗殽增德彌敬重晉於人

翼鄧敗王師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終奮能殺師以退故曰能

善敗三

所敗異衆馬步走至迴谿阪與壑下數人歸營堅辟如初復戰大破于帳下降男女八萬餘人帝聞之重書勞異曰始臨垂翅回翥終能奮翼厲地可謂收之桑榆

爲後圖牧餘燼莫晉春秋街亭敗後戚勸諸葛亮更發兵亮曰欲減兵思過則功可翹足而待於是考校勞績賞罰以爲後圖民定其敗收合餘燼

察傷夷

治軍唐書段秀實傳曰高仙芝訐大食風俗羅斯城會聲識之因責曰彈敵而奔非勇也免已陷衆非仁也嗣業滿乃與秀實收散守復成軍又馬遂傳曰亦將李嘉懿以犯主帥遂與淮西李忠臣討之師次鄧靈多張旗幟以疑忠臣乃還收亡卒復振

補卒乘

增復成軍益

原釋名曰劒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　集韻曰鐔劒口也　字林曰璏劒鼻也　方言曰鞘謂之室　說文曰鞞劒衣也亦曰襝音斂　周官曰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劒遷乎其地而不能爲良地氣然也　龍魚河圖曰流州在西海中上多積石名爲昆吾石冶其石成鐵作劒光明四照洞如水精割玉如泥　又曰劒名飛揚　管子曰葛天廬之山發而出金蜃尤受而制之以爲劒鐔劒首　劒莖　劒鼻　劒口　劒衣　劒室　劒口　劒鞘　劒身　劒脊　劒刃　劒鋒　劒鍔　劒夾人之中　劒鐔以上　劒莖謂劒夾人之　劒莖長倍之　兩面殺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　兩邊鋒　其莖設其後謂從中以　卻猜大之　身長五其莖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　一曰干將二曰鎮耶鎮耶者干將之妻名干將作劒採　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金鐵之類　未肯淪流干將夫妻乃斷髮剪指投之鑪中使童子二　百餘人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劒陽曰干將而作龜文　陰曰鎮耶而作漫理干將　匿其陽以其陰雄之闔閭　魏文帝有飛景流彩華鋒三　劒見典論　吳有白虹紫電辟邪流星青冥百里六劒見豹古　今注　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鷹當敵則斬於甲盾戰國策曰　韓卒之劒　皆出於冥山棠谿墨　陽宛馮龍泉太阿　此天下名器也見列子　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帶劒諸侯三十而冠帶劒大夫四十而冠帶劒　隸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帶劒見賈子　禮之所興也劒之在左青龍象也刀之在右白虎象也見春　秋繁露　舊制上公九命則劒履上殿儲君禮均羣后宜劒　焉升殿或云漢魏儲君制不納焉則知劒履上殿久矣　漢儀諸臣帶劒至殿階解劒晉世始代之以木賣者猶　用玉首賤者用蛙金銀琱瑁爲飾見周禮　內傳曰西王母帶分景之劒上元夫人帶流黃澤精之　劒　山海經注曰汲郡冢中得銅劒一枚長三尺五寸　今所名干將劒明古者通以錫銅爲兵器　又曰君子　之國其人衣冠帶劒　玉海元倉子曰鑒景之劒威　奪白日氣成紫蜺　又續志注曰漢舊儀乘輿帶七尺　斬蛇劒古今注高祖爲亭長提三尺劒　及賓別得七尺寶劒故儀因之　廣雅曰燕支

蔡愉千勝墨陽並稱名劒　楚詞曰執棠谿以拂蓬乘
干將以割肉

劒二

左傳曰吳王賜子胥屬鏤以死　詞林海錯曰荀子剄以獨鹿棄之江（注剄與屬同）　列子曰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劒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其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觸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察之淡焉若有物在莫識其狀其觸物也寂無有聲而物不疾三曰宵練方晝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影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此三寶傳之十三世矣　又曰宋王有簡子者以技干宋元君弄七劒迭躍之五劒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　又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劒赤刃切玉如泥　莊子曰昔趙文王喜劒莊子曰臣聞大王喜劒臣有三劒惟王所用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統以渤海帶以常山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諸侯之劒以智勇士爲鋒以精廉士爲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爲鋏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此無異鬬雞一旦命以絕矣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爲大王薄之　呂氏春秋曰荊有佽飛者得寶劒於江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而兩蛟夾繞其船佽飛攘臂袪衣拔寶劒赴江刺蛟殺之荊王聞之任以執圭　說苑曰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玉具劒右帶環佩左光照右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名劒五枚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三曰豪曹或曰盤卽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劒王取純鈞示之薛燭矍然望之曰沈沈如芙蓉始生於湖

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溢塘觀其色煥煥如氷將釋見日之光王曰客有賣此劒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千户之都二其可與乎薛燭曰不可匡間王之造此劒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谿涸而出銅吉日良時雨師灑道雷公發鼓蛟龍捧爐天帝裝炭太一下觀於是區冶子因天地之精造爲此劒取湛盧視之薛燭曰善哉含金鐵之英行氣託靈服此劒者可以折衝伐敵人君有逆謀則去之允常以魚腸湛盧豪曹獻吳王僚後闔閭爲一女殺生以送死湛盧之劒惡其無道乃去如楚昭王寐而得之名風胡子問之此劒值

幾何對曰赤堇之山已令若耶之谿深而不測羣神上天區冶子已死雖有傾城量金珠玉猶不可與況駿馬萬户之都乎　又曰伍子胥過江解其劒與漁父曰此劒中有七星北斗其值百金　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區冶子寡人願請此二人作鐵劒乃令風胡子之吳見干將越見區冶子干將使之鑿茨山洩其谿取其鐵英作劒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楚王問之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太阿觀其鋏鄂轉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市鋏從文間起至脊而止如珠而不可枉文若流而不絕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於是王引秦阿之劒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江水抑折晉鄭之頭畢白　史記曰吳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徐君好季札劒口不敢言季札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劒繫徐君冢樹而去　又曰秦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王曰吾聞楚之鐵劒利而倡優拙夫鐵劒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矣以遠思慮而御勇士恐楚之圖秦　又曰高祖送徙驪山到豐而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

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劒斬蛇　增　又子貢傳曰越使大夫種言於吳王曰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鉄屈盧之矛步光之劒以賀軍吏吳王大說　又任安傳曰有詔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劒　原　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帝使暴勝之爲直指使者素聞不疑賢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劒至門門下欲使解劒不疑曰劒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也　後漢書壯大貌　又曰陸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劒值百金其遊漢庭名聲藉甚　東觀漢記曰世祖時有獻名馬寶劒值百金馬以駕鼓車劒以賜騎士　增　後漢書應奉傳注延熹中詔曰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賜駁犀方具劒金錯把刀劒革帶各一奉其勉之　又蔡倫傳曰倫爲上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劒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　原　又士傳曰魏文帝愛楊修才修誅後追憶修曾以寶劒與文帝文帝後佩之告左右曰此楊修劒也　典論曰建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劒長四尺二寸選茲良金令彼國工精而鍊之至於百辟淬以清漳礪以礛諸光似流星名曰飛景　異苑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

庫火燒孔子履鳥祖斬白蛇之劒咸見此劒穿屋飛去莫知所向　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未亡恒有紫氣見斗牛之間占者以爲吳興唯張華以爲不然及吳平此氣愈明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屏人問孔章曰惟斗牛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之精上徹於天耳孔章具言精在豫章豐城遂以孔章爲豐城令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劒其夕斗牛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匣而進之劒至光耀煥若電發後張華遇害此劒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之戒其子恒以劒自隨後其子爲建安從事經淩瀨劒忽於腰間躍出初出猶是劒入水變爲龍逐視之見二龍相隨逝焉　沈約宋書曰世祖賜謝莊劒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別後爽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劒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

增 唐書劉仁軌傳曰仁軌遇倭人白江口四戰皆克扶餘豐脫身走獲其寶劒又高駢傳曰蕭勝納賄呂用之求鹽城監駢不肯用之曰仙人言鹽城有寶劒須眞人取之唯勝可往駢許諾數月勝獻銅匕首用之曰此北帝所佩也得之者兵不敢犯　又南蠻傳曰南詔異牟尋獻鐸鞘浪劒鬱刃鐸鞘者狀如殘刃有孔旁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

夷人尤寶月以血祭之鬱刃鑄時以毒藥並治取迎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以金犀飾鐔首傷人即死浪人所鑄故亦名浪劒王所佩者傳七世矣　又曰裴度發蔡州上封二劒以授梁守謙使誅吳元濟舊度至郾城遇之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　又曰西川黃頭軍使郭琪爲田令孜激變陳敬瑄命將攻之琪夜突圍出奔廣都從兵皆潰獨扈吏一人從息於江岸琪謂扈吏曰陳公知吾無罪然軍府驚擾不可以莫之安也汝事吾能始終今有以報汝汝齎吾印劒指陳公曰郭琪走渡江我以劒擊之墜水尸隨湍流下矣得其印劒以獻陳公必據汝所言榜懸印劒於市以安衆汝當獲厚賞吾家亦保無恙吾自此遁廣陵歸高公後數日汝可密以語吾家也遂解印劒授之而遁廳吏以獻敬瑄果免琪家　又曰田令孜奉僖宗發寶雞時軍民雜糅鋒鏑縱橫以神策軍使王建晉暉爲清道斬斫使建以長劒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　又曰高駢鎮邊使張雄淮南人善劒號張神劒

五代史曰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潘張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矟圍之元行欽望其旗而識之一騎飛馳奮劒斷其二矛斬首一級

梁兵解去　又曰霍去病威嘗戰敗脫身走麾下兵無從者獨客淳于晏徒步以一劒從之榛棘間以免　又曰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安重榮拔劒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旁詬罵奪其劒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　八編類纂曰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劒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宋史眞宗本紀曰代州進士李光輔善擊劒詣闕帝曰若獎用之民悉好劒矣遣還　兵略纂聞曰孫炎為處州總制時上方事延攬秀民伏匿山谷中未肯出以一寶劒奉炎炎以為劒劉基最知名使者再往不出以火嘉於是忿然歎曰男兒為吏常持劒待當獻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作詩封還之仍算數千言陳天時人事

劒三

鐵莢　金鞊　飾鮫　雕蚌　龜文　龍藻　斬馬　常盛　不折　洗削

上詳劒二　下詳劒一

有珠文孔堅可飾刀劒口　周靈與服雜事曰劒所從來久矣其後惟朝服帶劒晉朝代之以木賁者玉飾首　殷者雕蚌詳前敎　弊毗觀賦曰彩之珍貴之寶乍虹蜺之映或龜文龍藻苔錯水紫賴霜秒服之可以威百蠻指麾可以開昏擾　山海經曰鮫魚類也皮今秦晉五色點然無華已殞其光亡其神此劒不登斬而辱則積塵於劒中矣王曰善人置劒竹盧上過而墜之折三大二小三曰寡書非實劒也　周斐先賢傳曰許劒不出府門太阿之劒乘輿離手於是忿然歎曰男兒為吏常持劒待火嘉於是忿然歎曰男兒為吏常持劒待時投火於地以劒帶堰出府門太阿之劒乘輿離手

砥礪（史記貨殖傳礪砥砮丹之所出也）

鏤（淮南子說山訓良劒不能加於斬而不能割）

劒鬼影滅魂（拾遺記曰越王時常在匣中如龍虎之吟又曰越王時八劒六曰破堅折銳之物一曰滅魂）

氣白色青（拾遺記曰漢上皇賜高祖常似一劒藏於寶庫見天下已定藏於寶庫內府白氣如雲出戶外狀如龍蛇呂后啟庫曰靈金神劒化為三尺青無刃）

蘭葉蓮花（千葉蓮花詳注曰唐詩蘭葉細平鋪蓮葉圓曰皇覽也）

靈寶（閻閻說錄筆談曰劒之用十大約皆截鉄如泥）

斷水破山（拾遺記曰越王句踐鑄八劒一曰斷水畫水則不合二曰破山擊山則山開）

斷豕揮馬（唐書儉傳曰儉從父四登甄陽苑羣豕突出儉射四豕一豕墜豕皆及門遂定交）

采山精候月蝕（上詳漢劒二）

銜越金啓曰步（曹植七啓曰越人歌曰延露之劒）

原錯荊玉（荊山之玉）

斷豕揮馬（唐書儉傳曰儉從父四登甄陽苑羣豕突出儉射四豕一豕墜豕皆及門遂定交）

吹毛

吹毛（吾欲持之以吹毛）

斷水破山（拾遺記曰越王句踐鑄八劒一曰斷水畫水則不合二曰破山擊山則山開）

斷豕揮馬（唐書儉傳曰儉從父四登甄陽苑羣豕突出儉射四豕一豕墜豕皆及門遂定交）

斷豕

斷豕（唐書儉傳曰儉從父四登甄陽苑羣豕突出儉射四豕一豕墜豕皆及門遂定交）

揮馬（唐書儉傳曰儉從父四登甄陽苑羣豕突出儉射四豕一豕墜豕皆及門遂定交）

**斷豕

玉斗一雙獻要父項王則受玉置之座上亞父撥劍擊玉斗而碎之 碎發冢 遺龍風

杜陽雜編曰德宗將幸奉天自遣火精劍出內殿因戒上曰千萬社稷豈謂狗鼠所窃耶遽以劍斫上幄上驚起 斫幄

捉應手而碎上曰吾砕小冠如後貌不足憂也及乘輿反明即火猶劍也 斫冠

遇夜侍從皆見上仗劍光照耀如晝 照耀

五代梁德昭梁太祖顧德其忠勇之 顧德

則興帝 仁義爲劍 謀謨爲鋒

附己以龍鳳劍鬬雞綾遺之 鬬雞

曰劍者非以斬綸表將以制綸者 斬綸

行德則與武禮劍之銘云帶之南丁曰 揮雷霆 斷兒犀

太公金匱劍銘云以道德行德爲劍謨之政 記纂淵海

耶谿之鋌 苗山之鋌

楚之陽劍歐冶所營耶谿之鋌越銀成乃練干將莫邪赤山之精銅鉛羊頭 原德行則福

大德則殺 南丁曰 斬兒犀

張協七命云 五采文身 美光炫熠

五采之劍發其光 張華博物志曰 干將莫邪皆吳人也 干將

干將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紫帶鉤長一丈人 干將

太子前服好帶鉤長一丈人 干將

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紫帶鉤長一丈人 干將

吳越春秋曰此劍其值千金願獻之 值千金

大王使使者奉劍來獻之王曰此劍何價對曰此劍直千金 可值萬金

王曰千金劍何能利對曰夫千金劍造之於楚至江見一丈夫 呂氏春秋曰伍員

奉劍而欲渡王曰吾聞千金劍乎對曰然王曰吾購子之頭 購之

與劍子肯乎對曰諾王曰子頭何直千金劍何直萬金 斷兒犀

王太子也好文解方技博士博云子年十歲好讀書學 長劍七尺長

不還 長劍七尺長

劍如秋水 陸斷犀甲 水截輕鴻

犀甲 陳琳武庫賦云其劍則越金炎冶黨鉛水截輕鴻 斬犀

名工清澄鍊刃苗山銑鋒陸陷元犀 斬犀

截蛟 斷金切玉 劉子云薛燭觀龍而斷之 水截蛟龍

水截輕鴻准南子云夫純鉤之寶劍雖未陸斬元犀 斬犀

丁詳後指月倒騎注 其值千金 可值萬金

呂氏春秋曰伍員解劍以行道德行德爲服助必行德行德爲大 德則殺

人刺小船從之求涉丈人刺船從之已渡伍員解劍以與之 與之

員者貌魁圭曜髭鬚石金千鎰豈復世說云鍾會是荀勗從舅二人精好不協荀有寶劍可 精好不協

值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處會善書於母取劍仍竊去王太子也好文解方技博 博士博云

荀手跡作書 博學

晉書廣川王去疾嗜王太子也好文解方技博 博士博云

長劍一丈 長劍七尺長

吳越春秋大夫種謂越王曰君聞其雄者 雄雌劍

以雌劍戮君留其雄者 雄雌劍

以雄劍倚君君其圖之 雄劍

雄劍在南山之陽松生石上劍在其中若覺發吾爵生男以告之及君覺殺干將妻後 干將

生男名赤鼻以告之赤鼻所南山之松得劍欲往刺 南山之松

之晉君夢一人眉廣三寸辭欲報仇君覺購求甚急鼻 眉廣三寸

乃逃朱興山中遇客欲爲之報仇乃刎首以奉晉君客 晉君

晉君喜令 晉君

鑄五口下其銅於神鑪中以待子云雷公以蒙蛟龍捧鑪 雷公以蒙蛟龍捧鑪

令童男女進火劍成各長三尺六寸分帶之入水則 童男女進火

沉不取南昌西山黃土拭之光彩照耀 拭之光彩照耀

截尾武庫賦云若夫干將莫邪之利 干將莫邪

蛟龍不敢近人 王子孫聖世絕珠 王子孫聖

煉質定形 淬鋒啟鍔 大刀寶劍曠

煉質於良吾之爐定形於雒臣頌曰工人之用鈍器也 雒臣頌

淬鋒之藏王于孫聖世絕珠 王子孫聖

劬筋苦骨終日乾乾及至 乾乾

磨華陰土 代眞

三王墓 典論云楚圖太 三王墓

徐氏之首皆上世名器 上世名器

爲晉君作劍二 晉君作劍二

西山黃土拭之光彩照耀 拭之光彩照耀

大言賊云方地爲車圓天爲蓋長 長劍

解云余幼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 長鋏陸離

青雲之崔嵬 玉匣

生長鋏劍名 汲郡冢劍 子喬墓劍

長三尺五寸 世語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人有盜

發之者視之無所見惟有一劍倚在穴中欲進取之劍 劍倚在穴中

作龍鳴虎吼遂不敢 越女試劍

逕徙而俚飛上天 越女試劍

有處女道逢老人自稱欲公聞曰吾聞子善爲劍願 越女試劍

一觀之女曰妾不敢隱惟公試之 越女試劍

公即拔篋出竹 越女試劍

枝上頭搖末踏地女即捷末者公即飛上樹變為白猿
遂別去桓子新論云君大漸晚習萬劍之名凡器運
現而知不須手持熟察

莒子好劍 宣帝求劍 左傳莒子好劍苟藏劍於庚與之
漢書外戚傳云宣帝養於掖庭好擊劍
漢書張賀謂廣漢曰可妻廣漢遂與曹孫時許廣漢有女平君張賀
君為健仔是時公卿議更立后上詔求微時故劍大
臣知指白立許為后

袁紹辣劍 鄴生按劍 劍云後漢書袁紹上書將家兵百
餘人抽戈承明辣劍與宦人交戰紹入抱帝走出
春秋云上過陳留鄭大驚上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大儒也使
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大儒也使
者出告鄭生瞋目按劍入告鄭生非大儒也

拔劍而舞 舞劍欲擊 家語云子路去魯之衛將入門有
而自傷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內省而不疚何憂何懼子路聞之
負戟者謂曰夫子何以知之曰內省而不疚何憂何懼子路聞之
卻行而去不敢入門史記項羽置酒會沛公於鴻門范增數目羽
以玦示羽羽不應增出召項莊使舞以擊沛公莊拔劍起舞

納劍求地 解劍挂壁 管子云桓公與曹劌遇於柯曹劌
手劍而前桓公與之地劌部未割地而劌部盡還莊公與
曹劌並坐於壇上劌手劍而前桓公許之劌乃投劍於壇下北面
再拜桓公乃割三百里之地劌部舊傳云趙莊公與趙好畤壁好畤
乃解劍挂壁於戶而去

遺劍與兒 守劍於路 風俗通云沛國某者家貧有一女性愛趙
年數歲父母俱生一女性愛趙
復娶生一女性與兒年十五以會成人之作還之作
遺書令速以劍當以此劍占之夫人主以劍還之作
後女不肯與兒曰此劍當以此劍占之夫人主以劍還之作
者度此女必不還其財是以劍故與子兒即於是閭死
之官官乃奪其財云王耳於是閭死
方時國中有盜牛者牽牛主得之盜者曰後將改過子善養
無使王烈知頃者老父失劍於路一人行而遇之欲置
去之懼後人得之而取而賜慕恐致差錯主還
墓宇之至墓創主還
名將以告王熙其人乃語之曰宜吾劍於路
見之曰宜吾劍於路
也昔子論告吾姓
盜牛人

末喜佩劍 李寄請劍 妃傳云末喜者夏桀之
列女傳云末喜者夏桀之
妃也美於色薄於德桀之
無道女子行丈夫心佩
有寶鳥數十里下北
佩劍帶寇
搜神記云東越閩中
閩中有蛇長七八丈大十圍歲

五劒各投五嶽銘曰鎮嶽劒

刻漢平名

一劒上有帝名因銘之又曰魏武帝嘗於洛谷得一劒有金字銘曰孟德王常佩之

鐫魏武字又曰漢平帝元始元年掘得

賜陳寵　安帝賜馮石　後漢射郅

原章帝

能稱盛宗嘗賜諸尚書劒唯此劒名曰韓稜莞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清南推威論者謂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青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東觀漢記云馮石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數日賜劒犀具劒葉文綬玉玦各一數日賜劒

投劒事陸機

原侯時去國惡無道於吳王入夜干星幸見知於雷煥

劒四

增爲隋侯劒立祀

漢書郊祀志曰神爵元年爲隋侯劒立祀未央

後漢書禮儀志曰皇太子即位中黃門掌兵以玉具隋侯珠斬蛇劒授

記曰會稽賀瑒字彥璋得疾不知人唯心下溫二日蘇云夢以將上天入曲房房中有及上層取劒出而上層有印中層有劒使瑒取而短不及門吏曰恨不得印可築百神劒唯得使社公耳

記山川日月

刀劒銘之泰望山上劒二十八宿面背有文面文爲星辰背記山川日月

同寶鼎之在汾州

豐城寶劒賦曰異金陵之冶浮王氣同寶鼎之在汾州

大梁氏之劒

水經注曰梁國多池沼時沼中出神像而作之號大梁氏之劒到今其民猶南門時亦指揮同知侯端西門弔橋斷端祝其馬曰我

劒

七星劒

潛確類書曰唐上元初天子使人視雲氣過岸北斗恒在壁下試之

疹癖寶

唐書顧彥暉傳曰彥暉爲東川節度觀察使疹癖寶會諸將堂上以所佩劒

鱗鉄星鐔

百陽雜俎曰鄭雲達少時隱頃刻不差

原章帝

疹癖寶公等生死同之

拜三軍

左右嘗語諸將先齒疹癖寶辭曰我不及朝請以爲主帥而劒三動者我以爲主

劒陰頃刻疹癖寶公等生死同之

將口與劒潛曰衆推劉行全爲將軍故得漢文寵東觀漢記云馮石爲安帝所寵石

劒上遲星漸不差

劒陰頃刻不差

劒

劒上有帝名因銘之又曰魏武帝嘗於洛谷得一劒有金字銘曰孟德王常佩之

鐫魏武字又曰漢平帝元始元年掘得

賜陳寵　安帝賜馮石　後漢射郅

原章帝

能稱盛宗嘗賜諸尚書劒唯此劒名曰韓稜莞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清南推威論者謂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青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東觀漢記云馮石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

命不絕汝當勞力焉俄而一躍自壁
藏倉卒間墜一劍於地馮衒起授焉

劍五

增 詩古詩陌上桑曰腰中鹿盧劍可直千餘萬 增 魏
文帝歌辭云越民鑄寶劍出匣吐寒芒服之御左右除
凶致福祥 又歌辭云歐氏寶劍何爲低昂白如積雪
利若秋霜 魏曹植雜詩曰美玉生盤石寶劍出龍淵
帝王臨朝服秉此威百蠻 晉傅元歌辭曰寶劍神奇
鏤象龍蟠文犀飾首錯以明珠光如電影氣燭紫微
宋鮑照詩曰雙劍將別離先在匣中鳴雌沈吳江裏雄
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關有崇扃一爲天地別豈直

限幽明神物終不隔千祀懷還并 梁吳均詠寶劍詩
曰我有一寶劍出自昆吾鎔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
鍔邊霜凜凜匣上風淒淒寄語張公子何當來見攜
崔融詠劍詩曰寶劍出昆吾龜龍夾采珠五精初獻術
千戶竟論都匣氣衝牛斗山形轉鹿盧欲知天下貴持
此問風胡 唐李嶠寶劍篇曰吳山開越溆洞三金合
冶成寶鍔淬綠水鑒紅雲五彩燄起光氛氳背上銘爲
萬年宇胸前點作七星文龜甲參差白虹色鹿盧宛轉
黃金飾駭犀中斷寧方利駿馬羣驅未擬直風霜凜凜
匣上清精氣遙遙斗間明避災朝穿晉帝屋逃亂夜入

楚王城一朝運偶逢大仙虎吼龍鳴騰上天東皇提升
紫微座西王佩下赤城田承平久息干戈事僥倖得充
文武備除災避患宜君王益壽延齡後天地 郭元振
古劍歌曰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
良工鍛煉經幾年鑄得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
良工洛嗟歎奇絕琉璃匣裏吐蓮花錯鏤金環映明月
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黤黤青蛇色
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嘗親近英雄人
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漂淪古獄邊雖復沈埋無所用
猶能夜夜氣衝天 增 唐裴夷直觀淬龍泉劍詩曰蓮

花生寶鍔秋日厲霜鋒鍊質纔三尺吹毛過百重 李
賀春坊正字劍子歌曰先輩匣中三尺水曾入吳潭斬
龍子隙月斜明刮露寒練帶平鋪吹不起蛟胎皮老蕨
裂刺鴨鵝淬花白鵝尾直是判軻一片心莫教照見春
坊字挼絲圖金懸麗霞神光欲截藍田玉提出西方白
帝驚嗷嗷鬼母秋郊哭 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
器行曰熠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龍翔來如雷霆
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 又詠蕃劍曰致此自僻遠
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氣必騰趠龍
身寧久藏風塵苦未息持汝奉明王 李白獨漉篇曰

雄劒拄壁時龍鳴不斷犀象羞澀苔生　又感遇詩曰寶劒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電騰不可衝

白居易鵾九劒詩曰歐冶子死千年後精靈暗授張鵾九鵾九鑄劒吳山中天與日時神借功金鐵騰光火翻焰踊躍求爲莫耶劒劒成未試十餘年有客持金買一觀誰知開匣長思用三尺青蛇不肯蟠客有心兮劒無口客代劒言報鵾九君勿矜我玉可切君勿誇我鐘可割不如持我決浮雲無令漫漫蔽白日爲君使無私之光及萬物螫蟲昭蘇萌芽出　又詠李都尉古劒詩曰古劒寒黯黯鑄來幾千秋白光納日月紫氣排斗牛有客借一觀愛之不敢求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至寶有本性精剛無與儔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願快直士心將斷佞臣頭不願報小怨夜半刺私仇勸君慎所用無作神兵羞　又詠折劒頭曰一握青虬尾數寸碧蜂頭　韋應物古劒行曰千年土中兩刃鐵土蝕不入金星滅沈沈青脊鱗甲滿蛟龍無足蛇尾斷忽欲動時中有靈豪士得之敵國寶仇家舉意半夜鳴小兒女子不敢近龍蛇變化此中隱夏雲奔走雷闐闐恐成霹靂飛上天　韓愈利劒詩曰我心如水劒如雪不能刺讒夫使我心腐劒鋒折決雲中斷開青天噫劒與我俱

變化歸黃泉　孟郊詩曰太一裝以寶列仙纂其文曹唐和周侍御買劒詩曰將軍溢價買吳鉤要與中原靜寇讐試挂窗前驚電轉略拋牀下怕泉流青天露拔雲霓泣黑地潛驚鬼魅愁見說夜深星斗畔等閑期尅月支頭　宋歐陽修詠劒詩曰寶劒藏匣中藏暗室常夜明欲知天將雨錚爾劒有聲神龍本一物氣類感則鳴帝恐躍匣去有時暫開鍔煌煌七星文照耀三尺氷此劒在人間百妖夜收形蠢兇與佞嬖膽破骨亦驚試以向星月飛光射幢槍藏之武庫中可息天下兵　蘇軾詩曰雨餘江清風捲沙雷公躡雲捕黃蛇蛇生空中如注矢雷公煜煜燒蛇尾或投以堪鑪有聲雷飛上天地入水水上青山如削鐵神物欲出山自裂細看兩脇生碧花猶是江西老蛟血蘇子得之何所爲蒯緱彈鋏詠新詩君不見凌煙功臣長九尺腰間玉具高拄頤明潘仲文賦得雙佩劒送方生趨幕府詩曰延津雙玉虹神物合雌雄易用千金購難爲一割功塵埋餘斗氣歲遠結陰風感激封侯去龍鳴出匣中　張元凱匣劒詩曰生長夫差國家住專諸里鍛鍊昆吾成一匣明秋水秋水泠泠聲繞扉淒清中夜蛟龍歸空廬獨抱朗月卧高天颯動霜華飛提攜神物無人覺何來白虹長在握

鋒芒衝霍耀天山精靈荆聶傾河嶽結客紛紛向五陵
呼盧博采且浮沈寧輸百萬留三尺懸在腰間酬寸心
鵰鶡新淬光如彗照見人間不平事玉玦金環日月間
匣中一匊明珠淚巖城吹角秋夜清風淒月蕭鄰雞鳴
擊衣起舞欲拔劒無乃歲久青苔生莫耶空老無人齒
世人共寶鉛刀耳幕南塞北行路難酬恩報怨竟誰是
淪落沈埋一朝縱聖將彈鋏動諸侯豐城不掩干霄氣
越石何嗟繞指柔　俞仲蔚寶劒篇曰吾聞龍泉太阿
之寶劒此物往往鍾神英人間得名千萬載國內惟有
徵求兵昆吾之頴茨山精銀花繡出霜雪明星氣朝朝

鵰鶡紫龍光夜夜芙蓉生文章已足清朝貴勳業還爲
猛將驚七雄五列雖已矣報讐報恩心未已非但飄淪
古獄邊亦會提攜楚城裏崢嶸磊落世兩見斷蛟剸犀
窮所恥天下嘗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朝馳咸陽
莫雲中此間未必皆成功但看古來功名士殺身濺血
俱英雄嗟哉神物會遇亦有以至今升騰變化爲飛龍
薛惠寶劒篇曰昔聞歐冶鑄寶劒冶中蛟龍歗揮霍
冶開火歌蛟龍失黯黮青雲吐芒鍔赤山丹液色鬱勃
白帝金精氣縈薄翠珉磨出水洞明寶鞘裝成金錯落
鵰鶡膏瑩科斗字鹿盧玉映芙蓉鐏坐上傳看疾風起

尊前拔舞驚虹躍嵩尤蒼黃化日險天吳辟易隨潮却
果然魑魅忌精爽坐令神物藏冥漠由來世事不可測
須臾淪落豐城側玉珥彫零苔蘚昏雪花蠹蝕塵沙黑
當年得意斷犀象今朝失路埋荆棘地底龍眠鬼猶泣
斗間氣騰人未識泥塗汚辱君勿悲風雲變化時將逼
掘獄重開雙寶刀入市爭酬萬金直自古英雄每如此
平生蹉跌長歎息哀歌謾作行路難高飛自有橫天翼
李東陽挂劒曲曰長劒許烈士寸心報知己死者豈
必知我心元不死平生讓國心耿耿方在此　沈貞吉
詠劒曰三尺精靈夜吐輝曾聞天上化龍飛千金空落

有神提攜由來治忽係出處非是漂泊東復西聖明御
九有妖孽俱授首既非假道斬大蛇何用軍中撞玉斗
明朝且賦歸去來彭蠡扁舟落吾手申之以歌曰我知
爾兮爲赤虹上帝有命兮下土留爲民捍患今萬歲千
秋彭蠡之奧兮蜿蜒所鴆爾之歸兮徑中流愼勿奮飛
兮從爾儔使我思爾兮離憂舞蛟鼉兮與鱷鰐　孫伯
融寶劒歌曰寶劒光耿耿安用誰能去兵龍淵躍奇
太古雪爲誰結此青芙蓉明珠爲寶錦爲帶三尺枯蛟
出氷海自從虎革裹干戈飛入芒碭育光彩青田劉郎
漢諸孫傳家惟有此物存匣中千年睡不醒白帝血染
干將莫邪帶以自傑羣吐芒商辨物利用勳伐彌
五材金德惟剛從革作辛含景吐

桃花痕山童神全眼如日時見蜿蜒走虛室我逢龍精
不敢彈正氣直貫青天寒還君持之獻明主若歲大旱
爲霖雨　王元章劒歌行曰先輩匣中三尺水斬蛟曾
入吳潭裏提歸未肯策奇勳軒冕泥塗眞戲耳雞林削
鐵不足比昆吾百鍊安能斷淬花不瑩鸜鵒膏掉箭却
敲鸞鳳髓憶昔破敵如破竹帶霜飛渡桑乾曲於今繡
澀混鉛刀不遇何異荊山玉驚雷夜作青龍哭血痕冷
劍苔花綠野人一見駭心目到手撫摩看不足雪花皎
皎明闌干毛髮凜凜肝膽寒老軍斃將長慨歎願欲置
諸武庫間書生無用且挂壁引杯時接殷勤獻天眼太

高俗眼頑鋭鈍宜許兒曹看先生有志不在此出處每
談徐穉子清高厭覓萬戶侯笑引江山歸畫史我來四
于璠已班學劒學書俱廢弛五更聞雞狂欲起何事英
雄心未已

銘　漢李尤寶劒銘曰五材並用誰能去兵龍淵躍奇
太阿飛名陸斷犀兕水截鯨鯢綠緺紳咸服翼宣儀刑豈
徒振武義合金聲　後漢崔駰刀劒銘曰歐冶運巧鑄
鋒成鈐麟角鳳體玉飾金錯　又刀劒銘曰龍淵太阿
干將莫邪帶以自傑羣吐花　士孫瑞劒銘曰天生
五材金德惟剛從革作辛含景吐商辨物利用勳伐彌
獲茲休祥剖山竭川虹蜺消亡曜威耀武震動遐荒楚
以定霸越以取彊　晉傅元劒銘序云道德不修雖有
千金之劒何所用之先王觀變而服劒所以立武象也
太上有象而已其次則親用之銘曰光文耀武以衛乃
國　裴景聲文身劒銘曰器以利顯實以名舉長劒耿
介體文綵武陸斷元犀水截輕羽九功斯象七德是輔
張協泰阿劒銘曰泰阿之劒世載其美淬以清波礪
以越砥如玉斯曜若景在水不運自肅率土從軌
孔帖潘存實藏劒銘曰龍入泉星上天雄雄神器蓄在

人間於戲動不仁靜不德雖百煉之鋼於爱身也奚力
山之精銷踰羊頭鏌越鍛成乃鍊乃鏌萬辟千灌豐隆
奮椎飛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漫流綺星連浮綠藍
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鈐水凝氷刃露潔形冠豪曹
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
截蛟鴻陸灌奔馳斷浮雕以爲工絶重甲而稱利云爾
而已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辟獨光
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兩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
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成風此蓋希世
之神兵也

增 牋魏陳琳殷曰君侯體高世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
利鐘無聲應機立斷

原 晉梁簡文帝謝敕賚方諸劒等啓曰纔發紫一作玉函
彫奇溢目始開泥一作柙麗飾交陳已匹丹霞之曜乍
比青雲之制身文自貴器用惟宜寒暑兼華左右相照
沈約爲東宮謝敕賜孟嘗君劒啓曰田文重氣徇名
四豪莫及寶劒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

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之懷

七首一

原 鹽鐵論曰七首短劒也長一尺八寸 通俗文曰七
首劒屬其頭類七故曰七首短而便用 諸葛故事曰
成都作七首五百枚以給騎士 典論曰昔周魯寶雍
狐之戟屈盧之矛孤父之戈徐氏七首凡斯皆上世名
器君子雖有文事必有武備矣 又曰魏太子造百辟
七首三其一理似堅氷名曰清剛其二曜似朝日名曰
揚文其三狀似龍文名曰龍鱗

增 鹽鐵論曰荆軻懷
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七首不足恃也

七首二

原 說苑曰秦王以五十里地封鄢陵之君辭不受使唐且
謝秦秦王怒曰嘗見天子之怒乎一怒伏尸百萬流血
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一怒伏尸
二人流血五步即按其七首起曰今將是矣王變色曰
先生就坐寡人聆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存
者徒用先生故也 神仙傳曰有書生姓張就李仲文
學隱術久無所得惠之張懷七首斫之仲文笑曰我寧
可殺 增 魏志典韋傳曰韋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
睢陽李永爲讐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

卓藏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並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　談藪曰兀朮見一辛妻美殺其夫而納之寵嬖殊甚朮有所佩匕首極利寢則枕之他日方寢此婦取匕首起刺朮朮覺驚問婦曰將殺汝朮曰何故曰我夫爲汝殺吾欲報仇朮默然久之曰吾不忍殺汝當爲汝別求夫乃盡集諸將使自擇婦指一人即以嫁之丘宗卿同客談此曰此其所以爲兀朮也　舍州史料曰張大司馬佳胤爲滑令一日晏坐有弁而急裝者一舁輔之至邑門門者戟之叱曰我官校也遂入公下與語徑辟易遂挾公入別室出匕首交置於項乃知爲劫賊

匕首三

原 曹沫投　專諸進　曹沫魯莊公將與齊戰三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而和猶復以魯侵地曹沫乃劫桓公於壇上桓公左右莫敢動曹沫執匕首謂桓公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君亦心甚矣今魯城壞即壓君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反魯侵地曹沫之投匕首乎壇下顏色不變桓公怒欲背其約管仲曰不可　吳公子光見將令專諸殺吳王僚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室乃請王僚飲酒使王僚門戟夾陛至光之門階王僚亦夾立侍乃擧炙專諸擘炙因以匕首刺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　劉盼遂曰秦昭王時余行一野人即持劍要擊秦王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惶不知所爲左右欲上以手博之王乃拔劍擊斷其左股王乃負柱而倒引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　劉向新序曰晉豫讓欲爲智伯報仇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以行刺襄子心動執問之讓曰我豫讓也欲爲智伯報仇襄子義而釋之　史記曰荊軻者衛人也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不用後之燕燕人聞其以劍術說衛君不用皆笑之軻嗜酒燕之屠狗者及高漸離日與軻飲酒酣高漸離擊筑而歌相和於市中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　漢書王莽傳曰莽既篡位遣使者即拜其兄弟之好孫陳匿言未莽破匈奴得匕首三千枚以頒賜諸侯王公卿大夫及天下吏民自將軍以下皆以匕首從事　李白詩曰袖中藏匕首買自徐夫人玉匣蟠霜雪經燕復歷秦

原 虞帝匕首　高宗匕首　葬書王莽傳云莽紹神服帶璽載持度等加其莽旋席隨斗柄而坐莽起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莽又即拔於前日時加其莽旋席隨斗柄而坐　史記曰荊軻既取秦王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　劉向新序曰晉豫讓欲爲智伯報仇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以行刺襄子心動執問之讓曰我豫讓也欲爲智伯報仇襄子義而釋之　漢書王莽傳云莽既篡位遣使者即拜其兄弟之好孫陳匿言未莽破匈奴得匕首三千枚以頒賜諸侯王公卿大夫及天下吏民自將軍以下皆以匕首從事

原 藥燁以試　圖窮而見　史記曰荊軻既取秦王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　劉向新序曰晉豫讓欲爲智伯報仇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以行刺襄子心動執問之讓曰我豫讓也欲爲智伯報仇襄子義而釋之　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秦王以藥燁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軻乃爲裝遣荊軻者乃裝遣荊軻圖窮而匕首見軻既取匕首提入殿陛秦王還柱走　劉向新序曰晉豫讓欲爲智伯報仇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以行刺襄子心動執問之讓曰我豫讓也欲爲智伯報仇襄子義而釋之

增 兩刃匕首　百鍊鐵等拾遺記曰漢太上皇崇時佩一匕首長三尺上有銘字蹙龍識疑非人間所作也其鋒上皇迸豐沛山中寫屬翁上皇調爲戲劇而無疑色工笑答曰高祖有神人授以斯劍劍有兩刃名曰龍淵龍淵之劍出於北也上定天下已貴藏於寶庫中守劍者見白氣如雲起於戶外亦成虎龍之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曰靈藏常佩於身及成殺三壯以賚之行至一野人即持劍要擊上時得此匕首上皇何以擿之上時有力

兵器名口
靈金內府　北帝所佩通鑑唐紀口高駢好神仙信任
城監勝至監數月函一銅之有蕭鵬者賂用之求謁
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七首以獻用之見豬首口此
玉帝置　不刺頭以七首刺五兵不能犯駢乃飴以珠
生陽　列雕琢為龍凡男子老幼貧富皆佩於腰間若有
爭置即拔刀相刺蓋殺人逃三日而出即無事矣　羊
角匕首　銳頭扁莖以羊角匕首三尺擊去教之隱嫁自言被一尼
飾後授以羊角匕首刀廣三寸遂白日刺人於
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為水

增 詩 唐李白俠客行曰少年學劍術匕首插吳鴻由來
萬夫勇挾此生雄風　明王原吉小匕首歌曰水晶生
荷月芽直彗芒披雲電流隙盤蛇斷尾短草間海鶴裡
稽飛著體不曾為主開邊鄙嗟茲神物久泥滓用之可
以報國士簪氷卓筋日點空梢玩股掌生雄風鮫魚室
臥縞帶影長鈹辟易萬雄壻古昔客堪泰王胸幾仆翠
鳳咸陽宮由來意氣泰山重命甘燎毛不旋踵誰壞古
制鑄小之佩稱衣冠加琇琫我歌三歎淚滿裾曹鱗豫
晶無時無

原 銘 晉張載匕首銘曰先民造制戒豫惟謹匕首之設
應速用近既不忽備亦無輕忽利以形彰功以道隱

鉄一

增 莊子曰天子之劒韓魏為鉄諸侯之劒豪傑士為鉄
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
語相擊於前上以斷頸下以決腸子此庶人之劒也
詳前論

鉄二

原 戰國策曰馮諼為孟嘗客彈劒鉄而歌曰長鉄歸來
乎食無魚

鉄三

增 齒鉄　鱗鉄　左思吳都賦曰毛羣以齒角為
矛鉄　下詳劒四部雲連事

鉄四

增 詩魏曹植詩曰長鉄鳴鞘弓並建金作明威長鉄陸離
原 銘晉張協長鉄銘曰五才並建金作明威長鉄陸離
洞凶防違素刃霜厲溢景橫飛　又短鉄銘曰器用多
品詭制殊觀亦有短鉄清暉載爛昔在先朝戢兵靜亂
惟皇寶之優而弗玩

斧鉞一

增 釋名曰鉞豁也所用莫敢當前豁然破散也　字林
曰鉞王斧也　書顧命曰一人冕執劉立於東堂一人
冕執鉞立於西堂　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
烈則莫我敢遏　禮記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
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鉄鉞
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　太公六韜曰將既受命乃

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　尉繚子將令曰將軍受命君必先謀於廟行令於廷君身以斧鉞授將曰左右中軍皆有分職若踰分而上請者死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　漢書刑法志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　晉書天文志曰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一曰天鉞曰天之武備也　又曰參十星一曰參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鉄鉞主斬刈　擊虞新禮議曰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鉞於朝堂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潛確類書曰黃帝作斧鉞　又曰戚揚二者斧鉞之別名戚爲斧揚爲鉞斧小於鉞鉞大於斧　又曰有玉斧資斧方斧月斧　海錄碎事曰蕭斧越斧也　太元經曰上九斧刃蛾蛾利匠人之貞測曰蛾蛾之斧利征亂也　崔豹古今注曰金斧黃鉞也鐵斧元鉞也三代通用之以斷斬今以金斧黃鉞爲乘輿之飾大將軍出征得加黃鉞者以銅爲之黃金塗刃及柄不得純金也

斧鉞二

左傳曰襄公三年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　又曰昭公四年楚子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　史記殷本紀曰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史記魯周公世家曰周公把大鉞名公把小鉞以夾武王踐阼　司馬法曰夏執元戎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戚右秉白旄元傳曰四府舉爲度遼將軍假黃鉞　吳志陸遜傳曰曹休舉衆入皖乃名遜假黃鉞爲大都督逆休　玉海曰蜀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賜金斧鉞一具　又曰魏辛毘杖黃鉞當軍門立　又曰晉安平王孚王導爲大司馬皆假黃鉞　又曰謝安太保進加黃鉞　五代史曰王凝妻李氏凝卒李氏攜其子負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頓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耶不可以

一手並汙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

斧鉞三

飾怒　耀威　禮記曰軍旅鉞司馬振鐸王仲宣誄曰我公奮鉞耀威南楚

人式遏戎講武　專征　物善馬以載射射乃講除炮格之刑射乃許之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

行罰　史記云紂因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格之刑射乃許之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

詞云后辛之祖酷今無道殺比干醢梅伯遲而不長王遂注云言紂為

高二尺有奇廣半之輪地文築築然自殿時流傳大

朝會則一人持之立於陛下所以正人不正之意

建齊斧　樹齊斧　狂章　劈正　太公兵法曰斧鉞名狂章鞭

久得長

武功部

使之靈勒成公綏云冬暮歲三時既終南軫晨曜凍壁夕中嚴霜曙然寒氣始凝於是建吳戊鉞以金鼓陳虎旅將校獵以講武焉融東遒領云飛蜂旗之虎賁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孔安國傳云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把旄示有事於教崔駰達旨云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

于仗黃鉞不無事於誅大

今注云凡鉞諸公主得建之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人為戚大公以凡為戚也

仗黃鉞　建元鉞　黃金飾　尚書牧誓武王左

大車斧　大柯斧　周禮夏官大司馬若

校侍臣翦八枝將軍手執四枚太公六

蒼玉造　上見仗黃鉞注　先凱樂　齊軍旅

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獻於社

吳將校部曲要領不足以之齊齊斧注云斧所以整齊軍旅也

陳琳檄

黃龍秉鉞　方相秉鉞　張平子西京賦曰於是方相秉鉞

擊不若以知神姦又東京賦曰方相秉鉞巫覡操筴

斧鉞四

繡衣持斧　莫書為不疑傳曰武帝時盜賊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持斧逐捕益賊威振

厚

伐朝菌　說苑善說篇曰摩

州郡

蔡戟即為斧鉞　後漢書鄧

訓曰賈逵出擊匈奴鄧騭以法斬人同奏彭寵擅論誅都尉

詔以正人不正之意

可得專殺人于朝對曰一斬於都市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

專事別將有異於此兵事

彭寵乃引公卿朝臣

于其罪科朗以明法律名入議

於法彭得新之帝曰須校尉

一統於督帥彭寵無斧鉞

道鑑唐紀曰初殿中侍御史楊汪既毀素二子瑾琇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謀伺便復讐三月丁卯事發萬頃於都城繫之江外殺與萬頃同謀陷其父者至是水為有司所得以兩莖等小之前而以兩莖等小之不忍不言而負陛下

寧言而死於斧鉞　初學記策漢文母計氏誦其父咸給聖臣寧言而死於斧鉞

賦晉張平子東京賦曰我世祖念之乃龍飛白水鳳

斧鉞五

部向書陳鉞以建州之役中貴者阿田嘗於上曲宴為中貴武狀者挾雙斧踞而

前人問之曰我汪太監也已左右顧其手曰我推仗此兩鉞耳

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四七二十八將也又曰戴金鉦而建黃鉞

清制唐天寶制曰黃鉞古來以金爲飾金者應五行之數有肅殺之威去金稱黃理或未當其鉞宜改爲金鉞副鉞威武之義焉

清文漢終軍上對曰大將秉鉞單于幕栗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 魏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曰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 又曰仗鈇斮鉞首腰分離

清論鹽鐵論縣役曰屠者解分中理可橫以手而離也

至其抽筋鑿骨非行全斧不能決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將舉兵而征之 晉范蔚宗宦者傳論曰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

釋名曰戟格也旁有枝格也車戟曰常長丈六尺車前所持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故稱常也手戟手所持擿之戟也 說文曰戟有枝兵也戟讀若棘鎛鋤大戟也 增韻曰雙枝爲戟單枝爲戈 方言曰戟楚謂之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鏝胡其曲者謂之句釨鏝胡 又曰三刃枝 今戟者所謂雄戟中有小子刺也 南楚宛郢

謂之匽戟 博雅曰匽謂之雄戟 周書顧命曰一人冕執戣立於東垂一人冕執瞿立於西垂注戣瞿皆戟屬 周禮注云戈今時句子戟疏曰鄭舉漢法以況之漢時見戈有旁出者爲句子亦名胡子 考工記注云戈今句子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頭 原 太公兵法云戟之神名大將 風土記云植則龍虎交互神變無常注曰言用雙戟之法交戟相向左手爲龍右手爲虎更出更入更上更下上下無常隨變而改顛倒入懷轉如回風 趙 趙氏兵書曰戟參星主之 淮南子時則訓曰孟夏之月其兵戟 注戟有枝幹象陽布散也 官志曰武騶

署凡戟廟社宮殿之門二十四東宮之門一十八一品之門十六二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尹大都督大都護之門十四三品及上中都督上都護上州之門十二下都督下都護中下州之門各十

戟二

增 左傳曰莊公四年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又曰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御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狂狡賂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　又曰襄公二十三年欒氏乘公門范鞅用劒以帥卒欒氏退擽戟鈎之斷肘而死　師覺授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鈎之斷肘而死　師覺授孝子傳曰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喪聞賜之亂衛人孟黶遂殺之子崔既長欲報父仇黶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黶持滿弓木戟與崔戰而死　漢書灌夫傳曰吳楚反父孟死吳軍中夫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所殺傷數十人　又韓延壽傳曰在東郡試騎士建幢麾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　後漢書吳漢傳注曰漢躬被甲拔戟令諸部將曰聞鼓聲皆大呼俱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之　又杜詩傳曰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爲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詩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棨戟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張霸還會稽太守是後盜賊衰少野無遺寇童謠曰棄若敝棨苛孑盜賊盡吏皆休　蕭廣濟孝子傳曰魏陽不知何處人獨與父居父有刀戟市南少年求之陽曰老父所服不敢相許少年怒道逢陽父毆擊之陽叩頭請罪父沒陽斷少年頭以謝父冢前　晉書曰楊駿字文長爲賈后所誅初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爲橋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內府以戟爲衛至兵入駿府逃於馬廄以戟殺之也　隋書柳彧傳曰彧爲比部侍郎時制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豈容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閤又施事竟不行頻聞而歎服　通鑑宋紀十敘宋寧四年中書省請擇公卿子弟執戟以衛軒墀詔命置三衛郎曰親衛曰勳衛既又改三衛郎爲二衛侍郎　兵累纂聞曰都督劉聚討處州賊

時伐竹製鴨兒芭三百五十面遇賊輒樹芭爲壘戰入即不復出　又曰李文忠救新城戰旣合文忠乘匹馬挺身先入陷其中軍中軍敵之精銳所萃見文忠至競來迫之槍屢及膝文忠馬上運戰捷如風雨當其鋒者應手而仆

戰三

增 曲戰

人駕車臨有曲戰不易其辭　又輿服志曰

雍狐

晉書曰宋升平三年尤里二枝常于河黃帝開戰御寇而出水金從之崇虎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戰

鳴鳥集

於東宮前上幡旛於伯高伯高曰組作之山鳴鳥集焉

有衣

漢書匈奴傳曰東列常居河南直上郡以東抵遼東西接月氏羌中地南與長城之外隔長城有代郡雲中定襄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各有分地各擁衆數萬騎以備邊塞

無掌

漢書衛青傳曰青爲車騎將軍出定襄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右賢王以爲漢兵必盡殺其軍青乃使前將軍翕侯趙信將左校直出東南迎單于青將右校從後擊其左右賢王皆有分地遠漢軍右賢王不意漢兵至大驚夜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溃圍西北馳去青使輕騎追之不及

原 兼五兵

周禮冶氏職云戟廣寸半刃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一丈三尺奮揚御乘五兵之車注戟今三鋒戟也本謂車旁小戟同

廣寸半

風土記云戟長一丈三尺奮揚御乘五兵之車注戟今三鋒戟也本謂車旁小戟同

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

除殘惡　戒非常

焦贛易林云明夷之未齊桃弓射矢除殘去惡敵人執服下見李尤銘

增 鑄農器　坐鐵室

宋語曰孔子北遊登於農山之上子路子貢顏回侍側孔子曰二子各言爾志吾將試子路子貢顏回曰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設其禮樂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劒戟爲農器五教導之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鬬之患夫子憮然曰美哉德也爾據是謂閉木戶持雙戟是謂坐鐵室　獲古戰

唐書尹思貞傳曰其家坎地獲古戰十二俄而戰記曰段思平生有異兆楊于眞

忌之使人索捕思予逃匿得奇戰於品命汲大村又得之校膚有文曰青青思予核膚有文曰青青思予林之曰青乃十二月昔乃十一今楊氏改亂吾當以是日衆議予遂惜兵東方黑雲松葉三十七部皆助之

甘寧舞戰　太祖舞戰

吳書云太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宅讓覺之大祖乃舞戰於庭前翰垣而出材力過人

奮戰將戰　持戰　挑戰

魏略曰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壯士史記云項莫之能害

家語詳劒

晉騎射者擾頰楚挑戰三合自破甲特戰挑戰擾頰欲射之司瞷目此之擾頰目不敢發遂走

執戰殿旁

東方朔云武帝生未央前殿陛連北廂上有鵲立桂枝上東向望上見呼問之朔曰殿後有人執戟立在

父勸吾謝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戈無一雚矣卿父
于並願重但爲卿所賣耳王隱晉書云賈妃酷妒以
戰者紀諸爭于別也在濮陽西四十五里
隨地

持戰大呼 負戰長歎 魏志云太祖比明破之來及運
會布救兵至三面掉戰典韋手持十餘戰大呼起戰所抵無不應手斬者布衆退却李陵答蘇武書云陵先
將軍功署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則身絕
域以負戰而長歎此孤臣義士所
不推車于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攀援而上魏志注世語曰
簡云徐庶少好任俠爲人報仇石走爲吏所得乃感激棄其刀戟
更練布單衣折節學問

子都拔戟 靈輒倒戟 左傳云鄢
伯特伐許投兵於太宮門拔戟而走于都於是子都怒
考叔拔輈以逐之及大逵弗及于都怨又云趙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
食以奉公今其時也請以遺母遂以與之而爲之簞食
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公介甲以戰
其故對曰疇昔之日君賜桑之餓人也

持戰百萬 漢書云田橫
使三齊者陳琳爲袁紹檄豫州云暮府
奉
命
司馬相如子虛賦云史明月之珠旗建干將雄戟
之雄也帶阿之劍

干將雄戟 左傳
云楚公孫歸生伯有良霄趙黑肱以公孫黑
作亂即

子都拔戟 靈輒倒戟 左傳
云鄢伯特伐許投兵於太宮門拔戟而走于都於是子都怒
考叔拔輈以逐之及大逵弗及于都怨又云趙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
食以奉公今其時也請以遺母遂以與之而爲之簞食
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公介甲以戰
其故對曰疇昔之日君賜桑之餓人也

兄弟列戟 父子賜戟 唐書
三人立戟號二戟張家兄弟同居長興里第門列一戟
又李愿傳曰愿父子皆賜戟

三戟崔家 三戟張家 唐
瑾傳崔家三戟張家三戟與弟琮琛家三戟崔家東
第書棨俱列門戟號曰三瑞

又張儉傳曰儉弟兄
三人立戟號二戟張家兄弟同居長興里第門列一戟
又李愿傳曰愿父子皆賜戟

又頸 採戟旁車 魏志注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
皆交戟又頸而前初魯公將討張繡公
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戶造立親近劉承悅於美色取壞藏中牙戟五千以賜之
除校以爲戲具
之謂之前驅孫吳之兵也

壞爲戲具 用以前驅 孫吳兵法
曰駿馬千里太祖夜驚比明破之來及運
使請門戟十二以行
傳曰樂進中書郎李崇驍悍善於休曰樂以論才見拔於衆往往
書棨等陵蘇武書云陵先
以未爲之後代猶無復典刑以
赤油韜之

交戟 三戟崔家 三戟張家 唐
瑾傳崔家三戟張家三戟與弟琮琛家三戟崔家東
第書棨俱列門戟號曰三瑞

兄弟列戟 故里列戟 父子賜戟 同時列
戟 李唐書兒

長戟百萬 陳琳爲袁紹檄豫州云暮府
奉
使三齊者
漢書云田橫
齊
王
陽
降
漢
成雲旗翰
有九旒雲罕闓戟皮軒
張
衡
南
都
賦
云
帶阿之劍
干將雄戟
左傳云楚公孫歸生伯有良霄趙黑肱以公孫黑
作亂即

金鈴大戟 將之權如戟
司馬相如子虛賦云史明月之珠旗建干
長戟百萬胡騎千羣
虎賁
中郎
將
掌
執
戟
宿
衛
侍
從
左
傳
成
公
十
八
年
諸
侯
伐
偏陽狄虎獅建大車之輪而
左
執
戟
以
成
一
隊
後
漢
書
到
溉
傳
曰
光
武
署
期
門
爲
郎
老
武
期
中
起
兵
應
募
從
狗
監
時
王
郎
檄
書
購
溉
以
千
戶
侯
溉
乘
驛
出
百
姓
聚
觀
溉
謂
呼
萬
道
邊
曰
吾
不
得
行
期
門
戟
以
下
皆
棄
市
光
武
即
位
乃
徵
溉
爲
侍
中
溉
上
書
陳
天
下
事
宜
及
古
今
成
敗
云
太
廟
門
失
戟
免
官
左
傳
曰
襄
公
之
以
甲
午
以
公
爲
諸
侯
伐
偏
陽
狄
虎
獅
建
大
車
之
輪
而
左
執
戟
以
成
一
隊
後
漢
書
到
溉
傳
曰
光
武
署
期
門
爲
郎
老
武
期
中
起
兵
應
募
從
狗
監
時
王
郎
檄
書
購
溉
以
千
戶
侯
溉
乘
驛
出
百
姓
聚
觀
溉
謂
呼
萬
道
邊
曰
吾
不
得
行
期
門
戟
以
下
皆
棄
市

長戟百萬 陳琳爲袁紹檄豫州云暮府
奉
使三齊者
漢書云田橫
齊
王
陽
降
漢
成雲旗翰
有九旒雲罕闓戟皮軒
張
衡
南
都
賦
云
帶阿之劍
干將雄戟
左傳云楚公孫歸生伯有良霄趙黑肱以公孫黑
作亂即

金鈴大戟 將之權如戟
司馬相如子虛賦云史明月之珠旗建干
長戟百萬胡騎千羣
虎賁
中郎
將
掌
執
戟
宿
衛
侍
從
左
傳
成
公
十
八
年
諸
侯
伐
偏陽狄虎獅建大車之輪而
左
執
戟
以
成
一
隊
後
漢
書
到
溉
傳
曰
光
武
署
期
門
爲
郎
老
武
期
中
起
兵
應
募
從
狗
監
時
王
郎
檄
書
購
溉
以
千
戶
侯
溉
乘
驛
出
百
姓
聚
觀
溉
謂
呼
萬
道
邊
曰
吾
不
得
行
期
門
戟
以
下
皆
棄
市

戟棄市 失戟免官
奉
使有
失
戟
棄
市
簡
定
其
罪
三
安
得
東京賦云前驅
獻
金
鈴
大
戟
五
十
張
司
隸
校
尉
虎
賁
中
郎
將
之
權
如
戟
交
戟
龍
光
庭
雲
旗
翰
有
九
旒
雲
罕
闓
戟
皮
軒
張
衡
南
都
賦
云
帶
阿
之
劍
奏
事
云
盡
令
者
私
作
鐶
一
領
七
石
以
上
十
張
戟
十
枚
以
上
不
忍
擊
乃
罰
金
四
兩
不
請
取
戟

擅拔戟成隊 奮戟呼趨
漢書云
韓
信
傳
曰
晨
入
壁
而
奪
趙
將
之
旗
人
咸
笑
之
患
韓
信
傳
曰
晨
入
壁
而
奪
趙
將
之
旗
人
咸
笑
之
風雨門當列戟以次時第門不
得
開

持一雙戟 請十二戟
皆棄市
今
徐
光
庭
傳
成
集
云
太
廟
門
失
戟
免
官
坐
之
以
甲
午
以
公
爲
諸
侯
伐
偏
陽
狄
虎
獅
建
大
車
之
輪
而
左
執
戟
以
成
一
隊
後
漢
書
到
溉
傳
曰
光
武
署
期
門
爲
郎
老
武
期
中
起
兵
應
募
從
狗
監
時
王
郎
檄
書
購
溉
以
千
戶
侯
溉
乘
驛
出
百
姓
聚
觀
溉
謂
呼
萬
道
邊
曰
吾
不
得
行
期
門
戟
以
下
皆
棄
市

唯畏鉤戟 玉精刺以桃戟
而
東
方
朔
傳
曰
暫
發
簧
記
曰
玉
精
名
委
似
則百人作唯畏鉤戟顧皆落其蒙記曰玉精名委似
笑女而青衣見以桃戟刺之以其名呼之可得也

王濬欲容 韓混不請
晉
書
數
十
步
曰
吾
欲
容
長
戟
幡
旗
兩門當列戟以次時第門不得開

君是時薛瑩起不得入那能
入乎
薛宗起不得入那能

戟臣位三品當給棨戟若列於
知顯得列戟故里元宗詔之到
五百足宴閒里長老不得
傳曰魏拜銀青光祿大夫時兄
金吾將軍紹爲太子少師四第
又張儉傳曰儉弟兄
三人立戟號二戟張家兄弟同居長興里第門列一戟
又李愿傳曰愿父子皆賜戟

東方辟戟 宗起辟戟
漢書
東
方
朔
傳
曰
朔
上
書
曰
臣
朔
年
十
三
學
擊
劍
讀
書
三
冬
文
史
足
用
十
五
學
詩
書
誦
二
十
二
萬
言
又
學
孫
吳
兵
法
戰
陣
之
具
亦
十
萬
言
臣
朔
長
八
尺
三
寸
目
若
懸
珠
齒
若
編
貝
勇
若
孟
賁
捷
若
慶
忌
廉
若
鮑
叔
信
若
尾
生
孝
若
曾
參
廉
若
伯
夷
此
七
者
可
以
爲
天
子
臣
矣
今
臣
朔
生
亡
所
容
竊
自
痛
也
伏
惟
陛
下
幸
哀
憐
之
賜
之
一
戟
一
盾
使
得
入
殿
門
陛
下
幸
哀
憐
之
賜
之
一
戟
一
盾
使
得
入
殿
門
陛
下
幸
哀
憐
之
賜
之
一
戟
一
盾
使
得
入
殿
門
陛
下
幸
哀
憐
之
賜
之
一
戟
一
盾
使
得
入
殿
門

戟四

獅子

增 一叉入輒十餘矛摧魏志典韋傳曰張繡反襲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於門中以長戟左右擊之一叉入輒十餘矛摧左右兩賊擊殺之兩賊不敢前 火如懸燭 拔神記曰成都王之攻長沙也夜不使他人可頭常爲賊圍衣甲三重持戟如意望封少爲賊其母每怨育曰天下將亂且以習膽如意望封侯不如意但不使他人可頭常爲賊圍衣甲三重持戟而出 得戟名縣 唐書李齊物傳曰天寶初爲陝州刺史開砠杜通漕路營重石下得古鐵戟若鏌鋣銘以名縣上之詔以名縣三品始聽立戟後諱轉四品官非削者戟不奪矣 持戟蓬轉而出 崔鴻前趙錄曰杜胄字子光濮陽人郎時階朝議大夫勳俱三品始聽立戟後諱轉四品官非削者戟不奪矣 持戟三品始聽立戟 又盧坦傳曰舊制前趙錄曰杜胄字子光濮陽人郎時階朝議大夫勳俱三品始聽立戟後諱轉四品官非削者戟不奪矣 持戟蓬轉而出 崔鴻

戈二

禮記曰武王克商濟河而西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建猶鍵也櫜韜也所以鍵藏弓矢之具兵名皆以鍵藏之不不用也 左傳曰晉楚戰於鄢陵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丐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 劉向說苑曰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博物志曰武王伐紂度河大風波武王操戈秉麾麾之風波立濟

戈三

止戈爲武 左傳曰楚子使屈巫聘于吳吳人戰于夷獲其二帥公子党公子黑肱以徇于軍中而誓曰有進者賞如之明日晉侯使韓厥荀偃士匄救吳吳人知晉師至將宵遁楚子聞之亦去之 詩小雅曰干戈戚揚伐鬼方 又曰干戈戚揚爰方啓商 又曰干戈載櫜弓矢斯張 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又曰載戢干戈載弓載矢 又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 又曰載戢干戈載弓載矢 又曰載戢干戈載弓載矢 又曰載戢干戈載弓載

寡人之憂也君入而列大夫既定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身見

執戈洗馬 淮南子云魯陽公與韓搆難酣日暮援戈而揕之日反三舍注曰魯陽楚人也司馬期之子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故曰魯陽公今南陽是也

韓子云句踐入臣於吳執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破姑蘇

戈鋋彗雲 戈矛若林 班固東都賦云戎車電旋旗拂天張衡東京賦云鋋矛耀於上林結旌爲營

前徒倒戈入室操戈 書武成吾室操戈以伐吾乎何休曰康成入

修我戈矛 上書 下詩

斬木爲干範金成刃 周書四人纂弁執戈上刃夾

禮記曰胡前執戈

賁夾車方相驅疫 周禮曰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輿

執戈 桃苅執戈 周書曰四人纂弁執戈上刃夾

戈盾 掌蒙熊皮執戈揚盾以索室毆疫

魯斷肱由于中肩 左傳曰衛公孟縶狎於公孟懿子之司馬鞅奔邾公孟惡北宮喜諸鉏圃欲以作亂故書夢人宣姜嬖而欲以作亂故書夢去之公子朝通於宣姜人宣姜嬖而欲以作亂故書夢

戈而進 戰國策曰中山君饗都大夫兒譽以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走有二人挈戈而隨中山君曰子何爲從我對曰臣有父嘗餓將死君與一壺餐得二人呂氏春秋曰吾以一壺餐得士二人君也今我然仰天歎君下壺餐餔臣之父故使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泣曰吾以一杯

非少弱勇怯賢愚一朝衆陰抗血泠秋復春朽壤食盡
蒼蛇鱗潭淪長魍杜郵劒廢墜空憶春喉人故壘中育
鬼神入雲愁月暗戈應泣鳴呼當時豈無牧與顏戈乎
不遇可奈何

增 頌後漢崔駰北征頌曰人事協兮皇恩得金精揚兮
水靈伏順天機兮把刑德戈所指兮罔不剋

矛一

釋名曰矛冒也刃下冒矜也下頭曰鐏鐏入地也松
橫長三尺其矜宜輕以松作之也橫連橫也前刺之言
也矛長丈八尺曰稍馬上所持言其稍稍便殺也又曰

激矛激截也可以激截敵陣之矛也仇矛頭有三叉言
可以討仇敵之矛也夷矛常也其矜長丈六尺不言
常而云夷者言其可夷滅敵亦車上所持也殺矛長九
尺者也殺霍也所中霍然即破裂也 方言曰五湖之
間矛謂之鎩或謂之鎗或謂之鋌或謂之鈐 晉牧
誓曰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 禮記曰進矛戟者前其
鐓後其刃 尉繚子曰殺人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 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
人於五十步之外者弓矢也殺
湯者十八人綰矛殺百步之外者千人

矛二

左傳曰齊伐魯丹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 晉
書載記曰蜀李雄無事小出丞相楊褒於後持矛馳馬
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者如乘惡馬而持
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
也雄寤即還 劉敬叔異苑曰河間沐堅字辟強石勒
時監作水田御下苛虐百姓怨毒爲堅形以刃矛斫刺
咒令速斃堅尋得病若被捶割於是遂殞 唐李光弼
傳曰光弼有裨將擭矛刺賊洞馬腹光弼賜綿五百疋

賊舉鬼持列女傳云已過城者趙薇之妻亂薇
得足疾不能行薇防殺賊欲殺薇妻不去賊舉矛指薇欲以
脅妻胸過背而死薇妻抱矛上賊知之棄矛拔劒乃以
劒擊之賊必刼掠乃以矛貫胸過背而死 晉傳云時石勒令
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輸芻豆一男子持矛一男持弓箭者主射鞮鞮
既男子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飲食也 書曰
故心中懸痛不得飲食也 書曰恐史於是搖從
散骨家中皆愈 增 劉木 成林 史記平原君傳曰秦
圍邯鄲平原君之子李談謂平原君曰邯鄲而君之累物種誅
而君之家物種誅臣竊自怪使秦王解邯鄲之圍者臣也
秦破趙軍於長平趙王發卒擊秦秦軍破趙軍於長平趙王發卒擊秦秦軍
而君封以東武城今趙以存亡之時而君愛一
身不出使士民誰不可以死秦王成山 原 女
鶴膝 如錐鐵 方言云矛鐏細如錐鐵 書云
張弩與矛如雷霆 如淮陽夷之甲仗劒楯
如鐵盾如鍮瑁 張協七命曰仗劒之客越絕書云越王
之矛名曰純鈞光之純鈞請悉備行使慈行
前著水履拄一竹杖杖端以矛楯以
左慈見王孫訢善欲殺之慈在
馬前飲自後刺殺之慈在馬
徐而行詩逆著鞾策馬操矛
不能及訢乃止後仙去

矛援謂畧曰闔行金城人後名鮑字彥明少有健名給事中戰永嶺持長矛者此矛也唐書南蠻傳節度牛叢責吐蕃贊普王驚得傳曰聞昔王驚得矛者百戰百勝今吾有十萬衆捨其半未用以千人為軍據凡部有短矛二百連鏁輔之始在行陣及走十餘里乃得免

原二矛重

英公矛鎏鎮英毛詩云有英英河上乎翱翔傳曰重英矛也鄭箋云二矛重也鄭玄云二矛者夷矛酋矛夷矛三刃酋矛長丈八尺鎮平底曰鎮鎮也彼注云鋭底曰鎮平底曰鎮也

矛陷盾用之獻吳

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如其人弗能應也

吳越春秋云越王以五千之衆陷吳之堅物莫能陷也或曰以五千之衆陷吳之堅盧之矛步光之矛之盾何以當之

連鎚輔矛

晉太康起居注詔曰諸王中對及走諸軍皆典兵以備不虞乃有著中戰永嶺持長矛者此為兒戲而無相殘傷也

綽書曰今吾有十萬衆為兒戲十軍為部戲將主之凡部有短矛二百連鏁輔之

宛景矛作十折矛

樂府古辭宛轉曲名為女休如伏十四五為宗行報讐左執日陽刀右據十折矛西門遥望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宛景矛

晉書王濬得傳曰昔王驚得傳吐萬普賛得傳曰聞昔王驚得傳吐萬普賛得傳曰聞昔王驚得傳吐萬普賛得傳曰聞

級攝之承以矛藏而行時皆貼體攜無敢亢

矛五

考詩唐元稹詩曰判身入矛戰輕敵比錙銖　韓愈聯句詩曰兩矢逐天狼電矛驅海若

增銘周武王踐阼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

稍一

增唐書百官志曰京官五品以上征行者假甲纛旗幡稍　開元禮義鑑曰金吾將軍執纛稍騎棒也以黃金塗末執以扈蹕義羅曰纛擊聲也形如劒而三刃連柄

北齊書曰文宣嘗在晉陽以稍戲刺都督尉子輝應手即殞　五代史曰李嗣恩從李嗣昭拔朱友謙於河中與梁兵力戰稍中其口戰不已　又曰梁軍呼李罕之曰沙陀將無穴以自處復誰恃而不降李存孝以精騎五百繞梁柵而呼曰我沙陀之未穴者待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鬬梁驍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稍擒之

稍二

原梁沈約宋書曰高祖伐廣固孟龍符乘勝追奔後騎不能及賊數千騎圍繞之龍符奮稍接戰輒殺數十人後魏書曰于栗磾築壘於河上親自守焉裕甚憚之遣栗磾書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稍公麾下栗磾以聞太宗太宗因授黑稍將軍注栗磾嘗用黑稍故劉裕有此呼　語林云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意喚左右取黃皮褲褶上馬持稍數迴或向劉或擬殷以示武勇　又曰周伯仁被收路經太廟大呼宗廟之靈以稍刺地大罵王敦　靈鬼志曰河間王顒既敗於關中有給使陳安者常乘一赤馬俊快非常雙持二刀皆長七尺馳馬運刀所向披靡關西爲之歌曰龍上健兒字陳安頭細面狹腸中寬丈八大槊左右盤

稍三

折樹　綴錄二國典略曰羊侃字祖悌嘗從梁主宴三步梁主因賜侃河南國紫騮馬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竟盡其妙觀者登閣梁主曰此樹必爲侍

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狨為折槊狨
後漢傳曰虞詡武力絕倫每以常狨細短大作之狨惠其輕
於乃下擬仲堪
卷 比項籍 晉書曰劉蕃為殿中將軍時諸將擬仲堪橫上庶畏之蕃
以才雄冠世而心高宇宙於仲堪事前競理不足元自坐謂元曰馬指有餘
史曰北齊高昂一當百時人
桓王稍 朱瑾稍 魏書陳留王虔稍力過人弓力將十儀
比之項籍
石頭傳曰王虔稍大彌異時人云衛王弓桓王稍王儀傳曰儀
以善射短軍中當時騎朱瑾異來志
唐書長沙王晃傳曰武帝賚幸鍾山左右
驍馬拔
數人手便去之每銀鎧皆從駕上令左右拔之晃復馳馬拔之
高帝嘗曰此我家二千石不當理
攢稍外向
把稍直刺
唐書方鎮表曰定方兵少新募勁銳陣北項與十萬柄戰輒向外擊
定方令步卒突陣不能入定方因長矛橫擊一舉踣數人又手思政
引之
後周書曰敵在左手把稍直
唐書五行志曰劉武周據并州兵勢甚盛上
又崔元傳曰內賊黃君漢為李密所害元
夫見賊大將軍宋金剛所畏也賊亡之象元
此王敦亡兆
有華文稍
現稍刃有華文曰此王敦亡兆
稍四
取富貴但有大槊耳
三國典略曰文宣小字狐奴到弘讓數之書計文
都見太子舍事周捨命兒汗弘讓但有太槊耳弘讓
謂弘讓曰汝誰能學此取高
為稍
北齊安州刺史盧曹入海得一人
隋煬帝之幸江都也募能用槊稍驍捷者
外亞之樂
人腔
因此而亡
與霍靈關
北史薛孤延傳曰齊

神武帝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火燒浮圖令延觀
之延槊稍直前大呼繞浮圖走數匝火遂滅神武歎曰延
乃能與雷霆鬬一擊踣數人又手思政傳曰河橋之戰思政
與長稍左右橫擊一擊踣數人
避稍奪稍唐書尉遲敬德善避稍每單騎入賊陣還刺之
斬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敬德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
不能中帝嘗問奪稍與避稍難對曰奪稍誠使兩
稍王加刃猶去之乎
稍五
晉傳元詩曰彎我繁弱弓弄我丈八稍一舉覆三軍再舉殄我貊
晉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朱漆鋼三十張絳碧畫幡黑毦副丈八稍一柄

梁簡文帝馬槊譜序曰馬槊為用雖非遠法近代相傳槊已成藝鄧麗榮魏后之廷武而猶質種馬入丹陽之寺雄而未巧聊以餘暇復撰斯法搜採抑揚斟酌煩簡至春亭落景秋皐晚靜嚴霜盡降密雲初晴纖驪沃若天馬半漢盼金精而轉態交流汗血愛連乾而息影不畏衣香雕衢與白刃同暉翠旄與紅塵俱動足使武夫憤氣觀者衝冠巴童留玩不待輕舟之楫越女踟躕無假如皋之箭

受一

原按釋名曰受殊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撞捽於車

上使殊離也 增詩曰彼候人兮荷戈與祋祋殺也戈 書顧命曰一人冕執戈 原周禮曰廬人爲廬器戈長尋有四尺 增司馬法曰弓矢御戈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彊

戈二

增書戈 名戈 蓋子良古今彙雜文體曰古者文既記名各以其所能 蓋戈 筋或亦書戈 守彙集臣名戈古者命能殺故名殺 繁駘驌犬以搏噬 夏侯湛論文云戈以殺殊人也禮戈以積規以良弓觀毫末而放矢乃端之於寔中 原旅貢先驅 爲王前驅 詩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烏存執戈 廷尉棨戈 左傳莒子庚輿將出奔聞烏存執戈而立於道人懼作止死苟生牧之曰君之烏有以力聞可乎曰楚國法太子不從太子不免乃亡太子庭中有水太子遂墜車至第門時天雨王急召太子庭中有水太子遂墜車至第門時天雨王急召太子庭中有水太子遂墜車至第門時天雨王急召

賊大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追則擒之　又曰金苗道
潤素與中都經畧副使賈瑀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瑀伏
甲射之道潤顛於道左從者駭散有何伯祥者獨下馬
扶道潤道潤懣絶不能乘馬瑀伏發前突伯祥奪槍大
呼殺數人賊乃遁　八編類纂曰金宗弼本名兀术太
祖第四子也希尹獲遼護衛問知遼帝獵鴛鴦濼宗望
宗弼率百騎遂越盧勃等馳擊敗之宗弼矢盡奪遼兵
士槍獨殺八人生獲五人　金州史料曰任兵憲環丞
吳時倭暴至臺檄丞以鄉兵五百徼之兵故市人子倉
卒應募不習戰遇輒鳥散走丞獨身從親信抵射賊賊

中勇敢者奮持長刀踰溝來擊丞館人挾抱丞上馬則
賊已刀尾之館人乃直前手搏賊連中數槍手不捨竟
死丞以間得逸去　拊膝錄曰翟能建文中從李景隆
攻北平白溝河之戰能奮勇衝擊殺傷甚衆北平遂却
能及其子與叛將房寬接戰寬敗王所乘馬凡三易三
被鎗所射矢皆盡能復躍馬引兵追擊大呼滅燕斬殺
數十百人　備忘錄曰明武宗南征陳理其將陳同敏驍健善戰能奪
征陳理其將陳同敏驍健善戰能奪
曰郭四爲我殺賊侯奮臂持鎗賊即應手踣上解所御
赤戰袍衣之曰唐尉遲敬德不汝過也

槍三

王鐵槍　李鐵槍

五代史王彥章陳曰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跳足擲棒行百步持一鐵槍馳突奮疾如飛而仗通鑑宋紀曰李全雄據山東北海農家子弓馬趫捷王州人莫能禦也軍中號王鐵槍　金史史抗搭傳曰抗搭形不過中人而拳勇善鬬所用槍長二丈重軍中號爲長槍副統　唐書單雄信傳曰雄信驍悍能運鐵槍人號飛將　金史抗搭傳曰搭迎擊翰耳朶所向披靡翰與吐蕃戰持半段槍丈八槍　唐書舒元輿碑曰翰與乃木王念人敗走士數隊騎乃踦之高五尺鏑其末以鐵槍利銳其將黑風大王與單騎持丈八鐵槍利銳其將黑風大王與單騎持

卧槍以待

又曰劉銖與乃木王念人敗走卧槍而坐

槍四

杖折槍歸營

通鑑唐紀曰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嘉山大敗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人思明單騎走至暮

垂雙拂爲號

八編類纂曰李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傖奏侯弃識其槍垂拂爲號以報趙范范喜謂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

削槍木挾大

新唐書李光弼傳曰光弼以木爲槍長丈餘以竹爲筒實矢其中號曰飛槍發百矢中人而筒不破爲筒於槍末以繩挾大

連槍爲梯

通鑑宋紀曰萬全都帥李二以戰艦載軍與金兵戰於淮上金兵乘風縱火艦相鎖連不能下乃由高山小路趨汝州遇山輒伐木爲梯以登攻其城不能守益厲攻具縛槍爲雲梯起木京金史白撒傳曰撒改攻三日羅國人知不可克

竹筒

史料曰宋兵與金兵戰於淮上金兵皆披甲負戰綫四周結十石鎖置短鎗十名銅鎗以擲我

鼓即起

李二衆盛兵至輕我師寡鏡而易之鼓即起

友連槍爲

李二以戰友連槍爲

公成攝矣 梨花槍 又曰李全妻楊氏諭部衍總等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攜住不 銀槍金槍 披門入陣皆金槍人束一柱以立焉左 泉隨鎗湧 獸稱為聖水纔北國每難有水一孔甘可元時使斡史瀕高興征其國若天伐蠻若中其泉遂踏 兩頭著刃 畧兵

細月不下舟中之水即生不與即死東越水味甘泉眾軍政而死天陽助我何力戰也兵戚中貴洪時貴清平衛所部有曰梁刺纂聞曰孔侍郎鑽探能殺二重甲精二丈者矣多智數善為兵劃謀人計之擒槍兩頭著刀以槍點地躍起如黃會後鑽皆以上以戰若一丈川剔跨之起輒三五丈飛行稱

之 撾簡附兵諫 張鑑五百需刀直入宮庭中數屋現官十餘人皆欲殺之乃令曰 鐵簡萬戶 金史曰烏延查剌左右手

昱斛牙兵二百鬼下以鐵撾擊殺之謂之兵法誅之於是軍改 鐵簡重數十斤人號為鐵簡萬戶

從以鞭二人扈不能制

槍五

詩

唐杜甫詩曰苔卧綠沈槍 明唐順之楊教師鎗歌曰老楊自是關東客短衣長軀棗紅面千里隨身丈八矛到處尋人鬬輕健謂余儒生頗好武一揖滾滾發雄辭坐驚平地起波濤蠕蠕龍蛇手中現機開雙龍分海嬉攢簇兩蛇合穴戰爭先儘教使機關縮退誰知賣破綻目上中眷左傳事 猶自晒綿中裹鐵那能見滿身旋著不通風百步攫來激流電飛上落下九點九放去收回一條線問君何為技至此使我馮軒神腦眩荅言少

小傳授時五步七步盡地踐過來操弄三十年渾身化作枯樹篛心却忘手手忘鎗眼前只見天花旋乃知熟處是通神解牛斫輪安足羨因君亦解草書訣君鎗豈讓公孫劒

棒一

通

太公六韜曰方首鐵棓維胘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下二百枚一名天棓 崔豹古今注曰車轄棒也漢朝執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銅為之黃金塗兩末謂為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御史校尉郡守都尉縣長之類皆以木為吾焉用以夾車故謂之車轄一曰形似轄故謂之車轄也 抱朴子曰余願世人改其無檢之行除其驕簡之失則趙勝之門無去客黃祖之棒無所用矣 晉宣帝教曰當教諸圍上守者皆作棒人一枚輕重長短者各各可守皆當頭施紉挂臂賊破死在旦夕邂逅衝突圍當以棓棓之

棒二

通

鑑唐紀曰顏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棓以助官軍呼聲震野 柵滕錄曰楊本者處州人初為太學生精於遁法靖難師起招募才畧之士本應募起家時吳王撫軍一日本請吳王出

覩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淼茫平陸而一軍不見曰此水遁也及帥師北向本嘗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大破之授錦衣衛鎮撫蓋自南北交戰惟平保兒與本有功他將皆敗

棒三

源 造五色長五尺 曹唏別傳云太祖初入尉繚治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各十餘枝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下詳棒一

吳武貿將軍胡山賊賊中有重鎧者矛不能傷時軍乃多用白木棒棒之鎧皆碎乞命常著小冷裙云後發命常著小冷裙之徒不離左右當以鎧有白棒數十枚各有名號鉞鎧盤龍之類也

乃用白棒輒加白棒抱朴子曰武推推人

棒殺外兵

棒殺豪強

列錄志鍾會傳云胡兵及城

與其子丘建密說消息已作大坑白棒數千欲悉呼外兵入將以大棒殺投坑中諸牙門謂兵亦成說此語

夜傳相告皆徧衆遂爭赴殺會下見前

增 執棒趨報 持棒大呼

三楚紀聞錄曰長少衆軍忽覩一人黑色而貌甚偉執大棒躬趨報曰不知將曉忽覩一人黑色而貌甚偉執大棒躬趨報曰不軍國內外下安俄而不見北史王羅傳曰齊神武嘗使羅不見白是殷以爲嘉兆心始安女嬰兒便相與露譬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語曰光羅當道敵見驚退

棒四

增 金吾白梃如兩通鑑唐紀曰元宗御五鳳樓酺宴觀者蓋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梃如兩不人持一巨梃自防諸侯傳曰楚漢相攻時項王令人持一巨梃自防諸侯能近者輒以梃擊之楚漢春秋曰項王令壯士持梃與漢王戰漢王不敢當又宋紀曰种師道大白溝遣人可謀滿城士卒多傷師道前擊敗師道前軍統制楊

棒五

增 表魏高堂隆陳災異表曰石氏星占曰天棓五五星之杖也主撾棓亂兵客星彗茀干犯棓兵大起二年消復之宜罷省百役勿使士卒怨於勤苦而爲亂足其廩食度可勞然後用之則士卒安而無亂兵矣

椎一

增 太公六韜曰方首鐵椎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椎敗步騎羣寇又曰棊杙大椎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

椎二

增 漢書淮南王傳曰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常心怨辟陽侯孝文時入朝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 唐書嚴武傳曰武幼豪爽母嘗詈不爲挺之所荅獨厚其妾妾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妾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妾武聲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眞嚴挺之子 通鑑宋紀曰殿前都指揮使韓震復如賈似道之議請帝遷都陳宜中欲示己非似道黨乃名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 說海遼志曰契丹好以銅及石爲椎以擊兔

椎三

增擊脛　碎腦　通鑑唐紀曰僧圓淨謀反圖爭時八十有餘得之奮鉞擊其脛不能折又元紀曰益都王著因人心憤怨阿合馬家鑄大銅鉞與妖人高和尚謀擊殺之時皇太子從帝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酋僧至中書陰縛皇太子還都作佛事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既而者中遣使出迎悉禽以兵往既而者中遣使奪其馬入建德門夜二鼓至東宮殺晉鄙　晉書張良傳曰良為韓報讐得力士為鐵椎重二十斤擊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　史記

椎四

增盧鼓椎　金史牙吾塔襲敗宋兵威震淮汭折用鼓椎擊人世呼曰盧鼓椎其名可以

椎五

增詩唐李白詩曰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為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

增銘山房隨筆翰林學士王文炳鐵椎銘曰朱亥貢金張良受之合以忠義鍛成此鎚銅山可破鎚不可缺金玲可碎鎚不可折噫亂臣滔滔四海噉噉長蛇其毒封豕其饕上帝憤之以鎚畀著著王十户名地鎚不自奮假手於汝數未莫先時來敢後曾是一揮元兇碎首匪鎚之重唯人之勇匪鎚之功唯人之忠長僅數尺重纔數斤物小用大策此奇勳鎚在人亡再用者誰藏之武庫永鎮

椎六

增詩曰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海錄碎事曰銜枚止言語喧囂也周官有銜枚氏狀如箸橫銜之繳繫於頊繳者結礙也繫繞也蓋為結紐而繞頊也　繳音灼　礙音碍

枚一

枚二

史記曰項梁率師攻秦秦使章邯距梁章夜銜枚擊楚殺項梁　後漢書吳漢傳曰漢伐蜀與劉尚分營於江南江北戰不利於是享士秣馬開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遂大破之　陸賈楚漢春秋曰高祖向咸陽南趣宛宛堅守不下乃匿其旌旗人銜枚馬束口龍舉而翼奮雞未鳴圍宛城三匝宛城降　梁祚國統曰孫權嘗賜甘寧酒米穿以米賜帳下乃以銀碗酌酒自飲次與其都督次酌其兵命銜枚出斫敵　王隱晉書曰毋丘儉文欽反遣鄧艾進屯樂嘉欽果夜銜枚襲艾等昧爽至於城下又曰王浚都督幽州諸軍事成都王使和演發兵殺浚單于以演謀告浚州府逼近銜枚密嚴夜與單于圖演

演持白旛請降　孫嚴宋書曰柳元景總軍北討元景至弘農營於閿方口衆軍並造陝下元景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一宿而至遂合戰元怙悉儳旗鼓士馬皆銜枚潛師伏甲而進既出賊不意虜衆大駭　唐書王雄誕傳曰李子通敗輔公祏乘勝追之反爲所擒士皆走壁雄誕獨提私卒數百銜枚夜往乘風火之子通大敗　又王睿傳曰薛訥至武階距大來谷二十里賊陣兩軍間亘一舍而近睿往迎訥夜使壯士銜枚麾突賊駭引去

枚三

遣三枚　上西山　漢鼓吹鐃歌曰上西山何所見所見惟松柏梧桐兔從狗雉子飛上高堂坐觀樂未央

渡河　國語曰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以甲楯三千人上東山賊乃擾之

衛枚泝江　衛枚

枚四

起兵虛戚寨謝玄等水陸並到說獻計將曰今據孤城百姓無主吳人固鬬公敢西過宜一決戰以示衆心遂銜枚夜出擊破高

衛枚夜出　王智深宋書曰劉誕作亂孝武帝使沈攸之等討誕之於是發尋陽兵一萬卜天生推車塞閭作金鉤曰能著鉤者賞之百金若成二鉤獻之而論官門求賞汪曰爲盤蛇鉤留守吳興劉勔漢

折竹爲號　通鑑宋紀曰劉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敵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敵輒回避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知以枚也命折竹爲號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枚大亂百人者鬨吹號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盤戰積尸野

鉤鑲一

釋名曰鉤鑲兩頭曰鉤中央曰鑲或推鑲或鉤引用之之宜也　字彙曰古兵有鉤有鑲引來曰鉤推去曰鑲　莊子曰曲者中鉤

鉤鑲二

瑞應圖曰湯都於亳有神人牽白狼口銜銅鉤入湯庭

鉤鑲三

鉤鉤　吳鉤　魏文帝與王朗書曰石丞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巴蜀之鉤此言難得之貴寶不若易得之賤物　吳都賦曰家有鋒鏑戶有犀渠軍容蓄用器械兼儲吳鉤越棘純鉤盡

鉤鑲四

蚩尤辟兵　東觀漢記詔令賜鄧禹蚩尤辟兵鉤一　殺子成鉤　吳越春秋云闔閭作金鉤曰能著鉤者貴之百金若有人貪賣重報其兩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之而論官門求賞汪曰爲

鈎者　毛子獨求賞何以異作者曰吾作鈎貪王之貨殺吾二子以成兩鈎是以與衆異其人向鈎而哭呼其兩子名曰吳鴻龐猪我在此聲未絕而兩鈎俱飛著父之胷吳王大驚乃賞之百金

說文林曰璏佩刀下飾也天子以玉諸侯以金犀佩刀上飾也　太公兵法曰刀子之神名曰脫光　增潛確類書曰蚩尤作陌刀　考工記曰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今之書刀古者未有紙筆以削刻字至漢雖有紙筆仍有書刀古之遺法也　典論曰昔者周魯寶赤刀孟勞　楚辭曰鉛刀進御遇棄泰阿　孔叢子曰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　增春秋孔演圖曰八政不中則天雨刀　淮南子曰鉛不可以爲刀　又曰金勝木者非以一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撲塞江也　阮子曰裁圖無利器猶鉛刀而望其巧　原物理論曰古有阮師之刀天下之所寶貴也初阮之作刀受法於金精之靈七月庚辛見金神於冶監之門其人光色燦爛向而再拜神執其手曰子可教也既致之閒宴設饌而問焉金神教以水火之齊五精之鍊用陰陽之候取剛軟之和三年作刀千七百七十口其刀平背夾刃方口洪首截輕微不絕絲髮之系所堅剛無變動之異　總楊泉物理論曰司刀神一名滄耳　原班固與弟超書曰實侍中遺仲

升楚勝陵錯橫刀玉璇卑削一枚金錯半垂刀一枚

增 後漢書輿服志曰佩刀乘輿黃金通身貂錯雌黃室五色罽隱室華諸侯王黃金錯半鮫魚鱗金漆錯雌黃室五色罽隱室華諸侯王黃金錯環挾黃門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賁黃室虎文其將白虎文半鮫黑室公卿百官皆純黑不半鮫小黃門雌黃室中皆以白珠鮫爲鐶口之飾乘輿者加翡翠山紆娶其側

原 聖證論曰昔國家有優曰吏利漢氏舊優也云梁冀有火浣布切玉刀一朝以爲誕而不信正始初得火浣布乃信 初學記曰釋名曰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擊之也其末曰鋒言若蜂刺之毒利其本曰環形似環也或曰黃帝採首山之金始鑄爲刀見洞冥記歷代有吳刀赤刀容刀鸞刀歸藏曰大副之吳刀是用出氣尚書大誥弘璧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注曰寶刀赤刀赤刀削也毛詩曰鞞琫有珌鸞刀注曰刀有鸞者毛詩又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釋琫容刀注云舟帶也容刀言有武事 昆吾割玉刀見十洲記周穆王時西胡所獻切玉如切泥 鳴鴻刀見洞冥記漢武帝以賜東方朔 百鍊青犢漏影三刀注見崔豹古今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見吳越春秋 林

釋名曰短刀曰拍髀帶時拍髀旁也又曰露拍言露見也佩刀在佩旁之刀也或曰容刀有刀形而無刀備容儀而已剪刀剪進也所剪稍進前也書刀給書簡札有所刊削之刀也封刀鉸刀皆隨時名之也

魏 魏武帝

內戒令曰往歲作百辟刀所謂百鍊利器以辟不祥懾服姦宄 典論曰丕造百辟寶刀其一文似靈龜名曰靈寶其二彩似丹霞名曰含章其三鋒似崩霜刀身劒鋏名曰素質又作露陌刀一名龍鱗

增 隋志曰東宮左右內率府有千牛備身八人掌執千牛刀以千牛名刀者取其辦千牛而芒刃不頓 通鑑唐紀曰唐初職事官三品以上賜金裝刀礪石 唐六典武庫令曰刀之制有四儀刀古環劒之類宋晉以來謂之御刀後魏曰長刀皆施龍鼻環隋謂之儀刀裝以金銀羽飾障刀以障橫刀佩刀長刀盖古斷馬劒魏武帝有露陌刀銘也

唐書地理志曰邠州貢剪刀忠州涪州貢文刀 玉堂閒話曰唐詩多用吳鉤者刀名也刀彎故名之曰葛党刀 說選北戶錄曰南中有以竹爲刀錯子者如少鈍復以漿水洗之如初

增 西京雜記云黃公少時爲術能御虎佩赤金刀及衰老不能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以赤金刀厭之不效爲虎所殺

原 漢書曰龔遂爲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而佩犢東觀漢記曰馬嚴爲陳留太守建初中嚴病遣功曹史李龔奉章詣闕上名見龔問疾病形狀以黃金十斤

葛縛佩刀書刀革帶付襲賜嚴　又曰賜鄧遵金對鮮卑緹帶一具金錯五十辟把刀墨再屈環橫刀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　增　後漢彭修傳曰修父爲盜所劫修年十五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耶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　原　蜀志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慄慄　蒲元傳曰君性多奇思於斜谷爲諸葛亮鑄刀三千口刀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江水君以淬刀言雜水之不可用取水者擇言不雜君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實於涪津渡覆水懼怖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咸共驚伏以竹筒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因曰神刀今屈耳環者乃其遺範　費禕別傳曰孫權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禕荅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　增　吳志孫堅傳曰堅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塘會海賊掠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不敢進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邏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

原　陸機晉書曰王濬之在郡也夢懸四刀於梁上甚惡之濬生簿李毅拜賀曰夫三刀爲州而見四益一也明府其臨益州乎後果然　晉中興書曰初魏徐州刺史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處謂別駕曰此刀當令君至三公耳別駕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耶盜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　增　晉書曰衛瓘監軍護軍鍾會素與瓘至厚會書板上欲殺胡烈等示瓘瓘言不可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　又曰元帝以劉琨爲侍中太尉并贈名刀　詞林海錯曰晉太康記范文以南西捲縣雅夷奴也文爲奴時牧羊山澗得兩鱧魚化爲兩石石有鐵文入山中就石冶鑄成兩刀斫石郭如切泥由是人情漸附後爲日南王子孫世寶鱧刀爲斬蛇劒也一曰雅奴魚刀　搜神記曰宮亭湖孤石有估客下都徑其下見二女子云可爲買兩量綠履自厚相報估客至都有奸綠履并箱盛之自市一書刀亦在箱中既還以箱及香置廟中而去忘取刀湖中正迕忽有鯉魚跳入船中破魚得刀　陶弘景刀劒錄曰郭維於太原得一刀文曰宜爲將後遂爲將軍及與蜀戰敗走遂失此刀　又曰王雙曾於市中買得一刀賣人曰得之者貴因不見雙後佩之果爲將將此刀與曹真以一刀換之　又曰孫

權遣張昭代周瑜爲南郡太守曾作一刀背上有溫寇
將軍四字八分書　又曰張翼德初受新亭侯自命匠
鍊赤珠山鐵爲一刀銘刀曰新亭侯蜀帝大將也後被
范強將此刀入吳　又曰諸葛亮定黔中從青石祠過
拔刀刺山沒刃不拔而去行者莫測　又曰前涼張寔
造刀一百口無故盡生文曰霸　又曰後趙石勒建平
元年造一刀用五百金工用萬人尖頭長三尺六寸銘
曰建平隸書　又曰石勒未貴時耕得一刀銘曰石氏
昌篆書　又曰前秦苻堅甘露四年造一刀用五千功
銘曰神術隸書　又曰後秦姚萇建初元年造二刀長
七尺一銘曰雄一銘曰雌隸書若叩即鳴　又曰後涼
呂光麟嘉元年造一刀銘背曰麟嘉長三尺六寸　又
曰明帝驚建武二年造一刀銘曰朝儀刀小篆書長四
尺　後周書曰耿豪從太祖戰於邙山豪謂所部曰大
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刺直斫慎勿皺眉
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殺俄然
奮刀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　通鑑唐紀曰
蓋蘇文狀貌雄偉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
又曰太平公主等謀廢立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
上佩刀意欲上斷割　唐書劉文靜傳曰文靜與裴寂

有隙嘗與第文起飲酣有怨言拔刀擊柱曰當斬寂會
家數有變文起名巫夜被髮銜刀爲讓厭文靜妾失愛
告其兄上變遂下吏　又皇甫無逸傳曰無逸嘗按部
宿民家鐙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爲炷其
廉介如此　又闕稜傳曰稜善用兩刃刀其長丈名曰
拍刀一揮殺數人前無堅對　又契苾何力傳曰始何
力母弟在涼州詔往視母於時薛延陀毗伽方強契苾
諸酋爭附之乃脅其母弟使從何力曰我義許國不可
行衆執之至毗伽牙下何力其睹拔佩刀東向呼曰有
唐烈士受辱賊廷耶天地日月臨鑒吾志即割左耳誓
不屈　山堂肆考曰唐開元中王昌齡舟行馬當山遇
大風命斟酒紙上大王誤投金錯刀忽有赤鯉入舟剖
腹得刀　唐書李光弼傳曰始光弼將戰內刀於鞞曰
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捷當自刎以謝
天子　又李嗣業傳曰嗣業身長七尺壯勇絕倫天寶
初隨募至安西頻經戰鬪於時諸軍初用陌刀嗣業善
用之每爲隊頭所向必陷　又曰高仙芝討勃律李嗣
業袒持長刀大呼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
堵進所向無前　又劉崇龜傳曰崇龜爲清海軍節度

使廣有大賈約倡女夜集而它盜殺女遺刀去吏跡賈捕劾得約女狀而不殺也崇龜方大饗軍中悉集宰人至日入乃遺陰以遺刀易一雜置之詰朝羣宰即庖取刀一人不去曰是非我刀問之得其主名往視則亡矣

崇龜取他囚殺之聲言賈也陳諸市亡宰歸捕詰具伏

其精明類此　通鑑唐紀曰甄濟有操行安祿山秦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舁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名之濟引首待刀　又曰李憕署李祐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　金史曰牙吾塔不喜文士像屬有長裾者輒以刀截去　玉

壺清話曰曹翰鄱人曹彬真定人二曹皆著名翰能詩宋太宗語曰朕覽卿詩曾因國難披金甲恥爲家貧賣寶刀他日燕山磨峭鋒定應先勒大名曹朕甚愛之

說選溪蠻叢笑曰出入坐卧必以刀自隨小者尤銛利名花黨　又曰藝精者擲刀空中接之名雞模　倭志曰倭賊勇而戇不甚別生死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

刀三

原　吳刀　周寶上詳刀一　博物志　龍河圖曰有脫光　陸光　漏影　魚刀同之實器　屠牛　新虎准南子曰屠牛垣一朝下見何晉刀銘　銅口　金頭　傅咸奏事曰尚書舊給大銅口刀一敕　謝尚與揚征南書曰今給五尺金頭刀碧綾車中居　孟勞　甲手　殺梁傳云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及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右曰孟勞孟勞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　魏武軍令云敢有起兵意與工師共作甲手刀　龍鱗　大檜　續漢書云韓嵩獻檜刀重八斤六兩長六尺三百枚　鼓內琴　典論云魏太子丕百琴自鼓以爲三刀　棄市　周禮考工記云函人爲甲犀甲七年琴成入韓中利劒韓王逆其妻以刀納之劒韓王及壯悶母知之乃入秦遣莫邪入秦獻

曰梁武帝之侍起兵也席闡文蘇頴胄同禹功造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合璧事類曰

徐齊聃八歲能文太宗名試賜所帶刀　金苦木辛

大荒中有如何地仙帶刀對刀　李白詩曰寶劍雙蛟龍雖有神交會有時豈無倚天劍誰斬蒼波流

破陣　合璧事類舊笑曰甲與乙有讎兩相鬬敵背脾護身逮以標銘盡斑刀而前名對刀　麥苳蘆葉

合璧事類曰牛僧孺進士時羸貧常用麥苳刀字有誤譌為苳蘆葉耳

削割縣定　盧綸歌曰黃金精裏青蘆葉手削割縣定若剪成鈪且捷轉水薄玉狀不分一尺寒光曜池水麗人何許試不可觸似有蟲鏤文沒一尺之幾墜前池水

馬知不是蛟龍子割雞刳虎皆若空願應君心　折封

遠君指并刑難　合璧事類外集曰小者折封之　破陣

合璧事類曰有神人每成此物如有神助　寶鈿　金錯

佩者傳七世矣　又阿史那社爾傳曰貞觀十四年為交河道行軍總管平高昌諸將成受賞社爾取見別詔然後受所取皆老弱陳數以未受詔書吏不敢與太宗美其廉賜高昌王寶鈿金錯刀四組錯刀二十修刀　青蛇

傳之益妙其制文公誌苑曰宋呼短劍為常作破陣刀　斷蒙　警惡

元成少累勇自打鐵作刀凌討黃巢刀曰蠻頭為二流將大司馬號其刀曰蠻頭貴妃父楊元琰少時嘗有一刀每出入遠輒聞於人也故名　安國　定國

貴妃刀　又曰安國一頭刀銘其背曰定國　又曰宋高祖小豪書長四尺後入梁國　萬人　五色

又曰宋景平元年造陵馬刀五百口銘曰百勝隸書清宇玉海曰熙寧五年作又曰宋景平元年造一刀銘曰五色小篆書　百勝　二

平元年造斬馬刀長三尺餘首為大環上出以示蔡挺挺奏制作精巧便於操也五月命置局造數萬口分賜邊臣　騰馬　斬馬

主孝雄晏

遺贈皆文股屈環遺物如風上有囊字曰二儀　建義　定業

三年造刀一口銘曰建義隸字又曰齊高祖蕭道成建元二年造一刀銘曰定業長五尺篆書帝以景明元年於白鹿山造白鹿刀隸書　白鹿　赤冶

建國元年於赤冶城鑄刀十口金鏤赤冶二字隸書　徑路　張猛送呼韓聊侍子與單于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犂擊撓酒共飲血盟定永應幼曰徑路匈奴寶刀也　唐書南詔傳曰德宗遣袁滋冊異牟尋遣清平官尹輔首等七人謝天子獻鐸鞘刀有孔旁達出麗水陸以金飾刀四組錯刀二十修刀　鐸鞘　元漢書匈奴傳時以毒藥并治取迎躍如星者十年乃成浪人所鑄故亦名浪劍王所貢也　趙國　青蛇

赤鵠之田錄曰陶貞白有二刀一名善勝一名寶勝性往飛躍如青蛇狀　周處記曰漢武帝解鳴鳥之圍得黃帝採首陽之金鑄刀以賜東方朔刀長三尺朔曰此刀當斷之雄已飛去雌者獨在帝追崩遺命以示嗣皇　恐人每以此刀斫銷之刀自手中化為鵠赤色飛去雲中　玉磨　白泉洗

李頒詠烏孫龍馬曰龍之玉洗清沙漠遶磨用陰山一片玉洗持胡地獨流泉　迎雪　舍霜

誰裁前氣凜風清飛廬二論刀割雪傳舍歌曰色迎　鏡　吳書曰凌統怨甘寧殺其父寧嘗備統不與相見嘗於呂蒙會酒酣統乃舞戟　凌統　舞

以刺王僚　雪諸特

呂錄曰陶貞白有二刀一名善勝一名寶勝性往飛躍如青蛇狀周處記曰漢武帝解鳴鳥之圍得黃帝採首陽之金鑄刀以賜東方朔刀長三尺朔曰此刀當斷之雄已飛去雌者獨在帝追崩遺命以示嗣皇恐人每以此刀斫銷之刀自手中化為鵠赤色飛去雲中　玉磨　白泉洗

李頒詠烏孫龍馬曰龍之玉洗清沙漠遶磨用陰山一片玉洗持胡地獨流泉　迎雪　舍霜

誰裁前氣凜風清飛廬二論刀割雪傳舍歌曰色迎　鏡　吳書曰凌統怨甘寧殺其父寧嘗備統不與相見嘗於呂蒙會酒酣統乃舞戟　凌統　舞

以刺王僚　雪諸特　屬為鏡　鉛為鈷　神仙傳曰河東李尤金馬書刀銘曰百勝隸書清宇玉海曰熙寧五年作又曰宋景平元年造陵馬刀五百口銘曰五色小篆書　百勝　二

平元年造斬馬刀長三尺餘首為大環上出以示蔡挺挺奏制作精巧便於操也五月命置局造數萬口分賜邊臣　騰馬　斬馬

主孝雄晏　白虎象　金馬形

此刀銘曰百勝隸書清宇玉海曰熙寧五年作又曰宋景平元年造一刀銘曰五色小篆書　百勝　二

曰幸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

增 土墜刀　露壁刀　北齊書曰蒸母崔文云虞平鄱南幹子城是十將錦飾處其上可以墜刀時外國傳曰扶南諸王殺其國人以刀所刺往往有不入者以汗霑壁刀

黑如漆　赤如血　十二國遺陳太丘曰鄧艾年十三常有風氣冷濕又曰黃忠從先主定南郡得一刀黑如漆長三尺餘上常有赤氣如血艾每厭以為帽飾

明月環　秋水薄　李白詩刀開明月環虛論割二刀子歌兩絡神物秋水薄

將軍賜固　刺史與祥　以令賜固與寶窓箕曰今月中舍少小時所服今賜固伏令賜固犯刀曰此大將軍恩且喜且慚下詳刀二念大

淬以清流　礪以越砥

並李尤金　為書刀銘　陸翽庾闡咒

不虞　可使無鬼　東觀漢記王莽時述云善武王嘗戰刀五尺三寸名泰山寶環頭可使無鬼入軍不傷物

水截綠毓　亞見刀以備　王粲刀銘以備不虞耳

其弟軟相見軟數請上乃與半刀謂上曰一何往意不安貿半而與之至通舍通甚徹握上手得

列異傳云有仙人王方平降神於家以刀一口長五尺三寸名泰山寶環頭可使無鬼入軍不傷物

卧可使無鬼入軍不傷物勿以入廁圊且不宜久服三年

後有從求者可急與之後

賣刀遼東　奮刀都亭

累有車載錢百萬請刀者

列仙傳云丁次卿不知何許人名之丁氏次卿有寶刀遼東市時人咸之丁氏次卿有寶刀遼東市時

麗子夏妻趙君安女君安為同郡李壽所殺三子遭疫而死壽大喜娥聞曰李壽汝莫為知娥不手刀故耶

乃陰市刀志在殺壽後於都亭奮刀斫之壽

刀折拔壽頭刀斷壽頭落地論云時當胡有獻奮者

西胡割玉

女休白陽　陳思王辭帶劉玉刀

下洋子二壞宛景才注

王尊引視　朱暉向賊

欲格殺之即舒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視王王欲試相拔刀向王王情得師古傍

曰謂尊所測正得其情也東觀漢記云朱暉年十三與舅母家屬入宛城道遇賊攻奪婦人衣暉拔刀向賊

與舅母錢物可得諸母衣不可得今朱暉死

日也賊義之笑曰童子納刀遂放遣

拔向施工

鄧志云許褚從討袁譚以褚常侍左右禪之不敢發何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諸至下舍心動即擊之即擊他等太祖益親信之懷見待他等不知入帳見

出入同行不離左右江表傳云孫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為長安試還之釣臺時風大盛谷利令施工取樊大

口櫂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施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施入樊口櫂曰阿利還水何怯也利疏曰大

王萬乘之主輕忘奈社稷何不測之

懷刀對泣　強刀一割

遲以太后臨朝呼老臣於牀下遺詔輔命之言故在耳

因第五倫傳倫流涕推衛刀致地與昭對泣

張衡與特進書云孫權遣

以為備

云以為鉛刀

強可一割

拔刀斫案　取刀擊石

後漢書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曹操者與此案同

云蜀人李阿傳世不老有古強者以擊石刀折

虎狼取大刀隨阿見而怨取強刀以擊石刀折

散強竊憂刀散阿復取刀左右擊之如故

長揖跳刀大呼　橫刀

英雄記云董卓謂袁紹曰皇帝沖闇非萬機之主陳留王賢明仁勝今欲立之紹曰皇帝尚以

綏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慧節於東門而奔冀州王睿表云孫堅出素行石頭還左右

兵士皆跳刀大呼曰要當為國家決一死戰魏帝尚以

千人定天下況今有數萬衆自足辦事皓意大喜便開

庫藏畫出金　引刀自剄　持刀自刎

漢書蓋寬饒傳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指上書訟寬饒上不聽遂下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

賞以賜之

悲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

下吏莫不憐之　又田延年傳曰幸勿道論云時當胡有獻奮者腰

益三十萬不道就獄延年曰幸勿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守

宰獄即閉關獨居齋舍被囚數日使者召延年論延壽聞鼓聲自刺死 破魚得刀

魚變爲刀 晉中興書云孫恩世奉五斗米道因叔祖杜子恭爲弟子恭有異術常就人借瓜刀其主索之子恭曰當送還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主往如此林邑記云林邑王范文先嘗爲人牧羊洞中得鱷魚私養之漸大文恐因曰將殺還非魚也文不從食之其主檢求文恐因曰將殺還非魚也文不從食之其主檢求看石有鐵作兩刀咒曰魚變爲刀若所石入者當爲此國王文所石即入人斬殺之

投則辟刀 獻則授頴 增 循環握足 斷席別坐

凡獻刀授頴則却刀而受之 漢書李陵傳云陵降匈奴單于壯其人愛之以其女妻陵而貴用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自傷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歸漢也 史記諸先生曰任安與田仁俱至匈奴拾陵立政等三人使守節不屈單于欲降之乃置陵等蘇武所而衛律等常在其旁有貴用事單于舍人過平陽主家令與騎奴同席而食二子爭肉羹而相爭斗以刀決肉不平而起 後漢書載記曰慕容翰謂遼東曰汝可百步暨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者可來前也翰馳射解刀數百步暨刀而後發之輪一發便中刀環追騎乃散 李白白馬篇曰連錢驕遠者

增 佩刀生毛 盧江七賢傳曰漢武帝出淮陽到舒不覺上厠名何陳翼對曰鄚名不覺上厠名欲舉燔之翼曰臣言不驗燔之刀有毛長寸乃不燔

儀刀通鑑唐紀曰唐文宗時皇城留守郭皎奏諸司儀仗有鋒刃者請皆輸軍器使遇立仗別給儀刀從之

持鎗刀而遁 又宋將軍董昌戍午錢鏐十餘萬衆出西戰大敗退入淸江迎敵人見之以爲庖丁不復用刀而遁使然也

麻札刀 宋史岳飛傳曰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大敗之一馬

徐大刀 宋通鑑紀

刀光如月 史弁州封

刀起見

數千人投刀拜 又曰高不靖宣德時吳惠守桂林時義寧蠻居至夜分盜意漢厚斂以結之蠻感泣其酋率衆境上大呼皆跪奪守者刀連殺數千人

奪守者刀 平城陷被執友人諫縛雲急雲怒罵奮躍大呼縛皆跪奪守者刀連殺數千人

刀不見公 兵畧蓦開曰都督劉顗不曾不拿還敵提兩刀若飛起見刀不見公

叢記曰高中丞捷少輕俠武力絕人後自南院飛歸莊居至夜分盜意漢厚斂以結之蠻感泣其酋率衆境上大呼皆跪奪守者刀連殺數千人

刀起見 史岳飛傳曰兀朮不見公提兩刀起見刀不見公

刀光如月 史弁州封

殺人千里不留行 又酬張卿詩曰寶刀隱玉匣繡澀空苔苔 唐杜甫詠趙太常大食刀歌曰壯士短衣頭虎毛憑軒拔鞘天爲高翻風轉日木怒號氷翼雲淡傷哀猿鐫錯碧鬻鵰鶡膏銛鍔已瑩虛秋濤 又曰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 孟郊詩曰抽裝無一線剪愾盈千刀 韋應物寇季膺古刀歌曰古刀寒鋒青摵摵少年結交平陵客求之時代不可知千痕萬穴如星離重疊泥沙更剝落縱橫鱗甲相參差古物有靈知所適貂裘拂之橫廣席陰森白日掩雲虹錯落池光動金碧知君寶此誇絕代求之不得心當愛厥見今朝

增 佩刀生毛 盧江七賢傳曰漢武帝出淮陽到舒不覺上厠名何陳翼對曰鄚名不覺上厠名欲舉燔之翼曰臣言不驗燔之刀有毛長寸乃不燔

儀刀通鑑唐紀曰唐文宗時皇城留守郭皎奏諸司儀仗有鋒刃者請皆輸軍器使遇立仗別給儀刀從之

持鎗刀而遁 又宋將軍董昌戍午錢鏐十餘萬衆出西戰大敗退入淸江迎敵人見之以爲庖丁不復用刀而遁使然也

麻札刀 宋史岳飛傳曰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大敗之一馬

徐大刀 宋通鑑紀

刀光如月 史弁州封

刀起見

數千人投刀拜 又曰高不靖宣德時吳惠守桂林時義寧蠻居至夜分盜意漢厚斂以結之蠻感泣其酋率衆境上大呼皆跪奪守者刀連殺數千人

奪守者刀 平城陷被執友人諫縛雲急雲怒罵奮躍大呼縛皆跪奪守者刀連殺數千人

刀不見公 兵畧蓦開曰都督劉顗不曾不拿還敵提兩刀若飛起見刀不見公

叢記曰高中丞捷少輕俠武力絕人後自南院飛歸莊居至夜分盜意漢厚斂以結之蠻感泣其酋率衆境上大呼皆跪奪守者刀連殺數千人

刀起見 史岳飛傳曰兀朮不見公提兩刀起見刀不見公

刀光如月 史弁州封

殺人千里不留行 又酬張卿詩曰寶刀隱玉匣繡澀空苔苔 唐杜甫詠趙太常大食刀歌曰壯士短衣頭虎毛憑軒拔鞘天爲高翻風轉日木怒號氷翼雲淡傷哀猿鐫錯碧鬻鵰鶡膏銛鍔已瑩虛秋濤 又曰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 孟郊詩曰抽裝無一線剪愾盈千刀 韋應物寇季膺古刀歌曰古刀寒鋒青摵摵少年結交平陵客求之時代不可知千痕萬穴如星離重疊泥沙更剝落縱橫鱗甲相參差古物有靈知所適貂裘拂之橫廣席陰森白日掩雲虹錯落池光動金碧知君寶此誇絕代求之不得心當愛厥見今朝

得一焉有皇漢之明后思潛達而元通飛文藻而博致揚武備以儕凶然後礪以五方之石鑒以中黃之壤規圖景以定環據神功而造象陸斬犀革水斷龍角輕擊浮截刃不纖削踰南越之巨闕超西楚之泰阿實眞精之攸御永天祿而是荷

增 後漢張衡西京賦曰吞刀吐火雲霧杳冥

詩 古詩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魏王粲從軍詩曰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 晉左思詠史曰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 無名氏獨漉篇曰刀鳴箭中依牀無施 又俠客行曰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十步一

殺人千里不留行 又酬張卿詩曰寶刀隱玉匣繡澀空苔苔 唐杜甫詠趙太常大食刀歌曰壯士短衣頭虎毛憑軒拔鞘天爲高翻風轉日木怒號氷翼雲淡傷哀猿鐫錯碧鬻鵰鶡膏銛鍔已瑩虛秋濤 又曰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 孟郊詩曰抽裝無一線剪愾盈千刀 韋應物寇季膺古刀歌曰古刀寒鋒青摵摵少年結交平陵客求之時代不可知千痕萬穴如星離重疊泥沙更剝落縱橫鱗甲相參差古物有靈知所適貂裘拂之橫廣席陰森白日掩雲虹錯落池光動金碧知君寶此誇絕代求之不得心當愛厥見今朝

賦 魏曹植寶刀賦曰建安中魏王命有司造寶刀五枚以龍虎熊鳥雀爲識太子得一余及余弟饒陽侯各

繞指柔片鋒折刃猶堪佩高山成谷滄海填英豪埋沒誰所指吳鉤斷馬不知處幾度煙塵今獨全夜光投人人不畏知君獨識精靈器酬恩結義心自知死生好惡不相棄白虎司秋金氣清高天寒落雲崢嶸月肅風淒古堂淨精芒切切如有聲何不跨蓬萊斬長鯨世人所好殊遼闊千金買鉛槧一割　宋蘇東坡以雙刀遺子由子由有詩坡次其韻云寶刀匣不見但見龍雀鐶何曾斬蛟蛇亦未切琅玕胡爲穿窬輩見之要領寒吾刀不汝問有槐在其肝念此刀自藏包之虎皮斑湛然如古井終歲不復瀾　明徐尊生佩刀行曰神人藏舟半衆　唐順之日本刀歌曰有客贈我日本刀魚鼠作靶

青絲纏重重碧海浮渡來身上龍文雜藻荇悵然提刀起四顧白日高高天冏冏毛髮凜列生雞皮坐失炎蒸日方永閒道倭人初鑄成幾歲埋藏擲深井日淘月煉火氣盡一片凝氷鬬清泠持此月中斫桂樹願免應知避光景　徐渭琉球刀詩曰單刀新試舞雙劒舊能輪雨過腥聞血風旋雲翠身對鏡歸思動桂肆蘭綏塵醉後時橫看終當贈與人

銘後漢馮敬通刀陽銘曰修爾甲兵用戒不虞見危致命臨事而懼文不可匿武不可黷文武孔純荷天之祿　又刀陰銘曰溫溫穆穆配天之威苗裔無疆福報

永綏　李尤銘佩刀銘曰佩之有銘抑武揚文豈爲麗好將戒其身　又金馬書刀銘曰巧冶煉剛金馬託形黃文錯鏤兼勒工名　魏文帝露陌刀銘曰於鑠良刀胡煉亶時譬諸麟角靡所任兹不逢不若永世寶持利用衛身以戚弗治　曹植寶刀銘曰造兹寶刀既磐既磨匪以尚武子身是衛麟角匪觭鶩距匪歷　王粲刀銘曰相時陰陽制兹利兵和諸色劑考諸涌清陸剸犀兕水截鋭鯨君子服之式章威靈　何晏斬猛獸刀銘曰徒搏不兵作戒宣斤用造斯器蜻獸是剸禽允良辰明亶時永獵厥後蹦民之災　晉張協文身刀銘曰良金百煉一名屢巧寶刀既成窮理盡妙文繁波流迴光靈照在我皇世戢不可耀　赫連勃勃造百鍊剛刀曰爽爽名金昆吾遺璞載爲把刀利亞切玉時文斯僃含精內燭威助雖化武不可黷　裴景聲文身刀銘曰良金百煉一名屢巧寶刀既成窮理盡妙文繁波流迴光靈照在我皇世戢不可耀　赫連勃勃造百鍊剛刀曰爽爽名金昆吾遺璞載爲把刀利亞切玉時文斯僃含精內燭威助雖化武不可黷　裴景聲文身刀銘曰

除有穴於垣侵堂及室我刀入門是去無跡

增啓梁簡文帝謝勅賚善勝威勝刀啓曰氷鍔含彩雕琰表飾名均素質神號脫光五寶初成曹丕先荷其一三勝今造愚臣總被其恩錫韓非之書未足爲比給博山之筆方此更輕　劉孝儀爲晉安王謝東宮賜玉環刀啓曰苗峰珍鋌利極鉤芒謹當擁以雄身藉而安體不令北海小雅孤擅穿縢之寄盧江佩刀獨表不欺之驗

弓一

原釋名曰弓穹也張之穹隆然其末曰簫言簫梢又謂之弭以骨爲之滑弭弭也中央曰弣弣撫也所撫持也簫弣之間曰淵淵宛也宛曲也　爾雅曰弓有緣謂之弓無緣者謂之銑以屋者謂之珧以金者謂之銧玉者謂之琫用金飾弓兩頭因飯類以爲名　方言曰弓藏謂之鞬或謂之鞹　說文曰角端獸狀似豕角善爲弓出胡休夕國　又曰弹丁昆反畫弓也弨敕交反弓也　角弓也弧木弓也　弛弓曲也弶許拘反弓急張也弼百生反鄙反弸弓彊貌也弭一婢反滿弓有所向也　山海經曰少皞生般是始弓矢世本曰牟夷作矢揮作弓矢一器作者兩人於義有疑此言揮是也按世本揮始作弓宋衷注曰揮黃帝臣又孫卿子曰倕作弓羿作弓三說不同

易曰弦木爲弧刻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周官曰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注謂膠絲漆）

增 又曰寒奠體水析澌春被弦角三液而幹再液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注句不用之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原 又曰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箙盛矢器）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犴侯鳥獸者

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勢者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

又曰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者以爲遠也角者以爲疾也筋者以爲深也膠者以爲和也絲者以爲固也漆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

增 禮記曰武王克商後千戈弓矢包之以虎皮　又內則篇曰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　儀禮鄉射禮曰衆賓勝皆袒遂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　又曰下射進坐橫弓覆手

原 毛詩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　郭璞毛詩拾遺曰象弭魚服毛云弭弓反末以象骨爲之蓋俗說之誤也按左傳曰左執鞭弭弭弓名謂以象牙爲弓今西方有以犀角鹿角爲弓者

增 家語曰弓調而後求勁焉　列子曰傅弓以蘇之筋糊弓以河魚之膠說者以爲燕角善楚筋細河膠黏　吳越春秋曰范蠡進善射者陳音越王問射所起音曰黃帝作弓以備四方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蒙傳楚琴氏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三侯龔侯翼侯魏侯也　喻林曰武王曰五帝之時無守戰之具國存者何太公曰守戰之具皆在民間未都者是其弓弩也鈐鉤距者是其矛戟也簽笠者是其攻戰之具也雞狗者是鉦鼓也　劉子閱武篇曰進家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般倕善斲不能運不利之斤孫吳善將不能戰不習之卒　孫卿子曰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

原 又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　又曰天子彤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　三禮圖云彤弓天子所用琥弓卿以下所用也　楚辭曰帶長劒兮挾素弓　孔叢

子曰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

增 呂氏春秋曰齊宣王所用弓不過三石而左右皆曰此不下九石宣王終日自以為能用九石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而為九石也　又曰善釣者出魚乎千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

原 龍魚河圖曰弓之神名曰曲張　文子曰狡兔得而猶犬死高鳥得而彊弓藏　淮南子曰淇衛箘簬箘簬竹也出於其地箭羽飾以金銀錫雖有薄縞之幹然猶不能穿也若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楯矣

風俗通曰烏號弓者柘桑之枝枝條暢茂烏登其上垂下著地烏適飛去從後撥殺取以為弓因為烏號

摭 賈誼新書曰東方之弧以梧其牲以雞南方之弧以桑其牲以牛西方之弧以棗其牲以羭北方之弧以棗其牲以羭中央之弧以柳其牲以狗中央之弧以柳其牲以羊北方之弧以棗其牲以羭西方之弧以桑其牲以牛南方之弧以梧其牲以雞凡此六弧者當有變更上言懲沸之後當有變更上言懲沸之後當有變更上言懲沸之後

弓尤健勁　明典故紀聞曰太祖因試將士論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中於百步之內則弓無敗折之患

弓二

原 左傳曰潁高之弓六鈞 潁高魯人也三十斤爲鈞 又曰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 增 又曰昭公七年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 又曰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韓韋之助 原 家語曰楚共王出遊亡其烏號之弓 烏號弓名 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之人得之何必楚也 列子曰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能又使學視小如大紀昌以氂懸蝨在牖南面而望之三年之後如輪觀物皆山丘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蝨之心而懸不絕 又曰甘蠅古之善射者發弓而獸伏鳥下 原 關子曰宋景公使弓工爲弓九年來見公曰爲弓亦遲對曰臣不得見公矣曰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臺東面而射矢踰孟諸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新序曰楚熊渠夜行見寢石彎弓射之沒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 戰國策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而召問之對曰見鳥六雙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 列女傳曰晉平公使工爲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勞矣幹生泰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荊麋之筋糊以河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選也而不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支右手發箭左手不知公以

其儀而穿七札弓工立得出賜金三鎰 增 詞林海錯曰仲子崔仲由之子孤黶殺子路子崔請往報仇孔子曰行矣黶知之曰勇者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城西決戰乃得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 史記曰上迎寶鼎於中山得路弓乘矢集獲壇下 又曰黃帝騎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望帝抱其弓而號後世因名其弓曰烏號 原 東觀漢記曰孟冬獻弓矢張璠漢記曰陳球爲零陵太守州兵朱蓋等反球守城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人斬朱蓋等 增 後漢祭

彤傳曰光武拜彤爲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廣斥候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　又東夷夫餘國傳曰初北夷橐離國王出行其侍兒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因有身後生子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渡因至夫餘而王之　梁書曰羊侃膂力絶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　後魏書曰傅融性豪爽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此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一人曰唯當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人堪引人曰唯傅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傅靈越可解此文融意謂其三子文武材幹堪以駕馭當世常密謂鄉人曰汝聞之不爲虫之子有三靈此圖讖之文也好事者傳之故豪勇之士多相歸附　唐書曰高開道募壯士數百爲養子衛閤下愛將張金樹潛令左右數人僞與諸養子戲絶其弓弦又取刀稍聚牀下既瞑以其徒譟攻之　又張士貴傳曰士貴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空發　又王方翼傳曰方翼常夜行見長人丈餘引弓射仆之乃朽木也太宗聞擢右千牛　又李德裕傳曰德裕嘗鄭滑節度

使徙劒南西川請甲人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由是蜀之器械皆犀銳　又田頵傳曰時稱朱瑾槊米志誠弩皆爲第一安仁義嘗曰志誠弩十不當瑾槊之一瑾槊十不當吾弓之一　王海曰宋元豐二年上聞尹材能爲弓能辨六材命乘驛赴闕五年八月材造插梢弓又曰元豐六年九月丁丑上批付劉昌祚所進器械具悉今賜卿金線烏梢弓一神臂弓二　兗州史料徐中山世家曰高帝名徐達與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宴射而賜之文弨弓五十彤弓百　明典故紀聞曰都督同知武忠嘗使朝鮮國人請閱兵因以弓矢請射忠挽弓輒嫌其軟並張兩弓折之會有鴈橫空而過忠

四材　七幹　韓詩外傳云齊景公使人爲弓弓人之妻曰此弓者春山南烏鵲之柘燕牛之角荊麋之筋河魚之膠四物者一一天下之練材也下筭之弓則烏號越棘繁弱角端象弭編貝牆質文身劉劭趙都賦曰其用器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間棠溪魚腸丁令角　**屬**　**珧**　象弭並詳一　**定準**　成規謂于法詞曰善耕者足以曰謹地待時而動善射者調弓定準見可而發君子無養其人足用下詳弓一　**楚桃**　越棘　五傳曰楚靈王次於乾谿在荊山南越志曰宋昌縣有桃弧棘矢以供禦王事　**弦木**　飾金並詳一　東

房西序 尚書曰和之弓人也 儀禮曰司射告賓曰弓矢既具有司於西序矢在弓下

招虞遺郤 左傳曰晉景公以招大夫又曰晉楚戰于鄢陵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之也

檀黑幹 通甲開山圖曰河東有獨頭山多青檀可以為良弓 周禮曰弓人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向心 楊幹桑弧 說苑曰齊威公請求救於吳公曰使吾賓而與我師是不可忤也於是以錫幹麻筋之弓六往 禮記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詳矣

越竹 越絕書曰麻林山勾踐使齊人伐竹以為弓箭 晉竹 晉令曰弓弩士習弓射者給竹弓角弓皆二人一張

象骨麋筋 並詳弓一

安危宛轉 宛轉周禮曰豐肉而短茶若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脊直以立忿數以射奸若是者為之危矢茶古文舒字鄭司農云茶若舒弓弛也 備盜上詳弓一 漢書曰張敞為東海太守有往來賊欲令其下曲隨然後擊之敞乃為弧矢射殺賊盜賊止無敢犯法者 備壞 傳曰兄啓冰室詩二矛重弓後漢陸康字季重除尚城令在邊備不虞康皆羅置以恩信招誘諸侯無不服者

既調載櫜 詩又載櫜弓矢說調弧張弛也 除災 周禮燕之角制之幹此材也

置 詩突罷二弓伊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 弢簏 角幹 弢簏云弓矢之藏也 交羅 羅

注曰教曰之弓教月之弓教日之弓弧星也 弧星 周禮庾氏掌以射之弧星之利 觀星 周禮曰弓弩之事觀弧星與其遠近 錫功 尚書平王錫晉文作弓矢 有功 尚書秬鬯一卷平王錫晉文作弓矢百盧弓一 詩一張弓 備盜上詳弓一 集曰弧者天弓也備盜賊 韓詩外傳曰楊天文要如張弧之星也

象骨麋筋 並詳弓一 安危宛轉 宛轉周禮曰豐肉而短茶若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脊直以立忿數以射奸若是者為之危矢茶古文舒字鄭司農云茶若舒弓弛也 備盜上詳弓一 漢書曰張敞為東海太守有往來賊欲令其下曲隨然後擊之敞乃為弧矢射殺賊盜賊止無敢犯法者 備壞 傳曰兄啓冰室詩二矛重弓後漢陸康字季重除尚城令在邊備不虞康皆羅置以恩信招誘諸侯無不服者 既調載櫜 詩又載櫜弓矢說調弧張弛也 除災 周禮燕之角制之幹此材也

之美者可作弓弩也 增白鵰 風俗通曰白鵰古之名弓 鳳皇 宋史和誦上制勝強遠弓名也 霹靂 宋史和誦曰霹靂見其走弓 彷徨 隋書長孫晟傳曰晉景公以晟為秦川行軍總管突厥大懼長孫總管閒其弓聲謂為霹靂彷徨其弓走 淮南子曰曲蓬之矢射高之人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呉越春秋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詳矣 越絕書曰麻林山勾踐使齊人伐竹以為弓箭 晉竹 越絕書曰麻林山勾踐使齊人伐竹以為弓箭 雕弓寶弓 策楚人行其名曰雕弓寶弓 新繳 繳弓繳 繳弓 彤弧 詞林海錯似系角弓 遺弓 蘇武詩一張雕弓一繳繫矢 繳弓 彤弧 詞林海錯似系角弓 遺弓 蘇武詩一張雕弓一繳繫矢

增白鵰 風俗通曰白鵰古之名弓 鳳皇 宋史和誦上制勝強遠弓名也 霹靂 宋史和誦曰霹靂見其走弓 彷徨 隋書長孫晟傳曰晉景公以晟為秦川行軍總管突厥大懼長孫總管閒其弓聲謂為霹靂彷徨其弓走

十六大弨振 原賜征伐 錫有功 尚書平王錫晉文作弓矢百盧弓一 詩一彤一 形弓一 形矢百 盧弓一 詩一彤一 形弓一 形矢百 盧弓一 詩一彤一 形弓一 形矢百

大弓天子之戎器也穀梁傳云偏弓雖失不出彊場注曰偏弓雖失皆天子之器也

虞以扶下國　用戒不虞

包曰夫弓矢之張候變禦難山海經曰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注

文武之道　屈伸之義

禮記子曰文武弗能也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注曰張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弛文武之弓弩久張之則絕其力弛之則失其體大戴禮弓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注曰言得時也

以其形貌　因其志慮

周禮云凡為弓者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之性情周禮云

使為三年不過三石

韓詩外傳公儀休相魯使人為弓三年乃成下見弓一

魯君懼反　周公受藏

楚成章華之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楚王怒之與大曲之弓不張魯君懼反之楚王說之與大曲之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康引彊　陽虎竊大

後漢大將軍梁冀引彊大如今之長笛送與康康康玉大弓

執籥承弭　屈蠖執弭

禮記子曰射之為物有似乎君子故射者各反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也反己而已矣又曰君子之射也左射接下承弭右射接上拾發下上皆循其法以左手屈竊執弭以右手執籥凡遺人弓者右手執籥左手承弭授人弓者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之性情

高者抑之　周禮云

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既張我弓　並詩

詩騶虞曰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

增桃弓除殘　繫弧亡國

焦贛易林曰桃弓竿箭除災去惡

國語曰周宣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箙實亡周國有夫婦賣是器者王執而戮之乃奔褒褒人收而養之是為褒姒

神名推亡　星直狼北

漢天文志主司弓弩之張神名推亡期曰天天狼下有四星曰天弧直狼北精志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揚雄賦天弧發射天狼下一星曰弓

虎賁置弓　虎賁舉弓

注續漢書曰虎賁置弓階陛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陛下階皆趨弓勢過呼虎賁曰款天子詔何故投弓公卿皆慙曰朱穆之間得朱弓失以已於地虎賁即撫弓勢動奏虎賁捉罪公卿皆慙曰朱穆之間得朱弓失以已

商陽手弓　子胥貫弓

史記云楚使者捕伍子胥貫弓執矢謂使者使者不敢進

冉堅失弓　子貢

左氏曰冉堅注曰冉堅中手夫弓而罵之子貢曰冉堅又曰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盟而君入

受弓　李氏曰典堅射陳武子中手夫弓而罵注曰冉堅又曰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盟而君入

執籥承弭　屈蠖執弭

禮記子曰射之為物有似乎君子故射者各反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也反己而已矣又曰君子之射也左射接下承弭右射接上拾發下上皆循其法以左手屈竊執弭以右手執籥凡遺人弓者右手執籥左手承弭授人弓者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之性情

高者抑之　周禮云

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既張我弓　並詩

詩騶虞曰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

增桃弓除殘　繫弧亡國

焦贛易林曰桃弓竿箭除災去惡

國語曰周宣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箙實亡周國有夫婦賣是器者王執而戮之乃奔褒褒人收而養之是為褒姒

神名推亡　星直狼北

漢天文志主司弓弩之張神名推亡期曰天天狼下有四星曰天弧直狼北精志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揚雄賦天弧發射天狼下一星曰弓

虎賁置弓　虎賁舉弓

注續漢書曰虎賁置弓階陛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陛下階皆趨弓勢過呼虎賁曰款天子詔何故投弓公卿皆慙曰朱穆之間得朱弓失以已於地虎賁即撫弓勢動奏虎賁捉罪公卿皆慙曰朱穆之間得朱弓失以已

商陽手弓　子胥貫弓

史記云楚使者捕伍子胥貫弓執矢謂使者使者不敢進

冉堅失弓　子貢

左氏曰冉堅注曰冉堅中手夫弓而罵之子貢曰冉堅又曰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為夷儀

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　四人持弓萬人操弓　崔豹輿服注曰西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引導傳呼行者止坐者起四人特角弓走者射之古有乘高顯者亦射之晉魏設弓而不用焉呂氏春秋曰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招的也　挽兩石弓佩四石弓　唐書張弘靖曰天下無一丁字玉海曰梁材

檠身檀弭　桃文桑質　又曰張若水詠弓詩曰桃文攢緯隱桑質表初生　貯之別庫藏之武庫　玉海曰大觀二年御筆謂神臂弓射遠而利久可謂利器使敵人皆知之非中國利令民間不得習製出師教射繳於匣貯之別庫唐書秦王建天策府其製弧矢制若常後餘弩弓唐書突厥毗伽可汗默棘連掠涼州都督楊敬述令於軍曰矢石交前可不顧乎汗默乃止　貯之武庫　唐書竇威為武陵宮監置公廨元益等勤兵討之

疾不可執寒不能張　我于濯瑤子曰今日疾作不可以執弓寒不可以張弓故事曰楚襄王謂宋玉曰弩弓挂牀梁言乎玉曰弩弓挂牀梁五百弓者西域記曰設小五百弓注

造弓　原　析幹相角　凡相角秋閧析其幹漆之漬環則定後不鼓動　張如流水　幹不勝筋往來之體　安危之名　弓有柱來之體性退速也安失安則莫能以處中注愿疾中且不深也人危弓危矢危其發也三疾不能怠而中言矢行疾而過去也俱周禮

製強動弓　世忠典初轉弓長六尺以竹為弦以藤為弦海蜃膠之　弓長五尺以竹為弦以藤為弦箭不可以射鵰　弓長五尺白弓二里半也　腰鞬兩弓　唐太宗征遼東辭仁者而馳射鵰吸　韓愈詩曰拓兩石弓有餘力曰李陵書　拓兩石弓　通鑑宋紀曰李陵善射鵰吸開弓射鵰句詩曰

執弓延射　敦弓持滿　周禮凡析幹射遠者用勢射深者用直射近者用力　敦摩謂弓之中恆當弓之畏　敦弓　宋吳淑弓賦曰弩弓必以檀為之以時言無難易材　敦弓既調　周禮弓人引導傳呼行者止坐者起　敦弓既張　後漢班固傳呼行者止坐者起　敦弓既張　後漢班固傳呼行者止坐者起　敦弓既張　後漢班固

箭猶嬰后羿弓　陳後主詩曰擊鐘浦鼉磐鳴弦楊葉
弓　徐陵詩曰將軍擁節起戰士夜鳴弓　北周王褒
詩曰森沈羽林騎肅穆虎賁弓　原唐太宗詠弓詩曰
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遠落鴈帶書驚啼猿映枝轉
增又曰落野飛星箭弦虛半月弓　原楊師道奉和詠
弓詩曰霜重麟膠勁風高月影圓烏飛隨帝輦鴈落逐
鳴弦　增李嶠詩曰弓鳴蒼隼落　盧照鄰詩曰琱弓
夜宛轉　辛常伯詩曰向月彎繁弱　楊炯詩曰烏號
明月弓　杜甫詩曰將軍臕氣雄臂懸兩石弓　又曰
鳴弓射獸能　又曰三尺角弓兩斛力　李白詩曰彎

弧懼天狼挾矢不敢張　又曰彎弓綠弦開滿月不憚
堅　劉禹錫詩曰拜舞戴弓　韋應物詩曰春秋方
壯雄武才彎弧叱浪連山開　宋黃庭堅詩曰上黨良
家子挽強如屈肘　曹勛詩曰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
猶識陣雲高　明陸居仁楚人弓詩曰楚人弓懸兩石
五十萬矢陷強敵絳人弓箭三隻長歌入關成偉績多
箭不如少箭力制敵若在弓矢間鳴條牧野高於山
原銘後漢李尤良弓銘曰弓矢之作爰自蚩時鄉射載
禮招命在詩妙稱頗高巧發晉師一作由基不爭之美亦以
雜儀　晉嵇含木弓銘曰烏號之樸豐條足理弦弧走

括截飛駭止射隼高牆出必有擬既用樂武亦以招士
增宋神臂弓銘曰呂嚴羽衛蘭錡設張伏飛共服洞
札穿楊呂肅戎容材官效技電激星流敵膽摧褫大黃
誇漢伏遠耀唐皇若茲弓制作之良
增勅宋蕭思話爲梁州太祖賜以弓琴手勅曰丈人頃
何所作事務之暇故以琴書爲娛耳前得此琴今以相
借并往桑弓一張材理乃快先所常用既久廢射又多
病畧不能制之便成老公令人歎息良材美器宜在盡
用之地丈人眞無所與讓也
增晉劉琨與丞相牋曰不得進軍者實困無食殘民
烏散錄召之日皆披林而至衣服藍縷木弓一張荊矢
十雙
原齊王融謝武陵王賜弓啓曰殿下揣藻蔥樓暢藝
蘭苑敷積玉於風筵疊連珠於月的兔園掩秀鄴水慙
奇融揖讓未工濫陪升飲之賞操弧反正謬奉招賢之
錫文韜鏤景逸幹梢雲玩溢百齡佩流千載

弩一

原 釋名曰弩怒也有勢怒也鉤弦者牙似齒牙也牙外曰郭爲牙之規郭也下曰懸刀其形然也舍括之口曰機言如機之巧也亦言如門户之樞機開闔有節　古史考曰黃帝作弩　太公兵法曰弩之神名遠望　尚書帝令驗曰王弩發驚天下注曰秦野有枉矢星形似弩其星西流天下見之而驚呼天下注曰秦野有枉矢星形似人臂也　戰國策曰蘇秦爲楚合從元戎以鐵爲矢長八寸一弩

十矢俱發　南越志曰龍川嘗有銅弩牙流出水皆以銀黃雕鏤取之者祀而後得父老云越王弩瞥處也

增 管子曰鷩鷩之舍近鵠雞鵠鵠之通達鵠鵠之所在君弋辟而聘之薄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鵠雞鵠鵠彼十鈞之弩不得排機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匈而弓弩無匡輈音僑也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孫武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　漢書晁錯傳錯上言兵事曰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　淮南子曰銅不可以爲弩　又曰兵如植木弩如羊角　阮子曰世多善弩而拙於弓弓無法準故任巧由意弩有法準故易有善　又抱朴子云秋以弓弩在前　又吳錄曰松梁山山石開處容數十丈高竹弩不及其上在澧州　炙轂子曰夷牟製角弩馬上用之步敵則木弩　武侯十六策治軍曰夫將者其令若漂水暴至其獲若鷹隼之擊物靜若彊弩之張動如機關之發　又元倉子曰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人人之悅也若孝子之見慈親饑隸之遇美食號呼而走之若強弩之射深谷也　魏志荀彧曰千鈞之弩不能以鎩鼠發機　唐書儀衛志曰親王鹵簿憲弩一品二品四品萬年令皆有之　又兵志曰擇材勇者爲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掌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爲及第　又南蠻傳曰王親兵曰朱弩佐荳佐荳韋帶也　唐六典武庫令曰弩之制有七一曰擘張弩二曰角弓弩三曰木單弩四曰大木單弩五曰竹竿弩六曰大竹竿弩七曰伏遠弩

弩二

原 史記曰龐涓追孫臏臏量其暮當至馬陵道狹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

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麗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萬弩俱發麗涓自知智窮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 增 又曰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 原 又曰項羽伏弩射中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日南傳曰南越王尉佗攻安陽有神人皐通為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萬人死三發殺三萬人 吳志曰甘寧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羣衆相隨挾持弓弩負毦帶鈴聲即知是寧也 晉陽秋曰初

高祖勒兵關下經曹爽門爽帳下督嚴世引弩將射高祖孫謙在後牽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高祖車乃過 會稽典錄曰鍾離牧謂朱育曰大皇帝以中國多騎欲得騎而當之然不若吳神鋒弩射三里貫洞三四馬騎敢近之乎 華陽國志曰郤芝征涪陵見元猨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猨母其子為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曰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投弩水中 風俗通曰汲令應郴請主簿杜宣飲酒時北壁上懸赤弩照於杯中其形如蛇宣畏忌之然不敢不飲因得病郴後知之思惟必懸弩所為也使致宣於故處設酒杯中猶有

蛇因謂之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意解病即愈 增 劉晝和性篇曰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 通鑑唐紀曰李密驅掠徒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盛彥師帥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弓弩夾路乘高刀楯伏於谿谷擊之遂斬密 又曰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八弓弩箭如車輻鏃如巨斧射五百步 注 八弓弩今之大弩亦其類也 通鑑唐紀注曰今揚州城西北有雷塘塘西有吳公臺相傳以為陳吳明徹攻廣陵所築弩臺以射城中 唐書馮盎傳曰羅竇諸洞獠叛詔盎率衆為先鋒賊據險不可攻盎持弩語左右曰矢盡

勝負可知矣發七矢斃七人賊退走縱兵乘之斬千餘級 又韓滉傳曰李晟屯渭北滉運米饋之船置千弩以相警捍賊不能剽 又柏良器傳曰李希烈圍寧陵良器以救兵至擇弩手善游者沿汴渠夜入及旦伏弩發賊乘城者皆死 又王凝傳曰凝還宣歙池觀察使時江南環境為盜區凝以強弩據采石張疑幟遣別將馬頡解和州之圍 又田頵傳曰當時稱朱瑾梁米志誠弩皆為第一 五代史曰劉龔遣將蘇章以神弩軍三千救封州章以兩鐵索沈賀江中為巨輪於岸上築堤以隱之因輕舟迎戰陽敗而奔楚人逐之章舉巨輪

挽索鎖楚舟以強弩夾江射之　文獻通考曰宋太祖開寶八年將平江南簡精軍實京師所造兵器十日一進謂之旬課上親閱之制作精絕尤爲犀利弓弩院歲造角色弓白樺弓虎翼弩馬黃弩牀子弩　又曰慶曆四年賜鄜延路總管風羽子弩箭三十萬　通鑑宋紀曰南漢人教象爲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陣迄置陣前以壯軍威潘美集勁弩射之象犇還乘者皆墜反踐承渥僅以身免美進拔韶州　又曰夏主諒祚寇大順城環慶經略使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衷銀甲毡帽督戰挺先遣強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去　玉海曰宋楊存中以韓世忠克敵弓雖勁而士病驟張之難乃增損舊制造馬黃弩制度精密彼一矢未竟而此三發矣　通鑑元紀曰至正十二年三月隴西地震凡百餘日城郭頹圮陵谷遷變定西會州靜寧莊浪尤甚會州公宇墻崩中獲弩五百餘張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因改定西爲安定州會州爲會寧州

弩三

踰水　乘風　六韜云強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　慎子云弩弱而增高者乘於風也

大黃　沈紫　漢書云李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部曲意氣自如益治軍事十餘人色而復勇北服安云大黃黃肩弩也　陳琳武軍賦云大黃其大者也黃間也士人黃沈黍真矢輕疏當鋒摧堅貫遐洞堅　白的　自秦罷弛漢患之秦皇乃重募國中有能射虎者邑萬家金帛之於是閭中氓豪中等乃作白的弩於高樓上射虎中頭三箭白虎常從羣虎嘆慕盡搏殺羣虎大吼而死秦皇嘉之以其衆不欲封刻石盟要衆人安之　黃閒　華陽國志云秦昭襄王時白虎爲害募國中有能殺虎者邑萬家金帛桷之於是閭中氓豪中等乃作白的弩於高樓上射虎中頭三箭白虎常從羣虎嘆慕盡搏殺羣虎大吼而死秦皇嘉之以其衆不欲封刻石盟要衆人安之　番岳躲雉賦云梢黃間以遊蒼機發振石木已注云黃間弩名　潛鞬　都賦注云潛鞬弓矢之藏也　千鈞　劉勰運筆云揮紫間之潛鞬都賦之神機詳弓三百石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駐取氣力能彀八石弩前後左右皆便習者號明帝詩曰長戰十萬千鈞弩史記藝成將獲佳以天下攻秦如破竹之勢虜人色而若雷迅一發連四矢　萬鈞　史記藝成將獲佳以天下攻秦如破竹之勢虜人色而若雷迅一發連四矢　八石　六韜云三軍必中而發弩七尋八石　百石　六韜云三軍必中而發弩七尋八石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駐取氣力能彀八石名曰武庫之士不可不厚也

行忽禁　風俗通曰臧文仲實始爲此弩所用弩忽禁不發　黃連　白竹　魏略曰弩中七百步攻城用之馬弩中二百步步戰用之　張遲　望遠　敬新書曰高祖軍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破張遲望遠敬新皆其名也　摩張　蹶張　漢書藝文志兵技巧家有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八牆雙弓　連注　黃上　張遲　望遠　敬新

舉射敵遠擥弩頭敵在左回身放敵在右回身放敵近乎身敵高上擊胸敵

賊曰殺金機駝鳴鏑翦翬毫落

動驅牡觀銅牙弩

事曰平陵相逢川公玉川海曰居閒仰高臨下此弓之地也短兵陷以弩為上將軍有強弩百不當一

積弩有發弩之名南郡

出射

築臺置軍

唐書李元諒傳曰元諒守儀渭軍陣必鑿流星弩可徹軍陣必鑿鈐鍵所製弩五百張其機巧絕倫

魏志公孫度傳曰魏景初二年司馬宣王征公孫淵淵遣弩射城中

皇祐四年河北河東陝西諸郡弓弩手萬人團為一軍

史記曰秦始皇自以連弩候大魚於海引其繳也

遊弩

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百吏不得持弩入官府志遠兵守險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中鼻卻其陣因攻破之

漢書韓延壽令兵士負籠注籠盛弩持弩居前

獷弩

漢書錯上言兵事曰遠方之地也短弓弩不如匈奴弓矢不及匈奴弓下此弓之地也弓弩不如匈奴弓矢不及匈奴弓上

往來伍俱全兵事曰選漢書曰

出射

射象

隋書王方慶傳曰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以拒官軍方慶令弩手乘大象四面而至

侯魚

漢書錯上言兵事曰選材官引彊弩與戰前行矢盡射侯魚

地弩

漢書韓延壽令兵士負籠注籠盛弩持弩居前

官弩

漢書韓延壽令兵士負籠注籠盛弩持弩居前

發石流星

唐書南詔傳曰虞耽筑大城連弩射之

唐書南詔傳曰虞耽筑大城連弩射之

唐書南詔傳曰虞耽筑大城連弩射之

爲備千弩俱發千張前發
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陣
戰盾後行持弓弩虜見漢軍
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莫敢
攻之
登漢書曰李陵至沒稽山與
單于相值騎三萬圍陵軍
陵引士出營外列陣前行持
軍少直前就營陵陣戰
讚先令趨義領精兵八百
外嚮持強並發漢書曰登七
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
與大軍合而罷斬逢引兵
肩青幟上山大破擊五
引兵將擊之純軍在前去
營中士多死傷乃鞠部曲
持強弩各傅三矢使銜枚
弩並發賊
衆驚走
至恭食盡窮困士卒乃衰
司死生故無二心
圍守然飢餓發弩
衰履宜放劉懸之意
武功部
末不穿編民不得挾
史記曰強弩之
末力不能穿魯縞
公孫弘奏民不得挾弓弩
弩矢前驅迎信陵君
丁見簡盛矢注
增不能穀弩
漢高祖阨於平城天下歌曰
食不能穀弩
淮南子曰
弩
愛側竹弩 張盧生弩
處東徙轉達以吳人愛蜀側
部後幹逃至京師
吳越春秋曰平原負弩 延壽負簏
古今注曰平原負
石碏之矢張
盧生之弩
江淮弩士
桓曜將弩數千夜入寧陵李
烈生帳帷然驚曰此江淮
烈夜敗又曰李德裕請
於浙西由是蜀之器械皆
高先賢行狀曰表尚使審配
護配謂曰襄日孤之行閫
少耳王珣敏射經曰夫
爭山脊山守強塞口破虜
陷果
浙西弩人 唐書曰浙西節
度使韓滉命王

馬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因
喪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
三十弩共一臂 二十弩射一人
注張晏曰三十弩共一臂也
武都守羌蕩來攻潮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外
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於
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
後漢書虞詡傳曰詡爲
弩生於弓 吳越春秋云陳音對越王曰弩生於弓弓生於
弓不足以威天下遠乃損古
力鄭爲方城守臣子也敏爲
守吏幸也牛爲中將主內裏也
爲將從驍人主也臂爲道路
通所使也弓爲將軍主重
人君命所起也牙爲機法
守禦檢去止也鏑
敵往不止也爲軍師爲
負也往爲飛客主殺使也金爲實
也縣爲都尉執左右手若
弩

獨前戰爭令云弩機前長三寸廣一寸二分望山長二寸廣一寸二分牙長一寸廣一寸二分望山與牙相去一寸二分望山與牙共弩長一尺二寸望山與牙共弩長一尺二寸望山與牙共弩長一尺二寸

以鐵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鋼爲首　周易曰剡木爲矢以威天下　周官曰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　注引　又曰司弓矢掌八矢之法八矢一曰枉二曰絜三曰殺四曰鍭五曰增六曰茀七曰恒八曰庳凡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增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蓋枉殺增恒弓所用也　禮記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　增

禮記曰后妃執弓挾矢于高禖之前　穀梁曰聘弓鍭矢不出境場　詩義問曰總所以覆矢也謂箭筒蓋也

周列子　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鏑矢言中也沓二矢中也復沓三矢中也方矢第四矢也復寓第四矢已復在弦上發射三矢繞去疾而速也　尉繚子曰夫殺人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　原　三齊略記曰城東南五十里有蒲臺高八十丈秦始皇所頓處時在臺下縈蒲繫馬夾道數百步到今蒲生猶縈蒲似水楊而勁堪爲箭也　金史曰國俗凡重五日拜天禮畢插柳毬場爲兩行當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識其枝去地約數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馳馬前導後馳以無羽橈鏃箭射之既斷柳又以手接

而馳去者爲上斷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斷其青處及中而不能斷與不能中者爲負　說選金志曰女直與契丹言語不通而無文字賦斂科發射箭爲號事急者三射之

矢二

增禮記曰乘丘之役縣賁父御馬驚敗績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　左傳曰狄人伐衛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　又曰呂錡射恭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而死以一矢復命

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弩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此肅愼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肅愼氏貢楛矢石弩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侯於陳　魯連子曰齊田單破燕軍復齊城惟聊城不下燕將守數月魯仲連乃爲書著之於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得書泣三日乃自殺　增劉向說苑曰荆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以畋雲夢三月不返保申跪而答王出而自沈於澗荆王乃殺狗折矰　旅韓子曰智伯將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曰索無箭何孟談曰董安于之治晉陽宮舍之堂皆以銅爲柱質君發而用之安于之治晉陽宮舍之堂皆以鋼爲柱質君發而用之有餘金矣　漢書曰李陵擊匈奴一日五十萬矢皆盡虜攻急陵歎曰復人數十矢可以脫矣　東觀漢記曰耿弇與張步戰矢中弇眼以佩刀擿之左右無知者　增通鑑漢紀曰曹操使夏侯淵張遼圍昌豨於東海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　晉書桓石虔傳曰石虔材幹趫捷從父在荆州獵園見猛獸被箭而伏諸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獸跳虔亦跳及獸伏又拔一箭　晉書載記曰劉曜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於是稱爲神射　北周書帝紀曰賀拔岳至河曲爲侯莫陳悅所害太祖乃率輕騎馳赴平涼時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岳衆太祖至安定遇之謂景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對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安能自裁　又王傑傳曰魏恭帝元年傑從于謹圍江陵時柵內有人善用長稍戰士將登者多爲所斃謹令傑射之應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餘衆繼進遂拔之謹喜曰

濟我大事者在此箭也　三國典略曰梁以護軍將軍陸法和爲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嘗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目見之此城旁有埋弩箭鏃一斛許因令掘之果如其言　北史奚康生傳曰康生少驍武彎弓十石矢異常箭爲當時所服從王肅討齊將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望樓射窓扉開即入應箭而斃彼人見箭皆以爲狂弩唐書曰高祖擊龍門賊母端兒射七十發皆中賊敗去而收其尸以築京觀盡得其箭于其尸　又丘行恭傳曰行恭有勇善騎射初討王世充流矢著太宗馬行恭回射之發無虛鏃賊不敢前遂下拔箭以已馬進太宗步執長刀大呼導之斬數人突陣而還貞觀中詔斲石爲人馬象拔箭狀立昭陵闕前以旌武功　又杜伏威傳曰煬帝遣右禦將軍陳稜以精兵討杜伏威伏威迎出挑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殺汝矢不拔遂馳入稜陣大呼衝擊衆披靡獲所射將使拔箭已斬之攜其首入稜軍示之又殺數十人　又段志元傳曰劉文靜爲桑顯和所襲軍且潰志元率壯騎馳賊中流矢忍不言突擊自如　又王方翼傳曰三姓咽麪兵十萬踵至方翼次磧口佩刀斷去左右莫知著臂引佩刀斷去左右莫知

又遠數步而止仁驗知之因捐弓投矢謂左右曰斯乃天也非吾所能中之　八編類纂曰真宗咸平元年馬軍都頭石歸宋進木羽弩箭以木爲幹爲翎長尺餘所激甚遠入鎧甲則幹去而簇留牢不可拔　王海曰咸平五年六月石普言能發火毬火箭上召至崇政殿試之輔臣同觀先是開寶二年三月馮繼昇岳義方上火箭法試之賜束帛　宋史劉錡傳曰錡善射嘗從父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　通鑑宋紀曰兀术合師十二萬次於臨潁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遂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户撒八千户百人再興死獲尸焚之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　又曰知徐州趙立將兵三萬趨行在杜充承制以立知楚州金人以兵邀於淮陰立率衆遂進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憩歇定方拔箭出之　又曰蒙古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令拔都魯斫牌扠木拔都魯者皆死因爲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　八編類纂曰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而倒謂之毛胡盧元末因用其人爲兵立毛胡盧萬户府又廣西猺獞所用弩矢皆傅以藥中

原青鉄　赤蓳　魏志曰挹婁在扶餘東北千餘里弓長四尺青石爲鏃矢　如雨　周禮鄭元注云枉矢者取名飛星飛行有光也或謂之流星或謂之夭矢　夏服趙鞠子處賜曰左史記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邯鄲趙王欲封以東武城公子無忌進兵擊秦兵解去趙欲封平原君負羈矢爲公子先引弓射之一發殺二人趙人皆震　青蓳　朱羽　上見矢赤旗朱羽之譜望之如火實達於黃池吳王夫差被赤甲陳卒見矢下　飲石發銅　寢石似伏獸射之鏃陷羽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青石以爲伏虎引弓射之沒羽下見　買隼傷鳧　上見矢二焦贛注曰朱鳥歸稻也翼涉三澤爲矢所射傷我胸臆以羽爲矢名也　羊頭鶴尾　揚雄方言曰凡箭三鏃者謂之羊頭鏑鶴尾箭十二枚百官志曰三公拜賜鶴尾箭十二頭枚二萬　金僕姑　左傳曰魯莊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　忘歸信往　孔叢子曰楚王載忘歸之矢以射一名信往　焦

銅鐵毒博物志曰交廣州山夷曰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焦銅爲鏑金藥於鏑鋒中人即死陳琳武軍賦曰矢則申息肅慎簇以楛砮鏑以鐵幹羽以鵰翼注云楛木名出肅慎國砮矢也鐵幹箭幹也四鵰翼也曰射之也尚書曰四方射之也中法春秋元命苞曰矢星四射注曰矢在東房孔安國曰垂之竹矢在東房孔安國注云垂將共工所爲中法也

故傳之既均相屬毛詩云釣人之善射者能令前矢後矢均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拾遺前矢之括猶後矢之括若一前箭後箭鏑中前箭後箭弦視之若一前箭後箭鏑中前箭後箭弦視之若一前箭後箭鏑中前箭後箭弦視之

箭

箭

王逸曰箭竹筒於手腕發弓弦疾放筒向後激矢射敵皆洞貫時嘉靖間馬都督芳援應州相去里所射士視其箭

匣箭

手箭注見連珠金史

入益深激則

以此言之何用學為南子云益深箭激則遠及乎語曰南山有竹長而勁直斬而用之射達於犀革豈可以學乎語曰子路好勇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不益深乎

箭

南子曰羿不能傳其巧使人無發矢之意則不能獨穿也

單易折衆難摧見並

奉注一中雙鳧貫二雕北史賀拔勝傳勝曰陛下射雙鳧未為奇臣有一箭雙貫二雕勝從之

箭

帝王紀曰是時重慶使實嚴與晨同發箭俱中周文一矢清晨傳曰晨與汝南公射中周文一矢

箭

晉書長謙晨傳曰晨與汝南公射中周文一矢清晨為謙晨之誤

箭

北史賀拔勝傳曰勝從容以箭長尺餘內之竹筒上綴小旗發箭俱中筒上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文

箭

帝王紀曰是時重慶使實嚴與晨同發箭俱中周文一矢清晨傳曰晨與汝南公射中周文一矢清晨為謙晨之誤

箭

北史賀拔勝傳曰勝從容以箭長尺餘內之竹筒上綴小旗發箭俱中筒上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文

當箭　坦腹受箭　傅燮錄曰石掌和尚常張弓架箭以待學者忠義揮師靖之石掌曰有箭在背師曰箭只射得前不射得後石掌曰三十年張弓架箭只射得止一箭太祖欲廢孟于祀錢唐諫太祖怒射之孟坦腹受箭由是得不廢　流矢殺日　織繳乘風　通鑑五代記曰李存孝步兵攻幽州命步兵執繳繫矢而射之則矢止則成繒繳丹騎環幕而過幕中列于口發矢中其人馬死傷塞路　飛矢中目　虞喜志林秦昌平君與項梁反

漢唐石名以萬箭射萬中通鑑唐紀曰李密請往山東擇臣多諫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子所能取借使如類去如以萬箭射萬中耳

契箭　又曰裴行儉擒契苾都支因傳其契苾悉召諸部酋長執送碎葉城

拾箭供官軍　通鑑曰唐弘夫等率兵入長安坊市民喜噪呼出迎或以瓦礫擊賊或拾箭以供官軍

拔矢於腦　五代史唐義兒傳曰李嗣昭驍勇絕倫嘗與梁將王重師相遇重師射嗣昭中腦嗣昭拔矢於腦射殺重師

鐵自口出　五代史雜傳曰馬殷先登力戰矢貫其頰殷拔矢血隨口出

出兵以矢擊弦　遼史兵衛志曰凡出兵以矢擊弦以金主親謀南侵遣使督促兵五命諸路進兵不至使使詰問往返三人匿破垣中氣盡拔矢於腦以歸

死高之祖　遼史國語解曰凡帝親征所向之方亂失先後因一帝人置介冑祭旗負矢擊弦以遣史外紀曰西夏國凡出兵不擊弦其聲如勝負及兵

至射之敵　遼史兵衛志曰凡出兵則取死囚名射鬼箭以被不祥及攻回則射之師則射所俘後因為刑法之用

箭鏃　通鑑宋紀曰金主亮謀南侵遣使督促兵五命諸路進兵不至使使詰問往返三人匿破垣中氣盡拔矢於腦以歸

箭藏如刻畫　世說宋史韓世忠傳箭創未平箭頭歌曰漆灰骨末丹水沙凄凄古血生銅花白翎金鏃雨中盡直餘三岔殘狼牙　杜甫詩曰青海無傳箭天山蟄挂弓　明劉基錢王箭頭篇

箭鋼一尺千錢　舊唐書元稹傳曰布智兒有勇力善騎射太祖視旗挾弓矢甚精壯冰結五丁手抉出重泉猶帶赤時九烏血鵰鶚驚曰鵰夷遺魂拗餘怒欲取吳山入江去雷霆旁地水羣飛海門扶胥沒氛霧英雄一怒天可回肯使赤子隨鮫鮎指揮五丁發神弩鬼物辟易腥風開三百年來人事改濤落沙平箭空在石梁飲羽未足誇蜀國三座漫欺紿近聞黃河水亂流青徐一半悲魚頭安得壯士幹地軸焉拯斯民塗炭憂　又謝應芳石箭頭歌并序吳人開渠自望亭通漕湖多得石箭頭長洲徐伯昂持以見遺請為賦詩南山爛盡蒼雲根飄風勢欲傾崑崙老磬作鐵幾千載神鑱鬼削秋無痕沈沙不隨戈戟折太陰元精壯冰結五丁手抉出重泉猶帶赤時九烏血鵰鶚驚

增賦　晉潘岳射雉賦曰昔費氏之醜夫為之改貌感妻為之釋怨　周庾信哀江南賦曰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狼下急箭　又李嶠詠唐明皇詩曰月兔落高翬星狼下急箭　又李嶠詠箭詩曰漢甸初收羽燕城忽解圍影隨流水急光帶落星飛夏列三成範堯沈九日輝斷蛟雲夢澤希為識亡歸　李賀長平箭頭歌曰漆灰骨末丹水沙凄凄古血生銅花白翎金鏃雨中盡直餘三岔殘狼牙　杜甫詩曰青海無傳箭天山蟄挂弓　明劉基錢王箭頭篇

破膽罔兩走折足獨有老於菟坐嘯風滿谷猿臂將軍
骨已枯蒼頭廬兒金僕姑時乎時乎奈爾若

原 贊梁昭明太子弓矢贊曰弓用筋角矢製良工亦以
觀德非止臨戎楊葉命中獲墮張空

原 銘後漢李尤弧矢銘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協
并八極同紀 晉江統弧矢銘曰幽都筋角會稽竹矢
率土名珍東南之美易以獲隼詩以殪兕伐叛柔服用
威不遄

猶 奏後魏書曰世宗幸鄴還於河內懷界帝親射矢一
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曰伏見親御弧矢臨原弋

遠弦動羽馳矢鏃所逮三百餘步臣等伏惟陛下聖武
自天神藝夙茂巧會騶虞之節妙盡矍圃之儀威稜攸
疊超兕懾氣才猛所振勍寇弭心足以肅截九區赫服
八宇矣盛事奇迹必宜表述勒銘射宮永彰聖藝

武功部二十二 牙 旌旗 旒 旄

牙一

原 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豎牙必以剛日剛日
者謂上剋下也立牙之日吉氣來應大勝之徵 抱朴
子曰軍所始舉牙立旗風氣和調幡旄飄颻終日不息
者其軍有功也 又曰凡始出軍豎牙春出城西門令
牙門西向出時令登明大吉加東方吉夏出北門令牙
門北向出時令登明大吉加南方吉秋出東門令牙門
東向出時令神后登明大吉加西方吉冬出城南門令

牙門南向令神后登明大吉加北方吉 黃帝出軍訣
曰始立牙之日旗旛指敵或從風而舉暉暉終日不絕
繞竿勇氣奔逸是謂堂堂之陳正正之旗此大勝之徵
又曰將軍引兵出城門望見白雲及白水者舉白牙
旗赤雲舉赤旗五色牙旗隨天氣四時 又曰有所攻
伐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住東赤牙旗引住南白牙旗
引住西黑牙旗引住北黃牙旗引住中 又曰黃龍牙
旗者一軍之候也 禮含文嘉曰牙旗者將軍所建也
折將軍不利牙旗竿軍之精也 增 真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先堅若有
即周禮司常職云軍旅

會同置旌門是也　尚書曰門旗二口八幅色紅大將牙門之旗出引將軍前列

牙二

原 吳志曰陸遜爲右都督會丹陽賊帥費棧扇動山越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所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付鼓角夜潛出谷間鼓噪而前應即破散　又曰賀齊從孫權征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被創失牙濟引兵拒擊得盛所失　魏志曰典韋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

增 通鑑曰突厥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遣以狼頭纛　隋書曰突厥本狼種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

擇遘秀強力者萬人號牙兵

牙三

增 梟鳴　爾雅曰梟鴟也六博得梟者勝梁破麻秋　成都志曰德陽有龜勝山唐高祖文詩多關駐兵于此有龜見於牙旗是日大勝命枝于獨中明日復至人以爲蜀降之兆蓋蜀有龜城云　臨戎折衝　禦門壇　晉書陸機傳曰成都王穎假機後將軍討長沙王乂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後戰果軍大敗　唐書哥舒翰傳曰翰守潼關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折衆亞庇干　牙干折　牙帳破　唐書哥舒曜傳曰李希烈陷汝州詔拜曜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及行帝祖通化門是日牙干折時以爲不祥曜復謂人憂之卒以敗今曜入朝帝宴太極殿奏九部樂引升御坐是歲始舉牙帳自破帝問內史令蕭瑀瑀對曰殿文帝門無故自壞是年文帝崩炀其類耶

牙四

增 獨給十二牙旗　後魏書曰爲代人也自魏初大將獨給滿劉及十二牙旗　箕宿禡牙　唐杜牧賀平党項表曰潛軍星紀角戊日躡馬太白揚晉七千人渡河至新淦金兵盛衆所部屠戮奪其輜而舞諸軍乎奮不敢進飛獨領　奪其輜而舞　通鑑宋紀曰都統制王稹等一十餘部

託雄戟推鋒龍淵瀝鍔　晉顧愷之祭牙文曰維某年某月日錄尚書事豫章公裕敢告黃帝蚩尤五兵之靈兩儀有政四海有王奉命在天世德重光烈烈高牙闓闕伐鼓白氣經天簡揚神武恭行帝罰長殲醜虜維德是仗維人是輔　宋王誕伐廣固祭牙文曰敬建崇牙顯茲威靈鳴金輟響無戰有寧皇風幽被凱旆歸旌鄭鮮之祭牙文曰潔牲先事薦茲敬祭崇牙既建義鋒增厲人鬼一揆三才同契惟茲靈鑒庶必有察逆順幽明辨忠孝顯節使凶醜時殲主寧臣悅振旅上京凱歸西蕃神器增暉四境永安　唐陳子昂禡牙文曰蓋先王以作兵以討有罪奸慝竊命戎夷不襲則必肆諸市朝大戮原野皇家子育萬國寵綏百蠻青雲千呂白環入貢久有年矣契丹凶羯敢亂天常乃蜂聚九山豕食遼塞宴安鴆毒作爲欃槍天厭其凶國用致討皇帝命我蕭將王誅令大軍已集吉辰叶應旋頭首建羽旆前列夷貊感威將士聽誓方候天命爲民珍災惟爾有神尚殲乃醜召太一會雷公翼白虎乘青龍星流彗埽永清朔裔使兵不血刃戎夏大同以昭我天子之德凡乃神之功豈非正直克明無縱大譬以作神羞　唐柳宗元禡牙文曰惟爾有神懋揚通職敢告無縱詭類無劉我

徒鐵刃鋒鍔畢集于凶躬鎧甲干盾咸完於義軀焚煬湯沃徂如行虛　柳宗元祭纛文曰惟昔澧有大特化爲巨梓秦人憑神乃建首頭是爲兵主用以行師漢宗蚩尤亦作靈旗既類既禡指于有罪北面詔盟抗侯以射

旌旗一

初學記曰釋名曰旌精也旗期也言其有精光也旗期也言與衆期于下也按列子黃帝與炎帝戰以雕鶡鷹鳶爲旗幟蓋旌旗之始也周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龍旂九斿以象天也鳥旗七斿以象火也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鶉火天子所建言常明也九旗之名日月爲常畫日月於其端天子所建言常明也文龍爲旂旂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也通帛爲旜以一赤色而已二游所建象無事也熊虎爲旗旗猛如熊虎也鳥隼爲旟旟捷疾如鳥隼也戰也戰恭已下軍將所建象其猛如能虎與衆期也言與衆期于下軍將所建象其猛如能虎與衆期也龜蛇爲旐旐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蛇屈申似龍龜蛇爲旐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蛇屈申似龍羽爲旞旞遂也羽所以指麾遂物順眾心者也析羽爲旌旌精也雜注旌竿首觀析羽爲旌旌精也雜注旌竿首

又廣雅云天子之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則禮含文嘉曰天子之旗九仞十二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卿大夫五仞七旒

脅較士三仞五旒齊肩是也
元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　吳子曰
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
使無措　黃公三略曰欲敵形色可勝之符先戰以二
十八騎角人青衣赤旗東方七人徵人赤衣黃旗南方
七人商人白衣黑旗西方七人羽人黑衣青旗北方七
人凡二十八騎象二十八宿　尉繚子曰自尉吏而下
蓋有旗戰勝得旗者各視其所得之數以明賞勸之心
　宋書與服志曰五旗者五色各一旗以木牛承其下
蓋取負重而安穩也五旗纏竿即禮記德車結旌不盡

飾也戎事乃散之又武車綏旌垂舒之也　隋書盧賁
傳曰高祖受禪命賁清宮因典宿衛賁奏改周代旗幟
更為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元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賁
所制也　隋書禮儀志曰凡旗太常畫三辰旂畫青龍
旗畫朱雀旌畫黃麟旗畫白獸旞畫元武皆加雲其旒
物在軍亦書其事號加之以雲氣徽幟亦如之旌節又
畫白獸而析羽于其上　又曰司常掌旗物之藏通帛
之旗六以供郊丘之祀一曰蒼旗二曰青旗三曰朱旗
四曰黃旗五曰白旗六曰元旗畫續之旗六以充玉路
之等一曰三辰之常二曰青龍之旂三曰朱雀之旗四
曰黃麟之旌五曰白獸之旗六曰元武之旒四旗畫升
而右建閣戟又有繼旗四以施軍旅一曰麾以供軍將
二曰旌以供師帥三曰旞以供旅帥四曰旃以供倅長
　唐李靖問對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
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吹角鬧五交
之旗則一復散而為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五
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三　李靖兵法曰諸
軍將五旗各準方色赤南方火白西方金皂北方水碧
東方木黃中央土土則不動用為四旗之主而大將將
動持此黃旗於前立如東西南北有賊各隨方色舉旗
當方面兵急須裝束旗向前亞方面兵急須進旗正豎
即住臥看細看大將軍所舉之旗須依節度諸每隊前
給一旗行則引隊住則立於隊前　萬花谷曰旗之制
三十有二其大總管一曰青龍旗二曰白獸旗三曰朱
雀旗四曰元武旗五曰黃龍負圖旗六曰應龍旗七曰
龍馬旗八曰玉馬旗九曰鳳皇旗十曰鸞旗十一曰鶺
鴒旗十二曰太平旗十三曰麒麟旗十四曰飛麟旗十
五曰飛黃旗十六曰駃騠旗十七曰白澤旗十八曰五
牛旗十九曰犀角旗二十曰金牛旗二十一曰兕旗二
十二曰三角獸旗二十三曰角端旗二十四曰吉利旗

二十五曰驍騎旗二十六曰騶牙旗二十七曰黃鹿旗二十八曰白狼旗二十九曰赤熊旗三十曰辟邪旗三十一曰芝文旗三十二曰白刃旗　唐書禮樂志軍禮仲冬講武大將被甲乘馬教習士衆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勇者持鉦鼓刀楯爲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者爲後使其習見旌旗金鼓之節旗臥則跪旗舉則起　又百官志曰節度使初授詣兵部辭見觀察使亦如之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六纛　字文懋昭金志曰金國以水德王用師行征旗皆尚黑雖五色皆具必以黑爲主尋常車出入只用一日旗與后

同乘則加月旗二相間而陳或數百隊或千餘隊日旗即以紅繡爲日刺于黃旗上月旗即以素帛爲月刺於紅旗上近御則又有日月大纛旗二如大禮祫享冊封一循古制旗無大小皆循焉然五方五星五嶽青龍白虎朱雀元武神鳳外又有五星聯珠一日月合璧一象二天王二海馬二鷹隼二太白三近御又張一大旗其制極廣錯綜神物以猛士執之傍有數十人護之各施大繩以備風勢名之曰蓋天　明華鉦海防議曰鈞旗杆長丈許用布五六幅縫紉爲旗周匝綴利鉤每遇對敵橫舉陣前衆兵排列於後五步之內旗開而兵器隨

之以出飛舞招颭矢石不能入又足以掣挽敵人衣據使不得運用大率一旗可蔽數十人

旌旗二

增 左傳曰鄢陵之役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請攝飲焉　又曰楚靈王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　漢武故事曰欒大有方術常於殿前樹旌數百因命自招擊旌中去地十餘丈觀者大駭　唐書曰元和中淮南節度使馬總進吳元濟旌旗七百三十九事　唐書李光弼傳曰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覩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

又曰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　又程知節傳曰知節從破宋金剛等麾旗先登者不一　又裴行儉傳曰突厥阿史德溫傳反詔行儉討之總三十餘萬旗幟亘千里行儉咸節制之　通鑑唐紀曰朱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命黑雲隊長李庠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庠請益兵更往不勝則死都押牙汝陽柴再用亦爲之請乃益以五旗庠殊死戰再用助之延壽悉衆來之汴兵敗走　又曰張全義爲河南尹時亂離之後四野俱無耕者全義乃於麾下

選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牌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牌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無嚴刑無租稅民歸之者如市

又曰氏叔琮攻李克用不能下會大疫叔琮引兵還副昭與周德威將兵追之及石會關叔琮留數馬及旌旗於高岡之巔副昭等以爲有伏兵乃引去　又曰張元稕謀歸國遣腹心張皐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旗爲應使衆心無疑　五代史葛從簡傳曰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望見之歎曰彼猛士也誰能爲我取之從簡請前往

莊宗不許從簡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噪莊宗壯之　通鑑宋紀曰契丹兵十萬寇雁門楊業擊之契丹兵大敗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即引去　文昌雜錄曰淳化中有司言油衣帟幔損弊者萬數欲毀棄詔令煮而浣之命尚方染以雜色刺爲旗幟焉　金史曰金主亮南伐率舟師自和州濟江金主置黃旗紅旗於岸上以號令進止紅旗立則進黃旗仆則退　通鑑元紀曰董搏霄還軍守於潛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搏霄按軍不動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怯必少懈伺其有隙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

皆投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礮即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遂復千秋關　拊膝錄曰靖難兵起宋忠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得進退保懷來忠初謂諸將士曰爾等家在北平者並爲燕所誅滅盍努力復家讐報國恩燕王獲諜者聞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用旗幟爲前鋒衆遥識旗幟及識其父兄子弟無恙因叛降燕　弁州史料曰北邊報警湖廣襄陽縣冠帶官張一中上疏請易旗號盔甲皆爲黃色曰黃爲中央之土以剋北方之水　職附詞林海錯曰拔趙幟立漢幟淮陰用以破趙矣光武時李寶拔赤眉旌幟更立己幟逢安等戰欲還

表見旗幟出於軍中軍士望之以為進止也
晉語曰趙簡子誓師於誓旗之下
周禮曰大司馬建旗以誓之
禮記曰前有水則載青龍而右白虎
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禮記曰前有水則載龜蛇
青旌鄭元注曰載謂畫於旌首所以警衆也
皮旌析羽
周禮曰鄭司農云皮謂熊虎之皮也
析羽翡羽也鄭玄記王質問曰旌旗皆五色文也
鳥隼旟
周禮曰鄭司農云鳥隼謂畫鳥隼其上
龜蛇旐
周禮曰鄭司農云龜蛇謂畫龜蛇
熊虎為旗
周禮曰鄭司農云熊虎為旗謂畫熊虎其上
鳥隼為旟
周禮曰鄭司農云鳥隼為旟謂畫鳥隼其上
龍旂
周禮曰鄭司農云龍旂謂畫交龍於旂上
通帛為旜
周禮曰鄭司農云通帛為旜謂大赤繒
雜帛為物
周禮曰鄭司農云雜帛為物謂白與赤雜
全羽為旞
周禮曰鄭司農云全羽為旞謂析五采羽
注旄於干首
周禮曰鄭司農云注旄於干首謂旄牛尾
縣鈴於竿
周禮曰鄭司農云縣鈴於竿謂旗之旒
練帛為旃
周禮曰鄭司農云練帛為旃謂大赤
全羽為旌
周禮曰鄭司農云全羽為旌謂析五采羽
注旄於干
周禮曰鄭司農云注旄於干

于乘旌旗曰 三辰 七星

左傳云三辰旗昭其明也注曰今旒上畫日月及北斗星也

禮緯天子傳曰日月之旗七星之

爲白旗上爲黃旗旗水爲黑旗飾以龍鳥爲龍旗

新序曰羊舌尹文者荊之歌歌鹿鹿者其人女在吾將大治

守城 搜地 爲舊旗火爲赤旗金木爲黑旗飾以龍鳥爲龍旗

墨子曰守城之法

司馬子期伏軾而問君旗搜地故也國君名大夫而曰吾將大治

晉語曰臣以令尹之旗奔于軫令尹子期曰臣以令尹之旗奔于軫人之旗也不亦可乎子期曰子之旗者其人女在吾將大治

被羽 裂裳

後漢書輿服志析羽爲旌注曰羽所以蔽雨

左傳曰晉侯夢載青旗之長竿以弓韔之

杜預注曰韔弓衣也

天賜 天給

賜武衆王黃鳥

左傳曰師人擊之以伐鼓天給之抱杖以從之以旗

甘露 祥雲 馴鳳 野馬

左傳曰鄭人獲鳳以獻子產使尹何畜之何曰馴鳳將至野馬將來

黃鳥 法青龍 墜于

天賜武王黃鳥衛書曰降命周文王法五帝注曰黃鳥之旗能與參旗連體而都之所建

象六星 建七星

周禮鄭注曰畫六星於旗象北斗也畫七星於旗象南斗也

又曰畫龜蛇爲旗

又曰畫熊虎爲旗

又曰畫日月爲旗

又曰畫鳥隼爲旗

又曰畫龍爲旗

又曰畫鸞鳥爲旗

又曰畫鳥隼爲旗

又曰畫交龍爲旗

又曰畫虎爲旗

又曰畫通帛爲旗

又曰畫鳥隼爲旗

又曰畫龜蛇爲旗

又曰畫鳥隼爲旗

又曰畫鳥隼爲旗

又曰畫鳥隼

城之而入曰萬曆中相鎮之未幾而民變公談諸亡賴肅聚益衆盡毀諸閹及他麗譙揭長梨所掠相去幾何支云游車載旌德車結旌所說以精進士卒也

游車載旌　德車結旌

曰結譙牧敔之也　仲秋辨物　吉日以受

仲秋辨物之用洋講武淮南子曰凡吉日之太廟宿三日之太卜商宿三日以吉日以受

周禮大司馬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物之名物以教衆庶也

國有難將軍受命乃祝史太卜商宿三日之太廟請龜卜吉日以

素錦綢杠　明珠綴飾　翬雉注旄

受龜詳將卜

素錦綢杠明珠綴飾翬雉注旄云素錦杠白旗也

周禮司馬職如之旗物之旗亦旗也翬雉之旗畫翬雉之羽於旗也

玉輅朱旗　象弭魚服

玉輅朱旗象弭魚服注曰魚鮫魚皮也

前指勝徵　相繞敗象

前指勝徵相繞敗象曰軍始之時以明月珠飾旗也發大風甚雨起於後旌旗亂而發若旌旗亂而指金鼓清嗚大勝之徵也

前指金鼓清嗚相繞敗象

右白左苔　後黑前赤

右白左苔後黑前赤射侯之正五色各以其方色

辛載黃羽　黃帝兵法云載以後人從中軍突出應之以左黃旗敵從其方來應之以前部黑旗敵從其方來應之以右部白旗敵從乾方來應之以中部黃旗敵從坎方來應之以後部赤旗

黃帝兵法云載以後人從中軍突出應之以左黃旗敵從其方來應之以前部黑旗敵從其方來應之以右部白旗敵從乾方來應之以中部黃旗敵從坎方來應之以後部赤旗

拔趙幟　立漢赤幟

漢書云韓信擊趙信建大將旗鼓信張耳棄鼓旗走水上軍復疾戰趙空壁逐利即入趙壁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皆已破趙軍皆漢赤幟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將乃肉袒負鎖於軍門東鑑

漢書云韓信擊趙信建大將旗鼓信張耳棄鼓旗走水上軍復疾戰趙空壁逐利即入趙壁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皆已破趙軍皆漢赤幟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將乃肉袒負鎖於軍門東鑑

歌舞擁旗　下乘尚十

歌舞擁旗下乘尚十

衛侯不去

衛侯不去

李陵盡埋　于戰矢盡　軍吏持尺刀　抵上陵敷　曰復得數十　矢夜半虜　騎數千　追之陵

李陵盡埋于戰矢盡軍吏持尺刀抵上陵敷曰復得數十矢夜半虜騎數千追之陵

左傳曰公孫敖以徒五百人宵攻鄆師取讒旗十于鄆之幕下通鑑注曰田頡攻常州為地道入城

左傳曰公孫敖以徒五百人宵攻鄆師取讒旗十于鄆之幕下通鑑注曰田頡攻常州為地道入城

中宵遊說兵甲出于　周七十里　旦二百里　與之傳歲

中宵遊說兵甲出于周七十里旦二百里與之傳歲

禁機先又使軍令或通家信多張旗幟虛塞鄣以為進止其論略而還

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禮記注曰鳶鴟也

【原】聞五鼓音舉黃旗 聞九鼓音舉絳旗 軍令

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禮記鄭注曰鳴鳶鴟隼行列也

前有士師則載虎皮禮記鄭注云貔貅也又云士師兵衆也

衛不去旗懲其甚敗 晉能拔旆謂以數奔 【增】引

舒州兵建盧州旗 取萬勝旗付虎翼軍通鑑唐紀曰高駢知舒州兵於盧州榻行懲力不能拔事聞於朝乃多置旗幟於其陳後以示之舒州兵見之以為大軍至遂潰而出

趙鳥虎翼所破始無遺類

旌旗四

【原】旗致萬民 周禮云大軍旅會同之役令撰旗物而建之書其號名與其衆庶之數以待國事

指所伐 禮記曰天子救則下大綏小綏鄭注云綏當為緌有虞氏之諸侯旗也下綏謂旌旗之斿

羽毛 左傳曰襄公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齊人始貢羽毛故杜注云羽毛所以為旌旗之飾

猛獸以尾為旌 猛獸以海錯曰呂氏春秋建齊私有之羽毛猛獸以尾為旌

【增】以鳥畫旗 大畫舟畫有大鳥狀如月明如畫舟名其船為鷁舟

旗上對聯立大旗上明與雜綴人馬之狀節間新聞記曰大祖初克夔州於城樓二面親書對聯云山雨欲來風滿樓江流有聲斷人腸

旗上對聯出手刺繡文旗與弟戴盾

為元梁王請而殺之功如增昌阿蔡氏出手刺繡文旗以收合東兵飛檄西目大急意非男手不能辦

星遺史高駢傳曰太宗時敕虎官楊章起乾寧軍為淮南節度使田武名所圍糧勢與趙延壽聚議往援星久之模糊有光自蔽翳日中出策繞旗子號故如流星之橫俄有光自蔽翳日中出策繞旗子號故如流星之橫

書今古相對四字 金史完顏寓傳曰宣宗時有王守一村夫寫鷹於朝詔署王守一為鷹坊使

書今古相對四字於旗上 蘆荻為旗狀 通鑑元和十二年正月壬申李愬入蔡州擒吳元濟獲其旗名蘆荻為旗狀

軍統大書古今相對四字於旗上

中地日月重開一統天帝王氣象見矣

矢集旗如蝟毛 典故唐之開國成功者本一旅寓兵戰會昌之時敕官楊章起乾寧軍為前鋒都統號勇十二人隨李神福攻訥山訥不用十刃而逐之乃多置旗幟而出指畫進兵訥大驚以為唐李存孝率十八騎據洛陽令整所將更番休息存孝等

武功西

先自目出繞旗如流 書旗曰賽存孝 編八

順昌旗 詐張端旗 又曰張浚殺曲端

卷旗以奔 旌旗相屬五十餘里 五代史曰契丹耶律德光自雙槐樹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

晉軍又曰越處之與宋重莫有隊陣掩旗以奔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晉軍宋紀曰吳玠吳璘與元帥兀朮遇於仙人踊統領王德王武率

分之分紫白旗入金營 通鑑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將韓常中左目金人求代常不肯曰金人未能與金人再戰于富平決勝負金主宗弼曰何惜我旗以順昌旗也

幟宋史劉錡傳曰錡與金兀朮戰于順昌錡已死猶麾軍即退走

書旗曰賽存孝 編八

幟晉王李克用傳曰克用嘗與黃巢將尚讓戰於渭橋讓以精騎八隊進洛陽令整所將更番休息乃書其旗曰賽存孝而

武功西

旌旗五

增 詩唐李嶠有詠旌詩曰告善康莊側求賢市肆中擁麾分彩雉持節曳丹虹影麗天山雪光搖朔塞風方知美周政抗旆賦車攻　又詠旗詩曰桂影承宵月虹輝接曙雲縱橫齊八陣舒卷引三軍日薄蛟龍影風翻鳥隼文誰知懷勇志蟠地幾繽紛　杜甫詩曰翠旗雲旖旎相蕩摩　又曰旌旗日暖龍蛇動　又曰春殿晴曛赤羽旗　楊炯詩曰幡旗如鳥翼　李乂詩曰虎旗懸氣色　沈佺期詩曰風捲渡河旗　李賀詩曰旗懸日月低　又曰羅旗香幹金畫葉　張說詩曰風色鼓旌旗　岑參詩曰郊雲拂畫旗　錢起詩曰海日生紅旗　高適詩曰旌旆五雲連　駱賓王詩曰風旗翻翼影　王昌齡詩曰紅旗半卷出轅門　戎昱詩曰龍繞旌竿獸滿旗翻營乍似雪中移

旌銘 滕彥將旗銘曰赫赫王靈悠悠旆龍旗所指八

旌一

增 尚書曰羽畎夏翟注夏翟雉尾也析羽為旗　又曰張能弘都指揮力偏將力戰死猶執旌旗不仆　又曰張每與賊相拒輒以旗指麾之賊乃退　又曰張飛引軍東下與劉備在廣西時築南縣臨江曰右手把毛詩曰干旌旗兵略篇曰指揮使沈希儀在廣西時築南縣臨江曰右手把毛詩曰干旌旗千人行劉歸舍率部五百人社拔之蛟龍滑石兩端相去數里希儀曰君石灘伏弓弩乃渡雞氣可渡也蛟龍滑石兩端相去數里希儀曰君石灘伏弓弩乃渡雞氣可渡也竹揭岸上編筏以為約頃刻成數百吾欲行引繩而致之

旌旗 旛 綴蠙蝀 雜虹蜺 甘泉賦云建纁虹之采注分 旛 旛 旛

又然炬火船至見旛火以次沟東觀漢記曰梁鴻征大漢威靈招之何如畏威奔駝來降

旛四

旛而布春令有司之名無貴賤之實

旛五

增詩唐楊炯詩曰旛旗如鳥翼　張籍詩曰戍喜當嶺

旛

旛指軍師　持旛云使者

賞罰之實主簿職

一人乘竹馬持風旛云發春之後懸青旛

懸青旛非勸耕之意　負青旛無

青旛菜王牛羝非明王之世之吏負

旛

近有一老翁年七十餘持五綵旛白色居多云其時指

處當過軍師風俗通陳國趙祐酒後與人爭出外見

貴旛白督郵　舉旛候常侍

後漢書曰虞詡為尉氏建惶怖叩頭意曰勿叩頭使外聞也

勢諭輒案之屬寇不報乃自繫廷尉書奏防流第詡帶

旛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入言之防

費青旛白督郵督郵意言所以不受青旛者已有

日意見督郵亦意見建問狀建為司隸校尉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

也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縹　淮南子曰

文晉庾闡之敘曰夫赦蕩然萬物更新陽旛既建事從寬簡差可得詢求民瘼撫循物性

旛一

崔豹古今注曰麾所以指麾武王右執白旄以麾是也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縹　淮南子曰

旛二

博物志曰武王伐紂渡河大風波武王操戈秉麾麾之風波立濟　晉書陸機傳曰孟超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　齊州史料曰傳友德既擒李二高帝召還建康進江淮行省參政命以麾蓋鼓吹送歸第

旛三

旛纏麾　按麾唐書儀衛大駕乃率步騎萬人奉叔寶纏麾幡旛出旗陣後遣領軍顧覬逐大將征袁尚於柳城率與虜騎相遇志張遼傳曰登勢怒自以所持麾被之遂擊大破之　子重麾　顏民麾　莊子重之傳曰楚人謂夫

華陽國志曰秦昭遣驍將軍靳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公孫述羽騎先鋒羽望見良麈領馬刺良于萬衆中斬其首還解延圍　綴緤帛

源 建麈田獵　視麈前後

魏中以正色言之則黑百公曰凡戰臨陣皆無旗幟則麈後則後麈不測令前後左右麈不動前後田獵鄭注門大麈不在九

執麈　逍書云太子執麈不解常以一年春秋二月具禮儀朝羣后侍郎郎中皆下理官骨肉不得朝見五日而罷說死時天使其爲有星七星注曰鳥喙

象鶉火　周禮天龍旂九游以象大火鶉火注曰鳥喙七於以象大火舊龍宿之心其屬有星星七星注曰柳其屬有星星七星注曰鶉火朱鳥宿之所建也大火謂之大辰伐謂之參

熊旂六旌　龜蛇四游　又云熊旂六游以象六氣六龍注曰龜蛇四游以象宮室也龜蛇四星在營室元武宿與東辰建旟之所建營室元武宿與東辰建旟注曰龜蛇鳥隼龍也

旟二　旟十有二旒雜色以象鳥隼龍也

源 旂旟　羽旟　旂十有二旒雜色以象大火也　周禮云交龍爲旂

神旟　公羊傳曰春秋之時天下大亂諸侯爭相滅亡莫能統一上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象大火　象大火舊龍宿之心共屬

鶉火　周禮天龍旂九游以象鶉火鶉注曰鳥隼

邵恭　執麈　戴洋　班超假麈

源 天子置五麈　毅梁傳云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伐鼓用幣于社諸侯置三麈陳三兵三鼓　視麈所指　軍令云弩矢前後麾之

麈五

增 詮唐杜甫詩曰杜沐旌麈出城府　沈佺期詩曰軍麈相國持

旒一

增 毛詩曰爲下國綴旒　隋書禮儀志曰被旂旒以表貴賤　又曰開皇十四年改造五輅玉輅青質金輅赤

質象輅黃質革輅白質木輅元質旂旒與輅同色　又曰第三第四品旂檀皆赤其旒

旒二

源 旂旒　羽旒　旂十有二旒雜色以象大火也　周禮云交龍爲旂

神旒　公羊傳曰春秋之時天下大亂諸侯爭相滅亡莫能統一注云交龍旂然象大火舊元注云交龍宿之心共屬

象鶉火　周禮天龍旂九游以象鶉火鶉注曰鳥隼有尾尾九星又曰鳥喙七於以象大火舊龍宿之心其屬有星星七星注曰柳其屬有星星七星注曰鶉火朱鳥宿之所建也大火謂之大辰伐謂之參爲商星又曰龍旂九游以象大火舊龍宿之心其屬有星星七星注曰柳其屬有星星七星注曰鶉火朱鳥宿之所建也大火謂之大辰伐謂之參爲商星

熊旂六旌　龜蛇四游　又云熊旂六游以象六氣六龍注曰龜蛇四游以象宮室也龜蛇四星在營室元武宿與東辰建旟之所建營室元武宿與東辰建旟注曰龜蛇鳥隼龍也

至地　天子曳地　禹貢揚州厥貢羽毛齒革惟木楊州之貢羽毛齒革惟木鄭注曰羽毛鳥獸之毳可以爲旌旗及褥席齒革皮可以爲甲冑及鞮屨惟木柟榦可以爲舟楫及車轂

旒一　天子之旒九仞十二旒曳地

旄一　庾翼與慕容皝書曰今致襦錦一領兜牟白旄白副　又曰今致朱漆鋼二十張絳碧畫旛黑旄白副　字彙曰旄兜鍪上飾

旄二　韻府羣玉曰梁元帝于方諸鎮江夏侯景遣將宋子仙襲之入城方諸尚以五色旄雜鮑泉鬚被執

旄三　白狼　孔雀　俗說云湖安小兒時使有名聲流聞遠國慕容廆鉤謝白狼旄一雙謝時年十

三一作慕容垂　廣蒼王書云今出天竺國　贈
敗孔雀毗二枚味毗音二羽毛飾也　
楊彪外國傳云罽賓毗足下十鈴毗一具　重見辭謝
楊彪與楊修書云今捆足下十鈴毗一具　魏武
結以忘憂諸葛亮與兄瑾書云所送白毗篤少重見
性好毗時適有以牛尾與備者備手自結之亮曰將
軍當復有遠志耶止結毗而已備知亮非常人乃復毗
而謂曰以須髮爲毗　赤黑爲毗續異記曰竟陵王
忘憂耳　須髮爲毗　赤黑爲毗說在廣陵左右侍
直眠夢人告之曰有神須收髮爲毗覺則已失髭矣
漢靈故事曰與外國節皆用赤黑爲毗異于常御

增 書漢諸葛亮與瑾書曰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
則先主帳下白毗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當復部分江
州兵以廣益之

增 毛詩曰顯允方叔伐鼓淵淵　又曰鉦人伐鼓陳師
鞠旅　又曰擊鼓其鐘踊躍用兵　左傳曰凡師有金
鼓曰伐無曰侵　風俗通曰鼓者春分之音也萬物郭
皮甲而出故謂之鼓　周髀曰萬人之將執大鼓　吳
子曰教戰之令勇者持金鼓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
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尉繚
子曰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
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　又曰一鼓一擊
而左一鼓一擊而右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趨鼓
也音不絕驚鼓也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三
鼓同則將帥伯其心一也奇兵則反是　又曰伍長教
其四人以板爲鼓以瓦爲金以竿爲旗擊鼓而進低旗
則趨擊金而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擊而坐
衛公兵法曰諸大將置鼓四十面于總管給鼓十面營
別給鼓一面行即負隨　通鑑唐紀注曰鼓角將掌軍
中鼓角者也　溪蠻叢笑曰麻陽有銅鼓如大鐘長笛
三十六乳重百餘斤

增韓子曰吳使沮衛蹙融犒於荊師荊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衛曰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戰之時臣使鼓不鳴因不殺　後漢書岑彭傳曰光武收韓歆置鼓下將斬之召見彭彭因進說乃貰歆（正中）將軍最尊自執桴鼓石置營門（此下其下）唐書段秀實傳曰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諸將謀作亂約曰聞鼓皆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　又郭子儀傳曰會故將軍王甫結俠少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師至吐蕃夜潰　通鑑唐紀曰邠寧節度使追之遊瓌遣其將史履程夜襲尚結贊營殺數百人吐蕃遊瓌陳於平川潛使人鼓於西山虜驚棄所掠而去　又曰王建遣族子宗裕等攻彭州楊晟逆戰而敗宗裕等圍之楊守亮遣其將符昭救之徑趨成都營三學山建亟召華洪還洪疾驅而至後軍尚未集以數百人夜去昭營數里多擊更鼓昭以為蜀軍大至引兵宵遁　孔帖曰馮子猷入朝載金一舸自隨高宗遣御史許瓘視其貲瓘至洞子猷不出迎後率子弟數十人擊銅鼓蒙排執瓘而奏其罪

行軍給進軍聞樂

令諸遣行軍應給鼓角十四具（上）

大鼓二十面二萬以上角八具鼓十面不滿萬人臨時量給軍三分減（上）

坐鼓臥鼓

遣生辰還言始至長安鼓角為樂引琴彭傳曰此樂用宴重雖條侯縲其之論不能過也　記稱海鳥飛起乃縱海東青擊之或親射焉以為鴨飛鷹起乃縱鷹擊鴨雖初獲即拔毛插之以誘鷹鷹逐獲者併力擒之一日三負而志為所擒　唐杜甫詩曰金花帖鼓隨坐起玉柄胡笳逐虛志曰宋員宗時虛使往虛賀生辰還言始至長安鼓角為主皆佩金玉鉦鼓飲酒縱觀自多野鶩鴨烟主射獲頗嗾下騎擊之或親射焉以為鴨飛鷹起乃縱海東青擊之或親射焉以為鴨飛鷹起乃縱鷹擊鴨雖初獲即拔毛插之以誘鷹鷹逐獲者併力擒之一日三負而志為所擒　唐杜甫詩曰金花帖鼓隨坐起玉柄胡笳逐虛志曰宋員宗時虛使往虛賀生辰還言始至長安鼓角為樂引琴彭傳曰此樂用宴重雖條侯縲其之論不能過也　記稱海鳥飛起乃縱海東青擊之或親射焉以為鴨飛鷹起乃縱鷹擊鴨雖初獲即拔毛插之以誘鷹鷹逐獲者併力擒之一日三負而志為所擒　唐杜甫詩曰金花帖鼓隨坐起玉柄胡笳逐虛志曰宋員宗時虛使往虛賀生辰還言始至長安鼓角為樂引琴彭傳曰此樂用宴重雖條侯縲其之論不能過也

震山動川

王褒江南文云羽騎迅逝步幸星陳之雄壯鼓聲若云未之雄壯振云未震山之鼓張敝天之聲振日金鼓括天上聲氣一耳左傳云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謀可也聲盛鼓志民氣故曰金鼓所以一耳也決令所以一心也呂龍頭馬上

樂錄曰鼓有龍頭大概中鼓獨揭小鼓背馬上之鼓曰提鼓也

抱鼓警鼓

抱鼓在軍將帥所置曰抱鼓警鼓也

六鼓七鼓

周禮曰鼓人掌教六鼓以賁鼓事凡鼓（上）

司馬法曰凡鼓（上）

在軍徵曰警鼓（上）

六鼓

鼓雄鼓鼓軍鼓鼙鼓鼓兵鼓晉鼓足七鼓樂書

謹山

達旦

唐書郭子儀傳子儀遣張知節為前鋒營於公堆擊鼓謹山知節至河外河北宣慰副使折惠貸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大河守冰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實傳曰不二

金帖

八蜚頭暴曰貴元中党項犯邊為畫世衡為將軍欲以銀裹之極其意世衡張筵召諸將酌酒酣命取銀器數百人擊鼓乃遣一馬持銀

云吾聞鼓而已不聞金也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不聞金之制有三一曰鉦鼓二曰鐃鼓三曰鐲鼓唐六典武庫令曰凡軍鼓之制中所製軍旅之間復有錞鼓錞鼓不一有時管鼓集人鼓擣設為準酒酣少有參商則擊鼓聲以和軍

遠近變改帝無名字鼓

聞百里

設數十

物類相感志曰黃帝以雷鼓為五兵長

正三

軍衆

京房易占曰鎮星於兵為鼓為五兵長

誰之衆歟為半計者不若服丁斬也

動作必擊

出軍行動作必擊鼓以先之齊語曰桓公即位修舊法而遠近相聞黃帝問元女兵法云吾聞鼓聲以知兵之強弱吾欲其上達通相聞於路置鼓其上達通相聞於路置鼓其上達通相聞於路置鼓

增頌唐楊炎聖德頌曰金鼓一振天地徘徊

增表唐柳宗元獻平淮西雅表曰金鼓以一動萬方畢臣

增銘唐盧元輔晉山銘曰錫之金鼓以號以誅

原文虎鈐經賞鼓文曰年月日某謹賞于鼓神三軍之

威職在鼓旗之用塗血致誠古之常典以聲爲度兵之

令儀進退周旋實在于爾 增唐于公異露布文曰聲

鼓騰聲而隱轔 又曰氣雄鉦鼓

金鉦一

增釋名曰金禁也爲進退之禁也 吳子曰夜以金鼓

笳笛爲節 唐六典曰金之制有四一曰鐲二曰鐃三

曰鐃四曰鐸、字彙曰鉦鐃也鐲也鐲也似小鐘鐃似鈴

有大小之異濮斗南曰周禮鼓人以金鐲節鼓以金鐃

止鼓即無鉦名則鐲鐃通謂之鉦而節止實用於鼓故

采芑之詩曰鉦人伐鼓 又曰軍行鉦鐸曰金

金鉦二

增筆談曰狄青在涇原以寡當衆必以奇勝預戒軍中

捨弓執短兵令軍中聞鉦聲一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

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出士卒如其教虜人大笑鉦聲

止忽前突之虜大亂相踵踐死

金鉦三

增身執金鼓參佐命平陽公主 大呼瘡潰李嗣業事見鼓三

素威司鉦詞林海錯曰張衡思元賦左青琱以建之

分右素威以司鉦青龍文也素威謂

白虎也 瓦爲金 列線子曰伍長教人以桴鼓以瓦爲金 神鉦羅浮事鼓三

金鉦四

長養兄煚十三學書十五學擊劒十六通詩書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事鉦鼓之數 將軍之氣 將軍之氣一軍之氣將軍之徵也 戰陣之教黃帝出軍決云前上鉦鼓者將軍之氣也平人也烏門下小吏也烏門吏人起吹破縣城納于是鳴金鼓 東都鳴以討賊

增頌唐楊炎聖德頌曰金鼓一振天地徘徊

表唐柳宗元獻平淮西雅表曰金鼓以一動萬方畢臣

銘漢李尤鉦銘曰申嚴師旅以肅紀律萬

詩魏王粲詩曰將秉先登羽崇鼓聽金聲

衆是聽　增唐盧元輔晉山銘曰錫之金鼓以號以誅旗以昭其聲　增唐于公異露布文曰氣雄鉦鼓

鐃

原聲鐃　振鐃稼名曰鐃也　鼓譯名曰鐃鼓譯振鐃號止鼓說文云鐃小鉦也軍去卒長執鐃周禮鼓人職馬職云鳴鐃且卻　卒長執鐃　金鐃

鞞一

增周禮曰師旅執鞞鼓鼜雅樂部　周髀曰千人之師執鞞

鞞二

武功縣志　卷三百十八　鐃鞞

增漢書史丹傳曰元帝置鞞鼓殿下自臨軒檻上賮銅丸以擿鼓

鞞三

原騎鼓　助鼓說文曰鞞騎鼓也譯名仲夏脩禮記曰仲夏之月令曰鐘師掌鼓鞞鼓賁鼓鼗鼓鞞上鞞聲呂氏春秋詳見前鼓三　增鐘師掌鼓鞞鼓賁鼓鼗鼓鞞鼓　原俚作鼓鞞

鞞四

增威耳吳于云鼙鼓金鐸所以感耳動以進衆君子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聞聲思將帥樂記曰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

鞞五

詩唐杜甫詩曰春風入鼓鼙　孟郊詩曰百里聞霜

鐸一

增釋名曰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　周髀曰百人之師執鐸

鐸二

增司馬執　官帥攝周禮鼓人職掌教六鼓以金鐸通國語云黃池之會吳晉爭長吳王昏禮令服兵擐甲陳士卒爲將軍以下以五聲聽鐸鐸以事振　司馬教振旅司馬執鐸以振鐸以聲毀譽以聲誅賞四海之士爲銘于鼎戴曰敎寡人以道者聲鼓鐸鼙而置鞉以待賓客以事者振鐸人以事者聲鼓鐸鼙而置鞉以待賓客以憂者擊鼙鼓鐸語寡人以憂者擊鼙

鐸三

增揩鐸說林海錯曰國語擬鈹揩鐸以與楚王奉遂于文子云鳴鐸以聲自投會燭以謂五明自肯揩拭也　儺耕聞鐸

而爲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三　衛公兵法曰夫軍城及屯營行軍在外日出日沒時擂鼓一千槌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鼓音止角音動吹十二聲爲一疊角音止鼓音動如此三角三鼓而昏明畢　經異說文曰角長五尺形如竹筒本細末大今曲簿及軍中或以竹木或皮爲之

增通鑑曰汴軍攻鳳翔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　兵略纂聞曰沐英傅友德征雲南進至白石江友德欲濟師英以諸軍嚴陣若渡者令彼悉精銳拒於水上而奇兵潛從上游遶出賊後吹鋼角以張聲勢

角三

一雙　三唱晉中興書庾翼與燕王書云今致畫角一雙孔雀眼二枚七導云長角三唱晉安帝紀云桓元置龍頭角或曰龍角者也　陶侃表曰伏武功之士惟武庫傾蕩宿衛有闕選其蓋可奉獻金口角一雙　晉中興書庾翼與燕王書云今致畫角一雙孔雀眼二枚七導云長角三唱晉安帝紀云桓元置龍頭角或曰龍角者也　陶侃表曰伏武功之士惟武庫傾蕩宿衛有闕選其蓋可奉獻金口角一雙　晉中興書庾翼與燕王書云今致畫角一雙孔雀眼二枚七導云長角三唱晉安帝紀云桓元置龍頭角或曰龍角者也　陶侃表曰伏武功之士惟武庫傾蕩宿衛有闕選其蓋可奉獻金口角一雙

增石角　金角　三國時吳記曰初魏世山崗得三石角藏於武庫至是齎主入廟賜從臣各一雙

出營鳴　夜吹警兵持此角賜平秦千石秦千石歸奉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

夜吹角　黃帝內傳曰女

出羌胡　鳴沙角　徐廣車服儀志云角前世書記所不載本出羌胡以驚中國之馬也

龍頭　金口　晉安帝紀云桓元置龍頭角或曰龍角者也　陶侃表曰伏武功之士惟武庫傾蕩宿衛有闕選其蓋可奉獻金口角一雙　晉中興書庾翼與燕王書云今致畫角一雙孔雀眼二枚七導云長角三唱晉安帝紀云桓元置龍頭角或曰龍角者也　陶侃表曰伏武功之士惟武庫傾蕩宿衛有闕選其蓋可奉獻金口角一雙

三唱　晉中興書庾翼與燕王書云今致畫角一雙孔雀眼二枚七導云長角三唱晉安帝紀云桓元置龍頭角或曰龍角者也　陶侃表曰伏武功之士惟武庫傾蕩宿衛有闕選其蓋可奉獻金口角一雙

石角　金角　三國時吳記曰初魏世山崗得三石角藏於武庫至是齎主入廟賜從臣各一雙

出營鳴　夜吹警兵持此角賜平秦千石秦千石歸奉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

夜吹角　黃帝內傳曰女

出羌胡　鳴沙角　徐廣車服儀志云角前世書記所不載本出羌胡以驚中國之馬也

龍頭　金口　

吻聲宇文懋昭金志曰女直以樺皮爲角作吻吻之聲呼麋鹿而馳之

角五

增詩唐杜甫詩曰煙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　又曰五更鼓角聲悲壯　戎昱詩曰樓上畫角哀即知兵心苦　杜牧詩曰孤城吹角水茫茫風引胡笳怨思長驚起　幕天沙上雁海門收取兩三行　李洞詩曰角聲經兩　透雲寒　韓翃詩曰吹角楚天秋　權德輿詩曰三城　曉角起轅門　劉禹錫詩曰嶧陽孤桐削爲角　明陳　魯南吹角詩曰南樓吹角正黃昏城郭千家早閉門嗚　咽未成初似語淒涼三疊轉消魂　錢希哲聞角詩曰

嘹亮城頭角吹長五更聲落戍樓霜

原賦□谷儉角賦曰夫角以類推之蓋黃帝會羣臣于太山作清角之音似兩鳳之雙鳴若二龍之吝吟如丹蛇之翹首似雄雉之帶天

甲一

原初學記釋名曰甲似物有孚甲以自樂也亦曰介亦曰函亦曰鎧皆堅重之名也周禮曰函人掌甲介鎧也按管子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劒鎧此其始也又世本曰奚作甲宋衷注云奚黃帝臣也周官函人爲函犀甲七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兜甲壽二百年又堅者謂之鎧鍛　增詩魯頌曰貝胄朱綅斿以見爲鋸也綅連綴甲也　甲冑奉以來始有鎧兜鍪之名古之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　又尹賞傳曰被鎧扞注鎧甲扞臂衣　又郭子儀家傳曰上賜公犀甲一又賜其將明光甲　唐書兵志曰自天寶後衞佐悉以假人爲童奴而六軍宿衞皆市人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又李德裕傳曰德裕徙劒南西川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由是器之器械皆犀銑　又李吉甫傳曰吉甫奏以江淮

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　又吐蕃傳曰其鎧胄精良衣之周身窮兩目勁弓利刃不能甚傷　萬花谷曰甲之制十有三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要甲三曰細鱗甲四

曰山文甲五曰烏鎚甲六曰白布甲七曰皂絹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曰皮甲十一曰木甲十二曰鎖子甲十三曰馬甲明光鎧光要細鱗山文鳥鎚鎖子皆鐵物名也孔帖曰西域康居開元初貢鎖子鎧玉海曰鎖子甲甲之精編者言其相銜之密也玉海曰祥符中與馬知節議邊防命制鋼鐵鎖子甲賜之通鑑宋紀曰女直部大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往鬻者必厚價售之詞林海錯曰唐書庫鎧令之水牛通謂之犀遼史道宗本紀曰大安二年出太祖太宗所御鎧仗示燕國王延禧諭以創業征伐之難奔州史料曰北邊報警張一中上疏請易旗號盔甲皆爲黃色曰黃爲中央之土以剋北方之水

甲二

左傳曰狄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又曰晉楚戰於邲楚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又曰襄公二十五年楚蕩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蕩掩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盾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又曰襄公三十年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又曰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外五日右師從之及齊師戰于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又曰公會吳于伐齊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劒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又曰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盾五千保于會稽說苑曰孔子之匡簡子將攻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鬬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是吾之過也若非陽虎而以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述異記曰乾羅者慕容廆之十一世祖也着金鎧襦鎧乘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墜鮮卑神之推爲君長宋書沈文秀傳曰文秀被圍三載外無援兵士卒爲之用命無離叛者日夜戰鬬甲冑生機虱曰陣安都北征至陝下魏多縱突騎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着絳紗兩襠衫馬亦去具裝

馳入賊陣猛氣咆吻所向無敵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如是數四每入衆無不披靡　北史傅竪眼爲西征都督梁軍所在拒塞竪眼三日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去身頻致九捷　隋書權武傳曰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　唐書曰武德四年執竇建德降王世充六月凱旋太宗被金甲陳鐵騎一萬介士三萬前後鼓吹獻俘太廟　又百濟傳曰武德四年獻果下馬後五年獻明光鎧貞觀中上鐵甲雕斧帝優勞之賜帛　又以元金爲山五文鎧士被高麗傳曰百濟上金縣鎧又以元金爲山五文鎧士被以從帝與勣會甲光炫日　又曰曹王皐討李希烈與武功部

賊夾江陣皐勉伊愼立功以所乘馬及其鎧賜之使將先鋒斬賊數百級　又長孫無忌傳曰突厥已盟而攻亂諸將請討之帝顧新歃血不取爲失機取之失信無忌曰今我務戢兵待其至乃可擊臣謂按甲存信便又韋皐傳曰朱泚部將牛雲光謀請皐爲帥將劫以臣泚別將伺知以白皐雲光懼不克出奔至汧陽遇泚奴使皐所令雲光以兵俱皐迎勞先納奴僞受泚詔皐曰大使固善苟無他圖請釋甲以安衆而後可入雲光以皐諸生亡能爲乃命士委仗鎧明日置酒大會奴雲光與其下至皐伏甲左右麾酒行盡殺之以其首徇　又

王方翼傳曰阿史那元珍入寇詔進擊時庫無完鎧方翼斷六板畫虎文鉤聯解合賊馬忽見奔駭遂敗獲大將二　又李聽傳曰王廷湊之亂詔聽悉兵屯貝州史憲誠懼聽因取道襲之衷甲候諸郊聽救士囊兵野次魏人乃安　又張介然傳曰介然守陳留到屯不三日賊已渡河士聞鉦鼓聲皆魂氣不能授甲　又呂元膺傳曰元膺拜東都留守故事留守必賜旗甲至元膺不給留守不賜旗甲自此始　通鑑唐紀曰伊愼常從李希烈討梁崇義希烈愛其才欲留之愼逃歸希烈聞曹王皐用愼恐爲己患遣愼七月屬甲詐爲復書墜之境

上　五代史周德威傳曰梁軍至柏鄉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發時晉兵少而梁王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爲我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也　通鑑五代紀曰梁兵攻晉陽城幾陷者數四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爲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率其子弟及退將之家

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却　通鑑宋紀曰夏主謀祚寇大順城襄銀甲纏帽督戰　遼史蕭忽古傳曰咸雍初忽古從招討使耶律趙三討番部之違命者及請降來介有能躍駝峰而上者以儆捷相詫趙三問左右誰能此忽古被重鎧而出手不及峰一躍而上使者大駭趙三以女妻之　金史曰阿鄰妻沙里質者金源郡王銀朮可之妹天輔六年黃龍府叛卒攻鈔旁近部族是時阿鄰從軍沙里質糾集附近居民得男女五百人樹營柵爲保守計賊千餘來攻沙里質以遣爲甲以裳爲旗男夫授甲婦女鼓譟沙里質仗劒督戰凡三日賊去

甲三

浴鐵

晉建武故事曰王敦死梁不殮裹以鐵汁南北凌攻宮殿皆鐫鎖都督應詹等出精銳拒之車頻泰書曰特聖使熊遵造金銀細鎧金甲常以皂公息忠謂韓君曰不呂氏春秋曰弊之故爲甲若以組高訪曰以組連甲左傳曰楚子重伐吳至于衡山吳人要而擊之使三千人伏吳馬融注曰被練組甲三百被練于厨廖帥組甲裹卑者所服練練爲甲裹卑者所服練不死使堅撃之遠公射雞不聞之曰君必殺之吾先殺之遠公平公向之曰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殺之叔以爲大甲注曰以今君射雞不死搏之君之甲武王所以克商也案闘雞之甲武王所以克商也越記云楚王身被腸輿之甲越記云楚

禦及察革之通職其贊空欲易跟其厥欲直禦之欲約也注窓小孔也直革刺也約束置也

易易其穢敗也 晉少儀注云有以前之則以將命也 無以前之則紐秦奉書注云生甲圍敵是求正義曰用生之于地也用則

甲之 求敵 畜兵 襄楷曰諸侯將兵禦敵之于身不用則生之于地也

甲棄甲左傳曰諸侯將兵禦敵之于身不用則生之于地也

甲在衣中又

增魚甲 犀甲 犀甲 兕甲 煙熏 象苑詳注曰犀甲煙熏皮為甲著之

能奇濛闇發出敵不意或行不得前陰卒悉破犀甲緋甲 象苑詳注曰犀甲赤色甲也

金鎖 纖沈 也杜甫詩注曰金鎖纖沈

傳曰太祖賜蘇綽羅千疋綠沈甲獻文具裝

擬甲 蹲甲 書曰左傳呂相絕秦擬甲而動

舍甲 衿甲 又曰晉楚戰于鄢陵晉侯夜起寢甲而朝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之奉也

射之徹七札以不王曰王有二直如此何憂于戰哉

武城訟 子圍聘于鄭武城黑以為人不信子圍殺之而代其室

惡衣 異物 呂氏春秋 惡衣而民貴惡于其身者王曰可得聞乎對曰甲冬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暑也謂也對曰甲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暑也

貧故衣惡今大王萬乘之主高厚無敵而好衣民以物

甲甲之事兵之事也刑人之父子其名又甚不榮也

蒙皂 披朱 餘五代史楊行密傳曰行密收殊黑雲都將李簡甲五

常以為親軍 陳野戰有自異 七重

常者號海錄碎事曰甲著以前之謂他體繁也則敝以將命也

六屬 犀 海錄碎事又曰六屬鎧有七重

屬唐書常山王元承乾傳分統六屬兵

屬陳書王元貴列丹犢勒部

擬之或至死輕者輒滿之 又李元諒傳曰元諒副李兵

擬節度鎮國時兵興徵發百端 葛為鎧刻為樂不用命者按

乃振財來收輯軍氣

藏甲六百領 隋為表死道累磁石賊負鎧鎧 綠

詔衆甲六百領隋延壽東都神

留歸賊城以為神

擬甲 蹲甲 書曰左傳呂相絕秦無所歸咎擬甲而動

光 宋書利史明帝賜以諸葛亮筒袖鎧帽二筒十周

桓伊藏 延壽被 晉桓伊為江州刺史家先江

不可犯 不可辱 禮記云君子恥服其服而不可辱其服之色

又云君子恥有不可犯之色

又云甲胄則必有不可犯之容是故君子端冕則有敬色

白 袖鎧 宋書殷考祖傳曰御仗有諸葛亮筒袖鎧

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以賜之

文與喜神武遇于芒山以御仗賜喜神武

鎧所向無敵魯人咸曰此祖時著明光鎧也

色 賜 筒袖 著明光

元甲軍 白 晉元帝討王敦至蕪湖敦甲軍數萬列于青山

王敦甲 鐵甲也 晉去病穿八編甲又與匈奴戰于祁連山

其衆皆國人也 晉語曰惠公之入也秦穆公謂子桑曰

毛爭奉斗酒迎勞而歌又與宮田子濮南民甚苦之後周師

相聚山澤立壁自固軍農器為兵謝之

蛇鱗鎧 玉海曰詩堅侯能遵金銀細鎧金為蛇鱗鎧以縲之

象皮甲 通鑑宋紀曰蒙古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敏捷聞

桂海虞衡志曰大理以象皮為甲可以捍流矢

犀甲 皆用象皮綴小皮片為披膊護項之屬製如中國鐵甲背各一大片如龜殼堅厚與鐵甲無敵而好衣以物絡甲縫及裝飾朱殼道製云猶

犀甲 周易 離為甲胄 信為甲胄

當進位俄轉湘州刺史控扼之服翠為華集乎后妃之首飾出于幽谷澤汙齋

太然為二物之計未若棲于林薄羅汪乎藤藪

禽于林薄論云古聖作屨兕革鎧介者不拜為其拜而後拜也

鎧切推也一作蹲又倒

函人恐傷

人慕母遂注曰鎧甲也周禮云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鄭注云今有鎧領鐵鎧也

古聖作鎧　介者不拜

禮記云武王克商車甲蔽前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

燕人習為

孟子云函人惟恐傷

革表合甲　屨兕為甲

周禮其表合以為甲孫卿子云在昔

介旁旁

被練錡錡

詩曰清人在彭駟介旁旁傳云清邑也介甲也左思吳都賦云燕趙之甲冠帶方出車擊被練錡注曰俞騞引路人也

元甲耀日　私藏非禮

元甲服路

功臣銘云元甲照路

丘作非正

甲敝日常被甲之日忘之

甲

梁傳曰丘作甲非正也甲非人所能為也

甲

掛甲卸甲

甲

青絹紅縚

五代為將史李守貞皆無節制其妾數百人皆錦繡綺羅

士青紵甲居左旗執黃龍紅縚甲居右旗執紅龍

馬燧傳曰燧遣錦必短長以適趨通鑑五代紀曰高季昌以蜀兵素驍李守貞杜重貽皆蜀之驍將也治四州舊隸荊南

十萬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金主設朝宣明門外直至外廊皆甲

北鞮錄曰金主設朝宣明門外直至外廊皆甲

龍運甲　綿裘代甲

宋史仗衛志曰龍運甲綿裘代甲

稱衣造鎧　請甲給袍

唐書

使請被不荅小頃火熄悉以甚龍器甲不決間兵數千與蒙古戰於大安軍會大足雨西軍素以紀曰曹友聞與蒙兩遇於綏西四面圍

被庳衷

國語曰吳王夫差既已誅越王越王既已委質為臣夫差衣水犀之甲三千吳越春秋種謂闔廬未賢士孔子圖

之從弟于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被虎皮之甲杖屈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為陣關下宗越絕虎作陽

丘鳩衣鐵甲

後者曰丘鳩衣鐵甲操杖擊無不斬衝無不陷以人投人漢書云雖武氏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弓負之矢五十

魏卒衣三屬

呂氏春秋曰趙攻中山中山有多力者曰丘鳩衣鐵甲操杖擊無不斬衝無不陷以車投車漢書云雖武氏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弓負之矢五十

能被甲上馬

後漢馬援年六十二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隋書賀若誼傳曰誼年老而筋力不衰

能重鎧上馬

漢書馬援傳曰將軍馬援尚能重鎧上馬

甲四

鳴吾君

說苑曰越甲至於雞鳴吾君也

越甲至雞鳴吾君

北史李孫傳曰梁武陵王蕭紀遣其將軍汲馬援率十二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隋書賀若誼傳曰誼年老而筋力不衰

隱身鞍甲之中

鄧析子曰北史李孫傳曰梁武陵王蕭紀遣其將軍汲馬援率十二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隋書賀若誼傳曰誼年老而筋力不衰

甲掌盡

甲五

詩後漢蔡琰詩曰金甲耀日光　文選曰金練照海浦　唐楊炯詩曰甲冑似魚鱗　王昌齡詩曰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惟著敝甲

又耿弇傳曰豪字令素殺傷多甲裳盡赤赤周文歎曰觀其甲裳足以為驗何況更論級數也又王思政傳曰思政久經軍旅每戰惟著敝甲或衣敝甲河橋之戰思政被重創因絕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

甲不釋甲

通鑑唐紀曰儀鳳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晓諭其旨元實還止逗留詰穿相望且賜之酣飲三日且以元實之言聞上上遣詰穿相望且賜之酣飲三日且以元實之言聞上上遣詰穿相望且賜之酣飲三日且以元實之言聞上上遣

各一領兩襠鎧一領環鎧一領馬鎧一領令代以昇平兵革無事乞悉以付鎧曹自理

增 牋晉殷仲堪相王牋曰奉所賜馬鎧既足以獎厲懦心又以光華遠任

原 書晉庾翼與慕容皝鎧書曰鄧百川昔送此犀皮兩當鎧一領雖不能精好後是異物故復致之

兜鍪一

增 穀梁傳曰古者被甲嬰胄非以與國也則以征無道豈曰以報其恥哉 春秋繁露服制象曰夫執介胄而復能距敵者固非人之所貴也 家語孔子對魯哀公

曰介胄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 孔叢子曰子高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衮冕之服師旅則有介胄之服 虞喜志林曰宋祭酒云可以行禦者為械謂鎧甲兜鍪也 又抱朴子云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胄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 又曰盤旋揖讓非禦殺之容貫甲嬰胄非廟堂之飾 又晉令曰軍列營步騎士以下皆着兜鍪 玉海曰韓延壽傳騎士被甲韝鍪注即兜鍪也 唐書南蠻傳曰擇鄉兵為四軍羅箕子戴朱鞮鍪負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 逸史國語解曰儀衛志有胡木鍪胄

名也

兜鍪二

增 左傳曰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 又曰晉楚戰于鄢陵郤至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 又曰楚白公亂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何胄國人望君如望歲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 樂資春秋後傳曰魏武侯屬衆五年秦人興師而臨西河魏士聞之介胄不待令而

奮擊殺秦人者萬數 後漢書袁紹傳曰紹為公孫瓚所圍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却入空垣紹脫兜鍪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鬬死而反逃垣牆間耶 吳志諸葛恪傳曰恪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魏軍攻之恪遣將軍留贊等為前部時天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偃身縁邊大笑之不即嚴兵得上便鼓噪亂斫遂破魏軍 宋書柳元景傳曰元嘉二十七年北伐至陝敵多縱突騎衆軍患之薛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惟着絳紗兩襠衫馬亦去具裝馳奔以入賊陣猛氣咆吻所向

無前當其鋒者應刃而倒賊忿之夾射不能中如是者數四每一入衆無不披靡　唐書闕稜傳曰青山之戰與陳正通遇陣方接稜脫兜鍪謂衆曰不識我耶何敢戰其徒多稜舊部氣遂索至有拜者　又馮盎傳曰番禺新興名賊高法澄洗寶徹等授林士弘節度殺官吏盎率兵破之寶徹兄子曰智臣復聚兵拒戰盎進討兵始合輒釋冑大呼曰若等識我耶衆委戈袒而拜賊遂潰　又薛仁貴傳曰仁貴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　舍州史料曰麓川宣慰司任發叛命王驥總督軍務討之瀕行賜驥黃金兜牟細鎧蟒衣朱弓矢　又曰倫荅之精兵戴鐵浮圖

兜鍪三

虎皮

傳曰蜀蔡皐比以犯陳蔡國是有虎皮冑也貝冑朱纓謂以貝飾冑朱纓也羅尾垂以紅絲繩之通鑑注曰蠻俗無絲編竹籠頭如兜鍪貴者以朱緣之象也　竹籠　藤織

海南黎人所用以藤織爲之　鐵兜鍪　皮兜鍪

五刑五人持大斧著鐵兜鍪不可令近人　考經援神契云去戎狄之災皆以朱漆皮作兜鍪　常使去四五十步

懸魚門　生幾氈

左傳云公及邾師戰於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　韓子曰

制作之巧陶侃答溫嶠書云奉送帳下得蘇峻兜鍪形制作之巧用功殊多戰器不須似此

刻作死休車頿秦書曰荊軻登堅之疾孫堅死登自立戰所向　背刻兜鍪惟死休字示士以必死爲度故無前

俗謂兜鍪爲突厥　後周書曰突厥之先臣始如居金山之陽爲工形似兜鍪因以爲號

盾一

禮記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周禮曰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　又曰司戈楯掌戈盾之物而頒之　漢書鼂錯傳上言兵事曰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劒盾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　龍魚河圖曰盾名自障　又夢書曰夢得鑲盾憂相負也

增 後漢書袁紹傳曰紹討公孫瓚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爲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　魚豢魏略曰鮑出遊俠與平中三輔亂出毋爲賊所略出攘臂結社獨持盾追之行數里及賊殺數十餘人賊乃解還毋　吳書曰中州擾亂魯肅欲南徙江東州追騎至肅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度不能制乃相率還　宋書宗越傳曰夏侯穆耀越爲隊主蠻有爲寇盜者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

將輒賞錢五千因得買馬　宋略曰寧朔將軍益州刺史劉豪少工刀楯勇冠三軍　南史王洪軌傳曰洪軌隨齊高帝鎮新亭常以身捍矢帝曰我自有盾卿可自防荅曰天下無洪軌何有哉蒼生方亂豈可一日無公帝甚賞之　唐書李密傳曰密兵多騎與長槊而北薄山地隘騎迮不得騁世充多短兵盾櫜蔽之密軍卻又高麗傳曰李勣圖遼東虜蒙盾以拒士舉長矛春之

通鑑元紀曰劉國傑討宋降濟及蛇節師出播州境與賊遇戰失利乃令軍士人持一盾而釘其上俟陣合即棄盾佯走賊果逐之馬過盾皆仆國傑鼓噪趨之賊大敗　兵略纂聞曰陸完計山東盜劉六劉七等賊據山巔矢石雨下副總劉暉等引所部力戰冀盾蹈行奪其險賊墜死無算

盾三

敗敵　陷虜　六韜云陷堅陣敗強敵武冀大權矛戟具案楯一作櫓大盾也　後漢書袁紹傳曰紹名云盾遮也號其後遮刀以隱蔽也大而平者曰吳魁師者所持也或曰吳出于蜀蜀盾本出于羌也約脅而鄂者曰須盾本平者曰吳出于蜀所持也或曰羌盾言出于羌也今謂之曰露見是也　軒轅本紀曰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擒殺之以其頭冠兵所以扞身蔽目象形　管子曰桓公問曰齊國寡甲兵馬之若何管子對曰輕罪贖罪說文曰盾瞂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　管子曰桓公問曰齊國寡甲兵馬之若何管子對曰輕罪贖罪以贖也　蒙伐　犀渠　儀禮曰甲胄干戈羽也伐馴云蒙討羽也伐者所以蔽身禦敵也　周禮曰秋官司寇掌邦禁以刑佐王安邦國詰四方之民一曰野二曰軍三曰田四曰役五曰商賈六曰工以馭其民　左傳故曰麗伐梁楯也　金革　木絡　陶侃表曰奉獻金革大絡羌盾五十青牋金

革盾五十也　小雅名曰以祓而建之曰伐小雅也　以祓而建之曰伐者曰步伐之步伐也　木盾　又曰狄而長者曰木作之木盾也又曰狄而短者曰干盾也　干盾車上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者名也　犀盾　犀皮畫龍作之曰犀盾　龍盾　以犀皮畫龍于盾曰龍盾　中瓦　磨鼻　左傳曰魯僖公二十四年秋狄伐邢邢人潰出奔衛衛人爲之渡河渉者以表木爲記及狄轉之中瓦磨鼻乃濟渉者半中瓦磨鼻乃絕　馬頭　北史曰魏收任城王雲犯塞以收爲都督北討收以馬初不調習收乃令軍士人持一盾而釘其上俟陣合即棄盾佯走賊果逐之馬過盾皆仆國傑鼓噪趨之賊大敗其前後夾擊之過大嶺雲曰虜以馬爲命今棄馬於是相率降

莫能陷物理論云古有所師之刀斲宗之破良刃之利器時之所貴也夫刀斲者身之賓也破者身之害也良刃者身之利也破者身之賓也良刃者身之害也故曰良刃破身之賓也破者身之害也良刃者身之賓也破者身之害也良刃者身之賓也破者身之害也良刃者

楯而捷獵注楯製以白鞮鞣以黃金狀類龍虵捷疾第貌　又曰家有鶴膝戶有犀渠

原銘漢李尤盾銘曰吳荒魯殷戎兵特須進則避刃爰以衛軀

增晉後漢張奐與崔子真書曰僕以元年到任有現兵二百馬如猙羊矛如錐鈹盾如楡莢　陶侃荅慕容瑰書曰當今揚淮銳勇飛廉超驥收屈盧必陷之矛集鮫犀不入之盾

武功部二十四鞍轡障泥　鞦　鞦　勒　鞮　鹿角　攻具

鞍一

原初學記曰說文曰鞍馬鞁具也鹽鐵論曰古者繩鞮革鞮皮薦而已其後代以革鞍鐵鑣而不飾其後乃有鏤銜鞍紫茸題高橋鞍魏百官各有紫茸題頭高橋鞍一具或有金銀翠毛之飾永昌記曰文帝秦王金銀鞍加翠毛之飾又有障泥障泥障汗亦曰韉尾俗文曰凡勒飾曰珂

增太公六韜曰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不備者誅　吳子曰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

六景曲記曰周世以膏腴之沃壤豐鎬之寶地大啓封境以封秦釋鞍授鞚假驥他人欲無陵已其可得乎

桂海虞衡志曰蠻鞍西南諸蕃所作不用韉但空垂兩木鐙鐙之狀刻如小龕藏足指其中恐入榛棘傷足也後鞦鞢木爲大錢紫黃數百狀如中國騾驢鞦

增漢書李廣傳曰廣從百騎遇匈奴數千騎令皆下馬解鞍匈奴怪之弗敢擊　唐書和逢堯傳突厥默啜請尚公主逢堯以御史丞攝鴻臚卿報可默啜遣貴近頡利來曰詔送金鏤具鞍乃塗金非天子意使者不可信

雖得公主猶非實冕謂曰漢法重女壻而送鞍具欲安且久不以金爲貴可汗乃貪金而不貴信耶　又郭英乂傳曰英乂拜劒南節度使肆志無所憚敎女伎乘驄擊毬鈿鞍寶勒及它服用日無慮數萬費　通鑑宋紀曰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鬻鞍材爲業市人呼爲楊鞍兒遂自名楊鞍兒泰和中金人南侵安兒時爲羣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　遼史曰遼主納后儀皇后車至便殿東南七十步止惕隱夫人請降車負銀罌捧縢履黃道行後一人張羔裘若鼓之前一婦人捧鏡却行置鞍於道后過其上乃詣神主室

鞍

金梁簨三韓波銅曰平陵公孫奮富聞京師業鞍遺奮從貸五千萬以建樓櫓以連檢以備盜賊得爲河東大鞍匠名馬寶鈿鞍略與此同

懸柱照人

鼠所齧路志曰太祖在庫馬鞍上見群鼠以沖以刀穿鞍障泥鼠者其主不吉太祖問之沖曰鼠者謀也鞍者安也太祖曰此妄言耳俄而庫吏以沖以鼠齧鞍障泥死鄧玄通庫吏懼死乃竊金五千萬以賂左右曰鞍在庫馬在廐太祖笑曰兒衣在笥何等緊急乃爾所在偷而盜況鞍乎古樂府人歌曰從軍詩曰從軍一騎乘雙騏雙騏趁馳聲何等詳白龍驟作

紫茸翠毛

迎魯東觀漢記曰平陵公孫奮富聞京師業鞍遺奮從貸五千萬以建樓櫓以連檢以備盜賊得爲河東大鞍匠名馬寶鈿鞍略與此同

賜桓

琉璃玫瑰西京雜記曰武帝時敬重西域所獻之物有七寶床琉璃鐘玫瑰椀

賜趙遺孫龐參司馬相如傳曰子虛上林賦曰楚有七澤嘗見其一云雲夢方九百里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峻茂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芎藭射干穹窮昌蒲江離蘼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其下則有砥礪礝石赤玉玫瑰琳瑉昆吾旃石

賜趙

遺孫龐參司馬相如傳曰子虛上林賦曰楚有七澤嘗見其一云雲夢方九百里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峻茂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芎藭射干穹窮昌蒲江離蘼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其下則有砥礪礝石赤玉玫瑰琳瑉昆吾旃石

賜桓

迎魯東觀漢記曰平陵公孫奮富聞京師業鞍遺奮從貸五千萬以建樓櫓以連檢以備盜賊得爲河東大鞍匠名馬寶鈿鞍略與此同

懸柱照人

鼠所齧路志曰太祖在庫馬鞍上見群鼠以沖以刀穿鞍障泥鼠者其主不吉太祖問之沖曰鼠者謀也鞍者安也太祖曰此妄言耳俄而庫吏以沖以鼠齧鞍障泥死鄧玄通庫吏懼死乃竊金五千萬以賂左右曰鞍在庫馬在廐太祖笑曰兒衣在笥何等緊急乃爾所在偷而盜況鞍乎古樂府人歌曰從軍詩曰從軍一騎乘雙騏雙騏趁馳聲何等詳白龍驟作

紫茸翠毛

賜桓

迎魯東觀漢記曰永元年西國陵楓柳兼羽林中郎將上賜馬二疋并鞍勒走魯肅即先還降擢大將請諸將司馬子敬以困請曰子敬知后於帝上皇在蜀以貢數千匹特入閤拜擢下馬相迎禮之破格引見賜主鞍馬衣服金玉帶等遣歸勒馬

琉璃玫瑰西京雜記曰武帝時敬重西域所獻之物有七寶床琉璃鐘玫瑰椀

賜趙遺孫龐參司馬相如傳曰子虛上林賦曰楚有七澤嘗見其一云雲夢方九百里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峻茂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芎藭射干穹窮昌蒲江離蘼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其下則有砥礪礝石赤玉玫瑰琳瑉昆吾旃石

賜趙

遺孫龐參司馬相如傳曰子虛上林賦曰楚有七澤嘗見其一云雲夢方九百里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峻茂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芎藭射干穹窮昌蒲江離蘼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其下則有砥礪礝石赤玉玫瑰琳瑉昆吾旃石

兵助討繒遷典故紀聞曰太祖爲吳王時方國珍以金玉飾馬鞍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爾所玩非所好也卻其獻

張華詩曰青蓋覆金鞍乾寶見神乘白馬銀鞍

馬鞍吳錄曰孫權鞍馬已備宜城有賊千人卒至權始得乘馬戰得衆超于潼關太祖軍矢下如雨諸將遽馳超曰賊以刀斫中馬鞍得乘

自天而降

李泌請分長文公談苑曰本朝呼延贊以武勇爲虞候真宗謂曰卿思誓不與契丹同生編列其職

據鞍馳騁後漢馬援傳其辭曰據鞍顧眄以卿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

作非心戰契丹宇反其辭曰據鞍馳騁

藉兵伏皆作其字下詳見實戰士主

呼延作字

刀斫馬鞍手舉

述異記

青蓋金鞍白馬銀鞍

駙馬都尉杭雅錄

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爾所玩非所好也卻其獻

乾寶見神乘白馬銀鞍

張華詩曰青蓋覆金鞍

而出

上馬墮鞍 中箭

解鞍礪鏃

解鞍濟圍

解鞍徹箭

解鞍礪鏃

解鞍濟圍

解鞍徹箭

上馬墮鞍

駙馬若少壯有

從周兵討昭大敗走昭曰爲么一戰乃解鞍礪鏃憑高指麾左右兵望之莫測急出奮擊副原急擊副昭進梁兵解去

傅曰武帝破華路養所圍四面數重矢石兩丁所乘馬死文自右手持戰左手解鞍濟圍

嘉其實録

晉書毛寶傳曰

墮鞍乃驍之人

馬墮鞍垣宣兵散中箭買鞍徹鞍使人踞鞍被箭

身不離鞍劉備與鞍牌曰往時身不

知王忠昔富敵人時因從駕出行令

駙馬後魏書曰傅永有氣幹奉勇

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駙

取髑髏著鞍五官將

取家閭髑髏著忠馬鞍以爲嬉戲

不罪壞鞍唐書裴

手執鞍橋倒立

曰行徐有賜馬及珍鞍今也

私馳馬壞鞍不加罪

享夏一日以數騎出值賊

暴驍射賊退解衣被中箭

馬鞍爲墨兵略纂聞曰都督杭雅錄公令悉下馬取馬鞍爲

也

鞍五

賦晉傅元馳射馬賦曰百鳥齊興六驥孔閑金銜玉

鞿文勒鏤鞍明珂景朗華珥采鮮 周庾信華林園馬

射賦曰控玉勒而搖星跨金鞍而動月 搖星揆矢也動月張弓也

銘後漢李尤鞍銘曰駈驚馳逐騰躍覆被雖其捷習

亦有顛沛井嬴其瓶罔不敗斯敗

表魏曹植上銀鞍表曰於先武皇帝世敕此銀鞍一

其初不敢乘謹奉上

啓宋劉義恭謝金梁鞍啓曰賜臣供御金梁橋鞍制

作精巧宜副龍駟聖慈下遠猥垂光錫

鞍一

初學記曰釋名曰轡拂也所以拂制馬也轡

之爲飾有銜勒鑣羈韁鞚之類以成其用也銜在口中

御之也勒絡也絡其頭而引之鑣包也在旁包斂其口

也羈捻也所以持制之也韁鞚也繫之使不得出疆限

也韁亦曰勒故埤蒼曰勒馬轡也鞚控制之義通俗文

云所以制馬曰鞚夫轡之於馬也猶人君以吏之御人

也故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力和安人心故令不再而人順從刑不用而天下定矣

轡二

增 北史崔暹傳曰齊神武高歡如鄴羣臣迎於紫陌神武握暹手勞之賜暹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神武親爲攏之而受轡

轡三

原 令舍 犯軼 周禮曰御僕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軼則誅於郊舍上之法又大馭掌馭玉路以祭祀及賓客犯軼逆則誅

千乘弭 百馬齊 毛詩曰六轡如濡又曰六轡沃若我馬維駱六轡沃若

在手 正身 人曰馭牡在手家語曰六馬在手譬君者人也政

臣禦 又孔子謂子產曰子爲政猶御也夫御者所以正其身以御馬馬正而後進退周旋莫不如意君之政猶其車也政正而後百姓從之矣

淮南子曰權衡者所以稱輕重也人君之治國猶御者之制轡也

君政 馬在手 正身 人曰馭牡在手家語曰六馬在手譬君者人也政

禮齊人 政今者人君之御也夫

善哉行曰百馬同一轡御由造父

今制下 刑而猶弗勝何也又曰聖人之所以治之以德也

奔馬委 上車擒 管子曰凡教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獨故

奔馬之委也無教者理疽之曠石也

淮南子曰良造父御馬而齊轡

轡四

增 執轡三失 莊子盜跖篇曰孔子謂柳下季曰丘以子爲天下之好士也故再到魯魯之士兄我而弟子者不可勝數而子獨不爲動何邪柳下季曰夫魯之士好服人以言而子不能以行今子盛飾文辭以說人主人主之所以說子者其實反棄之矣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不可以爲親行不可以爲法事不可以爲人無利於人而貴爲天子人主莫不欲殺子之行如子之言丘不可不察也

按轡踰後 唐書李密傳曰密以牛角上行且讀楊素兵法見于道旁有一布囊以爲異取而觀之乃素兵書也遂乘牛挂漢書一帙轡韁其

轡五

詩 唐李賀相勸酒詩曰羲和驕六轡晝夕不曾閒彈烏啼啾竹柣馬蟠桃鞭柣音叱料反

銘 後漢李尤轡銘曰轡銜在手急緩必時賞罰在心中和是思馬知良銜進取道里人知善政令行禁止

初學記曰鞭策筆皆馬檛之名說文所謂驅者也古者用革以朴罪人亦以驅馬故其文從革書曰鞭作官刑此則施於民也傳曰左執鞭弭又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此則施之馬也其後以竹代革又策筆二文又並從竹蓋因驅策筆擊之義以立名也漢書婁敬曰周太王以狄伐杖馬筆去居岐禮記曰獻車馬者執策綏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則其事也莊子曰前有橛飾之患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史記秦始皇紀引過秦論曰執棰拊以鞭笞天下　淮南子曰若夫鉗且太丙之御也除轡舍銜去鞭棄策軍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　說苑曰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馳千里鞭策不去其背　又杜夷幽求曰召渴者以臨河不待鞭策而自至　通鑑曰唐舊儀每日尚乘以廢馬八疋分為左右廂立於正殿側宮門外俟仗下即散若大陳設則馬在樂懸之北與大象相次進馬二人衣服執鞭侍立於馬之左隨馬進退

左傳曰晉荀瑤帥師伐鄭鄭駟弘請救於齊陳成子救鄭及濮而不涉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　漢書李廣傳曰廣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臥之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旁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　吳志魯肅傳曰曹公破走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門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特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咸愕然既坐徐舉鞭曰願至尊威德加於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拊掌歡笑又陸遜傳注吳錄曰假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江表傳曰孫權攻合肥不能下撤軍將退兵已上道權與呂蒙蔣欽凌統等在後張憬飲食畢垂當發魏將張遼帥六七千人奄至圍數重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見徹丈餘無板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鞭緩鞚利于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成都王穎誅黃門孟玖於是東海王越高密王簡皆懼奔國琅邪王睿又將出焉而徽禁甚密穎又先下諸津禁止諸貴人至河陽乃見拘焉宋典後至以鞭拂之曰舍

長官禁貴人而爾見拘耶因大笑之吏乃放遣因得歸

國　唐書韓思復傳曰思復轉汴州司户仁恕不行鞭罰　通鑑宋紀曰吳曦未叛時嘗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轅載雜戮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清霽仰見月中有一人騎而垂鞭與已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謀由是而決　詞林海錯曰列仙傳王暉種黃精虎爲之耕出入亦乘虎鞭策如乘馬　說淵王賈傳曰賈有異術嘗白諸父曰太行南泌河灣澳內有兩龍請同觀之於是至泌河淵深處賈入黑各長數丈見人沖天諸父大驚良久瞻視賈曰既見矣將復之因以鞭揮之水合如舊

鞭三

原 楚令　秦謠左傳于乾溪以爲之援而雪王恥秦復陶某城豹謀以鞭以出杜預注曰執鞭以教令　崔鴻前秦錄曰符堅時關中謠曰有符有符鞭馬若飛龍東過灞渡西越下取策陽虎從此門　齊人數馬　孔叢子曰孔子以御則鞭之以策也　冀書曰石慶爲太僕出上閑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　魏略曰魏武帝以策拄地觀其馬戲骨枯朽矣　吳書曰張昭與孫權牋指對揮筆疾速權

精皆不知所從來關視之故穀紙或神咒經
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撓以為語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四馬無勢位雖舜禹不能御四時執筆以答八極
又曰秦穆公時晉饑穆公發粟以賑之
晉書陳延傳曰太宗時號特勒善鞭賜之曰卿節護誰歲寒弗爽故以此賜卿
唐書張延賞傳曰延賞來朝帝以精刀寶鞭賜之曰下有不用此
揚雄解嘲曰攫者以吾鞭鞭之鎮德宗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御節護誰歲寒弗爽故以此賜卿
原以鞭藏刃
太過張嶷書戒之曰昔秦穆公以為警後穆公見害于刺客明將兵出軍貴意信任大將軍費禕為大將軍費意
以鞭示騎
將軍態性凡愛信任大將軍費禕為大將軍費意
扶王使前
初黃巢唐紀曰亂離頭不肯鈐束王使前後至超之山田令後自後至超之山
行王曰足痛車容給一馬令從之及即位遣人監西川以
鞭狀王使前王顧而不言心銜之及即位遣人監西川以
死詰鞭郎君出則以為前驅
視鞭所指
府吏諸王多徒行至山
谷中壽王箕踞不能前臥曙石上問左右曰此深山安得馬以
重令收不奉詔
鐵鞭郎君
元代史以獻誰其民安重禁使人要大鐵鞭有神指人人懼
舊錢
玲瓏鞭
又鐵頭傳曰望市錦幸賢記見提鞭頭不肯
急非陛下以山耳聽軍費意
扶王使前
初黃巢唐紀曰亂
上言遣使命先取不
于因
布三百匹足矣牧錢物償踊貴市門曰行當復之明日
郎署國忠欲招惟以市恩揚鞭市門
詔復行
唐書張延賞傳曰御節護誰歲寒弗爽故以此賜卿
布三百匹足矣牧錢物償踊貴市門曰行當復之明日
郎署國忠欲招惟以市恩揚鞭市門
詔復行
唐書李林甫傳出絹

日馳千　元稹詠野節鞭詩曰神鞭鞭宇宙玉鞭鞭琪驥緊紲野節鞭本用鞭鬣鬣又云金堅無繳遠玉滑無塵膩青蛇折生石不刺山阿地烏龜旋眼班不染江頭淚長看雷雨瘦未忍驚駘試　又辟州鞭詩曰劉二十八以文石枕見贈仍題絕句以將厚意因持辟州鞭酬謝兼廣爲四韻枕截文瓊珠綴篇野人酬贈辟州鞭用長時節君須策泥醉風雲我要眠歌眄彩霞臨藥竈執陪仙仗引爐煙張騫却上知何日隨會歸期在此年

增 賦晉傅元良馬賦曰鞭不得搖手不得動忽然增逝肉飛骨踴　又馳射馬賦曰很如革戾如膠鞭裁向腹奮尾跳尻　後周庾信華林園馬射賦曰鳴鞭則汗赭

增 銘古詩紀周武王箴銘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蹶民劇則敗

原 後漢李尤馬箠銘曰御者箠策示有威怒東野之敗督責過度

增 表魏曹植陳審舉表曰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路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

增 文唐柳宗元鞭賈文曰富者以五萬買鞭曰吾愛其黃而澤柳子湯以濯之則退然楷瞬然白黃者梔也澤者蠟也令之梔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亦多矣

增 晉書愍懷太子傳曰太子好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爲樂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涼州胡安據盜發張駿墓得珊瑚馬鞿瑪瑙鐙黃金勒　又永昌記曰哀牢王出入射獵騎馬金銀鞍勒加翠毛之

皮角飾周軍用馬鞿服以周旋便武之日乃當藏之篋笥耳　又表宏與范曾書曰四海鼎沸天鑾將移杖短策以晨征登重幔以吐奇指六合以倒戈望崐崘而舉麾

勒一

釋名曰勒絡也絡其頭而引之也　字彙曰有銜曰勒無銜曰羈　劉芳毛詩箋音義証曰鑾是御者所執者也不得以鑾爲勒且舊語云馬勒不云鑾以勒爲鑾者蓋是北人避石勒名也今南人皆云馬勒而以鞚爲鑾反覆推之此爲明証又詩稱執鑾如組又曰六鑾在手以所執爲鑾審矣今俗儒咸以鑾爲勒而曾無寤者

家語曰閔子問政於孔子子曰德法者御民之具猶馬之有銜勒也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辟民必流國必亡

勒二

晉書愍懷太子傳曰太子好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爲樂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涼州胡安據盜發張駿墓得珊瑚馬鞿瑪瑙鐙黃金勒　又永昌記曰哀牢王出入射獵騎馬金銀鞍勒加翠毛之

飾

勒三

原 瑪瑙 金銀皆西京雜記曰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羅落盌容數升魔十世祖也見神著金銀之器而時人說云田子方漢記

為鞍 續異記云乾羅落盌容數升魔十世祖也見神著金銀之器而時人說云田子方漢記

橘乘白馬金銀勒自天而降又說云田子方漢記

西鐙習猛習瑣乘軒車載華蓋金銀之勒馳馬八十乘 純黑 金琅 東觀漢記

鐙論云古者庶民賤騎駕控革鞮皮薦而已及其後革鞮飾以黃金琅勒錦繡

駿聲千里 增 馬不解勒 馬不施勒 淮南子曰雁門之北伏不穀食賤長

有斯勒美而賦之命陳琳王粲并作

勒四

增 珠結戲龍 通鑑宋紀曰南主劉銀性紛巧富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以獻太祖

勒五

增 詩 晉秉樓詩騏驥伏吳坂不與伯樂俱駕馬同銜勒豈得獨卓殊

原 賦魏陳琳瑪瑙勒賦曰夫珍物寄中山之崇岡稟金德之靈施含白虎之華章扇朔方之元氣喜南雜之炎陽歛中區之黃采曜東夏之純蒼苞五色之明麗配皎日之流光內照浮景外鮮文繁奇章異采灼爍其間爾乃藉彼朱罽華勒用成騑居列跱煥若羅星 增 王粲瑪瑙勒賦曰因姿象形匪刻厥容應規厥性順德

御世嗣之駿服表騄驥之儀則 王沈瑪瑙勒賦曰厥象伊何如規之盈蛟鱗紆轡白黑殊形如冰之潔如玉之貞固乾坤之所育今匪彫鏤而自成爾乃施飾加服纓鑣和鈴鏘鏘迴景遵遙

原 序魏文帝瑪瑙勒賦序曰瑪瑙玉屬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或以繫頸或以飾勒余有斯勒美而賦之命陳琳王粲并作

鑣一

增 釋名曰鑣包也所以在傍包敛其口也 爾雅曰鑣謂之鑣 注馬勒 毛詩曰游于北園四馬既閑轡車鑣鑣載檢歌載驅

鑣二

原 象鑣 鐵鑣 後漢書云禮制大駕上下鑣注諸侯鉤臣山素等加金鑣飾以金鑣鑽 絕鑣 振鑣 楚辭曰紲兵革並作戰國奢僭又有害已之語競修奢麗之服飾以金銀以相夸上令銷之制錢以利銅人 玉鑣 金鑣 文士傳曰山簡之鎮沔南也為制大駕鑣飾以金銀鑽鑣以嘉銀為鑣飾以金銀鑽鑣 宋顏延之七釋曰朱鑣玉鑣金鑣以駭衢以馳驟今之馬飾其間爾雅曰白馬黑鬣駹宋鮑照詩曰飛鑣追驍騎 飛鑣 騰鑣 宋張協元成館賦曰飛鑣出郭旁天子南郊之路駕服入秦川之道 龍馬揚鑣 駿馬時邁龍馳騰鑣翔騏驥而時幸

銜鑣黃伯仁龍馬頌云撫鬃分揮紅沫之幡飾重云駿若飄風氣勢猛飛金鑣
行貌康與駁馬賦云
著玉
羈

增六龍齊鑣 萬軫揚鑣王沈浪行賦曰六龍波迴天行星陳又宋文帝景陽樓詩曰士女
按街里新晏城都萬軫揚金鑣千舸掛蘭浪

增揚和齊鑣李百藥秋天十賦曰其馬則赤驥盜
翠騏驎綠耳揚和齊鑣一驟萬里

鑣四

增詩晉棗據詩真僞各有分驚驥不齊鑣 又陶琬之
詩曰我服既暉我馹既閑揚鑣警路哀篳清綿

增序宋袁淑游新亭曲水詩序曰雜榭修幕陵遠彌阜
鑣容旆綵裳野麗雲

武功郡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九 羈 六

劉劭切韻

增誄宋殷琰宣貴妃誄曰嚴位服于旗容尚徽謚于銘
策節哀路于蕭鐘齊行鑣于郊

增書魏應璩與劉文達書僕頃倦遊談之事欲修無爲
之術不能與足下齊鑣騁轡爭千里之表也 晉桓溫
與慕容皝書曰自滄流以北幽朔以東將軍皆以羈絡
而總率之矣首尾唇齒左右力用鳴鏑揚鑣動數十萬

羈一

釋名曰羈檢也所以檢持制之也 宇彙曰無銜曰
羈 夢書曰羈韁爲相要制也夢得羈韁要約士也羈
結語言往來也弊絕不用難使仰也 淮南子曰遺人
馬而解其羈遺人車而脫其轅治術所以貴簡總也 所愛者少而
所亡者多

羈二

通鑑唐紀曰田令孜劫僖宗幸寶雞黃門衙士從者
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學士承旨杜讓能宿
直禁中聞之步追乘輿出城十餘里得人所遺馬無羈
勒解帶繫頸而乘之獨追及上於寶雞

羈三

馬絡 馬紲 列子云羈馬絡首紲馬足左傳云白馬朱鬣
首絡馳紲走 晉傳元良賦曰北海金羈出自西戎
金飾在首閑步安徐

就羈 衔羈 擊虞鎮軍將軍陸君碑銘曰君諱機字士衡
世家子弟也年逾弱冠名播遐邇羈紲勤王飛聲不羈
珂羈 漢代而行兒寬曰今治民猶御馬已前用棰後用銜
之時及其調和在於善御而已羈銜之也

負羈紲 左傳曰晉重耳負羈紲以從晉侯入于曹
執羈勒 左傳曰晉侯入于曹執其羈勒而數之
鞿羈 逸職無音人於其間鞿羈束縛

路失羈絆 加鞿羈于馬首 支遁傳云外加鞿羈內
管國王好馬月支獻人駿馬群但將頭皮下三五亦皆大
好馬月支獻人駿馬群但將頭皮下三五亦皆大
路失羈絆

騎斷羈勒 晉傳元良馬賦曰王駿奇馬金羈在首閑步
徐驅前勒二輕軒節以和鈴右合樂以錄下知是襄陽劍
龍馬紫金轡翠毛白蹄曜雙蹄照耀

羈四

增 羈絏之僕也蔣曰初晉侯以沐謂僕人曰屠岸賈將為祟必罪於守者僕以告公及入求見公之豎曰守藏者也其出入公宮小人職之守行 羈鞅皆有成

羈五

增 詩晉孫綽詩曰野馬閒於羈澤雉屈於樊神王自有所何為人事間 宋黃庭堅詩曰電行山立氣深穩可柰珠鞿白玉羈

增 序晉孫惠三馬哀辭序曰余於物特所留心而所服三馬一時離羈感田子之愛遂作哀文云爾

障泥一

原 魏百官名云黃地金縷織成萬歲障泥一具 晉書云王濟善解馬性常乘一馬著連乾障泥杜預謂濟有馬癖 世說王武子常乘一馬著連乾障泥使人解去馬乃渡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馬乃渡

障泥二

原 豹皮障泥 嵇紹弁汗簡書韓友盧江舒人舒縣屬廬之今以丹畫版作日月置於馬鞍下垂牀頭又以豹皮障泥從上立愈 孫王胜病卒死已復魂友過勒三注

柳葉障泥 羅方等三十四卷生羅皮障泥獻於南燕王超大悅答以水牛能言鳥雲仙雜記曰武子好馬正旦則柳葉金障泥

障泥三

原 惜障泥 詳前

珂一

增 服虔通俗文曰勒飾曰珂 隋書禮儀志曰馬珂三品已上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 郭義恭廣志曰期調國出金銀白珠琉璃水晶瑪瑙五色珠馬珂 又曰剽刀出桐華布珂珠具艾香雞舌香

珂二

增 韻府羣玉曰唐張嘉貞為相弟嘉祐為金吾將軍每朝騎導盈巷號鳴珂里

珂三

原 明珂 玉珂 傅元馳騁賦云明珂照華珂宋鮑照舞鶴賦云文軒翔羽蓋乘馬鳴玉珂

珂四

增 鏤白蜃 耀珊瑚西京雜記曰武帝時長安始盛五百金皆以南海白蜃為珂騎乘加飾鏤或一馬之飾備極工巧裝飾珊瑚

紫玉珂

析一

增 詩唐杜甫詩曰與在驪駒白玉珂 韓愈詩曰送以紫金為華珊瑚

增周禮挈壺氏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標

橛二

增熊足 龍首 雞斗 王海曰博古圖有漢時熊足梁山銅龍首雞斗

擊橛 函谷擊橛 擊鼓 晉文曰刀斗持時鈴也 通鑑 唐紀曰谷從政領季淮岳曰相公與宋紀曰韓世忠與兀朮相拒于鎮江兀朮徙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繇艱大艦出金陵前後數里擊鼓相聞計其所將兵半助郤為東京賦云函關擊柝于東西朝廷顛覆特賴此耳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增刀斗持時柝聲達旦 晉文曰刀斗持時鈴也 通鑑 唐紀曰谷從政領季淮岳曰相公與宋紀曰韓世忠與兀朮相拒于鎮江兀朮徙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繇艱大艦出金陵前後數里擊鼓相聞計其所將兵半助郤為東京賦云函關擊柝于東

原周廬擊木柝 營陣擊刀斗 漢舊儀云中宮衛官城門擊木柝漢舊儀云李廣入為未央衛尉亦為長樂衛尉不識故與廣俱以廣太守將屯及出擊胡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刀斗自備程不識擊胡亦自備程不擊刀斗

增擊柝相聞 通鑑 唐紀曰谷從政領季淮岳曰相公與宋紀曰韓世忠與兀朮相拒于鎮江兀朮徙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繇艱大艦出金陵前後數里擊鼓相聞計其所將兵半助郤為東京賦云函關擊柝于東

增詩唐高適詩曰刀斗更嚴軍耳目戈鋋長控國咽喉

明馮汝行聞柝詩曰野柝鳴沙岸漁燈照白波淒淒風不定隱隱夜如何歷亂鄉心碎依微客夢多江聲還自擊展轉動悲歌

鹿角一

增魏志李通傳曰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圍南郡仁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使拔鹿角鹿角一名拔鹿角軍陽平關諸軍將拒之相守連年兵雜南圖鹿角淵使張郃讓東圍自將輕騎卒不利翻分所將兵半助郤為前都督檀密救寧使夜入魏志云夏侯淵拜征西將軍劉備所置江表傳云曹公出濡須臨江欽馬猥擢事衆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使拔鹿角入營斬數十級北軍驚駭衆遂大潰如星字已還入魏

鹿角二

上以鹿角塞之

增燒鹿角 拔鹿角 軍謀志云夏侯淵拜征西將軍劉備陽平關諸軍將拒之相守連年兵雜南圖鹿角淵使張郃讓東圍自將輕騎卒不利翻分所將兵半助郤為前都督檀密救寧使夜入魏志云夏侯淵拜征西將軍劉備所置江表傳云曹公出濡須臨江欽馬猥擢事衆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使拔鹿角入營斬數十級北軍驚駭衆遂大潰如星字已還入魏

鹿角三

增鹿角車 營路狹則為鹿角車營作鼓吹 晉書馬隆傳曰隆依倚車地結車為營又以車上施方木屋施方木為鹿角車發屯田兵晉武帝令曰夏侯淵軍令曰今月賊燒却鹿角塞諸鄣漏處補木作鹿角十五里四百兵行鹿角間使士補之賊山上望見賊遂繞出其後兵退而淵未覺紀曰曹公征張魯時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鹿角車營作鼓吹

鹿角四

補鹿角 晉宣帝敕曰今日當作營整四千人東為三軍作營整齊如令從谷中幸出淵使兵與鬬賊遂繞出其後兵退而淵未覺

鹿角五重

增魏志太祖令曰賊為整鹿角十重將軍致死鬬賊圍數重將軍之功踰孫武篤其下官將士二百捨罷營值天晚圍過於苦即罷將軍晡洛成之間

兵刑器仗法濕輕廣浮丈餘廣袤設自四更三唱攻逼至小食時不克

鹿角三

增 手戰鹿角間魏略曰夏侯霸字仲權黃初中為偏將安營在谿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召為前鋒進至輿世圍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間翰救至然後解

鹿角四

增 表魏武帝獲宋金生表曰臣前遣討河內獲嘉之屯獲生口辭云河內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諸屯皆云鹿角不須守吾使狗為汝守不從其言者即夜聞有軍兵聲明日視屯下但見虎迹臣輒部武猛都尉呂納將兵掩捉得生輒行軍法

原 晉後漢蔡謨與何騭騎書曰今令數百步內皆露見布竹篠如蝟毛賊不能飛何得卒至耶

攻具一

增 毛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朱注曰鉤援所謂雲梯也臨衝所以鉤引上城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　太公六韜曰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邑則有轒轀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　周遷輿服雜事曰楯櫓今之撞車也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敵城下　又衛公兵法曰以大木為牀下置六輪上立雙牙牙有檢梯節長丈二尺有四桄桄相去三尺勢微回遶互相檢飛于雲間以窺城中有上城梯首冠雙轆轤枕城而上謂之飛雲梯　又曰大木為牀下安四獨輪牀上建雙陛間橫栝中立獨竿首如桔槔狀其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為準竿首以棄盛石大小多少隨力所制人挽其端投之其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脚著地而用其旋風四脚亦隨事而用之謂之拋車　又曰作轉軸車上定十二日弩以鐵鉤繩連轉車行軸轉引弩持滿弦推牙上弩為七衝中衝大箭一鏃刃長七寸廣五寸箭簳長三尺圍五寸以鐵鏑為羽左右各三箭次小于中箭其牙一發諸箭齊起

及七百步所中城壘無不摧壞樓櫓亦顛墜謂之車弩　又曰於城下起土為山乘城而上古謂之土山今之壘道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置運土人以防攻擊者鑿地為道行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往建柱積薪于柱間而燒之柱析城摧謂之地道　又曰以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以繩挽板屈上竿首以窺城中版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列布車可進退圍城而行於營中遠視亦謂之巢車如鳥之巢即今之版屋也以版為幔立桔槔于四輪車上懸幔逼城堞間使趫捷蟻附而上矢石所不能及謂之木幔

攻具二

增 後漢書朱儁傳曰儁擊黃巾賊趙弘於南陽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乞降　又吳漢傳曰帝時遣人視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上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　魏志公孫瓚傳曰司馬宣王征淵進軍造城下爲圍塹起土山修櫓爲發石連弩射城中　吳志朱然傳曰魏遣曹眞夏侯尚等攻江陵眞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

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意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吳王皓聞師之將興也乃使劉恪守牛渚使張悌造攻車於戲場　又曰劉裕攻南燕得燕人張綱治攻具既成設飛橋懸梯被以牛皮火石不能害攻城之士得肆力焉　又沈約宋書曰竟陵王誕據廣陵反世祖使慶之塞塹造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　唐書侯君集傳曰高昌不臣出討論之不下乃刊木塞塹引撞車毀其堞飛石如雨所向無敢當因拔其城　又李光弼傳曰史思明攻光弼爲飛樓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又曰荔非元禮守羊馬城周擊恃衆直逼城以車千乘載木讎撞車麾兵填塹八道并進　兵略纂聞曰徐達攻張士誠師抵平江達營對門分兵營婁胥閶盤諸門築長圍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別築臺三層下瞰城中設火筒其上一發連中又設襄陽礮礮風著人皆死

原 衝車　神鉤鐵鎖　雲車　鶚巢　闘車　轒轀車

石車　魏略郭昭見前編　衝車　卓錄奉書云攻城克之車人攻城之車也　神鉤　利復斬紹爲高墟車擊紹樓皆被紹衆號爲雲梯神鉤之具　雲車　魏志云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戰太祖軍不利紹乃爲發石車擊太祖軍中皆中營中皆驚　鶚巢　後漢紀曰伯升作攻城器械連車鎖奉書云攻城克之使江都王鎮守之具　闘車　轒轀車　東觀漢記曰伯升作攻城器械連車鎖奉書云攻城克之使江都王鎮守之具　巧思　重器　王詔之晉紀曰王渾天軍于易水之陽興建重器也　矢石　又曰雲梯者重器也矢石交下如雨之狀　易水　以功敗螻蟻　螻蟻　宋王圖慕容超

張皓巧思絕人使爲攻具城上火石弓矢無所用之超少長嬉城內如七矣以雨之薪火易水以此則雲梯之功敗螻蟻　楯檻　宋書劉敬宣傳曰作四輪車上人縋爲楯檻城下可以攻掘金人木石所下能敗謂之撞車　梁麗臨衝莊子云梁麗可以偫城梁一名下洋攻具之一　襄陽礮　將軍礮　顏師古曰礮音步教反襄陽人亦思馬善造礮世祖時從攻襄陽亦思馬置礮于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振天地入地七尺宋文煥攻破襄陽世因目曰宋造此礮攻破襄陽以城降後每戰用之皆有功也　鎖城法　猛火油　唐書李密傳曰密造雲梯二百具以鐵鎖鉤城號將軍礮　八編

類纂曰金宋翰之圍太原也悉破諸縣為鎖城法以用之太原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遶分人防守又曰後梁吳王遣使契丹主以猛火油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

大木拒敵　彭排禦攻

詩曰其檜如林釋名曰攻也彭排旁也在旁排敵禦攻

望雲梯　飛梯臨雲

墨子云墨子自魯至郢見楚王王曰公輸般為我為雲梯以攻宋城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圍有餘

曲項木驢　尖頭木驢

旦則有雲梯臨之夜則有雲火萬炬生之巧寨魯攻宋城使魯陽臨雲其攻也則飛梯臨雲

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石不能入之又以鐵鏃以鹽灌城城中濕鐵鏃命為曲項木驢攻城

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偏曰車高數十丈虛彼來必倒何臥而視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

法曰以木為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十下安六脚下開孔一尺內可容六人以混水波深之人敵其下鑿土山不能三丈

直抵城下木石鐵火所不敗用攻其城謂之尖頭木驢

百具列營　雲梯三重

後漢吳武紀曰王尋王邑圍昆陽城中鼓譟而出百數雲車十餘丈臨城中城中負戸而汲

連天釘鉸之聲聞數百里或為地道從城中突出攻其軍營

攻具四

鑽斧是其攻具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太公今民吏來兵器可以守圉未知是其安脩者未知何以安之太公曰不須鑽斧是其攻具

禦邊一

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毛詩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曰采薇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又曰我車既戒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又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南仲往城于方　又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　又曰僕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　又曰六月宣王北伐也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　尚書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敷乃甲胄敬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舍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

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原 左傳曰晉中行穆敗狄無終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乃毀車以爲行伍爲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車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又曰晉侯訓兵于稷以略狄土 春秋考異郵曰北狄之氣主生幽都 賈誼新書曰臣聞強國戰兵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于羽而三苗服今漢帝國也宜以厚德懷服則孰敢不承帝意陛下爲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則下匈奴猶振槁也 史記曰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 又曰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衆北擊胡悉取河南地因河爲塞築三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因邊山險塹谿谷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 漢書曰郅都爲雁門太守 以不敢窺境至爲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 後漢書曰馬成拜揚武將軍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又曰崔寔字子夏爲五原太守整厲士馬嚴烽候常爲邊最 又曰明帝命將北征匈

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闐諸國皆遣子入侍 又曰和帝永元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爲都尉治之復置戊己校尉領兵五萬人治車師 魏志云梁習字子虞領幷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吏民亡叛習到官誘諭招納豪右以盡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太祖嘉之更拜爲眞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朱有及習者 增 唐通鑑曰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牛羊馬多死民大飢鴻臚卿鄭元璹使還言於上羣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又曰突厥寇邊朝臣請脩古長城發民乘堡障太宗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脩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旦夕朕方埽清沙漠安用勞民遠脩鄣塞乎 又曰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 又曰幷州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

勤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　又曰李世勤至鬱督軍山咄摩支降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致官司上大喜遣使納之詔曰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户請爲州郡混元以降書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上爲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勒石於靈州　宋通鑑曰延州諸砦多失守范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於是大閱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爲之諺曰寧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仲淹以民

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户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羅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脩承平永平等砦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　又曰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特角而進若秦鳳環慶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罷

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元紀曰世祖論諸道征日本兵取道高麗毋擾其民　又曰成宗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劉國傑爲湖廣平章政事辰澧地多溪洞宋嘗選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諸蠻在澧曰隘丁在辰曰寨兵後皆廢國傑悉復其制又視盜出沒之地置戍三十八所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寇入朝賜玉帶錦衣旌其功臺臣言國傑在軍中每傾家貲賞將士帝命估償之　明紀曰都督顧成勦平臻部六洞螃蟹天柱天堂大坪小坪諸寇班師還京成

祖永樂元年以貴安寧特賜成銀幣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遠方罷敝中國朕無取焉顧成老成能持重安邊非喜功好事之流以是特嘉獎之

禦邊二

原 出遮 入保 漢書韓安國李陵出塞鹵障史記李陵居雁門匈奴入盜急收入保 乘障 滅烽 漢書趙充國上狄山與張湯爭和親事上使山來前而去 後漢書祭肜臥鼓邊亭滅烽無障 慎守 蕩搖 相逕秦書蒙恬築長城亭障 紫塞 黃沙 古今注秦所築長城土色如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 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里不生草木 雁塞 龍城 漢書匈奴傳單于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 臣口夫筏馬思啓封疆以利後 徼塞 既脫 漢書何敞傳分處降者 門也 漢書

三從軍三子到敵煌二子詣龍西五子遠蹋夫五婦皆懷身　宋顏延之從軍行曰苦哉遠征人畢力幹時艱秦初略揚越漢世爭陰山地廣旁無界巖阿上虧天幡霧下高鳥冰沙涸流川秋颸冬未至春液夏不涓閫烽指荊吳胡埃屬幽燕橫海咸飛驥絕漠皆控弦馳驛忽章表軍書交塞邊接鏑赴陣首卷甲起行前羽檄馳無絕旌旗晝夜懸臥伺金柝響起候亭燧煙逖矣遠征人惜哉私自憐　梁簡文帝從軍行曰雲中亭障羽檄驚甘泉烽火通夜明貳師將軍新築營嫖姚校尉初出征復有西山將絕世愛雄名三門應遁甲五壘學神兵白

雲隨陣色蒼山答鼓聲逸騎覩鴈翼參差觀雁行先平小月陣却滅大宛城善馬習長樂黃金付水衡　又龍西行曰邊秋胡馬肥雲中驚寇入勇氣特無侶輕兵救邊急沙平不見敵嶂遠相及出塞豈成歌經川未遑汲烏孫塗更阻康居路猶澀月暈抱龍城星流照馬邑長安驛路書不還寧知征人獨佇立　吳均從軍行曰男兒亦可憐立功在北邊陣頭橫却月馬腹帶連錢懷戈發隴坻乘凍至遼川微誠君不愛終自直如弦　陳張正見從軍行曰胡兵屯薊北漢將起山西故人輕百戰聊欲定三齊風前噴畫角雲上舞飛梯雁塞秋砧遠

蓬似征客千里自長驅塞禽唯有雁關樹但生榆背山看故壘繫馬識餘蒲還因麾下騎來送月支圖　隋煬帝紀遼東曰遼東海北前長鯨風雲散馬牛旋師宴鎬京前歌後舞振軍威飲至解戎衣判不徒行萬里去空道五原歸　又曰乘旄仗節定遼東俘誠變夷風清歌凱捷九都水歸宴雒陽宮策功行賞不淹留全軍籍智謀詎似南宮複道上先封雍齒侯

王冑紀遼東曰遼東浿水事龔行俯拾信神兵欲知振旅旋歸樂爲聽凱歌聲十乘元戎纜渡遼扶濊已冰消詎似百萬臨江水按轡空迴鑣　又曰天威電邁舉朝

鮮信次即言旋還笑魏家司馬懿迢迢用一年鳴鑾詔蹕發淸潼合爵及疇庸何必豐沛多相識比屋降堯封

盧思道從軍行曰朔方烽火照甘泉長安飛將出祁連華渠玉劒良家子白馬金羈俠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魚麗追左賢谷中石虎經衙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無窮已劒門迢遞三千里朝見馬嶺黃沙合夕望龍城陣雲起庭中奇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白雪初下天山外浮雲直上五原間關山萬里不可越誰能坐對芳菲月流水本自斷人腸堅冰舊來傷馬骨邊庭節物與華異冬霰秋霜春不歇長風蕭蕭度水來歸雁連連映天沒從軍行軍行萬里出龍庭單于渭橋今已拜將軍何處立功名　虞世基出塞詩曰窮秋塞草腓塞外驚塵飛徵兵廣武至候騎陰山歸廟堂千里策將軍百戰威轅門臨玉帳大旆指金微摧朽無勁敵應變有先機銜枚晚陣卷甲解朝圍瀚海波瀾靜王庭氛露晞鼓鼙嚴朔氣原野暄寒暉勳庸震邊服歌吹入京畿侍拜長平坂鳴騶入禮闈　又曰上將三略遠元戎九命尊緬懷古人節思酬明主恩山西多勇氣寒北有游魂揚旌度隴坂勒騎上平原誓將絕沙漠悠然去玉門輕齎不遑舍驚策救軒慄懷邊風急蕭蕭

征馬煩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霧烽黯無色霜旗凍不飄耿介倚長劒日落風塵昏　明餘慶從軍行曰三邊烽亂驚十萬且橫行風卷常山陣旆喧細柳營劒花寒不落弓月曉逾明會取河南地持作朝方城　梁簡文帝初承平東伐復南征薊門迢遞三千里朝見馬嶺黃沙長安樹如薺千里非鄉邑四海皆兄弟軍中大體自相裒共問得意各分曹博陵輕俠皆無位幽州重氣本多豪馬肥首宿葉劒瑩礎鵝膏初征心未忘復值雁飛入山頭看月高草上知風急笛喝曲難成笳繁響還澀武

四校出倚望三邊平箭箙朝來動刀環臨陣鳴將軍一百戰都尉五千兵且淩雌雄眼前利誰道功名身後事丈夫意氣本自然來時辭第已聞天但令此心在不敢烽火照甘泉　唐虞世南從軍行曰塗山烽候警弭節度龍城冀馬樓蘭將燕犀上谷兵劒寒花不落弓曉月逾明凜凜霜節冰壯黃河絕蔽日卷征蓬浮天散飛雪全兵值月滿精騎乘膠折結疑早驅馳辛苦事旌麾馬凍重關冷輪摧九折危獨有山西將年年屬數奇　駱賓王軍中行路難曰君不見玉關塵色暗邊庭銅鞮雜騎寇長城天子按劒徵餘勇將軍受脤事橫行

七德龍韜開玉帳千重龜畫動金鉦陰山苦霧埋高壘
交河孤月照連營連營去去無窮極擁旆遙遙過絕國
陣雲朝結晦天山寒沙夕漲迷琅勒龍鱗水上開魚貫
馬首山前振鷁翼長驅萬里聲祁連分麾三令武功宣
百發烏號遥碎柳七尺龍文迴照蓮春來秋去移灰琯
蘭閨柳市芳塵斷雁門迢遞尺書稀鴛被相思雙帶緩
行路難行路難誓令氛祲靜皐蘭但使封侯龍額貴詎
隨中婦鳳樓寒 辛常伯軍中行路難曰君不見封狐
雄祚自成羣憑深負固結妖氛玉壘分兵徼惡少金墳
校尉勤將軍將軍擁麾宣廟略戰士橫戈靜夷落長驅

一息背銅梁直指三危登劒閣開道啓巉巖起戍樓劒門
遙倚俯靈丘邛關九折無平路江水雙源有急流征役
無期返他鄉歲華晚杳杳丘陵出蒼蒼林薄遠途危紫
蓋烽路濕青泥坂去去指京洛行行入不毛絕辭千里
險連山四望高中外分區宇夷夏殊風土交趾枕南荒
昆彌臨北户川原饒毒霧谿谷多淫雨行潦四時流崩
查千歲古漂梗飛蓬不轉安得羣引葛涉危巒昔時聞
道從軍樂今日方知行路難滄江緑水東流駛炎州丹
徼南中地南中南斗暎星河秦關秦塞阻煙波三春邊
地風光少五月瀘州瘴癘多朝驅疲斧壄夕息倦樵歌

向月彎繁弱連星轉太阿重義輕生懷一顧東伐西征
凡幾度夜夜朝朝斑鬢新年年歲歲戎衣故瀟城隅滇
池水天涯望轉積地際行無已徒覺炎涼節物非不知
關山千萬里棄置勿重陳重陳多苦辛且悦清笳梅柳
曲詎意芳園桃李人絳節紅旗分日羽丹心白刃酬明
主但令一被君王知誰憚三邊征戰苦行路難行路難
岐路幾千端無復歸雲憑短翰空餘望日想長安 賀
朝從軍行曰朝風乘月寇邊城軍書插羽刺中京天子
金壇拜飛將單于玉塞振佳兵騎射先鳴推任俠龍韜
淩勝佇時英聞有河湟客悟悟理帷帝常山路霸圖汜
水長嗚咽邊樹蕭蕭不覺春天山漠漠長飛雪魚麗陣
接塞雲平雁翼營通海月明始看晉幕飛鵝入旋聞漢
壘鳴烏聲自從一戍燕支山春光幾度晉陽關金河未
轉青絲騎玉箸應啼紅粉顏鴻歸燕相續池邊芳草緑
已見氛清細柳營莫更春歌落梅曲烽沈寔減靜邊庭
海晏山空肅已寧行望鳳京旋凱捷重來麟閣畫丹青
王昌齡塞下曲曰飲馬渡秋水水寒風似刀平沙日
未沒黯黯見臨洮昔日長城戰咸言意氣高黃塵是今

古白骨亂蓬蒿○從軍行曰秋草馬蹄輕角弓持弦急
去爲龍城戰正值胡兵襲軍氣橫大荒戰酣日將入長
風金鼓動白露鐵衣濕四起愁邊聲南庭時佇立斷蓬
孤自轉寒雁飛相及萬里雲沙漲平原冰霰澀惟聞漢
使還獨向刀環泣○又曰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
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又曰玉
門山嶂幾千里山北山南總是烽人依遠戍須看火馬
蹋深山不見蹤○常建塞下曲曰玉帛朝回望帝鄉烏
孫歸去不稱王天涯盡處無征戰兵氣銷爲日月光
王之渙涼州詞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杜甫前出塞曰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
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又
曰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後出塞曰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
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
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
姚○劉長卿從軍行曰草枯秋塞上望見漁陽郭胡馬
嘶一聲漢兵淚雙落誰爲吮癰者此事令人薄○又曰

黃沙一萬里白首無人憐報國劬已折歸鄉身幸全單
于古臺下邊色寒蒼然○張籍征西將軍曰黃沙北風
起夜半又離營戰馬雪中立探人冰上行深山旗未展
陰磧鼓無聲幾道征西將同收碎葉城○李賀塞下曲
曰胡角引北風鼓門白於水天含青海道城頭見千里
露下旗濛濛寒金鳴夜刻蕃甲鎖蛇鱗馬嘶青冢白秋
盡見龍頭沙遠席箕愁帳北天應盡黃河出塞流○李
益從軍北軍曰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磧
裏征人三十萬一時回向月中看○馬戴關山曲曰金
鎖耀兜鍪黃雲拂紫騮報羌旗下幾陷壁夜中收霜霰
成衣月關河磧氣秋箭創殊未合更遣在蘭州○宋黃
庭堅征南謠曰傳聞交州初陸梁東連五溪西氐羌軍
行不斷蠻標盾謀主皆收漢叛亡合浦譙門腥血滿晉
興城下白骨荒謀臣異時坐致寇守臣今日媿苞桑又
遣戈船下灘水更分樓船浮豫章頗聞師出三鴟路盡
定中屯六郡良漢南食麥如食玉湖南驅人如驅羊營
平請穀三百萬祁連引兵九千里少府私錢不敢知大
農計歲令餘幾土兵蕃馬貌虎同蝮蛇毒草篁竹中未
論芻粟捐金費直思瘴癘連營空我思荊州李太守欲
蒸蠻夷令自攻至今民歌尹殺我州郡擇人誠見功張

喬祝良不難得誰借前箸開天聰詔書哀痛言語切爲
民一洗檀尸血摧鋒陷堅當萬户墾山堙谷窮三穴南
平舊時頗臣順欲獻封疆請旄節廟謀猶計病中原豈
知一朝更屠滅天道從來不爭勝功臣好爲可喜說交
州雖肋安足貪漢開九郡勞臣監呂嘉不肯佩銀印徼
側持戈敵百男君不見往年瀕海未郡縣趙佗閉關罷
朝獻老夫簒帝聊自娛白頭抱孫思事漢孝文親遣勞
苦書稽首請去黃金車得一忘十終不忍太宗之仁千
古無　塞上曲曰十月北風燕草黃燕人馬肥弓力強
虎皮裁鞍雕羽箭射殺陰山雙白狼青氈帳高雪不溫

擊鼓傳觴令行急我王半醉擁貂裘昭君猶抱琵琶泣
楊蟠平南詩曰海南山似刀溪惡如發弩溪山毒煙
中人骨水有蛟蜃陸豹虎蠻人猶賊行若飛縱火劫民
殺官府溪中之水漲赤血山頭積尸變成土經年鬬戰
兵已窮碟將屠城不可數官家發軍救死國萬里歡喜
得時雨誅擒凶黨功德高海水一清奏歌舞山非無險
水非無阻有地不城城亦不武將民赤肉致戈戟口不
能言心自苦　元宋无戰城南曰漢兵慶戰城南窟雪
深馬僵漢城沒凍指控弦指斷折寒膚著鐵膚皸裂軍
中七日不火食手殺降人吞熱血漢懸千金購首級將

士銜枚夜深入天愁地黑聲啾鞍下髑髏相對泣偏
裨背負八十創破旗裹尸橫道旁殘卒忍死哭空城露
布獨有都護名　鄭元祐出塞曰邊塵暮尤黑鬼燐出
霜草轉戰圖報國寧虜骨枯槁人生無百年一斃不待
老但願土境富微軀奚足道勳業銘旂常秋天氣同杳
　明金幼孜隨駕北征曰萬乘統元戎鳴鑾出九重暖
塵生輦路晴雪照行宮旗影西山外笳聲落照中書生
悵武略須敵萬夫雄　又曰海色正蒼涼龍旂拂曙光
雕戈寒映日羽箭薄凝霜城闕雲中近關山笛裏長天
兵隨設氣萬里埽欃槍　李濂戰城南曰戰城南城南
知何方人有母倚閭有妻擣衣逢人問信不見汝歸年

年寒食家家悲啼有夢見汝面無處覓汝尸戰城南哀
復哀烏鴉暮徘徊啄腸向人飛顧箭無人取惟有蚋蟻
圍嗟哉成邊人到此莫思回　孫一元出塞曰四塞黃
雲接西征更北征飢鷹掠地去駿馬跑空鳴出磧河聲
咽當關山勢橫風生聞鼜篥月黑見機槍草際矚虜語
雲間獵火明旋炊白登路暗擣黑山營鼓角三邊肅熊
羆萬里行提攜玉龍起擬死報明廷　唐順之海上凱
歌曰偃旗休角寂無猜百丈樓船泊不開夜半賊營流

矢滿纔驚漢將是飛來　又曰錦紈愛子亦從軍長馬蒼頭總策勳誰奪強王萬金首帳前齊說小郎君

論漢鼂錯論募民徙塞下曰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假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歡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陸下詔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安邊論曰斥堠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募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仗良守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疆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蒐徼宣其號令俎豆訓其廉恥縣爵以糜之設禁以威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奇揚旌雲翔風卷河冀電掃萬恒燕弧折卻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跡絕其

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微之曲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算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脩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性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詹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漢魏以來莅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制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王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遠奔救天下驟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惟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　唐陸贄論備邊六失曰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宜罷諸道防秋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爲收糴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爲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便并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疆埸寧謐矣　宋司馬光論北邊事宜曰近者西戎之過生於高賞

北狄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省悟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生事臣竊惟真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爲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冊爲國主豈樂此而爲之哉誠以屈已之媿小愛民之仁大故也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翦伐柳栽者邊鄙小事而朝廷以李中祐不能禁禦別選州將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爲戒而以趙滋爲法戰鬬之端往來無窮矣況今民力彫敝倉廩虛竭將帥之人士卒不練夏國既有憤怨屢來侵寇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小小相

侵如漁船柳栽之數止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辨論曲直若又不聽則博求賢才增脩德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奉辭討之

屈議 漢鼂錯守邊備塞議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成者死於邊輸者債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誚及贅壻

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常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秦時復除者居間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藺石也渠答壘外大也著先爲室屋具田器

迺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奉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子冬夏衣廩食能自食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敵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敵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宋尹洙息戍策曰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

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氏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羌唐禿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敝中國東漢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載五十四億而翦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思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期也國家厚利募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置矣倘其乘我荐饑我必濟師饋饟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户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爲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傳之遣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使彼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懾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晉元陳天祥上書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不爲利害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不能制亂反爲亂所制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拔都總督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餘萬比聞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爲或者諸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乞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苟欲罷不能彼諸蠻皆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裡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隙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恩威乘遠功乃易成　明楊一清上邊事書曰受降城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緣二面之險又蝦東勝以就延綏則以穴其中而盡失外險反從南河此陝西邊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

夏使河套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內運則陝西猶可息肩也

增 碑 唐呂溫三受降城碑曰夏后氏遏洪水驅龍蛇能禦大災以活黔首周文王城朔方逐獫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重門擊柝雖有盛德曷觀成功三受降城皇唐之勝勢者也昔秦築長城右扼臨洮左馳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兩漢之後頹爲荒丘退居河游矯亡秦之弊則可矣盡中國之利則未然唐興因循未暇經略有拂雲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樞會敵伏其下以窺城中禱神觀兵然後入寇甲不及擐突如其來鯨一躍而吞舟虎數步而擇肉塞草落而邊畎懼河冰堅而羽檄走爰自受命至於中興閫無寧歲景龍二年默啜強暴瀆鄰構怨塡境西伐漠南空虛朔方總管韓國公張仁愿躡機而謀請築三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北斷制胡馬之南牧中宗詔許橫議不撓於是留及瓜之戍斬姦命之卒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拂雲祠爲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邏朝那而北關斤堠迭望幾二千所捐費億計減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於海西窮於天納陰山於寸眸拳大漠於一掌驚塵飛而烽火耀孤雁起而刁斗鳴涉河而南門用晏

閉韓公猶以爲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馳神策鞠虎旅看旄頭明滅與太白進退小則貢琛責受厥角定保塞一隅之安大則倒狼居竭瀚海空苦寒萬里之野大略方運元勳不集天其未使我唐無北顧之憂乎厥後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者黷武柔者敗律城隨險固寇得凌軼或驅馬飲河而去或控弦睥睨而旋吾知韓公不瞑目於地下矣今天子誕敷文德戢兵和親然而軍志有受降如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墉言其可弛析亦宜鎮以元老授之廟勝廓述舊職而恢遺功外勤撫綏內謹經略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反顧皆威馴恩

禽息荒外安固萬代術何加焉敢勒銘城隅庶復隍而光烈不昧銘曰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強制以全策亘漢橫塞揭茲雄辟如三關蔽而謀請築三城奪據其地各閉風雷俯視陰山仰看昭回一夫登陣萬里洞開日晏秋盡纖塵不來時維韓侯方運神妙觀變則動乃誅乃弔廓乎窮荒盡日所照天乎未贊不策清廟我聖耀德罷兵北門優而柔之用息元元曷若完守推亡固存千襄千夷永裕後昆

增 紀事 唐孫樵書田將軍邊事曰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巂俱爲邊城迫於羣蠻田在

賓將軍刺嚴道三年爲樵言曰巴蜀西迫於戎南偪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焉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鬬如值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蝗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擊青谿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子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

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巂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羣蠻嘗有羣蜀之心居則息畜聚衆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劒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粱十九如郫雖知征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以鼠竊縣官當給卒無

帛則以疎而易良當賑粟則以沙而參粒邊卒將怨望之不暇能殊死而力戰乎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訣若詔嚴道沈黎越巂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辭壯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藉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善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無苛怨將軍曰如此何患卒遂書

古今注曰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獻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匹軿車五乘皆爲司南之製使越裳氏載之以南 漢書南粵傳曰漢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爲詔大中大夫陸賈使越賜王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佗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願奉詔爲藩臣因使者北面獻白璧一雙翠羽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

又匈奴傳曰孝文前六年遺匈奴書曰使者言單于自將幷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唐書薛延陀傳曰貞觀二年太宗冊拜夷男爲真珠毗伽可汗建牙鬱督軍山三年其弟統特勒入朝帝以精刀寶劒賜之曰下有大過者以吾鞭鞭之夷男以爲寵頡利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主 又回紇傳曰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最雄胡祿俟利發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破之遣使者獻款二十年太宗爲幸靈州次渭陽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言薛延陀不事大國以自取亡今各有分地願歸命天子請置唐官有詔張飲高會以唐官官之凡數千人明年復入朝乃以回紇部爲瀚海多覽葛部爲燕然僕骨部爲金微拔野古部爲幽陵同羅爲龜林思結爲盧山皆號都督府餘部皆爲都督刺史即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六都督七州皆隸屬以李素立爲燕然都護都督刺史給元魚符黃金文天子方招寵遠夷作絳黃瑞錦文袍寶刀珍器賜之帝坐祕殿陳十部樂殿前設高坫置朱提餅其上潛泉浮酒自左閤通坫趾注之餅轉受百斛鎔盎回紇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又詔文武五品以上祖飲尚書省共言生荒陋地歸身聖化天至尊賜官爵與爲百姓依唐若父母然請於回紇突厥部治大涂號參天至尊道世爲唐臣乃詔置過郵六十八所具羊馬湩肉待使客歲內貂皮爲賦乃拜吐迷度爲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 通鑑曰貞觀二十年十二月回紇多覽葛僕

骨拔野古同羅思結渾解薛奚結阿跌契苾白霤皆來朝上賜宴芳蘭殿命有司百日一會二十二年二月結骨入朝上宴之天成殿謂侍臣曰昔渭橋斬三突厥首人上謂侍臣曰漢武窮兵所獲無幾豈若今日綏之以德使窮疑之地盡爲編户乎　明紀曰永樂二年遣通政趙居任賜日本王冠服金銀書幣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尋賜王印誥敕封爲日本國王詔名其國鎮山曰壽陽鎮國山上爲文勒石　又曰暹羅與琉球通好船漂福建海岸籍記船物請命上謂李至剛等曰暹羅琉球脩好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卹豈可利籍其物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況朝廷統馭天下哉其令脩舟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導之去

威信及外夷二

原德格　刑威　尚書格

祭墓　漢書設會于長倉萬口刑以威四夷　立祠　漢書國發哀立祠表其墓　男女悉還　我曹不敢逆塞上疏請誅其人不食而死西域爲率悉還之　威信及外夷　後漢書陳龜世習遠谷鮮卑兇以刀畫面敎其馬使君死我曹亦俱死羅曰鄧　張袖受金　醉酒還錄　趙志田豫字國讓鮮卑素利等遣豫牛馬轉送入官乃密奉金三十斤豫張袖而受之後悉付外上或詔褒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戎國都尉羌豪感恩上馬二十匹又遣金錦入被奏受之召主簿於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入塞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　威化大行　地彌天區界軼海外　文加乎日域　令肅乎河源　一尉候於西東　合車書於南北　揚旌北户之野　飲馬幽厓之水　南窮火鼠之譯　北盡燭龍之會　以上海

詩　唐王維送劉司直赴安西　曰絕域陽關道胡沙與塞塵三春時有雁萬里少行人苜蓿隨天馬葡萄逐漢臣當今外國懼不敢覓和親　楊巨源送殷員外使北蕃　曰二軒將雨露萬里入煙沙和氣生中國熏風入外家寒蘆隨雁影關柳拂駝花努力黃雲北仙曹有雜車　馬載送冊東夷王使曰越海傳金冊華夷禮命行　片帆秋色動萬里信潮生日映孤舟出沙連絕島明驚空亂大鳥飛雪灑長鯨舊驛迴應改遐荒夢見驚何當理風楫天外問來程　周繇送入蕃使曰獵獵旌旛過大荒敕書猶帶御煙香滹沱河凍雪軍迴探邏迹城孤雁著行遠塞風狂移帳幕平沙日晚臥牛羊早終冊禮朝天闕莫遣蚍髭染塞霜　元稹賢送李中父高麗領曆曰候儀太史立金鑒寶曆新成錦作盤天子垂衣朝萬國

中郎仗節使三韓鮫人夜織機聲近龍女晨遊珮影寒
獨卷絲綸渡遙海遠人逾覺聖恩寬　明王洪送陳員
外使西蕃曰勑珮鞞出武威關河秋色照戎衣輪臺
雲滿逢人少蒲海霜空見雁稀蕃部牛羊沙際沒羌民
煙火磧中微茲行總為宣恩德不帶葡萄苜蓿歸　曾
榮送陳郎中重使西域曰留驅宛馬入神京拜命重為
萬里行河隴壺漿還出候伊涼部落總知名天連白草
寒沙遠路繞黃雲古磧平却憶漢家勞戰伐道傍空築
受降城

和戎一

斬橫行求和

妻公主　賜都護　漢書敬曰匈奴未可以武服宜以長公主妻之生子則為漢外孫貴寶　宣與大父元禮益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後冒頓西域都護印

可使漢書樊噲請帶十萬兵橫行匈奴中布威域者噲曰噲可斬也又曰武帝時嘗可使絕域者布好無寇難左傳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此漢始開滇蜀又聞滇王發兵數萬人欲擊昆明為所閉道不通其俗土著耕田有邑聚與大夏相類而弱畏漢輕財貨易得也誠通蜀宜利從蜀直道出身毒國又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騎射田稻下濕暑熱天子以為然乃令王然于發巴蜀吏卒千人修道西南夷道自僰道指滇越以昆明之屬皆可以漸進而役屬也

餉五利　賈誼新書五餌者音樂婦人以牢其心以酒食之以懷其耳以高堂邃宇以擾其目以珍味以懷口以偏諸侯以制其體降者親而有五利焉成狄萬居貴貨易土可賈馬一也遷鄙不賞勞賜百金以招之使捐人成功二也四鄰震動諸侯威懷三也師徒不勤兵甲不頓四鄰震恐無安五也

賜魏絳　樂封王歜侯　左傳晉侯和諸戎侯賜魏絳女樂八年之中樂之半曰子教寡合諸侯如樂

之和　漢書封王歜為和親侯

和戎二

詩　唐送金城公主適西蕃韋元旦詩曰柔遠安夷俗和親重漢年軍容旌節送國命錦車傳琴曲悲千里簫聲戀九天唯應西海月來就掌珠圓　蘇頲詩曰帝女出天津和戎轉轀輪川經斷腸望地與析支鄰奏曲風衝馬銜悲月伴人旋知偃兵革長是漢家親　薛稷詩曰天道能殊俗深仁乃戢兵懷荒寄赤子忍愛鞠蒼生月下瓊娥出星分寶婺行關山馬上曲相送不勝情　張說詩曰青海和親日潢星出降時戎王子壻寵漢國舅家慈春野開離宴雲天起別詞空彈馬上曲詎減鳳樓思　趙彥昭詩曰聖后經綸遠謀臣計畫多受降追漢策築館許戎和俗化烏孫曇春生積石河六龍今出錢雙鵲願為歌　李適詩曰絳河從遠聘青海赴和親月作臨邊曉花為度隴春主歌悲顧鵲帝策重安人獨有瓊簪士悠悠思錦輪　李嘉祐送崔夷甫員外和蕃詩曰君超渥中去尋源未是賒經春逢白草盡日淚黃沙雙節行為伴孤峰到似家和戎非用武不學李輕車

郎士元送中丞和蕃曰錦車登隴日邊草正萋萋舊好尋君長新愁聽鼓鼙河流飛鳥外雪嶺大荒西漢壘今

猶在遥知路不迷　權德輿送楊中丞和蕃曰繼好中
司出天心外國知已傅堯兩露更說漢威儀隴上應回
首河源復載馳孤峰聞徒御空磧見雄麾春草鄉愁起
邊城旅夢移莫嗟行地遠此去荅恩私

外夷向化一

帝王世紀曰舜時樵僥氏來貢沒羽西王母慕舜之
德來享白環　殷武詩箋曰成湯之時氏羌遠夷之國
來獻來見曰商王是吾常君　家語曰殷太戊側身思
行明養民之道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十六國　汲冢
周書王會曰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

法厥世作王會周公旦主東方所之青鳥黑鞮謂之毋
兒其守營牆者衣青操弓執矛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
麈穢人前兒前兒若僊猴立行聲如小兒良夷在子在
子□身人首揚州禺名解喻冠發人鹿人鹿人若鹿
迅走俞人雖馬青丘狐九尾周頭燀燀貾燀燀者羊也黑
齒白鹿白馬白民乘黃似騏背有兩角東越海禽歐人
蟬蛇蟬蛇順食之美姑於越納姑姊珍且甌文蜃若人
玄貝海陽大蟹自深桂會稽以龜皆面西鬲正北方義
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央林以首耳首
耳者身若虎豹北唐戎以閭閭似踰冠渠叟以駒犬駒
犬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樓煩以星施星施者毗施卜盧
以紈牛區陽以鼈封鼈封者若鼉前後有首規規以麟
麟者仁獸也西申以鳳鳥丘羌以鸞鳥巴人比翼鳥方
煬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文翰者鳧雉方人以孔鳥卜人
以丹砂夷用闕木康人以桴苡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州
靡以費費其形人身都郭生生人面能言奇幹善芳善
芳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皆東鬲北方蠪正東高夷
兼羊獨鹿邛邛距虛善走也孤竹距虛不令支玄獏不
屠何青熊東胡黃羆山戎戎菽其西般吾白虎屠州黑
豹禺氏駒駼大夏玄馬而赤鬣縞身目若

黃金名古皇之乘數楚每牛凶奴狡犬權扶三目自州
北閭北閭者其華若羽伐其木以爲車禽人管路人大
竹長沙鬱其西魚復鼓鐘鐘牛鑾揚之翟蒼梧翡翠翡
翠所以取羽其餘皆可知自古之政南人致衆者皆北
嚮　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獻靈膠吉光毛裘使
者曰常古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
中國有好道之君故搜奇蘊而貢神香　唐書曰貞觀
十一年罽賓獻名馬太宗語大臣曰魏徵勸我脩文德
安中夏今四夷君長皆來獻此徵力也　又曰貞觀二
十一年十一月遠夷各貢方物其草木雜物有異於常

者詔所司詳錄焉葉護獻葡萄摩伽獻菩提木康國獻金桃伽國獻鬱金香罽賓獻俱物頭花加失畢獻鉢羅花達國獻佛土菜婆羅國獻波稜菜苦菜胡芹渾提葱薛延陀獻拔菻鹿突厥獻馬蹄羊波斯國獻活緝蛇柘條支龍鄉委貢馬服來儀 又曰宰相德裕上言貞觀時遠國皆來類師古請如周官集四夷朝事爲王會圖以示後世詔以鴻篇令點戛斯大通中國宜爲王會圖以示後世詔以鴻臚所得續著之又詔阿熱著宗正屬籍 元通鑑曰禮而爲圖及詢其風俗土產去國里程籍而錄之實一代之盛事從之

外夷向化二

綠 通道 賓庭 周書武王既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 漢書孝宣之世單于臣服三世稱蕃賓於漢庭 來王 率服 毛詩自彼氐羌莫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又曰及彼南夷莫不率服 即敘 來歸 尚書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漢書班超據莎車降西海而還 重譯 尚書旅獒太保旣克厥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 漢書武帝六年班超復擊匈奴西域三十六國皆和親 後漢書和帝永元中西羌皆遣使重譯貢獻 率職 脩教 漢書呼韓朝漢思稟正朔樂車騎其教不易其俗 暨聲

敎 蒙神靈 詩書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 尺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願保塞漢書單于上書願朝五年自黃龍以來單于來神爵民人寖壯願發五百人入朝 願保塞 漢書單于上書願朝五年自黃龍以來單于來朝中國必有大故帝由是罷之公卿亦以虛費不可以自卑天子府庫宜勿許揚雄上書曰國家雖費不可以自卑天子報書許來 又曰元帝以王嗇賜單于單于歡甚額保塞請罷邊塞休民侯慮以爲不可上詔勿復罷塞 賓王門 後漢書建武中西羌皆遣使元年詣闕貢於王門 求內屬 竹書后發即位求內屬願請都護世祖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不許

綠 俗變國風 法遵王度 邊鄙不聳 要荒底寧 烏譯陳德 狼歌薦功 占風納貢 候月歸琛 日際奉土 月籠來賓 青徼釋警 丹冥投鋒 要荒走幣 鞮譯舊輪 火珠南獻 金桃西來 有唐林邑之來 大漢九真之獻 觀月窟之入附 覩日勒之來遊 東謝之君繪圖王會 南蠻之質侍宴未央 雕題鑿齒識海水而來 烏弋黃支驗東風而受吏 黥貌通犀金鵝火珠之贄史不絕言 鏤鏤雕芳霞布細帶之琛府無虛月 以上俱宋玉海

外夷總化三

綠 詩漢白狼王唐蔑莋都夷歌曰大漢是治與天合意吏譯平端不從我來聞風向化所見奇異多賜繒布甘美酒食昌樂肉飛屈申悉備蠻夷貪賤無所報嗣願主長壽子孫昌熾 又曰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

歸日出主聖德深恩與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溫時適部人多有涉危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德心歸慈母　又曰荒服之外土地境埆食肉衣皮不見鹽穀吏譯傳風大漢安樂攜負歸仁觸冒險狹高山岐峻緣崖磻石木簿發家百宿到洛父子同賜懷抱匹帛傳告種人長願臣僕　唐陶翰送金卿歸新羅曰奉義朝中國殊恩及遠臣鄉心遙度海客路再經春落日誰同望孤舟獨可親拂波銜木鳥偶宿泣珠人禮樂夷風變衣冠漢制新青雲已千呂知汝重來賓　包佶送日本國聘賀使東歸曰上才生下國東海是西鄰九譯蕃君長三韓貢士珍金裝照地新孤城開屢閣曉日上車輪早議來朝歲塗山玉帛均　宋黃庭堅款塞來享曰前朝夏州守來款塞門西聖主數文德降書付狄鞮氈裘瞻日月旃面帶金犀殿陛闕干羽邊庭息鼓鼙永輸量谷馬不作觸藩羝聲勢常相倚今聞定五溪　謝朝南平王歸朝曲曰荊南萬里朝天道巫女雲荒產芳草錦鸞道賜帶盤雕方物南來進龍腦願陪郊祀依日光供帳歸朝親奉表勳階邑食及緣人移鎮徐戎作家廟人生富貴侯與王四海爲家皆故鄉　元安南國王陳益稷萬歲山侍宴

曰碧漢鳴鑾陽世塵玉京開宴會星辰舞迴鬱背三山雪酒上龍顏萬國春物被仁風榮御苑水涵聖澤溢天津越南轄旅陪賓列咫尺光瞻日月新　明王彝送安南使還國曰帝德如天四海同卉裳相率向華風稱藩特奉龍函表僵武仍包虎韔弓貢自炎方歸域內心先流水到江東路經日出知天大城與山蟠見地雄詔語陪臣趨玉陛班隨仗列彤宮陳情委曲爲蠻語賜對從容徹聖聰駝紐新頒王印重螳鸑屢飲尚尊空承恩共識皇華使命將毋勞嬖鎌翁已健再將周日雉底須復表漢年銅五弦曲奏鯨濤息重譯人還鳥道通意故猶思上國鴻歌雜萬年常率化扶攜百越共攄忠大明燭物令無外從此看如禹甸中

東夷總敘

杜氏通典曰東夷有九種曰畎夷方夷千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叛其後后發即位實於王門獻其樂舞樂爲暴虐諸夷內侵商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

自是或服或叛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寖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周初封商太師於朝鮮時管蔡畔周乃招誘淮夷作亂周公征定之其後徐夷僭號穆王命楚滅之（徐偃王也）至楚靈王會申亦來同盟後越還狼耶遂陵暴諸夏侵滅小國秦并天下淮泗夷皆散爲人戶其朝鮮歷千餘年至漢高帝時滅武帝元狩中開其地置樂浪等郡至後漢末爲公孫康所有魏晉又得其地其三韓之地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百濟新羅魏晉以後分三韓地新羅又在百濟之東南倭又在東南（倭烏和反）隔越大海夫餘在高麗之北挹婁之南其倭及夫餘自後漢百濟新羅自魏歷代並朝貢中國不絕而百濟唐顯慶中蘇定方滅之高麗本朝鮮地漢武置縣屬樂浪郡時甚微弱後漢以後累代皆受中國封爵所都平壤城則故朝鮮國王險城也後魏周齊漸強盛隋文帝時寇盜遼西漢王諒帥兵討之至遼水遭癘疫而返煬帝三度親征初渡遼水敗績再行次遼水會楊元感反奔退又往將達涿郡屬天下賊起及饑饉旋師貞觀中太宗又親征渡遼破之高宗總章初英國公李勣遂滅其國古之肅慎疑即魏時挹婁自周初貢楛矢石砮（楛音戶至）魏常道鄉公末東晉元帝初及石季龍時始皆獻之後

魏以後曰勿吉國唐則曰靺鞨爲大抵東夷書文並同華夏

朝鮮一

原 杜氏通典曰朝鮮（晉張華曰朝鮮有洌水列水汕水三水合爲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周封殷太師之國漢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浿水擊破朝鮮王準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眞番朝鮮諸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在浿水之東（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爲外臣保塞外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地方數千里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武帝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之朝鮮尼谿相參使人殺王右渠來降遂以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音郎）元菟四郡昭帝時罷臨屯眞番以幷樂浪元菟內屬

朝鮮二

增 舊都險瀆 嘗屬眞番 （史記王之都王險索隱曰遼東有險瀆縣朝鮮王舊都又曰朝鮮自始全燕嘗略屬眞番）箕子所封之地 （尚書大傳箕子不忍周釋走朝鮮武王以朝鮮封之下見前）外徼屬於秦時 （史記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又曰冀北有險濟燕代之間有朝鮮王舊都）故

濊一

續文獻通考曰濊亦朝鮮之地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漢武帝元朔元年濊君南閭等畔朝鮮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帝以其地爲蒼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四郡昭帝時幷二郡入樂浪元菟復徙元菟居句麗自單大嶺以東沃沮濊貊幷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嶺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光武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棄嶺東地悉封其渠帥爲縣侯皆歲時朝賀無大君長自漢以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舊自謂與高麗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謹愿少嗜慾有恥男女衣皆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爲飾其俗多忌諱疾病死亡即棄舊宅種麻養蠶曉候星宿知歲豐約不以珠玉爲寶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曰舞天又祭虎以爲神其邑落有侵犯者輒相罰責牛馬名爲責禍少寇盜地多文豹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其海出斑魚皮漢時常獻之魏齊王正始六年不耐濊侯等舉邑降四時詣樂浪帶方二郡朝謁有軍政賦調如中華人焉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天顯元年二月渤海既平濊貊來貢

濊二

海出斑魚 地饒文豹 候星知歲 祭虎爲神俱見前

三韓一

杜氏通典曰三韓後漢時通焉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五十有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與倭接凡七十八國或云百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各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 續文獻通考曰晉武帝太康元年二年其王頻遣使入貢方物太熙元年詣東夷校尉何龕上獻咸寧二年復來明年又請內附其王來朝自後無聞

三韓二

科頭露紒 鑿背搖繩 晉書曰男子科頭露紒又曰年少勇健者皆鑿其背皮貫以大繩以杖搖繩終日謹呼力作不以爲痛 雞有長尾 雞長五尺晉書曰辰韓國有長尾雞人皆扁頭文獻通考馬韓傳初生子便以石壓其頭使扁

百濟一

原 杜氏通典曰百濟即後漢末夫餘王尉仇台之後（後魏時百濟王上表云臣與高麗先出夫餘）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唐武德貞觀中頻遣使朝貢後王義慈與高麗取新羅三十城又不朝貢顯慶五年遣蘇定方討平之舊有五部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至是以其地分置熊津馬韓東明等五都督府仍以其酋渠爲都督府刺史

增 舊唐書云麟德二年百濟王扶餘隆與新羅王金法敏會熊津城刑白馬而盟其文曰往者百濟先王迷於逆順不敦鄰好不睦親姻結託高麗交通倭國共爲殘暴侵削新羅破邑屠城略無寧歲天子憫一物之失所憐百姓之無辜頻命行人遣其和好負險恃遠侮慢天經皇赫斯怒恭行弔伐旌旗所指一戎大定懷柔攸畢前王之令典興亡繼絕往哲之通規事必師古傳諸簡冊故立前百濟太子司稼正卿扶餘隆爲熊津都督守其祭祀保其桑梓依倚新羅長爲與國各除宿憾結好和親恭承詔命永爲藩服仍遣使人右威衛將軍魯城縣公劉仁願親臨勸諭具宣成旨約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刑牲歃血共敦終始分災恤患若弟兄祗奉綸言不敢失墜既盟之後共保歲寒若有棄信不恒二三其德興兵動衆侵犯天陲明神殛之百殃是降子孫不昌社稷無守禋祀靡滅罔有遺餘故作金書鐵契藏之宗廟子孫萬代無或敢犯神之聽之是饗是福仁願還隆懼新羅尋歸京師儀鳳二年拜熊津都督帶方郡王令歸本蕃安輯餘衆時百濟本地荒毀漸爲新羅所據隆不敢還舊國而卒其孫敬則天朝襲封帶方郡王授衛尉卿其地自此爲新羅及渤海靺鞨所分百濟之種遂絕

百濟二

增 大姓八族 初濟百家（北史百濟國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協氏解氏眞氏）

骨氏木氏苩氏下見前）號曾閔於海東 華孫陳之墓側（唐書百濟王義慈事親以孝行聞於國人號海東曾閔至京敬日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衛尉卿孫皓陳叔寶葬側葬之并爲豎碑）

新羅一

原 杜氏通典曰新羅國魏時新盧國其先本辰韓種也辰韓始有六國稱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初亦新盧後曰新羅）其國在百濟東南五百餘里（亦在高麗東南與濊貊北東濱大海魏將毋丘儉討高麗破之森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爲新羅焉）

增 太平御覽曰符堅建元十八年國王樓寒遣使衛頭獻美女其人多美髮髮長

丈餘堅曰卿言海東之事與古不同何也荅曰亦猶中國時代變革名號改易今焉得同　隋書曰其人襍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濊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傳祚至金真平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高祖拜爲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

舊唐書曰貞觀五年新羅王遣使獻女樂二人皆髮髮美色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聲色之娛不如好德且山川阻遠懷土可知近日林邑獻白鸚鵡尚解思鄉訴情還國鳥猶如此況人情乎但愍其遠來必思親戚宜付使者聽遣還家真平卒無子立女善德爲王國人號聖祖皇姑善德卒立其妹眞德爲王眞德遣其弟國相伊贊子金春秋及其子文正來朝春秋請詣國學觀釋奠及講論太宗因賜以所制溫湯及晉祠碑幷新撰晉書將歸國令三品以上宴餞之優禮甚稱永徽元年眞德大破百濟遣春秋子法敏以聞眞德乃織錦作五言太平頌以獻帝嘉之拜法敏爲太府卿後春秋法敏遞立

卒其子政明嗣位垂拱二年政明遣使來朝因上表請上許之二十五年其主興光卒詔遣左贊善大夫邢璡攝鴻臚少卿往弔祭幷冊立其子承慶襲新羅王璡將發上製詩序太子以下及百寮咸賦詩以送之上謂璡曰新羅號爲君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華以卿學術善與講論故選使充此到彼宜闡揚經典使知大國儒教之盛又聞其人多善碁因令善碁人率府兵曹楊季鷹爲琦之副璡等至彼大爲蕃人所敬其國碁者皆季鷹之下於是厚賂璡等金寶及藥物等　續文獻通考曰遣太祖九年十月新羅遣使貢方物天贊四年十一月新羅國來貢

新羅二

獅子隊　雞林州舊唐書曰新羅有城邑部落王所居曰金城周七八里廣狹三千人設獅子隊又武各十有七等新羅國爲雞林州都督府授法敏爲雞林州都督又曰新羅本辰韓種辰韓亦有以中國人爲主者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焉國本秦韓　姓多金朴北史曰秦韓人多金朴兩姓異姓不爲婚

新羅三

詩　唐李端送歸中丞使新羅詩曰東望扶桑日何年是到時片帆通雨露積水隔華夷浩淼風來遠虛鳴鳥去遲長波靜雲月孤島宿旌旗別葉傳秋意迴潮動客思滄溟迷舊路何處問前期　又耿湋詩曰遠國通王

化儒林得使臣六君承典冊萬里奉絲綸雲外連孤棹
恩私在一身悠悠龍節去渺渺蜃樓新望裏行還暮波
中歲又春昏明看日御靈怪問舟人城邑分華夏衣裳
擬搢紳他時命禮舉歸路勿迷津　又皇甫冉詩曰詔
使殊方遠朝儀舊典行浮天無盡處望日計前程暫喜
孤山出長愁積水平野風飄疊鼓海雨濕危旌異路知
文教通儒有令名還將大唐禮方外授諸生　顧況送
從兄奉使新羅曰六氣銅渾轉三光玉律調河宮清奉
簀海岳晏來朝地接提封入天平賜貢饒揚威輕破虜
柔服恥征遼曙色黃金闕寒聲白鷺潮樓船方習戰馳

馬是嘉招帝女飛衝石鮫人賣淚綃管寧雖不偶徐福
倘相邀獨島懸空翠孤霞上汶寥蟾蜍同漢月蟏蛸異
秦橋水豹橫吹浪花鷹迴拂霄晨裝凌渺漫夜泊記招
搖幾路通圓嶠何山是沃焦颶風晴自起陰火暝潛燒
鬟髮成新髻人參長舊苗扶桑迎日近折柳帶津遙夢
向愁中積魂當別處銷臨川思結網見彈欲求鴻共散
羲和曆誰差甲子朝滄波仗忠信譯語辨謳謠疊鼓鯨
鱗隱陰帆鷁首飄南溟垂大翼西海飲文鰩指景尋霞
草排雲聽洞簫封侯萬里外未肯後班超

頌　唐新羅王金眞德太平頌曰大唐開洪業巍巍皇

猷昌止戈戎衣定脩文繼百王統天崇雨施理物體含
章深仁偕日月撫運邁陶唐幡旗何赫赫鉦鼓何煌煌
外夷遵命者前覆被天殃淳風凝幽遠遐邇競呈祥四
時和玉燭十耀巡萬方維岳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五三
成一德昭我唐家光

肅慎一

尚書曰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
慎之命　家語曰孔子在陳惠公宴之於上館時有隼
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惠公使
以隼如孔子之館而問焉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

之矢也　晉書曰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大
餘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其
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夏
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爲君長無文墨以言語爲約
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　北
史曰勿吉國在高句麗北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長不
相總一其人勁悍最強常輕豆莫婁等國諸國患之去
洛陽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
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洛瓌水水廣里餘又北
行十五日至太岳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有

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其部落凡七種其一號粟末部其二伯咄部其三安車骨部其四拂涅部其五號室部其六黑水部其七白山部黑水部尤勁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肅慎氏也延興中遣乙力支朝獻迄於正光貢使相尋以至於齊朝貢不絕隋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文帝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勇今來實副朕懷視爾等如子爾宜敬朕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聞內國有聖人故來朝拜其國西北與契丹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文帝誡之使勿相攻擊使者謝文帝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戰鬬容然其國與隋懸隔雖粟末白山為近煬帝初渠帥突地稽率其部降拜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遼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寵遇之及遼東之役突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甚厚 金史曰靺鞨本號勿吉勿吉古肅慎地也元魏時勿吉有七部隋稱靺鞨七部並同粟末靺鞨保東牟山後為渤海稱王傳十餘世有文字禮樂官府制度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黑水靺鞨居肅慎地東濱海南接高麗嘗以兵十五萬衆助高麗拒唐太宗敗於安市開元中來朝置黑水府以部長為都督刺史置長史監之賜都督姓李氏

名獻誠領黑水經略使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其在南者號鞨女真其在北者號生女真及太祖啟遼兵於境上招諭渤海人曰女真渤海本同一家蓋其初皆勿吉之七部也

肅慎二

白山 黑水 俱見前 馬紀嶺 鴨子河 金史會寧縣有馬紀嶺宣和間遣使自此路入貢 鴨子河 後漢書云挹婁肅慎國也出赤玉好貂太平御覽云所謂挹婁貂是也 木皮興帝 石碏祈神 晉書云肅慎氏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 金史云其國 靺鞨 肅慎 物產

渤海

五代史曰渤海本號靺鞨高麗徙其人散處中國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治之武后時契丹攻北邊高麗別種大乞乞仲象與靺鞨乞四比羽走遼東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亦病死仲象子祚榮立因并有比羽之衆其衆四十萬人據挹婁唐中宗時置忽汗州以祚榮為都督封渤海郡王其後世遂號渤海其貴族姓大氏開平元年國王大諲譔遣使者來乞顯德常來朝貢

文獻通考曰初其王數遣諸生詣京師太學習識古

今制度至是遂爲海東盛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肅慎故地爲上京曰龍泉府領龍湖渤三州其南爲中京曰顯德府領盧顯鐵湯榮興六州藏貉故地爲東京曰龍原府亦曰柵城府領慶鹽穆賀四州沃沮故地爲南京曰南海府領沃晴椒三州高麗故地爲西京曰鴨綠府領神桓豐正四州曰長領府領瑕河二州夫餘故地爲夫餘府常屯勁兵捍契丹領扶仙二州鄚頡府領鄚高二州挹婁故地爲定理府領定潘二州安邊府領安瑕二州率賓故地爲率賓府領華益建三州拂涅故地爲東平府領伊蒙沱黑比五州鐵利故地爲鐵利府領廣汾蒲海義歸六州越喜故地爲懷遠府領達越懷紀富美福邪芝九州安遠府領寧鄚慕常四州又郢銅涑三州爲獨奏州涑州以其近涑沫江蓋所謂粟末水也龍原東南瀕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羅道也鴨綠朝鮮道也長嶺營州道也夫餘契丹道也俗謂王曰可毒夫曰聖主曰基下其命爲教王之父曰老王母太妃妻貴妃長子曰副王諸子曰王子官有宣詔省中臺省政堂省有左右相左右平章侍中常侍諫議又有左六司忠仁義部各有郎中員外又有武賁左右衞大將軍之屬大抵慕象中國制度服章亦有

紫緋淺緋綠及牙笏金銀魚之制餘俗與高麗契丹略等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嘗親征渤海大諲譔拔其扶餘府誅其守將遂圍忽汗攻破其城詔以兵衞諲譔及族屬以出改渤海國爲東丹忽汗城爲天福冊皇太子倍爲人皇王以居之衞送太諲譔於皇都西城名諲誤曰烏魯古妻曰阿里只改扶餘府爲黃龍府世爲遼重鎮

定安

文獻通考曰定安本馬韓之種爲契丹所破糾合餘衆保於西鄙建國改元自稱定安國宋開寶三年遣使入朝貢獻方物太平興國中太宗方經營遠略詔其國令張掎角之勢其國亦怨寇讎侵侮不已欲依王師以撫宿忽得詔大喜六年冬遣使朝貢表云定安國王臣烏元明言臣本以高麗舊壤渤海遺黎保據方隅涉歷星紀仰覆露鴻鈞之德被漸漬無外之澤各得其所以遂物性而頃歲契丹恃其強暴入寇境土攻破城寨俘略人民臣祖考守節不降與衆避地僅存生聚以迄於今而又夫餘府昨背契丹並歸本國災禍將至無大於此所宜受天朝之密畫率勝兵五萬而助討必欲報敵敵不敢違命其末題云元興六年十月日定安國王臣烏元明

表上聖皇帝殿前上荅以詔書令其發兵協力同伐契丹端拱二年其王子使附獻馬雕羽鳴鎬淳化二年其王子太元使上表後不復至

原杜氏通典曰倭自後漢通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　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　魏明帝景初二年司馬懿之平公孫氏也倭女王卑彌呼遣大夫詣京都貢獻魏以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多利思比孤其國號阿輩雞彌華言天兒也遣使詣闕其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明年帝遣文林郎裴世清使倭國度百濟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海岸自竹斯以東皆附庸於倭清將至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又遣大禮歌多毘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設燕享以遣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　唐貞觀五年遣新州刺

史高仁表持節撫之浮海數月方至仁表無綏遠之才與其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由是遂絕　武后長安二年遣其大臣朝臣眞人貢方物眞人猶中國地官尚書也頗讀經史解屬文冠進德冠其頂百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為腰帶容止溫雅朝廷異之拜為司膳員外郎天寶末衛尉少卿朝衡即其國人

增晉明楊守陳論倭奴貢獻書曰倭奴僻在海島其俗狙詐而貪狼國初洪武間常來貢而不恪朝廷旣正其罪後絕不與通著之為訓至永樂初始復來貢因肆奸

請時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間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侵夷則卷民財朝貢則露國賜是間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得矣宣德末來不得間乃復稱貢而朝廷不知詔至京師燕賞豐渥捆載而歸正統中來而得間乃入我桃渚犯我大嵩劫倉庾燔室廬賊殺吏民積骸流血如陵谷縛嬰兒於柱沃之沸湯視其啼號以為笑樂捕得孕婦與衆計其孕之男女以剔視之賭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於是朝廷下備倭之令令浙東諸衛之軍分番防備七八年間邊氓按堵而倭奴潛伏罔敢啼焉茲者天誘其衷復來

寇伺彼不得間乃復稱貢竊以爲宜降明詔歸其貢獻而驅之出境申命海道帥臣益嚴守備俟其復來則草薙而禽獮之若是則奸謀狡計破沮不行

日本一

舊唐書曰日本國者倭之別種也其國界東西南北各數千里西界南界咸至大海東界北界有大山爲限即毛人之國唐長安二年來貢方物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元默就鴻臚寺敎之乃遣元默闊幅布以爲束脩之禮題云白龜元年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其偏使朝臣仲滿慕中國之風因留不去改姓名爲朝衡仕歷左補闕儀王友衡留京師五十年乃還天寶十二載朝衡復入朝上元中擢衡爲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貞元二十年遣使來朝留學生橘免勢僧空海學問元和元年使者判官高階真人上言前件學生藝業稍成願歸本國使請與臣同歸從之開成四年又遣使朝貢　宋史曰雍熙元年日本國僧奝然與其徒五人浮海而至太宗召見存撫之甚厚賜紫衣館於太平興國寺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歎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寓縣分裂梁周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朕雖德薄往聖常夙夜寅恭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垂可久之範以爲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朕之心也其國多有中國典籍奝然之來復得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第十五一卷皆金縷紅羅褾水晶爲軸孝經即鄭氏注者越王者乃唐太宗子越王貞新義記室參軍任希古等撰也奝然復求詣五臺許之令所過續食又求印本大藏經詔給之二年隨台州貢人鄭仁德歸國後數年遣其弟子喜因奉表來謝　心史曰元世祖至元八年少中大夫祕書監趙良弼使日本

日本國王良懷遣其僧祖朝來進表箋貢馬方物幷僧九人來朝詔賜文綺荅之其城池附山城築四座名聚悅樂院俱在大略等處每城周迴三四里大石高聳三四重河關二十餘丈內大樓閣九層莊黃金下瞰睡房百餘間當東西游臥令人不知以防陰害其國有天王者自開闢以來相傳至今不與國事不轄兵馬惟世享國王供奉而已有大國者受國事掌兵馬盛衰強弱更替不常大國猶言國王也有官名關白者即丞相代相更替專國政兵馬

增 重儒書 信佛法 寰宇記云初無文字惟刻木結繩及佛經唐顏重撰書尤信佛法有五經書台居易集

以天爲兄以日爲弟 北史曰隋開皇二十年後王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明聽政日出便停云委我弟文帝曰此大無義理訓令改之

黥面文身之俗 梁書曰隋使之云理曲者即手劃或置炭灰於面文身

採湯蠆手之刑 晉書曰男子無大小皆黥四姓爲王族互相嫁娶十六世分爲二族東謂相板關西謂赤斗關

四姓並爲巨族二關以控諸州 梁書曰倭王又曰俀國中平原橘薄

增 詩唐王維送祕書監還日本國 監還日本國曰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但信風轟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爲通

增 序王維送祕書監還日本國詩序曰舜觀羣后有苗不格禹會諸侯防風後至動千戚之舞興斧鉞之誅乃貢九牧之金始頒五瑞之玉我開元皇帝大道之行先天布化乾元廣運涵育無垠若華爲東道之標黨勝爲西門之候豈甘心於邛杖非徵貢於包茅亦由呼邪來朝舍於蕃蔔之館卑彌遣使報以蛟龍之錦犧牲玉帛以將厚意服食器用不寶遠物百神受職五老告期況乎戴髮合齒得不稽顙屈膝海東國日本爲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乎漢制歷歲方達繼舊好於行人滔天無涯貢方物於天子同儀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觀不居蠻夷之邸鼃司馬名成大學官至客卿必齊之姜不歸娶於高國在楚猶晉亦何獨於由余遊宦三年願以君養遺母不居一國欲爲畫錦還鄉莊舄既顯而思歸關羽報恩而終去於是稽首北闕稟足東轅簪命錫之衣愷敬問之詔金簡玉字傳道經於絕域之人方鼎爨尊致分器於異姓之國琅邪臺上迴望龍門碣石館前復然鳥逝鯨魚噴浪則萬里倒迴鵲首乘雲則八風卻走扶桑若薺鬱島如萍沃白日而簸三山浮蒼天而吞九域黃雀之風動地黑壓之氣成雲滕不知其所之何相思之可寄嘻去帝鄉之故舊謁本朝之君臣詠七子之詩佩兩國之印恢我王度諭彼蕃臣三寸猶存樂毅辭燕而未老十年在外信陵歸魏而愈尊子其行乎余贈言者

增 表宋日本僧奝然表曰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亢魏氏之敵雖云羊僧之拙誰忘鴻霈之誠奝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奝然附商船之離岸期魏闕於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

風而東朝教千里之山嶽易過妄以下根之卑遵詣中華之盛於是宣旨頻降恣許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協相觀寓內之瓌奇況乎金闕曉後望堯雲於九禁之中巖扃晴前拜聖燈於五臺之日就三藏而稟學巡數寺而優游遂使謹華迴文神筆出於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於東海之東重蒙宣恩忽趁來迹季夏解台州之境孟秋達本國之郊爰待明春初到舊邑緇素欣待候伯慕迎伏惟陛下惠溢四溟恩高五岳世超黃軒之古人直金輪之新脩然空辭鳳皇之窟更還蠻蟻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緻粉百千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拭淚伸紙搖魂不勝荅恩之至

夫餘

原 杜氏通典曰夫餘國後漢通焉初秦雜國王（按後漢書云夫餘國在高句麗北又按魏及隋史高句麗在夫餘國南而隋史云百濟出於高句麗夫餘出於高句麗國王子東明之後也又謂秦雜國即高麗國乃夫餘國當在高句麗之南矣若詳考諸家所說疑秦雜在夫餘之北別是一國）有子曰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而欲殺之東明奔走南渡掩滬水因至夫餘而王之（順帝永和初其王始來朝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夫餘本屬元菟至漢末公孫度雄張海東其王始死子尉仇台立更屬遼東時句麗鮮卑強度以夫餘介其間妻以宗女至孫位居嗣立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將兵討句麗遣元菟太守王頎（音其）詣夫餘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　晉太康六年為慕容廆所襲破（廆呼罪反）其王依羅遣使詣龕求率見人復還舊國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使詣龕求率見人復還舊國龕遣督郵賈沈以兵送之爾後每為廆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又以官物贖還禁市夫餘之口自後夫餘國名不列史傳

豆莫婁

增 文獻通考曰豆莫婁在勿吉北舊夫餘也室婁之東至海方二千餘里其人土著有居室倉庫多山陵廣澤地宜五穀其人長大性強勇謹厚不寇抄其君長皆以六畜名官衣類高麗而帽大其國本人以金銀飾之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為奴婢或言織貊之地也

高句麗一

原 杜氏通典曰高句麗後漢朝貢云本出於夫餘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王妻日所照遂有孕而生及長名曰朱蒙俗言善射也國人欲殺之朱蒙棄夫餘東南走渡普述水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句麗以高

爲氏　漢武滅朝鮮以高句麗爲縣屬元菟郡賜以衣幘朝服鼓吹常從元菟郡受之　後王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憎之及長勇壯和帝時頻掠遼東元菟等郡宮死元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尚書陳忠曰宮前桀黠先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安帝從之明年宮子遂成還漢生口詣元菟降詔曰自今以後不與縣官戰鬬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匹小口半之自爾率服東垂少事　其後王位宮立齊王正始三年寇西安平在遼東五年幽州刺史毋丘儉將萬人出元菟討之戰於沸流位宮敗走儉追至赫峴縣車策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斬首萬餘六年毋丘儉復討之位宮輕將諸加牽沃沮儉使王頎追之繞沃沮千餘里至肅慎南界刻石紀功又刊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　位宮五葉孫釗爲百濟所殺其後慕容寶以句麗王安爲遼方帶方二國王至孫高璉晉義熙中以爲都督營州諸軍事璉七葉至元隋文帝時率靺鞨之衆萬餘騎寇遼西隋遣漢王諒總兵討之次遼水元惶懼遣使請罪遂班師　煬帝徵元入朝不至大業七年帝親征元頓兵於其城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敕諸將若降者即宜撫納不得縱

兵城將陷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者再三帝不悟食盡師老輸糧不繼諸軍敗績還者千人而已　唐武德八年三月高祖謂羣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終拒煬帝何臣之有朕撫育蒼生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即詔述朕此懷也裴矩溫彥博進曰遼東之地周爲太師之國漢家之元菟郡耳魏晉以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乃止　二十一年李勣復大破高麗於南蘇班師至頗利城渡白狼黃巖二水皆由膝以下勣怪二水狹淺問契丹遼源所在云此二水更行數里合而南流即稱遼水更無遼源可得也旋師之後更議再行時司空房元齡病亟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惟東討不庭方爲國害吾若不言可謂銜恨入地遂封表切諫

五代史曰當唐之末其王姓高氏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封高麗國王建高麗大族也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　文獻通考曰宋建隆三年十月高麗國王昭遣其廣評侍郎李興祐副使李勵希判官李彬等來朝貢　淳化元年三月郎中柴成務往使其國俗言陰陽鬼神之事頗多拘忌每朝廷使至必擇良月吉辰

方具禮受詔成務在館踰月乃遣書於治治覽書慚懼遣人致謝焉四年正月治遣使白思柔貢方物二月遣祕書丞陳靖等自東牟趣八角海口得思柔所乘海船及高麗水工即登舟自芝罘島順風泛大海再宿抵麾津口登陸至其國治迎使於郊盡藩臣禮先是三年上親試諸道貢舉詔賜高麗賓貢進士王彬崔罕等及第既授以官遣還本國至是靖等使回治上表以謝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神冊間高麗遣使進寶劒聖宗統和十年以東京留守蕭恒德伐高麗十一年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請罪詔取鴨綠江東數百里地賜之十三年表乞爲婚姻以東京留守駙馬蕭德恒女下嫁之金滅遼高麗以事遼舊禮稱臣於金元朝貢不絕終世祖世入貢者三十有六其山有名慈悲嶺者元嘗以此畫爲界明洪武二十五年其子瑤昏迷衆推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詔從其自爲聲教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詔更改朝鮮自旦以來歲貢獻不絕其國置八道分統府州郡縣國分八道中曰京畿東曰江源本濊貊地西曰黃海古朝鮮馬韓舊地南曰全羅本弁韓地東南曰慶尚乃辰韓地西南曰忠清皆古馬韓域

遣使冊治爲王遣童子十人來學本國語十四年王治將八十歲有國九百年 唐書高麗傳曰其俗多淫有國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臧高氏自東北曰咸鏡本高句麗西北曰平安本朝鮮故地其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殺戴折風巾服大袖衫男女相悅爲婚死三年始葬居皆茅茨衣多麻苧以田制俸以杭醞酒法無苛條刑不慘毒山川丸都神嵩北岳海鴨綠江爲大產金銀鐵水晶鹽紬苧布白磁紙狼尾筆栗下馬長尾雞貂豽海豹皮八梢魚昆布杭黍麻楛松人參茯苓

高句麗二

祀靈星神 舊唐書高麗傳曰其俗多淫祀靈星神五神可汗神竈神中霤神 宋史曰正月七日家爲王母像敷之 城名溝漊 倉有椁京 魏志曰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名爲幘溝漊漊漊者句麗名賊也 又曰無大倉庫家有小倉名爲桴京 大將八十歲有國九百年 唐書高麗傳曰有大將臧高氏自夫餘別種 有箕子之遺風 舊唐書曰高麗者出自夫餘別種又曰有箕子之餘風 勒石駐蹕之山 獻俘含元之殿 唐書曰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度遼名所幸山爲駐蹕山勒石以紀其事又曰帝坐含元殿引見勳等獻俘於庭 知文字進越王新義 祀鬼神稱河伯外孫 孫五代史曰俗知文字喜讀書昭進越王新義八卷志曰形貌潔淨男女好事鬼神朱蒙曰我是日河伯外孫

高句麗三

制 宋太祖賜高麗王制曰古先哲后奄宅中區曷嘗

不同文軌於萬方覃聲教於四海顧子涼德猥被鴻名爰致賓王宜優錫命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元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高麗王昭日邊鍾粹邊左推雄習篤子之餘風撫朱蒙之舊俗而能占雲候海奉贄充庭言念傾輸實深嘉尚是用錫之懿號醇以公田載推柔遠之恩式將拱辰之志於戲來朝萬里美愛戴之有孚柔撫四封庶混并之無外永保東裔聿承天休可食邑七千户仍賜推誠順化保義功臣

表唐房元齡諫伐高麗表曰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服自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突厥遂能坐運神冊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陀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之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竄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即拔遼東彼高麗者邊土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鼈畜之宜從闊略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死囚必命三覆進素食停音樂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邊城之間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婦慈母覩轜車而掩泣抱枯骨而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冤痛也伏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罷應募之衆自然中外慶賴遠肅邇安臣朝夕入地謹罄殘魂餘息懽蒙鉞此哀鳴即臣死且不朽　狄仁傑請拔安東表曰臣聞先王疆理天下皆是封域之內制井田出兵賦其有逆命者因而誅焉罪其君弔其人存其社稷不奪其財非欲土地之廣非貪玉帛之貨人有四支者所以扞頭目也君有四方者所以衛中國也然而蝮蛇在手既以斷宣帝棄車師之田非惡多而好少也知難即止是爲愛人今以海中分爲兩運風波漂蕩沒溺至多準兵計糧猶苦不足且得其地不足以耕織得其人不足以賦稅臣請罷薛訥廢安東鎮三韓君長高氏爲其主誠願陛下存亡繼絕之義復其故地此之美名高於堯舜遠矣

宋高麗國王謝表曰學生王彬崔罕等入朝肄業蒙恩並賜及第授將仕郎守祕書省校書郎仍放歸本國竊以當道薦修貢奉多歷歲年蓋以上國天高遐荒海隔不獲躬趨金闕面叩玉墀唯深拱極之誠莫展來

庭之禮彬罕等幼從匏繫嗟混迹於愒夷不憚蓬飄早
賓王於天邑緇袍裋褐玉粒桂薪堪憂食貧若爲卒歲
皇帝陛下天慈照毓海量優容豐其館穀之資勗以藝
文之業去歲高懸軒鑑大選魯儒彬罕接武澤宮敷誦
心於中鵠盥巾英域空有志於羨魚陛下以其萬里辭
家十年觀國俾登名於桂籍仍命秩於芸臺憫其懷土
之心慰以倚門之望別垂宸旨令歸故鄉大造曲成滿
恩莫報臣不勝感天戴聖之至

【晉】書宋柴成務遺高麗王書曰王奕葉藩輔尊奬王室
凡行大慶首被徽章今國家特馳信使以伸殊寵非止
歷川塗之縣邈亦復蹈溟海之艱危皇朝愍遇亦云隆
矣而乃褻於禁忌泥於卜數眩惑日者之浮說稽緩天
子之命書惟典冊之垂文非卜祝之能曉是以書稱上
日不推六甲之元辰禮載仲冬但取一陽之嘉會燦然
古訓足以明稽所宜改圖速拜君賜倘鳳綍無滯克彰
拱極之誠則龍節有輝免貽辱命之責

沃沮

【增】文獻通考曰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
而居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戶五千無大
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小異衞滿王

凍船道不通乃下居邨落王頎別遣追討宮盡其東界
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
風見吹數十日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通其俗常以七
月取童女沒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
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
丈又得一破船隨出其海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
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在沃沮大海中

琉球一

【文】獻通考曰琉球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
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

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荼所居曰波羅檀洞斬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邨邨中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理一邨之事　續文獻通考

隋煬帝令朱寬征琉球國還獲男女千餘幷雜物產與中國多不同緝木皮爲布甚細白幅闊三尺餘亦有細斑布幅闊一尺許又得金荊榴數十斤木色如眞金密緻而文采盤促有如美錦甚香可以爲枕及案面雖沈檀不能及　又曰漳泉與福四州界內彭湖諸島與琉球相對亦素不通天氣清明時望之隱約若煙若霧

其遠不知幾千里也漢唐以來世所不載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省都鎭撫張浩赴琉球國舍生口一百三十餘後嗣王尚圓尚眞尚清分爲三曰中山王曰山南王曰山北王明洪武初中山王遣子姪及其陪臣子弟入國學上喜禮遇獨優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自是三王嗣封皆請於朝未幾山南山北爲中山所幷嘉靖十一年國王尚眞卒朝廷遣左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以太牢祀尚眞封其子尚清嗣王清告於侃等曰天朝詔敕藏金匱者八葉於茲乞留詔敕爲鎭國之寶許之已來表謝又請云大明一統志中載琉球

有落漈王居辟下聚髑髏非實事杜氏通典集事淵海瀛涯錄星槎勝覽所述亦傳者妄也乞下史館從之琉球既遣人學於國學奉正朔設官職被服冠裳陳奏章表著作篇什有華風焉以土宜爲武職其大夫長史通事三十六姓人及學於國學者爲之

琉球二

落漈　高華　元史曰水至此漸也凡遇颶風作漈落流若迴也　隋書曰琉球謂之落漈

者百下一二　隋書曰自義安東行二日至雞籠與又一日便至琉球

突厥　形似崐崘南野金藏曰琉球人形短小同突厥崐崘

飲同　去

髭黥手　冠羽衣毛　異物記曰男以鳥羽爲冠婦以羅紈前裸毛爲衣以蟬爲飾而下垂小貝其聲如佩

盈虧以知時　草榮枯以計歲　隋書曰主以草木榮枯紀時節

以冠年歲

草木同於江表　風氣類於嶺南　范梁林桑麻豆卉豆黑豆實木有異竹藤果蓏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相類

扶桑

南史曰扶桑國者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黎而赤續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爲錦無城

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爲紙無甲兵不攻戰其國法有南北獄犯輕者入南獄罪重者入北獄有赦則放南獄不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子八歲爲奴女九歲爲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人大會坐罪人對之宴飲分設若死別焉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者則及七世名國王爲乙祁貴人第一者爲對盧第二者爲小對盧第三者爲納咄沙國王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青丙丁赤戊己黃庚辛白壬癸黑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養蠶以乳爲酪有赤梨經年不壞多蒲桃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婚姻則壻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埽經年而女不悅即驅之相悅乃成婚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罽賓國有比丘五人游行其國流通佛法經像風俗遂改

女國

增南史曰女國在扶桑東千里其人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氷則妊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胃前無乳頂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鹽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

文身

大漢

增南史曰大漢梁時聞焉在文身國東五千里餘無兵戈不攻戰風俗並與文身同而言語異

侏儒

增文獻通考曰侏儒國人長四尺又南有黑齒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船行可一年至

長人國

增文獻通考曰長人國在新羅之東人類長三丈鋸牙鉤爪黑毛覆身不火食噬禽獸或搏人以食其國連山數千里有峽固以鐵闔號開門新羅常以弩士數千守之

昌蘇館

增續文獻通考曰昌蘇館不知其所始遼聖宗開泰元年其王昌里喜來朝後屢遣使來貢至天祚時馬哥餘睹等攻昌蘇館敗績始與遼絕金時昌蘇館其所屬部也

蒲里奴

增續文獻通考曰蒲里奴遼以前不可考聖宗統和時始來貢開泰十七年伐蒲里奴執其酋陶得里以獻始與遼絕

兀惹

增續文獻通考曰兀惹疑與蒲盧毛朵鄰部也故蒲盧毛朵多有兀惹民户聖宗統和時兀惹來貢歲貢麅馬貂皮後以其地遠詔生辰正旦外並免

紇與

增太平御覽曰紇與上多紇有三千餘家云是徐福後風俗似吳人

蝦夷

增太平御覽曰蝦夷海島中小國也鬚長四尺尤善弓矢插箭於首令人載舩而去數十步射之無不中者唐顯慶四年十月隨倭國使入朝

三嶼

元史曰三嶼近琉球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命選人招誘之平章政事伯顏等言臣等與識者議此國之民不及二百户時有至泉州商賈者去年入琉球軍船過其國國人餉以糧食館我將校無他志也乞不遣使帝從之

錢驟

續文獻通考曰錢驟亦不知其所始遼太祖天顯元年錢驟來貢與宗重熙時授之官爲右監門衛大將軍自太祖至道宗無歲不貢至天祚始絕

蒲盧毛朵

續文獻通考曰蒲盧毛朵亦不詳其所始遼聖宗太平七年蒲盧毛朵部始遣使來貢其後人户亦往往來附以方物貢者相踵

南蠻總敘

杜氏通典曰南蠻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爲邊患暨周黨衆彌盛故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楚師後振遂屬於楚及吳起相悼王南幷蠻越遂有洞庭蒼梧之地秦昭王使將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漢興以後時有寇盜其西南諸夷夜郎之屬悉平定置郡縣公孫述時夜郎大姓爲漢保境後漢初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建武中武陵蠻帥單程大寇郡縣漢將劉尚戰敗數歲方平順帝時武陵太守增其租賦蠻又舉種反殺鄉吏東晉時沔中蠻因劉石亂後漸徙陸渾以南徧滿山谷宋齊以後荆雍二州各置校尉撫寧之亞受南北朝封爵至後魏末暴患滋甚僭稱侯王屯據峽路斷絕行旅周武帝遣陸騰大破之其餘初因弱李勢亂後自蜀漢山谷出侵擾郡縣至梁時州郡每歲伐獠以爲利及後周平梁益自爾遂同華人矣

文獻通考曰隋置

辰州以虎蠻唐置錦州溪州巫州敘州皆其地也唐季蠻酋分據其地自署刺史晉天福中馬希範襲父業有湖南溪州刺史彭士然等以溪錦蒔州歸馬氏立銅柱爲界宋建隆四年慕容延釗平湖湘知溪州彭允林刺史田洪贇等列狀歸順詔仍其官太平興國八年錦溪敘富四州蠻相率詣辰州願比內郡民輸租稅詔不許自後首領入貢不絕最大者曰彭氏彭氏世有溪州有三曰上中下總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督主十九州皆隸焉謂之插下州熙寧初天子方用兵以威四荒湖北提刑趙鼎言峽州洞苗刻剝無度蠻衆願內附屬辰州遂以章惇察訪湖北經制蠻事北江諸蠻隸辰州在黔之西南阻五溪溪黔中地爲羈縻州三十六而下溪州爲大彭氏世居之南江諸蠻自辰州達於長沙各有溪峒本唐郡縣五代失守諸蠻分據其地曰敘曰峽曰中勝曰元則舒氏居之曰獎曰錦曰懿曰晃則田氏居之曰富曰鶴曰保順曰天賜曰古則向氏居之惇既經制於是南江之舒氏北江之彭氏梅山之蘇氏誠州之楊氏相繼納土創立城寨使之比內地爲王民置沅誠二州

續文獻通考曰真宗咸平五年施蠻數擾召問巡檢使侯廷實對曰蠻無他求惟欲

鹽爾因詔夔州路轉運使丁謂與之諸蠻感悅於是與溪州蠻皆歲輸粟易鹽邊粟有三年之積元初置沿邊溪峒招討使司至正初施南叛詔諭降之更爲施南道宣慰司廢富州爲散毛峒尋又更散毛誓厓爲宣撫司以順州爲忠建軍置湖南鎮邊宣慰使司置石溪峒長官司於故西高州又改高羅寨爲宣撫司其後施州峒蠻叛招降之進州爲施南招討司無何明玉珍起蜀書據其地明討平之分設宣慰安撫及各長官司焉

南蠻總敘二

姑射　軒轅　山海經云姑射國在海中屬列姑射西南山環之大壑在海中列姑射在河洲之大人國爲人大坐而削木爲船行一年可至也

又云大人國爲人大坐而削木爲船行一年可至也

君子　大人　君子人大坐而削木爲船行一年可至也

謹兜　巫咸　中軒轅國在此窮山之際其壽者八百歲

又曰貫胸人其胸有竅一曰在臂國東結智國其人結智朝璞注臆前有竅一曰在臂國東結智國其人結智朝璞注臆前有竅一曰在臂國東結智國其人結智朝璞注臆前

金環穿鼻中下垂過頤君長即以綠繫使人牽起乃行其次者花頭金釵兩枚從鼻兩邊穿令透下所并不能飛名曰苗民爲天下校虐舜去三苗民于三危遂竄三苗于三危

金齒銀齒　毛民羽民

唐書南蠻傳有黑齒及鏤金銀錦繡金銀錦繡三種見人皆以漆墨其身生毛頭上冠皆長七八尺國人爲人形身生毛神異經云西海之外有毛人長三尺毛如猿口吐舌上長毛民國其人長頭身羽臂山海經云毛民之中有毛人爲人身形飛不能遠其俗食則去之山海經云深目民之國其人面下有羽民國面曰羽民月飛不能遠其俗食則去之山海經云南海之外有羽民之國其人長頭身生毛

獨錦　長綠

疑四萬里九

南夷志曰獨錦出秦滇川夫安寧兩日蠻烏種二季負藍貞二

程其族多姓李異年舉母即爲一城使錦蠻又曰長綠下過跡每行則詔

三苗

百濮

云山海經西海之外有人名曰苗民爲有苗之君三苗國在前爲一各特一長綠物擯之今爲南經

雕題

爲南夷志彩文曰鏤女人自長沙黔中五溪蠻皆是也一名漢四武溪

交脛　岐舌

山海經曰交脛國在貴霄西南蹻先穿地以安其尾便死其地並土著大如掌土氣濕熱多有蟲蛇之害十五日治雲南騏亦多夷獠分布山野時寇抄爲邑落自聚故稱百濮永昌郡傳云南郡在建寧南二郡邑西南千百里徼外四五千里皆長尾尾長四五寸欲坐則鑿地作穴以尾內穴中乃坐不爾尾踧踖折其尾痛徹骨乃成壽之然後埋其

繡脚

南夷志曰繡脚在交阯西南蹻其俗多樂又獠之地名也郭義恭廣志曰繡脚縛木爲綿樹又文面濃其面以青畫之赤口如猴所作其大如掌土著永昌南其俗又有木綿樹多績以爲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貢布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十二月武陵蠻精夫相單程等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乘船泝沅水入武溪擊之尚輕敵深入悉爲所沒又遣伏波將軍馬援將兵至臨沅擊破之單程等飢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宋均爲置吏以司之羣蠻遂平　永和初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爲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其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撫綏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帝不從其冬澧中蠻張遮等果攻劫州郡討破之罰先主章武初吳將李異

盤瓠種

杜氏通典曰盤瓠種昔帝嚳時患犬戎入寇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軍頭者妻以少女盤瓠銜其將軍首而至乃以女配之入南山之中山五溪止石穴中其後滋蔓號曰蠻夷有邑君長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爲姊徒

屯巫秭歸（今巴東縣秭音子）先主遣將軍吳班攻破之於是武陵五溪蠻夷相率響應（增）（宋）（海虞衡志曰猺本盤瓠之後其地山溪高深介於巴蜀湖廣間絲亘數千里椎髻跣足衣斑斕布褐名爲猺而實不供征役各自以遠近爲伍兒始生以鐵如其重漬之毒水兒長大鍛其鋼以製刀終身用之戰則一槍一弩相將而前執槍者前却不常以衛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猺之屬桂林者與安靈川臨桂義寧古縣諸邑皆迫近山猺最強者曰黑曼猺麻圍猺其餘如黃沙甲石嶺屯蔑江贈脚黃邨赤水藍思巾江竦江定花冷石白面黃意大利小平瀼頭丹江閃江等猺不可勝數山谷間稻田無幾四出剽掠飄忽往來州縣知則已趕入巢穴分屯路口久成勞費常以山貨沙版滑石之屬竊與民博鹽米若一切閉截無所得食且冒死突出爲毒滋烈宋乾道九年夏遣吏經理之悉罷官軍專用邊民籍分爲五十團使捍小寇不待報官猺犯一團諸團鳴鼓應之次告諭近猺母得犯法則通其博易之路皆讙然聽命擇果敢吏將深入生猺羅曼等洞尤狼戾素不桑江歸順五十二猺（增）（宋）（海虞衡志曰猺本盤瓠之後其地山溪高深介於巴蜀湖廣間絲亘數千里椎髻跣足衣斑斕布褐名爲猺而實不供征役各自以遠近爲伍兒始生以鐵如其重漬之毒水兒長大鍛其鋼以製刀終身用之戰則一槍一弩相將而前執槍者前却不常以衛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猺之屬桂林者與安靈川臨桂義寧古縣諸邑皆迫近山猺最強者曰黑曼猺麻圍猺其餘如黃沙甲石嶺屯蔑江贈脚黃邨赤水藍思巾江竦江定花冷石白面黃意大利小平瀼頭丹江閃江等猺不可勝數山谷間稻田無幾四出剽掠飄忽往來州縣知則已趕入巢穴分屯路口久成勞費常以山貨沙版滑石之屬竊與民博鹽米若一切閉截無所得食且冒死突出爲毒滋烈宋乾道九年夏遣吏經理之悉罷官軍專用邊民籍分爲五十團使捍小寇不待報官猺犯一團諸團鳴鼓應之次告諭近猺母得犯法則通其博易之路皆讙然聽命擇果敢吏將深入生猺羅曼等洞尤狼戾素不賓化者亦以近猺利害諭之悉從乃爲置博易場二一在融州之榮溪天子誕節首領得赴屬縣與鵲宴諸猺大悅伍籍遂定保障隱然萬一遠猺弗率泝

須先破近猺近猺欲動必須克勝邊團數月諸猺團長秉壹等數十詣經略司謁謝悉紫袍巾裹橫挺鵲以銀盌綠絲繞頸酒又各以譬狀來略云某等餓充山職今當鈐束男婬男行持棒女行把麻任從出入不得生事上有太陽下有地宿其餓背者生兒成驢生女成豬舉家滅絕不得餓面說好背面說惡不得偷寒送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同一邊一點一齊同殺賊不用此款者並依山例山例者誅殺也遂以上聞詔許之

廩君種一

杜氏通典曰廩君種不知何代初巴氏樊氏瞫（音審）氏相氏鄭氏五姓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即今夷陵縣巴山是也）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共立巴氏子務相是爲廩君從夷水下至鹽陽（杨慎曰今夷陵縣巴山縣江水名夷水）廩君於是居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增）（後漢書曰漢興南郡太守蔚巴梁閒諸巴皆是也）

疆請一依秦時故事至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潳山蠻雷遷等始反叛寇掠百姓遣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今沔州蠻是也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蠻許聖等以郡收稅不均懷怨恨

遂屯聚反叛聖等依憑阻隘久不破諸軍乃分道並進或自巴郡魚復數路攻之大破聖等乞降徒置江夏元和三年江夏蠻復反寇患累年廬江太守陸康討破之餘悉降散

廩君種二

補 擲劒浮船　後漢書曰巴氏子四姓子共擲劒石穴約能中者爲君巴氏子務相獨中又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爲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爲廩君姓也

陽上見前荊州圖曰夷陵縣西一獨山有石穴二大石並立穴中相去一丈浴名陰陽石陰石常溫陽石常寒

廩君爲白虎　鹽女化飛蟲後漢書曰廩君死魂魄世爲白虎又曰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爲蟲與諸蟲雜飛

搆敵日光天地暗冥廩君射殺之

板楯蠻一

原 杜氏通典曰板楯蠻秦昭襄王時有白虎於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募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時有巴郡閬中夷廖仲等射殺白虎昭王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得以賕錢贖死賕罪貨也賕徒盜反　盟曰秦犯巴氏子四姓子共擲劒石穴約能中者爲君巴氏子務相獨中又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爲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爲君姓也　穴分赤黑　石並陰陽上見前荊州圖曰夷陵縣西一獨山有石穴二大石並立穴中相去一丈浴名陰陽石陰石常溫陽石常寒　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縣亂太守李顒之亦以

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但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隸含怨呼天叩心窮谷以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遣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皆降服　漢末天下亂自巴西之宕渠遷於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號爲楊車巴　魏武克漢中李特祖將五百家歸之魏武又遷於略陽北復號爲巴氏　其汚中蠻至晉時北遷陸渾滿於山谷宋時荊州置南蠻校尉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如蠻人順附者一户輸穀數斛後周明帝時蠻帥冉令賢向五子主等反攻陷白帝武

帝天和初詔開府陸騰討之斬首萬餘級騰乃積其骸骨於水邏城側爲京觀後蠻獠見者輒大號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　信州舊理白帝騰更於蜀先主故城南八陣之北臨江岸築城移置信州又以巫縣信陵柿歸並是硤中要險於是築城置防以爲襟帶焉

射白虎　輸黃龍　見前

板楯蠻二

牂柯

杜氏通典曰牂柯漢舊郡柯渠帥姓謝氏舊臣中國代爲本土牧守隋末大亂遂絕唐貞觀中遣使脩職貢勝兵戰士數萬於是列其地爲牂州

謝

文獻通考曰北去宛州一千五百里西至昆明九百里土氣瘴熱多霖雨稻粟再穫鑄城郭徭役唯征戰時相屯聚刻木爲契風俗物產略與東謝同

東謝

舊唐書曰東謝蠻其地在黔州之西三百里南接守宮徼西連夷子北至蠻土宜五穀不以牛耕但爲畬田每歲易俗無文字刻木爲契散在山洞間依樹爲層巢而居汲流以飲皆自營生業無賦稅之事謁見貴人皆執鞭而拜有功勞者以牛馬銅鼓賞之讌聚則擊銅鼓吹大角歌舞以爲樂好帶刀劒丈夫衣服有衫襖大口袴右肩上斜束皮帶裝以螺殼虎豹猿狖及犬羊皮以爲飾坐必蹲踞男女椎髻以緋束之後垂向下其首領謝元深世爲酋長謝氏一族法不育女自云高姓不可下嫁故也貞觀三年元深入朝冠鳥熊皮以金銀絡額身披毛帔韋皮行縢而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昔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國入款周史乃書其事爲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至如此輩章服實可圖寫請撰爲王會圖從之以其地爲應州仍拜元深爲刺史領黔州都督府又有南謝酋領謝強與西謝鄰俱來朝見爲南壽州刺史後改爲莊州貞元十三年正月西南蕃大酋長繼襲蠻州刺史資陽郡公宋鼎左右大首領繼襲播蠻州巴江縣令宋萬傳界首子弟大首領牂州錄事參軍謝文經來朝黔中經略招討觀察使王礎奏前件刺史建中二年三年一朝貢自後更不許隨例入朝今年懇訴稱州接牂柯同被聲教獨此排擯竊自慙恥謹遣隨牂柯等朝貢伏乞特賜優諭兼同牂柯刺史授官其牂柯兩州戶口殷盛人力強大鄰側諸蕃悉皆敬憚請比兩州每三年一朝貢仍依牂柯輪

環差定幷以才幹位望爲衆推者充

西趙

舊唐書曰西趙蠻在東謝之南其界東至夷子西至昆明南至西洱河山洞阻深莫知道里南北十八日行東西二十三日行其風俗物產與東謝同首領趙氏世爲其長有户萬餘貞觀三年遣使入朝二十一年以其地置明州以首領趙摩爲刺史

南平

文獻通考曰南平蠻東距智州南屬渝州西接南州北涪州户四千餘多賨獽山有毒草沙蟲蝮蛇人樓居梯而上名曰干欄婦人橫布二幅穿中貫其首號曰通裙美髮髻垂於後竹筒三寸斜穿其耳貴者飾以珠璫俗女多男少婦人任役婚法女先以貨求男其王姓朱氏號劬荔王又有甯氏世爲南平渠帥陳末其帥猛力爲寧越太守陳亡自以與陳叔寶同日而生當代爲天子乃不入朝武德初以寧越鬱林之地降自是交愛諸州始通其地西南接烏蠻昆明哥蠻大小播州部族數十居之宋治平中款夷李光吉梁秀等三族據其地遠近患之熙寧三年平蕩三族以其地隸涪州建南平軍以渝州南州涪州隆化隸焉

兗州

文獻通考曰兗州牂柯別部與牂柯鄰勝兵三萬唐貞觀中朝貢列其地爲兗州開元中牂柯蠻長元謙死孫嘉獎襲官封其後乃以趙氏爲酋長天寶中其酋趙珍商有戰功閣羅鳳叛宰相楊國忠授珍商黔中都督屢敗南詔護五溪十餘年天下方亂其部獨寧貢元元和以訖開成朝貢不絕

獠一

杜氏通典曰獠蓋蠻之別種往代初出自梁益之間自漢中達於邛笮川谷間所在皆有後魏宣武帝正始初梁將夏侯道遷舉漢中附魏宣武帝遣尚書邢巒爲梁益二州刺史以鎮之其後以梁益二州控攝嶮遠乃立巴州以統諸獠後以巴酋帥嚴始欣爲刺史又立隆城鎮所管獠二十萬户所謂北獠也歲輸租布

獠二

頭飛 舉欽 博物志云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以耳爲翼將曉遶海而飛頭者故有飛頭之號按酉陽雜俎云嶺南山中花住有飛頭獠其俗生子一蚌其頭夜飛入海食蟲蝦還復連體漢武時因潮遶海右飛東海左手飛西海岸慕頭遶肩上兩手反飛南海右手飛東海左頭遶頸飛以避腥臊之厲二十一種今江西南一帶皆多此種舉欽白衫花面出海外舉欽者曰郎火鉢但稱郎火產翁 又曰一部中雖有事力者水陸辰巫布列部

火蒸焉乃集衆往觀若寅有水而卯圊則知正月而二月旱自以不差南楚新聞南方有獠婦生子便起其夫臥牀褥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衛護其孕婦疾皆生焉又云越俗其婦產訖即以鉤壻塌搨衾裯繩縛於牀褥以產翁坐於牀褥為產翁

獠三

詩

宋歐陽修南獠詩曰洪宋區夏廣恢張際四維狂孽久不聲民物舍春熙耆稚適所尚游泳光華時遠然攝提歲南獠掠邊陲予因叩郵吏此事曷如斯初似却人問未語先涕垂收涕謝客問爲客陳始基撫水有上源水淺山嶮戲生民三千室聚此天一涯很勇復輕脫性若鹿與麋男夫不耕鑿刀兵動相隨宜融兩境上殺焉敢窺勢亦不久住官軍來即馳景德祥符後時移事亦移四輔哲且善天子仁又慈將軍稱招安兵非羽林兒龍江一牧拙邏騎材亦非威惠不兼深徒以官力欺人取其貲因斯久久來此寇易爲羸鼠竊及蟻聚近裏智略仍復短從此難羈縻引兵卻甲嶺部陣自參差鐃殊未接士卒心先離奔走六吏死明知國挫威自茲賊聲震直寇融州潛縣宇及民廬燬蕩無孑遺利鍥淬諸毒中膚無藥醫長刀斷人股橫尸滿路逵婦人及孽產驅負足始歸堂堂過城戍何人敢正窺外計脩疏一一聞宸聞赫爾始斯怒選將與王師精甲二萬餘猛

擬如虎貔劒戟槊秋霜新榮閃朝曦八營與七萃豈得多於茲外統三路進小敵胡能爲前驅已壓境後軍猶未知遂逸至蠻域但見空稻畦搜羅一月餘不戰師自罷荷戈莫言苦負糧深可悲哀哉都督郵無辜遭屠糜嘵咋計不出還出招安辭半降來拒繼意猶狐疑厚以繒錦贈狙心詐爲卑戎帳草草起賊戈躡背揮我聆老叟言不覺墮雙眥吮毫兼盥簡占作南獠詩願值采詩官一敷於彤墀

夜郎國

杜氏通典曰夜郎國漢時西南夷君長蜀郡徼外東接交趾西鄰滇國其國鄰牂柯江漢武帝時唐蒙上書曰竊聞夜郎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不意此制南越奇兵也乃拜蒙爲郎中遂見夜郎侯蒙厚賜論以威德夜郎旁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理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帝使相如往諭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郡　元狩元年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即天竺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於是乃令王然于間出西南夷往身毒

國至滇道皆爲昆明所閉莫能通身毒及南越反上使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邑乃與其衆反漢發巴蜀校尉擊破之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越滅恐懼遂入朝封爲夜郎王　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漏臥夷邑名後爲漢屬牂柯）更舉兵相攻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漢以道遠不可擊遣太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並不從杜欽說王鳳曰張匡和解蠻夷王侯不從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太守察動靜有變迺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藏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之將賁育之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俱亡所設施屯田守備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國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爲不毛之地亡用之人聖主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人絕其王侯勿復與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代之功不可隳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師興則莫姓被害矣鳳於是薦陳立爲牂柯太守至牂柯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召興興將數千人往立數責因斷興頭出曉其衆皆釋兵降

書曰公孫述時大姓龍傅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嘉之並加褒賞桓帝時郡人尹珍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　文獻通考曰唐置費州琊溪播郎牂夷等州　宋太平興國五年蕃王龍瓊珍莊瑛珪遣其子幷諸州蠻以方物名馬來貢太宗召見其使詢以地理風俗譯對曰地去宜州陸行四十五日土宜五穀多種秔稻以木弩射麋鹿充食每二三百戶爲一州州有長殺人者不償死出家以贖國有居有城郭無辭垂官府惟短垣上因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觱篥如蚊蚋聲良久數十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爲節詢其曲則名曰水曲其使十數輩從者千餘人皆蓬髮面目黧黑狀如猿猱使者衣虎皮斕裘以虎尾插首爲飾故事蠻夷入貢雖交趾于闐之屬皆御前殿見之獨此諸蕃見於後殿蓋卑之也部族數十獨龍方張石羅五姓最著號五姓蠻其後又有程氏韋氏皆比附五姓故號西南七蕃云

夜郎國二

增五姓　三郎上見前　涿水通廣　華陽國志曰夜郎縣郡治有竹王三郎祠甚靈響

滇一

杜氏通典曰滇者漢時在夜郎之西靡莫之屬滇最大（靡莫西南徼外也滇音顛）始楚頃襄王使將軍莊蹻（蹻即莊王苗裔）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其澤在西北水深廣來更淺狹如劍故曰滇池）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西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後漢初遣使朝謁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叛攻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爲蜀諸種反殺長吏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爲蜀人及朱提夷擊之尚軍遂渡瀘水（瀘水一名若水源出徼外經牛崎味提至焚道入江）羣夷聞大兵至皆棄壘奔走尚獲其羸弱穀畜斬棟

蠶帥凡首虜萬餘人諸夷悉平（蜀後主建興二年諸葛孔明率衆南征四郡平之改益州郡爲建寧分建寧永昌爲雲南郡又分建寧牂柯爲興古郡亮至南中所戰皆捷孟獲者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不知虛實故敗定易勝耳亮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即留兵兵留即無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

不相信三不易也令吾欲使汝不留兵不聚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相安故耳（增）明紀曰亮南征雍闓斬之封其渠龍祐那爲部長賜姓張氏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於是始有姓氏隋開皇中爲史萬歲所破唐武德貞觀間張氏弱遜位蒙氏號南詔

滇二

（增）種類非一習俗不同（明一統志曰雲南諸州種類有黑白二種曰鹿些曰禿老曰僰人曰羅羅人即羅羅也曰百夷又有小百夷曰土獠仡佬曰野人曰峨人曰山後人曰哀牢人曰濮人曰金齒人曰和泥蠻曰蒲蠻曰僰人曰羅羅舞曰撒摩都曰摩察曰蛇踏水曰鼻飲曰繡面曰繡脚曰繡花曰繡手曰繡額曰繡眼曰繡腰曰繡頭曰繡足曰繡身

茶　海濱龍沛趁春舍江曲魚郎弄晚霞孔雀行穿鸚鵡樹錦鶯飛啄杜鵑花

邛都一

源 杜氏通典曰邛都漢時自滇以北君長十數邛都最大其外西曰桐師以東北至葉榆澤名名爲嶲昆明嶲即今越巂昆明之類皆在邛都又在南諸蠻所居地方數千里無君長焉但隨畜遷徙無常其土地平原有稻田俗多遊蕩善謳歌略與牂柯類

邛都二

增 温泉　惡水　華陽國志云邛都縣山出鍮有温泉六冬夏熱其温可煑雞豚水神多惡水水有毒人渡之不可污穢及沈亂髮黑面則悚人被惡疾

魚戴釜游　蛇將木贈　南中八郡

志云邛河縱橫二十里深百餘丈多大魚長一二丈頭如戴釜狀特大遠視如戴釜游行水上也

邛都縣

蛇在水間蜿蜒橫之路絕人家貿孫獨每食輒有小蛇之後長丈餘令有駭馬蛇吸殺之令遷怒蛇蛇乃銜之路絕人家貿孫獨每食輒有小蛇之後長丈餘令有駭馬蛇吸殺之令遷怒蛇蛇乃銜一時俱落土人謂爲馬蛇若雷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落土人謂爲馬蛇胡唯徙宅無恙魚人宋城門樓擔土人汲水取得魚必保止宿風靜水清猶見賊堅貞先黑如漆以爲舊木

笮都

原 杜氏通典曰笮都者漢時自越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漢爲縣屬蜀郡　笮都最大武帝開以爲笮都縣　天漢四年并蜀爲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　後漢明帝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慷慨有大略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代不至正

朔所不加白狼槃木薩蚝等百有餘國户百三十餘萬舉種奉貢稱爲臣僕　和帝永光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槃薄蠻夷王唐繒等遂率種人口十七萬户口内屬

冉駹

原 杜氏通典曰冉駹其俗土著或隨畜遷徙在蜀西漢武帝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宣帝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帝乃省并蜀郡爲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部都尉治之後漢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蜀後主建興十年汶山平康夷反姜維討破之

增 文獻通考曰後漢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蜀後主建興十年汶山平康夷反姜維討破之

舊國本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稅其鹽布氈罽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進貢歲時不闕及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以增武備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夷蠻肝腦塗地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蓋漢得其利人且怨歌今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

哀牢二

增神鹿兩頭猩猩對泣

猩在山谷中百穀草木之食南中志曰猩猩子土人結草為屬即知張者先祖名字乃呼焉又喜聲以酒名糟設於路又喜見酒及人以酒名糟設於路又喜見酒及人出收之層子相連不得去教還本主即去思

錦織蘭干之紵布績桐木之華

後漢書云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南中志曰猩猩能言聲如小兒啼其血可以釀酒飲之令人醉三日乃解又取猩猩血和丹雘以畫屋柱丹雘不落也

哀牢三

增詩漢行者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

後漢書云鵠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污注蘭干猶言紵也

合爲一詔　歸義既幷五詔服羣蠻破吐蕃之衆兵日驕大每入覲朝廷亦加禮異歸義卒詔立子閣羅鳳襲雲南王閣羅鳳北臣吐蕃吐蕃令閣羅鳳爲特普鍾號曰東帝給以金印蠻謂弟爲鍾閣羅鳳子鳳迦異前死閣羅鳳立迦異子是爲異牟尋頗知書有才智善撫其衆吐蕃役賦南蠻重數又奪諸蠻險地立城堡歲徵兵以助鎮防牟尋厭苦之有鄭回者授嶲州西瀘縣令嶲州陷爲所掠閣羅鳳以回有儒學更名曰蠻利甚愛重之命教鳳迦異及異牟尋立又令教其子尋夢湊回久爲蠻師凡授學雖牟尋夢湊回得簒捷故牟尋以下皆

嚴憚之蠻謂相爲清平官凡置六人牟尋以回爲清平官事皆咨之回嘗言於牟尋曰自昔南詔嘗款附中國中國尚禮義以惠養爲務無所求取今棄蕃歸唐無遠戍之勞重稅之困利莫大焉牟尋善其言謀内附者十餘年矣會劒南西川節度使韋皐招撫諸蠻牟尋乃與酋長定計凡三輩致書於韋皐各齎生金丹砂爲贄三分前輩皐所與牟尋書各持其一爲信歲中三使皆至京師且曰牟尋請歸大國永爲藩國所獻生金以喻北向之意如金也丹砂示其赤心耳上嘉之乃賜牟尋詔書因命韋皐遣使以觀其情皐遂命巡官崔佐時往是

時也吐蕃使數百人先佐時在南詔卑尋悉召諸種落與議歸化或未畢至未敢公言密令佐時稱羣柯使衣以羣柯服而入佐時不肯曰我大唐使安得服小夷之服牟尋不得已乃夜迎佐時設位陳燈燭佐時乃大宣詔書牟尋恐吐蕃知顧左右失色而業已歸唐久矣獻秋流涕皆俯伏受命牟尋乃去吐蕃所立帝號私於佐時請復南詔舊名佐時與盟訖而歸初吐蕃因爭北庭與迴鶻大戰死傷頗衆乃徵兵於牟尋牟尋既定計欲因徵兵襲之乃示寡弱謂吐蕃曰蠻軍素少僅可發三千人吐蕃少之請益至五千乃許牟尋遽遣兵五千人成吐蕃自將數萬踵其後晝夜兼行乘其無備大破吐蕃於神川遂斷鐵橋遣使告捷以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持節冊南詔仍賜牟尋印鑄用黃金以銀爲窠文曰貞元冊南詔印　蒙嶲詔最大其王嶲輔首死無子弟佉陽照立佉陽照死子照原立照原子原羅質南詔歸義欲并國使人殺照原逐原羅遂有其地　越析詔或謂磨些詔居故越析州西距巂蔥山一日行貞元中豪酋張尋求殺其王波衝劒南節度使召尋求至姚州殺之部落無長以地歸南詔波衝兄子千贈特王所寶鐸鞘東北渡瀘邑於龍佉河纔百里號雙舍閣羅鳳

往擊之于贈投濾死得鐸鞘故王出軍必雙執之浪
穹詔其王鐸羅望爲浪穹州刺史與南詔戰不勝挈其
部保劒川更構劒浪貞元中南詔擊破劒川徙永昌凡
浪穹遒睒施浪總謂之浪人亦稱三浪遒睒詔其王
豐咩初據遒睒爲御史李知古所殺子咩羅皮自爲建
川州刺史治大釐城歸義襲敗之後入遒睒與浪穹施
浪合拒歸義既戰大敗歸義奪遒睒咩羅皮走保野共
川死顛文託立南詔破劒川徙之永昌、施浪詔其王
施望欠居矣苴和城有施各皮者亦八詔之裔據石和
城閣羅鳳攻破之而施望欠孤立故與咩羅皮合攻歸

義不勝施望欠以族走永昌獻其女遺南詔匄和歸義
許之渡蘭江死弟望千走吐蕃立爲詔納之劒川衆數
萬望千死子千傍羅顛立南詔破劒川千傍羅顛走瀘
北三浪悉滅唯千傍羅顛及矣川羅識子孫在吐蕃：
續文獻通考曰雲南大理即南詔自蒙氏細奴羅至舜
化貞十有三世立三百十年而爲鄭買嗣號曰大長和
鄭氏三傳歷年二十有六而爲趙氏趙氏名善政清平
楊干貞滅鄭氏拔善政而立之僅十月干貞又奪之而
爲楊氏改國號曰大義寧通海節度使段思平興師問
罪楊氏立僅二年而段氏興爲思平生有異兆楊干貞

忌之使人索捕思平逃匿借兵東方黑爨三十七部皆
從之既逐楊氏而有蒙國改號大理時後晉天福二年
也宋太祖時王全斌既平蜀欲乘兵威取滇以圖進於
上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
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三百年不通中國皇祐中廣西儂
智高掠廣州敗走大理狄青募死士往求之會智高死
於大理函其首至京師段氏至是始聞於中國傳至連
義爲其臣楊義貞所篡段氏臣高昇太起東方兵討滅
之而立段壽輝傳子正明元豐五年立遜位爲僧時國
人皆歸心高氏遂奉高昇太爲主改國號曰大中臨終

八府蠻郡三十有七設大理府仍錄段氏子孫世守其
王赦興智封爲摩訶羅嗟管領八方元季亂段氏復據
之於是有十一總管出焉八代段光元大德中梁王以
宗室鎮善闡與段氏分域構隙至大二年梁王大破光
兵光將高蓬守羅那闕梁王密詔不從乃賂蓬庖人刺
之至至正十二年九代總管段功既立明玉珍自楚入
蜀分兵四掠號曰紅巾玉珍自將紅巾三萬攻雲南梁
王及憲司官皆奔威楚諸部悉亂功進兵至呂閣敗紅
巾於闕灘江殺獲千計又大破之於旧磴闕梁王德功
之助乃奏授雲南平章妻以女阿禮主功變變不肯歸
其夫人高氏寄樂府促之歸尋復至善闡梁人私語梁
王曰段平章復來有吞金馬咽碧雞之心矣盍早圖之
梁王乃密召阿禮付以孔雀膽一具令乘便毒之主潸
然不受命因私語平章曰我父忌阿奴願與阿奴西歸
因出毒具示之三諫終不聽明日邀功東寺演梵王通
濟橋馬逸因令番將格殺之阿禮主聞變失聲突曰昨
暝燭下纔講與阿奴雲南施宗施秀煙花隕身今日果
然阿奴雖死奴不負信黃泉也欲自盡梁王防衛萬方
主愁憤作詩從官楊淵海亦題詩粉壁飲藥而卒梁王
見詩痛悼乃厚卹之令隨平章轜葬大理段寶功之子

兵會善闡又作詩二章後寶聞明太祖開基金陵遣其
叔段真自會川入京奉表歸款悉屬版章因改大理路
爲大理府比於中州列郡

六詔二

山川備五嶽四瀆之稱 官爵列九卿三託之號

其山九峰雪員四時玉立萬仞千里望之若在忍尺與蜀松州諸山相接以黑惠江瀾滄江路江麗江爲四瀆

立官號曰摘桃剖青昔之文徵夢浚夫天之兆又

九奏三說曰楊于貞使人索摘思平進匪飢摘野桃剖之核膚有文一月昔乃廿一日今楊氏十

政亂吾當以是日棄義乎遂偕兵東方黑鬚松鬚三十

皆吉兆也公爲大夫大夫首爲天天子北也玉鉼去耳

鉼耳缺又夢鏡破懼不城進夕思下夢人斬其首又夢玉

王者兆也鏡中有影如人有敵鏡破則無影無國遂致

敵矣思平乃詭曰則無國號曰

六韶三

樂府元大理夫人高氏寄夫詞曰風卷殘雲九宵冉冉逐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緑寂寞倚屏幃春雨紛紛促

詩玉谿編事曰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謂之星回節日遊於避風臺命清平官賦詩驗信詩曰避風善闡臺極目見藤越古與今依然煙與月自我居震旦謂天子爲震旦胡衛類夔契伊昔今皇運艱難仰忘烈不覺歲云暮感極星回節元昶謂詞臣爲貽厥清平官法駕避星回波羅同一心子孫堪畏勇猜疑踢虎也畏勇野馬也騾信皆牛幸此曾射野馬并虎河闊水難合地暖梅先開下令俚柔洽俚姓也百獻琛弄棟國名來願將不才

質千載侍遊臺續文獻通考曰阿益主愁憤詩曰吾家住在雁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誤我一生獨裹彩鶴名也吐嚕吐嚕吐嚕段阿奴吐嚕惜也可施宗施秀同好歹歹不好也雲片波潾不見人押不盧花顏色改押不盧乃北方起風回生草名肉屏獨坐細思量肉屏骨也西山鐵立松平章從官員外楊淵海詩曰半紙功名百戰身不堪今日總紅塵死生自古皆由命禍福于今豈怨人蝴蝶夢殘滇海月杜鵑啼破點蒼春哀憐永訣雲南土錦酒休教灑淚頻

平章女僧奴詩曰珊瑚勾我出香閨滿目潸然淚濕衣冰鑑銀臺前長大金枝玉葉不芳菲烏飛兔走頻來往桂馥梅馨不暫移惆悵同胞未忍別應知衛恨點蒼低

又曰何彼穠穠花白紅歸車獨別洱江東鴻臺燕苑難經目風刺霜刀易寒宵雲舊山高連水遠月新春疊與秋重淚珠恰似通宵雨千里關河幾處逢

苗一

續文獻通考曰苗古三苗之裔也自長沙沅辰以南盡夜郎之境多有之與民夷混襍通曰南蠻其種甚夥散處山間聚而成邨曰寨其人有名無姓有族屬無君長近省界爲設苗輸租服役稍同良家至年則官司籍

其户口息耗登於天府不與是籍者謂之生苗生苗多而獠苗寡其俗各以其黨自相沿襲大抵懷忮猜禍睚眦之隙遂至殺人被殺之家舉族爲讐必報當而後已否則親戚亦助之即抗剽不悔諱云苗家讐九世休言其不可遠解也其在金筑者有克孟牯羊二種擇懸崖巖竅而居不設茵席搆竹梯上下高者百仞耕不輟犁以錢鎛發土耨而不耘男女躐坐而偶兔乳而鯨其聘財在獨山爲九名九姓苗狙詐而饕詖以元日爲把忌閉門不出二七而解犯之者以爲不祥在平樂爲紫姜苗嗜殺尤甚得仇人即生啗其肉夫死其妻嫁而後葬曰喪有主矣在葛彰葛商爲短裳苗以花布横掩及骭在粘柯間爲八番子其俗勞女而逸男以虎馬日爲市夜臥必圍爐層火不施衾枕燕會擊長腰鼓爲樂以十月望日爲歲首葬不擇日以夜靜出之云不忍使其親知也在陳蒙爛土爲黑苗又爲天苗緝木葉以爲上服女子甫十歲即搆竹樓野外處之以號淫者人死不葬以藤束之樹閣諸苗所居必深山僻谷生而不見外客故其俗不移無公家更賦之給故其民情慢土無蕃果蓏蟲蟻食物常足故皆臨窳偷生而無積聚不通文字絕先王禮義之敎雖得其人亦不可使

種類非一 習俗各異 明一統志云貴州所轄夷人種類非一曰羅曰宋家曰仲家曰龍家曰曾竹龍家曰打牙苟猪曰花苟猪曰東苗曰西苗曰紫姜苗曰實爺苗習俗各異 占雞骨以吉凶 聞鴉聲而號泣以斷吉凶又曰親死不哭笑舞號唱謂之鬧尸明年聞杜鵑聲則比屋號泣曰鳥猶歲至親不復矣

西爨 東爨一

杜氏通典曰西爨者南寧之滇帥梁時通焉自云本河東安邑人七葉祖事晉爲南寧太守屬中原亂遂王蠻夷梁元帝時南寧州刺史徐文盛徵詣荆州有爨瓚者遂據南寧之地 文獻通考曰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州曲軛晉寧喻獻安寧距龍和城謂之西爨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爨烏蠻土多駿馬歷代象明珠爨瓚子震猥隋開皇初遣使朝貢命韋世沖以兵戍之置恭州協州昆州未幾叛史萬歲擊之唐高祖即位以其子弘達爲昆州刺史太宗遣將擊西爨開青蛉弄棟爲縣弘達死以爨歸王爲南寧州都督讓殺東爨首領蓋聘有兩爨大鬼主崇道者與弟日進居安寧城左俄而崇道殺日進及歸王於是諸爨亂崇道亦被殺諸爨稍離弱閣羅鳳以兵脅西爨徙户二十餘萬於永昌城東爨以言語不通各散依林谷得不徙自曲

靖州至龍和皆殘於兵日進等子孫居永昌城鳥蠻種復振徙居西爨故地與絳州爲鄰

西爨　東爨二

增 烏白蠻　東西爨見前

昆彌國一

漢 杜氏通典曰昆彌國一曰昆明西南夷也在爨之西頂河爲界即葉榆河其俗略同突厥相傳與匈奴本兄弟國也 宿 文獻通考曰漢武帝得其地入益州部其後復絕諸葛亮定南中亦所不至武德四年嵩治中吉弘使南寧因至其國諭之遣使朝貢貞觀十九年右武侯將軍梁建方討蠻降其部落七十二戶九千三百咸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率戶二萬內附析其地爲殷州總州敦州以安輯之殷州居戎州西北總州居西南敦州居南遠不過五百餘里近三百里其後又置盤麻等四十一州皆以首領爲刺史

昆彌國二

增 郡開越萬　池號昆明

漢書萬昆明師古曰萬即今之南寧州諸蠻也昆明又在其西南武帝元鼎六年開又其地也地理志云越萬郡夷所居是其地也後漢書云初漢發未身毒國爲昆明河漢將伐昆明有滇池方二百里曰滇池以習水戰好蠶宜桑稷縣自建寧西北千七百里沿江都安在建寧西北千七百里沿江都安連至川中平地東西南北八千餘里郡治好蠶宜桑

緬一

增 續文獻通考曰緬國爲西南夷不知何種其地接大理去成都不遠東至木邦南至南海西至戛里北至隴川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擊緬至二十年克江頭太公二城西南夷十二部俱降大德元年封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爲緬國王賜之銀印子信合八的爲緬國世子錫以虎符戒邊將毋擅興兵甲後于蒲甘緬王城置邦牙等處宣慰使司明洪武二十九年始歸附立緬甸軍民宣慰使等司

緬二

增 樹頭取酒　石縫出油　明一統志云樹頭按高五六丈結實大如掌土人納麴罐中以索懸罐於實下封其實流汁以爲酒名曰樹頭酒或不用麴惟取汁熬爲白糖其葉即貝葉寫緬書用之石油自石縫流出臭惡而色黑可搽毒瘡

附國

增 文獻通考曰附國隋代通焉在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夷也有嘉良夷即其東部所居種自相率領不能統一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其人並無姓氏其地南北八百里東西四千五百里土高燥氣候涼多風少雨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大業四年其王遣子

弟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嘉良有水關六七十丈
附國水關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爲舟而濟附國南有薄
緣夷風俗亦同有女國其水東北連山絲數千里接党
項及諸羌

淵鑑類函卷三百三十三

邊塞部四 五嶺蠻總敘 湖南諸國總敘 林邑 占城 婆利 羅刹 丹丹 盤盤 真臘 多摩長 狼牙脩 干陀利 婆登 多蔑 扶南 諸小國 赤土

五嶺蠻總敘

杜氏通典曰五嶺之南漲海之北三代以前是爲荒服秦平天下開置南海等三郡秦亂趙佗據有其地傳五代九十三歲至漢武建元中伏波將軍路博德滅之分爲儋耳等九郡其珠崖郡在海洲上大率數歲一反元帝初元中納賈捐之議罷之後漢光武建武中交阯女子徵側反略有六十餘城伏波將軍馬援討平之桓靈以後蠻獠又據象郡象林縣遂爲林邑國矣其餘郡縣歷代雖時有反亂州郡兵旋平定之極南之人雕題交阯其俗男女同川而浴（題額也雕謂刻其肌以丹青文也）相交（交阯謂足大指開開也）其西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娶妻妾美則讓其兄烏滸人是也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天下和平越裳以重譯而獻白雉周德既衰於是稍絕及楚子稱霸朝貢百越秦始皇平天下開嶺外置南海桂林象郡至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南海龍川令真定

人越佗語曰中國擾亂未知所安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可以爲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被加也）鄣死佗即絕秦所開新道聚兵自守秦已滅佗即擊幷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漢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遣陸賈立佗爲南越王高后時佗乃自稱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越役屬焉東西萬餘里南北數千里及孝文帝初立鎮撫天下乃爲佗親冢在眞定置守邑歲時奉祠召其從昆弟之名甲以誅死其人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季尊官厚賜寵之詔陸賈使往諭之賈至南越王上書謝願爲蕃臣奉職貢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爲蕃臣臣無得擅興兵相攻擊今東越擅侵臣臣不敢興兵惟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遺兩將軍往討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夫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人也（越人劗髮古剪字也劗與翦同）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不能服威不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人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

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主侯此必委質爲藩臣代供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不勞一卒不頓一戟（頓音鈍）而威德並行帝不從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後至孫興立其母太后本中國人勸王及幸臣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其相呂嘉不欲遂反攻殺太后盡殺漢使者立胡長男建德爲王發兵守要害處於是令越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自桂陽下匯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故越人爲侯爲戈船下瀨將

軍瀕水流上也伍子胥有水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越人名遺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兵先陷尋陘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遲明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遣人追

得自守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趾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真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嶺表悉平章帝元和初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別種邑豪獻生犀白雉永光中日南象林蠻二千餘人寇掠百姓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順帝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州郡并力討之不利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太尉司馬司空大將軍府問其方略皆議遣荊揚兗荊河四萬兵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

李固駁曰若荊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盤結不散而復擾動必更生患又冤州荊河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廩五升古小升用米六十萬斛曰五升故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人猶尚不堪何況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逆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蠻夷使自相攻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爵錫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烈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賊之功皆可任用昔文帝就加魏尚爲雲中哀帝即拜龔舍爲太山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於是拜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阯刺史喬良至單車入賊地設方略招以威信嶺外復平其後屢爲反叛州郡兵討降之至靈帝建寧三年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滸人十餘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然自漢以後

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自梁武隋煬諸國使至踰於前代唐貞觀以後聲教遠被自古未通者重譯而至又多於梁隋焉其無異聞亦不復更記

林邑一

原 杜氏通典曰林邑國秦象郡林邑縣地漢爲象林縣屬日南郡古越裳之界也在交阯南海行三千里其地縱橫可六百里去日南界四百餘里其南水步道二千餘里有西屠夷亦稱王焉馬援所植兩銅柱表漢界處

也馬援北還留十餘户悉姓馬土人以爲流寓曰馬流人銅柱尋沒馬流人常識其處林邑國記馬援樹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境又云銅柱山周十里形如倚蓋西跨

重巖東臨大海屈曲道里記云林邑大浦口有五銅柱焉後漢末大亂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縣令自號爲王後王無嗣外孫范逸代立晉武太康中來貢獻成帝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篡位奴文昔嘗北至洛陽商賈因殺王作宮室兵車器械王愛信之後爲將乃譖王諸子或徙或奔及王死無嗣遂自立爲王乃攻旁國幷之有衆四五萬至穆帝永和三年文率其衆攻陷日南還據其地告交州刺史朱藩求以日南北鄣橫山爲界初徼外諸國嘗齎寶物自海路來貿貨賄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由是諸國怨憤且林邑少田故貪日南之地文又襲九眞害士庶佛走之遂追至林邑時五月立表日在表北影在表南九寸一分自北影之南故開北戶以向日此大較也隋文帝既平陳後遣大將軍劉方步騎萬餘人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象而戰方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惡衆而陣方僞北走梵志逐之其象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大破之遂棄城而走方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爲之蓋其有國十八葉矣

增明一統志曰唐貞觀中其王頭黎獻方物子鎮龍嗣爲摩訶慢多伽獨所弒范氏遂絕國人立頭黎之姑子諸葛地更號環王唐元和初入寇驩愛等州安南都護張丹擊破之遂棄林邑徙國於占因號占城

林邑二

增結遼解語　珠火能熒

范頭黎遣使獻火珠大如雞卵圓白皎潔之即火熒解人語又曰貞觀四年其王照數尺狀如水精正午向日燕之即火熒

螢火飛

金

鱷魚化鐵

南史林邑傳曰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曰范文本日南西卷縣夷帥范幼家奴常牧牛於山澗得鱷魚化爲鐵因以鑄刃成文向日咒曰若砍石破石如腐爲臭心異之

唐昭陵圖頭黎之形　李百藥獻鸚鵡之賦

唐書林邑傳云頭黎死子范鎮龍代立太宗遣詔於圖頭黎之形於元闕之前又曰貞觀五年林邑獻五色鸚鵡太宗異之詔太子右庶子李百藥爲之賦

占城一

增宋史曰占城國在中國之西南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眞臘北至驩州其地東西七百里南北三千里南曰施備州西曰上源州北曰烏里州所統大小州三十八不盈三萬家其國無城郭土地所出箋沈香檳榔烏橘木蘇木白藤黃蠟吉貝花布絲絞布白氎布縢簟貝多葉簟金銀鐵錠等物民獲犀象皆輸於王其王腦後髮髮散披吉貝衣戴金花冠七寶裝纓絡爲飾腰股皆露踽革履無韈婦人亦腦後撮髻無笄梳其服及拜揖與男子同王每日午坐禪椅官屬謁見膜拜一而止白事

畢復膜拜一而退或出遊看象采獵觀魚皆數日方還
近則乘軟布兜遠則乘象或乘一木杠四人舁之先令
一人持檳榔盤前導從者十餘輩各執弓箭刀槍手牌
等其民望之膜拜其風俗正月一日輩象周行所居之
地然後驅逐出郭謂之逐邪四月有遊船之戲定十一
月十五日爲冬至人皆相賀每年十二月十五日城外
縛木爲塔王及人民以衣物香藥置塔上焚之以祭天
地不產茶亦不知醞釀之法止飲椰子酒兼食檳榔

明一統志曰周顯德中其王釋利因德漫遣其臣莆訶
散來貢宋乾德中其王悉利因陁盤遣使因陁玲等貢
方物自是間歲或數歲一貢淳熙中襲破真臘慶元中
真臘大舉復讎俘殺幾盡更立真臘人以主之元至元
間其主孛由補剌者吾內附遣使貢方物復其補的遂
負固勿服屢遣重兵臨之又數遣使招諭乍臣乍叛終
無通志明洪武初其主阿答阿者首遣其臣虎都蠻來
朝貢方物詔遣中書省管勾甘桓等封爲占城國王自
是朝貢不絕

占城二

增 殺牛祭鬼　驅象逐邪

巫祝之曰阿翼和及披譯云早殺他託生

四月遊船　季冬縛塔

前

薇水香衣　火油燃水

宋史占城傳曰有薔薇水灑衣經歲香不歇猛火油渭水愈以瑠璃鍾者皆貯

石名菩薩　書用貝多

表章書於貝多葉以香木函盛之

占城三

增 表宋占城國王楊普俱毗茶室離曰臣聞二帝封疆
南止屆於湘楚三王境界北不及於幽燕仰瞻昌時實
邁往迹伏惟皇帝陛下乾坤授氣日月儲英出震居尊
承基御極慈悲敷於天下聲教被於域中業茂前王功
芳祖后蒼生是念黃屋非心無方不是生靈有土並爲
臣妾眞風徧布霈澤周行凡沐照臨共增聲抃臣生於
邊鄙幸觀華風蟻蛭讓房聊爲遂性龍樓鳳闕尚阻觀
光再念自假天威獲全封部鄰無侵奪俗有舒蘇每歲
拜遣下臣問寧上國蒙陛下恩霑行葦福及豚魚特因
迴人頒賜戎器臣本王惟望闕焚香歡呼拜受心知多
幸曷荅洪恩聖君旣念於賓王微懇肯忘於述職今遣
專信臣某等遠充歲貢雖表楚茅之禮實懷魯酒之憂
度望睿明俯寬謹戮某等廻日軍容器仗耀武之物伏
願重加賜費蓋念忝爲臣子合告君親服飾車輿威儀
斧鉞不敢私制惟望恩頒千冒冕旒不任死罪

婆利

增舊唐書曰婆利國在林邑東南海中洲上其地延袤數千里自交州南渡海經林邑東南水行百餘日乃至其國與林邑扶南赤土丹丹數國乃至焉其人皆黑色穿耳附環王姓剎利耶伽名護路那婆世有其位王戴花冠形如皮弁裝以具珠瓔珞身坐金牀侍女有金花寶鏤之飾或持白毦拂孔雀扇行則駕象鳴金擊鼓吹蠡爲樂男子皆拳髮被吉貝布橫幅以繞腰風氣暑熱恒如中國盛夏穀一歲再熟有吉貝草緝其花以作布麤者名吉貝細者名白氎　文獻通考曰婆利古未嘗通中國問其先年數不計自言白淨王夫人即其國女梁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獻金席等唐貞觀中俱遣使朝貢其東即羅刹也

增文獻通考曰羅刹國其人極陋朱髮黑身歐牙鷹爪與林邑人作市輒以夜晝則掩其面隋大業三年遣使常駿等使赤土國至羅刹

丹丹

增文獻通考曰丹丹在振州東南王姓剎利名尸陵伽每晨夕二時臨朝其大臣八人號曰八座並以婆羅門爲之王以香粉塗面冠通天冠挂雜寶瓔珞衣朝霞履皮屨近則乘輿遠則馭象攻伐則吹蠡擊鼓兼有幡旗

梁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送象牙及畫塔二軀火齋珠吉貝香藥大同元年復遣使獻金銀琉璃雜寶香藥等物唐總章時又獻方物

盤盤

增舊唐書曰盤盤國在林邑西南海曲中北與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乃至其國與狼牙脩國爲鄰人皆學羅婆門甚敬佛法　又曰僧尼讀佛經皆食肉而不飲酒道士不食肉不甚重俗皆呼僧爲比丘呼道士爲貪宋元嘉孝建大明中及梁中大通元年四年獻鸚鵡

陁洹

增舊唐書曰陁洹國在林邑西南大海中東南與墮和羅接去交阯三月餘日行實服於隋和羅其王姓察失利字婆末婆那土無蠶桑以白氎朝霞布爲衣俗皆樓居謂之干欄貞觀十八年遣使來朝二十一年又遣使獻白鸚鵡及婆律膏仍請馬及銅鐘詔并給之

訶陵

增舊唐書曰訶陵國在南方海中洲上居東與婆利西

與墮婆登北與眞臘接南臨大海竪木爲城作大屋重閣以梭櫚皮覆之王坐其中象牙爲牀食不用箸以手而撮亦有文字頗識時曆俗以椰樹花爲酒其樹生花長三尺餘割之取汁以成酒味甘飲之亦醉貞觀十四年大曆三年皆遣使朝貢元和八年遣使獻僧祇僮五人鸚鵡玳瑁及生犀等　新唐書曰其國別有毒人與同止宿即令身瘡若涎液霑著草木即枯其人死身不爛不臭

增 舊唐書曰墮和羅國在林邑南海行二月東與訶陵真臘接西鄰大海去廣州五月日行貞觀十二年其王遣使貢方物後又遣使獻象火珠請賜好馬詔許之

墮婆登

增 舊唐書曰墮婆登國在林邑南海行二月東與訶陵西與迷黎車接北界大海風俗與訶陵略同其國種稻每月一熟亦有文字書之於貝多葉貞觀二十一年其王遣使獻吉貝象牙白檀太宗璽書報之并賜以雜物

多蔑

增 文獻通考曰多蔑國其人短小兄弟共娶一妻婦總髮爲角辮夫之多少唐貞觀中通焉在南邊國界周迴可一月行南阻大海西俱遊國北波剌國東眞陀桓國戶口極多置三十州不役屬他國有州郭宮殿樓櫓並用瓦木以十二月爲歲其俗交易用金銀朝霞等衣服百姓二十而稅一五穀菜蔬與中國不殊

多摩長

增 文獻通考曰多摩長國居於海島東與婆鳳西與多隆南與半支跋華言五山也北與訶陵等國接其國界東西可一月行南北可二十五日行其王之先龍子也名骨利骨利得大鳥卵剖之得一女子容色殊妙即以爲妻其王尸羅勿儞伊說即其後也唐顯慶中遣使貢獻其俗無姓衣物與林邑同勝兵一萬餘人無馬有弓刀甲稍婚姻無同異姓之別其食器有銅鐵金銀其家畜有牧羊水牛野獸有麋鹿等其音樂略同天竺有波那婆宅護遮菴磨石榴等果多甘蔗從其國經薩盧都思訶盧君那盧林邑等國達於交州

狼牙脩

增 文獻通考曰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北至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

吉貝爲千漫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髀以金繩爲絡金環貫耳其國累塼爲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旗鼓罩白蓋兵衛甚嚴國人說立國以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向之王聞乃加囚執其鎖無故自斷王以爲神不敢害乃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長女俄而狼牙王死大王迎還爲王子婆伽達多立梁天監十四年遣使奉表

于陀利

文獻通考曰于陀利國在南海洲上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吉貝檳榔特精好爲諸國之極宋孝武世元年其王瞿曇修跋陀羅以四月八日夢一僧曰中國今有聖王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供奉禮敬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既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乃於夢中至中國拜覩天子既覺心異之陀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容質飾以丹青遣使幷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摹寫帝形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禮敬後跋陀死子毗訶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毗員跋摩奉表獻金芙蓉雜香藥等普通

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嬌陳如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 增 文獻通考曰宋齊梁並獻方物隋時其國王姓古龍諸國多姓古龍訊耆老言悝翰無姓氏乃悝翰之訛隋代遣使貢獻唐武德後頻來貢貞觀中又獻白頭國二人於洛陽其國在扶南之西在參半之西南男女生皆素首身又凝白居山洞之中四面巖險故人莫至與參半國相接

扶南二

沸環燒鎖以斷罪 養魚國獸以決刑 齊書曰無牢獄有訟者則

以金指環若雞子投沸湯中令探又燒鎖令赤著手上捧行七步有罪者手皆焦爛無罪者不傷南史曰於城溝中養鰐魚門外圈猛獸有罪以餧猛獸及鰐魚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之鰐魚大者長三丈餘狀如龜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劒常食魚還得麋鹿及人亦噉之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之

頓遜

南史曰頓遜國梁時聞焉在海中山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交州諸賈人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易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不有又有酒似安石榴漿其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出藿香插枝便生葉都梁以裹衣國有區撥等花十餘種冬夏不衰其花燥更芬馥亦末爲粉以傅身焉

毗騫

南史曰毗騫國梁時聞焉在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曰長頸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央限也國法刑人並於王前噉其肉國內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使與書相報荅常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缾名爲多羅受五升又如碗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並論善事

火山

文獻通考曰火山隋時聞焉國中山皆有火雖雨不息火中有白鼠扶南土俗云火洲在焉五洲之東可千餘里春月霖雨雨止則火熄洲上林木得雨則皮黑得火則皮白諸左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績以爲布或作燈炷布若小穢投之火中使潔又有加營國北諸薄國西山周三百里從四月火生正月火滅火熄則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人以三月至此山取木皮績爲火浣布

赤土

隋書曰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土色多赤因以爲號東波羅剌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距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蹇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爲道傳位於利富多蹇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並鄰國女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菩薩飛仙之象又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內者持兵仗門外者持白拂夾道

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面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裙寶瓔珞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懸一金光燄夾榻樹二金鏡前陳金甕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前樹寶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俗皆穿耳前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頂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裸色布爲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鏤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姻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壻七日乃配既娶即分財別居惟幼子與父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爲棚棚內積薪以尸置上燒香建幡吹螺擊鼓以送縱火焚薪遂落於水中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餅藏於廟屋冬夏常濕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穄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趾以甘蔗作酒糠以飼豬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亦名椰漿爲酒隋煬帝嗣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等請使赤土帝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日遇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詣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螺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鏁以纜船月餘至其都王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幷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餅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幷致金盤金花以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跪受訖安置高座上王乃出乘金輿從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因謂駿曰今是大國臣非復赤土國矣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王前設兩牀牀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豬鵝珥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遺那邪迦隨貢方物幷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爲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鼉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於交阯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帝大悅授駿等秉義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扶南諸小國 蒲羅中國 優鉢 比婆國 馬五洲 橫跋國 簿歎洲

增太平御覽曰吳時康泰爲中郎表上扶南土俗曰東行極崎頭海邊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羅中國其俗食人　優鈸國者在天竺之東南可五千里國土熾盛城郭珍玩謠俗與扶南同　橫跌國在優鈸之東南城郭饒樂不及優鈸也　諸薄之東南有比摐洲出錫賣與外徼　諸薄之東有馬五洲出雞舌香樹木多華少實　諸薄之西北有斛洲土地出金常以采金爲業轉賣與諸賈人易糧米穢物　諸薄之西北有舡蘭之洲出鐵　諸薄之東北有巨延州人民無田種芋浮船海中截大蚶螺杯往扶南　濱那㝡國出駮馬及金俗民皆有衣被結髮也　烏文國昔混溟初載賈人大舶入海所成此國　斯調洲灣中有自然鹽累如細石子國人取之一車輸王餘自入　扶南之西南有林陽國去扶南七千里土地奉佛有數千沙門持戒大齋日魚肉不得入國一日再市朝市諸穢米甘果石蜜蓂中但香花

增續文獻通考安南古交趾也在中國西南秦并天下交趾居其一　唐分嶺南爲東西二道置節度立五筦安南隸焉宋封丁部嶺爲交趾郡王傳子璉三世爲黎桓所奪隨又爲李公蘊所奪即封公蘊爲王李氏傳八世置桂林南海象郡秦亡南海尉趙佗擊併之漢置九郡交趾其一

安南一

侯張輔等率兵分道並進五年王柴胡等七人擒李聲李保等十人擒其子澄安南人武如卿等擒僞大虞皇帝蒼僞太子苟僞將相王侯柱國黎季貔等詣求陳氏後復立爲安南國王國人言黎賊殘陳氏無後乃郡縣其地立交趾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使司分十七府曰交州北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宣化大原鎮蠻諒山新平乂安順化升華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衛十一所三市舶司一改難陵關爲鎮夷關安撫人民三百二十萬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糧儲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十三萬五千九百船八千七百軍器二千五十三萬九千勑黃尚書福兼掌布按二司事勑輔晟交趾應有懷才抱德之人悉心訪求禮送京師擢用九月輔遣都督僉事柳升露布獻俘季犛蒼及僞將相下獄赦澄苟等令有司衣食之陞柴胡等指揮使僉事千户進封輔英國公晟黔國公封升安遠伯是冬贈故安南王陳氏子孫七人官　明一統志

曰洪熙元年寇孽黎利攻劫郡邑復命將討之宣德二年黎利勢屈始奉表乞立陳氏後嘗者王其國詔封爲安南王後利纂嘗而自立朝臣復請加兵會利遣使來貢謝罪請命因而與之朝貢不絕

佛跡仙遊　明一統志佛跡山在交州府石室縣上有巨人跡下有池深數丈清麗爲一方勝一統志珊瑚有赤黑二種在又仙遊山在北江府武寧縣一名闍柯山　珊瑚　琅琊代醉編赤珊瑚名火樹六足無爪兩足無火樹也出猓猓狀如人則人見人則笑下牢詳哀牢山有援舉云交州山中出猓猓狀如人長臂黑身披髮迸走食人見人則笑詳古森洞上有援舉以明其爲伏波所拄銅柱銘者唐德以金銀釵擊鼓叩竟乃銘云銅柱折交趾滅唐馬總又建二銅柱與之人咸云銅鼓乃諸葛亮征蠻鉦留也

安南三

詩　元袁桷安南行曰轜軒使者安南來紫泥封詔行風雷溼雲翻空海波立鐵網山裂狂蛟摧神京煌煌鎮無極火鼠燭龍窮髮北彈丸之地何足論蚯蚓爲城霧爲域瘴江如墨黃茅昏羣蠻渡江江水渾千年白雪不到地十月青梅猶滿郁赤脚搖脣矜捷鬬竹箭藏蛇雜猿狖崛強曾誇井底蛙低徊自比泥中獸龍飛天子元年春萬方執璧修臣鄰朱干玉戚廣庭舞笑問鋼柱今何人君不聞重譯之人周代至時有越裳輸白雉又不聞防風之骨能專車神禹震怒行天誅李侯桓桓水蒼佩吾本懸河四方對後車並載朝未央稽首九拜乞歸炎荒

金印

增頌明梁潛平安南頌曰念彼交趾作貢南土亦既有年以奠其所惟厥姦臣敢背厥常狂言盈庭以幸樂康天鑒在茲惟帝服訓奉若天命以征弗順皇皇聖謨百萬其師赴赴虎臣如羆帝臨送之於江之滸鳴笳沸天揮戈如雨皇帝曰吁來爾統師參將副將左右其宜神機橫海驟騎遊擊爰及鷹揚各率乃職浩浩江流桓桓我旅有截其所有赫其武在江之西桂嶺之墟萬壘雲屯萬馬雷趨王師未來虎穴狼區蜃氣晝暝碪沫林枯王師至止有風泠泠飛霜被野天開日晶堂堂之陣道行無留偏將別趨乃斬其渠饋飛火烈泥沙崎嶇何有嶕嶢富良之江有徒林立一炬宵投羣舸如鴨大江失據連柵奔拔乃蕩其郛乃夷其城兩都既平四郊遂寧按兵止戈宣我皇德乃詔庶鯀載欣載悅有羊在牽有酒盈尊延頸促武拜手轅門交人既來乃告乃謂曰子天氓皇勿遐棄皇之宏化如天浩浩曾謂交民而不覆幬飛章帝閽帝閽且旰曰莫交民曷圖厥初爰昔漢虜制納內地宋化失宣投之醜類今五百年天運載旋朕惟幾邇敢弗順天乃斷自衷乃擇俊乂立之百司統以庶吏乃發洪音乃厲庶士交民困疲汝惠鮮之母俾

交民憂心孔懷於乎噫嘻聖澤洋洋自今其始交民永康

真臘一

增明一統志曰真臘本扶南屬國亦名占臘其王姓剎利名質多斯那者始併扶南而有之隋大業中始通中國唐自武德至聖曆凡四來朝神龍以後國分為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為水真臘其北多山阜為陸真臘後復合為一宋政和中遣使來貢宣和初封為真臘國王與占城等慶元中國人大舉伐占城破之而立真臘人為占城王故當時占城亦為屬國其屬國又有參半真里洪武初國王忽兒那遣其臣奈亦吉郎等表獻方物自登流眉甘等國所領聚落六十餘地方七千餘里明是朝貢不絕

真臘二

增浮胡八足　建同無鱗　隋書浮胡魚形似鮎背如魚名建同四足無鱗其鼻向下口在頷下水上噴高五六十尺二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牀上施寶帳光燄有同千赤土前有金香爐二人侍側王著朝霞古貝瓔珞腰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真珠瓔珞足履革履耳懸金環常服白疊以蔽形相類有八足又曰海中有小臣朝于王者輒以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騫多婁又曰高相憑三曰婆伽多陵四曰諸首王命上階則跪以

兩手自抱膊遶王環坐議政事訖號伏而去

之香明一統志毗野樹花葉似木瓜葉似柿實似榕葉羅又曰金顏香乃樹脂有淡黃色者黑色者擘開雪白者爲佳夾砂石爲下其氣聚衆香番人以之和香塗身篤耨香樹如杉檜香藏于皮老而脂自流滋者名白篤耨次之以鑿破而取之者名篤耨冬月因其凝而取之亦有香名篤耨

投和

增文獻通考曰投和國在南海大洲中眞臘之南王姓投和羅名補邪乞遥理數城城内皆王宮室城外人居可萬餘家王宿衛百人臨朝則衣朝霞冠金冠耳挂金環頭挂金縌飾寶裝皮履官屬有朝請將軍功曹主簿贊府等官分理文武州有參軍郡有金威將軍縣有城局其長官初至各選官像助理政事刑法盜賊多者死輕者穿耳及頰并劓鼻私鑄銀錢者截腕國無賦稅俱隨意貢奉以農商爲業國人乘象及馬無鞍轡以繩穿頰爲節制音樂則吹螺擊鼓其國市六所貿易皆用銀錢小如榆莢有佛道有學校文字與中夏不同門皆東開坐亦東向唐貞觀中遣使奉表以金函盛之又獻金槍金鎮寶帶犀象海物等數十品

遲羅

續文獻通考曰遲羅在占城極南濱海本遲與羅斛三國地遲乃赤眉遺種元至正間始降於羅斛合爲一

國其國土瘠不宜耕種羅斛土田平衍而多稼遲人歲仰給之俗煮海爲鹽釀秫爲酒氣候不正人尚侵掠男女椎髻白布纏頭被服長衫每有計議刑法輕重錢穀出入之事並決之婦人婦人志量在男子上貿易以貝子代錢所産有羅斛香味極清遠又有蘇木花錫犀象翠羽之屬元元貞初進金字表賜金繒永明洪武初遲羅斛國王參烈昭毘牙遣使朝貢進金葉表詔賜大統曆永樂初其國止稱遲羅其王遣使奈必表貢方物詔賜古今列女傳且乞量衡爲國中式從之朝貢不絶

彭亨

續文獻通考曰彭亨國一曰彭坑地在東南海島中遲羅迤西俗尚怪常刻木香爲人殺人血祭禱祈福禳災喜供佛其産片腦沉香花錫椰子明洪武十一年遣使朝貢使表貢番奴及方物永樂十二年遣使朝貢

三佛齊一

宋史三佛齊國蓋南蠻之別種與占城爲鄰居眞臘闍婆之間所管五十州汎海使風二十日至廣州其王號詹卑其國居人多蒲姓唐天祐元年遣使來貢方物宋太平興國五年其王夏池遣使奉龍眉來咸平六年遣使來貢且言本國建佛寺以祝聖壽願賜名及鐘上

嘉其意詔以承天萬壽爲寺額并鑄鐘以賜祥符元年遣使來貢許赴泰山陪位于朝觀壇遣賜甚厚天禧元年遣使奉金字表貢真珠象牙梵夾經崐崘奴詔許謁會靈觀遊太清寺金明池及還賜其國詔書禮物以奬之熙寧十年使來賜詔寵之曰吾以聲教覆露方域不限遠通苟知夫忠義而來者莫不錫之華爵耀以美名以寵異其國爾悅慕皇化浮海貢琛吾用汝嘉併超等秩以昭忠義之勸 續文獻通考曰明洪武四年遣使奉金字表來朝并貢方物

增龍腦貓睛 紅藤紫礦明一統志土產有龍腦貓睛石 宋史土產紅藤紫礦 香油塗身 椰葉覆屋 宋史其人用香油塗身又曰累甓爲城周數十里用椰葉覆屋

瓜哇一

增續文獻通考曰瓜哇即古闍婆國濱海又名莆家龍爲東南諸番之衝要元時稱瓜哇東抵古女人國西抵三佛齊南抵古大食國北抵占城屬國有蘇吉丹打板打綱底物等國其在海外視占城益遠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其國其人醜惟情性語言與中國不能相通劉宋元嘉中始通中國後絕宋淳化中其王末羅荼遣使來朝貢大觀中復貢元世祖出師海外請番惟瓜哇之役最大然竟不能克其水有八節澗乃瓜哇咽喉必爭地元史弼高興嘗會兵于此其國分東西二王明永樂五年西王都馬板與東王戰滅東王十六年西王楊惟西沙遣人獻白鸚鵡其國四鄉初至杜板僅千家二酋主之流寓多廣東漳泉人又東行半日至厮郎中國人客此成聚落遂名新郎約千餘家郎主廣東人番舶至此互市金寶充溢人民富饒又南水行可半日至淡水港乘小艇行二十餘里至蘇魯馬益亦千餘家半中國人港俗大洲林木蔚茂有長尾猱數萬

又水行八十里至漳沽登岸西南陸行半日至王所居溝者伯夷僅二三百家總領七八人王宮磚墉墉高三丈方三十餘里王蓮頭頂金葉冠貿縈嵌絲帨腰束錦綺佩短刀跣足跨象或乘牛民男蓮頭女椎結上衣下帨男必腰刀刀極精巧刑無鞭杖罪不問輕重藤繫刃殺之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於中國人大抵三種西番賈居久者服食皆雅潔中國流寓者尚回回教持齋受戒曰唐人土人有名無姓尚氣好鬬顏色熟黑猱頭赤脚信鬼坐臥無椅榻飲食無匙箸啖蛇蟻蟲蚓與犬同寢食不爲穢也婚姻男造女家後五日迎婦金鼓刀

盾前後甚都婦裸披髮跣足鑲嵌絲帨戴被金珠絲飾寶粧喪有水葬火葬大葬惟死者所欲產金珠銀犀角象牙玳瑁青鹽檳榔椒香蘇木梹榔木吉貝倒挂鳥彩鸚綠鴿紅綠白鸚鵡白鹿白猿猴

瓜哇二

續 樂軟兢　吹橫笛宋史五月遊船十月遊山有馬明龍舞　五峯雲　八節灘明一統志俗呼老岸山在蘇吉丹國凡番舶未到先見此山頂煙五峯時雲靄其上王府下通海奔大海乃瓜哇界元史八節灘上接杜馬班山出鸚鵡故名志鸚鵡必爭之地鸚鵡瓜哇相傳唯必爭之地

瓜哇三

續 表劉宋闍婆婆達國王師黎婆達陀阿羅跋摩表曰宋國大王大吉天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教化已周入于涅槃舍利流布起無量塔衆寶莊嚴如須彌山經法流布如日照明無量淨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民人衆多宮殿城郭如忉利天宮名大宋揚州大國大吉天子安處其中紹繼先聖王有四海閻浮提內莫不求報慇以茲水普飲一切我雖在遠亦沾靈潤是以雖隔巨海常遙臣屬願照至誠垂哀納受若蒙聽許當年遣信若有所須惟命是獻伏願信受不生異想今遣使主佛大

陀婆副使葛抵奉宣微誠稽首敬禮大吉天子足下陀婆所啟願見信受諸有所請惟願賜聽令奉微物以表微心

重迦羅

續 文獻通考曰重迦羅國其地與瓜哇相接高山奇秀內有一石洞前後三門可容一二萬人田谷氣候與瓜哇略同風俗頗淳國無君長推年高有德者主之衣海爲鹽釀秫爲酒地產羚羊鸚鵡木綿椰子綿紗貨用銀花絹又去數程曰孫陀羅琵琶拖曰丹重曰圓嶠曰彭里不事冊種專尚寇掠與吉陀崎諸國相通商舶少至

淳泥

續 文獻通考曰淳泥本闍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去占城三十日程所統十四州前代不通中國宋太平興國元豐間國王向打沿遣使朝貢元無聞焉俗尚奢侈亦煑海爲鹽釀秫爲酒愛敬中國人見中國人醉者則扶之以歸所產有片腦檀香象牙吉貝布玳瑁鶴頂有貝多加蒙二樹心可爲酒亦產紙類木皮而薄瑩滑色微綠明洪武四年遣使奉金銀箋來朝貢永樂三年詔封淳泥國王賜印符誥命六年王率妃及子弟妹陪臣

凡百五十餘人來朝貢珍物賜宴奉天門王卒子會同館賜謚恭順葬安德門外石子岡為樹碑立祠有司春秋致祭子遐旺襲封　明一統志曰初國王麻那惹加那上言蒙恩封王爵境上皆屬職方國有後山乞封表為一方之鎮王卒其子遐旺復以為請遂封為長寧鎮國山御製碑文刻石其上自是朝貢不絕

注輦一

文獻通考曰注輦國東距海五千里西至西天竺千五百里南至羅闍二千五百里北至頓田三千里自古不通中國水行至廣州約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其國

有城七重高七尺南北十二里東西七里每城相去百步凡四城用磚二城用土最中城以木為之皆植花果樸木其第一至第三城皆民居環以小河第四城四侍郎居之第五城王之四子居之第六城為佛寺百僧居之第七城即王之所居屋四百區所統有三十一部落其西十二其南八其北十一今國王相傳三世矣民有罪輕者格笞重者則斬或以象踐殺之其宴則國王與四侍郎膜拜於階遂共坐作樂歌舞不飲酒而食肉俗衣布亦有餅餌其兵陣用象居前弓矢在後四侍郎分領其衆國東南約二千五百里有悉蘭池國或相侵伐

地產真珠珊瑚玻璃檳榔豆蔻吉貝布獸有山羊黃牛禽有山雞鸚鵡果有餘甘藤羅千年棗椰子甘羅嶺倫梅婆羅蜜之類花有白末利散絲蛇膝佛桑麗秋青黃碧婆羅瑤蓮蟬紫水蕉之類五穀綠黑豆麥稻地宜竹殿布於御坐前降殿再拜譯者導其言曰願以表遠人慕化之意謹遣專使等五十二人奉土物朝貢凡真珠十斤三文等又獻珠六千一百兩象牙六十株乳香六十斤三文等又獻珠六百兩香藥三千三百斤初

羅茶羅乍既聞商舶言且同云如此則中國有聖人故遣三文等入貢三文離本國舟行七十七晝夜歷那勿丹山婆里西蘭山至古賓國又行六十一晝夜歷依麻羅里山至古羅國國有古羅山行名焉又行七斗一晝夜歷加八山古不牢山舟實龍山至三佛齊國又行十八晝夜度蠻山水口歷天竺山至賓頭狼山望東西王母家距舟所將百里又行二十晝夜度羊山九星山至廣州之琵琶洲離本國凡千一百五十日至廣州焉詔閤門祗候史祐之館伴凡宴賜恩例同龜茲使明年使迴降詔羅茶羅乍賜物甚厚

天禧四年又遣使奉方物入貢明年二月其王遣使以
泥金表進眞珠衫帽及眞珠一百五兩象牙百株其使
自言數朝貢而海風破船不達願將上等珠就龍床脚
撒殿頂戴瞻禮以申向慕之誠乃奉銀盤升殿跪散珠
於御榻下而退熙寧十年復遣二十七人來獻豌豆珠
麻珠琉璃大洗盤生白梅花腦錦花犀牙乳香瓶香薔
薇水金蓮花木香阿魏鵝砂丁香使副以眞珠龍腦登
殿跪而散之謂之撒殿既降詔遣御樂宣勞之以使爲
懷化將軍保順郎將

注輦二

增表宋注輦國王羅荼羅乍表曰鉅宋之有天下也二
帝開基聖人繼統登封太岳禮祀汾陰至德升聞上穹
眷命臣昌期斯遇吉語幸聞輒傾就日之誠仰露朝天
之款臣伏聞人君之御統也無遠不臻臣子之推誠也
有道則服伏惟皇帝陛下功超遂古道建大中衣裳垂
而德合乾坤劒戟鑄而範圍區宇神武不殺人文化成
廓明明之德以臨御下民懷冀冀之心以昭事上帝至
仁不傷于行葦大信爰及于淵魚故得天鑒孔彰帝文
有赫顯令古未聞之事保家邦大定之基竊念臣微類
醢雞賤如芻狗世居夷落地遠華風虛荷燭幽曾無執

贊今者竊聽歌頌普及遐陬恨年屬于桑榆阻躬陳于
玉帛矧滄溟之曠絕在跋涉以稍艱是敢傾倒赤心遥
瞻丹闕任土作貢同螻蟻之慕膻委質事君比葵霍之
向日

層檀

增文獻通考曰層檀國在南海傍距海二千里宋熙寧
七年始入貢海道便風行百六十日經勿巡古林三佛
齊國乃至廣州其王名啞美羅啞羅眉蘭傳國五百年十
世矣人語音如大食地春暖責人以越布纏頭服花錦
白疊布出入乘象馬元豐六年使保順郎將層伽尼再

至神宗念其絕遠詔賜賚有加

丹眉流

增宋史曰丹眉流國東至占臘五十程南至羅越水路
十五程西至西天竺三十五程北至程良六十程東北
至羅斛二十五程東南至闍婆四十五程西南至程若
十五程西北至洛華二十五程東北至廣州一百三十
五程其俗以板爲屋跣足衣布以白紵纏首其王所居
廣袤五里無城郭出則乘象車亦有小駟四時炎熱無
霜雪未嘗至中國宋咸平四年國主多須機遣使打吉
馬等九人來貢木香鈆鐵胡黃連紫鉚紅毯花布蘇木

象牙名見崇德殿賜以冠帶服物及還又賜多須機諭書以敦奨之

馬八兒諸國

元史曰海外諸蕃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藍又爲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其國至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風約十五日可到比餘國最大元世祖至元間唆都等奉璽書十通招諭諸蕃古城馬八兒俱奉表稱藩餘俱藍諸國未下十六年遣廣東招討司楊廷璧招俱藍國王必納的書降表附廷璧以進言來歲遣使入貢尋即遣使與廷璧再往招諭

以阻風假道馬八兒國其國宰相馬因的與不阿里屏人謂廷璧云我一心願爲朝廷奴使札馬里丁入朝我大必闍赤赴算彈等主言國告變算彈籍我金銀田產妻孥又欲殺我我詭辭得免今算彈兄弟五人皆聚加一之地議與俱藍交兵此間諸國皆有降心若馬八兒既下我使人持書招之可使盡降廷璧以聞即遣廷璧獨往十九年抵俱藍國王及其相馬哈麻等迎拜璽書隨遣使入貢俱藍既下餘諸國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曰馬蘭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來來曰急蘭亦解曰蘇木都剌皆遣使貢方物

蘇門荅剌

續文獻通考曰蘇門荅剌即古蘇文達那也與花面國相接爲西洋要會東南大山西北距海自滿剌加順風九晝夜可至其俗頗淳其產鶴頂錫斗蘇木胡椒濶布大笳明洪武中國王遣使奉金葉表入貢永樂中又遣使來貢已而王與花面王戰敗中矢死子弱不能復雠其妻發憤令于國曰能復此雠者我以爲夫共國事有漁翁聞之率衆敗殺花面王其妻遂從漁翁十年其國故王之子率部衆殺漁翁王自立漁翁王子蘇幹剌奔峭山思復父雠故王子遣使來訴命太監鄭和率兵往捕蘇幹剌歸獻闕下國乃寧王子感恩貢方物自後朝貢不絕

花面

續文獻通考曰花面國地與蘇門荅剌接花面者男子皆以墨刺面爲花獸狀故名俗淳厚自耕而食無盜田足稻禾他產亦盛美明初有使臣以海船駐蘇門荅剌遣人往其山採硫黃其長感德遂入貢

錫蘭山

續文獻通考曰錫蘭山國地在大海中多山而翠藍獨高插天其海邊一盤石上有巨人跡長三丈許相傳

爲先世釋迦從翠藍嶼來登此山足躡其迹云下有寺稱爲釋迦佛涅槃真身在寺亦有舍利子在其寢處俗氣候常暑地豐米穀產寶石水晶明永樂十年遣中官鄭和奉勅齎金銀供器及綵粧織金寶幡施于寺及建石碑賞賜國王等始其國人負固謀害舟師和以兵擊破之俘其王獻闕下尋宥之歸國自是畏服金陵靜海寺藏有佛寶來自西方每歲時出獻佛堂上祝云亦鄭和所取

柯枝

增續文獻通考曰柯枝國與錫蘭山相對邨落傍海氣候常熱田瘠少收地產胡椒通商販明永樂二年國王可亦里遣其臣完者答兒等來朝貢十年詔封其國之山爲鎮國山御製碑文立其上

滿剌加

增續文獻通考曰滿剌加國傍海自三佛齊至此十日程山孤人少受制于暹羅每歲輸金四十兩以爲稅明永樂七年太監鄭和奉詔賜以雙臺銀印冠帶袍服建碑封域爲滿剌加國暹羅始不敢擾

九州山

增續文獻通考曰九州山國與滿剌加鄰其山產沉香黃熟香明永樂七年鄭和奉表往諭諸番遣官兵入山採香時得徑八九尺長六七丈者六株香味清遠黑花細紋其山人駭然皆歎天朝之兵威力若神云

麻逸凍

增續文獻通考曰麻逸凍國其地在交欄山之西南洋海中山峻地平氣候稍熱田禾倍收國尚節義婦人喪夫則削髮務面絕食七日多有並逝者得甦亦不再嫁貢海爲鹽釀蕉爲酒產木棉黃蠟玳瑁椰花布貨用銅鼎鐵塊五色布絹之屬

蘇祿

增續文獻通考曰蘇祿國地在東洋海中其俗少粒食食魚蝦螺蛤短髮纏皂緩黃海爲鹽釀蕉爲酒氣候常暑其產竹布玳瑁珍珠明永樂十五年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巴都葛叭蘇哩峒王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其妻子來朝貢獻珍珠玳瑁諸物三王中惟東王爲尊歸至德州卒命有司營葬並爲樹碑封其長子都麻合爲蘇祿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

海南諸國 呂宋 古麻剌 文萊 阿丹 加里巾 卒里 柯枝 甘巴里 亦思把罕 甘巴里 打回 回回 淡巴 阿魯 麻林 忽魯謨斯

續文獻通考曰呂宋海中小國產黃金人多富厚質朴不喜爭訟明永樂三年國王遣臣隔察老來朝貢古麻剌地在東南海中前代無考明永樂中國王哇來頃本率其臣入朝至福州卒賜謚康靖　忽魯母思國地在東南海中大洲上產蘇木烏木人地在西徼外國小土產產檀香速香胡椒明永樂三年其王遣臣已即丁等入朝貢　甘巴里國地在南海中大島上明永樂中國王兜哇剌查遣臣得名公葛葛等來朝　婆羅國地負山面海人禮佛素食惡殺喜施產珍珠玳瑁瑪瑙車渠明永樂四年東西王各遣其臣勿黎哥等來朝貢珍珠玳瑁瑪瑙車渠國墨石爲城砌羅股石爲屋田肥收粟麥其他產亦多有馬步勝兵七千隣國畏之明永樂九年詔中使鄭和賜命互市　百花國在海中依山爲國俗饒富尚釋教產紅猴龜筒玳瑁孔雀倒掛胡椒明洪武中國王剌丁剌者望沙亦遣臣八智亞壇等奉金葉表來朝貢　白葛達國海中一小國土瘠俗尚佛明宣德中國王遣其臣和者里一思等入貢　古里班卒國地在海中土瘠穀少物產甚薄明永樂三年國王遣人馬的等來朝貢又有木骨都束國瀕海堆石爲城墨石爲屋物產最多

連境有卜剌哇國竹步國俱入貢又有剌撒國自古里國舟行順風二十晝夜可至俗淳厚喪葬有禮其長亦淳少訟尚佛明永樂三年國王遣使馬黑木等來朝貢　打回回海外小國產蘇木胡椒明永樂二年遣使麻勿等來朝貢　淡巴國地在西南海中君臣頗有威儀畜產城屋亦備市有交易野無寇盜稱樂土云明洪武十年遣人來朝貢　亦思把罕甘國地在西南海中最大物產豐俗朴厚尚佛畏刑喜施惡奪亦有中國人寓焉明永樂中遣使來朝貢　阿魯國一名啞魯在西南海中與九洲山相望明永樂中國王速魯唐忽先遣臣滿剌哈三附古里諸國朝貢朝廷遣中官至其國賜以紵絲紗羅　阿哇國明永樂中國王昌吉剌遣其臣入貢　麻林國未詳所在明永樂十三年遣人獻麒麟等物詔厚賜之　忽魯謨斯國地在西南海中亦有石城石屋自古里國東南行二十五日可到民富饒產大馬西洋布獅子駝雞福祿羚羊長角馬哈獸上下皆回回教門喜作佛事惡殺明永樂三年來朝貢

海南諸小國　龍牙犀角　吉里地悶　哩喱　那哈　假里馬丁　黎代　南淳里　卜剌哇　喃喃　龍牙門　竹步　龍涎嶼　暹羅并附彭坊　小葛蘭　溜山　祖法兒

增續文獻通考曰龍牙犀角其地內平外尖民皆蠻附
而居氣候常熱田禾勤熟尚淳厚男女椎髻親戚尊長
一日不見則擣酒問安地產沉速降眞黃熟香鶴頂蜂
蜜砂糖貨用土印八都剌布青白磁器之屬　龍涎嶼
浮瓏海面波擊雲騰每至春間羣龍來集于上交戲而
遺涎沫番人乃架獨木舟登嶼採取以歸設遇風波則
人俱下海一手擎水而至岸也龍涎初若脂膠黑黃色
頗有魚鯉之氣久成大塊或大魚腹中剖出若斗大亦
覺魚鯉間焚之其香清遠貨與蘇門價亦非輕　龍牙
門在三佛齊之西北山門相對若龍角狀中通過船山
塗田疇米穀甚厚氣候常熱四五月間淫雨男女椎髻
穿短衫圍稍布撈掠為業　吉里地悶居連迦羅之東
滿山茂林皆檀香樹無別產田肥穀盛氣候朝熱暮寒
男女斷髮穿短衫貨用金錢鐵磁之屬　假里馬丁與
交禰山相望海洋中其地山列翠屏溪田雖有米穀少
收氣候常熱俗甚澆薄男女斷髮竹布為衣種芭蕉採
其實以代糧煮海為鹽釀蕉為酒地產玳瑁穀羊貨用
瓜哇布燒珠印布之屬　竹步邨居寥落地僻西方風
俗少淳草木不生男女捧髮出以布兜山荒地廣雨多
無霖地產龍涎乳香金箔獅子金錢豹駝雞有六七尺

高者　卜剌哇傍海為國居民聚落地廣斥鹵有鹽池
投以樹枝良久撈起結成白鹽不藉耕種捕魚為業男
女捧髮穿短衫圍稍布婦女兩耳帶金錢纓絡頂帶風
俗頗淳地產馬哈獸花福祿豹鹿犀牛沒藥乳香龍涎
香象牙駱駝　啞魯自滿剌加國好風行四晝夜可到
有淡水港入港到國其國南大山北大海西蘇門答剌
國界東有平地堪種稻穀風俗淳朴國語婚喪等事與
爪哇相同貨用稀少棉布名考泥泥其國王國人皆回
回人山出飛虎如猫灰色有肉翅如蝙蝠能走能飛不
遠土產黃速香金銀香之類乃小邦也　那哈即蘇門
答剌師古須又達那國乃西洋總路自滿剌國向西南
好風行五晝夜先到滾海一起名荅魯攏往東南十餘
里可到其國無城郭有大溪淡水流出于海潮水一日
長落二次其海口浪大常有船投沒其國南去大深山
北大海東亦大山至阿魯國界正西邊海山連小國二
處先至那孤兒王界後至黎代王界那孤兒即花面國
黎代在那孤兒王地界之西其南大山北臨巨海西
連浮里國為界國民一二千家自推一人為王屬于蘇
門荅剌土無所產語言動用與蘇門同山有野犀牛至
多隨蘇門進貢　南浮里自蘇門荅剌而西好風行晝

夜可到其國邊海人民千餘家皆回回人山產降眞香名蓮花降亦有犀牛國西北海內有大平頂峻山半日可到名帽山山西大海正西洋也番名那沒嚟洋西來過洋船俱投此山其山邊二丈上下海水內生海樹即黑珊瑚也其樹大者高二三尺如墨之黑似玉之潤有枝婆娑可愛山下亦有居人二三十家皆自稱爲王若問其姓名則曰阿孤喇揸我便是王或問其次曰阿孤剌沓我亦是王屬南渤泥國所轄　錫蘭并鄰形國自南浡山開洋好風行三日見翠藍山在海中其山四五惟一最大番名按萬扇蠻山人巢居穴處男子赤體如獃捕魚蝦而食傳云身有寸布即生爛瘡昔釋迦佛過海於此登岸脫衣浴水人盜其衣被釋迦佛誓以此至今莫能服衣俗言出卵嶼即此地也過此山西行七八日見鶯哥嘴山再二三日至佛堂山始到錫蘭國名羅里泊船登岸海邊山脚石上有一足跡長二尺許云釋迦自翠蘭山岸脚蹈其跡存焉中有淺水不涸人皆蘸之以拭面目曰佛水清淨左有佛寺內有釋迦佛身側臥及其佛牙并活舍利子等物在堂釋迦佛涅槃正此處也去此四五十里到王居處國王鎖里人崇信佛教尊

敬象牛不敢食牛死即埋之若私宰者罪死或納牛頭大金以贖其罪近有一山侵雲高聳山頂有人跡一深三尺長八尺餘云是人祖即盤古之足跡也山出青紅黃牙鳥青米藍石昔喇泥窟沒盤諸寶石云是人祖淚結成海中有浮沙日照其上光彩激灩曰有珍珠螺蚌聚集其上其國地廣人稠亞于爪哇民俗富饒椰子至多酒油皆以此造王以金爲錢喜中國麝香紵絲青磁盤碗銅錢樟腦以寶石珍珠交易王遣人齎寶石等隨行六晝夜始到其國邊海東連大山西大海國王國人洋回寶船進貢　小葛蘭自錫蘭國羅里往西北好風皆鎖里崇信佛教尊敬象牛婚姻與錫蘭同雖小邦亦遣人進貢　溜山自蘇門答剌國過帽山投西南船行好風十餘日可到其國番名朶幹無城郭倚山聚居四圍皆海地方不廣國之西去程途不等海中天生石門如城闕八大處各有名曰沙溜人不知溜來溜麻里奇溜加加溜每都里溜官嶼溜此八處皆有所主而通商船又有小窄之溜傳云三千餘里所謂弱水三千正此處也國人巢居穴處不識米穀但捕魚蝦而食不知衣以樹皮蔽其前後遇風雨不順舟師失舵過其溜落瀉水漸無力而沉　祖法兒自古里西北行十晝夜可到

其國邊海倚山無城郭東南大海西北重山國王國民皆回回人體長大貌偉言語質朴土產乳香其香乃樹脂也其樹似檜而葉尖長王以金鑄錢名倘迦出駝雞烏鼈頸長如鶴高三四尺每脚上有二指毛如駱駝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四

邊塞部六　西羌總敘　氐　吐谷渾　党項　吐蕃　大羊同　大勃律　蘇毗　多彌　伊吾城　白蘭　悉立　章求拔　泥婆羅　骨咄

西羌總敘

原杜氏通典曰西羌本出三苗蓋姜姓也其國近衛山及舜徙之三危漢金城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續漢書曰河關西可千餘里有河曲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河關可門（漢可千餘里有河曲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湟中月氏胡（漢金城郡其種支在其西又接風俗通云）羌無弋（漢金城郡其種支在其西又接風俗通云）至於河首（漢書曰河首積石山）緣（漢書曰緣）漢（漢書曰漢）稍（漢書曰稍）被（漢書曰被）侵（漢書曰侵）逐（漢書曰逐）北（漢書曰北）徙（漢書曰徙）或（漢書曰或）留（漢書曰留）竄（漢書曰竄）山（漢書曰山）谷（漢書曰谷）間（漢書曰間）或（漢書曰或）依（漢書曰依）隴（漢書曰隴）右（漢書曰右）或（漢書曰或）處（漢書曰處）塞（漢書曰塞）內（漢書曰內）與（漢書曰與）華（漢書曰華）人（漢書曰人）雜（漢書曰雜）居（漢書曰居）各（漢書曰各）有（漢書曰有）酋（漢書曰酋）豪（漢書曰豪）無（漢書曰無）君（漢書曰君）長（漢書曰長）之（漢書曰之）統（漢書曰統）然（漢書曰然）頗（漢書曰頗）有（漢書曰有）姓（漢書曰姓）族（漢書曰族）世（漢書曰世）相（漢書曰相）繼（漢書曰繼）其（漢書曰其）俗（漢書曰俗）氏（漢書曰氏）族（漢書曰族）無（漢書曰無）定（漢書曰定）或（漢書曰或）以（漢書曰以）父（漢書曰父）名（漢書曰名）母（漢書曰母）姓（漢書曰姓）爲（漢書曰爲）種（漢書曰種）號（漢書曰號）在（漢書曰在）古（漢書曰古）不（漢書曰不）立（漢書曰立）君（漢書曰君）臣（漢書曰臣）無（漢書曰無）相（漢書曰相）長（漢書曰長）一（漢書曰一）強（漢書曰強）則（漢書曰則）分（漢書曰分）種（漢書曰種）爲（漢書曰爲）酋（漢書曰酋）豪（漢書曰豪）弱（漢書曰弱）則（漢書曰則）爲（漢書曰爲）人（漢書曰人）附（漢書曰附）落（漢書曰落）更（漢書曰更）相（漢書曰相）抄（漢書曰抄）掠（漢書曰掠）以（漢書曰以）力（漢書曰力）爲（漢書曰爲）雄（漢書曰雄）殺（漢書曰殺）人（漢書曰人）償（漢書曰償）死（漢書曰死）無（漢書曰無）他禁（漢書曰禁）令（漢書曰令）其（漢書曰其）兵（漢書曰兵）長（漢書曰長）在（漢書曰在）山（漢書曰山）谷（漢書曰谷）短（漢書曰短）於（漢書曰於）平（漢書曰平）地（漢書曰地）不（漢書曰不）能（漢書曰能）持（漢書曰持）久（漢書曰久）而（漢書曰而）果（漢書曰果）於（漢書曰於）觸（漢書曰觸）突（漢書曰突）以（漢書曰以）戰（漢書曰戰）死（漢書曰死）爲（漢書曰爲）吉（漢書曰吉）利（漢書曰利）病（漢書曰病）終（漢書曰終）爲（漢書曰爲）不（漢書曰不）祥（漢書曰祥）昔（漢書曰昔）夏（漢書曰夏）后（漢書曰后）相（漢書曰相）征（漢書曰征）畎（漢書曰畎）夷（漢書曰夷）七（漢書曰七）年（漢書曰年）然後（漢書曰然後）來（漢書曰來）賓（漢書曰賓）至（漢書曰至）於（漢書曰於）后（漢書曰后）泄（漢書曰泄）始（漢書曰始）加（漢書曰加）爵（漢書曰爵）命（漢書曰命）由（漢書曰由）是（漢書曰是）服（漢書曰服）從（漢書曰從）殷（漢書曰殷）武（漢書曰武）丁（漢書曰丁）征（漢書曰征）鬼（漢書曰鬼）方周（漢書曰周）王（漢書曰王）季（漢書曰季）伐（漢書曰伐）西（漢書曰西）落（漢書曰落）更（漢書曰更）伐（漢書曰伐）始（漢書曰始）呼（漢書曰呼）翳（漢書曰翳）徒（漢書曰徒）之（漢書曰之）戎（漢書曰戎）皆（漢書曰皆）克（漢書曰克）之（漢書曰之）及（漢書曰及）武（漢書曰武）王（漢書曰王）伐商（漢書曰商）羌（漢書曰羌）髳（漢書曰髳）率（漢書曰率）師（漢書曰師）會（漢書曰會）於（漢書曰於）牧（漢書曰牧）野（漢書曰野）穆（漢書曰穆）王（漢書曰王）西（漢書曰西）征（漢書曰征）獲（漢書曰獲）其（漢書曰其）五（漢書曰五）王（漢書曰王）遷（漢書曰遷）戎（漢書曰戎）於（漢書曰於）太原（漢書曰原）平（漢書曰平）王（漢書曰王）之（漢書曰之）末（漢書曰末）渭（漢書曰渭）首（漢書曰首）有（漢書曰有）狄（漢書曰狄）縣（漢書曰縣）邽（漢書曰邽）冀（漢書曰冀）泥（漢書曰泥）涇（漢書曰涇）北（漢書曰北）有（漢書曰有）義（漢書曰義）渠（漢書曰渠）洛（漢書曰洛）川（漢書曰川）有（漢書曰有）大荔（漢書曰荔）渭（漢書曰渭）南（漢書曰南）有（漢書曰有）驪（漢書曰驪）伊（漢書曰伊）洛（漢書曰洛）間（漢書曰間）有（漢書曰有）楊（漢書曰楊）拒（漢書曰拒）泉（漢書曰泉）皐（漢書曰皐）蘭（漢書曰蘭）洛（漢書曰洛）以（漢書曰以）西（漢書曰西）有（漢書曰有）蠻（漢書曰蠻）氏（漢書曰氏）在中（漢書曰中）國（漢書曰國）與（漢書曰與）盟（漢書曰盟）會（漢書曰會）後（漢書曰後）晉（漢書曰晉）滅（漢書曰滅）驪（漢書曰驪）陸（漢書曰陸）渾（漢書曰渾）叛（漢書曰叛）晉（漢書曰晉）荀（漢書曰荀）吳（漢書曰吳）滅（漢書曰滅）之（漢書曰之）楚（漢書曰楚）執（漢書曰執）蠻（漢書曰蠻）氏（漢書曰氏）而（漢書曰而）盡（漢書曰盡）囚（漢書曰囚）其（漢書曰其）民（漢書曰民）周（漢書曰周）貞（漢書曰貞）定（漢書曰定）王（漢書曰王）八（漢書曰八）年（漢書曰年）秦（漢書曰秦）厲（漢書曰厲）公（漢書曰公）滅（漢書曰滅）大荔（漢書曰荔）取（漢書曰取）其（漢書曰其）地

自是中國少寇惟餘義渠種最強盛屢爲秦惠及昭王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始皇兵務東向故得繁息秦平天下蒙恬西逐諸羌出塞漢初尚微弱景帝時研種求徙於狄道安故武帝又西逐渡河湟初開河西置四郡其後先零種圍枹罕漢兵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至宣帝代又寇金城趙充國立屯田且討且招降者三萬餘人置金城屬國以處之自後賓服後漢光武建武中初寇金城馬援討破降之徙七千口於三輔和帝後又反叛裒演零稱天子南入益州東犯趙魏寇及雍城十餘年然後破散順帝永和中又叛漢將馬賢戰歿後段熲窮討及靈帝末方始平定自光武以後匈奴少事唯西羌屢梗焉永嘉以後吐谷渾興焉本遼東鮮卑晉時數百戶西附於陰山屬晉亂遂吞并諸羌而有其地至其孫葉延遂爲強國後魏末其主奪呂自號可汗建官多効中國洎隋煬帝遣覩王雄大破之其主伏允遠遁收其地列置郡縣鎮戍後轉衰弱唐初吐蕃始興焉其帥後魏末爲臨松郡丞故其主有贊府之號高宗時遂滅吐谷渾盡有其地將軍薛仁貴等大敗於大非川儀鳳中工部尚書劉審禮又率兵十八萬敗歿於青海調露中中書令李敬元又大敗於大非川武后如

意初王孝傑方大破之始復龜茲等鎮萬歲通天初又寇梁州都督許欽明戰歿因赞府殺其名將黨欽陵之後累破敗遂劣於曩時矣

羌無弋

杜氏通典曰羌無弋爰劒者秦厲公時爲秦所拘執以爲奴隸不知爰劒何戎之別也其後亡歸而秦人追之藏於巖穴中得免與劓女遇合於野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爲俗遂俱亡入三河間三河即黃河河南河湟中河諸羌共畏事之推以爲豪以射獵爲事爰劒教之田畜種人依之者益衆羌人謂奴爲無弋以爰劒嘗爲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爲豪至爰劒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衆種人附落而南出析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諸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爲種任隨所之或爲牦牛種越巂羌是也或爲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爲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忍生九子爲九種舞生十七子爲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漢景帝時研種留何等於狄道率種人求守隴西塞今天水隴西等郡地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故至臨洮氐道羌道並今隴西金城等郡武帝西逐諸羌乃渡河湟築令居塞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

絶羌胡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漢遣將軍李息將兵討平之始置護羌校尉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之左右漢遂因山爲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至宣帝時諸羌又相與解仇寇攻金城帝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討之充屯田於臨羌東至浩亹務威信招降罕开及劫掠者解散其謀乃擊之時已發諸郡兵六萬人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請即擊之天子下書令充國博議往返者三四遂兩從其志武賢出擊羌降破數千人詔罷兵獨充

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六千二百人溺湟饑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遣脫與煎巩黃羝並是羌種俱亡者不過四千人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十三世至焉當復衆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爲種號自元帝以後數十年邊塞無事至王莽末衆滇良內侵燒當及後漢初遂寇金城隴西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郡皆有降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請依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部因此可得徼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爲護羌校尉建武十一年先零種寇臨洮今和政郡地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徙置天水今秦州地隴西今隴西及金城扶風三郡自燒當至滇良今秦州南境地是世居河北大允谷後徙大小榆中由是始強至其子滇吾永平初漢遣中郎將竇固等擊破降之徙七千口置三輔而滇吾諸弟迷吾等數爲寇盜章帝時馬防等討破之於是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防乃築索西城時西海及大小榆左右無復羌寇隃麋相曹鳳上言西戎爲害前世所患臣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爲非難以攻伐南得鍾存鍾存羌別種以以廣其衆北阻大河以爲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強大常雄諸種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流亡逃竄遠依發羌及後漢初遂寇金城隴西規圍臣愚以爲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漢武帝遂棄西海都尉規圍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絶往來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一方之憂於是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將徒徙出屯龍耆金城長史

上官鴻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候霸復上置東西部屯田五部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四十部四年大將軍鄧騭議欲棄涼州虞詡曰不可今羌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腹心之患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衆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雄豪相聚廓卷而東雖虎賁爲卒白起太公爲將亦恐不之儻當今之計者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誠能如此則可無患於是四府皆從詡議滇零死子零昌立元初元年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壁設鳴鼓零昌進兵寇雍城遣任尚爲中郎將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也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秉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効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爲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羌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絶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日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若罷諸郡兵合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寇追

尾掩截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抄擊斬首數百級明年秋漢又築馮翊北界候鴈五百所自後頻破之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永和中以來機爲并州刺史劉秉爲涼州刺史梁商謂曰荒服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二君素性疾惡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務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且凍傅難種羌等遂反叛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羌大寇三輔桓帝延熹二年燒當八種寇隴右以段熲爲校尉將兵及湟中義從羌二千人擊破之追討南渡河募先登懸索相引刀折矢盡且鬬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三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前後斬首並受降各萬餘人東羌先零等自覆沒馬賢後既降又叛帝以問熲對曰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唯當白刃加頷耳計其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瘭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兵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

四億如此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帝許之靈帝建寧初頻與先零諸種戰斬首八千餘級頻復追之且破且追士皆重繭既到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頻性果處輕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頻頻復上書曰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算而張奐說羌强難破宜用招降云臣兵連

年累見折衂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臣伏念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掠人物上天震怒假手行誅臣自動兵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非爲深險絶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衂案奐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居內地蔽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梗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徙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

今適周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頻遂進營逼諸羌大敗之於瓦亭山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守諸谷上下門頻乃令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然後兵擊之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畜產諸物不可勝數於是東羌悉平

湟中月氏胡

原 杜氏通典曰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在張掖酒泉地爲匈奴冒音墨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嶺其

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漢將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雜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首施猶言首鼠其從漢兵戰鬬隨勢强弱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爲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後漢靈帝中平初與北宮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泠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亂隴右焉

原 杜氏通典曰氐者西胡之別種在冉駹東北廣漢之西今梓潼遂寧德陽郡治之北也君長數十而白馬最大漢

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爲武都郡（今同谷郡武都地）

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在上祿（今同谷郡）或在汧隴左右（今天水郡地）

水汧陽郡地 其種非一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或稱蚺氐此蓋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

增 宋書曰略陽清水氐楊氏秦漢以來世居隴右爲豪族漢獻帝建安中有楊騰者爲部落大帥騰子駒勇健多計略始徙仇池仇池地方百頃因以百頃爲號四面斗絕高平地方二千餘里羊腸蟠道三十六回山上豐水泉煮土成鹽駒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爲百頃氐王千萬子孫名飛龍漸强盛晉武假征西將軍還居略陽無子養外甥令狐氏子爲子名茂搜晉惠帝元康六年避齊萬年之亂率部落四千家還保百頃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文帝元嘉十九年龍驤將軍裴方明等伐氐赴仇池 南史曰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鮮卑慕容氏魔嗣位吐谷渾西徙地在河南故以爲號（吐谷渾見後）宕昌國在河南之東益州之西北隴西之地西羌種也宋孝武世其王梁瑾忽始獻方物梁天監四年王梁彌博來獻甘草當歸詔以爲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佩以金章子彌泰大同七年復策授以父爵位其衣服風俗與河南略同 鄧至國居西涼州界羌別種也宋文

帝時王象屈耽遣使獻馬梁天監五年鄧至王象舒彭遣使獻黃耆馬其俗呼帽曰突何其衣服與宕昌同

武興國本仇池楊難當自立爲秦王宋文帝遣裴方明討之難當奔魏其兄子文德又聚衆襲廬宋因授以爵位魏又攻之文德奔漢中文德弟文度立以弟文洪爲白水太守屯武興宋世以爲武都王武興之國自於此矣難當族弟廣香又攻殺文度自立爲陰平王襲廬鎮主文洪死以族人集始爲武都王集始子紹先襲爵位紹先死子智慧立梁大同元年赴復漢中智慧遣使上表求率四千戶歸梁詔許焉即以爲東益州其國東連秦嶺西接宕昌其大姓有苻氏姜氏梁氏言語與中國同著烏皁突騎帽長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鞾地植九穀婚姻備六禮知書疏種桑麻出紬絹布漆蠟椒銅鐵

吐谷渾一

杜氏通典曰吐谷渾本遼東鮮卑也西晉時羌帥徒河涉歸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胡罪反）代統部落別爲慕容氏渾庶長廆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廆二部俱牧馬馬鬬相傷廆徑遣使謂渾曰先公處分與兄弟異部牧馬何不相遠而令馬鬬渾曰馬是畜生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致鬬鬬在於馬而怒於

人耶乖別甚易今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擁馬西行乃西附陰山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西止於抱罕而後子孫據有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於白蘭在益州西北其地四時常有冰雪惟六七月雨雹甚盛若晴則風飄沙礫有麥無穀其青海周迴千餘里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冬收之馬有孕所生得駒號曰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焉至其孫葉延以禮云公以吐谷渾爲氏六傳至奔呂隆開皇中奔呂侵弘州遣衆議商量其吐谷渾部落或擬移就秦隴或欲移近豐上柱國元諧擊之賊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於樹敦甲騎不絕諧頻擊破之奔呂率其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奔呂在外且百年死以後還以慕容爲姓其子伏允立煬帝初伏允遣子順來朝帝令鐵勒襲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帝復令親王雄以掩之大破其衆伏允遁逃部落來降十萬餘口伏允懼南遁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其地在今西平郡之西張掖酒泉郡之北隋氏置西海郡本河源郡）於是留順不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

靈責令漸去邊隅使居內地用爲防閑之要冀免背叛之虞臣以爲並是偏見之一端未爲久長之深策若近秦隴則與監牧雜居如在豐靈復與默啜甫爾必以慮其翻覆須有遷移縱至中土安可易其本性至如耽爾乙句責往年王孝傑奏請自河源軍徙居靈州用爲帷便及其逃叛之日穿監牧掠馬羣所在傷夷大損州縣是則遷居中土無益之明驗矣往者素和貴雖背聖化只從當所居地叛走其於中國無所損傷但是失少許吐渾耳豈與句責之爲害同日而語哉今吐谷渾之降者非驅畧而來皆是渴慕聖化衝鋒突刃棄吐蕃而至

者也臣謂宜當循其情以爲制勿驟援之使其情地稍安則其係戀心亦日厚當涼州降者則宜於涼州左側安置之當甘州肅州降者則宜於甘肅左側安置之當瓜沙降者則宜於瓜沙左側安置之但吐蕃所降之處皆是其舊居之地斯輩既投此地實有戀本之情若因其所投而便居之其情易安因數州而疊列之則其勢自分順其情分其勢而不援於人善矣

考曰遠太祖天贊三年攻拔其城後自太宗天顯八年至聖宗統和二年無歲不通貢興宗重熙十一年以吐谷渾多驚馬於夏詔沿邊築障塞防之自後無聞

老駝知風　神駒放海　舊唐書北狄鐵勒傳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旅風將至老駝知之引頸而鳴人口鼻埋沙中人馬候風過乃起口鼻而出其息漸通

青海周千里　黃沙號一州　青海見前北史阿柴自號強獷時軍沙州

西登強山觀壑江之源　史阿柴西強山觀壑江源出岡於闐北史阿柴傳曰此水東流更有河水也長史曾和曰此水經沙州西入大江度磧於海阿柴遣使通宋獻其方物舊唐書候君集小國而無所歸乎遣使於柏梁北望積石窮河水所出　名由何郡國入何水海出宕渠始號壑江至巴郡入大江度磧於海阿柴遣使通宋獻其方物舊唐書候君集小國而無所歸乎遣使於柏梁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

党項一

杜氏通典曰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

党項始強南雜春桑迷桑等羌北連吐谷渾其種每姓別自爲部落一姓之中復分爲小部落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騎不相統一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來禽氏拓拔氏最爲強族

宋史曰唐貞觀至上元間內附散居西北邊元和以後頗相率爲盜會昌初武宗置三使以統之在邠寧延者爲一使在鹽夏長澤者爲一使在靈武麟勝者爲一使五代亦嘗入貢今靈夏綏麟府環慶豐州鎮戎天德振武軍並其族帳太祖建隆二年代州刺史折也埋來朝也埋党項之大姓世居河右有捍邊之功故授以方州名令入覲而遣還

續文獻通考曰於闐西南西南面招討使斜軫奏党項諸部叛者皆遁黃河北模靜山其不叛者曷黨烏迷兩部據其地令復西遷詰之則曰逐水草不早圖之恐遂爲患又間前後叛者多投西夏西夏不納詔遣使再問西遷之意若歸故地則可就加撫諭使不報上怒遂西伐五年其長魁可來降與宗重熙十三年復叛附夏國元昊親執党項二部酋長來降

党項二

增 五月草生 中秋雪降 舊唐書吐蕃上無五穀氣候多風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候草木以記歲 殺牛羊以祭天 北史無又字但以殺時三代之下

叢 杜氏通典曰吐蕃在吐谷渾西南不知有國之所由 一種在赤水之西 別部居雪山之下 或云禿髮利鹿孤有子樊尼其主傳檀爲乞伏熾盤所滅樊尼率餘種依沮渠蒙遜其後子孫西魏時爲臨松郡丞與主簿皆得衆心因魏末中華擾亂招撫羣羌日以强大遂改姓爲窣 蘇骨反 窣敦也 敦與悉補野同悉補野亦號其實一也 教野至今故其人號其主曰贊府贊臣曰主簿又或云始祖贊普自言天神所生號鶻堤悉補野因以爲姓 或云本姓窣勃窣訛爲悉耳

國出鄯城五百里過烏海入吐谷渾部落彌多彌蘇毗及白蘭等國至吐蕃界其國都號爲邏婆城用法嚴整議事則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此其所以能强且久也重壯賤老重兵死惡病終以累代戰沒者爲甲門臨陣奔北者懸狐尾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其贊普弄贊雄霸西羌隋開皇中其主論贊索弄贊都狣柯西匹播城以五十國西南與婆羅門接唐貞觀十五年正月以宗室女封文成公主降於吐蕃贊普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送之弄贊親迎於河源見王人執子壻禮甚謹歎大國服飾禮義之美俯仰有媿沮之色謂所親曰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國者今我得尚唐公主當築一城以誇後代也武后如意初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蕃復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至萬歲通天初又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欽陵兄弟皆有才畧欽陵多居中諸分領方面諸蕃憚之二年吐蕃大論欽陵遣使請和武太后遣前梓州通泉縣尉郭元振往至野狐河與陵遇曰大國久不許陵和陵久不遣蕃使以久無報命故去秋有甘涼之抄斯實陵罪今欲和好能無懼乎振乃謂曰論先考東贊以宏才大畧服事先朝結好通親前

憂虞乎陵曰然緣邊守將多好功名見利而動罕守誠信此蕃國所爲深憂振曰十姓諸部與論種類不同山川亦異爰覽古昔各自區分復爲我編人積有年歲今論欲一言而分離數部得非昧弱苟利乎陵曰使人豈不疑陵貪冒無厭謬陳利害窺竊諸部以爲漢邊惠耶陵若愛漢土地貪漢財幣則青海湟川實邇漢邊其去中州蓋三四千里必有窺羨何不爭利於此中而突厥諸部懸在萬里之外磧漠廣莽殊異中國安有爭地於萬里外而能爲漢邊患哉捨近務遠計豈然也但中州人士深謀多計天下諸國皆爲漢幷雖大海之外窮塞

之表靡不磨滅今吐蕃塊然獨在者非漢不貪其土地不愛其臣僕實陵兄弟小心謹密得保守之耳往者高宗以劉審禮有清海之役乃使黃仁素賈守義來和陵之上下將士咸無猜忌故邊守不戒嚴和事曾未畢以爲好功名人崔知辯從五俟斤路乘間隙瘡痍我衆驅掠牛羊蓋以萬計自此陵之國人大危慄和事矣今之此求但懼好功名者之吞噬冀此爲翰屏以庶之實非有他懷焉振曰茲事漫汗體大非末吏所能明論當發使奉章以聞取裁於聖主陵乃命郎宗乞思若爲使振曰今遣使之後國不可更犯漢邊且蕃使前後入朝不時遣者良以使去之後兵仍犯漢故朝廷疇躇曰是紿我也以爲偵諜不以爲使人遂邊延無報今若踵前陵塞是故陷所去人使孰謂請和也陵俛首踧踖久之曰陵與國人咸憾崔知辯之前事故掌有此舉以庶好功者之來侵比實以選練騎士三萬分路出師使人既有此言今既於和事非便安可相違既罷兵散卒遂指天爲信

增續文獻通考曰西番即吐蕃唐末衰弱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朝貢不絕神哲高三朝皆授以官遼時亦入貢又有小蕃大蕃胡毋思山蕃之別元世祖時郡縣其地設官分職以

吐蕃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者數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其山則崑崙極高峻雪至夏不消綿亘五百餘里黃河經其南其風俗樸魯上下一心君臣爲友吏治無文字懷恩重利尊釋信詛其產金銀銅錫駝牛名馬天鼠皮獨峰駝青稞麥菅豆羶羊地距松潘四百八十里東北鄰陝西東界四川雲南明洪武大年大將軍徐達征西番既拔河州於是河州以西朶甘思烏思藏等部悉歸令故有官者至京授職遂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元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爲都指揮同知宣慰

使元帥招討等官分其地設都指揮使司二指揮使司一宣慰使司三招討使司六千戶所十有七以部之仍其俗封番僧爲六王曰灌頂國師曰贊善王曰贊化王曰正覺大乘法王曰如來大寶法王皆給印章誥命自是襲封不易

吐蕃二

增 聯氈帳以爲居　有城郭而不處聯氈帳以居謂逐水草也唐書吐蕃傳其國大抵略與諸部人處小拂菻唐君綽曾有城郭

昭陵刊像形之石　赤嶺豎碑聘於赤嶺各豎分界之碑約以更不相侵

吐蕃三

增 疏 唐于休烈請不賜吐蕃書籍疏曰臣聞吐蕃之性慓悍果決敏情特銳喜學不回若達於書必能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傳則知用師有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有書檄之制何異借寇兵而齎盜糧也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楚屢奔命且公主遠適異國返求良書愚臣料之恐非本意慮有奔北之類教於中若墜下慮失蕃情以備國信必不得已請去春秋當周道既衰諸侯強盛禮樂自出戰伐交興情偽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則有以臣名君之事取威定霸之名若與此書國之患也傳曰千寒請曲縣繁纓仲尼云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彼固貪婪貴貨易土正可錫之錦綺厚以玉帛何必率從其求以資其智

大羊同

增 文獻通考曰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闐東西千餘里勝兵八九萬人其人衣氈裘以畜牧爲業地多風雪冰厚丈餘所出物產頗同蕃俗無文字但刻木結繩而已刑法嚴峻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國事自古未通中國唐貞觀十五年遣使來朝

悉立

增 文獻通考曰悉立在吐蕃西南戶五萬有城邑邨落依溪澗丈夫以繒綵纏頭衣氈褐婦人多著短裙其畜多水牛羊騾雞豕穀宜秔稻麥豆餚饌甘蔗諸果喪制以黑爲衣一年就吉刑有刖劓罰事吐蕃自古未通中國唐貞觀二十年遣使獻方物

章求拔

增 文獻通考曰章求拔或云章揭拔本西羌種也在悉立西南居山內近代移出西接東天竺遂衣服變西羌

之俗其地延袤八九百里勝兵二千餘人居無城郭好爲寇掠商旅患之開元悉立入朝亦遣使朝貢

泥婆羅

文獻通考曰泥婆羅國在吐蕃西其俗剪髮與羯羠穿耳璫檀竹筍緩至肩者以爲姣麗食用手多商賈少田作以銅爲錢面文爲人背文爲馬以板爲屋壁皆雕畫俗重博戲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曆術事五天神鑄石爲像每日清水浴神烹羊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著真珠諸寶玉垂金鈎玉璫佩寶裝伏突坐獅子座常散花燃香大臣及左右並坐於地有阿耆婆彌池周迴二千餘步以物投之即生煙焰懸釜而炊須臾而熟唐永徽二年遣使朝貢

大勃律小勃律附

文獻通考曰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與小勃律接西鄰北天竺烏萇屬吐蕃唐萬歲通天遠開元時三遣使朝故冊其君蘇弗舍利支離泥爲王死又冊蘇麟陀逸之嗣王凡再遣使貢方物小勃律去京師九千里而嶮開元初王沒謹忙來朝詔冊爲小勃律王至蘇失利之立爲吐蕃陰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臣吐蕃貢獻不入安西都護三討之無功天寶六載詔副都護高仙芝伐之平其國於是拂菻大食七十二國皆震恐歸附執小勃律王及妻歸京師詔改其國號歸仁軍募千人鎮之

箇失蜜

文獻通考曰箇失蜜或曰迦濕彌邏北距勃律五百里環地四千里山回繚之他國無能攻伐王治撥邏勿邏布邏城西瀕彌那悉多大河地宜稼多雪不風出火珠礦金龍種馬毛褐世傳地本龍地龍徙水竭故往居之唐開元初遣使者朝八年詔冊其主眞陀羅祕利爲王開獻胡藥天木死弟木多筆立遣使者佛理多來朝且言有國以來並臣天可汗受調發國有象馬步三種兵臣身與中天竺王阨吐蕃五大道禁出入戰輒勝有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雖衆二十萬能輸糧以助又國有摩訶波多磨龍池願爲天可汗營祠因丐王冊詔內佛理多宴中殿賜賚優備冊木多筆爲王自是職貢有常其役屬五種亦名國所謂咀叉始羅者地二千里有都城西南餘七百里得僧訶補羅地三千餘里亦治都城東南山行五百里得烏剌尸地二千里有都城宜稼穡東南限山千里即箇失蜜西南行險七百里得半筴蹉地二千里又得曷邏闍補羅者其大四千里有都城

多山阜人驍勇五種皆無君長云

骨咄

增文獻通考曰骨咄或曰珂咄羅廣長皆千里王治思助建城多良馬赤豹有四大鹽山山出烏鹽唐開元十七年王俟斤遣子骨都施來朝二十一年王頡利發獻女樂又遣大首領多勒達干朝貢天寶十一載冊其王羅金郎爲葉護

蘇毗

增文獻通考曰蘇毗本西羌族爲吐蕃所并號孫波在諸部最大東與多彌接西距鶻莽碛戶三萬唐天寶中

王汲陵贊欲舉國內附爲吐蕃所殺子悉諾率首領奔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護送闕下元宗禮之

多彌

增文獻通考曰多彌亦西羌族役屬吐蕃號難磨濱墜牛河土多金貞觀六年遣使者朝貢

伊吾城

增文獻通考曰伊吾城者漢宜禾都尉所治商胡雜居勝兵千附鐵勒人驍悍土良沃隋末內屬置伊吾郡復臣突厥貞觀四年來朝頡利滅舉七城降列其地爲西伊州

白蘭

增文獻通考曰白蘭羌之別種東北接吐谷渾西至吐利摸徙南界鄧鄂風俗物產與宕昌同勝兵萬人勇於戰鬬唐武德六年使者入朝以其地爲維恭二州貞觀六年與靺鞨數十萬內屬永徽時特浪生羌卜樓大首領凍就率衆來屬以其地爲紉州龍朔後白蘭春桑及白狗羌爲吐蕃所臣籍其兵爲前驅白狗與東會州接

原 杜氏通典曰西域漢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則接漢陬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西邊日逐王領西域賦稅取足焉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陂河西行循河西史記至莎車為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自張騫開西域之迹其後霍去病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休屠音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今甘肅縣名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人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燉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李廣利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於是東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障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二三十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李廣利以軍降匈奴帝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黎皆故國地輪臺渠犁地名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本業益稍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帝深陳既往之悔乃下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每口增三十錢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皆也危須尉黎樓蘭六國皆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厮留甚衆厮留言是前後雜到不相及遠羸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乞若毋請中國人聲素人習故言也乞若猶言乞汝乞皆氣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皆言祥善而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辭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匈奴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得也星占氣及太卜龜著皆以

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今謀卦兆皆反繆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挈搜索問以所聞(搜索者恐其或私賣文書)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雲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民養馬以免徭賦也)以補缺無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昭帝時乃用桑弘羊前議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神爵三年匈奴日逐王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乃因使求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由此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鞮披莎車之地(鞮居言反胥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都護理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四十里與渠黎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爲中故理焉至元帝復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八已叫央方顧覆四)

又開渠播種以爲厮役勝故稱戊己焉哀平間自相分割爲五十五國凡國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伯長千長都尉且(且子餘反)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與相報不督錄總領也至王莽時四邊擾亂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前往西域有二道自元始以後有三道從玉門關出經婼羌(婼而遮反)轉西越葱嶺經縣度入大月氏爲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并迴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北過敦煌至葱嶺爲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龜茲至葱嶺爲中道從沙西北過敦煌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西與中道合龜茲新道後漢永平中匈奴乃脇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明帝乃命將北征匈奴取吾盧沙及龍堆出五船皆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理高昌轉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闐諸國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復置都護戊己校尉章帝時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邊境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罷屯田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闐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初竇憲大破匈奴因遣副校尉閻槃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爲

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己校尉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代所不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及班被徵以任尚爲都護尚謂超曰猥承君後宜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罪過徙補邊屯數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安帝初西域背叛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由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爲邊寇十餘歲燉煌太守曹宗請出兵擊匈奴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燉煌羈縻而已其後匈奴遣與車師入寇河西漢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尚書陳忠上疏以爲燉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太后又召班超之子勇問之勇議曰昔者孝武皇帝惠匈奴强盛開通西域諸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位徵求無厭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强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燉煌河西城門晝閉明帝

於是龜茲疎勒于闐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以西遂絕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矣自魏及晉中原多故西域朝貢不過三數國焉至後魏太武帝使董琬使西域還具言其地爲三域白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爲一域姑墨以南月氏以北爲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三域之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更爲四道自玉門陽關入西行二千里至車師都善爲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

爲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西千三百里至伽倍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至葱嶺西南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道焉於是貢獻者十有六國孝文延興中尚書奏以燉煌一鎮界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州羣官會議給事中韓秀曰此燉國之事非關土之宜愚謂燉煌之立其來久矣雖土鄰强寇而兵人素習縱有姦竊不能爲害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徙引寇內侵深爲國忠且燉煌去涼州三千里捨遠就近防制有闕一朝廢置是啟戎心恐醜徒協契侵竊涼土遵役繁興艱難方甚乃從秀議隋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瑪瑙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舞女獅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皆啗以厚利令轉相諷諭大業中相率而來朝者三十餘國帝因置西戎校尉以應接之自燉煌西出玉門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辟千二百里自高昌辟北通車師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漢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至隋有商胡雜居

勝兵千餘人附於鐵勒人甚驕悍厥田良沃隋末內屬置伊吾郡後又臣突厥唐貞觀四年以頡利破滅遂舉其屬七城來降因列其地爲西伊州同於編戶至武太后如意初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蕃復龜茲于闐疎勒碎葉四鎮自是諸國朝貢侔於前代矣（續文獻通考曰明於西北邊設立甘肅等衛自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關外建七衛而哈密在六衛西去肅州不一千五百里本古伊吾盧之地唐之伊州也其北天山與瓦剌界西接火州回回韃靼雜居往來之津其主曰安克帖木兒洪武中太祖定陝西命將守嘉峪關永樂二年諸番遣使貢馬始即其地設哈密赤斤罕東阿端曲先安定諸衛改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王卒無嗣兄子脫脫賜以金印玉帶襲主國事令察諸番向背凡番使入貢就此譯遣亦斷匈奴右臂意也部下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脫脫子孛羅帖木兒成化八年被其下殺其母努溫答力理國事九年土魯番（即唐之吐蕃）速檀阿力王入哈密劫王母奪金印部落遂播遷賢苦峪城或附居肅州亦有隨土魯番去者事聞朝廷命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往撫比至土魯番去遠王母金印竟不返自是阿力謂中國易與志頗驕橫阿力王死

子阿黑麻稱速檀未定時王母外孫畏兀兒之種都督罕慎寄寓肅州甘肅守臣以聞詔歸罕慎襲王爵送入哈密城弘治初阿黑麻謂罕慎非脫脫族不當嗣誘而殺之未敢顯言據哈密遣使入貢言罕慎病死且乞封時兵部尚書馬文升議阿黑麻擅求代王主哈密宜降璽書切責朝廷從之王母故其渠牙蘭以金印城池來歸下兵部議會曲先安定王遣使入朝僞稱忠順王裔遂命詢貢使安定王族誰可主哈密事者舉王姪陝巴及金印而去時弘治癸丑也先阿黑麻遣寫亦滿速兒等入貢至是命兵部侍郎張海等領貢使往經畧之對詔送陝巴入哈密副忠順王阿黑麻聞之怒遂擒陝巴海等至遣哈密夷人以敕往諭不報海以上命修嘉峪關閉關絕西域諸番貢令彼結怨阿黑麻以攜其黨阿黑麻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已而西去令頭目牙蘭率番人二百餘據哈密馬文升曰若專示以恩而不加之以威彼終不知畏須用漢陳湯故事懲之請於上敕巡撫許進總兵劉寧彭清等帥師由南山捷徑冒險而入阿黑麻聞大兵至先率衆遁惟留牙蘭與撒他兒領蕃兵數百人登臺自保進至僅斬首六十餘級而還久之阿黑麻以開關不得通貢貿易遣使送陝

巴及金印來歸仍封忠順王陝巴死子速檀拜牙郎嗣為屬夷所逐走土魯番阿黑麻死子速檀滿速兒立遣火者他只丁等入哈密取金印明年滿速兒亦至哈密又寇甘肅索幣且挾以許我即獻城及金印已而遣使歸城印而留速檀拜牙郎不遣已復遣人據哈密來請幣副使陳九疇調屬夷劫其老營遣人北結瓦剌擣其巢穴破三城始懼引退嘉靖七年劫我曲先衛人牙木蘭內侵牙木蘭不從遂擁帳內徙奔肅州乞白城山金塔寺駐牧因留肅州滿速兒請以哈密易牙木蘭兵部尚書胡世寧曰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土魯番欲甘心牙木蘭以攜貳我屬夷正宜厚牙木蘭以風蠻夷遂留不遣初世寧建議忠順王速檀拜牙郎已歸土魯番雖還哈密亦其屬夷縱使今日有忠順嫡派應立之人朝廷與之金印助之兵糧誰與為不過一二年復為所據奪不如閉嘉峪關置哈密不問不必再辱王命詰城印以中彼索求之計如彼不肆侵擾則許其通貢或復為寇閉絕之庶不以哈密故疲吾中國之奔命也至是尚書桂萼議哈密勢雖不可興復亦不可廢棄并條甘肅邊事數款上之制曰可遂不用兵哈密是時來降人哈六剌言番酋欲以哈密城與都督米兒黑木

母管理兵部遂請於上許其通貢著為令以三年或五年為期夷使雖多入京止許十二人餘留塞自是哈密入土魯番據矣

西戎總序二

論漢班固西戎論曰孝武之代圖制匈奴患其蕪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自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因文景元默養民五代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蒟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闡天馬蒲萄則通大宛自是之後萬里貢贐金而賜縑綵後服則繫頭頸而墾北闕立屯田於

脅腋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劣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凉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與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並

說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審趨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誕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蕪遺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蔽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誡無已雖郁衍談天之辨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婼羌

漢書曰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西接且末隨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劒甲

樓蘭

杜氏通典曰樓蘭在婼羌西北漢時通焉王理扜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東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口七十西北去都護理所千八百五十里至山國千三百餘里至車師千九百里地沙鹵寄田仰此國山名故名山國西北有鹽水草有驢馬多橐駝能作兵器與穀旁國人隨畜牧逐水草有城郭國也去代七千六百里所都城方一里北即白龍堆路至太延初始遣使來獻四年遣其弟素延奢入侍及世祖平涼州沮渠

昭帝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縣首北闕下乃立其弟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拒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鎮撫之其後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鄯善

後魏書曰鄯善國都扜泥城古樓蘭國也去代七千六百里所都城方一里北即白龍堆路至太延初始遣使來獻四年遣其弟素延奢入侍及世祖平涼州沮渠

牧健弟無諱走保燉煌無諱後謀渡流沙遣其弟安周
勞鄯善王比龍恐懼欲降會魏使者自天竺罽賓還俱
會鄯善勸比龍拒之安周不能尅退保東城後比龍懼
率衆西奔且末其世子乃應安周世祖發涼州兵討之
其王眞達面縛出降詣京師拜交趾公賦役其人比之
郡縣

精絕

漢書曰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
里勝兵五百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
至戎盧國四日行地皆山阻隔西通杼彌四百六十里

且末

後魏書曰且末國漢時通焉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
千八百里戶二百三十西北至都護理所二千二百里
北接剔黎丁零東與白提西接波斯精絕南至小宛可
三日行地多蒲萄諸果西北流沙數百里夏月有熱風
爲行旅之患風之欲至老駝先知即鳴而聚立埋口鼻
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將氈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
盡若不防者必致危斃

杼彌

杜氏通典曰杼彌漢時通焉王理杼彌城去長安九
千三百里戶三千三百東北至都護理所三千五百里
南與疎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西通于闐四百
里後漢改其國曰拘彌居寧彌城亦曰寧彌城國順帝
永建中爲于闐王放前破殺其王與陽嘉初燉煌太守
徐由遣疎勒發兵擊破于闐遂更立拘彌王靈帝嘉平
中又爲于闐所破殺掠珍盡衆纔千口

車師

杜氏通典曰車師前王後王並漢時通焉前王國一
曰前部理交河城水分流繞城下故爲號去長安八千
一百里戶千五百西南至都護理所千八百里西城長

史及戊己校尉並理於此去燉煌十三日行後王國理
務塗谷即今蒲城今北庭府蒲類縣也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六百西
南至都護理所千二百三十餘里北與匈奴接宣帝地
節二年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憙將免刑罪人田渠黎
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憙發城障諸國兵共擊
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北石城未得會吉食盡歸
渠黎田秋收後更往攻石城王乃輕騎奔烏孫吉還田
渠黎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匈奴大臣皆曰
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我國不
可不爭也遣騎來擊吉吉將田士卒保車師城匈奴圍

城數日乃解吉上書車師去渠黎千餘里間以山河北近匈奴漢兵在渠黎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於是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人令居渠黎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其後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故地

增 北史曰後魏太武初遣使朝獻初沮渠無諱鳩集遺人破車師國眞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落遣使琢進獻不空於歲天子降念賜遺甚厚及臣繼立亦不缺常貢天子垂矜亦不異前世敢緣至恩輒陳私懇臣國白名羊刺其上生蜜味甚佳赤鹽如朱白鹽如玉取以爲

沈貢之中國多蒲萄酒俗事天神燕信佛法又有草實如蒺藜子國人織以爲布交市用焉

高昌

增 北史曰高昌者車師前王之地東西二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亦云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爲號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漢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並居於此晉以其地爲高昌郡張軌呂光元年又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爲博士許之隋大業五年

嘉孫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室女華容公主
文獻通考曰唐貞觀中其王文泰與西突厥連結諸國
朝貢者路出高昌擁絕之太宗謂其使曰高昌朝貢脫
略我使至彼文泰云鷹飛於天雉竄於蒿猶遊於堂鼠
安於穴各得其所豈不快耶明年當發兵擊汝國十四
年拜侯君集為交河道大總管討之文泰謂左右曰冀
吾入朝見秦隴北城邑蕭條非有隋比今伐我兵多則
輸糧不逮若下三萬我能制之度磧疲鈍以逸待勞臥
收其弊耳及王師至悒駭無計發病死子智盛降乃以
其地為西州以交河縣始昌城為天山縣田
北城為柳中縣東鎮城為蒲昌縣高昌城為高昌縣初
西突厥遣其葉護屯兵於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為影響
至是懼而來降以其地為庭州并置蒲類縣每歲調內
地更發千人鎮遏焉褚遂良諫曰高昌誅滅威動四夷
然自王師始征河西供役飛芻轉輸十室九匱五年未
可復今又歲遣屯戍行李萬里去者資裝使白營辦賣
穀粟傾機杼道路死亡尚不可計所遣罪人始於犯法
終於情業無益行陳復有亡命官司捕逮株蔓相牽有
如張掖酒泉麼飛烽舉豈得高昌一乘一卒及事乎必
發隴右河西耳然則河西為我腹心高昌他人手足也

何必耗中華事無用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名首領悉
還本土長為藩輸中國不擾書奏不省麴氏傳國九世
百三十四年而亡　北史曰先是其國童謠云高昌兵
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滅
文泰使人捕其初唱者不能得　文獻通考曰安史之
亂其地陷沒復自為國語說亦曰高敞然其地頗有回
鶻故亦謂之回鶻宋乾德三年西州回鶻可汗遣僧法
淵獻佛牙琉璃器琥珀蓋太平興國六年其王始稱西
州外生師子王阿厮蘭漢遣都督麥索溫來獻五月遣
供奉官王延德等使高昌還敘其行程來上云初自夏
高昌

州歷五亭鎮次歷黃羊平度沙磧無水行人皆載水凡
二日至都嘩嘩族漢使過者遺以財寶謂之打當次歷
第女喝子族族臨黃河以羊皮為囊吹氣實之浮於水
或以橐駝牽木栰而渡次歷茅女王子開道族行入六
窠砂深三尺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駝不育五穀砂中
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次歷樓子山無居人行砂磧中
以日為占旦則背日暮則向日日中則止夕行望月亦
如之歷臥梁勃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鶻之地次歷大
磧太子族族接契丹界人衣尚錦繡器用金銀馬乳釀
酒飲之亦醉次歷屋地因族蓋達于于越王子之子

次至達于越王子族此九族達靼中尤尊者次歷拽利王子族有合羅川唐回鶻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湯泉傳云契丹舊為回鶻牧牛回鶻徙甘州契丹達靼遂各爭長攻戰次歷阿墩族經馬駿山望鄉嶺嶺上石龕李陵題字處次歷格囉美源西方百川所會極望無際鷗鷺鳧雁之類甚衆次至托邊城亦名李僕射城城中首領號通天王次歷小石州次歷伊州州將陳氏其先自唐開元二年領州凡數十世唐時詔赦尚在地有野蠶生苦參上可為錦帛有羊尾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又有礪石剖之得賓鐵謂之喫鐵城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望玉門關甚近無水草載糧以行凡三日至鬼谷口避風驛用本俗法設祭出詔神祇風風乃息凡八日至驛田寺高昌聞使至遣人來迎又歷地名寶莊又歷六種乃至高昌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闐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露沙雪山葱嶺皆數千里地無雨雪而極熱每盛暑居人皆穿地為穴以處飛鳥羣萃河濱或起飛則為日氣所爍墜而傷翼屋宇覆以白堊開寶三年雨及五寸即廬舍多壞有水出金嶺導之周繞國城以溉田園作水磴地產五穀惟無蕎麥貴人食馬餘食羊及鳥雁樂多琵琶箜篌出貂鼠白氎繡文花蕊布俗好騎射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用開皇七年曆以三月九日為寒食餘二社冬至亦然以銀或鍮石為筒貯水激以相射或以水相潑為戲謂之壓陽氣去病好遊賞行者必抱樂器佛寺五十餘區皆唐朝所賜額寺中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等居民春月多羣聚遨樂於其間遊者馬上持弓矢射諸物謂之禳災有敕書樓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詔敕緘鎖甚固復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經所謂外道者也所統有南突厥北突厥大衆駁小衆駁樣磨剖祿

黠戛司末蠻格哆族葉護龍族之名甚衆國中無貧民絕食者共賑之人多壽考率百餘歲時四月師子王避暑於北庭以其舅阿多于越守國先遣人致意於延德延德曰特朝命而來禮不當拜我王舅也使者拜我乎延德回禮亦不當拜阿多于越復數復問曰見王拜乎延德曰禮亦不當拜阿多于越復數日始相見然其禮頗恭師子王邀延德至其北庭歷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嶺口實貨所出又兩日至漢家寨又五日上金嶺過嶺即多雨雪嶺上有龍堂刻石記云小壺山也嶺上有積雪行人服毛罽度嶺一日至北庭憩高臺寺其王烹羊馬以具膳尤豐潔地多馬王及王后

太子各養馬牧放於平川中彌亘百餘里以毛色分別爲羣莫知其數北庭川長廣數千里鷹鵰鵰鶚之所生多美草下生花砂鼠大如驢鷲禽捕食之其王遣人來言擇日以見使者願無訝其淹久至七日見其王及王子侍者皆東向拜受賜旁有持磬者擊以節拜王聞磬聲乃拜既而王之子女親屬皆出羅拜以受賜遂張樂飲宴爲優戲至暮明日又泛舟於池中池四面作鼓樂又明日遊佛寺曰應運泰寧之寺貞觀十四年造北庭北山中出硇砂山中常有煙氣涌起而無雲霧至夕光焰若炬火照見禽鼠皆赤采硇砂者著木底鞾若皮爲底者即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即變爲砂石土人取以治皮城中多樓臺卉木人白皙端正性工巧善治金銀銅鐵爲器及攻玉善馬直絹一匹其鷲馬充食者纔直一丈貧者皆食肉西抵安西即唐之西境七月令延德先還其國其王九月始至亦聞有契丹使來使缺唇以銀葉蔽之謂其王云聞漢遣使入達靼而道出王境誘王窺邊宜早送至達靼無使久留因云高敞本漢土漢使來覘視封疆將有異圖王當察之延德偵知其語因謂王曰契丹素不順中國今乃反間我欲殺之王固勸乃止自六年五月離京七年四月至高昌所歷以詔賜

諸番君長襲衣金帶繒帛八年春與其謝恩使凡百餘人復循舊路而還雍熙元年四月至京師延德初至達靼之境頗見晉末陷沒者子孫咸相率遮迎獻飲食問其鄉里親戚意甚懷感留旬日不得去 續文獻通考

火州

續文獻通考曰火州地在嘉峪關外東距哈密西連赤力把力南抵于闐北接瓦剌自東南至肅州一月程即漢車師前王治交河城即唐交河郡縣也後爲回鶻所據稱火州以其山色如火也明永樂十二年吏部員

外郎陳誠至其國歸言風物蕃條市里居民僧堂過半亦皆零落東有荒城故址云古高昌國漢西域長史戊己校尉並居焉其俗多匈奴烏孫事神信佛好騎射其產馬橐駝胡桃蒲萄鹽砂鼠硇砂胡桐律剌密鹽白氎布鎮鐵陰牙角速霍角阿魏

土魯番

續象胥錄曰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漢車師前王地車師前王居交河城唐置西州交河郡且析以爲縣有安樂城方一二里地曠衍四面皆山城西二十里崖兒城可二里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永

樂十一年遣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十三年土魯番遣使隨誠入貢授都督都指揮等官歷後朝貢不絕其俗侯暖鮮雨雪宜麻麥饒瓜果羊馬室居奉佛多僧寺陳誠使還言其國城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土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旁寺擁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南有小土屋從屋南登山坡得石屋奉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駭土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緣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巉巖峰巒秀削其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色澤明潤土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崖得石筍迸出如手足稍南至山坡石復瑩潔如玉土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壑窮崖天巧奇絕然寡草木亦鮮鳥獸自誠使後土魯番漸張旁蠶諸國及關外七衛地廣人庶睨昔懸絕矣

柳陳

增 象胥錄曰柳陳一名魯陳亦曰柳城漢名柳中延光二年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遂破車師即其地也唐平高昌置柳中縣屬西州交河郡去哈密千里中經大川砂磧無水草馬牛過此輒死大風候起人馬相失白日鬼魅迷行人謂之旱海出川西行至流砂河上有小岡云風捲泮砂所積道北火焰山色如火城方二三里四面多田園流水環繞灌木芩蔚候暖俗醇宜黍麥麻豆有小浦萄甘甜無核名鎖鎖葡萄人二種回回男子削髮戴小罩刺婦女白布裹頭畏兀兒男子椎髻婦人蒙皁布垂髻於額

黑婁

增 象胥錄曰黑婁在嘉峪關西近土魯番世締好黑婁貢從土魯番入其地男女山水草木禽獸並黑宣德七年始遣使朝貢

滑國

增 南史曰滑國車師之別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北擊有功為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梁天監十五年其王厥帶夷栗陀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元年獻黃獅子白貉裘波斯錦等物魏之居代都滑猶小國屬蠕蠕後稍強大征其旁國盤盤厲賓龜茲疎勒姑墨于闐等國開地千里土地温暖多山川少樹木有五穀國人以麪及羊肉為糧其獸有獅子兩脚駱駝野驢有角人善騎射女人頭上刻木為角長六寸以金銀飾

之無城郭氈屋為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無文字以木為契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告其言語待譯而後通又有阿跋檀周古枯胡密丹等國並滑旁小國也普通元年隨滑入貢

白題

增南史曰白題王姓支名史嵇毅其先蓋匈奴之別種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是也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地出粟麥瓜果食物畧與滑同梁普通三年遣使貢方物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六

邊塞部八

龜茲 焉耆 姑墨 悅般

西夜 悉居半 皮山 烏秅 于闐 疏勒 烏孫 蒲山 難兜 大宛 劫國 罽賓 洛那 條支 烏弋山離 安息 陸賀 陸西 濕國 撥馬 阿鈞羌 大食 伏盧尼 吐火羅 拘謎 拘緣 拘位 拘納 拘密 拘悅 拘拔 拘那 拘那 拘那

水即黃河也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鐵以入官土多孔雀羣飛山谷間人取食之乳如雞煞其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如餳餬甚臭蕊緩落者服之能令更生癘人服之皆愈周保定元年其王遣使來獻隋大業中遣使朝貢方物　舊唐書曰唐貞觀四年獻馬太宗賜璽書撫慰然臣西突厥郭孝恪伐焉耆龜茲遣兵影助自是職貢頗闕帝伐之立其王之弟葉護始徙安西都護於其都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四鎮高宗復棄四鎮移安西依舊西州城堡並爲賊陷長壽元年王孝傑破吐蕃復四鎮地後置安西都護府用兵三萬鎮之遠踰沙磧甚爲百姓所苦言事者請棄之則天不許　宋史曰宋自天聖至景祐入貢者五絡聖三年使大首領阿連撒羅等以表章及玉佛至洮西照河經畧使以其罕通使請令於照秦等州博買而估所齎物價答賜遣還從之

焉耆

原 杜氏通典曰焉耆漢時通焉王理員渠城　員于君反在白山之南七十里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西南至都護理所四百里南去尉犂百里北與烏孫接東去交河城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其國近海水多魚

鹽蒲葦之利四面有大山道險阨易守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迴其城三十餘里後漢明帝永平末有戶萬五千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至和帝元光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之殺其王超乃立焉耆佐侯元孟爲王至安帝時西域背叛延光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定之　晉書曰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姓身十二月剖脇生子曰會立爲世子會少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爲龜茲王白山所辱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國爲王會有膽氣籌略遂霸西域葱嶺以東莫不率服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衆疆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爲前鋒熙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土今公名遮留殆將有伏圍騎嘗之果有伏發植擊敗之進據尉犂熙降於宣　北史曰隋大業中其主龍突騎支遣使貢方物　唐書曰唐貞觀六年龍突騎支始遣使來朝自隋亂磧路閉故西域朝貢皆由高昌突騎支請開大磧道以便行人帝許之高昌怒大掠而去十四年侯君集破高昌突騎支引兵佐唐其後朝貢遂闕安西都護郭孝恪擊之執突騎支以栗婆準攝國事焉者又立從兄薛婆阿那支爲王

執棄婆準送龜茲爲其所殺阿史那社尒討龜茲擒之立妻伽利爲王以修職貢

于闐一

杜氏通典曰于闐漢時通焉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去長安九千七百里戶三萬二千東北至都護理所三千九百里南與婼羌接北與姑墨接東北去龜茲千四百里東去鄯善千五百里西通皮山國四百里東去朱俱波國千里西北至疎勒國千五百里其國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 增 唐書曰國有阿耨達山據漢書河源出焉後漢建武末莎車王賢殭盛攻并于闐徙其主尒林爲驩歸王永平中于闐將休莫霸反自立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絶西北至疎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强盛自是南道自葱嶺以東惟此二國爲大順帝時遣侍子詣闕貢獻元嘉中王敬爲長史斬其王建子安國焉梁武帝時凡四遣使通江左獻方物隋大業中頻遣使朝貢其王姓王字尉遲敬自立國人殺之立建子安國焉梁武帝時凡四遣使來貢高祖遣供奉官張匡鄴高昌等入其國冊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宋建隆二年聖天遣使貢圭一以玉爲柙使者言國城東有白玉河源出崑崙山去國城西千三百里每歲秋水小後國人取玉於河謂之撈玉官取

大如蝟色類金出入羣鼠爲從初無桑蠶巧鄰國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桑可持蠶自爲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得治繭唐貞觀六年遣使入獻玉帶安史之亂絶不復至矣 文獻通考晉天福中其王李聖天自稱唐宗屬遣使來貢高祖遣供奉官張匡鄴高居誨等入其國冊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宋建隆二年聖天遣使貢圭一以玉爲柙使者言國城東有白玉河源出崑崙山去國城西千三百里每歲秋水小後國人取玉於河謂之撈玉官取

後方許私取大中祥符二年其國黑韓王遣回鶻羅厥溫等以方物來貢上詢其在路幾時去此幾里對曰涉道一年晝行暮息不知里數昔時道路嘗有剽劫今道路清謐行旅如流願遣安撫遠俗上曰路遠命使益以勞費爾國今降詔書汝齎往亦與命使無異也嘉祐八年十一月以其國王爲特進歸忠保順砧鱗黑韓王于闐謂金翅鳥爲砧鱗黑韓蓋可汗之訛使言其王乞此號云元豐四年遣蕃部阿辛上表稱于闐國僂儸有福力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大略云路遠傾心相向前三遣使入貢未回重復數百言董氈使導至熙州譯其辭以聞詔前三輩使人皆已朝見錫賚遣發賜敕書諭之　續文獻通考遼聖宗統和開泰間俱入貢金時遣滿剌哈撒木丁等貢玉璞明永樂間打魯哇亦不剌入貢其產玉胡錦獨峰駝乳香硇砂珠珊瑚翡翠木香琥珀花蕊布名馬臘肭臍金星石水銀阿魏安息香雞舌香菊萄獅子

于闐二

增　月光盛而美玉生　王髮見而凶年至　俱見上

于闐三

增　記晉高居誨使于闐記曰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

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竄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族其牙帳居胡盧磧云仲雲者小月氏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懼之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伊吾盧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嘗寒多雪每天煖雪消乃得水邑鄯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者邑鄯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沮磧無水掘地得

溫沙人畏之胄以止渴又復渡陷河伐檀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紺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自沙州至于吳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萄爲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盧州漏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山也

疏勒

杜氏通典曰疏勒漢時通焉王理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里戶千五百都白山南百餘里東至都護理所二千二百里南有河西帶葱嶺亦名雪山在國西北百餘里河所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撥汗國名判汗一千里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南去沙車五六百里去朱俱波八九百里隋史云東北去疏勒千餘里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在于闐北千五百里耿恭爲戊己校尉屯車師後王金蒲城爲匈奴所攻恭引衆入疏勒城中乏水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飛泉涌出賊遂退

北史曰後魏文成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衆一長二丈餘帝以其審是佛衣當有靈異置於猛火之上經日不燃觀者悚駭其人文身碧瞳手足皆六指產子東頭使編非六指者即不育

王姓裴氏自號阿摩支唐貞觀十三年與朱俱波甘棠貢方物開元十六年遣大理正喬夢松等冊其君安定爲疏勒王

烏孫一

杜氏通典曰烏孫漢時通焉大昆彌理赤谷城烏孫形色異青眼赤髭狀類獼猴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三萬東至都護理所千七百里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接本塞地也

文獻通考曰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楠無田作種樹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狠多寇盜最爲強國

杜氏通典曰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燉煌間今烏孫強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以制匈奴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昆莫於是發使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公主別理宮室而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語言不

通公主悲愁自作歌以述意天子聞而憐之昆莫死孫
岑陬立岑陬者官號也名軍須靡公主死漢復以楚王
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宣帝初公主及昆彌翁歸靡立號
曰肥王復尚解憂公主生妻之岑陬死季父子翁歸靡立號

烏孫三

增歌漢烏孫公主悲愁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
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
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悅般

增北史曰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
落爲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
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

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與高車同而
其人清潔剪髮齊眉以餬塗之晨昃顯然光澤日三澡
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大山山傍石皆燋鎔流地數
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爲藥即石硫黃也與蠕蠕結好其
王嘗入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公其界見其人不浣衣
不絆髮婦人口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入此
狗國中乃馳還大檀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討魏眞君九
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
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納其口中令嚼咽
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瘢世祖疑其虛乃取

增夫人持節公主學琴漢書匡衡傳習事嘗持節爲公主行賞諸
國或信之號曰馮夫人宣帝徙爲諸侯王侍者馮綠能史書
詔號又曰宣帝時烏孫公主遣女至京學鼓琴

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嬬嬬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盲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深亡者十二三是歲再遣使朝貢求與官軍東西齊契討嬬嬬太武嘉其意命以淮南王他爲前鋒仍詔有司以其鼓舞之節施於樂府自後每使朝貢

姑墨

原 杜氏通典曰姑墨漢時通焉王理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戶三千五百東至都護理所千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北界接烏孫

增 新唐書曰自龜茲西亦六百里踰小砂磧有跋祿迦小國一曰亟墨即漢姑墨國橫六百里縱三百里風俗文字與龜茲同言語少異西三百里度石磧至陵山葱嶺北原也水東流春夏山谷積雪

溫宿

原 杜氏通典曰溫宿漢時通焉王理溫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餘里戶二千二百東至都護理所二千三百餘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餘里

烏秅

原 杜氏通典曰烏秅漢時通焉王理烏秅城去長安萬一百里戶五百人西南至烏秅國千三百四十里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當罽賓烏弋山離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

蒲山

增 後魏書曰蒲山國故皮山國也居沙城在于闐南其國西南三里有凍凌山後役屬于闐

烏弋山離

增 漢書曰烏弋山離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樸桃西與犂軒條支接行可百餘日至條支

大宛

原 杜氏通典曰大宛漢時通焉王理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戶萬東至都護理所四千里北至康居于闐城千五百里西南至大月氏七百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

增 漢書曰以葡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年不敗人嗜酒馬嗜苜蓿

原 杜氏通典曰大宛國中有天馬子大宛國中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爲天馬子始張騫爲武帝言之帝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遂殺漢使於是太初元年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期至貳師取善馬率數萬人至其境攻郁城不下引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卒存者十不過一二帝怒其不赴使遮玉門不許入貳師因留屯敦煌又遣貳師率六萬人

洛那

增 北史曰洛那國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在疏勒西北太和三年遣使獻汗血馬

哈烈

增 續文獻通考曰哈烈在肅州之西相去一萬一千餘里東北至撒馬兒罕一千四百里即漢之大宛也其地俱平川四面大山沙哈魯國人尊之爲速魯檀猶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剌墨等城皆隸焉俗衣服喜鮮潔色尚白有喪易以青國主居窗辟以金銀瑟瑟爲飾富家居室服用頗同國主禮儀簡畧君臣相見但行跪禮無刑法有罪罰錢而已坊市不設斗斛但用權衡食

亦無乞著惟以手取婚室多以姊妹謂爲至親死無棺槨以布囊裹屍瘞之國有學舍以居遊學之士無正朔不用甲子以七日爲一周擇日用事則以第一日名阿帝納爲上吉凡拜天聚會用之酒禁甚嚴修行者多不飲恐褻天也其産亦有金銀銅鐵珊瑚琥珀珠水晶翡翠名馬駿貂織鳥毳爲鎖伏紋如綈綺又有花毯極細密色久不變食物有葡萄巴旦杏明永樂七年朝貢正統二年貢馬玉石

莎車

杜氏通典曰莎車漢時通焉理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里戶二千三百東北至都護理所四千七百里西去疏勒五百里西南至蒲犂七百里宣帝時莎車王呼屠徵殺漢使者約諸國叛漢會衛侯馮奉世使大宛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便侍其名馬象龍而還馬形似龍帝甚悅下議封奉世少府蕭望之以奉世擅制發諸國兵雖有功劾不可以爲後法即封奉世關內侯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爲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不宜受封帝善其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元帝時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爲列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叛而奉世以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已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已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制勝則奉世多於邊境居安慮危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則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願下有司議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文獻通考曰匈奴因王莽之亂畧有西域唯莎車王延強不附爲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其典法常敕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延死子康代立徼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河西大將軍竇融承制立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康死弟賢代立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爲拘彌西夜王十七年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爲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

旗黃金錦繡燉煌太守裴遵不可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爲單于賢浸以驕橫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恐懼二十一年冬車師前王鄯善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願得都護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二十二年賢發兵攻鄯善其冬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獻其珍寶願得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車師鄯善復附匈奴而賢益橫

嫣塞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鞮爲嫣塞王賢又更以則羅年少乃分龜茲爲烏壘國徙駟鞮爲烏壘王又更以貴人爲嫣塞王又徙于闐王俞林爲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爲于闐王歲餘賢疑諸國欲叛召位侍及拘彌姑墨于合王盡殺之不復置王但遣將鎮守其國莎車將君得在于闐暴虐國人患之其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射我我爲汝殺君得都末因與兄弟共殺君得賢引兵攻于闐兵敗而走于闐大人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于闐立休莫霸兄子廣德

為王 原 杜氏通典曰建武中廣德攻莎車執王賢殺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徼立爲王章帝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破之由是遂降

阿鈎羌

增 北史曰阿鈎羌在莎車西南國西有懸度山其間四百里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

罽賓一

原 杜氏通典曰罽賓在懸度山西漢時通焉王理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東至烏秅國二千八百里東北至都護理所六千八百里東至烏秅國二千二百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 增 漢書曰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居大夏而塞王南居罽賓罽賓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槐梓竹漆種五穀前胡諸果地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錢文面作騎馬形背面作人面目幕音曼謂千柄無文也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

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至雖遣使貢獻屢殺漢 原 杜氏通典曰自漢武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于闐立休莫霸兄子廣德

使至成帝時又遣使者奉獻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恢快其求者爲壞比而爲寇也今懸度之阨非屬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也今遣使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朝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懸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廩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禁黠不肯給擁強漢之節餘山谷之間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

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陋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懸度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於是鳳白從欽言

罽賓二

增 頭痛山 身熱阪 俱見上

漕國

增北史曰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康國王之宗族都城方四里勝兵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盜皆死其俗淫祀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鏤爲屋以銀爲地祀者日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劫國六百里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新唐書曰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鎖水精醯頗黎狀若酸棗貞觀中獻名馬十六年獻褥特鼠喙尖尾赤能食蛇螯者嗅且尿瘡即愈開元七年遣使獻天文及祕方奇藥其王請以子拂林罽婆嗣聽之

撒馬兒罕一

增續文獻通考曰撒馬兒罕地在亦力把力西西連哈烈東至肅州九千里即漢之罽賓地東去嘉峪關九千九百里土田膏腴宜五穀饒衍甲諸國人物秀美多藝能元駙馬帖木兒主其國東有養夷沙鹿海牙賽藍達失干西有渴石迭里迷諸城皆隸焉明洪武丁卯國王帖木兒遣回回滿剌哈非思等貢駝馬詔厚賜之弘治三年由海道貢獅子禮官倪岳言南海非西域貢道請却之自後皆從嘉峪關入嘉靖中其國稱王者五十三人皆遣人朝貢

增鐵門峽　火站河明一統志鐵門峽在渴石城西懸崖絕壁高數十仞深二三里夷人守此名鐵門關火站在沙鹿海牙城西

答兒密

增續文獻通考曰答兒密在海中地不百里人不滿千家服屬撒馬兒罕明永樂中遣使十八人來朝貢方物腸大統曆西北有小國曰哈三曰哈撒兒沙的蠻曰哈失哈兒曰哈的蘭曰賽蘭曰帛蘭曰亦力把力曰也克力曰把丹沙曰把力黑曰俺力麻曰脫忽麻曰察力失曰斡失曰卜哈剌曰怕剌曰失剌思曰你沙兀兒曰克

失迷兒曰帖必力思曰果撒思曰火撚曰火占曰苦先曰沙鹿海牙曰牙者曰牙兒干曰戎曰兀倫曰阿迷曰耶思城曰坤城曰捨墨曰擺音曰克乩曰元方曰日落諸國皆經哈密入貢或三年五年無恒期後哈密殘破多徑叩嘉峪關然亦未數至

沙鹿海牙

增象胥錄曰沙鹿海牙在撒馬兒罕東五百里城據小岡西北臨山河河名水站勢衝急有浮梁其地南山三面皆平川居人依崖谷頗繁庶西有大沙洲可二百餘里無水間有水不可飲輒死有臭草根株獨立高尺許枝葉如蓋嶼氣逼人取生汁熬膏即阿魏也亦有細草以熬膏味如蜜

賽蘭

增象胥錄曰賽蘭一作賽藍去撒馬兒罕千里在達失干東城周三里有浮圖爲祈拜之所四面平原流水環繞草木豐茂五穀蕃殖夏秋間草生黑蜘蛛小而甚毒誤人遍體作痛號呼動地土人誦咒攘解以薄荷枝拂毒處又以羊肝擦之一晝夜痛息膚如蛻牛馬被傷輒死行人宿必近水避焉

達失干

增象胥錄曰達失干在賽蘭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里城甚狹小四面平岡溪流蜿蜒多林木土宜五穀居民稠密俗朴而饒

渴石

增象胥錄曰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二百六十里城周十餘里四面水田東南近山中有園林頗宏麗元帖木兒酬馬居也墻壁窗櫺飾以金碧琉璃堂四隅白石柱如玉画行十餘里多奇樹又西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峽兩壁懸崖如斧劈行二三里出峽石有門石色如鐵人指云此鐵門關也元太祖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

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瑞獸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帝爲班師蓋其地近東印度矣

迭里迷

增象胥錄曰迭里迷去哈烈二千餘里在撒馬兒罕西南新舊二城相去十餘里王居新城東距阿木河河廣非舟不可渡多魚城內外居民僅數百家孳畜蕃息河東地隸撒馬兒罕河西有蘆林多獅子

卜花兒

增象胥錄曰卜花兒在撒馬兒罕西七百里城居平川周十餘里市里華庶戶口萬計地廣衍宜五穀天氣溫和產布帛絲綿大類中國

養夷

增象胥錄曰養夷在賽蘭撒馬兒罕亦力把力蒙古諸部落間數相侵掠無寧居惟數百人成孤城四面皆亂山東北有大溪西流長數百里

納失者罕

增象胥錄曰納失者罕東去失剌思數日程皆舟行海中其國有山林川澤魚蟲城東平原饒水草可牧馬馬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俗重僧所至飲食之頗尚

氣健鬬以不勝爲嗤鄙永樂中遣使朝貢

俺都淮

增象胥錄曰俺都淮西南去哈烈千三百里東北去撒馬兒罕如之土沃人稠稱樂土永樂中嘗遣使朝貢

八剌黑

增象胥錄曰八剌黑一名八黑在俺都淮東北城居平川周十餘里南近山無險地廣物豐饒西南諸番賈聚焉又八答黑商其國奉佛浮圖壯麗如王宮永樂間朝貢方物織皮絨罽香木疑即八剌黑

亦思把罕

增象胥錄曰亦思把罕廣袤近千里於西南海中爲大國四面皆海西北多山東南皆平沙王居宏麗城亦堅壯產饒俗朴食惟麥稼麥粒麤而甘美少布帛稍黍多馬駝琥珀亦有中國人流寓時賈撒馬兒罕以取給永樂中遣使朝貢亦云亦思弗罕

亦力把力

續文獻通考曰亦力把力不知古何國地居沙漠閒在肅州西北三千七百里疑即焉耆或龜茲地也龜茲國在白山南都延城今其地東西三千餘里南北二千餘里東距火州西抵撒馬兒罕南接于闐北連瓦剌地

舍房屋逐水草置氈帳以居少五穀畜牛羊駝馬飲食惟肉酪衣服類回回語言類畏兀兒其王髡髮戴罩刺帽插鵰鶡翎設綵編氈帳席地而坐與使者相見不拜揖惟行跪禮其山有白山中常起火煙蓋出硇砂之處採者著木底鞾取之或著即焦有熱海周數百里俗呼駝葡萄刺蜜亦有阿魏白氈布硇砂元名其地為別失八里憲宗分建諸王合丹於此世祖立宣慰司以萬戶帥府以領屯田明洪武二十四年國王黑的兒火者遣使貢馬永樂四年貢玉璞十六年

歪思弒其從兄王納黑失只罕自立為王徒其國西去遂更國號亦力把力

條支

原杜氏通典曰條支漢時通焉去陽關二萬二千一百里在葱嶺西城在山上週迴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絶惟西北隅通陸道增文獻通考曰有樓觀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獅子犀牛（桃拔一名特拔似熊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鼈兩角者或為辟邪）其錢獨文為人幕為騎馬原杜氏通典曰和

波斯

原杜氏通典曰波斯後魏時通焉在達曷水之西都宿利城（周書云蘇利城隋書云忸密城記錄音訛其實一也）有河經其城中南流即條支之故地也大月氏之別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其子孫以王父字為氏因為國號焉王姓波斯尸十餘萬

東去中國萬餘里西去海數百里東南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增文獻通考曰有樓觀屋宇佛寺城西十五里有土山山周迴高大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啄羊土人極以為患其王坐金羊座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肩近下開之并巾帔緣以織成婦人服大衫帔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即位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於庫王死乃共發書立為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國人號王曰賢（才割反）妃曰防步（率王之

王立乃釋以六月爲歲首尤重七月十二月一日其日設會作樂以相歡娛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其地多砂磧引水漑灌其五穀及禽獸與中夏畧同唯無稻黍土出名馬及駝象獅子多良犬有大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人有大鳥卵眞珠頗黎珊瑚琉璃瑪瑙水精琥珀金銀鈆石金剛火齊銅錫鍮鐵朱砂水銀錦疊細布氍毹罽褐諾布金鏤織成赤氎皮熏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華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又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地有鹹池俗尊右下左祠天地日月水火

戰乘象魏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爲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嘉納之唐貞觀十二年遣使朝貢又獻活褥蛇狀類鼠色正青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龍朔初又訴爲大食所侵時天子遣使西域分置州縣以疾陵城爲波斯都督府拜其王爲都督咸亨中入朝授右武衛將軍死始其子泥涅師爲質調露元年詔裴行儉將兵護還復王其國至安西碎葉以道遠行儉還泥涅師因客土火羅景龍初復來朝授左威衛將軍無何病死其國滅而部衆猶存開元天寶間遣使者十輩獻瑪瑙琳

火毛繡舞筵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天贊二年波斯來貢

大食一

新唐書曰大食本波斯地隋大業中有波斯國人牧於俱紛摩地那山有獸言曰山西三穴有利兵黑石而白文得之者王走視如言石文言當反乃說衆糾亡命於恒曷水劫商旅保西鄙自王於是遂滅波斯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貢自言王大食氏有國三十四年傳二世其王嘗遣人入海經八年而未極西岸海中見一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不語而能笑動其手足頭著樹枝人摘取入手即乾黑其使得一枝獻在王宮開元初遣使獻馬鈿帶其使謁見平止不拜憲司欲糾之中書令張說奏曰大食殊俗遠來慕義不可置罪上特許之尋又遣使來獻自云本國惟拜天神雖見王亦無致拜之法有司屢詰責之遂依漢法致拜　文獻通考或曰大食族中有孤列種世爲長號白衣大食種有二姓一曰奚深有摩訶末者勇而智衆立爲主開地三千里克夏臘城傳十四世至末換殺兄伊疾自王下怨其忍有呼羅珊木鹿人並波悉林將討之徇衆曰助我者皆黑衣俄而衆數萬

即殺宋撿求冥深種孫阿蒲羅拔爲王更號黑衣大食
宋太平興國二年遣使貢方物其從者曰深體黑謂之
崑崙奴雍熙元年國人花茶復來獻花錦越諾揀香白
龍腦白沙糖薔薇水琉璃器淳化四年又遣其副蕃長
李亞勿來貢其國舶主蒲希密至南海以老病不能詣
闕乃以方物附亞勿來獻希密進象牙乳香賓鐵紅絲
古貝五色雜花番錦白越諾琉璃瓶無名異薔薇水等
詔賜希密敕書錦袍銀帶以答之至道元年其國舶主
蒲押陁黎齎蒲希密表引對於崇政殿譯者代奏云父
臣奉章來謝以方物致貢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車駕東
封舶主陁婆離上言願執方物赴泰山從之其國部屬
各異名故有勿巡有陁婆離有俞盧和地有麻囉拔等
國然皆冠以大食勿巡所貢又有龍腦兜羅錦毡錦褥
番花簟陁婆離有金飾壽帶連環臂鈎數珠之屬其國
在泉州西北自泉州發船四十餘日至藍里博易住冬
次年再發順風六十餘日方至其國本國所產與三佛
齊貿易商賈轉販以致中國其地廣袤民俗侈麗天氣
多寒雪厚二三尺故貴氈毡國據諸番衝要其王錦衣

玉帶朝望戴百寶純金冠其居以瑪瑙爲柱綠甘爲壁
水晶爲瓦碌石爲甃活石爲灰帷幕之屬悉用百花錦
官有丞相太尉各領兵二萬餘人 續文獻通考曰遼
太祖 年大食國來貢聖宗開泰九年大食國王遣使
進象及方物爲其子冊割請婚以王子班郎君胡思聖
女可老封公主降之

大食二

記杜環經行記曰大食一名亞俱羅其王號暮門都
此處其士女瓌偉長大衣裳鮮潔容止閑麗女子出門
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齋以殺
生爲功德繫銀帶佩銀刀斷飲酒禁音樂有禮堂容數
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座爲衆說法曰人生甚難
天道不易奸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已危人欺貧虐賤有
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爲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
敵人獲福無量率土稟化從之如流法唯從寬葬唯從
儉郛郭之內里閈之中土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湊
萬貨豐賤錦繡珠貝滿於市肆駝馬驢騾充於街巷刻
石木爲廬舍有似中國寶舉每至節日則獻貴人琉璃
器皿鍮石瓶鉢蓋不可數算其果有褊桃千年棗其蔓
菁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國同葡萄大者

如雞子香油貴者有二一名耶塞漫一名沒國女甲反師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查寨蓂蒲孔反一名藜蘆茭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隰呂禮又有橐駝駕車其馬俗云西海濱龍與馬交所產也腹小腕長善者日走千里其駝小而築背有孤峰良者日馳千里又有駝鳥高四尺以上足似駝蹄頸項勝人騎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二升又有蓂樹實如夏棗堪作油食除瘴其氣候温土地無冰雪人多瘧痢一年之內十中五死吞滅四五十國皆爲所役屬分其兵鎮守其境盡於西海焉又未祿國在亞

梅國西南七百餘里胡姓末者益土人也其城方十五里鐵爲城門城中有鹽池其境東西百四十里南北百八十里郡柵連接樹木交映四面合匝總是流沙无大河流入其境分渠數百灌溉一川其土沃饒其人淨潔堪宇高厚市廛平正水旣數雕刻土亦繪畫又有細軟罽布羔羊皮裘果有紅桃白奈遏白黄李瓜大者名曇支十餘人餐一顆靸足越瓜長四尺以上菜有蔓菁蘿蔔長葱顆葱芸薹胡芹葛藍單洼茴香笑雞觚蘆尤多旁行爲書記武帝始遣使至安息其王令騎迎於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使隨漢使者以大鳥卵及犁軒眩人獻於漢　後漢書曰其

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在葱嶺之西大宛之西可數千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漢書曰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烏弋罽賓同亦以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有大馬爵其屬大小數百城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嫣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爲書記武帝始遣使至安息其王令騎迎於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使隨漢使者以大鳥卵及犁軒眩人獻於漢　後漢書曰其

東界木鹿城號爲小安息章和元年遣使獻獅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渡河又西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

隋書曰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與康國王同族都邓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爲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尺風俗同於康國煬帝遣杜行滿使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大業五年遣使貢獻

大夏

杜氏通典曰大夏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君長其兵弱畏戰史記曰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賣諸物東南有身毒國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

吐火羅

新唐書曰吐火羅或曰土谷羅曰覩貨邏元魏謂吐呼羅者居葱嶺西烏滸河之南古大夏地與挹怛雜處勝兵十萬國土著少女多男北有頗黎山其陽穴中有神馬國人遊牧牝於側生駒輒汗血其王號葉護武德貞觀時再入獻永徽元年獻大鳥高七尺色黑足類橐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俗謂駝鳥顯慶中以其阿緩城爲月氏都督府析小城爲二十四州授王阿史那都督後二年遣子來朝俄又獻瑪瑙鐘樹高三尺開元天寶間數獻馬驢異藥乾陀婆羅二百品紅碧玻瓈乃冊其君爲吐火羅葉護挹怛王

嚩噠

後魏書曰嚩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餘里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角焉衣服類加纓絡頭皆剪髮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時三月不從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者死便受之用刑嚴急偷盜無多少皆腰斬其人凶悍能鬬戰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皆役屬之

挹怛

增 隋書曰挹怛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里大月氏種也勝兵五六千人善戰俗同吐火羅南去瓜州六千五百里東至隋大業中遣使來貢 文獻通考曰按劉璠梁典滑國姓嚈噠後裔以姓爲國號轉訛又謂之挹怛焉

副貨

增 北史曰副貨國東至阿富使且國西至汊誰國中間相去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千五百里國中城周迴七十里宜穀葡萄國王有黃金殿殿下金駝七頭高三尺孝文帝時遣使朝貢

疊伏羅

增 北史曰疊伏羅國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鹽奇水西流有白象并有阿末黎大皮緾作布土宜五穀宣武時遣使獻方物

拔豆

增 北史曰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東至多勿當國西至薄那國中間相去七百五十里南至屬陵伽國北至弗那伏且國中間相去九百里國中出金銀雜寶白象水牛騾牛葡萄五果土宜五穀

朱居波

增 杜氏通典曰朱居波後魏時通焉亦名朱居槃國漢子合國也并有西夜蒲犂依耐得若四國之地在于闐國西千餘里其西至渴槃國南至女國三千里北至疏勒九百里東至葱嶺二百里其王本疏勒國人宣武永平中遣使朝貢唐武德以後頻遣使朝貢

渴槃陀

增 文獻通考曰渴槃陀後魏時通焉亦名漢陀國亦名渴羅國治葱嶺中在朱居波國西西至護密國其南至懸度山無定界北至疏勒國界西北至判汗國其王本疏勒人懸度山在國西南四百里懸度者名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因以爲名懸度葱嶺迤邐相屬郵置所絕道阻且長故行人由之莫能分別又有頭痛山在國西南鄉嶼賓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其葱嶺俗號極嶷山其國衣服語貌與于闐相似書與婆羅門同人山居勁健有音樂兵器有甲矟弓刀國法殺人劫賊者死餘罰其稅雜絹之服飾婚姻同疏勒太武帝太延三年朝獻於後不絕

增後魏書曰鉢和在渴槃陀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大雪山望若銀峰其人食麪服氈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嚩噠一道西南趣烏萇爲嚩噠所統

波知

增後魏書曰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總攝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有龍婦小者龍子行人經之設祭始過不則多遇風雪

賒彌

增後魏書曰賒彌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嚩噠東有鉢盧勒國路險緣鐵鎖而度下不見底熙平中遣使宋雲等竟不能達

烏萇

增北史曰烏萇在賒彌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婆羅門爲其上族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主動則訪決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豐稻麥寺塔華麗人有爭訟服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爲法不殺犯罪惟徙之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

乾陀

增後魏書曰乾陀國在烏萇西本名業波爲嚩噠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敕勒臨國已二世矣好征戰與罽賓鬬三年不罷人怨苦之有關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戰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即所謂崔離佛圖也

謝颰

增新唐書曰謝颰居吐火羅西南本曰漕矩吒唐顯慶時謂訶達羅支武后改今號東距罽賓東北帆延皆四百里南婆羅門西波斯北護時健其王居鶴悉那城七千里多鬱金蘆草國中有突厥罽賓吐火羅種人雜居景雲初遣使朝貢後遂臣罽賓開元八年天子冊葛達羅支頡利發誓屈丨爲王至天寶中數朝貢

帆延

增文獻通考曰帆延者或曰望衍曰梵衍居斯里莫運山之旁西北與護時健接東南距罽賓西南訶達羅支與吐火羅連境地寒人穴居王治羅爛城有大城四五水北流入烏滸河貞觀初遣使入朝顯慶三年以羅爛城爲寫鳳都督府縛時城爲悉萬州授王蔺寫鳳州都督管內五州諸軍事自是朝貢不絕

石汗那

增文獻通考曰石汗那或曰所汗那自縛底野南入雪

山行四百里得帆延東臨烏滸河多赤駒開元天寶中

一再朝獻

識匿

增 文獻通考曰識匿或曰冕奚棄尼曰瑟匿東南直京師九千里東五百里距葱嶺守捉所南三百里屬護密西北五百里抵俱蜜初治若汗城後散居山谷有大谷五酋長自爲治謂之五識匿地二千里無五穀人喜攻剽劫商賈唐貞觀二十年偕似沒役槃二國使者來朝開元十二年授王布遮波資金吾衞大將軍似沒者北接石土俗與康同役槃亦與康鄰出良馬俱蜜者治山中在吐火羅東北南臨黑河其王突厥延陀種貞觀十六年遣使者入朝開元中獻胡旋舞女護密者或曰達摩悉鐵帝曰鑲偪

劫國

增 文獻通考曰劫國隋時聞焉在葱嶺中西與南俱與陁彌國界接西北至挹怛國去長安萬二千里有戶數萬氣候熱有稻麥粟豆羊馬出洛沙青黛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鎖玻瓈水精杯各一頗梨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棗小者如酸棗

陀羅伊羅

增 杜氏通典曰陀羅伊羅隋時聞焉在烏茶國北大雪山坡上緣梯登山接七百梯方到其國

越底延

增 文獻通考曰越底延國隋時聞焉治辛頭河北南至婆羅門國三千里西北至賒彌國千餘里東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其王婆羅門種戶數萬有弓矢刀矟皮甲國法不殺人重罪流輕者杖國無課稅其俗事佛書同貝葉人被髮衣錦袍不開縫貧者衣白疊俗清潔氣候溫多稻有羊馬多牛出鈴石訶黎勒石蜜糜皮細疊

大月氏

杜氏通典曰大月氏漢時通焉理藍氏城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嬀水北其南則大夏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北則康居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里其國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恃強輕匈奴本居燉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增 後漢書曰月氏遷於大夏分其國爲休密雙靡貴霜

胷頓都密凡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翎侯攻密四翎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侵安息滅僕達屬賓悉有其國復滅天竺月氏自此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北史曰北與蠕蠕接數爲所侵遂西遷都薄羅城後魏太武時其國人商販到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採礦鑄之既成光澤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驚以爲神

小月氏

增後魏書曰小月氏治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在波路西南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被服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牧移徙類匈奴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也　文獻通考曰晉天福時有仲雲旋居胡盧磧即其遺種

高附

增文獻通考曰高附後漢時通焉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即得之弱即失之

康居

原 杜氏通典曰康居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鄰接王理樂越匿地甲闌城亦居蘇薤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至都護理所五千五百里成帝時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慢都護郭舜數上言康居驕點奏遣子入侍此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燉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駱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點絕遠之國非至計也 增 晉書曰風俗及人貌衣服同大宛地和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產良馬晉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獻善馬

康國

增 隋書曰康國康居之後遷徙無常不恒故地其王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爲匈奴所破西踰蔥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凡九國皆其種類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康國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迦城爲強國西域諸國多歸之有胡律置於祆祠決罰則取而斷之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商賈諸國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箜篌笛婚嫁喪制與突厥同俗奉佛氣候宜五穀勤脩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封牛黃金鏡砂貯香阿薩那香瑟瑟鏖皮氈能錦疊多蒲萄酒以十二月爲歲首有婆羅門占星候氣以定吉凶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潑盛爲戲樂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

者舌

增 舊唐書曰者舌國故康居國也在破洛那西北貞觀五年遣使貢獅子太宗嘉其遠至命祕書監虞世南爲之賦十一年又獻金桃銀桃詔令植之苑囿萬歲通天中則天封其大首領篤婆鉢提爲康國王開元十六年烏勒上表請封其子咄曷爲曹國王默啜爲米國王許之

米國

增 北史曰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西北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隋大業中貢方物

曹國

增 北史曰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破羅闍丈五尺高下相稱每月祭之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入貢

東曹

增 新唐書曰東曹或曰都率沙那蘇對沙那劫布呾那蘇都識匿凡四名居波悉山之陰漢貳師城地也東北距俱戰提二百里北至石西至康東北寧遠皆四百里許南至吐火羅五百里有野义城城有巨窟嚴以關鑰歲再祭人向窟立中即煙出先觸者死武德中與康國同遣使入朝其使回本國以臣為健兒聞秦王神武欲肆麾下高祖大悦

西曹

增 新唐書曰西曹者隋時曹也南接史及波覽治瑟底痕城東北越于底城有得悉神祠國人事之有金具器款其左曰漢時天子所賜武德中入朝天寶元年王哥羅僕羅遣使者獻方物詔封懷德王即上言祖考以來奉天可汗願同唐人受調發佐天子征討十一載東曹王設阿忽與安王請擊黑衣大食元宗慰諭之不聽

中曹

增 新唐書曰中曹者居西曹東康之北王治迦底真城其人長大善戰

何國

增 北史曰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亦舊康居地王姓昭武康國王之族類風俗與康國同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新唐書曰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城左有重樓北繪中華古帝東突厥婆羅門西波斯拂菻諸王其君日一詣拜貞觀十五年遣使入朝永徽時上言聞唐出師西討願輸糧於軍俄以其地為貴霜州授其王刺史

史國

增 北史曰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狄遮亦康國王之支庶都城方二里勝兵千

餘人俗同康國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新唐書曰史
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康居小王蘇薤城故地有鐵門山
左右巉峭石色如鐵爲關以限二國以金鋼鬪唐貞觀
十六年入貢顯慶時以其地爲佉沙州君爲刺史開元
十五年獻舞女天寶中詔改史爲來威國

石國

增文獻通考曰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漢大宛北
鄙也唐武德貞觀間數獻方物顯慶三年以瞰羯城爲
大宛都督府授其王都督開元初封其君長爲石國王
天寶初封王子那俱車鼻施爲懷化王賜鐵券安西節

度使高仙芝劾其無藩臣禮請討之王約降仙芝遣使
者護送至開遠門俘斬闕下王子走大食乞兵敗仙芝
軍自是臣大食寶應時遣使朝貢

烏那遏

增隋書曰烏那遏國都烏滸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
昭武亦康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大
業中遣使貢方物

穆國

增隋書曰穆國都烏滸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
遏爲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
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火尋

增新唐書曰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居烏滸水之
陽東南六百里距戍地西南與波斯接西北抵突厥曷
薩乃康居小王奧鞬城故地其君治急多羅遮城有車
牛商賈乘以行諸國天寶十載君稍施芬遣使者朝獻
黑鹽寶應時復入朝

東女

增文獻通考曰東女亦曰蘇伐剌拏瞿咀羅羌別種也
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稱東別之東與吐蕃党項茂州接

西劒三波訶北距于闐東南屬雅州羅女蠻白狼夷東
西行盡九日南北行盡二十日有八十城以女爲君居
康延川巖險四繚有弱水南流縫革爲船戶四萬勝兵
萬人王號賓就官曰高霸黎猶言宰相也官在外者率
男子爲之凡號令女官自內傳男官受而行之侍女數
百五日一聽政王死國人以金錢數萬納王族求淑女
立之凡二次爲小王因以爲嗣或姑死婦繼無纂奪所
居皆重屋王九層國人六層王服青毛綾裙被青袍袖
委於地冬羊裘飾以文錦爲小髻髮耳垂璫足曳鞾韈
履俗輕男子女貴者咸有侍男子從母姓地寒宜麥畜

羊馬出黃金風俗與天竺同以十一月爲正巫者以十
月詣山中布糟麥呪呼羣鳥俄有鳥來如雞狀剖視之
有穀者歲豐否即有災名曰鳥卜隋開皇六年遣使朝
貢唐武德時王湯滂氏遣使入貢貞觀中使復至太宗
璽制慰撫顯慶初遣使高黎文與王子三盧來朝授
右監門中郎將其王斂辭請官號武后冊拜斂辭左玉
鈐衛員外將軍賜瑞錦服天授開元間王及子再來朝
詔與宰相宴曲江封王曳夫爲歸昌王左金吾衛大將
軍後乃以男子爲王貞元九年其王湯立悉與白狗君
等皆詣劒南韋皐求內附上天寶所賜詔書皐處其衆
於維霸等州賜牛糧治生業於是松州羌二萬口相踵
入附立悉等官刺史皆世襲然陰附吐蕃故謂之兩面
羌

西女

增 文獻通考曰西女國在葱嶺之西其俗與東女略同
種皆女子多珍貨附拂菻君長歲遣男子配焉俗產男
子不舉唐貞觀八年朝貢使至

鏺汗

增 隋書曰鏺汗國居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
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俗多朱
砂金鐵大對中遣使貢方物 新唐書曰寧遠者本拔
汗那或曰鏺汗元魏時謂破洛那貞觀初王契苾爲酋
突厥所殺遏波之立契苾兄子阿了參爲王治呼悶城
遏波之治渴塞城顯慶初遏波之遣使朝貢高宗厚慰
諭三年以渴塞城爲休循州都督授阿了參刺史開元
二十七年王阿悉爛達干冊拜奉化王天寶三載改其
國號寧遠帝以外家姓賜其王曰寶又封宗室女爲和
義公主降之十三載王忠節遣子薛裕朝請留宿衛習
華禮聽之授左武衛將軍其事唐最謹

奄蔡

增 通典曰奄蔡漢時通焉西接大秦東南二千里與康
居接去陽關八千餘里控弦十餘萬土氣溫和臨大澤
無涯岸多槙松白草及豹畜牧逐水草蓋近北海至後
漢改名阿蘭聊國後魏時曰粟特一曰溫那沙周保定
四年來貢方物

粟弋

增 通典曰粟弋後魏通焉在葱嶺之西一名粟特一名
特拘夢出名馬牛羊珍果蒲萄酒其土地水美故也大
禾高丈餘子如胡豆附庸小國四百餘城魏太武帝時
遣使朝貢

丁令

增 文獻通考曰丁令魏時聞焉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子青昆子皮南至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二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爲即匈奴北丁令也而此丁令在烏孫西似其別種又匈奴北有屈射國有隔昆國有新犁國明北之南自復有丁令非烏孫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腦馬腦馬蹄不騎馬而走疾於馬勇健敢戰國其人聲音似鴈鶩從膝以上身至頭人也以下生毛

短人

增 通典曰短人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嘗有商旅行北方迷惑失道到斯國國中甚多珍寶

堅昆

增 文獻通考曰堅昆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勝兵二萬人隨水草畜牧多貂有好馬

呼得

增 文獻通考曰呼得魏時聞焉在蔥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亦多貂

總 杜氏通典天竺後漢通焉即漢時身毒國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有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名身毒扶南傳云舍衛國隸焉天竺法維佛國記云在摩竭國南亦天竺屬國也

烏弋法維佛國記云在摩竭國南亦天竺屬國也

增 後漢書曰俗與月支同而地卑濕暑熱乘象而戰弱於月氏俯浮圖道不殺伐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桓帝延熹二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術因此頗有奉其道者 梁書曰魏晉世絕不復通惟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物使其國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乎即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氏馬四匹報旃四年方至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敦龐土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於渠

墜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器玩珍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爲在天地之中也　文獻通考曰宋文帝元嘉五年天竺伽毘黎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寶物赤白鸚鵡各一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以其使爲建威將軍梁天監初天竺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獻瑠璃唾壺雜香吉貝等物有眞鹽色正白如水精後魏宣武時南天竺遣使來獻駿馬　舊唐書曰天竺國或云婆羅門地在葱嶺之南周三萬里其中分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距雪山四周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鄰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會其都城周迴七十餘里北鄰禪連河云昔有婆羅門領徒千人肆業於樹下樹神降之遂爲夫婦宮室自然而立僮僕甚盛於是役使百神築城以統之經日而就此後有阿育王復役使鬼神累石爲宮闕皆雕文刻鏤非人力所及阿育王頗行苛政置炮烙之刑謂之地獄令城中見有其迹焉中天竺王姓乞利陁氏或云刹利氏世有其國不相篡弒稻歲四熟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又有栴檀鬱金諸香通於大秦故其寶物或至扶南交趾貿易焉百姓殷樂俗無簿籍耕王地者輸地利以齒貝爲貨人皆深目長鼻致敬極者舐足摩踵家有奇樂倡伎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罽上爲螺髻於頂餘髮剪之使卷俗皆徒跣衣重白色惟梵志種志披白疊以爲異死者或焚屍取灰以爲浮圖或委之中野以施禽獸或流之於河以飼魚鼈無喪紀之文謀反者幽

殺之小犯罰錢以贖罪不孝則斷手足截耳割鼻放流邊外有文字善天文算曆之術其人皆悉學雲章云是梵天書法書於貝多樹葉以紀事不殺生飲酒國中往往有舊佛跡隋煬帝時遣裴矩應接西番諸國惟天竺不通帝以爲恨浮圖元奘至其國其王尸羅逸多召見曰而國有聖人出作泰王破陣樂試爲我言其爲人元奘粗言太宗神武四夷賓服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貞觀十五年尸羅逸多自稱摩伽陀王遣使朝貢太宗降璽書慰問尸羅逸多大驚問諸國人曰自古曾有摩訶震旦使人至吾國乎皆曰未之有也戎言中國爲摩

訶震旦乃膜拜而受詔書因遣使朝貢其四天竺國王咸遣使朝貢五天竺所屬之國數十累遣使來　文獻通考曰貞觀二十二年右衛率長史王元策使其國尸羅逸多死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元策元策朝散大夫得方士那邏邇婆娑寐自言壽二百歲有不死術帝改館使治丹命兵部尚書崔敦禮護視使者馳天下採怪藥異石又使者走婆羅門諸國所謂畔茶法水者出石曰中有石象人守之水有七種色或熱或冷能銷草木金鐵人手入輒爛以橐駝鬬髓轉注瓶中有樹名咀賴羅葉如黍生射枝則落爲羣鳥銜去則又射乃得之其詭譎類如此後術不驗聽還開元中南天竺一獻五色能言鳥乞師討大食吐蕃丐名其軍元宗詔賜懷德軍使者曰蕃夷惟以袍帶爲寵帝以錦袍金革帶魚袋幷七事賜之晉天福中滄州僧道圓詣西域在途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五印度即天竺也宋太平興國七年益州僧光遠至天竺以其王沒徙曩表來上令天竺僧施護譯云近聞支那國內有大明王至聖至明威力自在每懇薄幸朝謁無由遙望支那起居聖躬萬福先遠來蒙賜金

剛吉祥無畏坐釋迦聖像袈裟一事已披掛供養伏願支那皇帝福慧圓滿壽命延長常爲引道一切有情生死海中度諸沈溺今以釋迦舍利附光遠上進又譯其印度西行十二日至乾陁羅國又西行二十日至羅賀囉國又西行十日至嵐婆國又西行十二日至誐慈羅國又西行至波斯國得西海自北印度行百二十日至中印度中印度西行三程至呵囉尾國又西行十二日至迦囉拏俱惹國又西行十一日至摩羅尾國又西行二十日至烏然泥國又西行二十五日至羅囉國

又西行四十日至蘇囉茶國又西行九十日至供迦拏中印度行六月程至南印度又西行六月程得南海皆國又西行一日至海自南印度南行一日至西海凡施護之所述云雍熙中有婆羅門僧永世與波斯外道阿里煙同至京師永世自言本國名利得國王姓牙羅五得名阿喏你縛衣黃衣戴金冠以七寶爲飾出乘象或有輿以音樂螺鈸前導多游佛寺博施貧乏其妃曰摩訶你衣紬繡金紅衣歲一出多所振施人有寃抑俟王及妃出游即迎隨申訴署國相四人庶務並委裁制五穀六畜果實與中華無異市易用銅錢文漫圓徑如

中國之制但實其中不穿貫耳其國東行經六月至大食國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阿里煙自云本國王號黑衣姓張名哩哩沒用錦綵爲衣每游獵三二日一還國署大臣九人治國事無錢貨以雜物貨易其國東行經六月至婆羅門

天竺二

增 紀事宋范成大吳船錄曰乾德二年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貝多葉書有繼業三藏姓王氏耀州人預遣中至開寶九年始歸寺所藏涅槃經一函四十二卷業於每卷後分記西域行程雖不甚詳然地理大略可考世所罕見錄於此以備國史之闕業自階州出塞西行由靈武西涼甘肅瓜沙等州入伊吳高昌焉耆于闐疎勒大石諸國度雪嶺至布路州國又度大葱嶺雪山至伽濕彌羅國西登大山有薩埵太子投崖飼虎處遂至健他羅國謂之中印度又西至庶流波國及左攝陁羅國國有二寺又西過四大國至大曲女城南臨泊牟河北背洹河塔廟甚多而無僧尼又西二程有寶階故基又西至波羅柰國兩城相距五里南臨洹河又西北十許里至鹿野苑塔廟佛跡最夥業自云別有傳記今不傳矣南行十里渡洹河河南有大浮屠自鹿野苑西至摩羯提國館於漢寺多租入八郡隸焉僧徒往來如歸南與杖林山相直巍峰矗然山北有優波掬多石室及塔廟故基西南百里孤山名雞足三峰云是迦葉入定處又西北百里有菩提寶座城四門相望金剛座其中東向又東至尼連禪州東岸有石柱記佛舊事自菩提座東南五里至佛苦行處又西三里至三迦葉郎及牧牛女池金剛座之北門外有獅子國伽藍又北五里至伽耶城又北十里至伽耶山云是佛說寶雲經處又自金剛座東北十五里至正覺山又東北三十里至骨磨城業館於鞞羅寺謂之南印度諸國僧多居之又東北四十里至王舍城城東南五里有降醉象塔又東北登大山細路盤紆有舍利子塔又臨澗有下馬迎風塔度絕壑登山頂大塔廟云是七佛說法處山北平地又有舍利本生塔其北山半曰鷲峰云是佛說法華經處山下即王舍城城北山趾有溫泉二十餘井又北有大寺及伽藍隨竹園故跡又東有阿難半身舍利塔溫湯之西有平地直南登山腹有畢鉢羅窟業止其中誦經百日窟西復有阿難證果塔此去新王舍城八里日往乞食會新王舍城中有闍若隸漢寺又有樹提迦故宅城其西有輪王塔又北十五里有那爛陁寺之

南北各有數十寺門皆西向其北有四佛座又東北十五里至烏蘗頭寺東南五里有聖觀自在像又東北十里至伽濕彌羅寺寺南距漢寺八里許自漢寺東行十二里至却提希山又東七十里有鴿寺西北五十里有支那西寺古漢寺也西北百里至花氏城育王故都也自此渡河北至毘耶離城有維摩方丈故跡又至拘尸那城及多羅聚落踰大山數重至泥波羅國又至磨逾里過雪嶺至三耶寺由故道自此入階州

榜葛剌

續文獻通考曰榜葛剌本忻都州府西天有五印度此即東印度也國最大從蘇門答剌海西北行二十日抵滿地港自港至瑣納兒江有城池街市聚貨通市再行至板獨哇酋長居焉城郭甚嚴其國王殿宇廣大內門三重九間殿柱皆黃銅包飾雕琢花獸左右長廊內設明甲馬隊千餘外列巨漢甲冑執鋒刃弓矢丹墀左右列孔雀翎扇蓋數百又置象隊王正殿高座嵌八寶王箕踞坐其上劒橫於膝王及諸官皆回回人男祝髮白布纏頭圓領長衣束綠帨踊金錦羊皮鞾俗尚信義律六百里西屬賓四百里山谷相屬產金鐵葡萄鬱金稻歲熟人柔詐善禁架術國無刑殺抵死者放之窮山田豐美一歲二收男女勤耕織婦人不施脂粉耳垂寶釧項拄纓絡髻雜後冬亦種印度飲食男女不同處夫死不再嫁妻死不再娶孤寡無托則同邨人輪膳官有印章行移刑笞杖徒流軍有糧陰陽醫卜百工技藝大類中國曆有十二月無閏產高仵布兜羅錦翠羽金繡巾琉璃明永樂中遣使朝貢正統三年又表貢

沿納樸兒

續文獻通考曰沿納樸兒在榜葛剌西古天竺國也居印度之中又名金剛寶座國乃釋迦得道之所明永樂中遣使詔諭國王一不剌金遣人來朝貢

摩揭陀

文獻通考曰摩揭陀一曰摩伽陁本中天竺屬國環五十里土沃宜稼穡有異稻巨粒號供大人米王居焉閣揭羅布羅城或曰俱蘇摩補羅曰波吒釐子城北瀕殑伽河唐貞觀二十一年始遣使獻波羅樹樹類白楊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拆瀋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高宗又遣王元策至其國摩訶菩提祠立碑焉又有那揭者亦屬國也貞觀二十年遣使者貢方物烏茶者一曰烏萇直天竺南地廣五千里東距勃律六百里西屬賓四百里山谷相屬產金鐵葡萄鬱金稻歲熟人柔詐善禁架術國無刑殺抵死者放之窮山罪有疑飲以藥視瀆清濁而決輕重有五城王居衛營

葉利城一曰嘗揭羅城東北有達羅川即烏萇舊地貞觀十六年其王達摩因陁訶斯遣使者獻龍腦香璽書優答

車離

增 文獻通考曰車離後漢時通焉居沙奇城一名禮惟持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別城數十皆稱王其人怯弱地方數千里人長八尺乘象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

獅子國

增 梁書曰獅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夏冬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拘時節其國舊無人民唯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形但出珍寶明其所直商人依價取之諸國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能馴養獅子遂以為名晉義熙初遣使獻玉佛像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歷晉宋代尚存建康瓦官寺 文獻通考曰唐總章三年遣使來貢天寶初尸羅迷伽再遣使獻大珠細金寶纓象齒白氎

大秦

杜氏通典曰大秦一名犁鞬一云前漢時後漢時始通焉其國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其王理安都城宮室皆以水精為柱從條支西渡海曲萬里去長安蓋四萬里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或云本中國人也

增 晉書曰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其城周迴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為柂柿琉璃為牆壁王有五宮相去各十里每旦於一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輒更立賢人放其舊王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異習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驛制置一如中州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珠大貝會合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有夜光斛駝雞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縷綵及織錦繡罽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交易用錢貨無盜賊路不拾遺人民殷盛屋宇齊整王城四角各有一重樓以居守者市有平秤斗斛門有掌節執鼓以節度人出入國中有道徑四通八達郵亭皆有供帳每國有吉慶之事王輒改年更始國人壽考或有至千歲者其俗人皆長大端正有異於諸國自天竺安息人與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供以金錢途經大海海水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少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

後魏書曰地多獅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持兵器輒為所食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生土中其臍與地連擊物驚之遂絕逐水草無羣又有木難出翅鳥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土人珍之有幻人能額上為炎燼

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自墮開口則編貝亂出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毛名曰海西布作環瑰琫罽帳之屬其色鮮於海東諸國所作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水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大秦人常乘大舶載鐵網令水工沒先入視之可下網乃下初生白漸似苗近甲歷一歲許出網目間變作黃色枝格交錯高極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乃赤好復沒視之知可採便以鐵鈔發其根乃以索繫網使人以舶上絞車舉出還國理截恣意所作若失時不舉便蠹敗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

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桓帝延熹初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晉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處幾於日所入也

拂菻

舊唐書曰拂菻國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東南與波斯接地方萬餘里列城四百邑居連屬其宮宇柱櫳多以水晶琉璃為之有貴臣十二人共治國政常使一人將囊囊隨王車百姓有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還宮省發理其枉直其王冠形如鳥舉翼冠及瓔珞皆綴珠寶衣

錦繡前不開襟坐金花牀有一鳥似鸚毛綠色常在王側倚枕上坐每進食有毒其鳥輒鳴其都城疊石為之絕高峻凡有十萬餘户南臨大海城東面有大門其高二十餘丈自上及下飾以黃金光輝燦爛連曜數里自外至王室凡大門三重列異寶雕飾第二門樓中懸一金秤以金九十二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一金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失其殿以琉璃為柱黃金為地象牙為門扇香木為棟梁其俗無氈擣白石為末羅之塗屋上其堅密光潤還如玉石至盛暑之節人厭氛熱乃引水潛流

上偏屋宇機制巧密人莫之知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溜懸波如瀑布激氣成涼風其巧妙如此風俗男子披帔而右袒婦人不開襟錦為頭巾家資滿億封以上位有羊羔生於土中其國人候其欲萌乃築牆以院之防外獸所食也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唯人著甲走馬及擊鼓以驚之其羔驚鳴而臍遂絕俗皆衣繡出入擊鼓建旌旗旛幟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大貝車渠瑪瑙珊瑚琥珀凡西域諸珍異多出其國隋煬帝常將通拂菻竟不能致貞觀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等物太宗

降璽書答慰賜以綾綺爲自大食強盛漸陵諸國乃遣大將軍摩祗伐其都城因約爲和好請每歲輸金帛率效國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大食焉開元七年正月其主因吐火羅大首領獻獅子易則用國王之面
羚羊各二不數月又遣大德僧來朝貢 續文獻通考曰明洪武辛亥遣其國故民捏古倫齎詔諭之尋遣人來貢

拂菻二

跳丸 出火 魚豢典略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見前

羊膠出土 鳥口吐珠 上見前

氣流風 俱見前

小人

文獻通考曰小人在大秦之南軀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爲海鶴所食大秦每衛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報

軒渠

文獻通考曰軒渠其國多九色鳥青口綠頸紫翼紅膺紺頂丹足碧身綃背垂九尾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鳳其青多紅少謂之繡鸞常從弱水而來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其國幣貨同三童國

三童

文獻通考曰三童在軒渠國西南千里人眼有三精珠或有四舌者能爲一種聲亦能俱語常貨多用蕉越犀象作金幣率效國王之面若丈夫交易則用國王之面

澤散

文獻通考曰澤散魏時聞焉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與安息城谷最近西南至大秦都不知里數

驢分

文獻通考曰驢分魏時聞焉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四十里發海道西南繞海道直西行至焉

天方

續文獻通考曰天方在海西之盡古筠冲地舊名天堂國又名西域地多曠漠風景融和四時皆春田沃稻饒民以安業自不爲盜男子削髮以布纏頭婦人編髮盤頭自古置有禮拜寺分四方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皆白玉爲柱黃甘玉爲地中有黑石一片方丈餘曰漢初時天降也寺層次高上如塔狀每見月初生其長率其民拜天號呼稱揚以爲禮又日落聚爲市蓋日中熱故也產金銀寶石珍珠獅子駱駝祖剌法豹鹿馬八

尺高名天馬珊瑚犀角明宣德七年國王遣臣沙瓌以方物獅子麒麟來貢其國有回回曆與中國曆前後差三日

默德那

增 續文獻通考曰默德那與天方接壤即回回祖國也城池宮室田園市肆大類江淮間寒暑應候民物繁庶種五穀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諸技藝人俗重殺不食豕肉織金雕鏤器皿最精巧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聖靈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為別諱拔爾猶華言天使也國中有佛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卷書兼篆草西洋諸國並傳用之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其教以事天為本明宣德壬子國王遣使隨天方使來朝貢

黑葛達

增 象胥錄曰黑葛達國小而貧平川廣野多草木禽獸少市肆市用鐵錢俗尚佛畏刑宣德中嘗遣使朝貢又有白葛達在西海中小國土瘠亦尚佛宣德七年國王遣使朝貢

阿速

增 象胥錄曰阿速在西海中為大國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淳暄適節有魚鹽耕牧之利俗尊鬼好施惡爭鬬鮮飢寒永樂中常遣使來朝貢

沙哈魯

增 象胥錄曰沙哈魯在阿速西南海島中山川環抱居民旅處邨落畜產孳息王及酋長城居瓦屋佞佛恥鬬俗號淳直西域賈胡來市海中得奇貨不惜酬數倍沙哈魯人不識也永樂間遣使朝貢或曰即古拔和國唐貞觀中常入貢

火剌札

增 象胥錄曰火剌札國頗微弱四圍皆山鮮草木水流曲折亦無魚蝦城僅里許多板屋俗尚佛喜中國磁器鐵線永樂十四年常朝貢

吃力麻兒

增 象胥錄曰吃力麻兒山卑水淺西南傍海東北林莽多毒蟲猛獸得中國雄黃麝香磁器甚喜不事耕農好射獵有達巷無市肆交易無期永樂中常來朝貢方物惟獸皮鳥羽罽褐之屬或曰即倫力麻國

白松虎兒

增 象胥錄曰白松虎兒舊名速麻里兒國中無大山亦鮮林木無猛獸毒蟲之害先是常有白虎出松林中不

傷人畜旬月後不復見國人以爲神父老曰西北方白虎降精因更其國號永樂中來貢

西洋古里

續文獻通考曰西洋古里地最大與僧伽密邇西洋諸番之會也去中國十萬里西瀕大海南距柯枝北接狠奴兒國其人淳厚行讓道路不拾遺喜事浮屠地宜穀麥產沈香木香西洋布五色布白鷹胡椒馬五色鸚鵡石明永樂元年國王馬那必加剌滿遣使朝貢馬三年又遣使朝貢詔封爲古里國王給銀印誥命

柯枝國

增皇明世法錄曰柯枝國與錫蘭山相峙去古里三十程其國王瑣里人也尚浮屠建寺範金爲佛每旦鳴鐘鼓汲泉灌佛頂數回已乃禮之明永樂十年遣使請封其國之山詔封爲鎮國山御製碑文賜之

小葛蘭國

增皇明世法錄曰小葛蘭國與柯枝接壤亦西番諸國要會也俗尚浮屠少物產歲藉榜葛剌國米爲食

牒幹

增續文獻通考曰牒幹地在溜山之傍溜山濱海在西海中其溜大者八曰沙溜曰官嶼溜曰人不知溜曰起

來溜曰麻里漢溜曰加平年溜曰安都里溜餘小溜無慮三千土人曰此弱水三千也舟行遇風失入溜即溺明永樂中國王亦剌福遣使來朝貢

左法兒

增續文獻通考曰左法兒地在海西北重山地色多黃赤與阿丹同風俗頗淳奉回回教產西馬鶴頂駝雞福祿片腦沈香明永樂中遣使來朝貢宣德中又朝貢

瑣里

增續文獻通考曰瑣里西海中小國也產撒哈剌紅八者藍布覩木里布白苧布明洪武中國王遣使朝貢圖其土地山川以獻賜大統曆金幣永樂元年復遣人朝貢

八答黑商

增續文獻通考曰八答黑商國中山川明秀人俗朴實奉佛有浮屠數區壯麗如王宮西洋西域皆商販於此明永樂間來朝貢又有南巫里國急蘭丹國奇剌尼國夏剌比國窟察尼國烏涉剌踢國魯密國彭加那國拾剌齊國八可意國坎巴夷替國俱朝貢

加異勒

增續文獻通考曰加異勒西戎一小種也居人不及千

家貿宴常儛鄰國明永樂宣德中俱遣使朝貢

日羅夏治

增續文獻通考曰日羅夏治西海中小國俗崇佛教產胡椒蘇木明永樂三年國王遣其臣文那打時鎮等來朝貢

覽邦

增續文獻通考曰覽邦地去西域遠甚洪武九年遣人來朝貢永樂宣德中常附鄰國貢方物

失剌思

增續文獻通考曰失剌思明永樂間遣人來朝貢宣德中遣八人來朝貢

爪眞誠

增象胥錄曰敏眞誠國亦大多高山深水縛木爲渡以日中市諸貿畢集見中國磁器爭欲得之產駝馬異香明永樂中來朝貢

木波

增續文獻通考曰木波初西番既衰其苗裔曰董穜其子曰巴瓊角始附宋賜姓趙改名忠順忠順子永吉永吉子世昌皆受宋官襲把羊族長金定陝西鬼蓋族長京臧殺世昌金遣兵執京臧斬之以世昌子鐵哥爲把

羊族祁管大定四年宋破洮州鐵哥弟結什角與其母走入喬家族避之喬家族首領播逋與鄰族木波隴逋隴拜丙離四族耆老大僧等立結什角爲木波四族長號曰王子其地北接洮州積石軍其南隴逋族南限大小八百餘里不通人行東南與疊州羌接其西丙離族西與盧甘羌接其北隴拜族與西夏容魯族接高寒無絲枲五穀惟產青稞與野菜合酥酪食之其疆境共八千里合四萬餘户其居逐水草畜牧遷徙不常結什角念金爲其父報仇欲棄四族歸朝四族不許移剌成至臨洮使人招結什角乃率四族來附進馬百匹仍請每

年貢馬詔曰遠人慕義朕甚嘉之其遣能吏往撫其衆厚其賞賜後木波苦邊將貪暴相率爲寇掠同知臨洮尹楊仲武入其營曉諭羌人喜悅寇遂息後復侵熙河熙河主帥使人諭之曰楊總管來我乃解去熙河具奏復遣仲武往責以負約對曰邊將苦我今幸見公願終身不復犯塞乃舉酒酹天折箭爲誓仲武因以卮酒飲之曰當更爲汝請若復背約必用兵矣羌人乃羅拜而去

增續文獻通考曰鼻骨德不詳所自遼太宗天顯三年

鼻骨德來貢穆宗景宗世時來貢不絕

阻卜

續文獻通考曰阻卜不詳其始遼時歲來朝貢聖宗常置阻卜等部節度使以統命化哥討破之道宗時阻卜磨古斯鞅發諸蕃部兵討之擒磨古斯以獻天祚時來貢者二自後無聞焉

哈密一

明一統志曰哈密本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之外為西北往來要路漢明帝取其地為屯田兵鎮之所未詳其始遼時歲來朝貢聖宗時常置阻卜等部節度使其七部太師阿里底殺本部節度使以叛命化哥討破之道宗時阻卜磨古斯鞅發諸蕃部兵討之擒磨古斯以獻天祚時來貢者二自後無聞焉

哈密二

明一統志曰哈密古西戎地戰國時月氏居之秦末漢初屬匈奴武帝時為酒泉燉煌二郡地晉屬晉昌郡西涼置會稽廣夏二郡後魏增置常樂郡後周廢會稽郡隋又廢常樂等郡以其地屬瓜州後屬燉煌郡唐初屬瓜州廣德後沒於吐蕃宋時為西夏所據元時為瓜州地屬沙州路明永樂二年詔建赤斤蒙古千戶所以塔力尼為千戶賜誥印尋陞衛以塔力尼為指揮僉事塔力尼卒子且旺失加襲宣德以來朝貢不絕 續文獻通考曰其產麩金鼓礬硇砂肉蓯蓉胡桐律緊鞋草柏脉根沙棗駝

罕東

續文獻通考曰罕東居沙州城在甘州西南亦古燉煌地也明洪武三十年通貢因置衛自是歲貢不絕

曲先

續文獻通考曰曲先地在甘州迤西南東抵安定衛

西抵肅州衛漢爲張掖郡地元置曲先答林元帥府明永樂四年設曲先衛宣德中貢方物

安定阿端

增 續文獻通考曰安定阿端地在罕東之西韃靼別部也其俗馬乳釀酒無城郭産馬橐駝玉石秦漢初猶爲月氏匈奴境漢武拓地始置燉煌郡治焉明洪武甲寅徽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或曰亦板丹遣使貢刀劒鎧甲等上賜織金文綺遣之即其地分爲阿端阿真若先帖里四部賜卜煙帖木兒銀印仍稱安定王又改置安定阿端自是朝貢不絶安定王係哈密宗屬永樂末安定與曲先叛洪熙元年以李英爲都督討之仍朝貢成化中被土魯番殘破乃服屬之

北狄總叙

原 杜氏通典曰北狄以畜牧爲業隨逐水草無文書簡易以言語爲約束然各有分地射獵禽獸食肉衣皮習於攻戰此天性也唐虞則山戎夏則獫狁殷則鬼方周則玁狁宣王命將討伐至太原稱爲中興其後山戎越燕伐齊後又伐燕齊桓公救燕敗走之襄王時侵盜尤甚晉文公乃與師攘却居於西河圖洛之閒號曰赤翟白翟而晉北有林胡樓煩燕北有東胡山戎烏桓之先也後爲鮮卑也各分

散谿谷自有君長不相統一及晉悼公納魏絳之謀和諸戎晉強戎服而晉侯賞魏子金石之樂至安王之時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洎于戰國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却地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及秦始皇平天下北却匈奴築長城渡河以陰山爲塞（山海經已有匈奴周書又曰正北匈奴以秦隴白玉爲幟當時及秦亂劉項相持之際未遑邊備單于頭曼稍稍渡河南復其故地至冒頓匈奴益強盛圍漢高帝於白登帝因婁敬說後妻以宗女公主呂后文帝復通

和親其後復大入蕭關燒回中宮於是置細柳棘門霸上三軍以備焉納晁錯說召人實塞下終景帝時不爲大患武帝因王恢議誘單于入塞不剋自爾侵盜尤甚衛青霍去病累歲窮討盡徙漠北矣漢境又至於陰山河西置酒泉等郡隔絶羌胡遂通西域宣帝時其國亂賢王以下爭立爲五單于呼韓邪南移近塞朝漢爲藩臣郅支奔康居爲甘延壽誅滅成帝時單于又來朝賜以後宮王嬙單于喜甚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備邊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習邊事陳十不可及王莽輔政復大寇盜莽又發兵屯成議滿三十萬十道窮追分裂爲十五單于厥尤諫陳五難至後漢建武二十四年其國饑疫死耗分爲南北單于其南單于入居雲中後又移居美稷臧宮等上書請遂滅北匈奴光武務欲息人不許和帝時北單于爲竇憲破滅安帝時南單于屢被鮮卑侵掠靈獻之際轉又挫傷魏武帝遂分爲五部置於西河離石諸郡劉元海則左賢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微矣初烏桓漢武帝時霍去病擊匈奴左地因徙於上谷漁陽之間爲漢偵察匈奴動靜始置護烏桓校尉監統之至後漢漸強盛光武納班彪策又置校尉獻帝以後寇掠轉甚竟爲曹操所滅自

桓靈之際鮮卑又盛盡有漠北匈奴故地至光和中其帥爭立國亂而檀石槐之種魏文帝時爲小種鮮卑軻比能破滅比能明帝以後國亂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跋宇文更盛並稱大號跨有中州爲蠕蠕自拓跋初徙雲中即有種落後魏太武神廳中強盛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社崙始號可汗猶言皇帝以後常與後魏爲敵國明帝熙平以後其國主爭立大亂東西魏之時突厥既強蠕蠕主奔西魏悉被誅滅自蠕蠕衰弱突厥漸盛至西魏大統中大破蠕蠕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土門號可汗由古之單于也北齊後周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至大邏便沙鉢畧分爲二國大邏便之後爲西突厥焉隋文帝開皇中本國荒亂其主染干朝隋并徙種落于朔州及夏勝二州之間煬帝親幸其部其後始畢可汗國帝於雁門困隋亂華人奔湊又更強盛控弦百萬勢陵中夏唐武德中寇原州貞觀初頡利又至渭橋四年李靖滅其國靈州總管張寶相禽頡利獻焉太宗納溫彥博議置其餘種于河南朔方之地其後滋繁分爲六州至阿史那元珍叛還故地其西突厥自隋開皇中國亂各自爲一國大業末西突厥被北突厥所滅北突厥武后嗣聖初其主默啜寇定趙二州大殺掠而去幷

丹武后萬歲通天初其帥李盡忠孫萬榮陷營州自稱可汗司農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敗於西峽石黃麖谷仁節死焉又陷冀州刺史陸寶積死之夏官尚書平章事王孝傑率兵十八萬又敗沒於東峽石又令御史大夫婁師德率兵二十萬拒之萬榮爲家奴所殺其黨遂潰

增 明世兀良哈三衛與瓦剌時爲邊患厥後河套愈恣猖獗成祖永樂元年徙大寧都司於保定以大寧故地畀朵顏泰寧福餘三衛大寧故兀良哈地也洪武中於古會州大寧設行都司封寧王永樂起兵從劉家口徑取大寧不數日奄至寧王猝出不意降乃移王與其軍內地遂以三衛地畀兀良哈使仍爲三衛約爲外藩居則偵探警則捍禦此棄大寧立三衛之始也三衛叛服不常陽爲藩蔽而陰肆侵掠致寇初通阿魯台繼結瓦剌且挾以爲重時永樂屢出師親征阿魯台二十年七月征阿魯台還召諭諸將謂阿魯台悖逆以兀良哈爲之羽翼耳當分兵剪之遂身將大軍搗其巢宣宗宣德三年九月兀良哈犯大寧帝親征皆生縛之是時阿魯台與瓦剌各相讐殺瓦剌馬哈木子曰脫歡孫曰也先九年四月脫歡攻阿魯台殺之因通兀良哈兀良哈遂駐牧遼東塞正統九年七月兀良哈入寇英宗命成國

公朱勇等分道出戰破福餘于會寧泰寧朵顏於虎頭山三衛從是寢衰而怨中國益深因糾也先爲之鄉導乙巳也先大舉入掠王振奉英宗親征次土木衆潰英宗遂北行景帝景泰元年尋請和送上皇還三年正月也先攻其可汗普化普化率十餘騎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是時也先無狀每使至輒千餘人出入騶悍毆守衛人掠財物騎入長安門阻之不聽及遣出塞又捕掠而還因東結朵顏西交哈密脇結赤斤蒙古以窺塞下四年七月沙不丹殺普化也先遂自立爲可汗十月遣使上書貢貂鼠皮又致殷勤太上皇詔議荅書時給事中林聰言也先不敢輒稱可汗使覘中國若從其稱則縱逆仍其故號則激怒乞勅來使歸語也先以順逆吉凶之道庶不失國體給事中徐正亦請遣往諭如其稔惡不悛我乃聲罪致討安遠侯柳溥言也先弒篡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若從其僞稱是與其弒主也荅書宜仍稱瓦剌太師否則絕其使彼犯我邊塞即興師致討詔再議廷臣言可汗乃彼渠長常稱荅書宜稱爲瓦剌可汗稍示羈縻時禮部郎中章綸言可汗在中國爲部渠常稱在瓦剌則爲皇帝位號今若因而稱之彼以爲中國天子且稱我爲可汗誇示諸部無復攜

貳益窺中原後禍未測仍其故稱彼必慙怨益肆侵擾
均爲不可莫若賜勅封爲敬順王或稱爲瓦剌王帝曰
也先雖篤慕亦能敬順朝廷宜如議稱瓦剌可汗時也
先新立意在通好中朝貢市往來然數年間賞賜亦不
下百萬矣至朶顔諸衞初開互市繼以土木之變罷之
後復議予貢然彼亦常竄名瓦剌使中故三衞使纍至
頗爲瓦剌間天順初年也先平章哈剌襲殺也先諸部
分散立其子小王子時孛來稱王子爲雄弒小王子屢
入寇尋孛來稍衰而毛里孩阿羅出少師猛可皆與孛
來相讐殺遂吏立脫思爲王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

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部入河套爭水草盤據爲
患自此始矣已而阿羅出結乱加思蘭孛羅忽結毛里
孩各自爲黨出入套中乱加思蘭又殺其黨阿羅出併
其衆以結滿魯都滿魯都後不知所終時河套爲寇巢
穴往來寇掠侵軼無已廷議搜套而大臣以糜費無算
遂止小王子部落火篩最強悍寇大同宣府入榆林花
馬池元良哈朶顔部落益蕃而獨花當次子巴兒孫驍
勇敢深入結婚小王子爲中國患滋甚小王子三子長
阿爾倫次阿著卜孩次滿官嗔太師亦不剌殺阿爾倫
遁入海西西海之有寇自亦不剌始也阿著稱小王子
子三長吉囊次俺荅次老把都吉囊俺荅於諸部中獨
強最爲邊患無歲不入寇正德二十一年吉囊死俺荅
日強盛有子曰黃台吉臂偏短善用兵衆俱畏之用命
過于父擁衆數萬入大同犯咸安殺掠無算其精兵戴
鐵浮圖馬具鎧刀矢銛利望之若氷雪然總督曾銑疏
請復套出塞襲勝之遂遠遁銑上復套方畧十八事并
譬陣八圖大學士夏言力主之而嚴嵩積恨言謂銑開
邊釁嵩言于帝曰俺荅諸部以夏言曾銳收河套故報
復至此于是銑與言先後皆棄市河套者周廻三面阻
河土肥饒可耕桑容通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
西至寧夏鎮東西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
九百里近者一二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河南漢之定
襄赫連勃勃趙元昊之都也唐三受降城在其北元東
勝州在其東初楊琚楊一清皆力言之自言銑死遂無
一人論復河套者二十九年八月俺荅犯京師明年與
通馬市朝市暮寇甚且幣未出境而警報遝至遂罷馬
市初總督翁萬達修宣大邊垣頗完固後以通市故大
半爲俺荅衆所毀矣先是大同右衞邊外由王城舊城
而北經二黑河一黃河歷三百里其地曰豐州崇山環
合水草豐美叛人丘富趙全等居之築城建墩宮殿宏

麗開良田數千頃接東勝州號曰板升板升者華言城也富等以白蓮妖術教俺荅入寇衆至數萬尊俺荅爲帝三十九年夏俺荅徙大青山口外避暑惟留千騎以守老弱巡撫李文進總兵劉漢統兵襲擊焚其宮室時富隨荅北徙趙全奔匿後俺荅孫把漢那吉來降俺荅執趙全等以獻請贖還那吉把漢那吉者俺荅妻所鍾愛孫也以郤於俺荅挾其妻闌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讙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荅即急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祗犢之愛而制其命其弗急則我因而撫

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荅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爲羈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搆則兩利俱存之弗搆則以師助之外以博可時俺荅婦恐中國戕其孫日夜涕泣俺荅尋亦悔遂擁十萬靡境王崇古因諭以存郤思而要其縛叛示信俺荅妻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斷臂盟世服屬無貳矣有於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部亦貪漢財物願市於是俺荅款塞叛人趙全誅之闕下以俺荅爲順義王俺荅弟老把都吉囊子吉能皆因俺荅上表通

貢封賞有差仍許開市俺荅死黃台吉嗣王更名乞度哈扯力克嗣封龍虎將軍蓋自俺荅奉款而三衛亦修職稱謹矣合采晚文獻通考及明紀諸書

匈奴一

杜氏通典曰匈奴先祖夏后氏之裔曰淳維殷時奔北邊至周末七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爲邊鄰　趙孝成王使李牧備匈奴善撫士卒以便宜置吏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殺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約曰匈奴有來入盜者但急自備敢捕者斬而匈奴每入烽火謹候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者數歲亦不亡失然匈

奴以牧爲怯雖趙兵亦以爲吾將軍怯邊士皆曰不用賞賜願得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二千匹彀者十萬張也弓彀張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率衆悉入寇李牧張左右翼擊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秦滅六國使蒙恬收河南地以陰山爲塞築四十四縣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至秦亂諸秦所謫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復稍渡河與中國界于故塞後爲其太子冒頓以

鳴鏑射殺之而自立爲單于時秦二世元年遂東襲西擊南幷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單于姓攣鞮氏按漢書南單于比姓虛連鞮雖相記有異而其音相類其國稱之曰撐犂孤塗單于撐犂謂天也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犂謂子爲孤塗單于言曾開孫敢與大父抗禮哉高帝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是後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高帝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關氏音閼王女曰翁主者其父自主婚也孝惠高后時冒頓寖驕乃爲書使使遺高后詞甚悖慢后大怒召丞相陳平樊噲季布等議之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時匈奴圍高帝于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高后曰善令大將軍之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文帝

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冒頓遂引兵去漢亦罷歸是時冒頓兵強數苦北邊帝患之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陛下誠能以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繒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立爲單于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孫敢與大父抗禮哉高帝使敬往結和親之約是後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高帝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高后時冒頓寖驕乃爲書使使遺高后詞甚悖慢后大怒召丞相陳平樊噲季布等議之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時匈奴圍高帝于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高后曰善令大將軍之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文帝

李齊之賢時趙人馮唐爲郎中署長帝因問唐曰父老知之乎唐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臣大父言

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士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于外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常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坐上功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車氏之士

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所殺掠甚衆於是漢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是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太子家令晁錯上言兵事曰自高后以來匈奴三入隴西攻城屠邑殿掠畜產民氣破傷無有勝意今兹隴西之吏和輯士卒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縣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坂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勢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

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衝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 武帝即位議安邊之術大行王恢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勢必危殆以爲不如和親于是許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其後王恢以雁門馬邑豪聶翁壹（姓聶名翁壹老人之稱也）間闌出物（不受禁匿物謂之闌也）與匈奴交易（私出塞也）佯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乃上言天子召問公卿議之王恢

對曰全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庫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韓安國曰不然三代之盛非威不能制強不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域不牧之人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王恢曰不然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闢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闢地數千里以河爲境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必不留行矣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隳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爲功從言則迫脅橫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之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言以軍資敵人令勞役也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恢曰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於邊吾選良

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樓煩白羊王于河南斬獲數千人金人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祭天金人像其于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伊稚斜單于軍臣之弟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者山千餘里討之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夏霍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名一天山單于怒昆音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敗召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使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

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大將軍青驟騎將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尸萬九千級 且行且捕斬之 重以精兵待于幕北與青接戰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去病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于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自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 是時天子廼遣衛青將軍

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烏維單于 伊闕 單于之子曰南越王頭已懸于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漢何但遠走亡匿于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語卒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 後匈奴數使奇兵犯漢邊乃拜郭昌爲將軍及浞野侯趙破奴屯朔方主父偃上書諫曰匈奴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昔秦皇帝盛食天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不聽使蒙恬將兵而攻却地千里以河爲境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及高皇帝定天下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往擊之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適足以結怨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 太初三年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所謂光祿塞也列亭至盧朐 盧朐山名先零寨今新泰縣北 即位霍光輔政徵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問民疾苦賢良皆言請罷邊戍去戰闘議曰夫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不堪其役役頓則民罷用多則財乏方今爲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馬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以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爲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爲暴害滋甚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人富兵強衍行爲寇則匈注之內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守文帝之時入蕭關烽火通甘泉匈奴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羌胡通先帝推攘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羌胡瓜分其國是以西域之國皆爲內臣匈奴

斷右臂長城之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畜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代不奪非以險阻以文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泉兩棠之固而滅于秦秦有隴阪崎塞而亡于諸侯晉有河華九河而奪于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脇于田常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今驛通憂遠牖吳不內定其國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因乘其疲擊其虛使吳任用子胥修德撫其衆則勾踐不免爲藩臣也匈奴之車器無銀黃絲染之飾素成而務堅無文采裙襦曲襟之

制觀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工女無綺繡淫巧之制織繢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長戟短弩戎馬良弓冢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朝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爲城池因水草爲倉庫法約而易辯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可犯指麾而令從嫚于禮而篤于信畧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文書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紀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也羣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呼韓邪計勸令稱臣於官計者皆言其

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等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昆彌自將兵五萬餘騎從西方入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大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遠遁後漢擊之匈奴不敢輒當滋衍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握衍朐鞮單于烏維尸逐名居者堂也　暴虐國中不附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願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桓幕本烏孫康居小國數見

叛匈奴事漢　及左地貴人共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狦爲呼韓邪單于虛閭權渠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諸單于尊號郅支二單于在東邊攻呼韓邪呼韓邪破走郅支遂都單于庭呼韓邪與烏桓幕本烏孫康居小國數見西擊握衍朐鞮單于單于自殺其民衆盡降呼韓邪欲令殺右賢王其下各相猜自立爲單于凡五單于更相攻伐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諸單于尊號郅支二單于在東邊攻呼韓邪呼韓邪破走郅支遂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呼韓邪受入侍呼韓

邪單于自款五原塞願朝廿露三年正月會正月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師古曰郡各爲發兵陳列于道以爲威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上坂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無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金印各有差禮畢使使者導單于（行宿長平（長平在渭水北）令單于不拜）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

之首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勲莫大焉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駑馬三十匹雖斬宛王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強于大宛郅支之號重于宛王殺使者罪甚于留馬而延壽湯不頒漢士不費斗粮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於是帝下詔赦之乃封延壽爲義成侯湯爲關內侯　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倍于前時單于自言願

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

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眾鳥獸內顧其巢穴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因則畢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令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戍卒也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禁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illegible]或鑿山通道木柵[illegible]或木柵[illegible]或鉤[illegible]或[illegible]拒馬[illegible]或[illegible]或[illegible]或

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成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遣塞事使車騎將軍許嘉諭單于曰中國四方皆有闌梁障塞北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　成帝河平元年復株累若鞮單于（呼韓邪之子名三圖）遣右皐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坂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漢與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于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失一國之心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對奏天子從之　哀帝建平四年烏珠留若鞮單于（復株累若鞮單于名囂知其斷絕）上書願朝五年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厭讀曰壓）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不可使隙其明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隸謂屬也惡謂威也其強難詘其和難得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西南夷種名在弱水外）藉湯姐之場（羌舅也籍猶蹈也）艾朝鮮之枏拔兩越之旗（艾絕也音紫）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離歷也六月爲二時）固已犁其庭掃其閭（犁耕也閭聲也）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匈奴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縣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拒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爲得不爲大憂乎凡昔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家不安也書奏天子悟而許之　王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于

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葬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猃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是爲無策今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糧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推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薪炭更不可勝頓釜之口者音餐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如過險阻銜尾相隨前後不絕輜重也言前後要遮前後急則首尾不得救緩則不得並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莽不聽於是天下騷動

匈奴二

【辨】却霜　隨月　宋書其俗以六月末羊大衆至陰山謂之却霜漢書匈奴傳匈奴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

光祿塞　夫人城　漢書單于自清留居光祿塞下又曰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

四大姓　五單于　晉書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見前

匈奴三

【增】歌　漢匈奴歌曰失我祁連山令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

【原】論　漢班固匈奴論曰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常不運籌策相與爭于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繆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代歷年多于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戡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守不

違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遣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徙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于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云云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通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于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胡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如斯安肯以愛子而易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隔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于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因其壞亂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于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六載遭王莽篡位

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幷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搆矣故呼韓邪始朝于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逋逃竄伏使于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于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特一時之事者輸音偷未可以經遠也乃若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

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

南匈奴

杜氏通典曰南匈奴醯落尸逐鞮單于者烏珠留之初季父呼都而尸單于時以爲右奠鞮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比從父弟蒲奴立爲單于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弊乃遣使求和親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爲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常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

光武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東觀漢記十二月癸丑北匈奴始分爲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擊北單于敗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願遣侍子修舊約漢遣中郎將段郴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伏拜郴返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歲盡輸遣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還賞單于以下王侯甚厚歲以爲常北單于使騎擊南單于敗之于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使中郎將段郴擁護之仍修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屯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漢民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求和親帝下三府議酬荅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益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荅可頗

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踈武事乎今將臨塞厚懸購賞喻高句麗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部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匈奴之滅不過數年矣詔報曰黃石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

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代呼韓邪郅支行事（呼韓單于稱臣受服郅支單于背德破殺）和帝永元初乃以耿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匈奴大破之北單于奔走斬首獲二十餘萬人二年春南單于復大破北匈奴單于輕騎數十遁走是時南部連克獲納降黨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人三年北單于復爲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爲單于將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書請立於除鞬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下公卿議司徒袁安司空任隗以爲光武招懷南單于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策可得扞禦北狄今朔漠既定宜令大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上封事曰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昔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隆赫然命將爰伐塞北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宜審其終以

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輸而不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代之規夫論語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今若失信于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餘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非建策之要也朝廷不從　安帝延光三年烏稽侯尸逐親單于立先晃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屯兵出屯中山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屯塞下　順帝永建中去特若尸逐就單于（烏稽侯尸逐子名休利）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寇西河圍美稷單于本不同謀中郎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單于自殺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叛自知罪極種類繁熾不可殫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權謀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帝從之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宜務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

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行于是右賢王部抑鞮等以萬三千口詣續降　晉武帝太始七年單于劉猛背叛帝遣婁侯何楨討平之其後稍困忿恨漸為邊患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

烏桓

杜氏通典曰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漢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為漢伺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于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後漸強盛至後漢建武中鈔擊匈奴匈奴轉北徙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

幣帛路遺之二十五年大人郝旦等九百餘人詣闕朝貢于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于緣邊諸郡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臣以為宜復烏桓校尉帝從之于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　增文獻通考曰靈帝初烏桓漸盛上谷有難樓者衆九千餘落遼西有丘立居衆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獻帝初平中丘立居死從子蹋頓有武畧代立總攝三王部以雄北方建安十二年曹

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于柳城斬首二十餘萬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爲齊人

鮮卑

原 杜氏通典曰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朝貢鄧太后令止烏桓校尉所居寧城下因築南北兩部質館築館以受降質也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部落畏服遂推爲大人檀石槐乃自徇行立庭于彈汗山歠仇水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折丁零東却扶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綱羅山川水澤鹽池分其地爲三部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接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主之熹平六年鮮卑寇三邊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部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掩滅召百官議中郎蔡邕上議曰自匈奴北遁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加以關寒不嚴禁綱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蚘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也夫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威國內侮之患豈與計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珍盡夫恤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乎備邊之術李牧善其宜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尚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育等三萬騎三道並出去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奔還死者十七八後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集秦水廣從千餘反數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千是擊倭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至晉猶有數百戶和平中魁頭與從父

弟騫曼倶檀石之孫爭國衆遂離散自檀石槐諸大人遂代相傳襲魁頭死步度根代立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萬人魏文帝初步度根部衆稍弱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雁門郡後一心守邊不爲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強盛至明帝務欲綏和以息征伐羈縻西部而已其後步度根竟爲比能所殺也

軻比能

原 杜氏通典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表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

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旃處以鼓節爲進退比能衆遂強盛控弦十餘萬騎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至靑龍元年比能誘說步度根使叛幷州其後幽州刺史王雄遣勇士韓虎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爲邊患其種衆多於比能也其後諸子爭立衆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托跋更盛焉

增 文獻通考曰宇文莫槐出遼東塞外代爲東部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剪髮而留其頂上以爲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人被長襦及足而無裳莫槐虐用其人爲部下所殺立其弟普撥爲大人普撥死立其子丘不勤尚魏文帝女丘不勤死子莫廆立部衆強盛自稱單于莫廆死子逸昵延立率衆攻慕容廆爲廆子翰所敗悉俘其衆逸昵延死子乞得龜立復攻慕容廆爲廆所敗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又爲慕容皝所敗遁歸漠北遂奔高麗其部衆五萬餘落皝徙之于昌黎自是散滅

徒河段

增 文獻通考徒河段日陸眷出于遼西因亂被賣爲漁陽烏桓大人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獨無乃唾日陸眷口中日陸眷含出因咽之及檀石槐也至靑龍元年比能誘說步度根使叛幷州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饑庫辱官以日陸眷爲健使將人衆詣遼西逐食遂招誘亡叛以至強盛日陸眷死後至姪務目塵之子騎封務目塵爲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後務目塵之子就陸眷立與弟匹磾從弟末波等率騎圍石勒于襄城爲勒所破檻末波而捨之就陸眷遂攝軍而還歸于遼西就陸眷死末波自稱幽州刺史末波死國人立日陸眷弟護遼爲主後爲慕容皝所破殺之其弟麟蘭奔石季龍以所徙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也令支今北平郡盧龍縣即其地及幷閭之亂段龕閻龕子會音琪率衆南移遂據齊地慕容儁使弟恪帥衆伐龕于廣固今北海即其地執龕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

嫘嫘一

原 杜氏通典曰嫘嫘而兗反姓郁久閭托跋在北荒部落土力微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着忘本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既壯免奴爲騎卒代王故其後子孫因以爲氏木骨閭既

猗盧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之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至其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後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于蠢故改其號曰蠕蠕後魏獻文帝皇興中其主予成吐賀眞之子犯塞征南將軍刁雍上表曰臣聞蠕蠕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彼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由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所以皆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古于六鎮之北築長城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于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于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敵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于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家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赦臺北諸屯隨近作米供送六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敵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分散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兵鎮並在今馬邑雲中單于界後魏宣帝正始中尚書源思禮請北蕃以抵野置鎮居南與六鎮不齊更立三戍亦在馬邑等郡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佚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遞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帝從之邊境獲其利孝明帝熙平初其主醜奴予成弟善用兵西征高車大破之擒其主彌俄突殺之盡并叛者國遂強盛醜奴死弟阿那瓌立經十日其族兄候倍力發率衆伐之阿那瓌輕騎南走歸後魏封朔方郡公蠕蠕王帝給騎二千援出塞初阿那瓌來奔之後其從父兄婆羅門率衆計力發破之衆推

婆羅門爲主會婆羅門爲高車所逐率部落詣涼州降今武威郡于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瓌錄尚書事高陽王雍尚書令李崇奏曰蠕蠕代跨絶域感化來歸阿那瓌委質于前婆羅門歸誠于後何一呼韓得同今美竊聞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禦難爲國藩籬今臣等參議以爲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燉煌北西海郡即漢舊障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那瓌宜置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總率部落收離聚散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時朝廷問安置之宜于涼州刺史表翻翻表曰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弱高車強盛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人離不絶如綖而今高車能終雪其恥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關此兩敵即卞莊之策得使境土無塵今蠕蠕內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蠢而不主投身一期而至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轉送艱難前鑒無遠覆車在于劉石毀轍固不可尋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于上人散于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衆處處碁布以係今主耳高車亦未能一時併兼盡令歸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懦弱唯以掠盜爲資凌奪爲業而河西捍禦強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甚蠕蠕無復豎立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朝伊夕愚謂蠕蠕二主宜並存之居阿那瓌于東偏處婆羅門于西裔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西海故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高車所住金山千餘里正是北騎往來之要衝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于事爲便即可永永爲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監護婆羅門雖外爲蠕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良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尅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徙轉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藩高車孰敢西北可無過慮如其奸回反覆孤恩負德者此不過逋逃之寇于我何損今不早圖我心一落脫先據西海奪其嶮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且西徼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爲群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藉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料度似如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何可專信假令稱臣止可外加優納而

須內備彌固也朝議是之詔安西將軍延尉卿元洪超詣燉煌安置婆羅門

蠕蠕二

蠕蠕三

增羊屎粗計　牛犍難行

武謂尚書崔宏曰蠕蠕之於北史將帥以羊屎粗計兵數牛奔過駱犍牛護之於後頗知刻木爲記又曰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人昔爲頑寇每來抄掠駕其以犍牛不能行而況其子終于不家富堅入生立法置戰陣卒成邊害道盜起信矣

增論唐李延壽北史論曰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尋逃形集醜自小爲大風馳鳥赴儻來忽往代京由之屢駭戎車所以不寧是故魏氏祖宗揚威耀武驅其畜產收其部落剪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豈好肆兵極銳凶器不戢蓋亦急病除惡事不得已

高車一

源杜氏通典曰高車蓋古赤狄之種也初國號爲狄歷北方以爲勅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焉其語畧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種有狄氏表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奇斤氏本無都統大帥督管每種各有君長爲性麤猛黨類同心瑞北史魏道武時分散諸部惟高車以類麤獷不任使役故得別爲

部落後太武征蠕蠕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巳尼陂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等討之望軍而降者數十萬落獲牛馬羊亦百餘萬皆徙至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車逐水草畜牧蕃息數年之後漸知粒食歲致貢獻由是稱彊文成時五部高車合聚祭天衆至數萬大會走馬殺牲遊遠歌吟忻忻其俗稱自前世以來無盛于此高車之俗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氏六曰達薄氏七曰阿崙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彌俄突立遣使朝貢明帝初彌俄突與蠕蠕主醜奴戰敗被擒醜奴繫其兩脚于駝馬之上頓曳殺之漆其頭爲飲器其部衆悉入厥達彌俄突弟伊匐復遣使奉表詔封爲高車王伊匐復大破蠕蠕與和中伊匐子比適又爲蠕蠕所破子去賓奔東魏齊神武欲招納遠人上言封去賓爲高車王

高車二

增破狼山　起鹿苑北史魏道武詩其餘種于狼山大破之又曰道武白牛川引大校圍騎徒遮列周七百餘里平城即以爲苑囿騎至平城即以爲苑囿車聚起鹿苑南因壘陰北拒長城而九百餘落內附

突厥 杜氏通典曰突厥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沮渠茂虔都度姑臧謂之北涼爲魏所滅）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代居金山（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唐起義二年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侯攻陷平涼郡北與頡利結連高祖遣光祿卿宇文歆齎金帛以賂頡利歆說之令與薛舉絕初隋五原太守張長遜因亂以其所部五城叛于突厥歆又說頡利遣長遜入朝以五原地歸于我頡利並從之因發突厥兵及長遜之衆並會于太宗軍所頡利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夏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未遑外畧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悖慢求請無厭四月頡利自率萬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雁門定襄王李大恩擊走之于是大懼更請和好獻魚膠數十觔令二國同于此膠七年八月頡利寇利二可汗又入寇原州連營南上太宗北討頡兵于幽州頡利率萬餘騎奄至城西乘高而陣將士大駭太宗乃親率百騎馳詣告之曰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爲背約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來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欲兵馬總來我唯百騎相禦耳頡利弗之測笈而不對太宗又前令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救利亦不對太宗因遣使請和許之八年七月頡利領十餘萬內離頡利因遣使請和許之八年七月頡利領十餘萬騎大掠朔州又襲將張瑾于太原瑾全軍沒脫身奔于李靖靖出師拒戰頡利不得進屯于幷州太宗率師討之次蒲州頡利引去九年七月頡利又率十餘萬騎進寇武功京師戒嚴已卯進寇高陵行軍總管左武侯大將軍尉遲敬德與之戰于涇陽大破之獲俟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遣其腹心執失思力來

朝自張形勢云兵百萬今至矣太宗誚之曰我與突厥當面約和汝則背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賜爾玉帛前後極多何故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太宗縶之于門下省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元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帥大驚皆下馬羅拜而衆軍徑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焉蕭瑀以輕敵固諫于馬前上曰吾已籌之矣突厥所以掃其境內直入渭濱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內難我

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今若閉門彼必大掠強弱之勢在今一舉我故獨出一以示輕之又曜軍容使之必戰事出不意乘其不圖彼入既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赴與和則必固制服突厥自茲始矣是日頡利請和詔許之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頡利同盟于便橋之上頡利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來和也謀臣猛將各欲戰而陛下不以爲疑既而寇自退其策安在上曰我觀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我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然我所以不戰者即位日淺爲國之道安靜爲務又一者彼或懼而修德結怨于

我爲患不細我今卷甲韜戈啗以玉帛兇頑驕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漸其在茲乎貞觀元年陰山以北薛延陀回紇拔也古等十餘部皆相率叛之擊走其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師敗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是怨恨欲背之二年突利遣使奏與頡利有隙請擊之詔秦武通以并州兵馬隨便接應三年薛延陀自稱可汗于漠北遣使來貢方物頡利稱臣求尚公主頡利每委任疎遠族類法令滋章兵革歲動國人患之諸部攜貳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餒用度不給復重斂諸部由是內外多叛上以其和後復擾梁師都令兵部尚書李靖代州都督張公瑾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勣右武衛將軍丘行恭出通漠道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衛孝節出恒安道薛萬淑出暢武道並受靖節度以討之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射設蔭奈特勒等並率所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驚擾因徙牙于磧口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正道來降二月頡利計窮竄于鐵山兵尚數萬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舉國內附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持節安撫之頡利稍自安靖乘間襲擊大破之遂滅其國復定襄恒安之地斥土界至于大漠頡利乘千里馬獨

騎奔于從姪沙鉢羅部落三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率衆掩至沙鉢羅營生擒頡利送于京師太宗赦之令還其家口館于太僕廩食之頡利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或相對悲歌而泣上見其羸憊授魏州刺史以彼土多麋鹿縱其田獵庶不失物性頡利辭不願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以田宅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首領至者皆拜將軍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唯柘羯不至詔使招慰之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爲于磧無益徒費中國因上疏曰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

乃置于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布五疋袍一領渠帥悉受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兇逆其衆益多非國之利時降突厥多在朝方之地其入居京師者近萬家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爲弊日久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兗徐之地散屬州縣各使耕織化爲百姓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可常空虛矣唯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于河南五原之族也代爲小可汗牙在金山之北頡利可汗之敗北塞下全其部落得爲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荒諸部將推爲大可汗遇薛延陀爲可汗車鼻不能當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衆突厥別部車鼻可汗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爲小可汗牙在金山之北頡利可汗之敗北萬里勝兵三萬人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西有葛邏祿北有結骨皆附隸之默啜者骨咄祿之弟也篡位自立爲可汗中宗即位默啜又寇靈州鳴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拒戰敗績死者六千餘人賊遂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郡牧馬萬餘匹而去忠義坐免中宗令內外各進破突厥之策右補闕虞俦上疏曰臣聞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購辯勇之士班傅之儔旁結諸蕃與圖攻取此犄角之勢也臣又聞

昔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徙邊選其勝兵免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狃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掠獲因而賞之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趨赴鋒鏑不勞訓誓朝賦楊柳夕歌杕杜十年之後可以久安上覽而善之默啜于是殺我行人假鴻臚卿崔思言上以思言對賊不屈節特贈鴻臚卿仍命左屯衛大將軍張仁愿充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景雲二年三月張仁愿于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候氷合渡河時默啜盡衆西擊婆閭仁愿乘虛奪取漠南之地築三城首尾相應絶其南寇之路留年滿兵助成其功以拂雲祠爲中城與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遥相應接北拓三百餘里于牛頭胡那山北置烽候百八十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更無寇掠減鎮兵數萬人（初群臣議不同宰臣宋璟仁愿計畫深遠乃從仁愿百餘人馳驛仁愿盡撤三受降城下軍中取標槍力及曲蹊而已仁愿曰六旬而三城俱就本不置壕門之間望城而射兵法貴在攻取不宜長守乃頓軍城下分爲別營有隙逐利各自立柵也可汗達頭死後其孫遮羽立爲步也可汗達頭可汗初木杆可汗之子代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從之遂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于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爲婚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請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之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遁于高昌會寧郡處羅唐封歸義郡王俄責大珠于高祖上勞之曰珠信爲寶王但赤心珠無所用不受自處羅朝隋後射匱遂有其地　特勒大奈隋大業中與曷薛那可汗同歸中國及從煬帝討遼東以功授金紫光禄大夫後分其部落于樓煩會高祖舉兵大奈率其衆以從隋將桑明和襲

義軍于飲馬泉諸軍多已奔退大奈將數百騎出明和
後掩其不備擊大破之諸軍復振拜光祿大夫及定京
城以力戰功賞物五千段賜姓史氏武德初從太宗討
薛舉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並有殊功賜宮女
三人雜綵萬餘段貞觀三年累遷右武衛大將軍檢校
豐州都督封竇國公實封三百戶十二年卒贈輔國大
將軍　初曷薛那之朝隋也爲煬帝所留其國人遂立
薛那之叔父射匱爲可汗始開土宇東至金山西臨西
海自玉門以西諸國皆役屬之遂與北突厥爲敵乃建
庭于龜茲北三彌山尋卒弟統葉護可汗代立統葉護

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遂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
賓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據舊烏孫之地又移
庭于石國北千里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并遣吐
屯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有也武德三年
遣使貢條支巨卵時北突厥作患高祖厚撫與之并力
以圖北蕃統葉護許以五年冬大軍當發頡利可汗聞
之大懼復許葉護通和無相征伐統葉護尋遣使來請
婚高祖謂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懸遠急疾不相得力今
來請婚計將安在封德彝對曰當今之務莫若遠交而
近攻正可權許其婚待三數年後中國全盛徐思其宜

高祖許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悅遇頡
利可汗頻歲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爲婚貞觀元年
遣真珠統俟斤與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
時統葉護自負強盛無恩于國部落咸怨爲其伯父所
殺而自立是爲莫賀咄屈利俟毘可汗初分統突厥種
類爲小可汗及此自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矢畢部共
推泥孰莫賀設爲可汗泥孰不從時統葉護之子咥力
特勒避莫賀咄之難亡在康居泥孰遂迎而立之是爲
乙毘沙鉢羅肆葉護可汗連兵不息俱遣使來朝肆葉
護素憚泥孰而陰欲圖之泥孰遂適焉者其後設畢達

干與突厥弩矢畢二部豪帥潛謀擊之肆葉護以輕騎
遁于康居尋卒國人迎泥孰于焉者而立之是爲咄陸
可汗咄陸可汗者亦稱大度可汗父莫賀設本隸統葉
護武德中常至京師時太宗居藩務加懷輯與之結盟
爲兄弟既被推爲可汗遣使詣闕請降太宗賜以名號
及鼓纛貞觀七年遣鴻臚少卿劉善因至其國冊授爲
吞河婁拔奚利邲咄陸可汗明年泥孰卒其弟同娥設
立是爲沙鉢羅咥利失可汗以貞觀九年上表請婚獻
馬五百匹朝廷惟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爲
十部每部令一人統之號爲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稱

十箭焉又分十箭爲左右廂各置五箭其左廂號爲五咄六部置五大俟斤管一箭其後或稱一箭爲一部落大箭頭爲大首領五咄六部落居碎葉以東五弩矢畢部落居于碎葉以西自是都號爲十姓部落十二年西部竟立欱谷設爲乙毘咄陸可汗乙毘咄陸可汗又建庭于烏鐵山西謂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駿馬結骨火燔觸木昆諸國皆臣之十三年乙毘可汗既立建庭于雖合水北謂之南庭東以伊列河爲界自龜茲部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國史國何國穆國康國皆受其節度（按乙毘可汗名）

厥二

增 鐙與九轉 牙帳東開以擅其北史其主初立重臣等輒之（恒處都斤山牙帳東開以擅其北史其主初立重臣等輒之）蓋欱曰之所出也（又曰可汗名）

厥三

滿轉爲寇也（又曰不知年歷惟以草青爲記）月滿爲寇 草青記年月新

增 詔隋高祖詔曰往者魏道衰弊禍難相尋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窶厥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竭生民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于沙漠猶復刼剽烽戍殺害吏民無歲月而不有也惡積禍盈非止今日朕受天明命子育萬方愍臣庶之勞除既往之弊以爲厚斂兆庶多患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違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賦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于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朕分置軍旅所在邀截望其深入一舉滅之而遠鎮偏師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遽已奔北應弦染鍔過半不歸且彼渠帥其數凡五昆季爭長父叔相猜外示彌縫內乖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殘忍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齒磨牙常伺其便達頭前攻酒泉其後于闐波斯挹怛三國一時即叛沙鉢畧近趨周槃其部內薄孤東紇羅尋亦翻動往年利稽察大爲高麗鞅羈所破娑毘設又爲紇支可汗所殺與其爲鄰皆願誅剿部落之下盡異純民千種萬類仇敵怨偶泣血枕心銜悲積恨圖首方足皆人類也有一于此更切朕懷彼地咎徵祆作年將一紀乃獸爲人語人作神言每冬雷震觸地火生種類資給惟藉水草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燒盡飢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所赤地無依遷徙漠南偷存晷刻斯蓋上天所忿驅就齊

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時故選將治兵贏糧聚甲義士奮發北夫肆憤雲歸霧集不可數也東極滄海西盡流沙縱百勝之兵橫萬里之衆亘朔野之追躡望天崖而一掃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癰何敢能當何遠不服但皇王舊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所棄得其地不可以居得其民不忍皆殺無勞兵革遠規溟海諸將令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異域殊方被其擁抑放聽復舊廣闢邊境嚴治關塞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卧鼓息烽暫勞終逸普告海内知朕意焉

表宏厥攝圖上表曰大宏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思信之著愈久愈明徒知負荷不能答謝宏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過萬里士馬億數恒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于戎狄莫與爲大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以華夏其有大聖興焉伏惟大隋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感慕寧風歸心有道雖復南瞻魏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有廢當令侍子入朝神馬歲貢朝夕恭承惟命是視謹遣第七兒臣窟合眞等奉表以聞

文獻通考曰宏厥施烏質勒者西突厥之別種也初隸在斛瑟羅下號爲莫賀達干後以斛瑟羅用法嚴酷擁衆背之尤能撫恤其部落由是爲遠近所歸附其下置都督二十員各統兵七千人常屯聚碎葉西北界後漸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東北與突厥爲鄰西至庭州斛瑟羅以部衆削弱自武太后時入朝不敢還蕃其地並爲烏質勒所并及卒其長子婆葛代統其衆詔便立婆葛爲金河郡王仍賜以宮女四人初婆葛代父統兵烏質勒下部將闕啜忠節甚忌之以兵部尚書宗楚客當朝在勢密遣使賂楚客請停婆葛統兵楚客乃遣

御史中丞馮嘉賓充使陰與忠節籌其事在路爲婆葛遊兵所獲遂斬嘉賓仍進兵攻陷火燒等城上表欲索楚客頭景龍三年婆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于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爲導以討婆葛默啜乃留遮弩遣兵二萬人討婆葛殺之黜啜兵還婆羅下部將蘇祿鳩集餘衆自立爲可汗　蘇祿者突騎施別種頗善綏撫十姓部落漸歸附之有衆二十萬遂雄西域之地尋遣使來朝開元三年制授蘇祿爲左羽林衛大將軍金方道經畧大使特遣侍御史解忠順齎璽書冊立爲忠順可汗自是每年遣使朝獻上乃立史懷道女爲金河公主以

妻之時杜暹爲安西都護公主遣牙官詣安西市使
者宣公主教與暹暹曰阿史那氏女豈令宣敎與吾等
度使邪杖其使者留而不遣蘇祿大怒發兵分寇四鎮
俄又遣使入朝獻方物十八年蘇祿使至京師上御丹
鳳樓設宴時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同宴與蘇祿使爭
長突厥使曰突騎施國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蘇
祿使曰此宴乃爲我設不合居下中書門下及百僚遂
于東西幕下兩處分坐突厥使在東突騎施使在西宴
訖厚賚而遣蘇祿性清儉每所克獲盡分與將士其下
愛之甚爲其用潛又遣使南通吐蕃東附突厥及吐蕃
亦嫁女與之蘇祿既以三國女爲可敦又分立數子爲
葉護費用漸廣晚年抄掠所得者留不分其下諸部心
始攜貳有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落爲強盛百
姓又分黃姓黑姓兩種互相猜阻二十六年莫賀達于
勒兵夜攻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俄又
相背立蘇祿之子吐火仙爲可汗自相攻擊莫賀達干
遣使告安西都護蓋嘉運率兵討之擒吐火仙并
收得金河公主而還又欲立史懷道之子昕爲可汗以
鎮撫之莫賀達干不許乃令莫賀達干統衆俄又黃姓
黑姓自相屠殺各遣使降附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 實施

邊塞部十二 鐵勒 薛延陀 拔野古 僕骨 同羅 阿跌 多覽葛 都播 骨利幹 白霫 黠戛斯 俞折 駮馬 大漢 契丹 回紇 鞮靼 兀良哈 古 地豆干 敕勒 木昆 姑墨 烏孫 龜茲 焉耆 流鬼國 鬼國 蠕蠕 漠念

鐵勒

原杜氏通典曰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契

弊薄落職乙堅蘇婆那曷烏護骨紇也堅於尼讙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堅勒兒十槃達幹等萬餘人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堅曷巖撥忽叱干具海東西曷比悉阿嗟蘇拔也末渴達等三萬餘兵傍疑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索咽麌促薛忽等諸姓八千餘兵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振九離伏嗢昏等嗢沒反烏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爲鐵勒並有君長屬東西兩突厥突厥國有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十六國慕容垂時塞北後魏末河西並云有敕勒部鐵勒蓋言訛也

薛延陀

原杜氏通典曰薛延陀鐵勒之別部前燕慕容儁時匈奴單于賀剌頭率部三萬五千來降塞垣與薛部雜居因號薛延陀可汗姓拔野古僕骨多覽葛都播骨利幹白霫黠戛斯俞折駮馬大漢契丹回紇鞮靼兀良哈古地豆干敕勒木昆姑墨烏孫龜茲焉耆流鬼國鬼國蠕蠕漠念分在鬱督軍山者東屬于始畢在貪汗山者西屬于葉護其主夷男唐貞觀中遣使朝聘爲毘伽可汗居大漠之北俱倫水南去長安萬四千餘里後鐵勒僕骨同羅共弊薛延陀大敗之太宗以其破亡遣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尒爲瀚海道安撫使初薛延陀真珠毘伽可汗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徵可汗備親

迎之禮詔幸靈州與之禮會延陀先無府藏調斂其國且行萬里既涉沙磧無水草而牛馬多死遂後期太宗于是停幸靈州既而聘羊馬損耗將半于是返其使者羣臣或云許公主以妻延陀邊境得以休息納其獻聘不可失信于蕃人宜在速成太宗曰君等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家匈奴強而中國弱所以厚飾子女嫁與單于今中國強而延陀弱漢兵千人堪擊其數萬延陀所以扶服稽顙恣我所爲不敢驕慢者以新得立爲君長雜居非其本屬將倚大國用服其衆彼同羅僕骨等十餘部落兵各數萬足制延陀所以不敢發者以延陀爲我

所立懼中國也若令以女妻之大國子壻增崇其禮深結黨援雜姓部落更尊服之微不得意勒兵南下謂養獸自嗤也今不與其女使命頗簡諸姓部落知吾棄之其爭擊延陀必矣既而李思摩果侵掠之延陀遣突利失寇定襄掠百姓太宗遣英國公李勣援之已出塞而還太宗以璽書責讓之可汗乃遣使致謝復請發兵助軍太宗優詔荅而止焉

拔野古

增新唐書曰拔野古一曰拔野固或爲拔曳固漫散磧北地千里直僕骨東帳戶六萬兵萬人地有薦草產良馬精鐵有川曰康干河斷松投之三年輸化爲石色蒼緻然節理猶在世謂康干石俗嗜獵射少耕穫乘木逐鹿氷上風俗大抵鐵勒也言語少異唐貞觀三年與僕骨同羅奚霫同入朝二年一年大俟利發屈利失舉部內屬置燕陵都督府拜屈利失右武衛大將軍即爲都督顯慶時與思結僕固同羅叛遣鄭仁泰擊之斬其渠帥天寶間來朝

僕骨

增新唐書曰僕骨亦曰僕固在多覽葛之東帳戶三萬兵萬人地最北俗梗難召率始臣突厥後附薛延陀延陀滅其長哥解俟利發歌濫拔延始內屬以其地爲金徽州拜歌濫拔延爲右武衛大將軍徽州都督唐開元初爲首領僕固所殺詣朔方降有司誅之子曰懷恩至德時以功至朔方節度使

同羅

增新唐書曰同羅在薛延陀北距長安七千里勝兵三萬貞觀二年遣使者入朝久之請內屬置龜林都督府拜俟利發時健啜爲左領軍大將軍即授都督安祿山反劫其兵用之號曳落河曳落河猶言健兒云

阿跌

增文獻通考曰阿跌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西北勝兵千七百隋代號訶咥部是也遷徙無常所唐初來朝以其地爲難田州開元中跌思泰自突厥來其後光顏光進皆以戰功至大官賜姓李氏附屬籍

契苾

增新唐書曰契苾亦曰契苾羽在焉者西北鷹婆川多覽葛之南其長哥楞自號可汗弟莫賀咄特勒皆有勇莫賀咄死子何力尚紐率其部來歸時貞觀六年也詔處之甘涼間以其地爲榆溪州永徽四年以其部爲賀蘭都督府隸燕然都護何力有戰功忠節臣也太和中

其種帳附於振武云

多覽葛

增 新唐書曰多覽葛亦曰多濫在薛延陁東濱同羅水勝兵萬人延陁已滅其長俟斤多濫葛末與回紇皆朝以其地爲燕然都督府授右衛大將軍即爲府都督死以多濫葛塞匐爲大俟利發繼爲都督

葛邏祿

增 新唐書曰葛邏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廷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包多怛嶺與車鼻部接有三族一謀落或爲謀剌二熾俟或爲婆匐三踏實力唐永徽初高侃

之伐車鼻可汗三族皆內屬顯慶二年以謀落部爲陰山都督府熾俟部爲大漠都督府踏實力部爲元池都督府即用其長爲都督後分熾俟部置金附州三族當東西突厥間常視其興衰附叛不常後稍南徙自號三姓葉護兵強甘于闐延州以西諸突厥皆畏之開元初再來朝天寶時與回紇拔悉蜜共攻殺烏蘇米施可汗又與回紇擊拔悉蜜走其可汗阿史那施于北廷奔京師葛邏祿與九姓復立回紇葉護所謂懷仁可汗者也于是葛邏祿之處烏德健山者臣回紇在金山北庭者自立葉護頓毘伽縛突厥叛寇阿布思進封金山郡王天寶間凡五朝至德後葛邏祿寢盛與回紇爭強徙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怛邏斯諸城然限回紇故朝會不能自達

拔悉密

增 文獻通考拔悉密一名弊剌國隋時開焉在北庭北海南結骨東南依山散居去燉煌九千餘里有渠帥無王號戶二千餘其人雄健皆獵射國多雪恒以木爲馬雪上逐鹿其狀似貊而頭高其下以馬皮順毛衣之令毛著雪而滑如著屐屐縛之足下（屐先叶反屐巨戟反）若下坂走過奔鹿若平地履雪即以杖刺地而走如船焉上坂即

手持之而登每獵得鹿將家室就而食之盡更移處其所居即以樺皮爲舍丈夫剪髮樺皮爲帽 新唐書曰貞觀二十三年始來朝天寶初與回紇葉護殺突厥可汗立拔悉蜜大帥阿史那施爲賀臘毘伽可汗遣使者入謝賜袍帶不三歲爲葛邏祿回紇所破奔北庭後朝京師拜左武衛將軍地與衆歸回紇

都播

增 新唐書曰都播亦曰都波其地北瀕小海西堅昆南回紇分三部皆自相統制其俗無歲時結草爲廬無畜牧不知稼穡土多百合草掇其根以爲飯捕魚鳥獸食

之衣貂鹿皮貧者縫鳥羽爲服婚姻富者納馬貧者致鹿皮草根無刑罰盜者倍輸其贓貞觀二十一年因骨利幹入朝亦以使通中國

骨利幹

增 新唐書曰骨利幹處瀚海北勝兵五千草多百合產良馬首似橐駝筋骼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唐貞觀二十一年入朝詔以其地爲元闕州其長俟斤因使者獻馬帝取其異者號十驥皆爲美名曰騰霜白曰皎雪驄曰凝露驄曰縣光驄

奔虹赤厚禮其使龍朔中以元闕州更爲余吾州隸瀚海都督府延載初亦來朝

白霄

增 新唐書曰白霄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骨接避薛延陀保奧支水冷陘山南契丹北烏羅渾東靺鞨西拔野古地圓袤二千里山繚其外勝兵萬人業射獵以赤皮緣衣婦貫銅釧以子鈴繫靴後有三曰居延曰無若沒曰潢水其君長臣于突厥頡利可汗爲俟斤唐貞觀中再來朝後列其地爲寘顏州以別部爲居延州即用俟斤爲刺史賜慶五年授其長李含珠爲居延都督含珠死弟厥都繼之後無聞焉

霄

增 文獻通考曰霄匈奴之別種隋時通焉與靺鞨爲鄰理黃水北亦鮮卑故地勝兵萬餘人習俗與突厥畧同亦臣于頡利其渠帥號爲俟斤唐貞觀中遣渠帥內附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親征東西部奚霄平之盡有奚霄之地

斛薛

增 新唐書曰斛薛處多濫葛北勝兵萬人奚結處同羅北思結在延陀故牙二部合兵凡二萬唐時來朝列其地州縣之

烏羅渾

增 新唐書曰烏羅渾或曰烏洛侯曰烏羅護直京師東北六千里東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烏桓大抵風俗皆靺鞨也 北史曰烏洛侯亦曰烏羅渾國後魏通焉在地豆干北其土下濕多霧氣而寒冬則穿地爲室夏則隨原阜多采有穀麥其人尚勇不爲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獵射樂有胡笳簨虡木槽革面而九弦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于難水東入于海又西北二十

日行有千巳尼大水所謂北海也太武帝眞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帝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刻祝文于石室之壁而還

鞠國

增 新唐書曰鞠國或曰靺居拔野古東北有木無草地多苫無羊馬人摹鹿若牛馬惟食苫俗以駕車又以鹿皮爲衣聚木爲屋尊卑共居

俞折

增 文獻通考曰俞折國在鞠國東十五日行其土地寬大百姓衆多 新唐書曰俗與拔野古相埒少羊馬多貂皮

駮馬

增 新唐書曰駮馬者或曰弊剌曰遏羅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師萬四千里隨水草然喜居山勝兵三萬地常積雪木不凋以馬耕田馬色皆駮因以名國雖富馬而不乘資湩酪以食好與結骨戰人類結骨而語不相通構木類井幹覆樺爲室各有小君長不相臣也 文獻通考曰突厥謂駮馬爲昌剌亦名曷剌國其地近北海經土境東西一月行南北五十日行土地嚴寒好漁獵取魚鹿獺貂鼠充食以其皮爲衣少鐵器用陶瓦釜及樺皮根爲盤盌唐永徽中遣使朝貢

大漢

增 新唐書曰大漢處鞠之北饒羊馬人極頎大故以自名與鞠俱鄰于黠戛斯古所未賓當貞觀遠永徽奉貂馬入朝或一再至

黠戛斯

增 新唐書曰黠戛斯古堅昆國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結骨其種雜丁零乃匈奴西都也匈奴封漢降將李陵爲右賢王衛律爲丁零王後千里南依貪漫山地夏沮洳冬積雪人皆長大赤髮皆面綠瞳以黑瞳爲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男少女多以環貫耳俗趫伉男子有勇黠其手女已嫁黠項雜骨亦曰紇扢斯云衆數十萬勝兵八萬直回紇西北三千里南依貪漫山地夏沮洳冬積雪人皆長大赤髮皆面綠瞳以黑瞳爲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男少女多以環貫耳俗趫伉男子有勇黠其手女已嫁黠項雜居多淫佚謂歲首爲茂師哀以三哀爲一時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氣多寒雖大河亦半氷稼有未粟大小麥青稞步礌以爲麵糜祭以三月種九月穫

以飯以釀酒而無果蔬畜馬至壯大以善鬬者爲頭馬有橐駝牛羊牛更多富農至數千其獸有野馬骨咄黃羊羬羯鹿黑尾黑尾者似麞尾大而黑魚有蔑者長七八尺莫痕者無骨口出頤下鳥雁鵝鵠鶬隼木松樺榆柳蒲松高者仰射不能及顛而樺尤多有金鐵錫每雨後必得鐵號迦沙爲兵絶犀利常以輸突厥其戰有弓矢旗幟其騎士析木爲盾蔽股足又以圓盾傳肩可捍矢刃其君曰阿熱遂姓阿熱氏建一纛下皆尚赤餘以部落爲號服貴貂狐阿熱冬帽貂夏帽金鈿銳頂而卷末諸下皆帽白氈喜佩刀礪賤者衣皮不帽女衣毳

駞錦罽綾蓋安西北庭大食所貿售也阿熱駐牙青山周柵代垣聯氈爲帳號窓的支他首領居小帳凡調兵諸部役屬者悉行內貂鼠青鼠爲賦其官宰相都督職使長史將軍達干六等宰相七都督三職使十皆典兵長史十五將軍達干無算諸部食肉及馬酪惟阿熱設餅餌樂有笛鼓笙觱篥盤鈴戲有奚駝師子馬伎繩伎祠神惟主水草祭無時呼巫爲甘婆嫁納羊馬以聘富者或百千計喪不勞面三環尸哭乃火之踰歲爲墓然後哭泣有節冬處室木皮爲覆其文字言語與回鶻同法最嚴臨陣撓奉使不稱妄議國若盜者皆斷首子爲

盜以首著父頭非死不脫阿熱牙至回鶻牙所索駝四十日行使者道出天德又二百里許抵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許至鴈鶩泉泉西北至回鶻牙千五百里許而有東西二道泉之北東道也回鶻牙北六百里得仙城河河東北曰雪山地多水草青山之東有水曰劒河偶艇以度水悉東北流經其國合而北入于海東至木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彌列哥餓支其長皆爲頡斤樺皮覆室多善馬俗乘木馬馳氷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輒百步勢迅激夜鈔盜晝伏匿堅昆之人得以役屬之堅昆本強國也地與突厥等突厥以女妻其豪帥始隸薛

延陀延陀以頡利發一人監國其渠長三人曰苑悉輩曰居沙波輩曰阿米輩共治其國未嘗與中國通唐貞觀二十二年聞鐵勒等入臣即遣使者獻方物其君長俟利發失鉢屈阿棧身入朝以其地爲堅昆府拜俟利發左屯衛大將軍即爲都督隸燕然都護高宗世再來朝景龍中獻方物明皇世四朝獻乾元中爲回紇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國後語訛爲黠戛斯蓋回鶻言若曰黃赤面云又訛爲戛斯常與大食吐蕃葛邏祿相依仗吐蕃之往來者長回鶻剽鈔必住葛邏祿以待黠戛護送回鶻授其君長阿熱官回鶻稍衰阿熱即自稱可汗

回鶻遣師伐之不勝阿熱特勝詔之回鶻不能討其將句錄莫賀導阿熱破殺回鶻可汗諧特勒皆潰阿熱身自將焚其牙悉收寶貨并得太和公主遂徙牙牢山之南牢山亦曰賀蘭山回鶻舊牙度馬行十五日阿熱以公主唐貴女遣使送衞還朝爲回鶻爲介可汗邀取之并殺使者會昌中遣使上書言狀行三歲至京師武宗大悅班渤海使者以其窮遠能修職貢遣使持節臨慰其國詔宰相即鴻臚寺見使者使驛官考山川風詔阿熱著宗正屬籍是時爲介可汗餘衆託黑車子阿熱願乘秋馬肥擊取之表天子請師帝令給侍中劉濛爲巡邊使朝廷亦以河隴四鎮十八州久淪幸回鶻破弱吐蕃亂相殘齧可乘其衰乃以右散騎常侍李拭使黠戛斯冊君長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嗣位欲如先帝意或謂黠戛斯小種不足與唐抗詔宰相與臺省四品以上官議皆曰回鶻盛時有冊號今幸衰亡又加黠戛斯後且生患乃止至大中元年卒詔鴻臚卿李業持節冊黠戛斯爲英武誠明可汗遣咸通間三來朝然卒不能取回鶻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宗天顯六年西南邊將以慕化轉戛斯國人來獻宗應曆二年景宗保寧八年常遣使貢

杜氏通典曰廣莫奚闕于後魏及後周其先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也初爲慕容皝所破遺落者竄于松漠之間其地在營州之北　善射獵及突厥興而臣屬之後稍強盛分爲五部一曰廣統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理饒樂水北即鮮卑故地　名饒樂之訛也　每部置俟斤一人爲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爲盛諸部皆歸之　增文獻通考曰隋代號曰奚突厥稱蕃人後遣使入朝唐元宗世八入朝獻至德以後朝獻不絕元和元年君梅落身入朝拜檢校司空

歸誠郡王賜姓李氏然陰結回鶻室韋兵犯西城振武憲宗世四朝獻咸通九年其王入朝是後契丹方強奚不敢亢而舉部役屬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爲五部一曰阿會部二曰嗢米部三曰粟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趨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常爲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嫣州依北山射獵常採北山麝香人參賂劉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爲東西奚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嘗

討奚平之置奚隋挽部太宗時奚王勞骨寧率六節度使朝貢奚鈿勒德部進白麝聖宗時罷奚五部歲貢麝鹿幷諸部方物

契丹

杜氏通典曰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爲慕容氏所破俱竄于松漠之間後魏初大破之遂逃遁與庫莫奚反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黃龍之北數百里唐貞觀二十二年十一月契丹帥窟哥率其部內屬以契丹部爲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爲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于營州兼置東夷都護以統松漠饒樂之地羈縻東夷校尉官

回紇一

杜氏通典曰回紇在薛延陀北境居延婆陵水去長安萬六千九百里勝兵五萬人先屬突厥初有時健俟斤死子菩薩立唐貞觀初與薛延陀俱叛突厥頡利可汗侵其北邊頡利遣騎討之戰于天山大破之俘其部衆回紇由是率其衆附于薛延陀號爲活頡利發仍遣使朝貢

續文獻通考曰回鶻即回紇至唐德宗時改爲回鶻言其健鷙如鶻也常以公主妻之宋宣和間常入貢尋恐其爲邊害詔禁止之邊時貢獻不絕間亦請婚不許

回紇二

唐杜牧論回鶻啓曰伏以回鶻種落人素非多校于突厥絕爲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來漢南爲羈旅之魂食草萊之實白騧驪駃之騎凋耗已無遺酪皮毳之資飢寒皆盡寄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自兩漢伐北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童馬免乳畜肥草壯力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耳此所謂避虛而擊實逃短而攻長至于後

魏崔浩因見其理嬬嬬強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嬬嬬恃其地遠自寬已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乃背寒向暄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駾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圍鑿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全軍入境嬬嬬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于是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其所俘及獲畜產彌漫山澤高車因殺嬬嬬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帝以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恐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不從後聞涼州賈

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酒泉敎射之兵整飭誡誓仲夏潛發計陰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二校蠕回紇之強弱猶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于枕席之上翫冠于掌股之中軌轍縣瓶湯沃晛雪一舉無類必然之策

室韋

增文獻通考曰室韋有五部後魏末通焉並在蘇羅之北路出柳城諸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衆貧弱突厥沙鉢

畧可汗常以吐屯潘垤統領之蓋契丹之類也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後魏書自）契丹路經嗢水（嗢水源出其山居）又經屈利水（其山）始（其）到其（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宜勃次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然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後漸分爲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滿咄猶君長也死則子弟代立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蓬除爲室如突厥氈車之狀渡水則束薪爲桴或有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鞿結繩爲鞦寢則屈木爲室以蔽除覆上移則載行以猪皮爲席

鞿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壻盜婦去然後送牛馬爲聘婦人不再嫁以其爲死者妻也其國無鐵取給于高麗自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其部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氣候最寒冬則入山居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麋鹿射獵爲務鑿氷沒水中而網取魚鱉地多積雪懼陷坑穿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爲業寇以狐貂衣以魚皮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于北室韋不知爲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邏

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後魏武定隋開皇大業中並遣使朝獻餘無至者唐所聞有九部曰嶺西室韋山北室韋黃頭室韋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韋婆萬室韋訥北室韋達末室韋駱駝室韋並在柳城郡之東北近者三千五百里遠六千二百里貞觀五年始來貢豐貂後再入朝長壽二年叛將軍李多祚擊定之景隆初復朝獻請助討突厥開元天寶以後頻朝獻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時黑車子室韋以八部降尋復叛討破之太宗時嘗進白鹿又貢名馬穆宗時黃室韋與大黃室韋小黃室韋俱叛聖宗以後頗爲共命

地豆干

增文獻通考曰地豆干國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爲衣服無五穀惟食肉酪魏延興三年遣使朝貢至太和六年貢使不絕十四年犯塞孝文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齊時亦入貢

驪度寮

增文獻通考曰驪度寮隋時聞焉在室韋北其人甚長而衣短不索髮皆裹頭居土窟中惟有猪更無諸畜人輕捷一跳三丈餘又能立浮卧浮履水沒腰與陸走不異數乘大船至北室韋抄掠無甲冑以石爲矢鏃食用瓦器土無米粟啜鹿皮及蛇

流鬼

增文獻通考曰流鬼在北海北北至夜叉國餘三面皆抵大海南去莫設靺鞨船行十五日無城郭依海島散居掘地數尺深兩邊斜豎木構爲屋人皆皮服又狗毛雜麻爲布而衣之婦人冬衣豕鹿皮夏衣魚皮制與獠同多沮澤有鹽魚之利地氣酒寒早霜雪每堅氷後以木廣六寸長七尺施系其上以踐層氷逐及奔獸俗多狗勝兵萬餘人無相敬之禮官寮之法不識四時節序有他盜入境乃相呼召弓長四尺餘箭與中國同以骨石爲鏃樂有歌舞死解封樹哭之三年無餘服制靺鞨

有乘海至其國貨易陳國家之盛業于是其君長孟蜂遣其子可也余志以唐貞觀十四年三譯而來朝貢初至靺鞨不解乘馬上即顛墜其長老人傳言其國北一月行有夜叉國人皆豕牙翹出噉人莫有涉其界者未嘗通聘

鬼國

增文獻通考曰鬼國在駮馬國西六十日行其國人夜遊晝隱身衣渾剥鹿皮服鼻耳與中國人同口在頂上食用瓦器土無米粟噉鹿皮及蛇

鹽漠念

增文獻通考曰鹽漠念咄六開俟斤部落又北八日行至可史槉部落無牛羊雜畜其婚姻嫁娶與突厥同土多松樺每年稅貂猞猁青白二鼠皮以奉其長

敵烈

增續文獻通考曰敵烈遣太宗與穆景之世歲來貢聖宗時設詳穩以叛難就招撫輒復叛寇烏古部節度使蕭普達嘗討叛命敵烈滅之有渠長頗白來貢馬駝與宗後復叛後遼主爲金所逼歸于其部邪律大石乃有其地

术不姑

增續文獻通考曰遼太宗時嘗來貢至聖宗之世而諸部皆叛興宗時復來貢自是始絕矣

烏古

增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征烏古部以烏古奚爲國虜涅離奧艮三部太宗時嘗來貢穆宗時烏古叛掠居民財物遣林牙蕭幹討之聖宗以後叛服不一至天祚時入于金

五國

增續文獻通考曰五國與隈烏古部共節度使遼聖宗統和二年邪律注以所轄諸部難制請賜詔給劒仍便宜從事許之與宗時其長各率所部來貢方物道宗時叛命左夷離畢蕭素颯討降之仍獻貢不絕

韃靼

增韃靼國在沙漠中其逕東曰瓦剌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皆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獨強與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貞觀中李靖滅之而契丹復盛別部小者曰蒙古曰泰赤烏曰塔塔兒曰克列各據分地既而兼并明永樂間有馬哈木封順寧王叛

其長曰可都留三部共有衆六萬居沙漠東鄰與朶顏爲鄰南部長曰把荅罕朶曰失剌台吉有衆五萬西部長曰應詔不曰阿魯禿斯曰滿官嗔應詔不部下分十營曰阿速曰哈剌嗔曰舍奴郎曰孛來曰當剌兒罕曰失保嗔曰入兒厥曰荒花旦曰奴母嗔曰荅不乃麻舊屬亦不剌亦不剌遁海西遂分散唯哈剌嗔一營僅全阿魯禿斯部下分七營舊亦屬亦不剌今從吉囊合爲四營曰孛合斯曰倘甚曰打郎衆至七萬滿官嗔部下分八營舊屬火篩今從俺荅合爲六營曰多羅土悶曰畏吾兒曰兀甚曰叭要曰兀魯曰土吉剌

衆可四萬南有哈剌頗部營一渠把荅罕奈衆可三萬哈連部營一渠失剌台吉衆可二萬居宣府大同塞北有兀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叛去至今相攻遷徙不定然營部皆有分地不相亂諸部中唯俺荅最獷桀其子黃台吉尤善用兵隆慶間俺荅執叛人趙全來獻乃封順義王許開市通貢凡十一處在大同者三西者一曰水泉營在延綏者一曰紅山寺堡在寧夏者三曰清水營曰中衛曰平鹵衛在甘肅者二曰洪水庵曰都口曰高滿塞其餘奉貢者六一老把都後爲吉把都台吉等一兀慎打兒漢台吉等一合羅氣把都兒台吉等一吉能後爲把都兒黃台吉等今爲卜失兔阿不害等皆統于順義王歲以爲常市各二日

兀良哈

增 續文獻通考曰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爲遼西郡北境漢爲冥首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于此號庫莫奚後服屬契丹元爲大寧路北境明洪武十四年封寧王于此二十二年夏四月詔以

兀良哈之地置三衛自全寧抵喜峯口近宣府鎮者曰朵顏衛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界者曰泰寧衛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接開原鎮者曰福餘衛自錦義渡遼河至白雲山爲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朵顏最強分地又最險其貢路入自喜峯口而市則在遼東防其變也成祖靖難三衛赴義有功永樂初割大寧地與之徙寧王于南昌改行都司于保定爲大寧都司又增置卜剌罕衛今東起遼陽西距西海治皆其境也其風俗與契丹同其山曰馬孟廣袤千里中岑形類馬孟其產馬橐駝黃牛瑪瑙鵰樺皮白蒲萄其貢駝馬其承襲不分

眞僞俱稱舍人正統九年竄伏迤北時出擾邊朝廷命成國公朱勇與都督馬諒陳懷領兵三道出號二十萬至全寧擊敗福餘抵虎頭山遇泰寧朶顏又破之正德時朶顏都督花當子把兒孫入馬蘭谷寨殺參將陳乾把兒孫死革爾台又爲衆所推益肆侵掠邊人不得耕牧陽順陰逆叛服不常明爲外衛實明世肘腋之憂

君臣一

增 說文曰君者尊也臣者牽也心常牽於君也 原 牽昭釋名曰臣慎也慎於其事以奉上也 白虎通曰君者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臣者堅也厲志自堅固也 春秋說題辭曰正氣爲帝閒氣爲臣 增 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原 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增 又曰穆穆在上明明在下 原 又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毛詩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也 禮記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 十萬爲億曰大也 又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 又曰君子勿以小謀大勿以遠言近勿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適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左傳陳無宇謂楚王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 增 左傳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 又曰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皆有親暱以相輔佑也

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 原 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又曰君臣主敬 又曰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又曰欲爲君盡道欲爲臣盡道 韓子曰勢者君之輿也威者君之策也臣者君之輪也民者君之馬也民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人和則輪利 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其所因多其所爲少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焉 增 又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法之以立上下主執圓臣執方方圓不易其國乃昌 原 孔叢子曰事成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君總其美臣行其義然君不猜其臣臣不隱於其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 鄧析子曰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親所信一累也以名取士二累也近故疏親三累也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也居大位而不治二責也爲理而不平三責也寬以御軍陳而奔地四責也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謂安國家也 增 淮南子曰權勢者人主之車輿大臣者人主之駟馬體雖車輿之安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御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足以爲治 原 董子曰上臣事君以人

中臣事君以身下臣事君以貨　荀悅漢紀曰君有六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亡主體正性仁心明志固動以爲人不以爲已是謂王主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有道事君匪躬之故違節通方立功興化是謂王臣　增謚法曰賞慶刑威曰君從之成羣曰君　唐劉之幾上書曰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　王氏彙苑曰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也人君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也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　楊維禎文膽曰天下大器也有有此器者有負此器者君有此器者也臣者負此器者也匹夫有百金之器則必擇其負擇其負故重其人　又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君臣二

增通鑑曰人皇氏相厥山川分爲九區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　原淮南子曰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善枝葉茂者未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無道之世以國與人以賢人與之國堯舜是也以國與人禁紂與湯武是也　孔叢子曰衞侯言計非是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衞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　又曰夫爲人臣見非而不爭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　晏子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說曰君裂地而富之疏爵而貴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出臣何送焉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齊桓公九合一匡君之力臣之力叔向稱管仲隰朋之力師曠曰君壤地也臣草木也壤地美然後草木碩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焉　呂氏春秋曰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己或言君仁或言君義或言君聖在座曰君不肖君也文侯不悅座趨而起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座之言直是以知君賢也　又曰杜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莒敖公有難杜厲叔辭其友曰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臣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則君道固矣　增通鑑曰漢武帝素喜儒術以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二人薦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既至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

上問以治道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漢書曰昭帝時鄂邑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與其子安及桑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上書言大將軍霍光擅調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書奏留中明旦光聞之止盡室中不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時帝十四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 唐書曰房元齡貞觀末年以譴還第黃門侍郎褚遂良言于帝曰元齡事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眚便示斥外非天子任大臣意帝悟遽召元齡 又曰虞太宗問魏徵曰君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蔽讙兜不能惑也二世信趙高梁武信朱异煬帝信虞世基皆致亂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又曰明皇欲用姚崇崇跪奏十事其七曰先朝褒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 綱鑑曰歐陽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奬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又曰仁宗銳意太平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爲者范仲淹退而上十事上悉用之 富

請事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故人得以自盡也

君臣三

忠臣不潔名

禮記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宅也

君臣相須安危自任

唐書杜悰傳曰悰弘農人也大和初拜中書侍郎鄭覃李珏曰祖宗儲宰相天下事皆與宰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非其人將焉用彼相哉又曰長孫無忌褚遂良志張略非會意不逢帝意而思結之以恩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

天子無客

禮記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宅也

天章名對中使遺詩

上見前網鑑八宋仁宗以文彥博留守西京得諸葛卜今朕用二相人情不安卜之果然古人有八人游寮之應萬不歲山宜宗曰宗社計也

御賜圖書官供酒饌

榮範銀臺書義曰忠厚寬弘清方貞靖簡約自守亞卿直廬無外事名臺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游寮之應萬不歲山宜宗曰宗社計也

以詩歌賢於夢卜

網鑑趙普罷武勝軍節度使又曰宋帝以分陝之任宜長久之計不當數易之普遂罷爲武勝軍節度使

以詩歌賢於夢卜

作詩錢若水

天子無客

君臣相須安危自任

唐書杜悰傳曰悰弘農人也大和初拜中書侍郎鄭覃李珏曰祖宗儲宰相天下事皆與宰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非其人將焉用彼相哉又曰長孫無忌褚遂良志張略非會意不逢帝意而思結之以恩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

君臣相信按劍

戰國以天下安危臨軒以送見像

君臣相信按劍

戰國以天下安危臨軒以送見像

西城進獅撫臣麟殫

唐書西域傳曰貞觀九年獅子國王頗黎多羅遣使獻真珠不可知使貞觀中再來獻君臣之義莫重焉已乃勒石紀德宗貞元二年獅子又獻帝嘉其誠命畫工圖狀以示之獅子形制異常詔賜錦綵遣還本國以天下安危臨軒以送見像

詩題喜雨圖味豳風

宋仁宗御製御書詩題喜雨圖味豳風

詩題喜雨圖味豳風

宋仁宗御製御書詩題喜雨圖味豳風

君臣相信按劍

戰國趙王使人請廉頗頗欲見之藺相如不肯相如曰王以天下之重故不與王計較耳今兩虎相鬬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

君臣相信按劍

戰國趙王使人請廉頗頗欲見之藺相如不肯相如曰王以天下之重故不與王計較耳今兩虎相鬬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

委任霍光

委任霍光

待以虛心使盡底蘊

唐書崔植初拜中書侍郎鄭覃李珏曰太宗責上房元齡杜如晦曰太宗亦語之可以內詢天下事啟沃良多今陛下致太平又曰王以聽爲明君以不聽爲聖君堯舜之君所以能盡人之情也

待以虛心使盡底蘊

唐書崔植初拜中書侍郎鄭覃李珏曰太宗責上房元齡杜如晦曰太宗亦語之可以內詢天下事啟沃良多今陛下致太平又曰王以聽爲明君以不聽爲聖君堯舜之君所以能盡人之情也

君臣相信按劍

戰國趙王使人請廉頗頗欲見之藺相如不肯相如曰王以天下之重故不與王計較耳今兩虎相鬬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

君臣相信按劍

戰國趙王使人請廉頗頗欲見之藺相如不肯相如曰王以天下之重故不與王計較耳今兩虎相鬬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

委任霍光

委任霍光

盡底蘊待以虛心使盡底蘊

唐書崔植初拜中書侍郎鄭覃李珏曰太宗責上房元齡杜如晦曰太宗亦語之可以內詢天下事啟沃良多今陛下致太平又曰王以聽爲明君以不聽爲聖君堯舜之君所以能盡人之情也

盡底蘊待以虛心使盡底蘊

唐書崔植初拜中書侍郎鄭覃李珏曰太宗責上房元齡杜如晦曰太宗亦語之可以內詢天下事啟沃良多今陛下致太平又曰王以聽爲明君以不聽爲聖君堯舜之君所以能盡人之情也

他職上曰我虞心何所自疑

臣無遺力

滕所自知

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言則負矣

唐書宋璟為相時值春宴帝賜金壺盛酒以金盤盛肴璟以金至斗不能移也

唐書高季輔為吏部侍郎太宗嘗謂曰卿之責任也謀猷從言斯治又曰趙勇治劇臣未始遺力

持表示臣

賜箸表直

王泰王曰公之心如山岳銀鑑建成元吉欲謀害秦王泰不受以告秦

太宗賜魏徵金甕徵以金至背饋況其清濫、唐

義賜鏡況清

事夏竦怨介黙己欲因以傾之介黙以行伊尹之事訟伊尹霍光以廢昌邑王竦又曰杜衍至和中為樞密使每有內降事寢不行衍還內降凡有封還者多于所降也

記于富弼以信也

辭金見

介黙以銀千兩遺介黙不受

知政事

宣撫軍民

宗謂史館所聞不言則職矣

唐書高季輔為河南軍民宣撫大使各懷所聞不言則負矣

唐書宋璟為相時值春宴帝賜金壺盛酒以金盤盛肴璟以金至斗不能移也

臣不孤矣

內侍為之請

明紀兵部尚書李慶為朝廷官

唐書高智周為內供奉帝嘗謂曰卿之責任也謀猷從言斯治又曰趙勇治劇臣未始遺力

唐書房玄齡為相帝思其名問宰相曰玄齡事我宜何如對曰玄齡事陛下盡其忠節雖竭股肱不辭也帝然之

唐書李勣為僕射帝嘗謂曰卿之責任也謀猷從言斯治又曰趙勇治劇臣未始遺力

唐書高季輔為吏部侍郎太宗嘗謂曰卿之責任也謀猷從言斯治又曰趙勇治劇臣未始遺力

唐書高智周為內供奉帝嘗謂曰卿之責任也謀猷從言斯治又曰趙勇治劇臣未始遺力

唐書房玄齡為相帝思其名問宰相曰玄齡事我宜何如對曰玄齡事陛下盡其忠節雖竭股肱不辭也帝然之

唐書李勣為僕射帝嘗謂曰卿之責任也謀猷從言斯治又曰趙勇治劇臣未始遺力

唐書高季輔為吏部侍郎太宗

君天左傳子孫箕尹克黃云君天也天可逃乎

善而刑淫民如子

原養民如子左傳良霄

仰君如日又曰民歸其君如日月

增君盤人水孫卿子君人水

君應以理義綱鑑賈臣安祝阜終軍並在左右助等論中外相應以理義之

諸葛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君臣魚水三國志先主與

君臣同德綱鑑賈臣又曰王珪名臣同德則海內安

凍正庶致天下于平

主明臣直綱鑑此田

徵每廷辱我后退其朝服曰臣罪當誅之直由陛下之明故也

妾聞不主明臣直乃悅

君臣

士

人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二

君臣

今

剪

髮和藥通鑑李世勣得暴疾太子遣使者以意問勣勣曰臣賤人也蒙陛下恩寄以大任方云騂厥可療太宗剪髮為藥和之和藥進勣勣頓首謝上曰朕為社稷非為卿也

燒黎聯句以寘友之禮名宗炎山既到地殯于衡山之陽泌諸玉請聯句信王曰夜牀九仙骨朝拔一鏡

二聖以賜泌諸玉請聯句信王曰夜牀九仙骨朝拔一鏡

品求上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為後庸宗恢復兩京

泌之策

延英忘倦通鑑憲宗殿日暑甚汗透御服宰相論治道于延英殿日晡猶未退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處獨宮人而已

多上近侍故樂與侍等共談為理

容直又曰帝以寇準為相密寢不合帝怒起準亦引衣而入寇準坐事當決乃退帝中語曰

容聽講不合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改容請學士講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以尊道德

脫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改容聽講請御崇政殿開名侍講學士孫奭等不等講帝讀諫書忽改容聽之

或左右觀賜容體不端輒即拱立

君臣五

歌帝舜倡百工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今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八伯和歌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　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皐陶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增詩唐明皇春日宴兩相及禮官于麗正殿詩曰乾道運無窮恒將人代工陰陽調曆象禮樂報元亨介胄清荒外衣冠佐域中言談延國輔詞賦引文雄野霽伊川綠郊明翠樹紅冕旒多暇景詩酒會春風　又賜張說宋璟源乾曜同日上官宴都堂詩曰赤帝收三傑黃軒舉二臣由來丞相重分掌國之均我有握中璧雙飛席上珍子房推道要仲子訝風神復輟台衡老將為調護人鴻鸞同拜日車騎擁行塵樂聚南宮宴觴連北斗醇

增賦宋太宗賜蘇易簡大言賦曰少年盛世今為詞臣往古來今有幾人首書文章今居翰林儒名善守今合緣會　蘇易簡擬宋玉作大言賦獻太宗曰皇帝書白龍牋作大言賦賜玉堂臣蘇易簡御筆煌煌雄詞洋洋璀璨博達不可備詳易簡曰聖人興兮告成功登崑崙兮展升中芳席地兮饗相宗天籟起兮調笙鏞日烏月兔耀文明也參旗井鉞嚴武衛也執北斗兮尊元酒也

則西華兮爲石碱也飛雲湧霞燔膳燎也刳鯨腊鵬代鷁鱮也迅雷三發山神呼也流電三激燿火舉也四時一周兮萬八千年泰山融兮溟海乾圓蓋傾兮方輿穿

增 詒漢光武報馮異詔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唐太宗賜魏王泰詔曰虞世南于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人矣

增 賈唐房杜贊曰方君臣明良志叶義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　又尉遲恭贊曰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徙而大功立君臣相遇

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諒哉　又段平仲贊曰君有常尊臣有定畀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通于上君不降而逮諸下則治不得成而功不彰反是而天下之所務棄焉幾矣段平仲一故許上倉惶失對而猶以取名故聖主屈己從諫君臣兩得其美知道之本歟

增 須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時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

精會神相得益彰雖伯牙操遼鐘逢門子聾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冀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曩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翔德與和氣遊太平之青蓋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喣噓呼吸如喬松渺然絕俗離世哉

舊君一

增 禮記曰穆公問曰爲舊君反服禮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爲我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　又曰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注違去也謂本是大夫今去仕諸侯此是自卑遷尊若本是大夫今去仕諸侯此是自卑遷尊若君則爲新君之恩也故亦不反服舊君也）

舊君二

增 呂氏春秋曰豫讓欲報襄子其友謂之曰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得近之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也爲故君賊新君矣

大亂君臣之義也凡吾所爲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舊君三

原 心存南郢　志在北燕　晉孫惠謀齊王曰屈原放逐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在北燕

舊君

增 毅謝謀燕　臻獨稱漢　晴菅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於漢擇下

增 毅謝謀燕　臻獨稱漢　敢謀趙之奴隸兄子孫乎窮愁志氣魏德惟新臻獨稱漢

增 毅謝謀燕　臻獨稱漢　羣臣皆揚魏德惟新臻獨稱漢與山陽共之爲人臣者同念王室

故君發喪　人臣終節　南閭子臧堅守帝使其壻許君發喪故君發喪人臣終節

故君發喪　人臣終節　逾之子臧爲故君發喪說即位等誅二張后遷上陽宮崇年百官起居王公相慶崇獨流涕東之曰今豈承時邪

注人臣終節也

營葬黎陽　縱歸北塞　都賈君倩送款胡入京師慰輯山南以七郡所以備胡崇張東之獨送款胡入京師慰輯山南以七郡所以備胡

營葬黎陽　縱歸北塞　高子臧隋大業末爲南陽丞棄官歸養母喪畢以墓爲廬

營葬黎陽　縱歸北塞　祖入京師慰輯山南以七郡所以備胡崇張東之獨送款胡入京師慰輯山南以七郡所以備胡

營葬黎陽　縱歸北塞　吉隋所以亡也崇獨能以身徇國崇之子也崇子嘉收葬其尸乃發喪三軍縞素以君禮葬黎陽

營葬黎陽　縱歸北塞　崇百官起居王公相慶崇獨流涕東之曰今豈承時邪崇子嘉收葬其尸乃發喪三軍縞素以君禮葬黎陽

營葬黎陽　縱歸北塞　首席往弔帝遣使持節世勳世勳

營葬黎陽　縱歸北塞　李百官起居王公相慶崇獨流涕東之曰今豈承時邪崇子嘉收葬其尸乃發喪三軍縞素以君禮葬黎陽

營葬黎陽　縱歸北塞　世勳世勳

注人臣終節也

淵鑑類函卷三百四十二

舊君

舊君四

原 越聲秦聲　史記陳軫至秦惠王曰楚思寡人乎軫曰昔越人莊舄仕楚病作越聲今臣棄

原 越聲秦聲　史記陳軫至秦惠王曰楚思寡人乎軫曰昔越人莊舄仕楚病作越聲今臣棄

原 越聲秦聲　史記陳軫至秦惠王曰楚思寡人乎軫曰昔越人莊舄仕楚病作越聲今臣棄

原 越聲秦聲　史記陳軫至秦惠王曰楚思寡人乎軫曰昔越人莊舄仕楚病作越聲今臣棄

原 越聲秦聲　史記陳軫至秦惠王曰楚思寡人乎軫曰昔越人莊舄仕楚病作越聲今臣棄

首鼠之孽 林禮上李相公書煙塵不息蓋宗社之憂也乃置兵地非所宜帝亦悟遂詔弭兵都城

樞密題名 司徒罷相綱鑑准此 寅亮中外 一紀居家 兩宮虛己 委任羣公 補之望重 一紀期年 身狗社稷 舉賢自代 孔明食少事煩 親理簿書 公瑾英偉 開張王業 正太孫位 議尚書省事 金史

社稷臣 史記謝南李永暉怨郤克 又曰元兵攻中都 漢書賈誼上疏 晉書劉毅傳 宋史趙鼎傳 宋史趙汝愚傳 宋史趙普傳 宋史王旦傳 宋史李綱傳 宋史文天祥傳 宋史王禹偁傳 宋史范仲淹傳 宋史韓琦傳 宋史富弼傳 宋史司馬光傳 宋史趙抃傳 宋史李綱傳 宋史文天祥傳 宋史王禹偁傳 宋史范仲淹傳 宋史韓琦傳 宋史富弼傳 宋史司馬光傳 宋史趙抃傳

策定北迎 疏爭南幸 后為之主 李孟喜仁宗 白仁宗曰 今太子遠在萬里 宗廟社稷 急還宮 疑以折衝謀 仁宗曰 是收首謀 反同惡者 奉北 宗英部 竹郎子 請上疏 抗言 幸南京 兵部 百官軍 萬姓 響藏 藏在若 固守 動則天下之策 社稷再 禦謀之 力也 死 支子不 嫡世祖之 典訓也 今太子 遠在萬 里宗廟 社稷之 福也 于是收 首謀反 同惡者 奉北 宗英部 竹郎子 請上疏 抗言 幸南京 兵部 百官軍 萬姓 響藏 藏在若 固守 動則天下之策 社稷再 禦謀之 力也 嫡世祖之 典訓也 今太子 遠在萬 里宗廟 社稷之 福也 于是收 首謀反 同惡者 奉北 宗英部 竹郎子 請上疏 抗言 幸南京 兵部 百官軍 萬姓 響藏 藏在若 固守 動則天下之策 社稷再 禦謀之 力也 死 支子不 嫡世祖之 典訓也 今太子 遠在萬 里宗廟 社稷之 福也 于是收 首謀反 同惡者 奉北 宗英部 竹郎子 請上疏 抗言 幸南京 兵部 百官軍 萬姓 響藏 藏在若 固守 動則天下之策 社稷再 禦謀之 力也 死 支子不 嫡世祖之 典訓也 今太子 遠在萬 里宗廟 社稷之 福也 于是收 首謀反 同惡者 奉北 宗英部 竹郎子 請上疏 抗言 幸南京 兵部 百官軍 萬姓 響藏 藏在若 固守 動則天下之策 社稷再 禦謀之 力也

原 處不避汚 叔孫豹不避汚 社稷死 利社稷無悔焉 社稷之功 唐書韓滉李晟張延賞論帝意逐李晟兵帝曰晟有社稷功

壯夫之節 劉舊書忠臣之公壯夫之節焉

父母一

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書曰相小人厥

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又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又曰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又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又曰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禮記曰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概祭祀不為尸聽于無聲視于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 又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為人子者冠衣不純素 又曰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又曰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又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又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于親敢不敬乎 又曰父母全而生之

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

慈　又曰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　孝經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　荀子曰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養之不能教誨之　事文類聚曰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

父母二

增　淮南子曰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　賈誼策曰秦人借父耰鉏慮有失父時儉三四歲母裸抱轉客廬中鑿井得錢數萬遂致富因買一蒼頭主家幹一日堂上作樂老蒼頭在廚中竊言曰堂上老母我婦也問其故奴曰我婦姓艾字阿宏足下有黑子腋下有痣母曰我翁也遂為夫婦時人為之語曰廬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語林曰明太祖行後苑見巢鵲哺雛曰禽獸且爾況人乎令羣臣親老者歸養

父母三

增　傳仲熊兒　省華命子　後漢書太原王霸字儒仲少立高節妻亦有志行其後令

仍子伯為楚相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令子奉書于霸車到其門使子野閣其至投刺而歸霸方斟酌子野白狐子泄性不能仰視客去霸久臥不起妻問故霸曰向見令狐子泄客而有媿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子少修清節志拘促高奈何忘初志而慙見之乎霸起而笑曰有是哉即共陳省華國人三子皆豪俠即共陳省華國人三子皆豪俠結客報讎亡匿數年後大赦乃還　晉書王尊傳與武陵太守夫人馮氏俱康寧卒喪哭泣哀慟每對客命三子別拜客不顧禁止自安省華曰高奈何忘初志而慙見之乎　王陽畏坂　仁傑望雲　漢書王尊傳益州刺史王陽為益州至邛郲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乘此險以疾去尊至此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登太行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其下吏曰王陽為孝子久之雲移乃去　後漢書仁傑傳

閩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磬爾夕膳絜爾晨饗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絜爾晨羞有獮有獮在河之涘凌波起汨噬魴捕鯉嗷嗷林鳥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昔增爾慶以介丕祉　又補白華詩曰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絜絜婆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白華絳趺在林之陬蒲萄士子涅而不淄竭誠盡敬禮盡忘卹白華元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譽無欲鮮侔晨祀莫之點辱

【點】明王逢年思歸賦曰椒有可幕祿有可去何則移孝爲忠曾無內顧則祿可慕而可據上有慈顏以喜懼故祿可去而不可寓噫吾父八十母駭亦素尚爾爲吏奠焉避路嗷嗷晨烏其子反哺我豈不如鬱其誰訴惟秋之氣至慘慄而感人日興愁思側睇江濱憶爲童子當其禮辰百果始就迸其珍時則有紫菱長腰紅芡圓實牛心綠蒂之柿獨苞黃膚之栗青革連區烏椑五出青乳之梨赬壺之橘蜂螘淹鱷樸櫨濱窗者則鵜鶘野鴈澤鳧鳴鵖清江之青蟹寒冰之鮮鱗習以紫蓋藉以茭首觴浮黃菊俎薦青韭坐溪山之松篁埽門前之桐柳僕侍不譁圖書在右或靜默以終日或歡言以

對友信吾親之所樂安閒思其道久切切余懷欲辭印綬固非效淵明之所息心恥折腰于五斗蓋自成人以及今未嘗一日侍旁而稱壽豈得不決去於此時將恐貽患於厥後

父子一

【釋】名曰父甫也始生己者　又曰子孳也相生蕃孳也　白虎通曰子孳也孳孳無已也　增韻曰父矩也以矩度教子也死曰考成也言有成業也　南史曰荊土方言謂父曰爹【丁邪切】【音奢上聲】　集韻曰吳人呼父曰爸【婆上聲】會要曰回紇呼父曰阿多　廣韻曰北方人呼父曰爺【以遮切】　又曰郎罷謂子囝【音蹇】　決疑要錄曰父南面故曰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順也晉以文帝名昭故讀曰韶後人因而不改　易曰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又曰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又曰乾天也故稱乎父　又曰乾爲父　又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　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又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詩曰無父何怙　又曰父

今生我　又曰靡瞻匪父　又曰王事靡監不遑將父

禮曰父名無嫌名　又曰父子不同席　又曰父前子

名　又曰父不祭子（侑食之禮）　又曰世子齒于學國人觀

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而

衆知父子之道矣　又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

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　孝經曰母取其愛而君取其

敬兼之者父也　春秋傳曰父不可棄名不可廢　杜

欽傳曰子者父之陰也　史記曰家有長子曰家督

越絶書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

父子二

增　尚書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　家

語曰曾晳令曾子耘瓜誤傷其根曾晳怒擊其首曾子

仆地有頃乃蘇孔子聞之謂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昔瞽

瞍有子曰舜使之未嘗不往欲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

受大杖則逃不陷父于不義也　左傳曰季氏以公鉏

爲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

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奸回不軌禍被下民可也　天運

曰輪扁曰臣也斲輪得之于手應之于心臣不能以喻

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　世說曰潁川太守

髡陳仲弓容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

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何有高明之君而

刑忠臣孝子者乎陳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已尹吉

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荷起惟此三君高明之

君惟此三子忠臣孝子容慙而退　又曰鍾毓兄弟值

父晝寢偷服藥酒父覺託假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

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不拜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

問會何以不拜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孔帖曰魏司

馬朗父防整肅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進不敢進不

命坐不敢坐不指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嚴肅如此

晉書曰王述蒙顯授王羲之恥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

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貴所笑既而內懷慙

歎謂諸子曰吾不忮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

坦之故耶　南史曰羊侃在臺城其長子鷟先爲侯景

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

復惜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久以汝

爲死猶在耶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生進退

心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之害也　又曰謝莊

生五子颺胎顯嶷淪人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　北

史曰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陽尼與房千秋

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祖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
牒　隋書曰蘇夔字伯尼咸子也少聰敏楊素甚奇之
每戲咸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　唐書曰姚崇二子在
鄉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爲
洛通賓客饋遺請託魏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
人多欲而寡識是必以事于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
微言動之及聞乃大喜聞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
也臣子必謂見德而請之帝于是愛崇而薄知古欲斥
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
臣　唐書曰孫逖遷中書舍人父嘉之八十爲令逖求
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

父子三

父一、身貳

左傳父父子生我身之貳也　禮記六順三君之傳古者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三君也　綱鑑唐紀元年方與父同行方與父同學記良冶之子必學爲冶之子必學爲箕上見前一條

樸

善禮以此坊民民猶薄於慈　孟子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景皇時隽父子之間不責善而已　隽父亮爲尚書令隽爲中書令並有文詞作殿最名聞海內以御屏風隔其坐聽公卿奏事親自爲制名曰屏風樂　南史宋顏竣江夏王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公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笞之漢張良子特中張辟疆地　唐書大傳伯禽之子名魯與弟魯公同見三笞之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梓梓木可以爲琴瑟斫琴之人不往觀之二子往見梓木高下大小各中琴瑟之材而斫之伯禽還以報父父曰子何以不速也對曰木之美者其下必有蟄伏焉故遲以觀之父曰善哉子能觀物矣商子曰梓者父道也琴瑟者子職也

橋梓

橘　南山之陽有木名梓梓木可以爲琴瑟斫琴之人不往觀之二子往見橘木高大而枒枿不中琴瑟斫琴之人曰橘者父道也琴瑟者子職也

道也　南史張敷小名檐父舒小名橘何敞比所居名孝張是宗檐何敞是百果之宗橘何如梨數曰梨是百果之宗

里

折筭

直饌　國語范文子退朝武子曰何莫不夙也對曰有奉客庚辭于朝夫莫之謝也敢不夙乎　賈昭錄良元初穆寧爲和州刺史其子御史中丞貽書論事中貶饒州司戶寧命駕將之鄱陽子直躬稍不如意則杖之諸子皆至直日必榻末珍異羅于前俎豆既徹命前曰許郎君及諸舅修名節者皆來再飯而罷未嘗留食此給事直饌鼎俎前有熊白及鹿尾忽曰白肥而膩修和之而進寧果再飯飯訖拜於庭命前曰吾言之頗應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喬子曰昔天子先問伏滔字元度少知名孝武帝嘗會于西堂滔在與坐還不下車呼子乘之謂曰百人高會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　松牕雜錄唐中宗朝名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子皆童年上面拜于賜緋與紫瓌李嶠二子曰吾之所願爾曹勉之　唐書白樂天子阿崔小名龜郎年數歲能手數五子名及諸父兄子姓名又曰王祐世多聞博識詩云畫荼蓼朱史賈禹數五子于俱賣爲道隱註云畫荼蓼朱史賈禹數五子于俱賣爲道隱註云

五桂

三槐

宋史竇禹鈞五子仕皆至顯官時人謂之五龍及第仕晉漢周爲顯官禹鈞教子有義方每朝謁必使子弟從行號竇氏訓子規　潘一珠老丹桂五枝芳又曰王祐世多聞博識詩云畫荼蓼朱史賈禹數五子于俱賣爲道隱註云

五男八子

陶淵　晉書韓預八子皆爲宰相維爲門下侍郎比之荀氏八龍　史記周昌子開方爲齊相開方子啓方爲衛相啓方子毋擇爲魏相

犬子

鳳毛

三國志曹操曰養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豚犬耳　南史謝鳳子超宗有文詞作殿最名聞海內以御屏風隔其坐聽公卿奏事親自爲制名曰屏風樂　南史宋顏竣江夏王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公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笞之漢張良子特中張辟疆地　唐書大傳伯禽之子名魯與弟魯公同見三笞之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梓梓木可以爲琴瑟斫琴之人不往觀之二子往見梓木高大而枒枿不中琴瑟斫琴之人曰橘者父道也琴瑟者子職也

參義

瓜葛

南史韓擒虎八子皆爲宰相維爲門下侍郎比之荀氏八龍　史記周昌子開方爲齊相開方子啓方爲衛相啓方子毋擇爲魏相

犬子

鳳毛

南史謝鳳子超宗有文詞作殿最名聞海內以御屏風隔其坐聽公卿奏事親自爲制名曰屏風樂　南史宋顏竣江夏王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公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笞之漢張良子特中張辟疆地　唐書大傳伯禽之子名魯與弟魯公同見三笞之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梓梓木可以爲琴瑟斫琴之人不往觀之二子往見梓木高大而枒枿不中琴瑟斫琴之人曰橘者父道也琴瑟者子職也

佳兒

令子

佳兒憑時年數歲拉手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鄰舍與康初見周公巨笞之唐書令狐綯慶子涵爲右補闕敢言無諱憲宗謂綯慶曰卿令子頗能論事朕欲用爲諫官綯慶曰臣子雖有此志恐未閑時務上曰卿但教之無慮不稱綯慶子涵入謝上曰卿子甚佳但勤學無憂不稱職

瓜葛

南史韓擒虎八子皆爲宰相維爲門下侍郎比之荀氏八龍　史記周昌子開方爲齊相開方子啓方爲衛相啓方子毋擇爲魏相

編之寫書王氏骨苑胡質仕魏為荊州刺史子威自京師有父自驛驗不止傳舍留十數日告歸父聽繼一匹曰大人清貧何以得此父對曰吾傳祿之餘又給軍資耳威拜而受之令二十九人知臣清、勸父侍親

晉王祥為徐州刺史時年九十餘母朱氏在洛陽每遣使往來祥輒涕泣悲不自勝左右見其母使或為祥垂泣曰老母旦夕入土何自苦如此祥曰吾侍奉老母不能令有始終身折官祿不得終養以此痛耳

晉王戎為豫州刺史父渾卒戎以嫡子當襲爵固讓於弟又以母老辭官歸養詔不許

晉王祥為太保薨遺令薄葬以一品禮終身衣服不改志節常若在時

中對語移日客人欲去而舉杯未盡者以箸擊盤促之謂之打坐雖秦曰豈有君長而殺賓客乎又曰張倫官太原知府事不書官紙以成父之清白

守過候父留飲倫行裝上輿命駕特進而退立庭下卿守固請倫退走不敢當父謝曰諸君兒特酒食盛下卿思曰似聞其父析薪其子不及車馬孔叢子負荷是子之肖

過虛老夫主之吾兒乃敢爾守惶恐欲起乃門兒在牆側不及車

父子四

器

器主器易主器者莫若長子

尊而不親

禮記父之視子也視賢而不能故父尊而不親

奉祀

社稷之宗盛莊家大也

以象天明

傳曰父子兄弟以象天明

不奸謂禮

禮傳子父不奸謂禮

天屬

莊子假人之士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林回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有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

天性

孝經父子之道天性也

人所難言

史記漢武帝詔曰朕以天屬之親繫宗廟之重夙夜不敢寧息間者以來河溢皇考寢園鄧通山以東傳舍以萬數水流漂疾而無所放溢則溝防大壞隄以利合此人所難言

父子

天屬

漢書霍去病至河東傳舍上謁去病與坐而問其子侍郎霍光是也去病不對

天性

漢書霍光傳其子侍郎霍光是也去病不對

父子

天屬

漢書霍去病至河東傳舍上謁去病與坐而問其子侍郎霍光是也去病不對

天性

孝經父子之道天性也

人所難言

史記漢武帝詔曰朕以天屬之親繫宗廟之重夙夜不敢寧息間者以來河溢皇考寢園鄧通山以東傳舍以萬數水流漂疾而無所放溢則溝防大壞隄以利合此人所難言

負頌背腹師來爲摩頂起走趍奉鹿　又贈弟轍詩曰舊聞老蚌生明珠未省老兎生於蒐老兎自謂月中物不騎快馬騎蟾蜍蟾蜍爬沙不肯行坐令青衫垂白鬚於蒐駿猛不類渠指揮黃熊駕黑貔丹砂紫髓不用塗眼前百步走妖狐妖狐莫誇智有餘不勞搖牙咀爾徒

增 書蘇軾答陳慥書曰在定州日作松醪賦今寫寄擇等庶開發後生妙思著鞭一躍當撞破煙樓吾子邁文頗有父風咄咄皆跨竈之典

知子一昧于知子　宋蔡襄附

重器　要人　二國志蜀諸葛亮與兄瑾書曰聽今已八歲和聽頗可愛憐其早成恐不爲重

原 湛獨異　淑不良　晉書王湛有隱德兄弟以爲癡

父親獨異　吳志騶子孫淑累遷司直封侯知叔不良表請不從坐詔許之

增 累博

南史顏延之與所人其子竣貴重凡所貴供一無所愛嘗乘羸馬笨車逐竣園中竣曰聽今已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見汝

南史齊武帝永明中以王儉爲侍中與兄弟集會任子孫職位高下作處分令各自陳志弘與兄弟宋明帝以王儉爲侍中與兄弟集會任子孫職位高下作處分令各自陳志弘與兄弟宋明帝以王儉爲侍中與兄弟集會任子孫職位高下作處分令各自陳志弘與兄弟宋明帝以王儉爲侍中與兄弟集會任子孫職位高下作處分令各自陳志弘與兄弟宋明帝以王儉爲侍中與兄弟集會任子孫職位高下作處分令各自陳志弘與兄弟宋明帝以王儉爲侍中與兄弟集會任子孫職位高下作處分令各自陳志弘與兄弟

葛亮與兄瑾書曰聽今已八歲和聽頗可愛憐其早成恐不爲重

晉書王湛有隱德兄弟以爲癡

吳志騶子孫淑累遷司直封侯知叔不良表請不從坐詔許之

南史顏延之與所人其子竣貴重凡所貴供一無所愛嘗乘羸馬笨車逐竣園中竣曰聽今已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見汝

南史齊武帝永明中以王儉爲侍中與兄弟集會任子孫職位高下作處分令各自陳志弘與兄弟宋明帝以王儉爲侍中與兄弟集會任子孫職位高下作處分令各自陳志弘與兄弟宋明帝以王儉爲侍中與兄弟集會任子孫職位高下作處分令各自陳志弘與兄弟宋明帝以王儉爲侍中與兄弟集會任子孫職位高下作處分令各自陳志弘與兄弟

重器　要人　二國志蜀諸葛亮與兄瑾書曰聽今已八歲和聽頗可愛憐其早成恐不爲重

原 湛獨異　淑不良　晉書王湛有隱德兄弟以爲癡

父親獨異　吳志騶子孫淑累遷司直封侯知叔不良表請不從坐詔許之

增 累博

慈愛　減性　綱鑑樂羊食子吉父事詳慈母

無兒　蜀志程畿字伯道東平人也建興中爲侍中與天性尹賞在郡以公事繫獄當死畿白樂羊食子以全軍心賞子在獄畿不從及喝畿于都市畿曰樂羊食子猶有名義賞子非無父子之恩但以時乏不得不爾耳畿子竟無兒後竟

晉書鄧攸字伯道遭永嘉之亂攸棄己子而保全弟子人曰鄧公無兒人曰天道何如伯道無兒何如攸曰人生有命非所能知

殺子　埋兒　通鑑

後漢書橋元字公祖遭中平之亂棄其子而保全兄子元時年十歲獨逃門次卒有三人持杖追之元謂曰財貨在我汝但殺我勿殺我兄子元曰不可殺其子而存其兄於義不忍殺其子而全己命於私不義元乃抱兄子而對賊賊遂并殺元兄子元乃亦死元

又曰薛宣子惠爲彭城令宣見惠心知惠不能留數日終不問惠以吏事

曰午可　不謂括善　春秋傳祝佗父謂祝佗曰午也吾之善曰兵死地而不謂之善曰兵死地而不謂之善曰兵死地而不謂

請謝罪請下吏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騎以則寶開長奸路　綱鑑漢金日磾子爲帝弄兒上前騎逐後子弱下與宮人戲日磾遂殷之敬而逐　驪姬謀而奉尹琴操逸南信後妻之說而逐伯奇自傷無罪乃援琴作履霜操　國語晉獻公欲殺太子申生太子諫胖公公田如真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　趙鞅曰太子奔新城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

知子二　不慈

原　視其友　史記趙禹謂其子曰視其友不知其子後漢書許父汝南每欲殺青寫從北書若成讖必秉而焚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還吳季子名掖曰吳季子也不忘本也

增　李子不乏　後漢書許掖傳曰吾子琳琅簡札之用洲縣吏不足以汙吾兒非小兒自得之　晉書石苞臨終分財與諸子不及崇崇母爲言苞曰小兒自得　吾子琳琅

汝才十倍　又曰崇靖每曰吾子琳琅之器非汝才十倍於閒若不棄捐不須見我

不慈父頑罵母　不能字　又曰父不能字厥子

食左傳宋人易子而食　石碏殺子　又曰石碏純臣也大義滅親其子厚與州吁同弒君碏誅之

王莽殺子　通鑑見王莽殺子宇已絕矣不去禍及遂隨

訓子一

增　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又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禮曰父慈而教子孝而忠　又曰幼子常視無誑長者與之提攜則負手奉長者之手負劒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皆幼子之教也

莊子曰父詔其子　荀子曰君子之于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　淮南子曰人有教其子曰謹無爲善曰不爲善將爲不善邪應之曰善且弗可爲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　顏氏家訓曰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尚爲人師若能保書終不爲小人諺曰積財千萬無過讀書

訓子二

增　左傳曰狐突曰子之能盡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　山堂肆考曰外史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之孝經論語　唐書曰穆寧居家嚴嘗撰家令訓諸子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吾志直道苟枉道而三牲五鼎非吾養也先是韓休家訓

子姪甚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云　麈史曰丁彥輔云昔官洛陽有醫媼說富鄭公家治家嚴肅有二子舍使女僕輩不得互相往來

訓子三

原

七業　四經　晉書劉殷字長盛有子七人各受一經

一門之內七業俱成　漢書馮奉世子馮野王通詩次逡通易次通春秋次參通尚書

受地　危家　呂氏春秋楚叔敖疾成孫叔敖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也其地不利而名甚惡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其地不利而名甚惡人畏鬼而越人畏機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叔敖死王果封其子子孫誦之即位子孫疏倨削侵諸侯諸侯即叛之故至今不失

漢書晁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而公用事侵削諸侯人多怨公何以堪之錯曰不如此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未必然也

教兒　訓子　世說謝安夫人問太傅那得教兒輩答曰我常自教兒

幾而鉛人果敗

陵人　捐本　南齊書陳顯達重每遷官常有覬覦之心顯達曰卿但留意于本一經自然富貴何須多事豪修顯達曰卿但留意于本一經自然富貴何須多事豪修

捐本　一經　本傳顯達同州刺史蔡王智積隋文帝之弟子也

經五子　漢書韋賢字長孺子元成字少翁以明經位至宰相諫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五子　一經　漢書韋賢字長孺子元成字少翁以明經位至宰相諫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王景命　有五子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通賓客戚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諸子才能以取福也

分田　持役　唐書姚崇預分田宅皆先定分曰陳設之日須令諸子各有定分以絕覬覦者也亦先有定分以絕覬

爭山　學耕　唐盧公生子名涿丁汝為國持super也

盈溢　未有能善其終者保身全已豈不樂哉

邵氏閱見後錄宋司馬光曰光五歲時保母抱女兄欲為脫桃其夫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呵曰小兒不識事乃爾耶光自脫也先公適見之呵曰君是不取

識字　勤學　唐書張弘靖為河東節度使令贊始就學不知識天下曰肉食誤國

肉食　誤語　後漢書樊宏子敬子曰富貴不可保期

怒子　坐車　唐書朱仁軌當海其子子廷曰默曰沉曰渾曰深曰沒曰隱之曰吾欲使汝曹顯名思義不

父之耳也

小齋　會食　屏風　集書　唐書柳公綽子名璧字大中門東人自西原公綽有小齋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有事中門之外公綽與弟公權及群從等皆東帶晨省于中門之內公綽不離小齋諸子不敢入內或論文或聽琴至午乃退公綽命子弟一人讀經史一過乃罷也成童不就師傅

名　柳批　戒子　魏紀魏王景名其子廷曰默曰沉曰渾曰深曰沒曰隱之曰吾欲使汝曹顯名思義不

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苗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時秋積雨霽新涼入郊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跼躇　宋邵雍生男詩曰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爲人父鞠育教誨誠在吾壽夭賢愚繫于汝我若壽年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我心欲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

漢劉向誡子書曰汝未有厚德蒙恩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跛蹇之容故被鞍之禍遊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也　後漢司馬徽誡子書曰聞汝充役室如懸磬何以自辦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蜀漢諸葛亮誡子曰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

以成學慆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　魏王修誡子書曰人之居世忽去便過日月可愛也故禹不愛尺璧而愛寸陰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欲汝早之未必讀書并學作人欲令見舉動之宜觀高人遠節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善否之要在此際也行止與人務在饒之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皆用情實道理違斯敗矣又欲令子善唯不能殺身其餘無惜也　吳姚信誡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爲己度嶮易不虧始終如一進合神契退同人道故神明祐之衆人尊之而聲名自顯榮祿自至其勢然也又有

內折外同吐實懷詐見賢則暫自新退居則縱所欲聞譽則驚自飾見尤則棄善端凡失名位恒多怨人而害善怨一人則衆人疾之害一善則衆人怨之雖欲陷人而進已不可得也祇所以自毀耳顧眞僞不可掩褒貶不可妄舍僞從實遣已察人可以通矣舍己就人去否適泰可以弘矣貴賤無常唯人所達苟善則匹夫之子可至王公苟不善則王公之子反爲凡庶可不勉哉　晉羊祜誡子書曰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名以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

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爲德首慎爲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語無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恥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殷褒書曰大道也者易尋而難窮易知而難行也故京房之徒考步吉凶之變而不能自見其禍更爲姚平所誡此道之難知也省爾之才不及於房而吾之言過于平矣昔正考父三命滋恭晏平仲久而敬之曾顏之徒有若無實若虛也況爾析薪之智欲彈射世俗身爲謗先怨禍並集使吾懷朝夕之憂爲范武子所歎亦非汝之美也若朝益暮習先人後已恂恂如也則吾聞音而識其曲食旨而知其甘永終吾餘年矣復何恨哉古人有言思不出其位爾其念之　陶潛誡子書曰少來好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牕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悋情歸生伍棄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

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　范宗漪責彭乘訓子書曰王氏之子琪珪玭器盡璠璵韓氏之子綜繙縝維才皆經緯非蔭而得由學而然　朱子訓子書曰勿妄與人接只是勤儉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不欲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

父子繼業一

俱至丞相，並爲司徒　漢書韋賢字長孺子元成字少翁俱以明經位至丞相

增柱國讓父　西平有子

詩經衣美歸武公父子並爲周司徒善于其職也　隋書楊元感與父素俱爲柱國朝會則齊列文帝命元感與父素俱爲柱國朝會則齊列文帝命元感降輦步入至門乃乘輿而進謂人曰吾父子勳德如此天子之寵臣之甚詩以公庭渠私敬

唐書德宗將梁州李晟自東渭橋以精騎萬人破賊朱泚率殘卒西走餘黨悉降乃拜晟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翌日以晟爲節度會大赦詩以蔭補官憲宗詔吳元濟以蔭補官憲宗詔曰惟西平有子惟我唐有臣

繼爲宰相　代作刺史

唐書蘇頲與宋璟同當國璟子同爲宰相頲父子同爲宰相僕射長序自是國器獻可替否事至即行公不覆私人號爲朔方相過之事詞翰清華庾信宇元規時代父出止博陵康州刺史父出止博陵康州人榮之

世有文辭　繼掌詰命

類苑明皇雜錄明皇幸蜀傳位太子進獨上曰昔光武詔命乃父子異可詞繼美矣王頍首流涕嗣爲學士

繼作刺史　父子爲寧

唐書蔣乂北史畢衆敬元魏之父子相代爲本洲刺史當時榮之

俱勅行軍　同日受命

平淮西碑吳元濟反皇帝曰韓弘汝以子公武往討之曰弘汝以其以節鉞統諸軍東討蔡賊成加安石左僕射雲龍圖閣直學士同日受命元

綽贊詩曰陳前與服同桓傅拜後金珠有魯公

華近唐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垣朝廷榮之

大雅還黃門侍郎而彥博亦爲中書侍郎對省華近帝嘗從容謂曰我起層間進中書舍人父謚爲榮

晉陽爲相一門父子同拜世以爲榮

父子同仕

同列禁垣

對管

吳育在二府父待問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爲榮育跼蹐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不敢以人子私恩得濫去不聽之制顧得濫去不聽

門生出迎

唐書李宗閔進中書舍人父謚爲榮求史

參軍在遠

楊炯爲梓州司法參軍非忠也縱罪非忠也乃自刎而死

贖子罪

代父死

後漢書公孫瑞子述爲丞相子安世曰丞相禍及宗矣詳前

假子

增何

父子同戮皆伏誅

乃自刎

漢書周舒字文通人酷下

父子同仕

同列禁垣

對管

唐書李宗閔進中書舍人父謚爲榮求史

晉陽爲相一門父子同拜世以爲榮

父子

華近帝嘗從容謂曰我起層間進中書舍人父謚爲榮

大雅還黃門侍郎而彥博亦爲中書侍郎對省

吳育在二府父待問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爲榮育跼蹐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不敢以人子私恩得濫去不聽之

楊炯爲梓州司法參軍非忠也縱罪非忠也乃自刎而死

贖子罪

代父死

後漢書公孫瑞子述爲丞相子安世曰丞相禍及宗矣詳前

假子

增何

晏愛秦朗

魏略太祖納何晏母尹氏謂之曰假子耳

復爲司隸

後漢書胡廣傳子世祖令貶昱封易處

漢書杜延年爲大夫以居

昱不敢以人子私恩得濫去不聽之制顧得濫去不聽

復爲司隸

後漢書胡廣傳子世祖令貶昱封易處

漢書杜延年爲大夫以居

晏愛秦朗

魏略太祖納何晏母尹氏謂之曰假子耳

父子

父子同戮皆伏誅

乃自刎

漢書周舒字文通人酷下

父子同仕

同列禁垣

對管

虞後坐事父子皆伏誅史記石奮拘曰殺父立政非孝者追之乃其父也殺其父逋而自拘也

臣當死乃自刎而死

贖子罪

代父死

後漢書公孫瑞子述爲丞相子安世曰丞相禍及宗矣詳前

假子

增何

晏愛秦朗

魏略太祖納何晏母尹氏謂之曰假子耳

敬聲爲太僕敬聲有罪賀請捕案子罪安世曰丞相禍及宗矣

明父爲張飛所殺太子納其母爲

朗謂人曰豈有愛假子如孤者

收晏養宮中服飾擬

假子

增何

釋名曰母冒也含生已也　說文曰母牧也　又曰

江淮之間謂母曰媞蜀謂母曰姐　集韻曰齊人呼母

曰嬭迷吳俗呼母曰嫳淮南呼母曰嫁　增韻曰母慕

也嬰兒所慕也死曰妣媲也謂媲配于父也　易曰九

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又曰坤地也故稱乎母　又曰坤爲母　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又曰母氏劬勞　又曰母氏聖善　禮曰子既生不免于水火母之罪也　又曰婦人從人者也嫁從夫夫死從子　又曰不獨子其子注各子其子　孝經曰母取其愛　漢文紀注曰列侯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　淮南子曰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注云江淮謂母爲社　張衡曰報母恩曰思大義顧復之報　文選曰懷袖之恩即母懷抱也懷袖靡依言死也　景苑曰慈母多格男

增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　左傳曰晉敗齊師于鞌齊請平晉人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　又曰鄭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爾母辟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　公羊傳曰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也　後漢書長沙王發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發在內國更娶生子昌發死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使情係居重不攝職事　漢書曰金日磾母教誨兩子有法度上聞嘉之病死詔圖畫于甘泉宮日磾每見畫常拜向之涕泣　通鑑曰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庶謂備曰本欲爲明公效愚款今失老母方寸亂矣備遂聽庶降曹公　晉書曰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五代義居閨門雍穆青州刺史荀彤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母時以爲榮　南史曰沈攸之爲荆州刺史攸之遣二十人披甲追之秦貞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中追者既失之錄其母去秦貞既失母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　又曰臧盾有至性嘗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夜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宅信報凶問　唐書曰狄仁傑爲并州參軍司法鄭崇質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疾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請長史簡仁基請代行仁基與司馬李應不協相語曰吾等獨無媿邪由是相待

如初　因話錄曰唐憲宗以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劉禹錫爲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爲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度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媿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禹錫遂改授連州

又曰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鼎州久不歸侍嘗閱貴人歌舞有詩云畫堂玉佩紫雲響不及桃源欸乃歌黃山谷和韻諷之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反哺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山谷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爲親滌溺器未嘗頃刻不供子職

原何恃　麻依詩無母何恃又麻依匪母

補置酒　漢布韻母李晉周民名絡秀汝南人書名至置酒舉酒對三子曰爾等並居貴位在吾目前吾身後何憂高起曰伯仁海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因人之譽亦不容于世惟阿母前耳後累如其言梁書王僧孺幼貧其母鬻紡布以自業常攜僧孺于市道遇中丞卞彤引騶清道僧孺迴避彤怒收繫獄僧孺及增騶拜中丞日引騶清道悲不自勝

掘地　驅車　左傳曰不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　又曰宋南宮長萬弑其君湣公使其母養于公宮公與之飲而使力士拘諸門外以劍斷其足而殺之且告之故長萬之母謂曰不義哉而君也公曰爲之奈何對曰盍請以爲戮乎公許之既而悔之問于莊公曰何以得其母公曰聞其善歌也召而與之語遂以爲夫人

織屨　市馬　晉書閔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衣以蘆花損獨衣薄寒甚父令御車失轡其父鞭之見衣中蘆花還欲遣後妻損曰母在一子單後母聞之亦悔遂愛均諸子

負薪　晉王祥字休徵琅琊臨沂人少有清遠才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屨以爲養躡履市賣以奉母任氏又寓居御道祥不知御道之禁人對

策高第拜讓郎母在日苦病及卒不欲車載家貧無以市馬乃于住堂北壁外假葬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心力以供養焉

方敬　晉書方敬字處回少喪父母事母與弟以孝聞鄉閭稱之過三年得馬八匹與棺至塚負土成墳

嚙指　搤臂　搤臂孔子在楚而心動驚曰丘也精感萬里東漢蔡順車同丁野有客至其家欲去其母曰鼈右臂臂痛參即駕至問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以左手到即以右手嚙指故痛

王充　論衡曰參之至誠曾子出薪遠有奇才與母同心母投杼而走曾子如初

絕裾　求扇　晉書溫嶠字太真母崔氏固駐之司勸進初授左長史劉聰之亂嶠母崔氏固駐之司勸進初授左長史劉聰之亂嶠母崔氏固駐之司勸進初授左長史劉聰之亂嶠

而咸出則因服就拊入則撫弄垂魚南部新書駙馬都尉鄭潛曜尚皇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母即代國長公主也潛曜以身代及焚韋獨神道許三元中母寢疾曜刺血濡韋不化翌日主疾間瘳

【集】慕唐書高士傳鮮于氏侍養久孝聞于鄉閭時號下林家

寢夢母訊其本與之言宛如在生遺命葬高岡之陽墓木為牛又曰麥庭韓母採薇于圖項且注且舂以身代虎口母遂得脫不

【輯】投杼戰國策秦王使甘茂伐韓取宜陽茂曰昔曾參處魯有與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曰參殺人又來告之其母懼踰而走夫以曾參之賢三人疑之其母投杼踰牆而走今以臣之賢不若曾參之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

【輯】辭金受粟呂氏春秋魯人有與孟氏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曰吾子不殺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又來告之其母懼而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參而投杼疑之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若曾參之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

【輯】慈母敗子敗子李勣後人遂謂母有慈敗子也

【輯】萬石嚴嫗史記東海嚴生延年兄弟五人皆以養母著名為郡決曹掾每獄上囚及母在傳舍飲食不下咽嚴生常在旁立侍母子飯食畢嚴生乃自飯食其母不飯嚴生不敢飯其母嫗嚴生至孝官東海號為萬石嚴嫗

【輯】孤孀觸乳謝承後漢書陳元幼孤母為元娶後妻妻不孝其母詣覽言覽為元深改悔到母林下跪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子罵母不孝元自今改後

【輯】竊蒙錦被世說陳元方遭父憂哀泣甚哀以錦被裹其母憨之竊以錦被覆之元方覺曰家貧母老安得此錦被

【輯】呼元請責與孝經二卷使掃灑曰孫人來呼維令反并送書歸以證之維報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有遠志無當歸家母家訓陳思王猶子也

【輯】押瘡輒哭記聞錄池萊公少時不修小節母愛鷹犬太夫人性嚴每不勝怒舉秤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訊其瘡痕輒哭

【詩】唐杜甫贈陽城郡王衛伯玉太夫人恩加鄧國太夫人詩曰衛幕銜思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戴慈親冨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大名新歎詰鶯迴紙清朝燕賀人遠傳冬筍味更覺綠衣

【賦】晉潘岳閒居賦序曰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病尚春秋足以代耕灌園粥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侯伏臘之費乃作賦曰稟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

春奕葉班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又游寺詩曰萱草集堂階游子行天涯慈親倚堂門不見萱草花

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漁釣

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班白兒童雜齒稱萬壽以獻觴或一懽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賢母一

增歐陽修曰以恭儉均一教育其子爲賢母　又曰見其子之賢而有立則知其母之義方　王安石曰以嚴爲賢母

賢母二

增禮曰公父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吾有斯子也吾以爲賢人也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于禮矣　左傳曰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止之曰甚美必有甚惡叔向懼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子伯石

孫秀所收與母別曰負阿母　又曰劉琨爲并州刺史母謂之曰汝宜弘濟經略驅駕豪傑而專欲除勝己以自安當何以濟後母并爲劉聰所害　又曰荀爽字令則清和有準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惜之恒置爽于膝上爽乃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　唐書曰王珙始爲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讓珙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汝無攻城野戰之勞徒以諂佞取容吾恐汝家墳墓無人復塲除也珙卒不免　綱鑑曰宋尹焞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語不善焞曰是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告頤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以祿養也

賢母三

焚裘

世說桓南郡并殺其客謝時在豫章聞至母即日焚裘氏適榮陽鄭誠生善果惆悵生日焚裘　唐書鄭善果母崔年二十而寡後善果以孝聞善果行事不免或譏母乃業被而泣終日不食母知之曰豈以一焦裘與羣客乎善果伏牀前不敢起母方起而教之

四珍

七子

華陽國志曰秦嫗南鄭人趙宣妻也生七男七女若元哇雅哇有望五人已公女也有四男二女相元珍出行醉母十日不見先之元珍叩頭謝過次子肿珍乃革行交友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人兄弟爲名士秦嫗之教流于三世四子才官隆于先人故時人爲說曰三箇雖止四珍復起又曰杜秦雖女若元哇雅哇有望五人南鄭人趙宣妻也生七男七女若元哇雅哇有望五人

裁疑待客

吳志載疑待客遺鮓增憂　世說陶侃字士行孝廉范逵嘗過侃況時倉卒無以待逵至晉陵乃截髮爲雙髮賣易鮓遺侃侃送逵至京師稱述侃德逵還侃母湛氏侃遣母封鮓書責之曰爾以官物爲人情作好鮓遺我不能益我乃增吾憂也

反金百鎰

掩錢一船

晉書陶侃字士行孝廉范逵嘗過侃況時倉卒無以待侃母湛氏截髮爲雙髮賣易鮓遺侃侃送逵至京師稱述侃德逵還侃母湛氏侃遣母封鮓書責之曰爾以官物爲人情作好鮓遺我不能益我乃增吾憂也

切肉必方

絮羹即叱

後漢書李充字子通廣漢梓潼人也母至孝充少時有疾母親自調藥飲食嘗置二子于座側以觀母意母或不悅充輒涕泣而跪問所疾母曰汝不入于官爲臣不忠是爲子不孝也田子泰母嘗斷肉不方以此知之　本傳宋程大中曰孟子曰君子遠庖廚恐其聞庖廚之聲而不忍食其肉也故食嘗置二子于座側以觀其意也故明通兄弟于

斷機

三徙擇鄰

教子擇師

列女傳孟軻之母也軻既娶而歸侍其母軻嘗辭母出遊而還母問其故曰有鄰人殺豬欲分肉與我我不取恥食之是以還也母曰汝今去我而不學與彼殺豬者何異遂引刀斷機以喻之軻懼旦夕勤學不息遂成大儒名顯天下　又曰孟軻之母三徙擇鄰以教子通鑑漢紀孟軻之母南鄰人家多與七子讀書

徙擇

飲食衣服無所擇皆母教之使然也接賓者說器中調和也　坐中識人憐聞聽

客　南部新書唐濛孟陽母劉要之女也時杜黃裳詣宅問末坐歸衣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母曰此人必是貴人後果為相

人　山堂肆考宋張奎字宿夢李氏親教督二子讀書客至母輒于牖前聽之客與其子論文學政事則為之設饌或閒話諧謔則不設也後二子皆登第奎書有酒失母怒欲笞之遂不復飲終身　**杖習弓矢**

寵賜冠帔　冠水熱談宋陳堯咨射號小由基及守荊南回母馮夫人問曰汝馬郡有何異政堯咨曰兒幼習弓矢為樂母曰汝父敏決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務一夫之勇豈汝父志耶堯咨慚有賢行仁宗特賜冠帔以寵之　宋史蔡襄母有明識見之凡二十聞

重元馭言　讀范滂傳舊唐書崔元暉為檢校員外郎元馭之曰吾見幸元馭云兒子從官者聞有人來云貧乏不得自守此是軒消息若聞貴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當重此言今坐貧俸祿若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特宜修身潔已勿累吾此意也　宋史蘇軾母程氏父自游學四方

作被　冠水熱談宋陳堯咨射號小由基及守荊南回母馮夫人問曰汝馬郡有何異政堯咨曰兒幼習弓矢為樂母曰汝父敏決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務一夫之勇豈汝父志耶堯咨慚有賢行仁宗特賜冠帔以寵之　宋史蔡襄母有明識見之凡二十聞

程氏規過　以書嘗讀范滂傳慨然太息輒詰曰軾若為滂母許之乎程曰賢能為滂吾願不能為滂母耶

孟母斷機　故姜效績　列女傳孟子學而歸母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機譬孟子懈勤學不息遂成名儒

傾筒易書　唐書柳仲郢幼嗜學母韓氏當令以粉苦讀熊熙和丸使夜嚼以助其勤元和初及進士第為校書郎禦戎書記辟掌奏記又曰鯨智淵于昭好學有急情其何以避辟　**丸熊助讀**

司馬勛名　**榮公德器**　顏氏家訓王大司馬母親夫人性甚嚴王在溫城時為三千人將年逾四十少不如意猶笞撻之故能成其勳名本傳宋呂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申國夫人性嚴有法歟公循蹈規矩盛暑侍立終日雖盛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韈衣服無得不正之書非禮之說公之德器大異于是

即通其說　劇成都虞汲生集宋末兵亂無書可攜揚氏口授集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類擅名當代皆楊氏內訓之力也　**為清河太守**　崔氏通經有明識見之凡二十聞

孝景伯白母　母曰民未知禮義何以食使其子特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對

母使其部婦拾問之　母曰小兒無異操共採懶脫類之不可頓　唐書武

故大其被以招賓客　宗會昌中李紳謫為端州司馬觀察使嘗召紳子讓為游與同學共處母怒牙將杖殺之軍吏請免之母不聽

見謂娶母部夫人　名某濮陽人來云貧乏不得自守此是軒消息吾當重此言

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重元馭言左右羞其衣　唐書武

請久乃釋之　御府帳幃　穎川禰衡被收將殺衡裸體詈操操欲以惡名殺之乃錄衡為鼓吏

一軍悉安　穎川禰衡被收將殺衡裸體詈操操欲以惡名殺之乃錄衡為鼓吏

其在位能守儉約勤御府為母作敝及帳幃吳志孫權敗魏將鈐母球母球

康伯穎川長社人母殷氏高明有識量斗而謂之晉書孫權敗魏將鈐母球母球

寒母為作布襦令伯提襦斗而謂之年載歲尚小著布襦與今上著禮

作時伯曰不須母問故在襲中耳且著布襦與今上著禮

下亦當　**仁恕全身**　**節義旌母**　晉書羊耽妻辛氏隴西人侍中毗之女有才鑒識會為鎮西將軍所辟其子琇為參軍孕臨發其子琇為參軍孕臨發

以酒著者推仁恕乎占之君子琇入則致孝于親出則盡忠于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後會至蜀果反所司在義以道全身

**已訓子以節義朝廷嘉之拜武昌太守立養堂于中栖烏曰

張氏誡勑諸子從師受業常戒之曰自為汝婦來見一日不讀書汝等各宜修勤勿替先業合璧事類華原令盧攜以公事謁責員人數令說官人也徵之白其母曰今理檄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錄不直則為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于道吾所安也

史憂作丞郎史記張湯自為小吏時其母在家湯出入錢財以千萬數不問家事及湯為御史大夫三長史謀陷湯湯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欲厚葬湯母曰湯為人子大臣被污惡而死何厚葬以牛車載之以棺槨薄天子聞非此母不生湯母乃盡賣其財以送葬

拔刀逐賊舉秤投兒本傳唐僕固懷恩遣子瑒及我將張休率回紇吐蕃數十萬眾入寇代宗以瑒為副元帥瑒首獻闕下懷恩告其母曰我被汝勿反今衆為汝所誤且及我禍乃逐之曰我為國殺此賊報恩以謝上詔瑒其母拔刀逐賊烈婦人哉

南越賽車北史陸印宇雲車母親上庸公主初封監深出于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也印兄弟相率事主敬訓諸子俱以義方雖創巨痛李六人皆主所出哪部書謂人云

盾生王固不虛矣主

盾曰生王固不虛矣主

剪髮易書織紝為業元史陳祐少好學家貧母嘗剪髮易書使讀之長遂博通經史歷官行中書省左丞又曰雷膺字彥正渾源人七歲而孤母侯氏織紝為業課膺讀書膺篤志于學事母以孝聞歷官浙江提刑按察司使李杜齋

名凝方駕母復漢書桓帝時大誅黨人范滂詣獄其子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

亦何恨況有令名復求奇考可兼得乎滂號受教再拜而辭唐書楊隱少孤其母誡導嚴而有方長善文詞與弟叡等皆有名以所獲績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勤於他務將何以為業遂不為食晝漢友讀杜綰被陷無辜陪錢獄遂俗漫杜不能容使厚之云綰書不念諸子學文擬陪李秀才視席乎遣易衣而赴中坐公主請為詩其滿堂前萬眾挑甲冷夜照見堂前萬眾挑甲冷夜良深拋賈令狐楚初上宣古詩云紅燈來援去使人勞杜公貴之後二子裔休儒人皆登第人曰非母賢不能成子也

合璧事類趙武孟少喪父母事南方長善文詞與弟叡皆有名以所獲績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勤於他務將何以為業遂不為食晝漢友讀杜綰被陷無辜陪錢獄遂俗漫杜不能容使厚之云綰書不念諸子學文擬陪李秀才視席乎遣易衣而赴中坐公主請為詩其滿堂前萬眾挑甲冷夜照見堂前萬眾挑甲冷夜良深拋賈令狐楚初上宣古詩云紅燈來援去使人勞杜公貴之後二子裔休儒人皆登第人曰非母賢不能成子也

書井于井

舜母罵姜氏惡書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舜往于田號泣于旻于父母負罪引慝

殺子城北棄女堤下後漢書賈彪為新息令人貧田多不養子彪為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害人北婦人殺子趣之彪為新息令人貧田多不養子彪為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害人北婦人殺子趣之彪為新息令人貧田多不養子彪為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害人北婦人殺子趣之

惡母擬蜂晉書尹虞因而謝之其父尹賓怒曰汝不養妻子何謝為其父子相殘逆天違道遂先北也

左傳宋司徒生女子赤而毛長以入名之曰棄之堤下潛使之收養之後為楚令尹子文

衆此人及康伯焉史部尚書遂衆德之階清超母度不能遂得齊也

養前妻子

又白羊祜前母孔融女生兄發初同母兄承與發俱病祜母度不能兩有乃韋心養發遂得齊也

勉子盡忠

唐書王方翼傳

御史疾書世附麗匪問訐子母曰皆王母伏劍以成陵誼汝能盡忠吾雖死不恨

訓子博學

又曰顏具卿宇清臣師古五世從孫也少孤母商氏躬加訓導既長遂博學工詞章

織絰敦本

通鑑劉元佐母嘗月織絰一端示不忘本數數元佐官益臣臨見縣令走庭中白事退戒曰長吏恐懼卑甚吾思而父吏于縣亦當耳而據案當之何安乎元佐感悟拔待下益加禮

嚴以治家

唐書蕭倣母韋氏賢明治家宋史蘇易簡傳易簡參知政事母薛氏名入禁中上問何以教子成此令器曰幼承以禮謹長訓以詩書上嘉其母也

賢母五

晉左九嬪孟軻母贊曰鄒母善導三徙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效斷織激子廣以擴輿聰達知禮敦述聖道　又魯敬姜贊曰邀矣敬姜令德之英于行則高于理斯明垂訓于宗厥發奇聲宣尼三歎萬代遺馨　又晉鈕滔母序贊曰夫人姓公孫氏會稽人也資三靈之淳懿誕華宗之澄粹奇朗昭於齠亂四教成於弱笄慈惠溫恭行有秋霜之潔祇心制節性同青春之和敦悅憲章動遵禮規居室則道齊師氏有行則德配女儀禮服有盈篋豆無闕特歎夫人天資特挺行高氷潔操與霜整性揚蘭芳德振玉穎猗彼瓊林奇翰有集展彼碩

媛含德口口動與禮游靜以義立

後母一

儀禮曰繼母如母故孝子不敢殊也　柳文曰繼母同母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

顏氏家訓曰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惟婦人懷妒之情丈夫亦有沈惑之僻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孫不敢與我子爭家提攜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每居已生之上宦學婚嫁莫不爲妨焉故虐之異姓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爲讎家有此者皆門戶之禍也

後母二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焉而揜之　家語曰曾子遣婦終身不娶其子請焉告之曰高宗以後婦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嫉伯奇庸知其非乎　晉書曰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少好學得免非乎　晉書曰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少好學清辨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卒爲元盛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如己所生　裴子野志略曰會稽郭志道事繼母至孝家貧產子憂不能字謂其妻曰傷慈以終孝吾無恨也遂遣之

繫蜂 叱狗 山堂肆考 周尹仉奇事後母至孝仉不常歡宴奇乃取蜂去其毒繫于衣上伯奇遂見之奇恐蜂傷其母以手取之母便大叫伯奇怒叱蜂蜂乃飛去伯奇死後母以奇自縊父令人出永寧君章事後母至孝婦又鬻痛恨其妻害于母前叱狗即出之 誓 後漢書 陳元字子大汝南人父逸後母朱氏不慈元年七歲哀號晝夜不絕鄰里為之感動朱氏改意加篤 羊夢虎 更異 晉于陳侯太子七歲喪母陳侯有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後達水昭從之侯怒元自殺元良久曰吾兄也亦投後水而死 來以問漁者三投水神記衛人少孤事繼母至孝妻亦事繼母以孝聞 後漢書 陳元字子大汝南人父逸後母朱氏不慈元年

爲食清朝踐霜晚事姑琴而歌

織履給湯

漢書羅方進爲小吏蔡父相之謂有封侯骨西至京長安學經後母憐其幼以繒履以給子請書後射策甲科

無几杖

後漢書胡廣八十心力不衰克壯爲太傅繼母在堂朝夕侍養以孝稱

從子居官

漢書腦條三年令宣後母修不遣後母病亦不遣兄弟相駁不可修竟服由是兄弟三人同財分出之

憨而還

編錄辭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杖殿不得已入而還之後又怒又遂之乃盧于里盛于衰過乎盧于里行

毒惡之

後漢書馮衍子豹年十二後母遇之不以恩豹行孝而敬事彌謹

在遠吏

後漢書郭伋後母迎吏恐路有盜賊不聞共出伋後母爲醫共止久不至哀

去梯求計

劉寵志篤時刺

賣產

後漢書郭伋後母迎吏恐路有盜賊不聞共出伋後母爲醫共止久不至哀

去梯求計

劉寵志篤時刺

表之子表感于後要蔡氏之後圖共上高樓去梯求計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

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道

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言道

一魚躍出

晉書王延後母冬以魚膾延貯衣姑問之不得姑之不

雙鯉躍出

又曰延後母冬以魚膾延貯衣姑問之不得姑之不

誣盜

清漢所稟十年無怨後母忽有一魚長五尺如已之子

又曰閻纘後母忽有一魚長五尺如已之子

流血叩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如已之子

母食之積日不盡子是撫之

王祥繼母朱氏欲生魚祥解衣將剖氷解雙鯉出

又思黃雀炙有數十在飛入幕中庭有丹柰母令守之

風雨抱而泣

成之曰傳成爲朋黨母杜氏仍肯隨之

不隨之官

成又曰傳成爲朋黨母杜氏仍肯隨之

乃得中正復品

子就勤主效塌不以爲勞張令隨鑒以堪之既執鞭引電如僮僕三子每出張三子每令操爲三子讀書三子復謂曰隨隨何如我讀書操曰不讀書所操爲何話書操爲滯注辭而解之後明經掛第三

出母無

服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注云不敢以私喪廢宗祀之禮

母賤不聘左傳聲伯之母不聘

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妻也

後母五

晉左九嬪齊義繼母贊曰聖教元化禮貴信誠至哉繼母行合典經不遺宿諾義割私情表德來裔垂則後生

唐韓愈履霜操云父兮兒寒母今兒飢兒罪當箠逐兒何爲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跡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

諫父母一

唐駱賓王靈泉頌曰顧我罔極因心感至冥契動天甘泉湧地泠泠無竭蒸蒸不匱曾是我思永錫爾類

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注有隱不稱揚過失無犯不犯顏諫諍也　又曰子之事親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又曰子諫父母不悅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寧熟諫熟極也　左傳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過　子曰君子弛其親之過弛棄也　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故子不可以不爭于父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諫父母二

書曰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暴亦
允若

諫父母三

晉洗沐諷親　漢泣規父　史記曾參代舊何爲相國日
且至　因漢泣治裝　晉書王祥弟覽字元通母朱氏愚祥
朱潛疾之乃試祥覽知取酒祥亦爭之不與朱遂翻之
後每食覽必嘗之朱意乃止

原在於交游尚不成人之惡　列伊
子道豈宜陷父於非

諫父母四

原下氣怡色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
微諫不倦　不倦勞也子曰從命不忘起敬起孝悅則復諫更也
事父母幾諫見志　不從又敬不違　吳恢撫首　吳祐事詳
知子翹　又敬不違　論語子曰

孕一

漢易曰婦孕不育象曰婦孕不育失其道也　又曰婦
三歲不孕　詩曰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占我夢吉夢
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又曰大人占之維熊維羆

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淮南子曰孕婦見兔
其子缺脣見麋其子必四目　博物志曰婦人妊娠不
欲見醜惡物異鳥獸食亦當避異常味勿見熊虎豹射
御食牛心白犬肉鯉魚頭正席而坐割不正不食聽誦
詩書諷詠之聲不聽淫聲不視邪色以此產子子賢明
端正壽考所謂胎教之法

孕二

列女傳曰大姙者文王之母性專一及其有身目不
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出惡言以胎教也　大戴禮
曰周后娠成王于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獨處不倨雖
怒不詈胎教之謂也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爲
後世戒　左傳曰晉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
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
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
質妾爲宦女焉　漢書曰張蒼妻妾百數嘗孕者不復
幸

孕三

夢月入懷　吞電在口　漢書初王禁妻李親任政君
酈食其檟名檟者其父投鹿侯在身夢月入其懷　後漢書
家生子投鹿侯燈而欲殺之軍三年其妻在
逢姓而電入口因吞之　印綬登樓　山梁履石　上漢張
奐事見

父子繼業類
夫人經山采履巨石而有娠遂生文中子
星泗濱得石
晉書相元宇靈寶溫之孫子也母馬氏夜生月下見一流星墜銅盆中忽如一寸大珠煜然明潔有孕生元
可遂持歸是夕夢人謂曰此淨蓄之精有學生賜之
鳳集左肩
南史徐陵母沈氏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其左肩已而有娠陵母有娠數歲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
鵲來畫夢
又晉逸母畫寢夢鵲集其身因有娠又聞鵲聲
魚抱日精鵲翔雲
元海之父豹妻劉氏夢五色雲化為魚二角躍入懷因而有孕生元海之夜夢所見魚化為人抱一物投其妻曰此
鳳集左肩
南史徐陵母沈氏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其左肩已而有娠陵母有娠數歲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
麒麟也
晉寶誌母孕十三月乃生元海之時鄰人相謂曰昨見
鵲來畫寢
又晉逸母畫寢夢鵲集其身因有娠又聞鵲聲
魚抱日精鵲翔雲
元海之父豹妻劉氏夢五色雲化為魚二角躍入懷因而有孕生元海之夜夢所見魚化為人抱一物投其妻曰此
鳳集左肩
南史徐陵母沈氏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其左肩已而有娠陵母有娠數歲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
麒麟也
晉寶誌母孕十三月乃生元海之時鄰人相謂曰昨見
臣名擅江表皆生子叫名
之位至丞相輔吳將軍果
流叶瑞
綵旗四角懸鈴一
落中散大夫妻裴氏夢五色
入懷中遂有娠生昉八歲
有令于所謂百不為多一不
入夫人觀白虹
有
孕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三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三　孕　妻

生子一

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詩曰乃生男子載衣之裳載寢之牀載弄之璋其泣喤喤　禮記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至于生子復使人問之諸侯之禮也　又曰男子初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　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　又曰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冢子謂天子之元子也

又曰子生三日始負　又曰子生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注髮遺髮也　又曰三月之末妻以子見於父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階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注曰自東房而出也　又曰庶人無側室生子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間之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注曰子既生見父父必循其首也　孝經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　尸子曰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顏氏家訓曰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用刀尺針縷并加飲食之物及珍寶玩置之兒前觀其

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爲試兒親表聚集致燕享焉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酒食之事焉

淮南子曰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夢見像無形于目也謂遺腹子

生子二

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拾遺記曰孔子生之夜有二龍自天而下二神女擎香露于空中以沐浴徵在有五老列于庭則五星之精也先是有麟吐玉書于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爲素王徵在以繡紱繫麟角及夫子將終抱麟解紱而泣

左傳曰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　又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良兄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不殺必滅若敖氏矣良不可後果滅若敖氏　洞冥記東方朔父張彙母田氏耕生三日而田氏亡時漢景帝三年也鄰母收養之生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爲朝生五歲忽失所在經年乃歸母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朝曰兒暫之紫泥海海有紫水污衣仍過虞泉漘浣朝發中午還何言經年乎　晉書曰程咸字延休魏郡武安人也其母夜夢白頭公授之以藥曰服此當生貴子咸好學有才爲鍾毓主記毓弟問有可與語吏否毓乃稱咸

桓溫傳曰桓溫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賞遂名之曰溫　博物志曰蜀郡諸山蠻曰僚子婦人妊身七月生時必須臨水兒生便置水中浮即養之沉便棄也至長皆拔去其上齒狗牙各一以爲身飾

生子三　生女　生孫　覺生　生甥　遺腹（並附）

徵闍　賜穀　闍曰以是爲名

衛之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書帛賜妊者胎教三辭夫復一歲以告公令晉守之下以歲著於令後漢、贈

女壹酒一服生三人公與之乳母二人與之餘七歲而點　茅苔　椒聊詩婦人樂有子蕃衍之實　漢書民產子復三歲下梁嬴事見前章類

復歲　過期

左傳鄧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寤生遂惡之　五代史和峴晉宰相和凝喜曰我生男上見前孕類句踐令生子三人緣下以酬魚躍孔子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因名曰鯉而字伯魚　夢熊　家語伯魚之子田名曰鯉而字伯魚

帶　賜酒　穀梁傳一人生子三人公羊傳曰以是爲名

有娠者以告公令晉守之

其母吉于邵子淫于邵之女生子文焉邵夫人以告蓮使棄諸之澤而歸夫人使人視之一大蛇繞乳穀謂虎於菟故名之曰鬬穀於菟以其為令尹子文

文無影 秦左傳昭公三年晏子曰齊之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嘉聞其友曰友名之公孫黑肱有文在其手曰弊田因以名之

鶴離蛇蛻 記化既生訖追視之則鶴離蛻而翼之江叔父曰吾聞世之人長盛其長盛乃一生尺一生丈經月乃落其母韓氏聞之驚怪而下視之鶴離蛻而生長而兩腋果然

樹鳴異雀 唐書李太白母夢長庚而生又夢長庚入懷而生小字長庚

庭滿慈烏 唐書崔信明以五月五日生子當以日方中有異徵位貽不高貞觀中為秦川令卒邵氏聞見錄邵康節母李氏將生康節夢烏集庭樹占者曰烏集庭樹鳴喜聲必有慈烏滿庭人以為瑞是歲康節生

蜂霄胞成紫色 內傳閻尹喜母夢流星之精感而生喜雙光若日飛流滿室良久乃散南史王敬則母常謂人曰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鶴負敬則升天赤文

黃氣入口 赤文 天降元黃氣入口中有明珠合璧事類賦注後小名權郎

有寶座上有明珠 合璧事類賦注後小名權郎

荊公之生也有指入室 繳失所在徵之澤而歸夫人以告蓮使棄諸之

與我同物恐其似已 左博子同生也桓公曰是其生也與我同物命之曰同謂同月生

也 莊子厲人生予恐其似已

夜半取火說之注厲醜人也

隱背 百陽雜俎老君母曰元妙玉女天降元黃氣入口而孕凝神胎宮三千七百年生時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山丹元之阿山堂赤書年明開運歲在甲子誕于扶力益天西那王國紫家母苟氏生堅

書虞升初生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升天占者以爲吉徐建字君張平昌孟氏生兒後至大司農

頭有一角一脚頭正仰向通身盡赤落地無聲乘虛而去

萼室劒矢 大庭象筋

宋書李顯忠將生有借牧以劒矢置于旁及生長而勇力絕人官至節度使

又曰韋得象字希言生時父夢庭撰象筋因名

提戈取印 玉果犀鍰

晉于前祐左手提干戈右手持祖豆斯須取一印復果為梧密使相

蘇軾干戈洗耳詞譯玉果犀角黃鍰色似

生女鶴夫 鶴來翰府

明珠射體感而孕文關見夢五色雉自空飛下久而化為男名翰府

于玉故曰犀鍰果白

生孫長枝 立竹詩宋

飛去遂生兩女人一端飛來得女甚端麗白居易廟前見錄

自云長孫枝注云言說老而有子孫

開顏醒口 女棄祖譯事生平未

鶴果得女棄之不死長大為孔鵬支

雙生園妾 置

宿見笑地長嫣始生一孫承旨新婦生男歡開頻曰善祝之

西京雜記梁孝王園中記事見孕鄭光圖良上書疑所為兄弟書光圖

之曰請設生祖甲一產二子曰生息則以生為兄以良為弟

許羞詐良以卵日生寫已七日生息則以生為兄以良為弟

一產二女曰楚大夫慮勤一產二子

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貞姬

二男一女勝公一生二女

生二男一女勝公一產二女

長公一產二男一女

武明皇后 黎陽民妻

將訴西寇出師之夜請追告高祖后弗聽曰王出統大軍何得以我故輕離

一女勉暘乳母穀帛以為養 三男

背生有華聖母

陽翟婦人

異苑鄱陽翟有婦人記昔有婦人修已背坼生禹高山旺身三十月乃生子從母背上出五歲便入此山學道

生兒

山堂肆考摩耶夫人脅生悉達太子孔叢子云夫人懷妊十月乃生

遺腹丁卯日 泗水王

有畫腹子以丁卯日生元以丁卯歲無嗣國絕

漢記泗水嗣王薨無子國絕

割左腋生 從背產出

而白苟故謂之孝子元中記丈夫殿帝太戊使木王

莫採藥于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乃食木實次以

史言上聞而嘉之十七年立為太子

乃神仙傳老子母溘之十七歲而出生

胸生簡狄 山堂肆考商契

皮綜身無雲產子二人從背間出

母在草生男兒從右腋出

脅生釋迦佛 屈婦

毉志黃初六年南陽令程

放書言汝南屈其母自若無他異痛今產已愈

背生摩耶夫人 產三日

生子四

不坼不褊 不殊不殈

詩不坼不褊不殊不殈無災無害謂姜嫄生后稷也詩無災無害

芳福反

不坼不褊 生子四

胎生者不坼不殈卵生者不殊不殈也說卵生者

配乃化生 易注

天地相應乃得化享男女匹聖

神光照室 異苑

三日奇生神光照室四子見之乃生有雀飛入手

雀飛入手 神光照室

神苑觀光照之初以為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為有

深媿無勛 渥水騏驥

世說謝玄既滅苻堅之後內相猜忌遂上表解職

晉元帝無勛德深媿之云李賀之詩

渥水騏驥 生子

潛確類書韓退之有駿生子不肖詩曰此言可

寫弄麈書 授五色珠

臨林太常少卿姜度之子李林南平人

慶之曰聞有善寫麈尾者家視之授五色珠而坐史力學有文南唐時來進士第一人

宋復登甲科　金桃爲瑞

笑後再入宮再食之宮人怪問馮曰吾長兒生夢食金桃切中狀頭今有此兆夫兒必復作狀頭矣宮人遂以金桃爲瑞一樓有光景

時競取之

金甲丈夫

家傳范祖禹母夢一丈夫披金甲至寢曰吾祖禹是日生遂以名

生子五

增詩

唐李賀詩曰頭玉磽磽眉刷翠骨重神寒天廟器一雙瞳子筍秋水竹馬梢梢搖翠尾　白居易送崔侍御生子詩曰洞房門上挂桑弧香水盆中浴鳳雛還似初生三日睨嫦娥滿月即成珠　又曰豈料騶成雪方看掌弄珠一顆兒三歲騎雪千莖父六旬

又曰玉牙珠顆小男兒羅薦蘭湯浴羅時　宋蘇軾賀陳述古弟章生子詩曰鸞蔥佳氣夜充閭始見徐卿第二雛剩欲去爲湯餅會惟愁錯寫弄麈書參軍新婦賢相敵阿大中郎喜有餘我亦從來識英物試教啼看定何如　又賀弟轍生子詩曰舊聞老蚌生明珠未省老兔生於菟老兔自謂月中物不騎快馬騎蟾蜍蟾蜍爬沙不肯行坐令青衫垂白鬚於菟駿猛不類渠指揮黃熊夢黑貔丹砂紫麝不用塗眼光百步走妖狐妖狐莫誇智有餘不勞搖牙咀爾徒蓋子由卯生其子名虎兒　黃庭堅賀表舉仲幼子晬日詩曰骨秀已知騏驥子性仁端是鳳凰雛不騰渥水稱神駿應出岐山作瑞

符漸指家人知姓字試看屏上識之無乃爺斷獄多陰德徑作高門待汝車　朱喬年洗兒詩曰行年已合識已識天公意不忍回頭更指渠　蘇軾賀鞏生第四孫詩曰今日散幽憂彈冠及新沐況聞萬里孫已報三日浴朋來四男子大壯秦臨復開書喜見面未飲春生腹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舉家傳好夢珠相驚凡目翦爛開眼電磽磽峙頭玉但令強筋骨可以耕衍沃不須富文章端解耗紙竹君歸定何日我計久矣熟長留五車書要使九子讀葷韭有內樂軒冕無流躅人言迫似我窮達已可卜早謀二頃田莫待八州督

增詞　宋蘇軾洗兒詞曰犀錢玉果利市平分寬四坐自媿無功此事如何到得儂

增序　唐王勃序曰輝謝家之玉樹接孟氏之芳鄰

增啓　宋李易安賀人孿生子啓曰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稚夏之秀既繁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褓注仕文二子學生德卿生于午道卿生于未張伯語仲弟兄弟不能辨以五采繩一繫于臂一繫于足

遺孤一

增 禮記曰父沒子幼則以繯抱之焉 □□□不遠事父母謂少孤也 □□□曰不能字人之孤 周禮曰孤子死王事者之子 漢書曰從軍死事者之子孫養之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謂幼君

遺孤二

增 禮記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 通鑑曰孫叔敖死無子楚 後漢書曰吳祐年二十而孤家貧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其父之友謂曰子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 吳志曰立錐之地其子負薪于八歲令讀書十日一令乘馬及長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

遺孤三

增 存孤 求姪 通鑑翟義起兵擁立嬰孺以代之諸侯莫肯應 後漢書侯霸字伯卿南陽宛人王莽篡位霸稱疾不仕莽徵霸子入侍霸乃遣二子詣京師霸謂曰我當為汝等以繯抱其舊文到洛見其倫比汝等不還我不見汝矣 抱孤 抱子於朝 逢友於道 左傳楚靈王圍蔡公子棄疾請以蔡侯歸而立之以間楚公子之死自投於車下 世說王導與庾亮俱過江導不才君雅好人倫何以為我庾曰人之不才各有所短公子之死自投於車下 晉書祖逖傳逖子適年十五逖卒其子悅未嘗不送至 南史梁任昉卒時諸子在外公時未還子人體貴四歲能誦論語孝經 又為母服物箱篋中物悉以與之 書送處哭至晡其母封篋不忍開 晉書祖逖傳逖子適年十五逖卒其子悅未嘗不送至 南史梁任昉卒時諸子在外公時未還子人體貴四歲能誦論語孝經 又為母服物箱篋中物悉以與之 書送處哭至晡其母封篋不忍開

遺孤四

原 馬謖無恨蜀志馬謖敗街亭諸葛亮深推咎自貶丞相亮待其遺孤若 范汪少孤晉書王少孤依于外氏王氏者必此兒生

喪子一

增 禮曰為長子稽顙重正體也 又曰長子服三年庶子不得為子服三年不繼祖與禰故也注明遵一統

喪子二

增 禮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而怒之曰喪而子而喪其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曰吾過矣 又曰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葬于嬴博之間既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於土命也夫 列子曰東門吳子死不哭其相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死而不哭何也吳曰吾嘗無子無子時無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吾何憂

喪子三

原 投車 封篋 左傳楚靈王圍蔡公子棄疾自投於車下 世說王導與庾亮俱過江導不才君雅好人倫何以為我庾曰人之不才各有所短公子之死自投於車下 晉書祖逖傳逖子適年十五逖卒其子悅未嘗不送至 南史梁任昉卒時諸子在外公時未還子人體貴四歲能誦論語孝經 又為母服物箱篋中物悉以與之 書送處哭至晡其母封篋不忍開

金贖言書王祥二子列芳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京吳邑祥恚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

本土達也仁與達二子俱有史記陶朱公中子殺人繫于楚朱公遣少子齎金千斤購罪長子請行到楚遺莊生言王生言王將赦長子而後赦長子特弟喪歸朱公曰吾負苦

無七旬期為三年服

潘岳西征賦天子以新安玫路側而痛之亭有千秋之號于此子死已晚矣亭雍時盛集賓客與客慕客散方歎曰

天下痛心亡兒感念

陶侃曰賢子越騎酷毀天子為公痛心況慈父乎晉書庾亮兒歸之難過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緘既喜將改葬與亮

歎通鑑郭超宇嘉賓將亡出其所與桓溫密謀之書一一焚之曰若君眼食大減即出北書後父見

于庭中無子

伯道無兒

晉書皇天無知伯道無兒

君卿養友

晉書庾亮兒歸

辱在泥塗

搆於

溝壑

左傳言悼夫人與于食趙孟石而語之曰以晉國之多

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又

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搆小人之愛其子也有如于乎侍者曰

將軍同產兄年以遷不受曰自以身任

放國不敢應檣嗣之計無子聖妻送還不受曰自以身任

左傳子文無後何以勸善

後漢書祭

遵為征虜

贈文位至光祿勳子本字仲恢高第王子以恭為嗣故改其字亮後

後漢書伏恭字叔高湛之兄子湛弟黯字伯玄

遵之以為嗣故改其字亮後

喬嗣武鄉

喬王莽時為翟義所脅義敗喬坐徙武鄉

自衛侯為司馬子魚為右師子鮮為左師子荊為大司寇

南史宋謝弘微本名密年十歲中兵從叔父峻出鎮叔父徙居新安

皇甫謐字士安漢太尉嵩之曾孫出繼叔父

謐年四十叔父有子

論喪本生遷其父

兄子承先

以兄子為後杜正倫無子以兄子

白居易集志樂天無子以姪孫

命名家語叔梁紇娶顏氏徵在少而無子禱于尼山乃

生孔子頂象

因名焉

承嗣龍門

祈男漳水

上劉夢見皇考賜百萬結搆堂宇後果生男

漳傳鏡天聖中至王局觀見一書生玉堂考蜀蘇洵

輔應洵無子巴解玉環易之名是張仙神無子者禱之

以告乃生軾轍皆成大儒洵自為像贊香

盤授婦人

事見類

祈魔母堂

告張仙像

唐書司空圖無子以甥為嗣

惜為御史所劾昭宗不問也

祈嗣郊禖出祀

尼阜

以兄子為後

唐書無子戴

孫繼外

晉書上論以外孫

韓詩奉賈充後曰外

孫情合于人心也

棋拈道士

梁堅志翟年五十無子

其妻夢白衣婦人以盤授之並生二兒後

山堂肆考秦伯母初無子祈于

年道士奕棋戶外往觀之其一人拈局之一子授焉遂

生秦伯

喪子四無子附

原情所鍾

晉書王衍字夷甫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

退而歎

又曰鍾于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

天人之窮

口老而無子

子雲無子

口揚子雲自序

子貴而

無子

左傳晉獻公娶于賈無子

子孫烏喪後

王粲字仲宣無後

魏志王粲死二子犯法誅時孫登中闈粲子死歎曰孤

童無子

太祖在漢中聞粲死歎曰孤若在彼不使

【綠】詩晉潘岳思子詩曰造化甄品物天命代虛盈奈何念稚子懷奇隕劫齡追想存髣髴感悼傷中情一往何時還千載不復生

【原】賦魏曹植慰子賦曰彼凡人之相親小離別而懷戀況中殤之愛子乃千秋而不見入空室而獨倚對牀帷而切歎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復觀日晚晚而既殞月代照而舒光仰列星以至晨衣霑露而含霜惟逝者之日遠愴傷心而絶腸　周庾信傷心賦曰予五福無徵三靈用謹至於纏體多從夭折二男一女並得勝衣

金陵喪亂相繼淪沒苗而不秀頻有所悲唯覺傷心遂以傷心爲賦悲哉秋氣搖落變衰魂兮遠矣何去何依望思無望歸來不歸未達東門之意空懼西河之譏在昔金陵天下喪亂王室板蕩生人塗炭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地鼎沸於秦曹人豺狼於楚漢或有擁樹眾災藏衣遭難未設桑弧先空柘館人惟一丘孝遂千秋邊韶永畏孫楚長愁張壯武之心疾羊南城之淚流痛斯纏體尋茲世載天道斯慈人倫此愛滕下龍摧掌中珠碎芝在室而先枯蘭生庭而早刈況乃流寓秦川飄颻播遷從宦非宦歸田不田對玉關而羈旅

坐長河而暮年已觸目於萬恨更傷心于九泉

【綠】哀辭晉潘岳傷弱子辭曰予之長安兮于新安千秋亭而弱子夭感羸博之哀乃傷之曰奈何兮弱子邈棄兩手丘林還眺兮墳瘞草莽莽兮木森森伊邃古之遐胄遠祖考之永延咨吾家之不嗣羌一適之未甄仰崇堂之遺構若無津而涉川葉落永離寢水不收赤子何辜罪我之由　梁簡文帝大同哀辭曰大同子第十子也生於仲秋殞於冬末悲夫夕坐於是申旦常以食之不甘容謂予曰死生常也夭壽命也陳蕃所憩之家久記元錄之歲華歆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上聖所以

忘情賢者所以達節將何戚焉予對之曰觀其明眸豐下玉色和聲豈不登髫歲而擬齠藩及紈袴而抑折李靈心摧於憂末慧識挫於跬步豈不傷哉乃爲辭曰彼神蔡之靈長獲萬春之悠緬有莽華之灼灼寄一朝之浮淺信歡慰之未幾悼天齡之云及乃變樂而爲悲遂改笑而成泣

增 釋名曰祖祚也祚先也　又曰王父王賦旺也家中所歸往也曾祖從下推上祖位轉增益也高祖高皋也最在上皋韜諸下也　又曰孫遜也遜道在後生也曾孫猶重也上懸于高祖最在下也元孫本也此孝子孝孫之心孫義如曾祖也元孫懸也上懸于高祖最在下也元孫之子曰來孫此在無服之外其義疎遠呼之乃來也來孫之子曰晜孫晜音渾晜孫晜貫也恩情轉遠以禮貫連之耳晜孫之子曰仍孫以禮仍有之耳恩意實遠也仍孫之子曰雲孫言去已遠如浮雲也　爾雅曰父之考爲王父父之母爲王母　惠紀曰內外公孫耳孫應劭曰耳孫元孫之子也言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晉灼曰耳孫即仍孫二音相近蓋一號也　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　又曰振振公姓　又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又曰纘戎祖考　又曰纘其祖武　書曰垂裕後昆　又曰纘乃舊服以服行事　國語曰紹纘昆裔　禮曰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也　又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　又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注自用也率循也用恩則父母重祖輕用義則祖重父母輕　又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謂祖父母也　又曰銘考稱揚先祖之美也此孝子孝孫之心也　又曰銘者稱揚先祖之美德也　揚雄方言曰列子曰子孫非汝有乃天地之委蛻也　揚雄方言曰鼻祖始祖也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謂鼻爲祖或謂之鼻祖

祖孫二

增 孔叢子曰孔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請曰意子孫不脩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何知子思曰伋聞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是謂不肖伋聞其父作室其子不克荷堂是謂不肖伋所以大恐而不敢懈夫子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應劭曰晉大夫欒書書子靈靈子盈書賢而覆靈惡而害盈曹大家曰天命祐善災惡非有差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葉猶若一體也　顏氏家訓曰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潘尼稱其祖曰家祖班固書集亦云家孫　晉書曰何曾侍武帝宴退告其子遵曰國家應天受命創業垂統每侍宴未嘗闕經國遠圖非貽厥孫謀之道指孫曰此輩必遭喪亡及遭之子殺死兄嵩哭之曰吾祖其殆聖乎

祖孫三　祖母附

貽謀弘業

詩貽厥孫謀傳序云弘宣祖業

孫謀以燕翼子　泰祁　名孫宜祖業

兄名之在　繼乃服

與吾門庭

上見前宗人曰魏書陳羣兄必興吾宗

得生靈運

魏略賈詡字文和執謂曰君有數十人我段公外孫也汝別理我

假託段頻

文示戒奢

詩規保世

清白楊家

寶田杜氏

漢後漢書楊震性廉潔子孫以此步行或欲令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宋四川普游人杜嘉游太學同舍生贈詩曰忠孝吾家之寶田時號為寶田杜氏

文

藝為後

周書大將軍宠勉子孫必先禮典

行實後

士當以

識為先

李公掞簿

丁顗置書

莊田

不置

莊田以燕翼子　泰祁　名孫宜祖業

兄名之在　繼乃服

與吾門庭

上見前宗人曰魏書陳羣兄必興吾宗

得生靈運

魏略賈詡字文和執謂曰君有數十人我段公外孫也汝別理我

假託段頻

文示戒奢

詩規保世

清白楊家

寶田杜氏

文

藝為後

行實後

士當以

識為先

李公掞簿

丁顗置書

莊田

不置

莊田以燕翼子　泰祁　名孫宜祖業

兄名之在　繼乃服

與吾門庭

上見前宗人曰魏書陳羣兄必興吾宗

得生靈運

魏略賈詡字文和執謂曰君有數十人我段公外孫也汝別理我

假託段頻

文示戒奢

詩規保世

清白楊家

寶田杜氏

文

藝為後

行實後

士當以

識為先

李公掞簿

丁顗置書

莊田

不置

毅曰他日父母老不能更作此具以供之感動乃藏歸彥伯父子感動乃藏歸彥伯

遺書 晉世說唐許璪字宗曉年不後下筆凡及若兒昂答曰兒不

曰吾兒不及若兒昂答曰吾兒不及若兒昂答曰吾兒不及若兒昂答

所賜不敢改也

【增】異人之望　衛玠別傳衛玠在襁抱之中有異人之望方五歲時祖太保見之喜曰此兒神爽聰慧與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耳

志歷侍中客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為小子爽曰古賢王夷宇宙志存小子名以龍孫北史後魏諸孫之龍故以名之

士祖長史與簡文帝為布衣之交士結亡姊之子二宮

阿小子有風骨之美　山堂肆考王鑑七歲不能言其祖喜其風骨之美遇物輒之一日牆至池上祖曰水馬池

半千之裔　唐書李嶠傳嶠自負能言佛老孔子者相繼

酔呼小子　晉書王夷甫字季明強正有志尚中書會稽王道子飲酒醉呼為小子夷甫曰古賢王夷宇宙志存小子名以龍孫北史後魏諸孫之龍故以名之

高山深林瑤環瑜珥　元和舊事宣宗和元中悉索宮中珠玉翠羽瑤環瑜珥錦文北平王馬

元和舊事　又曰宣宗和元中悉索宮中珠玉翠羽瑤環瑜珥錦文北平王馬

豈可不謹　唐書李嶠傳嶠自負能言佛老孔子者相繼

祖孫五人

【詩】宋謝靈運述祖德詩曰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　如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莫能窺其際也

兼抱濟物性而不攖垢氛段生蕃魏國展季救魯人弦　祖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芳挺其家況其孫驛

高犒音師仲連却秦軍臨組佩不繫對珪寧肯分惠物　送還鄉明語林程通祖孚論成延安通上書古臣壯而

辭所賞勵志故絶人茗茗歷千載遥遥播清塵竟　徵成李如林豈少臣祖者詞老而無子孫猶子也今遣

誰嗣明哲垂經綸委講報道論改服康世屯難既云　楚太祖崇之命以其孫驛

康尊主隆斯民　又曰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崩騰

官某篤學力行追配前人無疆之慶在某子孫風流未遠英烈如在歆子寵章以慰民望　又祖母皇甫氏溫國太夫人制曰夫天人之際若不可知而善惡之報各以其類凡今富貴壽考光顯于世朕察其父母大父母未有不仁而得之者也某官某故祖母某氏令德孝恭著于閨門好禮慈儉刑于姻族始生賢子以大其家而餘澤方茂福祿未究再世之後莫之與京愍冊追榮國有常典庶幾幽壤服我寵靈

增 書王羲之與謝萬書曰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牽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剖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家風

增 袁李密陳情表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得終養

叔姪一

釋名曰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弟爲仲仲中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季幼也甲乙之次癸在下也　疏曰繼世以嫡長先生于父則繼

世者也故曰世父　爾雅曰父之晜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注曰世有爲嫡者嗣世統故也　又曰父之兄妻爲世母父之弟妻爲叔母　說文曰伯長也　又曰叔作未從上小言尊行之小也　又曰兄弟之子皆曰姪　詩曰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又曰我有肥羜以速諸父　又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禮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　又曰伯叔之喪踴不絕地如此者由文矣哉義服恩輕也　漢儒曰養弟之子以爲子也　朱熹語錄曰今人以姪爲猶子亦可以先生爲猶父矣漢人謂之從子却得其正蓋叔伯皆從父也

增 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史記爰盎傳曰爰盎字絲名重朝廷宦者趙談數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種說盎曰君庭辱之使其毀不用從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劒刺君矣南方卑濕君能日飲無何時說王曰勿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其計吳王厚遇盎、曹觸傳曰曹操字阿瞞少飛鷹走狗遊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于嵩操患之後逢叔父于路乃敗面喝口叔父怪問其故對曰卒中惡風叔以告嵩驚

愕呼操操曰貌如故嵩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于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後叔父有所告嵩不復信操於是益得肆志矣 魏書曰荀攸字公達七八歲叔父數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游戲常避護不欲令衆見衆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 三十國春秋曰劉鎮之毅季父也謂毅等曰汝輩才力勢足以得志當身事耳我不就汝求位求財又不受汝罪累每見毅等導從吏卒到門輒罵詬之毅甚敬畏每至宅數百步止與白衣數人而進及毅敗天下服其先見而劉裕敬遇之 南史曰謝澹字景恒從子晦爲荆州將之鎮詣澹別晦色自矜澹問晦年答曰三十五澹笑曰荀中郎年二十九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色甚愧 又曰宋謝曛幼孤叔母撫育同于親生又曰劉宋黃門侍郎謝弘微從叔混尚晉陵公主混死詔絶婚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爲之經理生業一錢尺帛皆有文簿九年而晉亡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纍闢有加于舊東鄉君歎曰僕射生平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役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 元史曰張閭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無私藏閭兄藏卒即以家事付姪聚聚辭曰叔父叔宜主之閭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聚緝紳之家自謂不如

叔姪三 伯叔母 從伯叔

談易 焚窶

世說晉王湛字叔重兄子濟因共議易卦湛曰卿家雖叔死無以上卿夫濟無以答復問濟曰是何名晉書謝元字仲容任咸阮籍咸居道南籍居道北籍與叔通不拘與叔不欲傷其意因嚴賜得焚之而 竹林 玉樹 晉書阮孚字遙集善音樂自能吹笛又能作鳥聲與兄子簡書曰吾備官已四年幾遷而無尺寸之益汝叔父無積財之利何以示後世 拔柴 推宅 松表山後漢書范丹爲萇人之出叔父無稟言常內集說晉萬安人之常內集缺石窌下安曰無稟言 常內 集說晉萬安人之常內集缺石窌下安曰 馬援垂誡 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 棄兒活 晉書鄧攸字伯道永嘉亂攸棄己子保全甥姪人問攸何以不存己子攸曰己子可絶應自棄我兄子我兄唯有此子理不得不存攸竟無子 弟子 度不能兩全乃謂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得不存攸竟無子 妻各有子吳興太守 馬援垂誡 又曰武原有兄弟二人不能兩全棄其子和活其弟之子吳興太守 王基分封 後漢書馬援有誡兄子 孤幾上疏求分封二子 百户羹 晉書王基志在安樂鄉侯上疏求分封二子 含飯兩頰 省病十起 世說鄧攸之常攜兄遺子永嘉亂攸窮餓欲食鄉人以糜雜飯兩頰含之 食世說鄧攸之常攜兄遺子永嘉亂攸窮餓欲食鄉人以糜雜

不能兼濟乃獨往輒念飯于兩頰歸吐與二子書第五倫字伯魚或問倫有私乎曰余兄子皆白衣未有不滿之意

以人顧名

後漢書詩訓代爲請罪戒

十起退而安寢余子有病輒不寢若是可謂無私乎

後漢孫兄子世書報仇殺人怨家追府休歸與相遇乃解劒長跪曰世怨之會訓式之從導兄惟一子頗狡猾不能訓導何取和侵逆委去

後漢孫兄子世書報仇殺人怨家追府休歸與相遇乃解劒長跪曰世怨之會訓式之從導兄惟一子頗狡猾不能訓導何取和侵逆委去

論以人謙恭

宋書沈約風破萬里宗炳浪炳曰汝不富貴必破我門

晉書魏志王昶欲使次兄乘怒曰願

知其富貴

戶部書司馬叔姪五與

命處竹林

晉書謝安與兄子侄輒令飯于竹林曼別墓一筆命獨處其中

晉書謝安與兄子侄輒令飯于竹林曼別墓一筆命獨處其中

遠慧悟

世說王戎幼時嘗與諸小兒遊道邊李樹多實競走取之戎獨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

世說王戎幼時嘗與諸小兒遊道邊李樹多實競走取之戎獨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

慧悟

世說王戎幼時嘗與諸小兒遊道邊李樹多實競走取之戎獨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

世說王戎幼時嘗與諸小兒遊道邊李樹多實競走取之戎獨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

自有常分但當慕歸不能屈其求

過而寒溫

知其憂悴

世說王戎女適裴頠既還門不入女問其故曰門中多冷人

世說王戎女適裴頠既還門不入女問其故曰門中多冷人

除所生服遂傳慕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亦不留

晉書謝安于東山營墅樓別墅萬字支玉南塘陰往來遊集絃管相屬

晉書謝安于東山營墅樓別墅萬字支玉南塘陰往來遊集絃管相屬

不解脫時過止墓側而已

顏延之庭誥曰公此憂情非

中分財產

對掌誥命

後漢書許包不能中分其財產奴婢引其弟求出乃中分其財產奴婢引其弟求出

後漢書許包不能中分其財產奴婢引其弟求出乃中分其財產奴婢引其弟求出

老病者田產取其荒頓者

後漢書中書舍人類物貧惟自乳愛過所

後漢書中書舍人類物貧惟自乳愛過所

取其朽者

後漢書中書舍人類物貧惟自乳愛過所

後漢書中書舍人類物貧惟自乳愛過所

生

唐書元德秀兄子擾流至子能食方止

世說晉桓元軍騎與故吏別回指語元曰此汝家物

世說晉桓元軍騎與故吏別回指語元曰此汝家物

將軍中之姪也卓騎與故吏別回指語元曰此汝家物

將軍中之姪也卓騎與故吏別回指語元曰此汝家物

故佐吏元應幫病哭車騎每自目已生曰盡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

晉書殷浩口談玄論詞屈著篇則翻浩由是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晉書殷浩口談玄論詞屈著篇則翻浩由是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辭職

先秦推恩

南史王慎度爲武陵太守

南史王慎度爲武陵太守

家財與弟及兄子屋于野外非其力不食安推

宋書劉凝之字志安

宋書劉凝之字志安

流竄諸者

流食

反居併門

魏志萬孤子甚萬

魏志萬孤子甚萬

居賀塵鏡

晉書謝安于東山營墅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晉書謝安于東山營墅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得返還刀

南陽鄧太先賢傳故屢費少讓財兄子仕郡縣居貧北海王

後漢書許包不能中分其財產奴婢引其弟求出乃中分其財產奴婢引其弟求出

後漢書許包不能中分其財產奴婢引其弟求出乃中分其財產奴婢引其弟求出

後館林竹基盛每隨中外子姪往來遊集絃管相屬

晉書謝安于東山營墅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晉書謝安于東山營墅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百金世顯以此識

晉書殷浩口談玄論詞屈著篇則翻浩由是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晉書殷浩口談玄論詞屈著篇則翻浩由是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號不安殊不以屑意

守程堅證履仁孝

晉書謝安于東山營墅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晉書謝安于東山營墅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貧磨鏡

晉書殷浩口談玄論詞屈著篇則翻浩由是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晉書殷浩口談玄論詞屈著篇則翻浩由是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資磨鏡自給

晉書謝安于東山營墅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晉書殷浩口談玄論詞屈著篇則翻浩由是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昔書慕容超字祖明德之兄北海王

晉書謝安于東山營墅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晉書殷浩口談玄論詞屈著篇則翻浩由是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納之子也特聖破敵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於張旅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垂起兵山東苻昌收德諸

晉書謝安于東山營墅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晉書殷浩口談玄論詞屈著篇則翻浩由是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子皆殺之納母公孫氏以髮髻之故吏也潛于郡獄據吁延德故吏也潛于郡獄據吁延德

晉書謝安于東山營墅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晉書殷浩口談玄論詞屈著篇則翻浩由是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生超爲年十歲而公孫及段氏迭于芜中公孫段氏方振四之

晉書謝安于東山營墅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晉書殷浩口談玄論詞屈著篇則翻浩由是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而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終此坐還之

晉書謝安于東山營墅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晉書殷浩口談玄論詞屈著篇則翻浩由是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超以金刀還汝叔也

俱耽

晉書謝安于東山營墅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晉書殷浩口談玄論詞屈著篇則翻浩由是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老易盡讓

晉書謝安于東山營墅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晉書殷浩口談玄論詞屈著篇則翻浩由是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融與浩書所宗

晉書謝安于東山營墅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晉書殷浩口談玄論詞屈著篇則翻浩由是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浩由是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晉書謝安于東山營墅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晉書殷浩口談玄論詞屈著篇則翻浩由是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請封兄子

獨薦

諸子皆白衣未有不滿之意

擬前鋒任

得伯父稱

晉書謝安于東山營墅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晉書殷浩口談玄論詞屈著篇則翻浩由是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書所宗

才略時符堅數侵邊鄙安乃舉元勳子姪任其職適僧虔兄弟會集諸子姪任其職適僧虔兄弟會集諸子姪任其職適僧虔兄弟會集諸

姪才唐書觀徵以定
子叔悳帝愴然定
曰此可以勸俗矣即許之聞見
錄呂文穆公居洛與宗正致政
曰卿諸子皆可用公曰臣諸子
記其言遂至大用文
靖公也帝才也與祖襲爵入坐賦詩

陶朱霸越平吳名達五湖公即日納節明年乞退故仕

晉書晉任氏皇甫謐之叔母也謐年二十不好學任氏
曰女今年十二不存敬心不入道困歎曰孟母三
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敬有所聞
子處激濁學道博綜典籍百家之言

魏元晏先生賢母類

晉書羊祜表二親年
幼重車則取
母曰邑簿陷早喪二親若幼童
豈謂曰汝是吾王叡之深爲從叔導事所器
吾家佳子弟天中記

伯叔母勸學授經

憲英反被嚴母移書

南史宋謝瑱與族子靈運略
曰會當共處烏
程以文義賞會宗
遊覽前京錄范續字弘基幼
有清操叔榮雅重之曰
吳志朱異字季文
權謂異從
使

莫輕彭祖欲用叔彪

宋書王誕字元度世祖
宋書王誕字元度世祖
令詢爲揚州誕曰揚州
從叔尚書令詢爲揚州誕曰揚州
人也少有才藻晉孝武嘗
宴集賦詩誕賦
末年載車與于叡叡
從子晏字長緒家
貧志不
營書王誕傳
從子也少時不爲
諸王說誕子彭祖司
等皆王
公懷怨一世果爲幽冀
晉王處之深爲從叔導所
器如渾所
言幸可作諸王佐耶號曰
伯

歎爲清拔賞其異同

子弟親若幼童

蔡邕曰邕簿陷早喪二親年
色叔父覩之猶若幼童車則
晉書羊祜傳
載言謂曰汝是
吾王叡之深爲從叔導所器
家佳子弟
天中記

傳詠傀儡詩

宋齊間吳郡陸慧曉
曰從叔惠
從叔惠曉
好有物色
何可載言
慧曉曰從叔惟
慧曉
美南北二山之勝真
安南園載
曰昔名
園爲蓬春黃胜韓頲族子
頲判院與爲席間有
同族判
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
起云
上塵韓大
頲汝名能詩何詠
命一絕
骨肉都爲陌
童手
頲上要安身處
線斷
不覺不
知來幾禍作
寒而

事舅如父

以序襲封

王沉字處道
蔡謨晉書
王沉傳

其子太尉臨淮公荀勗以松子饋封胡公時胡公將
為令器　戒奪鄰居
令器也長自有成年
翰林學士承旨
田宅鄰居素也明
宜濟之俾遠法乎名之
宮官　著名別駕
晉書謝太常侍
別駕族叔榮謂之曰
書顗珠有
名為卿矣
叔姪四
燭立兄子　左傳宋
而立寡
公疾屨兄子與夷曰先
君舍與
廢先君之嫡
君若
問與
封諏養侯　漢書高
時常避事
宴客過其丘竣食竣
尚有羹由是怨竣及
人部
皇以
高祖曰某非敢忘之為
其母不長者封其子信為諏養侯
卒養孤幼教訓學問有不如
法反自捶以忘悟之
兒趙改過
原　推與田宅　張禹字
伯達推田宅與
伯父身自寄止
廣受之榮　漢書劉向有高節以叔父遭木仕
朱寵嘉其志義故
漢書疏廣為太子太傅兄
子為少傅朝廷以為榮
辭辭命辟叔父　後漢請公所辟至
貞潔之質　陳留耆舊傳冀
仁年十歲叔父蘭部清
吾家千里駒
太祖曰吾家千里駒
叔父　晉書謝安嘗欲
納設茶果而已
符家千里駒　晉書符朗字文建堅
曰不能光益叔父
而乃讒我素事
吾家千里駒　請易弟子　□□張範字公儀子凌及弟子儀
為山賊所執範請賊還範子乾

曰君厚矣吾憐幾小誤以易
之賊美其言感而悉還之
之弟之子年十四有幹略
讓之曰北兒必大吾門　可稱
置座側謂賓客曰
此吾家明珠也
父混見而異之曰此兒深中
敏何成性器有子如此足矣
剖竹赤城　李白詩我
謁京
字以起之　唐書虞道
均指使姪　唐書虞道
聚無子
弟之子為定遠太守璞早孤忠謹愛其
子雖多偏保耳所以客門户
輒弘子公武從弘入朝為金
使宣武乃曰二父居重鎮我
不得候太上
叔姪五
原　推叔敏宗　舊唐史羅成字伯
固辭改右驍
衛大將軍
成遣使賂遺約其宗姓推為
酷嗜其詩目已所為偷江東集
詩齋王融贈族叔衛軍詩曰
天為象龍地作鎮不器其德有斐斯文質超瑚璉才逸
卿雲摛筆泉湧動詠霧紛德馨伊何如蘭之宣貞筠抽
箭潤聲懷山六樂畢該五禮備貫七訓是敷三英有粲
惟旦惟公惟公惟旦　增　唐李嘉祐送王牧往吉州謁
王使君叔詩曰細草綠汀洲王孫耐薄遊年華初冠帶
文禮舊弓裘野渡花爭發春塘水亂流使君憐小阮應

念倚門悲　宋黃庭堅送姪隨侍詩曰莫去沙邊學釣
魚莫將百丈作轆轤清江濯足江上坐燕子日長宜讀
書

原書後漢馬援誡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
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
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
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
之誡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
謙約節儉公正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
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
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也效伯高不得
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
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張
奐誡兄子書曰汝曹薄祐早失賢父財單藝盡今適喘
息聞仲祉輕傲耆老悔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
禮自持閒燉煌有人來同聲相遺皆稱叔時寬仁聞之
喜而且悲喜叔時得美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子於鄉
黨恂恂如也恂恂者謙恭之貌也經難知且以汝賢
父爲師汝父寧輕鄉里耶年少多失改之爲貴遲伯玉
年五十見四十九年之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

自克責反云張甲誘我李乙怨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魏王昶誡兄子及子書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
智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是親之
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沽高名不求苟得
洒然自守惟道自務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
無所褒貶吾欽之重之願兒子師之　宋司馬光與姪
書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舉朝忌嫉者何可勝數而獨
以愚直之性處于其間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不危
墜也是以受命以來有懼而無喜汝輩當識此意倍須
謙恭退讓不得恃賴我聲勢作不公不法攪擾官司侵
凌小民使爲鄉人所厭苦則我之禍皆起于汝輩而汝
輩亦不如人也

宗族一

白虎通曰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
所尊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輩弟通于有無所以
紀理族人者也宗爲其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
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于上宗
則易于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
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
宗以其轉遷別于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爲祖繼

別也各自爲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　韻會曰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也古者大宗小宗大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則遷又流派所出爲宗　毛詩曰麟之角振振公族　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又曰時庸展親禮記曰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又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　又曰君子因睦以合族　周禮曰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注云三族父子孫也　又曰以八刑糾萬民三曰不睦之刑　爾雅曰父黨爲宗族　左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老子曰六親不知有孝慈　漢書匡衡傳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即五族也　漢記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　北史張普惠傳曰三從九親別疎昵之序五服六親等緦麻之心　唐書曰一姓爲九宗　藝文曰五陵皆鼎族謂盛族也　李華曰良家茂族　黨苑曰郊廟或替則宗哲慕其祀焉宗哲宗族之明哲也

增　山堂肆考曰列國齊大族二懷與田也楚大族三昭屈景也　世說曰孫皓問張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者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先賢傳曰許劭宗人許栩沉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匍匐其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　晉傳曰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晉書曰氾毓字稚春濟北廬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王天中記曰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恒澹景仁裕以德業傳美景懋純景先述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已之度元暐藻繪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　新唐書曰初唐太宗以山東士人尚閥閱嫁娶必多資人謂之賣婚詔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修氏族志參考史傳檢正眞僞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粱左寒畯合九百二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至高宗顯慶中許敬宗等以爲其書不敘武氏本望奏請改氏族志爲姓氏錄以后族爲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爲準於是士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者與士流時人謂之勳格　山

堂肆考曰後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崔寶等爲冠北史曰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不沉醉喧亂嘗集士謝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蓍然遠史曰耶律吼以功加採訪使賜以寶貨吼辭曰臣位已高敢復求富臣從弟琢諸子坐事籍沒陛下哀而出之則臣受賜多矣世宗曰吼舍重賞以族人爲請其賢遠甚許之仍賜宮户五十明紀曰太祖問鄭濟曰汝家十世同居何以得此濟曰惟不聽婦人言耳太祖嘉歎

原 葛藟 杕杜 詩序 棫樸王也周室道衰棫樸不作焉 詩序 皇人君不親宗族 本支百世

根枝葉 左傳 昭公曰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不可翦棄而亡 左傳 僖公曰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不可翦棄而亡 左傳 僖公曰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不可翦棄而亡

九族 堯典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左傳 桓王也周室遠矣其九族乎

增 末屬 齊名 漢書 成帝時王氏貴盛劉向請陳骨肉之親末屬疏遠宜以親親之義褒賞以固本支百世 詩 左傳 懷姓九宗

百世 九宗 詩 左傳 懷姓九宗

禦侮 左傳 僖公曰周之有懿親猶衣之有冠冕也如親也 左傳 僖子曰臧孫其禦侮乎

元宗 左傳 桓公曰吾與鄭同出自桓莊桓莊之族何罪周有常刑不可逃也

太叔 左傳 昭公曰吾不能與之爭國敢不從命

元孫 左傳 昭公曰吾不能與之爭國敢不從命

災異 班固 此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義

先帝舊臣每延見常加優禮不言而不言孔光明世族學與韋述蕭穎士柳冲齊名撰百家類書述前言往行以張說等爲近世新族說等而不言唐

怒曰天下族姓何與若等而妄紛紛耶有

罪

通巢 遺

坤之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桑千樹但能種比三事亦何疾

哂之可以充衣江東有賜絮千匹令掌吏不敢盡曰宗族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廉於

書之可以有知有識之可以有官爵書李勣于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有所愛親之道也

見我先長幼學壯仕我助喜我何以助之哉

南阮北舍

晉書 阮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咸與從

別姓于上弗通

別姓于下以通男女雖

繫之以後而不殊

婚姻不通

光德里 百口橋

錢 唐書 貴氏談陸

光德里一廊計給餉共財同居共爨

晉書 武帝時王氏貴盛有外家

尚書郎郗鑒

晉書 郗鑒字弘文太原人家門雍穆七世同居

及郗五知貢舉得七百四十人

宋書 郗僧施金吾篤士

財重諸郎之以田二頃

南史 何尚之庶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

分給餉共財同居

晉書 梁鴻名常擊鼓舂飯

作祿皆親一廊計給餉共財上下

晉書 弘微本家也謝混子焉特

三世共財

宋書 弘微兄弟八人子姪數百

敬

分田奉廉

唐書 蕭瑀初悉賜園內

田宅初悉賜園內

貴弘微號曰張子焉特

家至是還給之職事分掌族姻賓客悉推讓分視

賜動

擊鼓寫

唐書 長貴

無絕愛

大道之行不獨親其親大道既

隱名親其親猶無絕其愛親之道也

情疏不

間無絕親之道也

崔種緦麻親三世同爨貞元

五代大德元以來言家法者以種爲首

六子一登輔相五代太常卿亦太府卿鄭外臺

光德里 吳地記東漢顧

孝義所居

婚姻不通

尚書郎鄭廷財卿館執金吾篤士

及鄭五知貢舉得七百四十人

白賁達亦同居

光德里一宅造百口橋以德到首

御人共議近宅

賜賻有正

禮曰齊衰之絰繩帶牡麻

生六子一婚姻可以通男

曰齊衰之絰繩帶牡麻

繫之以後而不殊

紛紛耶有

罪

百世和婚姻不通周親盡斬疏也

之謂宗籍也成單言周親盡斬疏也言雖

至于賜賻承命皆繫

有正焉注謂宗族之相爲也承讀爲贈

三族不虞　六世則遷

期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注三族父昆弟子昆弟孫也禮四世袒免緦同姓也五世緦服之窮也五世則親盡六世則遷

晉潘岳

蘇秦散金　范勝施財

史記蘇秦既歸散盡黃金以贍宗族

顧陸張朱　崔盧王謝

唐書高士傳吳四姓朱張爲四姓三國之際武陸忠顧厚世謂吳郡有陸顧朱張四姓晉興又有吳興沈姓爲四姓唐書高士傳虞世南吳郡人祖翻梁陳間四姓爲盛

異派同根　殊鄉異井

李密與高祖書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下見黃山谷

百人共爨　七世同居

魏書楊播一家之內百口綢繆當世莫及播昆弟及播昆弟之世同居共財家有二十餘口

底岡頭長安行經胥橋過郭汜墓

晉潘岳

牢　易置庭樹鳥巢不相容

晉文類聚曹植君子行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兄弟雖異居

南鄭北鄭　馬成爭樹　犬疏小疏　犬亦共食

南鄭北鄭前漢人故舊相娛樂居處鄰里共設酒食請受歸娛樂居處鄰里共設酒食請其子孫竊謂其父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此人之所以生怨也漢書疏廣與姪受傳疏廣上疏乞骸骨歸鄉里以壽終上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邀其出飲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

兩宗　裴家三眷

山堂肆考王氏有兩派一派漢王舒之後有王融二子融覽從兄雄生二子渾又渾生戎封安豐侯覽從兄雄生二子渾又渾生戎封安豐侯覽生瞻瞻生導四子正生曠曠生少此琅琊臨沂王氏也一派漢代郡守王澤之後澤生祕祕生導四子尚齊澄汶澤子承子述承子坦之坦之生四子述導四子尚齊澄汶澤子承子述承子坦之後王氏有兩派一派漢王舒之後有王融二子融覽從兄雄生二子渾又渾生戎封安豐侯覽生瞻瞻生導四子正生曠曠生少此琅琊臨沂王氏也一派漢代郡守王澤之後澤生祕祕生導四子尚齊澄汶澤子承子述承子坦之坦之生四子述導四子尚齊澄汶澤子承子述承子坦之後

晉陽秋太原王氏亦四姓之盛也以來世爲名族居京者號東眷居河東者號西眷居江州者號中眷居荊州者號南眷

晉陽秋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京者號東眷居河東者號西眷居江州者號中眷居荊州者號南眷

裴家三眷　山堂肆考之後有王融二子融覽從兄雄生二子渾又渾生戎封安豐侯覽生瞻瞻生導四子正生曠曠生少此琅琊臨沂王氏也一派漢代郡守王澤之後澤生祕祕生導四子尚齊澄汶澤子承子述承子坦之坦之生四子述導四子尚齊澄汶澤子承子述承子坦之後王氏有兩派一派漢王舒之後有王融二子融覽從兄雄生二子渾又渾生戎封安豐侯覽生瞻瞻生導四子正生曠曠生少此琅琊臨沂王氏也一派漢代郡守王澤之後澤生祕祕生導四子尚齊澄汶澤子承子述承子坦之坦之生四子述導四子尚齊澄汶澤子承子述承子坦之後

晉陽秋太原王氏亦四姓之盛也以來世爲名族居京者號東眷居河東者號西眷居江州者號中眷居荊州者號南眷

晉陽秋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京者號東眷居河東者號西眷居江州者號中眷居荊州者號南眷

宗稱太傅　宗稱宗袁

晉安爲宗袁所稱謝太傅安爲宗袁所稱謝太傅安爲宗袁所稱謝太傅安爲宗袁所稱

姑事女巫　文選注劉宋謝康樂情郎同平章事中宗時

有女巫趙氏挾鬼道出入禁中宗以姑事之其得寧相王之力也

有女巫趙氏挾鬼道出入禁中宗以姑事之其得寧相王之力也

遙遙華胄　悠悠世祚

南史梁何昌寓傳昌寓問君是誰後對曰閻子寓昌寓撫卬而笑曰遙遙華胄簪纓蟬聯人物蓋寡悠悠世祚鼎食傳言李愚出曬西言劉愚出

彭城悠悠世祚無考按　假陰求官　同譜銜怨

高隱傳論遠退謂人曰因人之勢高士之恥藉人之名聖賢所貴吾志耶　新唐書杜正倫傳正倫與城南諸杜不許衡之諸杜所居第相望多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以通水利既鑿川流如地潛十日乃止自是南杜稍不振

晉潘岳爲賈謐作贈陸機詩序曰機既仕宦無假陰求官同譜銜怨

孤宗人欲其籍少之後有李愔遠少孤宗人欲其籍少之後有李愔遠

乞列屬籍　遥還告身

唐書李叔慎傳吳四姓朱張爲四姓三國之際武陸忠顧厚世謂吳郡有陸顧朱張四姓晉興又有吳興沈姓爲四姓唐書高士傳虞世南吳郡人祖翻梁陳間四姓爲盛

民少孤養外家冒姓鮮于叔明初不知意醜之乞宗姓列屬籍代宗從之　夢溪筆談青爲誣客使有狀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遣之

民少孤養外家冒姓鮮于叔明初不知意醜之乞宗姓列屬籍代宗從之　夢溪筆談青爲誣客使有狀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遣之

異派同根　殊鄉異井　李密與高祖書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下見黃山谷

百人共爨　七世同居

魏書楊播一家之內百口綢繆當世莫及播昆弟及播昆弟之世同居共財家有二十餘口

商祖司徒鄭公第在北出自北祖時謂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堂兄文憲公前後相相小鄭相

右族名門 齊梁華腴 上世族論三世有三公曰齊梁芳見柳仲郢家訓 唐柳芳

有令僕曰華腴總言家世之高貴也 鼎鑊作糜 郊原會食 時尹氏貴盛荒羅鼎鑊作糜之聲聞數十里中糗食失三十人入鑊中糗取鑊底糜糜飯鑊深大故人不見也 唐書崔元暐三世不異居家又無他費自遠會食無異家人百餘人之有宗族然後貴重衣服之有冠冕也 元史張閏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父諸婦各一隊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之即抱哺一室婦共乳不問誰己兒也 唐書崔元暐三世不異居家又無他費自遠會食無異家人百餘人之有宗族然後貴重衣服之有冠冕也

分母乳 弗聽婦言 元史張閏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父諸婦各一隊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之即抱哺一室婦共乳不問誰己兒也 唐書崔元暐三世不異居家又無他費自遠會食無異家人百餘人之有宗族然後貴重衣服之有冠冕也

富貴不加宗子之門 寶玉分于伯叔之國 禮適子謂適長子也

貴賤不踰宗子之門 以寡約入必以富貴加于宗子之門以寡約入必以富貴加于宗子之門以寡約入必以富貴加于宗子之門

有冠冕 水木之有本 子祇事宗子不敢以富貴加于宗子之門以寡約入必以富貴加于宗子之門以寡約入必以富貴加于宗子之門

宗族四

恩以掩義 禮門內之治恩掩義 **分有等殺** 傳無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殺 **宗易於下** 禮祖還于上宗易于下故殺分扶問反親去聲 **宗** 左傳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 **懿親** 左傳楚公子比族盡不庶幾親 **葉親** 周掌簡公棄親用罰卿士也 **族盡親** 左傳楚公子比族盡無王也

親以飲食之禮 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之禮以親宗族之又文王弟世子曰族食等 **族** 高陽苗裔 商雜殷經帝高陽之苗胄今胙皇考曰伯庸 **奪** 宗奪適 漢書荊楚王諸侯奪其舊宗聖庶奪宗子之事也奪始封

宗族五

詩 梁何遜贈族人秣陵兄弟詩曰吾宗昔多士文雅高緒紳小子無學術丁寧困負薪傍枝實紛亂領袖寄親姻名價齊兩許閨門比三陳風力成通邁藝業並紛綸元方振高羽洛令初解巾自爾典名郡所在號清淳齊兒敢爲俗蜀物豈隨身椽俸不妻子謳吟乃吏民孰云穢明德惟在中聖人若能遺酌我稱首當屬仁仲將本特達坎壈猶賤貧方成天下士豈伊席上珍外情或簡易內鑒甚人倫時然臨下邑摘伏信如神顧余晚脫略懷抱日湮淪游宦疲年事來往厭江濱十載猶先職一官乃任真王生竟不進匆匆空重陳羈旅無儔匹形

禁婚高價 山堂不得自爲婚姻然終不能禁其棄宗溺譜往往反自稱禁家益增高價 **忍字百餘** 唐書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臨幸其門曰義門 **望閥高華** 孔帖杜牧節度晦求史陳競安德人十八世同居太祖旌其門曰義門

爭先後 世族丑曰人言王萬不言萬王也 **人倫之盛** 南史王弘傳論晉自中原淪喪介居江左其初王何也恢曰譬如驅馬驅能勝馬乎 唐柳仲郢家訓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多也 唐書崔元暐三世不異居家又無他費自遠會食無異家人百餘人之有宗族然後貴重衣服之有冠冕也 元史張閏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父諸婦各一隊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之即抱哺一室婦共乳不問誰己兒也

尊爲父兄 晉王導與諸葛恢戲乎恢曰人言王萬不言萬王導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多也 唐書崔元暐三世不異居家又無他費自遠會食無異家人百餘人之有宗族然後貴重衣服之有冠冕也 元史張閏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父諸婦各一隊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之即抱哺一室婦共乳不問誰己兒也

族清貴 唐書李紘哈剌哈孫引疾還鄉里與諸李紘哈剌哈孫引疾還鄉里與諸李紘哈剌哈孫引疾還鄉里與諸

旌以義門 唐書季義府已與諸葛恢戲乎恢曰人言王萬不言萬王導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多也 唐書崔元暐三世不異居家又無他費自遠會食無異家人百餘人之有宗族然後貴重衣服之有冠冕也 元史張閏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父諸婦各一隊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之即抱哺一室婦共乳不問誰己兒也

影自相親蕭索高秋暮砧杵鳴四鄰霏霏入牖雨漠漠暗牀塵折思不可見邈若胡與秦願子加餐飯良會在何辰 又仰贈從兄興寧寓南詩曰家世傳儒雅貞白仰餘徽宗派已孤狹財產又貧微棲息同蝸舍出入共荊扉松筆時臨沼蒲閒得垂帷幸逢四海泰日月耀輝相顧無羽翮何由總奮飛一朝異言宴萬里就睽違遠江飄素沫高山鬱翠微相思對蔌蔌相望隔巍巍死灰終不然長岑且未歸當憐此分袂脉脉淚沾衣 晉陶潛贈長沙公族祖詩曰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晤歎念茲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焉踌躇於穆令族允構斯堂詣氣冬暉映懷珪璋爰采春花載警秋霜我曰欽哉實宗之光 梁王筠與諸兒書曰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雖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焉

宋黃庭堅贈黃成之序曰予之寓嶺南道出衡陽見生簿君益陽黃成之問宗派乃同四世祖兄於是出嫂氏子婦相見喟然念高祖父之兄弟來遠也而殊鄉異井六十歲而後相識亦可悲也

論唐柳芳氏族論曰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世系辨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民諸侯以字爲氏或以王父字爲氏以謚爲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尼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于國則齊魯秦吳氏于謚則文武成宣氏于官則司馬司徒氏于爵則王孫公孫氏于字則孟孫叔孫氏于居則東門北門氏于志則三烏五鹿氏于事則巫匠陶泰既滅學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單寒士權歸右姓晉宋因之始尚姓焉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爲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爲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爲右姓不通歷代之說柳沖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則爲右姓不可與言譜也

宋錢公輔范文正公義田記曰文正公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 蘇洵族譜亭記曰匹夫而化鄉人

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于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于其家鄉人有爲不善于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告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之亭于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　陸游義莊記曰美哉吾子之志也人之情于其宗族遠則疎之殺益疎而至于忘之蓋以身爲親疎而不以先人爲親疎也視兄之子或不若已之子已之子與兄之子自吾父視之有異乎能以父之心爲心則已之子與兄之子且不知其同異矣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爲從父兄弟及推而上之至于無服雖天下長者不能無親疎之殺矣於乎制服不得不若是也若推上世之心愛其子孫欲使之衣食給足婚嫁以時欲使之爲士而不欲使之流爲工商降爲皂隸去爲浮屠老子之徒則亡也死而有知豈以遠而忘之哉義莊之設蓋基于是　朱子劉侯義學記曰今士大夫雖稟有餘粟府有餘錢能無爲州郡害足矣固未暇以及人也如劉侯者身雖寵而官未登于六

品家雖溫而産未至于千金其所以用心乃如此可謂賢遠於人而亦可以見其前日德安之政不爲無本而非徒以聲音笑貌爲之矣

易曰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又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
也 又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又曰有萬物然後有
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又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
久也故受之以恒 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 詩曰女
曰鷄鳴士曰昧旦 又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禮記
曰外言不入于梱內言不出于梱 又曰婦人從人者
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婦人無爵從夫之

爵坐以夫之盛 又曰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
尊卑以親之也 儀禮曰夫婦一體也 周禮曰夫尊
于朝妻貴于室 釋名曰夫妻匹敵之義也 又曰士
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以稱尊故齊等言也 又
曰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夫曰男君故謂妻曰女君也
景苑曰夫扶也以道扶接者也婦服也以禮屈服也
婦字從女從帚蓋女持帚以奉灑埽也 又曰嬪婦者賓也蓋
言齊也以禮問而得與夫敵體 又曰妻之爲
取相敬如賓之義也 春秋漢含孳曰水火交感陰陽

以設夫婦象也 又曰妻象太陰臣法金位 列女傳
曰惟夫婦爲同庖 又曰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
明夫不賢則無以御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
則威儀廢婦不事夫則禮儀墮夫婦之好終身不離
史記曰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
夫婦之際人道大倫也禮之用惟婚姻爲兢兢 杜欽
傳曰妻者夫之陰子者父之陰 曹大家曰女子之事
夫也縱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
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
言行無玷則有理家之度 眞西山曰夫之道在敬身
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

左傳曰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
賓與之歸言于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
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後漢書曰樊英
有疾妻使婢拜問英下牀答拜陳寔怪問之英曰妻者
齊也供奉祭祀禮無不荅 又曰仇覽雖在燕居必以
禮自整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
堂 又曰馮良字君卿志行高整非體不動過妻子如
君臣鄉黨以爲儀表 又曰張湛字子孝矜嚴好禮居

處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 魏略曰鍾繇老而納正室蓋取宗子雖七十無主婦之義 吳志曰顧愷字子通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罕見其面疾篤妻出省之愷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趣令妻還其貞潔不濁亂如此

夫婦三 慢夫 薄婦 妻黨並附

原 齊體 同心

紀二物禮之者

增 畫眉 捉鼻

漢書京兆尹張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京兆眉

捉鼻

二物 一葬

左傳為夫婦以備外內

詩匏有苦葉 夫婦相隨如匏瓜之繫一處

慢夫

漢書外戚傳 趙飛燕既貴而不薦婕妤 世說王劉相愛 王曰卿堪作夫人乎劉曰不知卿堪作夫人否 晉山濤初為布衣家貧其妻韓氏忍飢棄我當作二公事 晉書 山濤妻韓氏性妒濤甚憚之 宋書 周朗妻嘗晝寢朗以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爾 晉書 賈充妻郭氏性妒充有子男與外婦通郭氏手殺之

其德膀喜第預女棄
人號爲梁鴻夫婦
不能暫相離渾每從
亦至牲強立時人
房幃唐書王義方辭不
不敢俄而微覘乃娶之欲以夫人之妒
不附宰相令感知
爲人主厨與妻相見
四可之然後乘獨
詣房幃其禮亦敬
必候請而可之

慢夫矜才於婦　庸奴其夫　明田藉貴大夫

惡娶妻美三年不
笑而言實大夫曰才之不河以已也我不能射汝遂不
言不笑卻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
言不笑夫
畜人女甚美庸奴其夫史記
不樂太傅曰王郎通少子不受汝
父測有阿大中郎掌從兄弟則有
人初適王凝之還
何深也答曰一門
封胡還未不意天壞之間乃有王郎女史唐盧豪暮
年爲校書郎聘
氏有詞翰結縭之後始有領色盧
外黃

不樂王郎　微嫌盧豪　世說謝夫

請賜請速還在立成一絕曰不怎盧即年紀大不怎
盧即官職卑自是妻身生較晚不及盧家年少時

薄妻蕩舟　扁戶曜　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
也蔡人嫁之蔡不止公怒歸之未絕
多猜忌防閑妻妻
通爲苛酷而有散厄扁之事時謂
書李諡與李質齊名然少有疵病而

誣客逐妻　漢書元形貶絕異天子
以公主妻之舊妻作書與
告別曰棄妻所
以遠彼日以親何所控訴仰呼蒼旻
在神武大將軍其妻戚使軍節度使李實臣女也建
擇左
案之誣與門下客鄭士倫通榜殺士倫而逐其妻實在江南
臣請
劾無狀

機絲題句　織錦題詩　晉謝氏爲尼亦來奔作詩贈焉云本
京師復尚公主其後謝氏得絳蓮還去頗憤懣時公主
爲箔上質令作機上絲織錦相與共貧賤
代竟湖曰針是貫線物目中常紅綠得帛錦新去何能
故時歯曰彼持作夫
名慧宇若簡性聰慧沼拜安南將軍鎮襄陽竇寵嫗趙
隱臺以行蘇氏梅根因織錦爲迴文五綵相宣實八寸

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爲文
章才情之妙超今邁古名曰璇璣以寄滔

齋宮畫入內閣　漢官儀周澤字穉卿爲太常以疾齋
以有干犯禁收送詔獄并自殺妻哀澤老病閒居
北齋都宇子才與婦
書入內閣爲約所伏

妻寵戒弟勿來　書鈐

第司空愔中郎鑒曰王家見
平平耳女可以無煩復往
曰汝何以都不復進爲是妻
天分有限夫人幼度之妹
都賢解光書何充爲江人王尊
君坐也南史劉穆之少貧相往
與妻每禁不令往穆之猶往食多見辱
曰吾此不敢劉夫
以詣稍之白此妻家爲
及穆之爲丹陽尹名妻

責姪不進　郗夫人謂二軍

謝簡傲見次輒
王江州夫人語謝過

怒犯　齋宮

子才與婦
書亦部宇
苦疏未當內宿自云書

夫婦四

原　饋食齊眉　漢書梁鴻妻孟光
饋食舉案
齊眉

增　呼爲鄉里　後漢書
里落他處
里距其持作夫
女婁卿何如卿頭謝曰臣妻
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帝乃止

增　頌爲娶婦　後漢書
歎討宇
海邊書經洪家大母以對當還預
而去
娶曾罵已　魏策人有譖
之其少者報
其都之妻者其長者罵
後其夫死而娶其長

原　上酒酬酢　言書何曾
閨門整肅
者咸曰夫非罵爾者那曰在
人故其報見皆整衣冠相待如賓
年老相
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
不過再三爲
面妻北面

貪戾　小損　世說王衍大俠郭氏揮之衍京師無
陽京不言不可郭
之小損

又沈約詩曰
富不易妻　唐書太宗謂駙
遂恭曰朕欲以

夢返寫詩萬花谷有書生娶後遊大學久不歸一夕夢
到思逮覺悵不怡驗飛過大江西書生恪而記之後家
書至妻有詩一首如夢中所見夢之夕乃發書之日
供具紙筆都國都城郭王元
燭燭供具紙 氏共持雅操存
筆元甚重之 謁聘爪篤家苑與君新為婚不
金蘭古詩且協金蘭 相結連翰夫婦也 情協
好方愉琴瑟情

夫婦五

原詩漢秦嘉贈婦詩曰寂寂獨居寥寥空室飄飄桂帳
熒熒華燭不是居惟帳何施爾不是照華燭何為
又留郡贈婦詩曰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
至歡會常苦晚念當奉時役去爾日遙遠遣車迎子還

不終夕別如參與商精誠馳萬里既至兩相忘行人悅
令顏借息此樹傍誘以逢卿聆遂下黃金裝 陸機為
陸思遠婦作詩曰二合兆嘉偶女子禮有行潔己入德
門終遠母與兄如何耽時寵遊宦忘歸寧雖為三載婦
顧景媿虛名歲暮饒悲風洞房涼且清拂枕循薄質非
君誰見榮離君多悲心寤寐勞人情敢忘桃李陋側想
瑤與瓊 潘岳內顧詩曰靜居懷所歡登城望四澤春
草鬱青青桑柘何奕奕芳林振丹榮渌水激素石初征
冰未泮忽焉移綿綿漫漫三千里迢迢遠行客馳情戀
朱顏寸陰過盈尺夜愁極清晨朝悲終日夕山川自悠

永願言良不獲引領訊歸期沈思不可釋　嵇含伉儷詩曰余執百兩轡之子詠采蘩我憐聖善色爾悅慈姑顏裁彼雙絲絹著以同功縣夏搖比翼扇冬臥蛩蛩匪饑食並根粒渴飲一流泉朝荼同心藥暮庖比目鮮捄用合巹醑受以連理盤朝采同本芝夕掇駢穗蘭臨軒樹萱草中庭植合歡　宋孝武帝擬室思詩自君之出矣金翠閨無精思若如日月迎還晝夜生　顏延之秋胡詩曰燕居未及好良人顧有違晚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讌月觀昨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傾城誰不顧猗節停中阿

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玉聲如何久爲別百行從諸己媿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決　梁徐悱贈內詩曰日暮想青陽躡履出椒房網蟲生錦薦游塵掩玉牀不見可憐影空餘蘭帳香彼美情多樂挾瑟坐高堂豈忘雞晨日向隅心獨傷聊因一書札以待九迴腸　唐白居易贈內詩曰生爲同室親死爲同穴塵他人尚相勉而況我與君黔婁固窮士妻賢忘其貧冀缺一農夫妻敬儼如賓陶潛不營生翟氏自爨薪梁鴻不肯仕孟光甘布裙君雖不讀書此事耳亦聞至使千載後傳是何如人生未死間不能忘其身所須

者飲食不過飽與溫疏食足充飽何必膏粱珍繒絮足禦寒何必錦繡文君家有遺訓清白傳子孫我亦苦貧士與君新結婚庶得貧與素偕老同欣欣　後漢秦嘉與妻書曰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時俛俯去知所苦故爾耳未有瘳損想念悒悒勞心無已當涉遠路趨走風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有違遲遣車往想必自力　秦嘉妻徐淑答書曰知屈珪璋應奉藏使策名王府親覲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未宜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例想嚴裝已辦發萬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通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氷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于是詠萱草之喻以消兩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今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日玩意移往而不能出邪　嘉重報妻書曰車還空返甚大所望兼敘遠別恨恨之情顧有悵然間得此鏡鑑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并寶釵一雙好香四種素琴一

張常自所彈也明鏡可以鑒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娛耳　妻又報嘉書曰既惠令音兼賜諸物厚顧懸懃出於非望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于鼈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想髣髴操琴詠詩思心成結勤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鑒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薄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尚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　梁何遜爲衡山侯與婦書曰昔人遨遊洛汭會遇陽臺神仙髣髴有如今別帷帳前徵笑涉想猶存而幄裏餘香從風且歇掩屏爲疾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蓂萋萱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爲虛路遇人遐音塵寂絶一日三秋不足爲喻聊陳往翰寧寫款懷遲杜瓊瑤慰其杼軸　周庾信爲上黃侯世子與婦書曰昔仙人道引尚刻三秋神女將梳猶期九日未有龍飛劒匣鶴別琴臺莫不銜怨而心悲聞絲而下淚人非新市何處尋家別異邯鄲那應知路想鏡中看影當不舍啼櫚外將花居然俱笑分杯帳裏却扇牀前故是不思何時能憶當

學海神遂潮風而來往勿如織女待填河而相見　陳伏知道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曰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婬終成揮忽遂使家勝陽臺爲歡非夢人慚蕭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開欣看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雛妝猶聞徙佩顧長廊之未盡尚分行懽冀迴陌之難迴廣攝金屏莫令愁擁恒開錦幔速望人歸鏡臺新去塵餘落粉熏爐未徙定有餘煙淚滴芳衾錦花長濕愁隨玉軫琴鵾恒驚已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綵箋試操香牋遂滿行雲可託夢想還勞九重千日詎想倡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當令照影雙來

賢婦人一

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　詩曰髽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　禮記曰婦順備而後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　禮秋官疏曰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　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工　東漢皇后紀曰婉靜有禮　漢書曰家貧思賢妻　列女傳曰婦德不必才明絶異也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　李柔傳曰地道柔靜陰之常義　文選曰婉嫕淑慎　陳子昂

曰姆師酒食之議女工纂組之繁莫不總制清衷洪宣懿則茂蘋蘩之雅訓協洽江之芳猷稟柔成性蘊粹含章窈窕之秀婉孌之資　又曰温慈惠和信肅修睦行有法度動有禮于温玉　又曰温慈惠和信肅修睦行有法度動有禮經嚴恪以理家人琴瑟以和君子則已含弘光大矣若乃宗廟哀敬仁孝也娣姒以祗和謙順也蠲潔酒食婦儀也黼黻元黄女工也洪此四德而務六親可以作範母儀昭宣壺則矣　張說曰希盼睞者若遲日之泛漣漪瞻詞氣者猶光風之轉蕙蘅　王維曰靜無違禮故組織有常訓動必有節故環珮有常聲

賢婦人二

原詩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　增左傳曰趙姬謂趙衰曰請逆盾及其母叔隗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固請逆之以叔隗爲内子而己下之以盾爲才使爲嫡子使其子下之　列女傳曰楚昭貞姜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大王與宫人約命曰召若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而行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也然妾不敢棄約越義而求生大水至而死乃號曰貞姜　又曰楚白貞姬者楚白勝之妻也白公早死其妻紡績不嫁吴王聞其美使大夫操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因以輜軿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夫人辭曰白公無恙時妾幸得充後宫執箕帚今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吴王賢其守節而有義號曰楚貞姬

又曰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之妻也秋胡子納之五日而去宦于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旁有一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下車曰暑日苦曝獨自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陰下一食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公卿今吾有金願與夫人婦人曰採桑力作紡績經織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也秋胡子還家奉金遺母母使人呼其婦婦乃向採桑婦婦乃自投於河而死　又曰梁寡婦高行者梁之賢婦早寡不嫁梁貴人爭欲取之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之高行曰妾之夫不幸先犬馬塡溝壑妾宜以身薦棺槨守養幼孤不得專意妾聞婦人之義一往不改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操刀以

割其鼻曰妾已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王高其節號曰高行

增 又曰河南貞義者樂羊子之妻羊子出學貞義截髮賣以供其費後羊子得遺金一餅以與貞義曰妾聞君子不以利涉行羊子慙而棄之鄰人欲犯貞義而劫其姑貞義操刀而出鄰人曰從我者可全不從者殺汝姑貞義仰天而歎以刀刎頸而死太守以大夫禮葬之號曰貞義

原 又曰漢中趙高妻者同郡張氏之女也字禮修姑嚴酷無道禮修恭承初無慍色引過自咎姑後知之乃變意厚加愛敬後姑疾病其女來視臨困卻女曰我因矣終命當在賢婦之手婦前抱持乃絕後郡內遭賊高死君難禮修以碧塗面亂頭稱痛懷刀在身意氣決烈賊不迫也叔父矜其年壯欲更嫁之禮修慷慨以死為誓 又曰丹陽羅靜者廣德羅勤之女也為同縣朱贖所聘婚禮未成勤遇病喪沒鄰比斷絕贖闇冒經營靜復病亡靜感其義遂誓不嫁有楊祚者自往納幣靜乃逃竄祚劫其弟妹靜懼為祚所害乃出見之曰實感朱贖為妾父而死是以託身亡者自誓不成辛苦之人願君哀而舍之如其不然請守之以死乃舍之 又曰蜀景奇妻者羅氏之女字貴羅奇亡無嗣貴羅專心供養父青以許同郡宰詩貴羅與父書陳其

寡無子迎還其家姬不肯歸迎者以父母命迫之姬遂操刀割耳及鼻曰父趣我者不過以我年少而色美今已殘矣行將為如干是迎者空返 又曰廣漢麋伯妻者同郡段氏女名紀配性聰敏達于詩書進退閨暇伯亡父母將有所許紀配曰梁高行割鼻告誡以全其節求生害仁仁者不為紀配生見禮義豈獨使古人擅名哉作詩三章以諷父母乃援刀斷指 又曰吳許升妻者呂氏女名榮升遊誕博戲不治操行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勸升學問未嘗不垂泣而言榮父疾升呼榮欲改嫁之榮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後感悔

尋師遠學四年乃歸遂致名譽為本州所辟至壽春盜害之刺史尹曜捕得盜榮手刃殺升者以首還祭　又曰留子直妻者漢末擾攘隨夫之從父客居豫章從父與賊交通郡收族之妻年少有色太守容請以為妻守死不從以還太守付吏殺之臨死顏色不變口無怨言郡吏及客憐之更為請免既得活乃自割耳欠之太守聞其夫在遂還之　增後漢書曰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憲厚善尚書僕射樂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迴避貴戚惡之妻每諫曰昔人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也恢歎曰吾忍素餐立人之朝乎　晉記曰杜弢至長沙掠前始興太守尹虛二女皆國色也將妻之曰我父二千石終不為賊作婦遂自殺

唐書曰高愍女名妹妹父彥昭事李正己及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挈城歸河南都統制劉元佐納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為婢許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刑偏拜四方女問故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尚何知問父所在西向哭拜就死德宗駭歎詔諡曰愍諸儒爭為之誄　又曰衡方厚為邕州錄事參軍招討使董昌齡治無狀方厚數爭事昌齡怒將執付吏方厚即以死告臥

棺中昌齡知之使閉棺方厚閉久乃絕妻程氏懼并死不敢哭徒行至闕下叩右銀臺門自列陳冤下御史鞫治有實昌齡得罪文宗詔封程武昌縣君賜一子九品正員官　孔帖曰符鳳妻某氏妹美鳳以罪徙儋州至南海為獠賊所殺脅某氏私之對曰一婦人不足事衆男子請推一長者賊然之乃請更衣有頃盛服立于舟罵曰受賊辱不如死自沉于海　遼史曰蕭氏耶律奴妻小字意辛嘗與婦姊如會爭言厥魅以取夫寵意辛曰厥魅不如禮法衆問其故曰修己以潔奉長以敬事夫以柔撫下以寬毋使君子見其輕易此之為禮法自然取重于夫以厥魅獲寵獨不愧于心乎聞者大慚　又曰蕭氏小字訛里耶律朮者妻居朮者喪極哀毀既葬謂所親曰夫婦之道如陰陽表裏無陽則陰不能立無表則裏無所附妾今不幸失所天且生必有死理之自然求者早歲登朝有才不壽妾復何依恃自刃而卒　又曰蕭氏小字挼闌耶律中妻天慶中為賊所執潛置刃于履誓曰人欲污我即死之至夜賊遁而免久之帝名中為五院都監及金兵略地嶺南中守節死挼闌悲

德配道成詩序鵲巢以致爾位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成肅雍之德姆教婦道

婦式禮婦之式

周禮婦人不失職也吳志韋曜遺孫休書曰昔伊摯亦嘗以我度爲

齊眉劉鼻

後漢書梁鴻字伯鸞春于皐伯通廡下妻孟光布裙荊釵

婉嫕

詩序婉言語嫕安貞

織屨投杼

韓詩外傳楚莊王使齊聘北郭先生曰臣有箕帚之妾願入討之即歸曰楚王使使齊聘百金所

梁鴻妻

孟光

陳遵妻

蔡氏

王章妻

趙氏

晉陸機妻

顧氏

張茂妻

陸氏

謝安姪女

謝道韞

劉寶妻

王氏

陳慶之妻

徐氏

梁鴻妻

孟光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父讓仕州郡鴻生而父母相繼沒哀毀如喪考妣及長博通經籍家貧不仕娶同縣孟氏女狀肥黑而力舉石擇對不嫁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以布衣麻屨而往鴻喜曰此眞梁鴻之妻也乃名曰孟光字曰德曜

陳遵妻

蔡氏

陳遵字孟公河內人也博學善書與人交接殷勤有禮性嗜酒豪放不治產業賓客滿堂日設盛饌毋貴賤相與同之遵每出門輒閉門留客取其車轄投井中雖急不得去

王章妻

趙氏

王章字仲卿太原人也少孤與母居長安學經明經為諸生家貧常獨臥牛衣中與其妻決曰不幸蚤死汝曹何以自活妻曰今世俗人富貴者多相奢以財貧賤者多相敬以道仲卿不忘此言後漢書王章傳與妻訣曰必我死後汝必改節更嫁趙氏泣曰願為守節章曰必若言也後章病卒趙氏遂不嫁

晉陸機妻

顧氏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祖父抗父遜皆吳大司馬機少有異才文章冠世吳亡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十年才名大振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時人號為二陸機既仕宦貴盛而顧氏婦人有禮法機甚敬之

張茂妻

陸氏

張茂字元穎吳郡人也有才幹為郡主簿太守賀邵行部至茂家茂妻陸氏從內出見邵邵問茂所在陸氏答曰妾聞男子以事為重不以私煩公今茂在廳事理人間之務不在內也邵甚異之

謝安姪女

謝道韞

謝安姪女謝道韞才辯有識安嘗內集子弟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安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笑悅

劉寶妻

王氏

劉寶字道真東萊人也為太傅行參軍遷中書郎寶妻王氏頗妒忌寶納妾王氏怒而遣之寶後復娶王氏以其妒忌故不告而娶王氏知之乃設計使寶妾入門王氏因大怒寶不得已而出之

陳慶之妻

徐氏

陳慶之為武帝所親愛之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慶之每出入閨門相見一如賓客

梁鴻妻

孟光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父讓仕州郡鴻生而父母相繼沒哀毀如喪考妣及長博通經籍家貧不仕娶同縣孟氏女狀肥黑而力舉石擇對不嫁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以布衣麻屨而往鴻喜曰此眞梁鴻之妻也乃名曰孟光字曰德曜

陳遵妻

蔡氏

陳遵字孟公河內人也博學善書與人交接殷勤有禮性嗜酒豪放不治產業賓客滿堂日設盛饌毋貴賤相與同之遵每出門輒閉門留客取其車轄投井中雖急不得去

王章妻

趙氏

王章字仲卿太原人也少孤與母居長安學經明經為諸生家貧常獨臥牛衣中與其妻決曰不幸蚤死汝曹何以自活妻曰今世俗人富貴者多相奢以財貧賤者多相敬以道仲卿不忘此言後漢書王章傳與妻訣曰必我死後汝必改節更嫁趙氏泣曰願為守節章曰必若言也後章病卒趙氏遂不嫁

晉陸機妻

顧氏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祖父抗父遜皆吳大司馬機少有異才文章冠世吳亡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十年才名大振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時人號為二陸機既仕宦貴盛而顧氏婦人有禮法機甚敬之

張茂妻

陸氏

張茂字元穎吳郡人也有才幹為郡主簿太守賀邵行部至茂家茂妻陸氏從內出見邵邵問茂所在陸氏答曰妾聞男子以事為重不以私煩公今茂在廳事理人間之務不在內也邵甚異之

謝安姪女

謝道韞

謝安姪女謝道韞才辯有識安嘗內集子弟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安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笑悅

劉寶妻

王氏

劉寶字道真東萊人也為太傅行參軍遷中書郎寶妻王氏頗妒忌寶納妾王氏怒而遣之寶後復娶王氏以其妒忌故不告而娶王氏知之乃設計使寶妾入門王氏因大怒寶不得已而出之

陳慶之妻

徐氏

陳慶之為武帝所親愛之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慶之每出入閨門相見一如賓客

梁鴻妻

孟光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父讓仕州郡鴻生而父母相繼沒哀毀如喪考妣及長博通經籍家貧不仕娶同縣孟氏女狀肥黑而力舉石擇對不嫁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以布衣麻屨而往鴻喜曰此眞梁鴻之妻也乃名曰孟光字曰德曜

陳遵妻

蔡氏

陳遵字孟公河內人也博學善書與人交接殷勤有禮性嗜酒豪放不治產業賓客滿堂日設盛饌毋貴賤相與同之遵每出門輒閉門留客取其車轄投井中雖急不得去

王章妻

趙氏

王章字仲卿太原人也少孤與母居長安學經明經為諸生家貧常獨臥牛衣中與其妻決曰不幸蚤死汝曹何以自活妻曰今世俗人富貴者多相奢以財貧賤者多相敬以道仲卿不忘此言後漢書王章傳與妻訣曰必我死後汝必改節更嫁趙氏泣曰願為守節章曰必若言也後章病卒趙氏遂不嫁

晉陸機妻

顧氏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祖父抗父遜皆吳大司馬機少有異才文章冠世吳亡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十年才名大振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時人號為二陸機既仕宦貴盛而顧氏婦人有禮法機甚敬之

張茂妻

陸氏

張茂字元穎吳郡人也有才幹為郡主簿太守賀邵行部至茂家茂妻陸氏從內出見邵邵問茂所在陸氏答曰妾聞男子以事為重不以私煩公今茂在廳事理人間之務不在內也邵甚異之

謝安姪女

謝道韞

謝安姪女謝道韞才辯有識安嘗內集子弟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安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笑悅

劉寶妻

王氏

劉寶字道真東萊人也為太傅行參軍遷中書郎寶妻王氏頗妒忌寶納妾王氏怒而遣之寶後復娶王氏以其妒忌故不告而娶王氏知之乃設計使寶妾入門王氏因大怒寶不得已而出之

陳慶之妻

徐氏

陳慶之為武帝所親愛之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慶之每出入閨門相見一如賓客

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曰父伯壽不祿有兄一人出游不返無以自贍妯娌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布縷織食何所仰給僕夫數死而已言訖涕下傳正告以將改適士族二女曰夫婦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于下里仗威力乃求攜于平地下面見大父于地下平以康焉

諡送別作詩曹史對其尸在野婁死曾子與其門人往弔之見婁子與其門人在隅下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頭足覆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其妻曰以康焉諡妻曰以康焉諡不足也曾子曰先生何樂於此而諡焉東曾子曰先生何樂於此而諡焉東郭婁子曰昔君嘗賜之粟先生顧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先生不戚戚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先生不戚戚其貧賤不忻忻于富貴其諡曰康不亦宜乎侯靖錄宋真宗東封泰山天下隱者得紀人織璞璞能詩及召對臨行賦詩自言不能七閱臨行時有人作詩送行否璞曰獨臣妻有詩曰更倚蒲團閑貧道曾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其妻曰以康焉諡曾子曰先生何樂於此而諡焉東郭婁子曰昔君嘗賜之粟先生顧

扶其母走山中爲賊所執廖欲汙之廖正色叱之賊知不可屈揮刀斷其肩廖以身蔽姑使夫潛負以逃賊追廖以身蔽姑使夫潛負以逃賊追廖以身蔽姑使夫潛負以逃賊追

后劉氏有智鑒謂元曰劉裕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終不爲人下不如早除之元曰劉裕雄武過人若除之必傾動朝野不如因其篡奪以義誅之則人情自服元從之裕果篡晉元遂殺安帝而自立

桓君挽鹿

漢書漢元帝幸虎圈後宮皆在熊侯出圈馳走馬趫好自知見素求供給皆嘗得人而山妾恐熊至御座殺帝永子昌即太守永子昌即位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鹿車時否曰先君吾馬敢忘乎

長信婕妤

上通鑑趙飛燕譖班婕妤祝詛后因許后使望幸婕妤不肯曰妾聞修正尚未蒙福況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想如其無知想之何益帝敬之

披香博士

上通鑑趙飛燕名入言大幸女弟復召入妻妹共譖其夫門人不能禁妻誅其夫門人不能禁妻達可寄天隔之句

才略

惟車袖劒

白日執書公以楊震經新鄭侯之和其詩云車遮萊縣君有詩寄荊公云車遮萊縣君有詩寄荊公以楊震經新鄭侯之和其詩

肩與抽刀

于郎亭詣縣類色不變所殺數人乃被執

平陽公主誠節

通鑑孫恩陷會稽先遣殖藏運家金寶叔得先之以出走恩執而殺之并其諸子凝之妻謝道韞矣

賢婦人

王

馮媛當熊

耶答曰古者賢女未有不覽前世成敗以爲己戒不知何由見之南部新書杜慈妻劉氏善爲詩慈屢舉不第將至家妻以詩寄之第妻又寄以詩慈見詩即回去尋登第先寄以詩慈見

士唐書徐惠妃名賢才相繼又旅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皆惠妃參謀帷幄玩顗華藻遂上疏切諫南楚新聞

有一進士所恨不語人曰對鏡圖形援琴作歌友讓不篇耳

鄉稱閨老

味詞林宦海人夢歌吳

文成女則 詞寄夫君

唐書長孫后傳

中論女皆能文詞每兄弟必聚咏爲樂其女當作寄夫詩云蕙蘭欲上堂孤燈燭覺曉遥複眠留得簡師馬蹄時

才著女官

序旌慈母 學代嚴

又曰烏程忠宣李鑒中聰慧善屬文入宮爲孝宗書試宮論沈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宮嘗

給事中孝宗上鄉人攜爲第一禁中稱

又曰韓人參議攜爲女閭老

師業徹以傳母教女卒女韓異悲母胎康對山感其說爲作序表揚之又曰洛陽人有才學能爲詩麗而則于諸子孫爲最

代籍文格陞妻楊氏有百行君有其幾允曰皆備婦曰新婦所謂皆備

兵守孤城

唐書李希烈謀襲四子皆至卿貳

令以城小欲逃歸妻楊氏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資也百姓皆其戰士也遂棄死士固守賊遂

去縣卒完遷令

散財募兵

通鑑崔寧妻任氏楊子琳戰敗不

題詩返寄

元史吳和仁業太學生娶韓氏韓折

簡乃白紙一幅題詩返寄之曰紙從頭徹底空料想仙郎無別意憶人長在不言中吳

永巷脫簪

美通鑑周宣王晝晏起后脫簪跪于永巷

賢婦人四

謀于桑下

左傳晉趙盾之弟趙穿殺靈公趙盾反不討史以盾弒君書于朝示之以

玉滿堂不忘于澣濯

歌鐘成列載玩于圖書

沈雲卿文

象服之飾配德于山河

形管之嚴比潔于圭璧

樂城集

耳過商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從者有四方之志其閫之者告公子安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閫之者告公子曰子安之從者謀于桑下盍妾以告

必戒其夫

左傳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怨之戒之辭而遠之

耳忌和音

焚姬諫獵

張敞傳楚莊王好田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中之不食鳥獸中耳忌和音

與之石笴

晉左傳齊師敗績顧命自徐關入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可若何既而問曰免矣可若何既而問

之辭司徒之妻也與之石笴

磨笄自殺

史記趙襄子登夏屋山請代王使宰人操銅斗擊代王王

射穿七札

列女傳晉平公使弓人爲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將殺之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已勞矣而不能穿一札是弓材不善願得射之公曰諾乃發之左手

割歡同聲

張華女史箴班婕妤有辭割恩之發金三鏑

吟寄白頭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

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長卿還成都卓文君誄之傳于世

令嫻女誡

後漢班昭作女誡馬融善之令婦女習焉

執刀侍立

婦有四德

魏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中心當竊懷有所謂婦有四德能交禮後不復入房後王婦所之者容耳士有百行君有其幾允曰皆備婦曰新婦所謂皆備

兵守孤城

唐書李希烈謀襲四子皆至卿貳許有慙色不好使何謂皆備

令以城小欲逃歸妻楊氏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資也百姓皆其戰士也遂棄死士固守賊遂

去縣卒完遷令

散財募兵

通鑑崔寧妻任氏楊子琳戰敗不爲寡兵得數千人以走

題詩返寄

元史吳和仁業太學生娶韓氏韓折

簡乃白紙一幅題詩返寄之曰紙從頭徹底空料想仙郎無別意憶人長在不言中吳

以詩復

大實復詩

賢婦人五

原詩齊王融秋胡詩曰日月共為照松筠俱以貞佩紛甘自遠結鏡待君明且協金蘭好方愉琴瑟情佳人忽千里空閨積思生

又百里奚妻虞氏歌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廩今日富貴忘我為　唐楊容華新妝詩曰宿鳥驚眠覺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纏鸞鏡玉為臺妝似臨池出人疑月下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復徘徊　張揆妻侯氏繡迴文作龜形詩曰暌離已是十年強對鏡那堪更理妝聞雁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為進衣裳開箱叠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教行客早還鄉　宋王荊公女吳安持之妻蓬萊縣君寄荊公詩曰西風吹入小牕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　毛友龍未第其內寄詩曰剔燭新封錦字書擬憑歸雁寄天隅經年未報千秦策不識如今舌在無　南楚材妻薛媛對鏡圖形寄夫詩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寒已經顏索寞漸覺鬢彫殘淚眼描來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　明沈瓊蓮贈弟詩曰自出辭家入禁闈人間天上兩依稀朝隨鳳輦趨青瑣夕捧鑾書入紫微銀燭燒殘空有淚玉釵敲斷竟無歸年年望汝題金榜同補山龍上衮衣

原碑晉裴頠女史箴曰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衣雖多無貴于色斜徑雖利無尚于直春華雖美期于秋實冰璧雖澤期于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祐順常與吉人晉左貴嬪楚狂接輿妻贊曰接輿高潔懷道行謠妻亦冰清同味元昭遺俗榮津志遠神邈　又荊武王夫人鄧曼贊曰天道惡盈極數則微邈哉鄧曼心映禍幾覩兆歎亡考德知衰賢智卓殊邈哉難追　又齊杞梁妻贊曰遭命不辰逢時險屯夫卒苫場郊弔不賓哀形崩高城訴情穹旻遂赴淄川託軀清津　晉鈕滔母孫氏公孫夫人序贊曰夫人姓公孫氏會稽剡人也夫人資三靈之淳慈誕華宗之澄粹奇朗昭於髫齔四教成於弱笄蕙恩溫恭行有秋霜之潔祇心制節性同青春之和敦悅憲章動遵禮規居室則道齊師氏有行則德配女儀禮服有盈篋豆無闕倚歟夫人天姿特挺行高氷潔操與霜整性揚蘭芳德振玉頴倚彼瓊林奇翰有集展彼碩媛含德來綺動與禮游靜以義立

原碑晉張林陳夫人碑曰夫人姓徐吳郡嘉興人也夫

人少膺靈粹誕茲淑貞聰哲明敏溫恭柔順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恭順不惰其心明烈實備其體若夫柔惠清順中和聖善婦德既備母道亦踐志厲氷玉厥風邁淑慎其身

白樂天元夫人墓誌昔漆室緹縈之婦人耳生于幽谷之中長于荒榛之下目不見尺素之文耳不聞今古之說師心率已蹈茲四德抑可謂稟靈山岳自然天知者矣而影管朱揮令問不彰非所以表賢崇善激揚貞風

諫柳下惠妻誄曰夫子之信誠與人無害今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誼宜爲惠兮

惡婦

貪錢世說王衍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婢欲試之使以錢繞牀婦不得行晨起見錢不由貞順也乃呼婢舉却之

奇哀周禮奇衰婚也陰訟謂爭財之言

怨耦曰仇

春穀管子女三人春穀二人舂穀言不相入

乘夫詩乘陵也

蠶妻之煽詩蠶方起妻方炙晨炊家人未索

牝雞之晨書牝雞無晨牝雞之索防猶不至禮以此防人婦猶有不至者況不現于夫不孝于舅姑

近則不遜論語女子難養近則不遜遠之則怨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庸奴其夫見慢夫類不宜其妻禮不宜其妻宜善也

婦順不修禮記婦怨無終左傳女德無極世說東海夫人之法

且壞夫人之法詩痴女婦怨無窮不思淑女之章詩淑女

妒婦一

增 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兮注言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也　又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注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故衆妾又曰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詩箋曰以色曰妒以行曰忌　史記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　又曰好女入室惡女之仇　戰國策曰婦人之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　山海經曰太室山有木葉如黎而赤理其名曰帝休服之不妒

妒婦二

原 左傳曰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見叔向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我何愛焉使往侍寢生叔虎　漢書曰陳后寵衰妒甚令巫祭祀以迴上意　又曰呂氏妒戚夫人髡鉗赭衣使舂又斷手足去目燻耳飲瘖藥名曰人彘　又曰廣川王去嘗有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去愛之立為后又有幸姬陶望卿為修靡夫人主繒帛昭信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伺之益不愛望卿昭信知去怒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室贏其身更擊之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之望卿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梟杙陰中割其鼻脣斷其舌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令諸姬觀糜盡乃止　魏志曰馮方女美素術又毀其形其少子尚又盡滅死妾家焉　王隱晉書曰賈充妻郭產子黎民三歲乳母抱向閣充入就乳母手中戲之郭遥望見疑充即鞭乳母殺之兒思乳母而死郭又生一男乳母抱在中庭充過拈頰躬又疑復殺乳母男又死　郭子曰孫秀妻嘗妒罵秀為貉子秀大不平遂出不復入　妒記曰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時有妍少必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男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于青疏中觀望忽見兩三小兒騎羊皆端正夫人詰婢云汝出問此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云此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驚恚不能自忍乃命駕車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欲自出尋討王公亦飛轡出門猶患遲乃以左手攀車欄右手提塵尾以打牛狼狽奔馳方

得先至蔡司徒聞之乃謂王曰朝廷欲加九錫公知否王以爲信自敘謙志蔡曰不聞加餘物惟聞短轅犢車長柄麈尾耳王大慙　又曰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等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睢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荅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爾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也　又曰諸葛元直妻劉氏大妒忌恒與元直杖不勝痛纔得一兩仍以手摸婦誤打指節腫從此作制每與杖輒令兩手各捉緦跗元直遇見婦捉緦跗欲成衣謂當與已杖桓司馬以李勢女爲妾南郡主按刀率婢數十人往李所因欲砍之見李在牕前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絶麗乃徐下地結髮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猶生之年神色閒正辭旨悽愴主乃擲刀抱之曰我見猶憐何況老奴　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以功封其妻哭于家爲琰富貴更娶妾故也　馮敬通集曰敬通有一婢妻任酷妒之擊婢無所不至敬通乃棄遣之因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

失色怖婦曰不也捉此自欲成衣耳乃欣然　世說曰桓司馬以李勢女爲妾南郡主按刀率婢數十人往李所因欲砍之見李在牕前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絶麗乃徐下地結髮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猶生之年神色閒正辭旨悽愴主乃擲刀抱之

點跡大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稍不如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

妒婦三

原

道苦　種妒　夫婦之道苦不至不咎　晉書武帝紀爲太子納賈氏之體妒而遠

少子　被傷　告絕　晉祖約妻韓氏干外事殊甚約不敢違常夜窺約曰約新荷殊寵不許劉氏耶約曰不去婢妾身破刑戮宜聚點帝不罪　又曰謝公夫人以畢位帝乃止　世說曰賈充妻郭氏妒忽聞門生仇元達爲之作書非婦人之能試其文辭非元達所及

增

髮頭　潛確類書武陽女嫁阮宣性絶妒忌家有桃樹一株花葉妙耀

剪鼻　觀志表給妻劉氏性酷妒見給干外婦以爲死者有知恐見給干地下乃髡頭墨面以

怒斫桃花　命賈卓英妒主怒剪其形剪鼻斷其髮帝怒所公主爲縣主駙馬左遷

宣獻美之即便大怒取刀斫謝推折其花宋書
豫章內史劉休妻王氏妒帝聞之賜休勅與王氏二十
杜今休于宅後開小店命王氏親賣菓菜掃帚以辱之
南史梁鄱皇后酷妒及終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入敖水騰于露井
帝卒不置后殿衣眼委積常置銀甕滿貯百味以祀之故
參拜學其妻柳氏悍客至或聞語罵聲波詩戲之曰誰
以龍丘居士賢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
杖落手然

見圖愈疾

誦賦沉身

王燾書對項羽妹爲駙王妃伉儷甚篤王薨妃誓不
明帝所寵貴人王與龍擅妒所誅殆盡追傷成疾瑱
王與龍所誅追傷成疾瑱
太之始中劉伯玉妻段氏性妒忌伯玉嬖愛之乃令陳郡袁使絕情畫鄰陽
故宜早死于是恩情即歇寢疏使絕情畫鄰陽
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婦死乃可耳妻聞之大加懽
爲水神吾爲神妻伯玉寡居不忍娶前雜俎房臨
人畏神吾爲神妻伯玉寡居不忍娶前雜俎房臨
水者皆攘衣盡妝既而無所見乃投水而死七日託夢伯玉曰吾死何悠悠不
然風波暴發若

婦歸雖妝飾而神亦不樂婦人有妒忌者宜以此譬之
婦歸雖妝飾而神亦不樂婦人有妒忌者宜以此譬之
喜陽縣有妒女廟蓋介之婦也又并州孝標三同一文
穆四畏梁書東漢馮特宇敬通妻任氏悍不喜騰妻任氏悍不喜騰
兒女自採井曰劉孝標云于敬通有三同不忘妻自指井曰于亦有忘
遇一同也劉孝標云于敬通有三同不忘妻自指井曰于亦有忘
妻家道坎河三同也別見錄宋王文穆公夫人悍妒人皆國色妻妒
貴爲一品不置婢侍欲置婢侍欲
名三畏楊文公戲之曰欲置婢侍欲置婢侍欲
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兼畏有令升父母乃推
音書于寶字令升父母甚妒父母乃推
夫人

推婢入墓　賜婢出宮

婢入墓中經十年母亡開墓婢出宮
乃縣言寶父常取飲食與之不得已賜婢出宮
悉驗地中亦不覺惡既出宮悉驗地中亦不覺惡既
是始悟幽冥之理作櫬而葬之家中有吉凶事輒語之如神
論生死之一日元行欽特上聞上問曰爾新喪
愛婢生子后惡之一日元行欽特上聞上問曰爾新喪
婦復娶乎吾踟躕聘后即指愛婢請曰帝讓行欽何不
賜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

原詩魏陳王曹植詩曰嗟嗣同衾曾勿是志寧彼冶容

安此妒忌　唐李白玉壺吟曰西施宜笑復宜顰醜女
效之徒累身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　又
怨歌行曰薦枕嬌夕月卷衣戀春風寧知趙飛燕奪寵
恨無窮　宋蘇軾書孫公素扇詩曰披扇當年笑溫嶠
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與時時說李陽

原 賦梁張纘妒婦賦曰惟婦怨之無極羌于何而弗有或造端以構末皆莠言之在口常因情以起恨每傳聲而妄受乍隔帳而窺屏或覘愠而瞰牖若夫室怒小慨反目私言不忍細忿皆成大冤閨房之所隱私牀第之所討論或一朝之發洩滿四海之賢喧忽有逆其妒鱗犯其忌制赴湯蹈火瞋目攘袂或棄產而焚家或投兒而害婿

寡婦

增 書曰惠鮮矜寡 禮記曰寡婦不夜哭 家語曰昔東桑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早寡爲內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非清節之義也 列子曰思女不夫而死 淮南子曰以養孤嫡

寡婦二

增 家語曰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不納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子不如柳下惠矣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未有似于此者

左傳曰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棠公死偃御崔子弔見其美使偃娶之偃曰同宗也君出自丁我出自桓

寡婦三

原 梁竹遺穗湘川記舜迴狩蒼梧而崩二妃不從以淚染竹竹盡成斑而死也詩波有遺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詩人嘗以比寡婦之貞焉

伊寡婦之利 共牢 同穴 禮檀弓夫死不嫁曰共牢而食故曰同穴

增 從子 報讎 殺其夫已爲嫠婦詳報讎

柏舟詩 黃鵠歌 其妻守節之死

見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死守義作黃鵠歌魯人聞之合便分離萬里征夫不肯隨今

寡婦船 張籍詩雙鬟初去時貧公助俸錢百緡治巨舟

日軍迴身獨沒家中牽子幼戒其吏曰過關津但以吾詩

鎮越民曹孫居老衛校送歸作詩一絕示之詩云十四相持泛巨川來時煥然關津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

屍還陰氏 漢書劉長卿妻桓女生一男五歲長卿卒遠婦寡男十五而夫乃刑其耳自

誓宗婦慤之曰若家無他適何貴義輕身曰先君五更尊爲帝師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聞是以豫刑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妻題其門號曰貞順之門行義桓榮下陰險妻事見前

額杞梁妻事見前

年漢書陳遵字孟公爲河南太守弟級爲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司直陳宗就奏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引入故

宿免歸陳子昂詩

躬建墓碑漢書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者數世家亦不貲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劉禹錫

敢紀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劉禹錫

史濮謝蕙碑史孝章妻博陵崔氏懷謝之喪自殞至葬

當門偏祭祀建碑表皆崔氏之能也

原天窮禮老而無夫謂之寡天民之窮矢誦無告也

畫哭禮記檀弓伯之喪衛人之寡婦自誦其夫之善而哭孔子曰知禮也

不夜哭禮檀弓婦人不夜哭杞梁死其妻纫子乃立於路嗣之曰有罪無罪聞子之聲莫不興悲今子何以哭爲其聲類聚孤鸞念其匹鏡而舞

未亡人家婦自謂未亡人

城崩劉向列女傳杞梁妻者杞梁戰死莒郊其妻迎其尸於城下哭十日而城崩

孤鸞舞鏡文事

原詩魏文帝寡婦詩曰友人阮元瑜早亡傷其妻孤寡爲作此詩霜露紛兮交下木葉落兮萋萋候鴈叫兮雲中歸燕翩兮徘徊妾心感兮惆悵白日曶兮西頹守長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垂悵延佇兮仰視星月隨兮天迴徙引領兮入房竊自憐兮孤棲願從君兮終沒愁何可兮久懷

增衛敬瑜妻孤燕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　張說詩曰綠流茂滋萍羅是依山崩川竭魚鳥何歸

增歌魯陶嬰黃鵠歌曰黃鵠早寡子七年不雙宛頸獨宿何傷念此寡婦子泣下數行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況于貞良雖有賢雄宿子想其故雄其命早寡子獨宿何傷念此寡婦子泣下數行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況于貞良雖有賢雄子終不重行

原賦魏文帝寡婦賦曰陳留阮元瑜早亡每感存其遺孤未嘗不愴然傷心故作是賦惟生民子艱危在孤寡兮常悲人皆處子歡樂我獨怨兮無依撫遺孤子太息兮倪哀傷子告誰三辰周子遞照寒暑運子代臻歷夏日

子苦長涉秋夜子漫漫微霜隕兮集庭燕雀飛兮吾前去秋兮就冬改節兮時寒水凝兮成氷雪落兮翻翻傷薄命兮寡獨內惆悵兮自憐　王粲寡婦賦曰闔門兮却埽幽處兮高堂提孤孩子出戶與之步兮東廂顧左右兮相憐意悽愴兮摧傷觀草木子敷榮感傾葉兮落時人皆懷兮歡豫我獨感兮不怡日掩曖兮不晞明月皎兮揚暉坐幽室兮無爲登空牀兮下帷涕流連兮交頭心惛結兮增悲　丁廣妻寡婦賦曰惟女子之有行固歷代之彝倫辭父母而言歸奉君子之清塵如懸罄之附松似浮萍之託津何性命之不造遭世路之險迍

榮華曄其始茂所恃奄其徂泯靜閉門以却埽魂孤墊以窮居刷朱扉以白壁易元帳以素幃含慘悴以何訴抱弱子以自慰時翳翳以東陰日杳杳以西墜雞斂翼以登棲雀分散以赴肆還空牀以下幃拂衾褥以安寐想逝者之有憑因宵夜之髣髴痛存歿之異路終窈漠而不留將遷靈以大行駕龍輔於門側設祖祭於前廊彼生雖其猶難矧永絕而不傷自衛恤而在疚履氷冬之四節風蕭蕭而增勁寒凜凜而彌切霜悽悽而夜降水瀟瀟而晨結瞻靈宇之空虛悲屏幌之徒設仰皇天而歎息腸一日而九結惟人生於世上若馳驥之過櫺計先後其何幾亦同歸乎幽冥 晉潘岳寡婦賦曰樂安任子咸者子少而歡為不幸弱冠而終其妻又吾姨也故作斯賦伊女子之有行爰奉嬪于高族承慶雲之光寵荷君子之恩渥奉蒸嘗以效順供灑埽以彌載榮華曄其始茂良人忽以捐背愁煩冤其誰告提孤孩以坐側時曖曖而向昏日杳杳而西匿雀翬飛而赴楹雞登樓而斂翼歸空館而自憐撫衾幬以歎息耳傾想於疇昔目髣髴乎平素雖冥冥而周覩猶依依以憑附自仲秋而在疚踰履霜以踐氷雪霏霏而驟落風瀏瀏而夙興意恍惚以遷越神一夕而九升庶

浸遠而哀降情惻惻而彌甚願假夢以通靈目炯炯而不寢夜漫漫以悠悠寒悽悽以凜凜氣憤薄而乘胷涕交橫而流枕重曰仰皇天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省微躬兮孤弱顧稱予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津若陵虛兮失翼

喪妻一

增 詩序曰喪其妃耦 禮記曰為妻喪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喪妻二

增 南史曰宋何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 北史曰李象述子也清簡有風檢博涉羣書從容樸素有名于時喪妻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 舊唐書曰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郡人清儉守道每得一官未嘗不憂色滿容年四十四喪室以至終身無改妾聲色之好

喪妻三

稽 鼓盆 舞鏡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乃鼓盆而歌 孤鸞 念其雄見鏡而舞 行志 傷神 後漢書符融貧妻亡無以殯葬人欲為備棺服融不受曰古之葬者葉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其志但卧土埋藏而已 辭世 說苑秦倩妻曹氏有艷色妻病熱秦倩恒以吟身附倩亦辭秦倩未發秦倩卒矣 失儷 悼亡 潘岳有悼亡詩 文選 歎難得

復何恨晉書荀粲字奉倩潁川人粲妻甚美婦病熱粲乃出中庭自以冷水灌身還以身熨婦婦亡後粲亦病不治粲本傳曰粲與婦兄弟情愛雖篤以為婦人德不足稱故不為甚悼也

再得後漢記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曰天折復何恨

倚戶觀化莊子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方箕踞鼓盆而歌曰人生天地之間其死也猶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我嗷嗷隨而哭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並杖蒙譏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曰不然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隨而哭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孫楚為詩梁鴻宴客世說孫楚妻亡至葬日乃為詩以悼之文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之重之晉書盧江太守梁鴻明白德之重

孫權勸婚楊秉不娶吳志孫權為秉子慮娶秉女秉不許權自為娶之秉固辭曰慮父昭為索滔葛瑾女孫權後漢書楊秉傳秉早喪夫人不娶

增

葬玉埋香繩牀經案度使王承檢築城發冢得玉鬱儀埋香之語唐書王維退朝之後以文禪為事焚香獨坐

中有石刻曰晴閨望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王氏銘文有深深葬玉鬱儀埋香之句

人屏絕塵累室中茶鐺藥臼而已

自比曾參韓詩外傳曾參妻死不更娶

獨哀賢后南齊書而超之早喪妻不復重娶自比魯參

宗正之命却昆弟之情吳志陳化字元耀法南人為尚書令妻早亡化以古事為誡其年壯勃宗正妻以宗室昆弟欲為娶繼室輝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

遷靈衣虛襲組帳空烟巾見餘軸匣有遺絃俱宋謝莊殷貴妃誄

顏明珠晦色張燕公碑

葉飄辭樹雲斷別根白情文

鏡下孥臺衣絨全箇類要

喪妻四

原無告私喪禮私喪妻喪也曾參不更娶韓詩外傳曾參妻死不更娶人問之曰以禾申祥以告吾為邑宰於斯以告人之犯人曰吾為邑宰於斯以告人之犯人曰吾為邑宰於斯以告人之犯人曰

詩曰佳人永慕矣隱憂遂歷茲寶燭夜無華金鏡晝恒
微桐葉生綠水霧天流碧滋蕙弱芳未空簡深鳥思時
湘醪徒有酌意塞不能持　又曰秋至擣羅紈淚滿未
能開風光肅入戶月華爲誰來結眉向珠網瀝思視青
苔髮扇將成篠帶減不須摧我心若涸煙蓋蓋滿中懷

又曰憊塵歲時阻閨蕪日夜深流黃夕不織寧聞梭
杼音凉蟾漂虛座清香盪空琴蜻引知寂寥蛾飛測幽
陰乃抱生死悼豈伊離別心　唐白居易悼亡詩曰

半死梧桐老病身重泉一念一傷神手攜稚子夜歸院
月冷空房不見人　又感月悲逝者詩曰存亡感月一

潸然月色今宵似往年何處曾經同望月櫻桃樹下晝
堂前　又舊房詩曰隔壁秋聲蟲絡絲入簷新影月低
眉牀帷半故簟旌斷仍是秋寒欲夜時

賦　晉潘岳悼亡賦曰伊良嫺之初降幾二紀以迄茲
遭兩門之不造備荼苦而嘗之嬰生艱之至極又薄命
而早終含芬華之芳烈翻零落而從風神飄忽而不返
形焉得而久安襲時服於遺質表鉛華於餘類問筐賓
之何期宵過分而參闌詎幾時而見之目春戀以相屬
聽輶人之唱籌來聲叫以連續聞冬夜之恒長何此夕
之一促且伉儷之好合垂明哲乎嘉禮苟此義之不謬

乃全身之半體吾聞喪禮之在妻謂制重而哀輕既履
氷而知寒吾今信其緣情夕既昏今朝既清延爾族分
臨後庭入空室今望靈座帷飄飄今若存物未改今人已化饋生塵分酒停
如故帷飄飄今若存物未改今人已化饋生塵分酒停
樽春風分泮氷初陽分戒温逝遥遥分浸遠嗟塋築兮
孤魂　唐劉禹錫傷往賦曰我今怨夫若人分曾旭
旦而潛暉飄零偏反之等倏忽蜉蝣之衣川走下而不
還露迎陽而易晞恩已甚矣難絶見無期兮永思我行

其野農民桑者舉案來饁亦在林下我觀于途裨販之
夫同荷均挈荆釵布襦羽毛之蒼鱗介之微和鳴灌叢
雙泳漣漪甃甃伊蟲蠢伊豸游空亢深兩兩相比何
動類之萬殊必雌雄之與俱物莫失儷以孤處我方踽
踽而焉如　我入寢宮痛人亡今物改其容寶瑟僵分
絃柱絶瑶臺傾分鏡匳空空爐委灰虛幌多風隙駒晨
轉燄蟾夜通步搖昏分網黏翡翠芳褥掩分塵化蛆蚤
閱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針玩服儷分猶具繁華謝
分焉從想翩翩于是非求僊宰與宜蒙信奇術之可致
嗟此生之不逢徒注視以寤寐恍神疲而目窮還抱影
以獨出紛有哀而攻中

賦　晉潘岳哀永逝辭曰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

歡樂歎悵悵兮遲遲遵古路兮言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迹兮未夷昔同途兮今異世憶舊歎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睚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歸反哭兮瘖宮聲有止兮哀無終既顧贈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

增 又

傷春辭曰晝出門而不敢歸兮畏空室之漫漫忽入門而欲語兮嗟猶憶其尚存役魂魄于宵夢兮追疇昔之歸而無緣訪臨邛之道士兮從稠桑之老人縱不得而復見兮恐荒忽而非真

後妻一

淵鑑類函卷三百四十七 人部

源 蒸梨出婦 掇蜂譖子

非七出也蓋曰蒸梨小物不周吾命況大事遣之終遠之已尹吉甫子伯奇見妾美欲以為妻乃譖伯奇令射殺其妻以大竹杖擊之伯奇作歌以自傷

其妻蒸梨不熟出之人曰此人身不娶其子請焉告之曰高宗以後妻嫉伯奇知其得免非母早亡吉甫更娶後妻乃譖伯奇甚愛此也妻曰置妾空房中有邪心吉甫曰伯奇慈心豈有此也妻曰置妾空房中君登樓察之妻乃取毒蜂繫衣領令伯奇招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于野宣王出遊吉甫感悟遂斛殺作歌以戒之宣王曰此放子之辭也

晉安帝時郭逸妻以大竹杖擊其子子死棄市 史按免官

晉書列女傳鄭袤妻薛氏晉國夫人著賢明及袤薨遺命以久喪難行如常制之終袤先娶孫氏早亡瘞于墓側不合葬曹氏曰孫是元妃理宜從葬豈可使孤魂無所依邪于是遂備儀迎之其衣衾几筵親執應行之禮闕者莫不歎息 新唐書

後漢書嚴參為太尉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辟入太尉府按實其事遂免

增 鷹行執禮 翟衣出嫁

晉書列女傳鄭袤妻薛氏晉國夫人著賢明及袤薨遺命以久喪難行如常制之終袤先娶孫氏早亡瘞于墓側不合葬曹氏曰孫是元妃理宜從葬豈可使孤魂無所依邪于是遂備儀迎之其衣衾几筵親執應行之禮闕者莫不歎息 新唐書

唐書許敬宗娶其從姪女假姓武氏以為猶子敬宗妻柳氏性妒悍敬宗畏之不敢蓄妾婢每產輒自養之或謂為國翁溫良軒然人或謂為阿翁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望后阿翁而不懷貞唯唯徙而禁中寶扇后以人為繼室 遂遣後妻

淵鑑類函卷三百四十七 人部

繼室 左傳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子 工纖古詩新婚故人工纖素 閔子單閔子騫兄弟二人母喪父更娶後有子二子騫為父御車失慢父將笞其手衣甚單歸持後妻兒子衣甚溫謂其婦欺己去之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父默然 薛包出漢書薛包字孟嘗母喪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 尹氏不言晉書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初遭扶風焉元孝為元盛前妻子如己所生

淵鑑類函卷三百四十七 人部

妾一

增 說文曰妾之言接也閒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 又曰有辜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左傳女為人妾妾不聘也 棗苑曰妾接也言得接見君子而不得伉儷也 師古曰姬者本國之姓貴于諸國之女故婦人美號皆稱姬焉後因總謂衆妾曰姬 毛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又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又曰有鶯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寔勞我心 禮記曰

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　又曰妾有子而爲之總　又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又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左傳曰卿置側室　曼子曰內寵之妾肆奪于市　六帖曰官女曰彙苑曰庶人賤妾也

妾二

左傳曰公子荊之母賤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子荊爲太子國人始惡之　又曰遠氏之女爲僖子副妾故納泉丘之女以副助之　又曰齊侯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列子曰鄭公孫穆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媠者以居之　漢書張蒼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　趙飛燕外傳曰伶元之妾樊通德趙飛燕女使也能道飛燕姊妹事元曰其人俱灰滅矣盛時疲精神逞嗜慾寧知終歸荒田野塚乎通德掩袖視燭影以手撫鬢淒然泣下元因作飛燕外傳　酉陽雜俎寺塔記曰王縉爲相爲妾造寶應寺宏麗無比今寺中什梵天女悉韓幹爲齊公妓小等寫真也　舊唐書曰大曆中崔寧代杜鴻漸爲節度使寧入朝以弟寬守成都楊子琳以精騎數千突入成都據城守之寧妾任氏魁偉果幹出其家財十萬募勇士得千人設隊伍將校手自麾兵以逼子琳子琳懼遁去外史檮杌曰潘炕與弟峭同爲蜀王建掌機衡號大樞小樞炕嬖美妾解愁遂風恣成疾解愁姓趙氏母夢吞海棠花慈而生有國色善爲新聲及工小詩建至炕第見之意欲取炕曰臣下賤之人不敢以薦于君其寢新之　龍川志曰真宗臨御中外無虞或勸以聲伎自樂王文正旦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仍賜金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　別錄曰韓魏公至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爲慕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山堂肆考曰宋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姬侍飲其專寵者曰魯生偶中蜂螫少頃持扇就蘇東坡乞詩坡詩中有魚吹細浪歌搖日舞罷花枝蜂入懷之句上句記姓下句記事　合璧事類曰宋子京出知成都帶唐書于任所刪修每宴罷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勝婢夾侍和墨伸

紙近觀者皆知其修唐書望之如神仙多內寵宴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妾各送一枚凡二十餘枚子京恐有厚薄之嫌不敢服忍冷而歸

妾三

原

當夕　問辰禮記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謂進御於君之謂也　諸侯也

增

列屋　韓文曲房也裾屬長袖也　衣帛

情宇妍　織蒲　國語季孫相魯無衣帛之妾織蒲之妻

而取講　通鑑魏文仲妾織蒲文仲惡其出而惠中慧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柔弱而性清涼佩服益人精神　本傳韓妾柳氏天寶末盜覆二京柳氏剪髮毀形寄居法靈寺畫宗反正柳以練裳感歎金題詩贈之柳氏捧金鳴咽報以詩無何為番將沙吒利劫歸虞候許俊徑造其第出翊札示之挾之跨鞍馬以歸虞候善撫琴字飛卿

綠珠　晉石季倫愛妾名翹翹能觀金色石氏之珍寶曉奇辨風年十五容貌無與比者妙別王聲

碧玉　本傳韓妾柳氏天寶末盜覆二京柳氏剪髮毀形寄居法靈寺畫宗反正柳以練裳感歎金題詩贈之柳氏捧金鳴咽報以詩無何為番將沙吒利劫歸虞候許俊徑造其第出翊札示之挾之跨鞍馬以歸虞候善撫琴字飛卿

織蒲　國語季孫相魯無衣帛之妾織蒲文仲妾織蒲之妻

琴客　香兒　又曰元載侍姬琴客香兒

歸韓氏

原

歸不隨命必殉　南齊書蕭景先已亡妾不肯隨葬景先遺疾遺言作器諫世祖以為女性支傳兒玉女美夢境言李密愛姬能歌

醜婦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上臺美滿韻華奉東宮北意

鮑每見賓俊詩句奇麗有入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

代客　華為君盡碧玉見詩趙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遍羅吉告知之遂族誅之

桃葉　柳枝

古今艷　王獻之愛妾名桃葉其妹曰桃根獻之書臨渡歌以錄習王獻之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苦我自迎接後不用楫隨波急也

緑枝初退之奉使王庭湊至壽陽驛有詩云風光欲動人因名度曰柳枝之有二侍柳枝唐語林韓退之曰柳枝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誰有若也

別長安春半是城月圓圓蓋有所屬也

追餞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曬向春風只欲飛誰有小桃園裏住留花不發歸自是專房意舞生好乘驟馬滿易所好乃以女侍

易馬　隨鴉

高駢伎外弟手鋌杜大中自行四方各求所好一日相遇于山寺皆此妾所為一日行伍為將有愛妾才色俱美大中牋表交善四紘者換紘此淺馬今是堂

屈節汝家

顏父浚為安東將軍求納秀為妾父不許納秀曰門戶珍弊何惜一女子遽與之生汝家妾不與我為親吾亦不惜餘并顏等從命李氏始為方雅之族

戰國策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為吏其妻私人夫至使妾取藥酒進之妾欲言恐逐主母勿言殺主父於是佯僵仆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五十杖妾一

受笞主父　晉書周顗母李氏字絡秀

服長子　衲女君　禮妾衲妾為君之長子君之正統也　禮妾為女君齊衰

為齊縗　車眉上言喪服

制總麻　禮悼公之母尊非為體制庶子為母緦麻三月傳曰為非為體

封陽都侯為小妻所毒　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注言吾妻也文過之言

母死哀公為之齊縗有若曰為其皆為吾君也不敢以恩掩義乎君何也注曰女君嫡祖姑也易牲而祔祖姑無妾祖姑易祔而祔於女君

屈節汝家　受笞主父　服長子　衲女君　禮妾為女君之長子

子099-464

慟上存主父下存主母身如婦事姑出妻罷妾晉王愛若此忠信而得罪也

漢鼂故事王公羣妾見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亦宜答拜羣妾議曰以妾事女君如婦事姑則敬與婦同而加賤也宜不答拜鼂氏春秋鍾會母謂于父鍾出其門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成市徐當語士夫人太后為言文帝詔復之鍾情急餐撥致樂乃止其康王有二美姬一名豫容二名修容能為綠水之曲焉

劉敬叔異苑晉王處仲敗荒恣肆色厲內荏每酒後誤觸響板豔聲發越傳呼之及既醒後誤觸響板豔聲發越傳呼不已公感傷乃開閤諸婢妾數十人皆善一豔趙慧甚公每呼琵琶即取琵琶即取琵琶即取

故於外國求是服也　鶯鶯燕燕　田田錢錢　隨隋設錢唐范開富民陸氏妻長曰鶯鶯早世次曰燕燕與舉妻妾等隋病且貧貨所居樓墓盡舉妻散燕燕獨不忍去十餘年隋死自斷以葬焉鳴呼隋遽懷智伯國士思始以國士報燕得不賢于讓哉　書史會要舉疾二妾也因其姓而名之皆善筆札書代棄疾荅尺牘

妾四

唐　**脅爲夫人**　公羊稽于太廟用致夫人稱姜氏貶也　穀梁稱姜氏貶也譏公以妾爲妻脅于齊陽之先者注公聘楚齊君脅伯之母不聘矣不以爲夫人也　**不可爲如**　公羊稽于太廟用致夫人稱姜氏貶也譏公以妾爲妻脅于齊陽之先者注公聘楚齊君脅伯之母不聘矣不以爲夫人也　**不可爲主**　劉輔上書于成帝曰臣聞天不可以爲主臣不可以爲柱單人不可以爲主　王導有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藥公謂之雷尚書　**隔簾奏樂**　南史梁夏侯亶性儉率有姑妾十數並無被服每有客詣輒令隔簾奏樂時謂簾爲夏侯故事　**犀帶易姬**　關元遺事嚴嵩之色嚴有故唐鎮幕姬帶之心一日出姬解帶以殿子較勝負敗迺唐彩大賜王定國歌姬相公歌姬　**稱雷尚書**　世說

妾五

唐　**詩**　齊陸厥中山王孺子妾歌曰未央才人中山孺子一笑傾城一顧傾市傾城不自美傾市復爲容願把陵陽袖披雲望九重　又曰如姬寢臥內班婕坐同車洪波陪飲帳林光宴泰餘歲暮寒砧及秋風落芙蕖子瑕嬌後駕安陸泣前魚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如　梁吳均去妾贈前夫詩曰棄妾在河橋相思復相邀鳳凰簪落髮蓮花帶緩腰腸從別處斷貌在淚中消願君憶疇昔片言時見饒　梁簡文帝詠人棄妾詩曰昔時嬌玉步含羞花燭邊豈言心愛斷銜啼私自憐但覺歡成怨非關醜易妍獨鸞羅帳裏路孤鸞死鏡前　梁元帝代舊姬有怨詩曰寧爲萬里隔乍作死生離那堪眼前見故愛逐新移未展春花落遽被涼風吹怨鏡前舒還斂啼紅拭復垂誰能巧爲賦黃金妾不貲　王僧孺爲何遜舊姬擬上山采蘼蕪詩曰出戶望蘭薰褰簾正逢君斂容斂一訪新人詎可聞新人含笑近故人含淚隱妾意在寒松君心逐朝槿　又爲姬人怨詩曰自知心裏恨還向影中羞迴持昔慵慵變作今悠悠還君與妾扇歸妾與君裂紈斷猶可續心去最難留　又作寵姬詩曰及時可挂羅襦詎難解再顧連城易一盼千金買　又詠姬人詩曰窈窕守容華但歌有情曲轉盼非無以斜眉

幸相囑不減許飛瓊多勝劉碧玉何因送款款半飲杯中醁　陳陰鏗和樊晉陵傷妾詩曰盡梁朝日盡芳樹落花辭忽以千金笑長作九泉悲鏡前塵劇粉機上網多絲戶餘雙入燕牀有一空帷名香不可得何見反魂時

增　晉翻風怨詩曰春華誰不羨卒傷秋落時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　楊炎贈薛瑤英詩曰雪面波蛾天上女鳳簫鸞翥翅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　關盼盼詩曰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牀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　又曰北邙松柏鎖愁煙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劒履歌塵散紅袖香銷已十年　唐杜牧感杜秋娘詩曰椒壁懸錦幕鏡匣蟠玉螭月上白璧門桂影浮參差金階玉露重閒把紫簫吹燕媒得皇子夫人親捧持虎睛珠絡襮金盤犀鎮帷　宋蘇軾贈張子野詩曰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鬚毛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蠹江東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　又朝雲詩曰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元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遂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

增　詞　蘇軾贈柔奴定風波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家鄉

妓一

增 釋名曰妓女樂也　鑑誡錄曰蜀人呼營妓爲女校書

妓二

增 大中記曰河間王琛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　南史曰到撝有愛妓陳玉珠宋文帝逼而奪之撝怨帝將殺之撝入獄數宿鬚髮皆白免死奪封　江南野史曰開元中廬陵永新縣尹氏女美姿容善歌唱重陽與鄰女

戲登南山文峰爲同輩歌一曲聲逼數十里時刺史召見之表進入宮封爲唱歌供奉喉音妙絕元會大燕舍元殿時燕方酣戲嘔劇聖情頗撓高力士因推永新出歌纔一聲羣唱皆默皇襟洞豁至夕而終今存始歌處號爲玉女峰立廟祀之　桂花叢集曰國樂婦人有永新婦御史娘柳青娘皆一時之妙也　本事詩曰李逢吉性獷愎猜忌好危人劉禹錫有妓甚麗李一旦陰期約會奪之劉惶惑歎咤而歸知無可奈何遂憤懣而作四詩以擬四愁云爾　麗情集曰長安名妓劉國容有色工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別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駒裔短書寄之長安子弟多諷誦焉　郡國雅談曰薛濤字洪度長安良家子父鄭固官寓蜀濤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亭中指井梧示之曰庭涂一古桐聳幹入雲中令濤續之應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父卒母嫗居韋皐鎮蜀名其侍酒賦詩入樂籍暮年屏居浣花溪著女冠服有詩五百首　隨隱漫錄曰韓香南徐妓也色藝冠一時與大將葉氏子交閉門謝客將終身焉葉父怒投牒有司集官軍于射圃中妻以一老卒香欣然同歸謂曰夫婦有禮汝買羊沽酒

召親故以成禮賓至酒三行入更衣久不出自刎矣　續侍兒小名錄曰小東長沙之妓人以能詩得幸于馬氏後國入爲郡窮于京師而人不知言及長沙宮中事必南望泣涕而後言　三朝野史曰馬光祖知高郵軍值軍官禁全率衆叛據城縱軍劫掠與同黨王安等飲宴有妓毛惜惜不服趨侍全痛責之惜惜云我雖賤妓不曾伏事反臣全遂斬之秋崖方岳作義娼傳閩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　宋史曰理宗癸丑元夕上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絕倫帝愛幸之侍郎牟子才諫曰此皆董宋臣輩壞陛下素履

妓三

都下無雙　關中第一

《詩》之《蓮香》每出處之詞長安中有媚女曹文姬者善《伐檀》《騶虞》之則蜂蝶相隨慕其香也

《書》仙有任生者投之詩云多生花草能舞柘枝

李公垂詩序真娘之妓也善舞柘枝能歌水調相府筵中

人歌舞有名者死葬武丘寺前墓多花草蔵其土

情集於歌聲集於舞故曰投之以歌報之以舞

與河東人坐接神而觀面矣故以歌以舞

厚資獻

延于家一日西蜀圖西史補記陽林在湖南日馬氏不用

入蜀獻獨輕朝天賦蜀綱將發瑞卿遲以家財資裝隨綱

尚書左丞相冀州篤公在江西藩張好好善歌來往樂籍中隨公移

置西城後為沈著作所納以見之于

洛陽東城感舊傷懷題詩五代史補天寶中一人歌舞

度使本事詩杜牧佐敬宣沈大悅擢居清要其後官至

年十三以善歌供奉楊氏諸姨爭欲致門下

陵前松柏路上

杏花樂府廣題蘇小小錢塘名娼也南齊時人西陵在江之西所謂西陵松柏下是也蕙帳拾英記

巢越南獻卿曰有越鳥巢南枝之詩禽鳥猶戀舊巢人豈忘本耶

上杏花真有幸妓之說語之曰聽之一手清明日上令宮妓踏

老兵呼之戲出公堅門之則杯盤失錯嘲李端李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

忽自嘆後出公堅門之則杯盤失錯嘲李端李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

公堅令人速之施不又令止之老兵回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

辰此公念息矣勉

承命實未當往

解頤撰彩牋親輸錦帳蜀說謂薛濤

曉歲居碧雞坊好吟詠製詩牋供酬獻賢閣時謂之薛濤牋

詩壇偃蹇于一後段文昌再鎮蜀

海來遷家于夏累得絕筆窗棒畫謂知退曰為妾謝敬中崔敬

因話錄曰京師有名娼嫁陳知柔知柔死矣明日發紅自是卒

松花造紙牧豎閒說元稹為監察御史使蜀知有薛濤

輸林溪歸浣花所造十色彩牋作小幅松花紙上寄贈一紙多用題

詩因寄獻元公百餘幅元于松牋花紙上寄贈一篇薛當

告曰妾與家紅拂妓也絲蘿託喬木乃與俱歸太原

雲溪友議崔張祐善張生名娼也每題詩唱肆學之則車馬

盈門毀之則杯盤失錯嘲李端李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

鼻似棚鞦耳似箑箕愛把象牙梳掠鬢喜簪頂上月知生

端往來之乃更踏曰覓得驢兒也騎倘

端揚州近日無雙願一見能行白牡丹千是宜客說薛

每以筒竹盛詩往來紅箋上書小字寄贈

妓阿軟絕句云綠水紅蓮一朵開千花萬草無顏色

句好好巧于應對善歌舞元微之與會稽李諏白樂天及第時贈長安

摘妓東山稱一枝花

東山謂安世東山嘗攜妓游

公子應舉納長安倡女李娃時年十三以善歌來往樂籍中隨公移

名一枝花元稹封浙東觀察夫人舊姓後封滎陽夫人舊

光陰隙話移注云樂天每與白樂天代書一百韻云詩墨題名盡

名于屋壁顧復本院一妓花與白同寓常題

已

飲薰肌酒

簡竹盛詩　紅蓮贈

異聞錄天寶中常州刺史崇陽

增 詩古樂府蘇小小歌曰我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
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唐譚銖題真娘墓詩曰虎丘
山下冢纍纍松柏蒲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好色真娘
墓上獨題詩　劉禹錫擬四愁詩曰玉釵重合兩無緣
魚在深潭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能言青鳥罷銜箋
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輪長拋不續絃若向蘼蕪山下過
遥將紅淚灑窮泉　鸞辭舊伴栖何處鳳得新巢已稱
心紅粉尚殘香漠漠碧雲初斷信沉沉情知點污投泥
玉猶自經磬買笑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
深　舊曾行處徧尋看雖是生離死一般貫笑樓前花
已老畫屏戀下月猶殘雲藏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橋過
往難莫道詩成無淚滴淚盡傾東海也難乾　三山不見
海沉沉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後
月宮深紗牕遥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夜來
天上鏡只應偏照兩人心　無名氏贈御史娘詩曰天
下能歌御史娘花前月底奉君王九重深處無人見獨
把新聲傳順部　元稹寄贈薛濤詩曰錦江滑膩峨峨
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
毛紛紛詞客多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
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胡曾贈薛濤詩曰萬里橋邊薛

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
不如　任生贈書仙詩曰玉皇前殿掌書仙一染塵心
下九天莫怪濃香薰骨膩雲衣曾惹御爐煙　歧徐月
英送人詩曰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
平望橋邊水忍照鴛鴦相背飛　竇鞏弔妓東東詩曰
芳菲美艷不禁風未到春殘已墜紅惟有側輪車上驛
耳邊常似叫東東　宋潘庭堅毛惜惜詩曰淮海艷姬
毛惜惜城眉有此萬人英恨無七首斷丁香學秦女向使裹頭
真呆卿玉骨花顏城下土氷魂雪魄史間名古今無限
腰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

增 賦 馬戛咏妓轉轉賦曰玳筵既啓雅樂斯陳霧卷
羅幃花攢錦茵有西園之上客命南國之佳人貌遲舞
娟縱玉顏而傾國步移縹緲蹴羅韈以生塵

增 書妓劉國容寄進士郭昭述書曰酣寢方濃恨雞聲
之斷愛恩私未洽歎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餐食
再期後會以結疼眉

去妻一

增 禮喪服小記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為父母喪未練而
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
遂之注云當喪當舅姑之喪出除喪絶族　家語孔子

曰婦有七出三不去出者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妒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者謂有所娶無所歸與共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去妻二

增 家語後序曰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　荀子曰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強矣注云惡其敗德而出其妻也　漢書曰霍光以女妻金賞賞以霍氏事有萌芽上書去妻上哀之得不坐　世說曰王獻之疾篤道家上章應首過

問子敬有何異同子敬云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後漢書曰桓榮年四十無子弟子何湯乃去榮妻為更娶生三子榮甚重之　舊唐書曰崔顥登進士有俊才無士行好補博飲酒及游京師娶妻擇有貌者稍不愜意即去之

去妻三　夫妻再合　冥通拙訓

怨耦 左傳鳥獸猶不失儷又曰怨耦曰仇

離 爾雅曰離別也　**褒薄** 詩曰以衰薄也

原 愛弛　義絕　弛以色事人色衰而愛　**仳離** 女仳離詩曰以衰薄也　夫婦之義絕

狗 別鶴　後漢書鮑永字君長河南高陵人少孤養母至孝妻奮於母前叱狗永即去其妻乃援琴為別鶴操　去妻　琴操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出之牧子不忍乃謂曰當時心事已相謂而今從此去不堪重娶改娶乃為別鶴操

閒送 古詩故人從閒去送我閒下堂　**鏡破絲斷　雨散雲收** 孟郊不復合　唐宋遺史顧況妻韋氏十年無子乃出之妻為女道士居上元縣山中鏡一破絲斷猶牽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蓬如初

夫妻復合

增 故妻再合　去婦還生妻去室　蘇武同心反目詩伯兮婦反目　易夫妻反目　**失儷** 左傳鳥獸猶不失儷　**來歸** 放出　左傳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歸　**貳行** 三　禮曰婦人不貳其行上也　出詩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二出妻子也　管子士二出妻子境外　**離絕** 棄背　取棄　負薪　漢書王吉字子陽妻　**取棄** 負薪　漢書王吉字子陽妻　**敗** 素其舊室夫婦離絕翻俗傷敗　花落色衰復相棄背　取東家棄葵喜吉乃去婦東家還又曰采葵去其葉傷妻棄妻之意　**還** 負薪其妻還　**出** 詩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二出妻子也　管子士二出妻子境外　**離絕** 棄背　**棄背** 負薪　漢書王吉字子陽妻　**取棄** 負薪　漢書王吉字子陽妻　**敗** 素其舊室夫婦離絕翻俗傷敗　花落色衰復相棄背　取東家棄葵喜吉乃去婦東家還又曰采葵去其葉傷妻棄妻之意　**還** 負薪其妻還　**出** 詩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二出妻子也　管子士二出妻子境外　**離絕** 棄背　**棄背** 負薪　漢書王吉字子陽妻　**取棄** 負薪　漢書王吉字子陽妻　**敗** 素其舊室夫婦離絕翻俗傷敗　花落色衰復相棄背　取東家棄葵喜吉乃去婦東家還又曰采葵去其葉傷妻棄妻之意　**還** 負薪其妻還

當今四十九矣妻怨之曰今當幾死遂去之及為會稽太守入吳界見故妻與夫治道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門中給之食一日妻自經死與夫錢令葬送

全貴事見二 洋去婦　**王珉妻陳平嫂** 晉書王珉及珉皆謝氏婿太傅安弟與珣常耕田使平游學遂族平不朝

上書去 東縑還　上書　後漢書光武及珉皆謝氏婿太傅安弟與珣常耕田使平游學遂族平不朝

無有伯 聞之　**呵叱出門** 離訣登車　後漢書充貧賤充曰妾有私財願分與充曰醞酒具會鄉里共議及宴充從座中說白母曰此婦無狀數充辭說生產曰有叔如此不如呵叱妻出門又曰黃允才恐守節不篤未遂其妻夏侯氏長別乞一會以展離訣　**遂食** 妻窺謂充曰妾與君義合　**詬詆折簪** 後漢書充貧賤充曰醞酒具會鄉里共議及宴充從座中說白母曰此婦無狀數充辭說生產曰有叔如此不如呵叱出門又曰黃允才恐守節不篤未遂其妻夏侯氏長別乞一會以展離訣　**遂食** 妻窺謂充曰妾與君義合　**詬詆折簪** 後漢書充貧賤充曰醞酒具會鄉里共議及宴充從座中說白母曰此婦無狀數充辭說生產曰有叔如此不如呵叱出門又曰黃允才恐守節不篤未遂其妻夏侯氏長別乞一會以展離訣　**遂食** 妻窺謂充曰妾與君義合　**詬詆折簪** 後漢書充貧賤充曰醞酒具會鄉里共議及宴充從座中說白母曰此婦無狀數充辭說生產曰有叔如此不如呵叱出門又曰黃允才恐守節不篤未遂其妻夏侯氏長別乞一會以展離訣

分釵斷帶 後漢書充貧賤充曰醞酒具會鄉里共議及宴充從座中說白母曰此婦無狀數充辭說生產曰有叔如此不如呵叱出門又曰黃允才恐守節不篤未遂其妻夏侯氏長別乞一會以展離訣　**遂食** 妻窺謂充曰妾與君義合　**詬詆折簪** 後漢書充貧賤充曰醞酒具會鄉里共議及宴充從座中說白母曰此婦無狀數充辭說生產曰有叔如此不如呵叱出門又曰黃允才恐守節不篤未遂其妻夏侯氏長別乞一會以展離訣　**遂食** 妻窺謂充曰妾與君義合　**詬詆折簪** 後漢書充貧賤充曰醞酒具會鄉里共議及宴充從座中說白母曰此婦無狀數充辭說生產曰有叔如此不如呵叱出門又曰黃允才恐守節不篤未遂其妻夏侯氏長別乞一會以展離訣

乃詬折簪而去因名其地為遂食亭　**允** 事允出妻夏侯氏父母曰婦人見棄當分叙離離　**鏡破絲斷　雨散雲收** 孟郊不復合　唐宋遺史顧況妻韋氏十年無子乃出之妻為女道士居上元縣山中鏡一破絲斷猶牽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蓬如初

增 故妻再合　去婦還生妻去室　蘇武同心反目詩伯兮婦反目　易夫妻反目　**失儷** 左傳鳥獸猶不失儷　**來歸** 放出　左傳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歸　**貳行** 三　禮曰婦人不貳其行上也　出詩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二出妻子也　管子士二出妻子境外　**離絕** 棄背　**棄背** 負薪　漢書王吉字子陽妻　**取棄** 負薪　漢書王吉字子陽妻　**敗** 素其舊室夫婦離絕翻俗傷敗　花落色衰復相棄背　取東家棄葵喜吉乃去婦東家還又曰采葵去其葉傷妻棄妻之意　**還** 負薪其妻還

復還
御寺　黃昌妻遇賊被掠轉入蜀爲人妻後昌爲蜀人所殺昌妻因告事至府中昌以不類蜀人問其由昌妻盡叙本末會稽黃昌出足示之相待悲泣乃再合爲下王吉事見前

陳詵二妻　賈充兩婦
晉書李毅妹先適陳詵生子暢去詵更娶羊氏生子暉詵死制服司馬王恕期議曰案禮不二嫡故惠公及元妃卒繼室以聘子暉暉之制服朞也母暉之制服三年所以隆恩也夫不違禮義則妻無二適之文故見黜之人不違禮義則人無二天之義不二嫡之文何利於人乎爲詵後者以非其罪黜之人晚而不棄者以非其罪黜之人晚而不棄者以非其罪黜之人晚而不棄

車克壯開車後戶見崔女與三歲兒共載抱兒還克又與金盌并牌別詩兒大名溫休成為令罷歷歙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為濮尚書郎承至今也

夢入仙宮　形歸

鉏口特輝敦白人一行云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湖煙羅曰莫顧宋宇一女子佐酒善箜篌容色極佳上有一婦人所言甚驗

松應雜畫工曰余神畫也此不數彼必應應則以此亦有名曰真咏其名百日書夜言笑飲食如常余有神劒之其常終歲不朽一兒兩歲友人曰此妖也無何為人書去之名既不奪出南岳地仙也今疑妾及酒一杯與之形又吟妾之名真泣曰妻子卻上數旬恒出

人所言甚驗

一婦君

榮光榮雖流離可以處淑靈有鳥飛來集衿翼以悲鳴
悲鳴夫何爲丹華實不成衿心長歎息無子當歸寧有
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星歿無精樓遲
失所宜下與凡石并憂懷從中來歎息通雞鳴反側不
能寐逍遥於前庭踟躕還入房肅肅帷幕聲寒帷更攝
帶撫絲彈鳴箏慷慨有餘音要妙悲且清收淚長歎息
何以負神靈招搖待霜露何必春夏成晚穫爲良實願
君且安寧

唐顧況棄妻詞古人雖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欲何去本家零落盡慟哭來時路憶昔來嫁君聞君甚周旋及與同結髮值君適燕孤見君歸君舘妾已老物情棄衰殘新寵方妍好　李白白頭吟曰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槐雌弄秦草芳寧甘萬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此時阿嬌正嬌妒獨坐長門愁日暮思君恩顧妾深豈惜黃金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一朝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條羞故林兔絲固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去難重迴古來得意不相負祇今惟有清陵臺　戴叔倫去婦怨曰出戶不敢歸風悲日淒淒心知恩義絶誰忍分離別下坡車轔轔畏逢鄉里親空持牀前幔却見家中人忽辭王吉去爲是秋胡死欲比今日情煩冤不相似

魏文帝出婦賦曰念在昔之恩好似比翼之相親惟方今之疏絶若驚風之吹塵夫色衰而愛絶信古今其有之傷單獨之無恃恨屑涕之不滋廿殁身而同穴終百年之常期信無子而應出自典禮之常度悲谷風之不荅怨昔人之忽故被入門之初服出發車而就路遵長塗而南邁馬蹄蹌而迴顧野鳥翩而高飛悵哀鳴而相慕撫騑服而展節即臨沂之舊城踐麋鹿之曲蹊聽百鳥之羣鳴情悵恨而顧望心鬱結其不平　曹植出婦賦曰以才薄之質陋奉君子之清塵承顏色以接意恐疎賤而不親悅新婚而忘妾哀愛惠之中零遂摧頹而失望退幽屏於下庭痛一旦而見棄心忉怛以悲驚衣入門之初服背牀室而出征攀僕御而登車左右悲而失聲嗟冤結而無訴乃愁苦以長窮恨無愆而見棄悼君施之不終　王粲出婦賦曰既僥倖兮非望逢君子兮弘仁當隆暑兮翕赫猶蒙眷兮見親更盛衰兮

成敗思情固兮日新竦余身兮敬事理中饋兮恪勤君不篤兮終始樂枯葉兮一時心搖蕩兮變易忘舊姻兮棄之焉已篤兮在閨門身當去兮不疑攬衣帶兮出戶願堂室兮長辭

後漢竇元舊妻與元書曰棄妻斥女敬白實生畢賤鄙陋不如貴人淫妒日已遠彼日已親何所告訴仰呼蒼昊悲哉實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自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

子婦一

禮記曰父母舅姑之敦牟卮匜非飯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　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　又內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右佩箴管施繫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以適舅姑之所下氣怡聲問衣寒燠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　又曰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于姑介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請于家婦　又曰婦或賜之則受而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不得命如更受賜若反賜之則辭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子夏曰嫁不及舅姑謂

之不幸　漢書賈誼曰秦人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悅則反脣而相稽　莊子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　又廣川王傳曰背尊章嫖以忽顏師古曰尊章猶言尊姑也　曹大家曰女子之事父母也孝故忠可移于舅姑　顏氏家訓曰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男女無異

子婦二

列女傳曰孟軻既娶將入室其婦袒于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求去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汝

不察于禮而責于妻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婦謝之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姑婦之道　列女傳曰班昭年七十餘卒有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贊按昭子曹壽丁憨妻也　世說曰張說女嫁盧氏女當爲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指牀籠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子婦三

本草　獻珍　嘗藥　楚王寵姬鄭袖妒忌王喜鄭姬以禮姑寢疾不解衣藥飧非經嘗不進　劉向列女傳曰魯秋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秋胡子娶妻五年而去仕宦至於諸侯十年無盡不歸潔婦養姑孝謹事姑至孝每旦梳洗拜姑于堂下即升堂乳其姑姑類其養數年慮健一旦

婦病舅姑不許出問醫藥不孝敬也謂崔氏昌大布衣時婦有子又曰柳公綽為刑部尚書京兆尹府欲投之公綽曰死者不可復生不順舅姑也出之公綽薨婦終無怨言後伯考為浙西觀察使聞其賢召還其家

原 佐餕授室 禮記婦事舅姑如事父母

特豚雙鯉 禮記婦人之禮柔順聽從而已

棄妻舍宿舍傳舍也

還舍坊輒有泉脈如江水兼味以供母膳

當必服勿違勿怠 禮記父母在子婦佐餕之室又也衣裳雖非華美之服食雖不欲必嘗而待之

食又取婦之饋曼姑嘗而後食 禮記婦事舅姑昧爽而朝慈以旨甘將夕而寢問衾與簟疾痛苛癢而救之出入則扶持之

枕几不傳 杖屨祇敬 禮記婦事舅姑如事父母

婦者家之命勿敬者父母勿逆者父母勿怠

簟席枕几不傳非其人不敬

又杖屨祇敬之勿傳也

姑老傳家事大小必請于姑

必則有事小必請于舅姑

又婦人一日二次請安

食又取婦之饋曼姑嘗而後食

又取婦之饋曼姑嘗而後食

猶有不至而後內和 又以此知人婦猶有不至者謂夫事舅姑之間也又婦

理然後家可長久也

撓車提甕盟饋執爨 墨子宣恭恪謹

生珪子見子破車高平公主見特進曰主上行法度與夫人坐堂上公主乃成國之美于見與舅姑者備矣

珪子婦未嘗敢以此事舅姑之德鳴于女有司告營丘則公主下堂又出祭其後公上降有舅姑者高祖太穆順聖皇后窈氏大后寵冠後宮則亦盡孝焉

又大中二年以起居郎謹修舅姑之德鳴于女有司告營丘則公主下堂又出祭其後公上降有舅姑者高祖太穆順聖皇后窈氏大后寵冠後宮則亦盡孝焉

從勞從姑 教梁曰適人之女父戒之曰謹慎從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姑之言

歲寒松柏 魯書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嘗有益夜至其家人

辭容別 雅合謹修

今

飲食還以珠璫 女誡記應順宜適華仲其妻本汝南鄧元義妻元義父伯考為尚書僕射元義之幽閉空室第其飲食

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數還母家經歲吉母不病但苦飢耳伯考為趙相奴于鼠穴中得繫珠璫疑丁婦竊之因而去婦收乃送珠

鼎鼎日前相逢去婦 荀違顏色乃見去志操 晉荀崧妻原氏崧欲

荀崧不樂迎秀即出其妻或問之崧曰此婦德操賢淑事姑盡禮雖違顏色何可留也

子婦四

原 善物傳之善物也 禮記姑慈而婦聽婦德也婉順也

私器不敢私與 成婦義 晉羊耽妻辛氏耽為廣陵太守卒于官辛氏扶喪還葬

命適私室 又凡婦不敢私室不敢留人 晉羊耽妻辛氏耽為廣陵太守卒于官辛氏扶喪還葬

姑喪擯弓南宮之適 禮記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與也

無私禮記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與也

子婦五

誡漢班昭女誡曰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于曹氏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玷辱以增父母之

蓋以益中外之累風夜劬心勤不告勞

家範一

增 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正矣 又初九曰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又六二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又六四曰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又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又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又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家範二

增 晉書庾亮字元規美姿容善談論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或以為夏侯泰初陳長文之倫人憚其方嚴而莫敢造 唐書曰韋陟家法修整敕子弟夙興晏寢每勤旦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於堂下不與語 又曰李景讓家行修治閨門惟謹 又曰李晟治家以嚴子姪非晨昏不輒見所與言未嘗及公事

家範三

源 閨門自守 衣冠相見謝志司馬朗父防嘗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進則不敢進不命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整肅如比 晉書何曾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之好與妻相見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面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不過再三 稱以孝慈 重其友睦 唐書崔敦禮其里號為德里社云 馬元常閨門雍穆有禮法 名題里社 禮著閨門 唐書崔宣宗朝四世總麻同爨友睦光居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其居曰德里社云 重士林 各修家法 柳玭家訓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于士林 韓穆二門 分俚四世 曰又

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族相高 韓穆字居家嚴肅家令訓諸子事親養志為大吾志直道苟枉己事親也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嚴正二門云 又曰崔邠父俚四世一門孝義當時言治家法者尚韓穆家法 貴元凱 貴元凱為事見晉州刺史以孟李推其法 書誡屏風 貽譏門戶 房勳弟勳為人

疾名為可徵鄉使省視忽語曰我仍少愈可置酒相樂即死欲有言恐遂哭不得盡故一訣耳我見房元齡謂我即死高季輔皆卒皆立門戶亦望治後悉為不肖子敗之如晦高季輔輔以付汝汝可謹察寄不肖子急棄以付汝汝可謹察寄不肖子急棄以與毋令後人笑吾猶吾行文非類者也 家法可稱 唐書薛知謇每勸子孫經不明不得舉家法可稱 世稱孝睦 裴均仲卿私居內齋服用簡素 重其家法 本傳朱泚亂崔祐甫與王翃賊中謀害與祐甫數晤而翃受而泄之祐甫以獻錮之帝還京具封以獻 雍睦保家 保家孔帖源污雍睦友推之

源 詩晉潘安仁家風詩曰綰髮髫齔至于冠婚冠成人矣宜有室家

祇敬亦愼止靡專靡有受之父母鳴鶴匪和析薪弗荷
隱憂孔疚我堂靡構義方既訓家道穎穎豈敢荒寧一
日三省

書唐李華與外孫崔氏書曰予小時起居尊行三時
侍食令諸子日出高眠爭覽盤啚何嘗有此儀 柳玭
述家訓誡子孫書曰夫門地高者立身行已一事有墮
先訓則罪大于他人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實
詣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擿矣故族遠長
不假問龜筮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山南瑄
于孫之盛士族罕比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爲
名閥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厚勤儉以成立之莫
不由于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
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于士林喪亂以來
門祚衰落基構之重屬于後生孝慈友悌忠信篤敬乃
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

兄弟一

增 釋名曰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曰荒弟第也
相次第而生也 說文曰兄弟相與也 周易曰兄兄弟弟
原 尚書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增 又曰弟不
念天顯大不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詩曰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
人昆亦莫我聞 又曰楊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
予與汝無信人之言人寔迂汝 原 又曰陟彼岡兮瞻
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愼旃哉猶來無
死 增 又曰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原 又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又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 又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增 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又曰此令兄弟綽綽
有裕 原 禮記曰兄弟親戚稱其慤也寮友稱其悌也
增 又曰兄弟之讎不反兵 又曰旨酒既清嘉薦亶
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 又曰立
敬自長始教人順長類兄也 春秋傳曰君義臣忠父

慈子孝兄友弟恭所謂六順　周證曰大宗伯之職以脹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脹膰宗廟之肉　兄弟之國）又曰長惠幼順　又曰大司徒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原　爾雅曰善兄弟爲友　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又曰敬其兄則弟悅　又曰敬民禮順莫善於悌　漢諮曰兄弟敵吾一體一支謂同父母也　東方朔傳曰同胞之徒無所容居注蘇林曰言親兄弟　谷永書曰雖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　文選曰子之友弟和如琴瑟　初學記曰瑗芳惠茂蘭發玉暉喻兄弟之賢也　李華弔古戰場文曰誰無兄弟如手如足

增　書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弗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左傳曰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　列女傳曰齊宣王時有人鬬死道者被一創齊義二子立其旁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乃我殺之其年相推不決名其母問所欲殺活母泣對曰殺少者相曰少子人之所愛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長者前妻之子子雖痛謂義何宣王美其義皆赦之　又曰古師安妻呂君少寡無子其兄犯法君乃泣曰少遭家不造兄弟單盬門

宗唯兄存而復此禍我有一計猶足免難爲辭乞代兄命自經縣門縣官嘉其義乃捨之　左傳曰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美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　又曰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寵如二君也）其母曰弗去懼選錡適晉其車千乘曰秦伯之弟錡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于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　又曰鄭莊公弟共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太叔祭仲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　漢書曰陳平陽武戶牖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故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游學　原　又曰馮立字聖通與兄野王相代爲西河上郡太守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詳太守　又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口以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又分財與弟者數矣　又曰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商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

分異母諸弟商無所受　東觀漢記曰魏霸字喬卿濟陰人爲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念兄嫂在家勤苦而獨尊樂故常服麤糲不食魚肉婦親蠶桑子躬耕與兄弟同苦樂鄉里慕其行化之　又曰王琳年十餘喪父母遭大亂百姓奔逃惟琳兄弟獨守家廬弟季出遇赤眉賊將爲鋪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之　又曰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兄弟怡怡鄉黨歸德王莽時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爲賊所得孝聞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賊並放之　續漢書曰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家世名族與弟仲海季江皆以孝行著與

弟同被臥甚相親友及長相愛不能相離　後漢書曰班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且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除蘭臺令史　又曰梁商字伯夏安定烏氏人常曰多藏厚亡爲子孫累每租奉到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　海內先賢傳曰范丹字史雲讓財千萬與三弟　續異苑曰荀林宗字君儒乘水省舅陷河而死兄淪於水側投牋

與河伯岸側水開君儒執牋浮出　潁川陳寔有子曰元方曰季方並以名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睦海內慕其風四府並命無所屈就兄弟嘗過同郡荀爽夜會飲宴太史奏德星聚　魏書曰房景先沉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賓容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莫不哀之　吳書曰劉繇長子基遭家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爲戚與羣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稀見其面諸弟事之如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　晉書曰徐州刺史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必爲害卿有公輔之器故以相與祥受之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足稱此刀故以相與　三十國春秋曰裴楷嘗爲別宅宅甚美楷兄欲之楷便讓之　宋書曰蔡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與弟執又曰徐湛之年數歲時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　唐書曰韋嗣立與兄承慶異母少友愛母王氏遇承慶嚴每鞭笞之嗣立解衣求代母不聽即遣奴自笞母感悟遂均愛焉議者以比王祥王覽　宋史曰黃山谷

譙黔州嘗書萍鄉縣壁曰兄元明自陳留渡漢汚上夔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余至摩圍山掩淚握手臨別有詩云急雪鶺鴒相並影驚風鴻鴈不成行又曰陸九齡字子壽弟子美子靜伯仲閒閒侃侃自相師友

兄弟三　兄弟友恭　兄弟齊名　兄弟俱賢　兄弟義　兄弟不睦　用刑

原因心本性

其慶雲詩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其兄則篤友愛之至本之天性也兄弟意欲分異出見三荊同根接葉連陰而殊異哉而況我人乎

棣華　荊葉　上詳詩　周旦　孝子傳　古有

致美　立

敬史佚有言兄弟致美下詳兄弟

竹筍　鸞龍　羽毛事明皇後苑有竹裏有鸞龍

麈尾　鹿車　晉書李矩

哭麻　南史庾易曰

庾易之扇頭正色事出劉裕弟道規盡而去

營產

增

兄弟

王曰父子兄弟如手足夫妻如衣服衣服弊更可手足斷不可更

讓生

司馬彪續漢書山陽張儉與孔融兄褒以字發覺所從之賢也儉亡命藏之復以家財破產相保融及褒送儉出塞儉謂曰非我之過實由非我之過我當坐褒融由是著名

孔融爭死　冷平

陰慶推第　李孟讓田

張瑩漢南記慶為郡門下掾時融及褒送儉出塞慶還收融及褒送儉出塞慶還收融及褒送儉出塞慶還收

殺之崔鴻後秦錄姚襄與李歷戰馬中流矢弟萇下馬以授襄曰汝何以自免襄曰兄壻此盛于安敵書以矢射之

義天下可無我不可無兄會救至俱免 盧毓養寡 仙傳訓孤 漢書盧植字子幹家承郡人父植有名於時毓十歲而孤遇本州刺二兄分財各居堂前有荊花一株甚茂共議破而爲三至明旦即枯死異荊二弟曰荊木同株當分析便悴況人兄弟而可離乎人不如木復合荊亦欣然從之後資宅營葬畢訓孤同居二十餘年恩義甚篤爲不營產業身亡之後書仙傳弟少七歲

肱同被 李克易衣 上見前

遂釋淳于恭弟爲賊所得請代得免 爭死 漢書姜肱與弟季江謁郡守道遇賊賊殺之肱兄弟爭前死

于荊蠻 孟子象至不仁對之有庫 史記吳泰伯與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乃逃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

但韋衣青 東帶後語 後漢書郅惲字公孫兄弟四人同財及各娶妻惲獨使子擔當耕田惲曰修身建行學聖人法將

掩戶自撾 劉建哭收骨 建兄瘦每隔兄弟求分異形乃掩戶自撾

兄勝其弟 世說王叡之二兄多言叡之常與兄論之裁事俗事叡之裁而已客問其故曰吾人之辯言人之長我不忍爲兄論之實暗而已客問其故曰吾人之辯言人之長我不忍爲

王氏優劣 安曰少者住客問其故曰吾人之辯言人之長我不忍爲

義深淺 高履其王據謝名見其王據謝名見其

富小國君 奉何侵見我王

亦坐台之義深知閑拜伏時

聞聲乃識 嗤面自乾 後漢書列女傳夏侯玄妻者太保鍾毓弟也玄被誅毓以妻有美色欲逼納之妻乃陽許之曰當入與家人辭訣因梳頭面垢膩以粉塗之出見毓毓以其許己入室施帳而待之妻乃自經

爲賊劫 魁護乃自剪髮變形爲尼 晉書劉曜傳理與弟弟淳于溫陽市遇賊不識問其家備親實乃貴而釋之

綑載妻師德弟守代州鄧之官師德教之耐事弟曰人言不可聽之而已師德曰安知非是達其意正使自聾耳

兄弟友恭

懷兄受撻 質弟給富 唐書李景儉傳老于場屋每試輒居其兄景讓輒代之

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是始得及第.恒冲傳桓溫常與弟俱少家貧母病需羊解溫乃以冲小字買得郎初溫兄弟冲小字買得郎初溫兄為質羊主言不欲為質幸解為養買得郎冲

兄弟友恭

連即得此地總生春草園柳變所能及地續齊諧記京北

夢草分荊 南史謝惠連十歲能屬文兄廉謝賞愛之惠連詩意日不就忽夢見惠

財各居堂前有紫荊花一株甚茂共議破而爲三至明旦即枯死異荊二弟曰荊木同株當分析便悴況人兄弟而可離乎人不如木復合荊亦欣然從之後資宅營葬畢訓孤同居二十餘年恩義甚篤爲不營產業身亡之後書仙傳弟少七歲

射牛不問 傷犬得差 後漢書循吏傳弘爲事牛弘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舒殺牛弘無所推問直若云作關坐

其妻又曰叔舒殺牛弘無所推問直若云作關坐

定其妻又曰叔舒殺牛弘無所推問直若云作關坐

色自若讀書不輟 宋書張敷傳敷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

食蝦蟇膾即念收甚難之 晉書畢卓傳卓性嗜酒常謂人曰得酒數斛美

舍笑先嘗收罔峽得差 劉殷妻子擔當嗣父遺意讓其弟悉逃遁

書居業依劉殷妻子擔當嗣父遺意讓其弟悉逃遁

逃遁讓封 孤惸相育 漢書循吏傳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司稱其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常之法非

高國乎歲有司稱其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常之法非

射牛不問 傷犬得差 後漢書循吏傳弘爲事牛弘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舒殺牛弘無所推問直若云作關坐

其妻又曰叔舒殺牛弘無所推問直若云作關坐

定其妻又曰叔舒殺牛弘無所推問直若云作關坐

色自若讀書不輟 宋書張敷傳敷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

食蝦蟇膾即念收甚難之 晉書畢卓傳卓性嗜酒常謂人曰得酒數斛美

舍笑先嘗收罔峽得差 劉殷妻子擔當嗣父遺意讓其弟悉逃遁

書居業依劉殷妻子擔當嗣父遺意讓其弟悉逃遁

逃遁讓封 孤惸相育 漢書循吏傳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司稱其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常之法非

高國乎歲有司稱其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常之法非

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也和帝詔聽憲副爲徽

常易永而出長不宗舉進士第後隱中條山與弟

二弟惜歲 唐書陽城守元宗

檀爲師 克讓之 唐書明皇與諸王友善每隔

花萼 謝書 唐書明皇與諸王友善每隔

順處兄 後村詩話曹植以篇才他人繼委之況于父兄乎雖丁儀等坐

有所制方貴船上表求以自

慎之義卒以白全可謂仁且 晉書劉寔理與弟

友 逸才可任因以命之世禁其遷 晉書劉寔理與弟

延景爲友得禄多貴之舊介與兄弟

文酒會賞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

兔外出 少孤與弟嘉貞奉事京師明皇數慰勞嘉貞自陳

惟取圖書 不私錢帛 南史王曇首太保弘之弟幼有素尚

兄弟分財 景首惟取圖書而已不分則不敢也一錢寸帛

兄代弟官 弟爲兄

兄弟恭

內徙少相近帝爲從嘉柘州刺史又李文本弟文昭任校書郎多過文本曰卿弟多文輕薄帝不悅謂文本曰卿弟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出之外出母必注下鳴咽帝愍然無此弟是無母也注下鳴咽帝愍

其意賚得免文昭出

名標廉讓　志勵清高

李廉江東觀漢記顧彪字伯智兄弟十人並爲南陽人父郎世祖時爲侯霸以功封鄧侯霸以增長明帝高其節號彪當書驗許恩讓爵處仕州郡

讓產擔金　聚堂還室　列女傳

三百餘萬悉讓于兄弟一無所取

金一百斛敷以示妻也乃俱據金與兄嫂嫂見金而喜兄乃慚然感悟泉妻還金

如父處子醉歸敷椎牀大相責駡于是敷感悟泉妻還金

曾他年過六十並登台鼎

年每近出或日斜不還妻閉門不納

事兄如父　呼弟以君　宋書謝弘微少

津親授經書先

津嘗從師受經先授一章一章畢然後食味皆先

卵生東坡嘗謂子由曰輒初從子由君

兄如父子由亦以事兄如父

相約早休　同時請老　蘇子由

未嘗一日相舍既仕宦朝四方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休爲閒居之樂其後熙寧十年二月始會于劉宿于逍遥臺逍遥前約作小詩以記之曰

娛親勵博　清白交勉

宋史韓獻肅公絳兄弟天性友愛自忠獻公爲兄弟爲宰輔者三人公時歸許而兩弟時盛前古未有也忠獻乃獻肅公之父憶也

宋史韓億兄弟十人並至公卿兄弟同時請老朝廷雖未之許其爲榮

詩酒相怒　其辭名戒　以擇交

宋史范仁傅年皆八十詩酒相娛終其身

伯兄維寧平恩縣令別江濱兄弟相勵以清白編爲小傳

伯兄維寧平恩令別江濱兄弟相勵以清白編爲小傳

失之觀者驚數

失之觀者驚數

曰滿負君民歌曰石門之水清且漣一斛千斛不足以擇交

曰滿負君民歌曰石門之水清且漣一斛千斛不足以擇交

純祐有心疾奉之如父藥膳居服皆躬親視冕昌朝守北都請參幕府以兄辭家庭薦試銜職潮曰董叙之下非兄養疾地也冕不欲離左右今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出之母必注下鳴咽帝愍然無此弟是無母也注下鳴咽帝愍

辛不就蘇東坡之爲天下無一個不好人

少許可嘗飛擇交東坡曰吾

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

龍劉正兄弟二人時號兩驥

龍說荀爽兄弟八人時號八

增兄弟祥名兩驥八龍　世說

王能本傳孟

陽景陽季陽

五常二惠　蜀志馬良字季常眉有白毫兄弟五人時人

馬之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三張士衡　本傳

左傳二惠競爽競爽皆善

六龍八達　晉書十六

孟登字輔世稱卞氏六龍

登字子平王兄弟八人時號八達

雙丁兩到　晉志丁儀丁儀有

文才人稱雙丁

中書郎識少弘貢與兄名弘字子宏官至尚書

兩到　南史到溉兄洽溉少

侍講安任昉大相賞好提掖溉兄洽

洽二人並爲當時稱兩到云

鳳後　漢書許師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兄虔亦知名故

鳳後漢書許師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兄虔亦知名故

人謂

東漢二龍　北齊兩

王昕與弟昞俱有名昕字子明昞字子朗

虎張氏十龍　後漢書賈彪字偉節

賈門三虎

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之曰賈氏三

雙珠　南史孟景與弟顗並美風姿時人

氏雙珠　蘇庭連璧　謂之雙珠

蘇庭與弟武仲常南平仲氣南俱以才名播天

連璧三鳳　文仲經南與弟武仲常南平仲氣南俱以才名播天

下黃山谷贈詩曰二蘇稱連璧三鳳分五鼎天不墜斯

文俱來　晉書

山稱二隱　秦號兩君

山雲門寺二兄未點並棲遁未先卒至是庾又隱世號爲大山僧爲小山未詳

點爲大山僧爲小山未詳

秦君小秦君　家景　慈孝廣

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納志皆名家景

通與韓皆有名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

讓酪醍乳　唐書穆贊

上李祖仁事見前友恭類

祖仁事見前友恭類

弟質右補闕員侍御史貴

弟質右補闕員侍御史貴

純仁兄

都請參幕府以兄辭家庭薦試銜職潮曰董叙之下非

兄養疾地也冕不欲離左右今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

辛不就蘇東坡之爲天下無一個不好人

少許可嘗飛擇交東坡曰吾

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

龍劉正兄弟二人時號兩驥

龍說荀爽兄弟八人時號八

監察御史皆以守道行誼顯兄弟和睦世以珍味目之
賢少俗然有格爲酣賞美而多文爲酥消爲酸酬貴爲
爲乳貞元間言家法者稱之

爲聯珠集

翠五人皆爲郎工詞章義取五星聯名爲聯珠集行于世
又曰李義山與兄弟俱以文章名同爲一集號曰二荀
李氏花

俱善文辭

皆敦士行
又曰習知幾與弟知柔俱以書文翰有名
人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賢坊里獸景喬僧一行少時
與衆先兄弟相善嘗謂人曰景
時氏兄弟皆敦士行

汝潁無對

古之荀陳無以過也
汝潁人物輩曰荀文若休仲兄弟不可兩取猶俱退之
同舉有名

貢舉兩收

孔融論
陳羣與
丁唐張遠石楚人同舉有名

西州五鳳

北魏九龍
宋史永康人謝發有
才行何妨雙舉本
五子國田國圓國以文詞
史魏王昕宇元景生九子

龍駒鳳雛

玉昆金友

南史晉陸雲龍山人六歲能
識父友張華顧榮名幼時吳尚
書陸玩見而奇之曰此兒非凡
王琳二子並風流秀發琳世號王氏九龍
錫爲王昆金友接銓、洛下三俊
宋書
晉書曰荀勗定是風流及錫而序行帝爲時人以銓
公爲劉公幹宇公幹銓字公衡
汝南二應
晉書曰潁川荀氏一門八龍
荀淑有子八人皆英俊號曰八龍
淑子類後漢書曰荀氏八龍
荀爽字慈明
荀靖字叔慈
荀肅字敬
荀汪字
荀爽字慈明
荀爽字慈明
荀爽字慈明

又曰溫大雅還資門傳亦爲中書侍郎對管
華近識者榮之高祖甞謂曰我起晉陽爲一門事
官兄弟同籍時人榮之未幾同入爲御史大小大
夫弟兄節度唐書王承宗李先進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
承宗敎易宗表先進爲將時先顏亦
又曰涼國李憕自鳳翔小大夫軍節度使弟兄交換徐岐
爲試軍節度使弟兄交換徐岐
至大夫故軍中呼大夫龍右等度北其兄愿
兩鎭碑聯業棣第
史人復爲立碑其第布相桐京師
相所居第布相桐京師
韓子華爲三相公兄棣
特國爲五相公兄棣
兄也唯南拜相希白當制世稱弟昇相兄棣爲西掖行詞元未
有豐官制行曲皐之除天官南封爲西掖行詞元未
符末增公洋相曲皐之除天官南封爲西掖行詞元未
云禁中已相兄辭雖故事乃批旨三兄弟連居詞禁中
行第辭第
時羨三楊人稱七薛有名大厝中鍾輝
兄棣第有梧桐劉賈敦頤爲洛州司馬人爲長
史人復爲立碑其第布相桐京師
韓子華兄弟皆爲軍呼其家以別康公其家
金坡遺事錢
白帷深處
代未
敗

通士第昭號三楊
人皆相仁士節
上韓高蕭李見前兄弟
乾沒以儒臣披節度使一時貴顯宋史陳堯叟
佐幕府
名弟代兄同時出守
名問曰知父言殿今以御代兄即日
事陛下即兄弟在
扛風閭舍人南史在官減如父帝餞臨海太守劉孝儀蜀
孫簡歷河中興元宣武節度而
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宜
張曙贈關府
李良殿中監
吾將軍弟
混與弟浚盛從兄浚並以文翰
每宴私比東晉王謝一門與
官世羨顯家唐書居要官崔
任臺省
張寬唐闕史左
盧渥字
對擁旄節
盧虛舟字
疊至詔書
義兄弟小一月侍終日吳志孫權曰
兄弟二人卜宅山有終焉晉觀亘數十里有白鶴
超超谷如天中朱霞數騎
之梁獲宋年之
十人自卿字里
置筍俯重稚其上啣與
楊兄報鴻臨漪列槃盛號三
二弟人子唐事
越俗超虛聯冠積筍南史
兄弟二人卜宅山有終焉晉觀亘數十里有白鶴
超超谷如天中朱霞數騎
之梁獲宋年之
十人自卿字里
置筍俯重稚其上啣與
楊兄報鴻臨漪列槃盛號三
二弟人子唐事
越俗超虛聯冠積筍南史
詞林同實又曰閩粵果論與葉寢等十人與時以爲榮元史鄭介
外弟
胡遇末龍子釋奴世說謝
封
治還臨察御史說書疊至及
設祖筵洛城爲之一空衛人
觀亘數十里有白鶴焉
史臺揖曰某自擁節清都
如此者渥題詩于嘉陵驛云
度使時副鎭西川乃族
昆弟對擁旄節時人榮之
門二龍唐書許元敬隋邳國公世
及楚兄德音齊名世號河東三鳳收爲長雜德
音爲鸞鶴元敬年少爲鵷雛武德中爲文學館學士杜
如晦決號輒門二龍
賢財無異鄉里同稱
貲財無異
後漢書蔡邕與從
庭無異
同居三世不分財將里高其義從容謂
曰吾與汝
計又曰馬援爲新息侯從容謂
吾嬸嫂多大忘曰仕比一
餘徒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
曰王衍居室輔思自全之計
清州曰閩江淮之間清
人
念平生語思自全
兄弟
義兄弟
增從兄弟河東三鳳輯
音爲鸞鶴元敬年少爲鵷雛武德中爲文學館學士杜
如晦決號輒門二龍
賢財無異鄉里同稱
貲財無異
後漢書蔡邕與從
庭無異
同居三世不分財將里高其義從容謂
曰吾與汝
計又曰馬援爲新息侯從容謂
吾嬸嫂多大忘曰仕比一
餘徒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
曰王衍居室輔思自全之計
清州曰閩江淮之間清
人
念平生語思自全
兄弟
義兄弟
增從兄弟河東三鳳輯
外弟
胡遇末龍子釋奴世說謝
封
治還臨察御史說書疊至及
設祖筵洛城爲之一空衛人
觀亘數十里有白鶴焉
史臺揖曰某自擁節清都
如此者渥題詩于嘉陵驛云
度使時副鎭西川乃族
昆弟對擁旄節時人榮之
門二龍唐書許元敬隋邳國公世
及楚兄德音齊名世號河東三鳳收爲長雜德
音爲鸞鶴元敬年少爲鵷雛武德中爲文學館學士杜
如晦決號輒門二龍
賢財無異鄉里同稱
貲財無異
後漢書蔡邕與從
庭無異
同居三世不分財將里高其義從容謂
曰吾與汝
計又曰馬援爲新息侯從容謂
吾嬸嫂多大忘曰仕比一
餘徒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
曰王衍居室輔思自全之計
清州曰閩江淮之間清
人
念平生語思自全
兄弟
義兄弟
增從兄弟河東三鳳輯

公瑾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可兄事之
蜀志關羽張飛爲別部司馬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
若兄弟稠人廣坐侍終日

兄事鄭僑 交權趙禹

史記鄭莊與子產漢書張湯趙禹共定律令湯存深文禹至少府湯爲廷尉禹與湯交權湯兄事禹

兄事袁盎 弟畜灌夫

史記灌夫從兼竝孝景時爲吳相袁盎爲兄事之灌夫亦以盎重己而益橫

兄弟不睦 小忿 私情

左傳晉有人倫盛名私情不協鄰爲鄙功鄙排擯靖不得盡敘也

尋斧 散金

左傳宋昭公子梁孺子以爲比而蠭尋斧焉公室之枝葉也不可翦也葛藟庇其根本故不可翦也通鑑主父偃爲壽故與之曰無復入門

鞠子友生

書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

弟注言爲人兄不令排于之可哀大不如友生

詩棠棣有兄弟和友于弟

詩棠棣有兄弟之家人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志詩靖與從弟劭俱知名劭兄弟相諮免官及後劭爲吳

晉信苦所訴以絕曾曰信曾未史知論名始知約忠誠宋無名續論輕重之以此爲損

兄弟

詩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

奴畜 火攻

左傳宋昭公不禮于羣公羣公殺之

相煽 不協

詩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絕國鬩牆

晉郤缺曰伯宗好以其情人之情幽隱莫不通達主父偃不念鞠子友生

寄牋 前燕

晉慕容皝分馬以給之寇又涉歸公子部落七百戶與長孺子部位而部馬關寇怒遣使請去汝萬里于是乃推回

讓渾 遷西

後八千里寇後海之遠加超當去渾之萬里于是乃推回

相齮 不協

詩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不睦不弟 不友不恭

周禮以八刑糾萬民二曰不睦不弟三曰不友不恭

用刑誅管 克段詩

管叔流言以亂周室周公乃誅管叔而立

揚干亂行晉

詳前

梁布 左傳高宰二子長曰闕相征討

梁綽 戰其僕

左傳高宰二子長曰闕相征討

梁鍔 梁商

漢文陵准南王入朝與帝同車鍔乘驂乘

梁冀 跋扈

漢梁冀跋扈將軍梁商薨冀秉政專權

梁松 梁竦

漢梁松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松與竦書曰一斗粟尚舂雖一尺布尚可縫兄弟二人不相容

梁鴻 避仇

漢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博通經傳而不仕章帝聞其賢徵詩

梁鵠 梁冀

漢梁冀秉政鵠以選入爲侍中

兄弟四

原 禮記子柳之母死顧謂其子碩請以賻布之爲明器子柳曰君子不家于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旁治弟治正也

無相猶矣詩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

續 遠遠憂樂又曰戴逵之善琴也武帝以爲

貴介左傳王子圍寢門而殺其弟也

以勇以諾史記季布以勇諾聞於是

北燭東燭又曰北燭東燭以爲

田園取荒又曰田園將蕪胡不歸

欲就弟名魯恭傳弟小於就

欲辭辭

不受辟後漢書鍾時宇季明以二兄不受辟公府辟

不問有無殷天性

又曰韋玄成兄弘爲丞相以不肯嗣侯數讓多罪爲太常亦免相以弘爲太常玄成爲博士數稱病乞骸骨上賢之以玄成爲淮陽中尉不肯

欲成弟舉又曰許荊兄弟五人皆爲三公

義讓皆晏等以得舉未嘗所以自取大誡今理產所增三倍于前晏推二弟

又曰光武第五倫伯魚每朝同輿而出常有二乎對曰陛下不知其愚臣不知其不肖

欲成弟舉又曰許荊兄弟五人皆爲三公

義讓皆晏等以得舉未嘗所以自取大誡今理產所增三倍于前晏推二弟

一無所留

不過從兄飯

少遭飢亂不被人養

安過人食常不飽

元方難爲弟

季方難爲兄

盡與爲傭錢

得錢皆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

坐贓數億萬

兄才不及弟機得重名然

徐曰阿奴火攻誠出下策

僧彌

孝友任于恤先海弟倫移所得亦委其弟掌之未嘗問有無所云

兄弟五

原 漢拾遺書上留田行白里中有啼兒似類親父子回車問啼兒慷慨不可止

魏曹植贈弟白馬王彪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瞳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修坂造雲日我馬元以黃鳥鳴相

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疎欲還絕無逕攬轡止踟躕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感物傷我懷撫心長歎息丈夫志四海

萬里猶比鄰何必同衾裯然後展殷勤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增 曹子建七步詩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原 晉陸機與弟雲詩曰有命自天崇替靡常王師乘運席卷江湘俯慚堂構仰惟先靈執云忍愧寄之我情昔我斯逝族有餘榮今我來思堂有哀聲我行其道鞠爲茂草我履其房屋存人亡撫膺泣血灑淚彷徨 又詩曰伊我俊弟容爾士龍懷襲瑰瑋播殖清風非德莫勤非道莫弘垂翼東畿耀穎名邦縣縣洪緒非爾孰崇依依同生恩篤情結義存並濟胡樂之悅願爾偕老攜手黃髮 又於承明作與弟士龍詩曰牽世罔時綱駕言遠徂征飲餞豈異族親戚弟與兄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 陸雲荅兄詩曰昔我昆弟如鸞如龍今我友生淵俊隊雄華堂傾櫬廣宅頹墉高門降衡修庭樹蓬 又陸機贈弟雲詩曰行矣怨路長悵焉傷別促指塗悲有餘臨觴歎不足我若西流水子如東峙岳隰悵逝言感徘徊居情育安得攜手俱契闊成騑服 又陸雲荅兄機詩曰悠遠塗何極別促怨會長銜恩戀行邁興言在臨觴南津有絕濟北渚河無梁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衡軌若殊迹秦牛非服箱 宋謝靈運荅謝

惠連詩曰懷人行千里我勞盈十旬別時花灼灼別後葉蓁蓁 謝惠連西陵獻康樂詩曰哲兄感此別相送越垌林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陰棲遲留子言眷眷浮客心迴塘隱楹枻遠望絕形音 謝瞻荅靈運詩曰華萼相光飾嚶鳴悅同響親親子敬余賢賢吾爾賞比景後先暉方年一日長蓁葉愛榮條涸流好河廣 梁簡文帝應令詩曰微軀多幸接夢嘉運紫幄承慈青襟稟訓傍玉流溫依蘭染簟百氏既洽六義乃揣辭河瀉潤高論忘疲睽暮晨宇朱花夜池悠斜八綺燈懸百枝又示晉陵弟詩曰零雨峽路悲送歸臨水節時事雖爲幷離憂等閒別 昭明太子示雲麾弟詩曰白雲飛兮江上阻北流分兮山風舉山萬仞兮多高峯流九派兮饒江渚上岩鬱兮乃過天雲微蒙兮後興雨實覽歷兮此名地故遨遊兮盈勝所商登涉兮一長望理化顧兮忽憶予想玉顏兮在日中徒踟躕兮增延佇 又示徐州弟詩曰宴君晝寢晴眺銅池三墳既覽四始兼摛高宇既清虛堂復靜義府載陳元言斯暹 劉孝綽與慶弟詩曰下邑非上郡徒然想二馮余懽野王德爾昌勝鄉風望望餘途盡懷懷良宴終朝詠一不共夜被何由同 劉孝標冬日家園別陽羨始興詩曰四鳥怨離羣

三荊悅同處如今腰艾綬東南各殊舉且欣棠棣集猶惜光陰遽點更本須裁豪民亦難御願最千金水思聞

五湖磬　唐劉公幹贈從弟詩曰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溺采之薦宗廟可以羞佳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氷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畏凝寒松柏有本性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于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氣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梁世祖贈到溉詩曰覩

表形寡妻屏穢棄棣棠增榮臣尉遲然醜類感誠

源 書吳陸景與兄書曰向訣不知所言追惟銜恨結胸懷懷此戀恨何時可言望路則尚近別已千里其為思結纏在心瞀於是離析路人悲之況處至戚兼之懿好情之感咽何時可勝念兄始出既當勞思寢寒向隆經塗輒軻既宜保德為世作資厚自珍愛　又與兄書曰自尋外役出入三年緣兄之篤睦心待存之實錄兄書積之盈笥不得新命無以自慰時輒溫故以釋其思有信勿忘數字每見手跡如復暫會　又荅從兄安成王書曰奉告清言溢目眷逮周委炎光已盛願此勝宜

仰承發止已次新林引邁務殷無妨怡賞三湘奧區九疑形勝浮洲動浪閒暝鷗之舊說安流洞浦憶采若之遺風昔景伯出蒞高風振古叔英之部清約見稱兄政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夏石奇雲秋江迴月翰飛紙落理豐詞賦賞末興餘時希逮憶睽離方遠川塗修曠炎涼方改願加珍昌緑字可傳白雲終間心惻淚灑投筆無宜

增 陶淵明與儼等書曰汝輩雅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恩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生財無猜歸生伍舉雖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

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上身處卿位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

喪兄弟一

增 詩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禮曰兄弟之喪以親疎為輕重　又曰兄弟之喪喪內除哀隨禮殺也　又曰奔兄弟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　又曰孔子曰兄弟吾哭諸廟

喪兄弟二

增 禮曰公叔木有同母異父兄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制也　又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皐為成宰遂為之衰成人曰蠻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

曰劉紆早失母同產弟平尚幼鞠育與同起臥及成人未嘗相離平卒紆哭泣嘔血而死　世說曰王徽之與獻之俱病術人曰應終而有生人樂代則死者可生徽之曰吾才不如弟請代術人曰凡代死者已年有餘今君與弟算俱盡何可代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

而不調曰子敬人琴俱亡因一慟而絶

喪兄弟三

原 灑血 含癉 陳業事詳兄弟 徐孝苗事詳兄弟 哀痛過期 子孫

侍宴 唐書趙弘智父事兄弘安傳弘智卒哀痛過期 李勣將卒囑弟事見前祖孫類

摺 稱爲義士 哀若大喪 杜林事見前兄弟類 唐書薛謨弟勰以太府主簿

盡哀 晉書周顗被害王敦使人弔顗弟嵩嵩曰亡兄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衒之又問事 周嵩辭弔 庾監

味書 唐書宇文化及欲殺虞世基世南

號泣 抱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骨立

原 如刻之痛 暮之喪如刻言痛也 莽年之服 後漢書馬援兄卒服不離哀

所 馬稜心喪 馬稜字伯威少孤依從兄毅共居隱僻閒產穀牛稜心喪三年

喪兄弟四

喪兄弟五

原 詩宋頗延之除弟服詩曰徂沒離二秋淹泣備三冬 佳辰緬難紀來算忽易窮升沒奄蒸晦灑婦易禮容縞衣變余體長逝歸爾躬

原 賦魏文帝悼天賦曰族弟文仲亡時年十一母氏傷其夭逝追悼無已子以宗族之愛乃作斯賦氣紆結以填胸不知涕之縱橫時徘徊于舊處覩靈衣之在牀感遺物之如故痛爾身之獨亡愁端坐而無聊心感感而不寧步廣廈而踟躕覽萱於中庭悲風蕭其夜起秋

宮陪宴釣臺從幸攀附鱗翼三十餘載茫昧與善一旦長辭劒匿光芒壁碎符采躬搖神筆親動妙思雖每想南皮書憶阮瑀行經北館歎悼子侯不足輩此深仁齊茲舊愛

原 晉梁元帝荅晉安王敘南康簡王薨書曰南康兄器宇沖貴風神英挺魏之中山徒聞退讓晉之扶風雖號師範用今方昔若吞夢雲及尋陽私疾孝感神明殆不勝喪扶而後起猶冀天道可期豈謂福善虛說且分違易久嘉會難逢綢繆宮閫不過紈綺之事雜羣作鎮動迴星紀之曆志異雙鸞之集遽切四鳥之悲松茂柏悅夙昔歡抃芝焚蕙歎今用嗚咽

原 宋陶潛祭從弟文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萬里邈無還期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執云敬遠何時復旋 顏延之祖祭弟文曰闔棺窮野啓瘞中荒靈影夙滅筵寢虛張人往運來自秋徂陽蕃蘭落色宿草滋長孰云不痛辭家去鄉爾之于役爰適茲邑上秋告來方春佇立如何不弔吉違凶集於親恫心如朋浩泣我雖載奔伊何云及永懷在昔追古悼存唯兄及弟瞻母望昆生無榮歡沒望歸魂今龜吉兆祖槻東旋靈輿次路巖舟在川廓然何及痛卒終天

外祖孫一

增 漢書曰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 晉書曰殷顗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警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于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否 陶淵明孟府君傳曰君諱嘉字萬年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謹按採行事撰爲斯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 南史曰劉顯字嗣芳歜族子也父殷字仲翔博識強正名行自居幼爲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賓客後母沒十餘年殷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欷流涕

外祖孫二

六帖曰周翼無託養在郤家

增 誠書 從學 漢書楊惲字子幼始卿外祖大史公記頗寫春秋以材能稱好文 其敘論名顯朝廷人 晉書羊忱字道微泰山南城人也外孫何氏兄弟事母以孝聞忱年八十餘終 下見諸葛武侯誠外孫書 解其忽訟 誠以廣之 如虎

而冠畫龍未成漢紀呂后崩周勃盡誅諸呂而卿
皆曰母家駟鈞惡庆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方以呂氏故幾致亂
諸少子也初爲私書與其外祖劉光據成誠之曰汝自業將無少隱多異以取天下
共語其外祖劉光據成誠之曰汝自業將無少隱多異以取天下
時俗輕外內之勤如汝恩威家子正應將迎
扶恵邪富曰人間宜相紹和諧如慈旨但不幸眼介耳
作凡人畫龍未成是以多許耳
當繼其祖
晉書荀勗字公曾潁陰人魏太傅顗之孫也父俁早卒勗年十餘歲
歲能屬文從外祖魏舒受業舒奇其才謂諸甥曰此兒當及其曾祖
舅外祖韓暠撫其背曰名與位皆踰其曾祖
父此楊氏之慶門
嬉戲扶牀
唐書温造字簡輿上谷人又曰陸渾人少爲外祖張儆所
愛其才問家世及年造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勣臣犬馬之畜三十有六帝奇
之
枕石漱流南史殷均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祖張永攜均入內子姪游處均年數歲永
欲試之以兒欲何戲均曰兒欲枕石漱流永歎曰賴氏興于此子
外祖孫四
唐杜甫詩曰晒爲曾外孫倜儻汗血駒　白居易贈外孫詩曰南山新長鳳雛眉目分明畫不如年少從他愛黎棗長成須讀五車書
諸葛武侯誡外孫曰丈夫之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于美趣何患于不濟若志不強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于俗埶默默束于情永窮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記宋蘇軾記外祖程公遺事曰紹聖二年三月九日某在惠州讀淵明所作外祖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淒然悲之乃記公之遺事以遺程氏亦庶幾淵明之心也　朱熹記外大父遺事曰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貲力好善聞于州郡生業幾有郡之半時稱祝半州有諱景先者字二翁尤長者元祐黃太史嘗贊其畫像外大父其第二子也諱確字永叔特淳厚孝謹窮感陶公作孟府君傳及近世眉山蘇公亦述程公遺事不勝凱風寒泉之思書此以遺康國使藏于家時出而訓習

之以勵其子孫

舅甥一

增 釋名曰舅久也 又曰姊妹之子曰甥 爾雅曰母之弟爲舅母之從父弟爲從舅又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出出配他男而生 左氏注曰姊妹之孫爲從孫甥 蒙苑曰母之兄弟妻之父皆曰舅婦謂夫之父亦曰舅又舅者舊也謂老舅之稱 甥女之子曰甥 詩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禮曰屬從者所從沒也亦服注屬從謂母雖沒亦爲之服 又曰睦于父母之黨可謂孝矣黨親也 儀禮曰舅母之昆弟傳曰何以服緦從服也 言從母服也 又曰甥何以緦報之也 檀弓曰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

舅甥二

增 詩曰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左傳曰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不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將噬臍其及圖之乎十六年楚伐鄧滅之 又曰陳厲公蔡出也注姊妹之子曰出 又曰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注言父多嬖而庶子鮮母氏注不曉 又曰晉侯曰康公我子 又曰晉侯曰康公我舅 又曰姊妹之子曰甥 爾雅曰母之兄弟爲舅母之從父兄弟爲從舅又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出出配他男而生 左氏注曰姊妹之孫爲從孫甥 蒙苑曰母之兄弟妻之父皆曰舅婦謂夫之父亦曰舅又舅者舊也謂老舅之稱 甥女之子曰甥 詩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禮曰屬從者所從沒也亦服注屬從謂母雖沒亦爲之服 又曰睦于父母之黨可謂孝矣黨親也 儀禮曰舅母之昆弟傳曰何以服緦從服也 言從母服也 又曰甥何以緦報之也 檀弓曰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

舅甥三

增 晉書曰范汪少孤年六歲過江依外家庾氏荊州刺史王湛見之曰興范族者必此子也十三喪母居喪盡禮及長好學博識多通善談名理 又曰習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爲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溫後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爲襄陽都督出鑿齒爲滎陽太守 又曰姚興太史令高智遠其甥王豪隨劉藻送玉璽一紐並圖讖秘文于慕容德 南史曰魚弘性豪侈李抗學其爲人抗舅元法聞之杖抗三百 三輔決錄曰吉閎幼有

名九歲明尚書勇何邀死家貧子幼閎自造墳塋瘞葬之　金史曰周昂大定進士其甥王若虛嘗學于昂昂教之曰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內可以鶩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得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

勇甥三

讀史　誦詩　讀書　樂器　物戲

惟書懿由此奇之又取史傳諸甥姪時尚幼而所取各一卷按論等使誦聖所記論略讀具舉懿通其義之　北史楊愔字遵彥津人部

送渭陽　詠渭側

送渭陽　晉書殷浩甥韓伯字康伯少與浩俱有美譽浩素賞愛之浩被廢徙東陽伯送至浙則誅曹頒連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誠論因而泣浩曰以頴止周宣王之志孫盛曰吳志孫策以頴取江東策弱江猾因殷本困說術曰宋有猛士名慕可得三萬兵以佐討橫江以頴之　晉書殷浩揚州刺史宗諡仲堪嘗與桓玄論時事及嘉寧初仲堪曰殷浩不立勳業以取江東策弱江猾因殷本困說術曰宋有猛士名慕可得三萬兵以佐討橫江以頴之　晉書殷浩揚州刺史宗諡仲堪嘗與桓玄論時事及嘉寧初仲堪曰殷浩不立勳業以取江東策弱江猾因殷本困說術曰宋有猛士名慕可得三萬兵以佐討橫江以頴之　晉書殷浩揚州刺史宗諡仲堪嘗與桓玄論時事及嘉寧初仲堪曰殷浩不立勳業以取江東策弱江猾因殷本困說術曰宋有猛士名慕可得三萬兵以佐討橫江以頴之　晉書殷浩揚州刺史宗諡仲堪嘗與桓玄論時事及嘉寧初仲堪曰殷浩不立勳業以取江東策弱江猾因殷本困說術曰宋有猛士名慕可得三萬兵以佐討橫江以頴之　晉書殷浩揚州刺史宗諡仲堪嘗與桓玄論時事及嘉寧初仲堪曰殷浩不立勳業以取江東策弱江猾因殷本困說術曰宋有猛士名慕可得三萬兵以佐討橫江以頴之　晉書殷浩揚州刺史宗諡仲堪嘗與桓玄論時事及嘉寧初仲堪曰殷浩不立勳業以取江東策弱江猾因殷本困說術曰宋有猛士名慕可得三萬兵以佐討橫江以頴之　晉書殷浩揚州刺史宗諡仲堪嘗與桓玄論時事及嘉寧初仲堪曰殷浩不立勳業以取江東策弱江猾因殷本困說術曰宋有猛士名慕可得三萬兵以佐討橫江以頴之　晉書殷浩揚州刺史宗諡仲堪嘗與桓玄論時事及嘉寧初仲堪曰殷浩不立勳業以取江東策弱江猾因殷本困說術曰宋有猛士名慕可得三萬兵以佐

出封謝邑　助討橫江　得備彌甥　自稱皇舅

出封謝邑　晉書殷浩甥韓伯字康伯少與浩俱有美譽浩素賞愛之浩被廢徙東陽伯送至浙則誅曹頒連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誠論因而泣浩曰以頴止周宣王之志孫盛曰吳志孫策以頴取江東策弱江猾因殷本困說術曰宋有猛士名慕可得三萬兵以佐討橫江以頴之　晉書殷浩揚州刺史宗諡仲堪嘗與桓玄論時事及嘉寧初仲堪曰殷浩不立勳業以取江東策弱江猾因殷本困說術曰宋有猛士名慕可得三萬兵以佐

助討橫江　晉書殷浩甥韓伯字康伯少與浩俱有美譽浩素賞愛之浩被廢徙東陽伯送至浙則誅曹頒連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誠論因而泣浩曰以頴止周宣王之志孫盛曰吳志孫策以頴取江東策弱江猾因殷本困說術曰宋有猛士名慕可得三萬兵以佐

得備彌甥　自稱皇舅　晉書殷浩甥韓伯字康伯少與浩俱有美譽浩素賞愛之浩被廢徙東陽伯送至浙則誅曹頒連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誠論因而泣浩曰以頴止周宣王之志孫盛曰吳志孫策以頴取江東策弱江猾因殷本困說術曰宋有猛士名慕可得三萬兵以佐

等于子弟　倚爲腹心　選甥坐貶　抵舅致征

等于子弟　唐書竇抗呼甥不至動之曰王涯輸以其甥皇甫湜言坐貶王師範舅級人其宋新乃抵舅罪母志之師範亦堂下不敢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坐既去始慨然曰俊傑各有所劾

倚爲腹心　唐書竇抗呼甥不至動之曰王涯輸以其甥皇甫湜言坐貶王師範舅級人其宋新乃抵舅罪母志之師範亦堂下不敢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坐既去始慨然曰俊傑各有所劾

選甥坐貶　抵舅致征　唐書竇抗呼甥不至動之曰王涯輸以其甥皇甫湜言坐貶王師範舅級人其宋新乃抵舅罪母志之師範亦堂下不敢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坐既去始慨然曰俊傑各有所劾

環衛推官　詔賜一子五品官　克勤以息幼推與之　北史楊愔字遵彥津人部

環衛推官　唐書竇抗呼甥不至動之曰王涯輸以其甥皇甫湜言坐貶王師範舅級人其宋新乃抵舅罪母志之師範亦堂下不敢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坐既去始慨然曰俊傑各有所劾

詔賜一子五品官　克勤以息幼推與之　北史楊愔字遵彥津人部

甚修甥禮　有似舅形　名起愔子也　旨書紿舅　奴是王子猷　不問也　張子以甥

甚修甥禮　晉書殷浩甥韓伯字康伯少與浩俱有美譽浩素賞愛之浩被廢徙東陽伯送至浙則誅曹頒連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誠論因而泣浩曰以頴止周宣王之志孫盛曰吳志孫策以頴取江東策弱江猾因殷本困說術曰宋有猛士名慕可得三萬兵以佐

有似舅形　晉書殷浩甥韓伯字康伯少與浩俱有美譽浩素賞愛之浩被廢徙東陽伯送至浙則誅曹頒連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誠論因而泣浩曰以頴止周宣王之志孫盛曰吳志孫策以頴取江東策弱江猾因殷本困說術曰宋有猛士名慕可得三萬兵以佐

名起愔子也　晉書殷浩甥韓伯字康伯少與浩俱有美譽浩素賞愛之浩被廢徙東陽伯送至浙則誅曹頒連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誠論因而泣浩曰以頴止周宣王之志孫盛曰吳志孫策以頴取江東策弱江猾因殷本困說術曰宋有猛士名慕可得三萬兵以佐

旨書紿舅　晉書殷浩甥韓伯字康伯少與浩俱有美譽浩素賞愛之浩被廢徙東陽伯送至浙則誅曹頒連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誠論因而泣浩曰以頴止周宣王之志孫盛曰吳志孫策以頴取江東策弱江猾因殷本困說術曰宋有猛士名慕可得三萬兵以佐

奴是王子猷　晉書殷浩甥韓伯字康伯少與浩俱有美譽浩素賞愛之浩被廢徙東陽伯送至浙則誅曹頒連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誠論因而泣浩曰以頴止周宣王之志孫盛曰吳志孫策以頴取江東策弱江猾因殷本困說術曰宋有猛士名慕可得三萬兵以佐

不問也　晉書殷浩甥韓伯字康伯少與浩俱有美譽浩素賞愛之浩被廢徙東陽伯送至浙則誅曹頒連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誠論因而泣浩曰以頴止周宣王之志孫盛曰吳志孫策以頴取江東策弱江猾因殷本困說術曰宋有猛士名慕可得三萬兵以佐

張子以甥　唐書張鎬大將軍南平公延慶之子也父卒鎬年十二母命與其子同名鎮無別也裝守其門閉中單忠以衣覆之鎬及諸甥姪時尚幼而所取各一卷按論等使誦聖所記論略讀具舉懿通其義之　北史楊愔字遵彥津人部

同爲洗馬　薦用龍圖

同爲洗馬　晉書庾亮字元規少有重名風儀秀整成帝幼時亮與何充俱爲太子洗馬充未知名當出吾右充後遂與亮齊名

薦用龍圖　宋書何尚之字子平廬江灊人也少有清操元嘉中徵爲秘書丞尚之雅好文義善隸書太祖使寫古今書及新出文集又使撰次古今文章爲一部號曰文集尚之乃刪集漢魏以來詩賦表讚銘誄之美者凡一百卷又撰晉中興書十卷

稱其器識　著厥聲名　乃爲史記　是以耳聞

稱其器識　晉書庾亮字元規少有重名風儀秀整成帝幼時亮與何充俱爲太子洗馬充未知名當出吾右充後遂與亮齊名

著厥聲名　晉書庾亮字元規少有重名風儀秀整成帝幼時亮與何充俱爲太子洗馬充未知名當出吾右充後遂與亮齊名

乃爲史記　晉書庾亮字元規少有重名風儀秀整成帝幼時亮與何充俱爲太子洗馬充未知名當出吾右充後遂與亮齊名

是以耳聞　晉書庾亮字元規少有重名風儀秀整成帝幼時亮與何充俱爲太子洗馬充未知名當出吾右充後遂與亮齊名

八歲吟詩　五齡受傳　稱其器識　著厥聲名　乃爲史記　是以耳聞

八歲吟詩　南史謝貞王筠之子也貞八歲能屬文筠嘗謂賓客曰此兒五歲受傳讀每讀輒記不復遺忘及長博學多識以孝聞

五齡受傳　南史謝貞王筠之子也貞八歲能屬文筠嘗謂賓客曰此兒五歲受傳讀每讀輒記不復遺忘及長博學多識以孝聞

稱其器識　南史謝貞王筠之子也貞八歲能屬文筠嘗謂賓客曰此兒五歲受傳讀每讀輒記不復遺忘及長博學多識以孝聞

著厥聲名　南史謝貞王筠之子也貞八歲能屬文筠嘗謂賓客曰此兒五歲受傳讀每讀輒記不復遺忘及長博學多識以孝聞

乃爲史記　南史謝貞王筠之子也貞八歲能屬文筠嘗謂賓客曰此兒五歲受傳讀每讀輒記不復遺忘及長博學多識以孝聞

是以耳聞　南史謝貞王筠之子也貞八歲能屬文筠嘗謂賓客曰此兒五歲受傳讀每讀輒記不復遺忘及長博學多識以孝聞

櫨梨橘柚　琳瑯眞珠　頗如風韻　盡得圖書

櫨梨橘柚　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答曰公家阿大中郎將亦佳橘柚各有其美

琳瑯眞珠　晉書王濛子敬弟也濛卒時敬年十四風流已著濛之甥周玄度與濛子書稱其神情秀徹不減濛也

頗如風韻　晉書王濛子敬弟也濛卒時敬年十四風流已著濛之甥周玄度與濛子書稱其神情秀徹不減濛也

盡得圖書　高名梁風韻衆止頗與相類時稱曰無對張融有

准勇甥甥朱承時温韜處發昭陵石孟鐵匣中所得前代醫書及王莫跡甚富後韜殁死其甥鄭元棄盡得其圖書真跡遁南徙居廬山青丘谷中四十餘年入學以甥在宮稱勇

自致公卿恩踰子姪甥讖略倫等王仗乃奉劔之甥武敞隙騎射最在師仏嘗賜珊瑚射給與過之

如睹珠玉助惜實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鬬之甥也每世說石崇與王愷爭豪武帝愷之甥也帝每助愷枝柯不覺而折崇乃以次取如意擊碎之帝甚惜之崇曰外甥舅固不足計耳

劉家月旦阿士文章南史帝王延之與阮韜具延之都韜與劉伯龍安成劉瑀同載入都韜與劉瑀俱詣王弘弘命駕先往韜後至弘謂賓客曰劉家月旦阿士文章今日並集可觀之矣

可語孫吳歎爲曾閔唐書李靖傳靖少自檢飭有思理每與論兵法輒歎曰可與孫吳曾閔比矣

驅使草木又曰南史帝王延之與阮韜具延之都韜與劉伯龍安成劉瑀同載入都韜與劉瑀俱詣王弘弘命駕先往韜後至弘謂賓客曰劉家月旦阿士文章今日並集可觀之矣

詩孫子者非斯人而誰敢每父母呼韜輒應欲令簡先韜不即至勇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陸賈之亞因名之曰簡捐之以經史過目便能誦憶

親乳楊后詩咏周公晉武帝楊后諱艷字季男母仕爲天水趙氏早卒于舅家舅母愛親如己子

原王之元甥詩不顯申伯王之元甥文武是憲

汾王之甥詩韓侯娶汾王之甥

戈逐其甥國語晉公子重耳以戈逐其甥犯曰若吾無濟吾食甥氏之肉

白水之誓左傳宋鄭同心者有如白水乃投其甥也

增衛原霍出漢書霍去病字子孟河東平陽人霍仲孺與衛少兒通生子夫子夫入宮爲夫人去病年十四時父況未抱尸號泣悲哀甥表其墓嘉以嗣父況未抱尸號泣悲哀甥表其墓嘉以嗣父況未抱尸號泣悲哀甥表其墓嘉以嗣

柴荊衰老悲人世驅馳厭甲兵氣春江上別淚血渭陽情舟鷁排風影林鳥反哺聲永嘉多北至勾滿且南征必見公侯復終聞盜賊平郴州頗凉冷橘井尚淒清從役何蠻貊居官志在行　李白別從甥詩曰賢甥即明月聲價動天門能成吾宅相不減魏陽元自顧寡謀略功名安所存與爾俱飄泊此心難具論

原　袁文晉孫楚和氏外孫道生哀文曰嗟爾道生和氏之寶玉顏豐下曜于懷抱暮春而育孟冬而夭二十三旬期于五日方之期頤百分之一命之修短始則有終誰能長久與天無窮發翁近千殤子幼沖俱反無形冥昧之中造化多少豈獨爾躬　又和氏外孫小同哀文曰嗟嗟葬華朝生夕落爾命方之猶為淺薄暫有形質尋反冥漠譬彼蜉蝣不識晦朔死尚未知生亦焉知爾雖旬月我未之視萬物混焉天地一指杪末嬰孩安足稱誄大人達觀同之一揆

叔雖幼獨以廉聞　唐書曰孔若思陳亡客居鄠勵志於學外兄虞世南曰本朝淪覆吾分湮滅有弟若此知不亡矣

內外兄弟三

原　合謀讓封　志曰皇與外兄姜敘合謀攻馬超大敗之以報殺本州刺史太守讐　晉書封舅子蔡襲乞

引　入王鎮奏稱李泌　德宗外兄王鎮父中表兄弟也故引鎮名之鎮意不平後遭殺擯斥　唐書開元中員俶九歲問童子座詞辦如注射帝異之曰是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張說觀文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即賦其事帝大悅賜束帛敕其家喜應聲而對說因賀帝得奇童之養

惡聞箝管　劇話桑麻　南史阮孝緒字士宗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

度其必至頗覆關其箱管求相見云 下見後篇直卿會素兄弟序 藨充侍讀

泣宥侍郎 南史宋武帝謂殷景仁曰我求一人文學行者欲令與晉安游據捨曰殷小若不勝末而堪此選乃以補為侍讀外兄弟也 唐書崔孝昭與王凝列孝昭未仕客見凝凝慢言曰不若從明選舉孝昭母教諄多製曙體至是凝為兵部侍郎孝昭以書謝之曰王氏妹必與子同遂吾甥昭聞之泣且拜曰不敢忽凝大中初先顯而凝將共行孝 內弟之喪 外家之寶 文中子有內弟之喪送父景駿元行冲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嘗載書數車自隨述前世事業復講論如指掌姚使為文投壺行冲異之試與語就行沖曰外家之寶也

原 令鼓琴 晉書阮瞻字千里讀書不甚研習而默識其要善彈琴內兄潘岳每令彈琴輒日達夜無倦色而榮厚 增 吐餐握髮 南史阮孝緒外兄王晏貴顯不與相見曾食膳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握髮及暴誅親戚為之及竟獲免 原 不餒送 晉從姑子之官有勸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資者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貶柳宣 為育其女 唐書柳公綽外兄薛宮卒為育其女嫁之 文選詩序朗陵公何敬祖余之從外兄也敬之謝曰柳為布衣送迎不以酒肉為贈今作郡不以人之道非古人之所安也

內外兄弟五

原 詩齊陸厥奉荅內兄顧希叔詩曰嘉惠承帝子驅稚奉王孫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出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歸來駙桑柘朝夕異涼溫 又曰殂落固云是蔑終如斯杜門清三逕坐檻臨曲池鳧鶴歎儔侶荷芰

始參差雞無田田葉及爾迨漪 又曰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臣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離宮收杞梓華屋富徐陳平旦上林苑日入伊水濱 又曰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絕相如悉溫麗子雲慚筆札駿足思長坂槊車畏危轍媿茲山陽讌空此河陽別 又曰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遊渤海方流滯宜城誰獻謝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 增 唐杜少陵贈表弟詩曰客裏何遷次江邊正寂寥肯來尋一老慈破是今朝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他鄉惟表弟還往莫辭遙 宋蘇東坡送表弟程懿叔赴潛詩曰與子

甥舅氏摧頹各蒼顏並為東諸侯長此佳江山寒松無時花安得插鬢髮惟將老不死一笑榮楛間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螢挂冠未及耄當獲一紀閑子亦拙進取才高命慳嗇如萬斛舟行此九折灣九折新得道一源自塵寰歲晚家鄉路莫遺棒管還 又送表弟程六知楚州詩曰炯炯明珠照雙璧夾道避鳩杖刺史迎門倒皂蓋從人夏葵栗健如黃犍不可恃隙過白駒那暇惜醴泉寺古垂橘柚石頭山高暗松櫟諸孫相違萬里外一笑未解千憂積子方得郡古山陽老手風生謝刀筆我正

舍毫紫微閣病眼昏花困書檄莫教印綬繫餘年去歸
墳墓當有日功成頭白早歸來共藉梨花作寒食　又
上表弟程德孺生日詩曰仗下千官散紫庭時聞小語
說蘇程長身自昔傳甥舅髯疏壽骨遙知是弟兄曾活萬人
寧望報祇求五畝却歸耕四朝遺老凋零盡鶴髮他年
幾個迎

增 序宋黃直卿幹代仲兄作會表兄弟序曰北山黃東
招其內弟鄭子恭而告之曰吾從母昆弟序出也葉
氏兄弟猶吾從母之昆弟也凡三姓四家雖所系不同
自吾外祖父母以來一本而已吾嘗記爲童子日外祖

父母皆無恙歲冬之朝兄弟畢集相與握手終日談諸
笑語市棗栗相啖迨其去則留連不忍舍旦暮又思之
而幸其復來也豈非秉彝良心有不能自已者及其長
也而後牀於習俗迫於利害而不能以相保此有識者
所當慨念也今吾欲與兄弟約以歲正月之十日六月
之二十日會於天寧之浮圖人具肴一柈酒一壺飯一
器春蠶夏蔬不拘其數合而飲食之古人騷賦詩咏與
夫投壺弓矢之具有則攜之以供娛樂相告語以孝弟
忠信相問勞以老少安否家計有無至於農圃桑麻之
業皆可抵掌而劇談也晨而往戴星而歸於是重親戚

厚風俗豈不善歟子恭曰善哉遂述其言以告諸兄弟

姑一

增 釋名曰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己爲久故之人
也　廣雅曰姑謂之威威故也　說文曰威姑也　爾
雅曰父之姊妹爲姑王父之姊妹爲王姑曾祖王父之
姊妹爲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爲高祖王姑父之
從姊妹爲從姑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父之從祖姊
妹爲族祖姑　詩曰問我諸姑　禮曰房中內賓姑姊

妹也　又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
矣哉注降服恩重也　又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
而厚之者所以夫家厚故我薄也

姑二

增 左傳曰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
之曰不吉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
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　震爲雷木爲木爲
離爲震爲妹于火爲姑謂我姊者也　列女傳曰梁宣節姑
者梁之婦人也其室失火兄子與已子三人在內入取
兄子輒得已子及火盛不復得入婦人將赴火人曰本
取兄子卒得已子至於中心亦已焉矣何至赴火婦曰
梁國豈可以戶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見兄國

人哉吾欲復投吾子又失母子之情誓不生遂赴火而死君子曰可謂節姑也 唐書曰武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狄仁傑曰陛下欲三思爲後姑姪與母子孰親每以母子天性爲言后雖忮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又曰文宗惡世流侈因漢陽公主入問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而然對曰妾自貞元間辭宮所服皆當時賜未嘗敢變元和後數出禁藏織麗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內外相矜狃以成風

姑三

手披紗扇 身著麻衣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 姑

貢婚公家有自婚意因下王鎰臺一枚姑大喜婚姻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掩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說温嶠喪婦從姑劉氏憐有一女甚有妾慧姑以屬公王鏡臺是公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也世說王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又居母喪姑及長史亦以屬公長史卒姑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而反曰人種不可失即追集之母也乃與著重服自追之 詩九

紙贈絶十匹

宋書范雲字彥龍六歲就其姑夫表叔學中信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姑手書與雲曰公輔之器宜自愛勗勉以慰老姑雲拜受而後修志介潔人多歸之 晉書柏耽字思整父母早亡事姑爲司空張華所知人門有地色揖告曰願學中信姑曰何前倨而後恭及又命餘爲飯信姑之恩久隸常強見須臾即去 北史崔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其家議下嫁之巨倫曰我未之思也乃罷

但留傳舍 不造門庭

晉柏耽字雅尤脩志介姑爲司空張華所知人門有地色揖告曰願學中信姑曰何前倨而後恭及又命餘爲飯信姑之恩久隸常強見須臾即去 北史崔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其家議下嫁之巨倫曰我未之思也乃罷

戒典機衡

唐書武昌左相任文昌有二思不止於傳舍整飭從者而後參謁無所言號哭而已賜宴而罷 北史崔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其家議下嫁之巨倫曰我未之思也乃罷

歎其義識

北史崔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其家議下嫁之巨倫曰我未之思也乃罷 趙叔庸之妻閻氏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

姑四

散寶堂前 人智識類

名頌素見婦人智識類

周書苟子雲王褒之始夫特善草隸家少以模範俄而名亞子雲亞見

塵務經心

世說王江州渝幼度妹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爲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戒典機衡

唐書武昌左相任文昌有二思

姑五

詩唐杜甫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詩曰我之曾

祖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姊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伯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顏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疑空吁嗟為之久自陳翦髮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洵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乳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座眞氣驚户牖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 宋黃庭堅題徐氏姑壽梅亭詩曰大雛銜枝來作亭小雛銜實來種花兩雛反哺聲喳喳慈烏鬚白爾成家梅染丹青射寒日楳英飛雪點青鬚二雛同味如春酒壽親一笑宜長久金玉滿堂空爾為有親舉酒世上稀生育勑勞安可報折楳傾酒暮逈

增 志唐柳宗元亡姑陳君夫人權厝誌曰陳君謂宗元曰子之姑孝於家移於我之長睦於族施於我之黨是用賓而禮之如益者之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報焉願以為誌

姨一 小姨附

增 爾雅曰母之姊妹為從母 又曰從母之子為從母昆弟其女子為從母姊妹又曰妻之姊妹同出為姨又曰姊妹之夫為私 儀禮子夏傳曰從母丈夫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 正服不過緦

姨二

增 詩曰邢侯之姨 左傳曰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

姨三

增 不事女主 遂號癡姨 伏侯古今注曰婦人顓虐氏堂姨事見前賢用事親細爭附以求利其姨魏官者荀承祖方之未服則曰我夫家貧與之奴婢割曰我家無食汝當與之祖虛車迎之不肯起使人抱上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符氏內外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可就其一姨魏主聞姚氏姨賢命敕之 此君座也 大家難之 宋道寵何充字次仁傳充早為顯官計謀諮導導以慶尾指妹呼充共坐曰此君座也 三輔決錄周季貢班固妹之子也善屬文喪婦作問神其姨曹大家難之 齊侯請嬖室于晉韓宣子使社稷之事未有依懷在衆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命惠莫大焉若惠顧舊姻有晉國賜之內主當惟寡 以姨繼室 指妹議婚 左傳君不能獨任叔向對曰寡君不敢為婚若言禹別之開氏猶有二妹既而劉公薨時娶趙尚書晃之長女早亡而趙夫人復欲妻之使媒妁通意劉曰若云武有之德則庶可從命蓋嫡七姨骨相寒薄遂娶九姨後生七子

凡忱皆至大官七姨後適顯生克不
第落魄窮餓莫年劉氏養之終身 供奉夫人 重

稱女壻楊妃外傳謝阿蠻善彈上擊鼓楊妃琵琶奏秦國夫人端坐視之上
謂曰樂豬今日幸得供奉夫人請一轉頭對曰皆有大
唐天子阿姨無幾明耶乃歌陽丈
忠公與王宣徽洪辰周為薛
長女後辛再娶其妹故丈
公有舊女壻焉新女壻大
姨夫作卜姨夫之號

姨四

壻斷乳懷恩宋劉懷肅傳初肅高祖產而皇妣祖孝貧
懷敬未期乃斷懷敬乳自養肅人漢欲不離高祖從母生劉
人舊恩遠敬累見寵授官至會稽太守 再婚從女文蘇
忠公先娶編貢進士王弗
女其繼室又其從女也

姨五

人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 姨 十一

壻詩唐杜甫寄狄明府詩曰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
年官濟濟大賢之後竟凌遲浩蕩古今同一體比看伯
叔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僚底今者兄弟一百人幾人卓
絕秉周禮在汝更用文章為長兄白着從天啓汝門請
從曾公說太后當朝多巧計狄公執政在末年濁河終
不汙清濟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禁中浚
冊詔房陵前朝長老皆流涕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
儀重昭洗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薺汝曹久
宜裂土食身使門户多雄傑何為飄泊岷漢間千謁王
侯頗歷詆況乃山高水有波秋風滿滿露泥泥虎之飢

下噬巖蛟之橫出清泚早歸來黃土汙人眼易眯

嫂叔一

釋名曰嫂叟也老稱也叟縮也人及物皆小縮於舊
也叔少也幼者稱也叔亦俶也見嫂俶然却步也 禮
記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 又曰嫂不撫叔
叔不撫嫂為喪中 又曰嫂叔不通問 儀禮曰嫂者
尊嚴之稱 爾雅曰女子謂兄之妻為嫂弟之妻為婦
漢書注曰西方謂亡嫂為丘嫂丘空也兄亡獨有嫂
也或云丘大也長嫂之稱史記丘作巨

嫂叔二

禮記曰子思之哭嫂也為位 後漢書曰馬援敬事
寡嫂不冠不入廬 世說曰阮籍嫂常還家籍與之別
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耶 孔帖曰趙弘智奉婢
謹甚 又曰王珪奉寡嫂家事咨而後行 又曰徐彥
伯事寡嫂謹 山堂肆考曰韓愈親兄名介嫂鄭氏愈
生三歲而孤嫂視愈如子所謂鞠於嫂氏是也

嫂叔三

市米 責錢 南史齊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時有
山嗇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數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興於此乃賜米錢
以資乎會稽典錄鄭弘守陽羨縣弘為叔運弘為嫂所責未還嫂詣弘訴弘為叔運錢兄有弟
慙嫂自繫於獄遂遣婢謝錢運弘弘不受也 聽講

讓財 鄒洛鼎峽記盧陵後妻元氏升堂訓子道德後妻元氏升堂訓子道德後妻元氏升堂訓子道德

覺者歟

娣姒一

增 爾雅曰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注云同出謂同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己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又曰長婦謂稚婦爲娣娣婦謂長婦爲姒 爾雅疏曰世人疑娣姒之名皆以兄妻呼弟婦爲娣弟妻呼兄妻爲姒然公羊傳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以姪娣從者何弟也是以其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姒長謂身之年長非夫之年長也左傳穆姜不以聲伯之母爲姒又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爲姒二者皆呼夫弟之妻爲姒豈計夫之長幼乎 禮記內則曰介婦請於冢婦無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娣姒猶兄弟也 李翰楊烈女傳曰婦人女子順和于娣姒則賢矣合辭事類曰娣姒今或曰妯娌

娣姒二

增 左傳曰魯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又曰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按伯石即楊食我夏姬之女所生也

娣姒三

增 時稱鍾郝 姻恥蕭成 世說王司徒渾妻鍾氏宇惠與弟潛妻郝氏皆有德行時稱鍾郝姻親重郝不以貴陵鍾不以賤下鍾法 唐書高宗以太平公主適薛紹武后以薛紹妻諸武氏非貴族欲出之曰我女豈可與妯娌耶舍之 瑞之姪孫國止 復還筦鑰 乃事干戈 唐書李光進弟光顏先娶而母家舊姻乃止光進聘母已亡委以家事及光進聘妻又不肯從之曰娣姒事結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及光進貴納筦鑰于妻見皇后張氏再拜后撝然下之少頃氏出參禮畢后望其去乃興小故乃爾之間以使吾如至此若不幸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感動乃送禮

娣姒四

皆畏侍姑 皇后實氏事見子娣類 書實家國之女年甲稍高結褵下拜鈴閣曰大婦風狂耶新婦參阿伯豈有答禮禹

姊妹一

增 爾雅曰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之夫爲私 類苑曰姊咨也以先生言可咨問也又曰妹女弟也妹者未也女子先生曰姊後生曰妹詩曰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又曰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知哇其笑矣 禮檀弓曰姑姊妹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

姊妹二

詩曰譚公維私　左傳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鄧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鄧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其何補焉遂滅潞鄧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又曰吳伐楚楚昭王取其妹以出涉濉水鍾建負之後復國王將嫁季芈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王遂使妻鍾建以爲樂尹　又曰鄭穆少妃姚子之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注是謂夏姬也　史記曰張敬叔姊善鼓琴高祖召爲宮人從其家就戚里戚里在長安與親戚別居故曰戚里　漢書曰李延年妹絕美延年侍上酒酣歌曰北方有佳人遺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豈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武帝聞之乃召入宮　後漢書曰趙岐取馬融從妹融嘗至其家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岐與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嘗以辭裾蔽其門岐嘗讀周官二義不通不往造之賤融如此　文士傳曰張溫爲孫權所斥其姊妹三人皆有節行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爲之讚頌云　世說曰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耶　郭書曰永興中有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日皆盲坐至孝年二十父亡盲女臨尸一哭眼皆血出小妹俄亦盲以爲孝感所致也　唐書曰張巡有姊嫁陸氏爲巡被害

姊妹三

歸妹　京姊妹書注郗人淵伯喪外妹管於公之女於之外妹以出適伯曾祖以與之內貴於房中內員姑姊妹也　**外妹**　內賓博

賢媛　左傳曰鄭伯姊曾祖同載老姊故訪焉來聘求晉侯以爲不然奪而與之　**龍陵**　賢智　義烈　編原公姊文公門生王成曰君號義子先之成在君矣成乃對使東之

賢婦人　晉余　收孩　楚前女原人仕與衆合乃見疏原女弟年在孩乳棄于巢中後漢書曰趙岐取馬融從妹融嘗至其家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岐與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嘗以辭裾蔽其門岐嘗讀周官二義不通不往造之賤融如此　文士傳曰張溫爲孫權所斥其姊妹三人皆有節行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爲之讚頌云　世說曰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耶　郭書曰永興中有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日皆盲坐至孝年二十父亡盲女臨尸一哭眼皆血出小妹俄亦盲以爲孝感所致也　唐書曰張巡有姊嫁陸氏爲巡被害

增　鼓琴　引杖　史記曰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　漢書曰高祖東擊項羽過梁高祖引杖擊之曰始大人欲烹太公分我一杯羹　上書　輟餐　漢書曹參妻大沒家諸留中乃數杖告參妻當大沒家班超之姊超久在絕域年老思歸

入玉門閉妹乃上書曰妾兄超延命沙漠三十餘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上因徵超還因詔錄庾的為河南尹庾當於公車自陳曰臣有寡妹在家庾已鍛以鉤其姊同官嘉數

能詩臨書 張奎妻王荊公

之妹也能詩書黃山谷有詩之

飢寒慈惠 魏徵

能久事筆硯何不往就李氏彼家饒書自業時隋西李沖當朝亮從兄光往書曰可得學亮曰安能看人眉睫乎

敬觀意豈求名 後漢書宋弘

為太尉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主曰宋公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謂主曰事不諧矣弘退謂人者卿為我主意主乃掩屏風而坐弘復進曰臣聞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知

毒虐卓蔑阿其酷哉怒就貸姊夫知疎婦弟

原 尚右禮孔子曰二三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皆尚左喪不除禮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喜人之諂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弟兄之道之謂人倫

姊妹四

哀號救壻悲愴祭夫

希被誅庾世號庾

不取賢元禮賢于魏收但

齊書鄭元禮崔昂婦元禮弟也魏收昂之妹夫昂持元禮比來詩詠亦不減魏收思道曰未

詩示盧思道曰元禮

常罵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否宣武笑曰壻故自急

知婢子小弟玉臺子當歸宣武女弟也突入哀號曰庾王臺

蓬原玉臺一門悲愴父勉欲爲哀辭兄此文乃閒筆

引鏞東觀漢記秦宓字子勑廣漢人也少學博覽貫穿五經

得臣之妹

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

山陽大守欲嫁寡妹乃引鑷自害

引鏞彭伯平爲

妹不嫁適世說袁道有二妹一適謝仁祖語桓云拔不動有云拔出一適謝云拔出一適謝

後漢書李膺之妻生姑

同年俱有令名膺祖太尉脩吉生四子亮叔淵秀號四龍安

錢五十

一風俗通大原林氏乃引刀割耳以示刀列桓氏乃引刀割耳以示刀列桓氏

引刃

原 引刃桓氏女陳桓林姊夫劉敬仲早亡

陳恒林姊夫劉敬仲早亡

增 鍾氏四龍爲鍾

留錢二百

南史范冉字史雲僕俾送姊夫不德留

不爲贅壻

王敦弘之都元時

王敦弘妻桓元姊喻

晉書桑虞字度祖以米百斛給聚養其姊年十四喪父

之曰臧性非孝子對曰雚葦之間非以腸哀

蔡雚雜米

蔡雚雜米哀

席之而去

增 表家二妹

適謝仁祖語桓云拔不動有云拔出一適謝云拔出一適謝

人配

錢二百文

增 中分祿秩宋書新野庶彥達爲益州刺史攜姊之鎮分祿秩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爲

事姊恭順唐韋頌早孤

悉輸廩祿唐書裴寧養寡姊

甚謹永凍初關中旱悉以廩祿奉姊

姊妹五

原 詩晉左思贈妹九嬪悼離詩曰鬱鬱慆清海濱所經陰精以靈爲祥爲禎載載令妹應期誕生如蘭之秀如芝之榮總角岐嶷髫齔夙成比德古烈異世同聲惟我惟妹實惟同生早喪先妣恩百常情女子有行實遠父兄骨肉之恩固有歸寧何悟離拆隔以天庭自我不見於今二齡穆穆令妹有德有言才麗漢班明朗楚樊默識若記下筆成篇行顯中閨名播外藩何以爲贈勉以列圖何以爲言申以詩書相去在近上下歔欷含辭滿胸鬱煩不舒

增 宋黃魯直寄別陳氏妹曰西風吹天雲頃刻異秦越叔子從天來忽與同姓別餞行在半途一食三四噎遥遥馬嘶斷斷首十心折母氏孝且慈愛養數毛髮諸兒恩至均如指孰可訖汝今始歸人縣縣比瓜瓞中畦不灌溉芳意還銷歇黃鳥止丘隅南山採薇蕨擇婦既甚明寡取乃爲悅我開賢女傳須已爲汝說在宋有伯姬潔身若冰雪下堂失傅母上堂就焚爇吾嘗嘉愿康有婦皆明哲歿

力事耦耕甘貧至同穴彼于視三公其猶吹一吷雍容二南間此婦真豪傑男兒何有哉今壯而善口逢時秉鈞軸邂逅把旄鉞富貴多禍憂朋黨相媒孽等之殼中游巧者未知拙勿以貧賤故事人不盡節母儀尊聖善婦道尚曲折葛生晚蓼蓼綈袍代裘褐女工既有餘枕簟清煩暍誰言淮蔡遠曾不以日月跂予升高丘佇望飛鳥滅善懷詩所歌行人勿惜別皇皇太史筆期汝書英烈　又贈李妹詩曰張侯温如鄒子律能令陰谷自生春有齊先生之季女十年擇對無可人箕帚掃公堂上塵家風孝友自相親

原哀辭晉潘岳陽城劉氏妹哀辭曰鳥鳴於柏烏號於荆徘徊躑躅立聞其聲相彼羽族矧伊人情叩心長叫痛我同生誕育聖王發奇稚齒如彼名駒昂昂千里劉氏懷寶未曜隨和伊予輕弱弗克負荷祿微於朝貯匱於家俾我令妹勤儉倫加珍蓋罕御器服靡華撫膺恨毒逝矣柰何哀哀母氏蒸蒸聖慈震慟擗摽何痛如之魂而有靈豈不慕思嗟哉往矣當復何時

原書晉徐邈妻陳氏與妹書曰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勳德則仁風靡墜其言情訴哀則孝心以敘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修若斯者乎敕誄反覆觸言

流涕感賴交集悲慰並至元方偉方並年少而有盛才文辭富豔冠於此世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略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弘仁義又動則聖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已也恭養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範者也但道長祚短時乏識真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爲喻邪可共詳之　宋鮑照與妹書曰吾自發寒雨而全行日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以今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辰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景望天際之孤雲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陵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澤脈通栖風之鳥水化之蟲以智吞愚因彊捕小號噪驚聒紛物其中西則回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復漫漫安竭左右青蔼表裏紫霄從嶺而西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夕景欲沈曉露將合孤鶴寒歡遊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

女一

【增】宋苑曰女如也從父之教從夫之命故曰如未嫁謂之女已嫁謂之婦　易曰家人利女貞　又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又曰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又曰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又曰漢有遊女不可求思　又曰有齊季女　又曰標有梅其實七今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曲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　內則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又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注唯俞皆應辭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帛　又曰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凡女拜上右手　又婚義曰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又雜記曰女雖未許嫁二十而笄　又曰男女不雜坐　又曰婦人從人者也

幼從父兄　穀梁曰女嫁父母施鞶帶戒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　家語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人子者有惡疾子者有喪父長子者　列女傳曰古者生女三月臥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繼主祭祀也　又曰女子之行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

女二

增 列女傳曰漆室女魯處女也倚柱悲吟而歎鄰人謂曰欲嫁耶何吟之悲也女曰嗟乎吾傷民心悲而歎豈欲嫁哉自傷懷潔而爲鄰人所疑於是窶裳而欲去之入山林之中見貞女之廟有女貞木焉喟然歎息援琴而歌自經而死按女貞木者少陰之精冬不落葉即今之冬青樹也　穀梁曰齊侯送姜氏于謹禮送女父不下堂女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閾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送女踰境非禮也　漢書曰呂悠公善相見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爲執箕帚　晉書曰愍懷太子妃太子之女字惠風太子廢衍請絕婚而歸惠風號泣行路流涕後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下將妻之惠風拔劒拒曰吾太尉之女太子之妃誓不爲逆賊所辱遂遇害　華陽國志曰王廣仕劉　爲西揚州刺史蠻梅芳攻陷揚州廣被殺女年十五芳納之於閤室中擊芳不中芳曰何故反女曰蠻畜我誅父賊父母復以無禮凌人譬不同天母譬不同地汝逆害人父母復以無禮凌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恨不得梟汝首於通衢以塞大恥遂自殺　又曰楊姬生自寒素父坐獄楊渙爲尚書郎告歸姬乃邀道叩渙馬訟父罪言詞慷慨渙泣摧感渙憫之語郡縣令爲出其父因奇其才爲子文方納之　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字叔鸞嫁五女皆布裙無緣

異苑曰楊豐爲虎所噬女香年十四手無寸刃直搤虎頭父遂得免　孔帖曰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爲充華典冊具或言許聘矣魏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婚陛下取之豈爲人父母意

女三　姪女　孝女　賢女　烈女並入

原 設帨　閨琴　禮女子生設帨于門右拔佩巾也　世說蔡琰字文姬邕之女也邕夜彈琴絃斷之曰第二絃又故斷一絃曰偶中耳琰曰第四絃邕曰偶中耳琰曰季札知衛之國師曠吹律議南風不競由此言之何爲不知也　供客　喜書　世說周顗母李氏字絡秀止李氏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淩至與婢于內窺猪羊具餚不聞人聲淩怪使人窺之見一女甚美因求爲妾

父兄不許秀曰門户孱孤何以自立兄曰汝當習女工用筆爲活秀乃九歲喜書用諸兄筆兄曰汝當作女博士邪

歸寧失聘

人謂信然故過時無聘者

佩環琢玉

呂温集顧復之如琢玉保母傳下堂日從傳母退則鳴玉佩環

易蔽之芳蘭之易成

識文續訓

晉書王廣女字文義過目輒誦之如此典吾家者必此女也

憂國患贖父

刑部

君老大子幼鄰婦曰此丈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有客過馬圉中馬走踐子蔡使子兄追之逢水溺死使子終身無兄子被其辱婦人獨安所歸九里漸三百步史記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無男有女五人公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所用其女繇帶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知其廉平今坐法當刑騷入官爲其意乃除肉刑

漢張禹事見君臣門疾類下

列女傳顏氏有三女叔梁父聞大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有客使使子終歲不飽蔡都女奔使子兄追之逢水溺死使子終身無兄子被其辱婦人獨安所歸九里漸三百步史記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無男有女五人公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所用其女繇帶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知其廉平今坐法當刑騷入官爲其意乃除肉刑

漢張禹事見君臣門疾類下

列女傳顏氏有三女叔梁父聞大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有客使使子終歲不飽蔡都女奔使子兄追之逢水溺死使子終身無兄子被其辱婦人獨安所歸九里漸三百步史記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無男有女五人公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所用其女繇帶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知其廉平今坐法當刑騷入官爲其意乃除肉刑

漢張禹事見君臣門疾類下

列女傳顏氏有三女叔梁父聞大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有客使使子終歲不飽蔡都女奔使

魏志甄后年十五能誦詩書兄當習女工用筆爲活后曰但當作女博士邪

尹文子曰黃公有女至美其父常謙曰醜女傳下堂日從傳母退則鳴玉佩環

唐書李晟女嫁崔氏晟貴此女猶在閨中常謂諸子曰崔家婦女治酒食具以供賓客何晟貴已而不得進

治具待賓

負土葬父

唐書李晟女嫁崔氏晟貴此女猶在閨中常謂諸子曰崔家婦女治酒食具以供賓客何晟貴已而不得進

治具待賓

負土葬父

唐書李晟女嫁崔氏晟貴此女猶在閨中常謂諸子曰崔家婦女治酒食具以供賓客何晟貴已而不得進

治具待賓

負土葬父

唐書李晟女嫁崔氏晟貴此女猶在閨中常謂諸子曰崔家婦女治酒食具以供賓客何晟貴已而不得進

賢清絜光可以鑒前王節烈妙絕人工紀聞宣城郡
青陽縣有梅根冶孝女李娥吳大帝時爲鍊官冶以鑄
軍器一夕鍊金爐竭而金不出罪當誅娥年十五痛傷
之因火烈自投爐中于是金益熾口嫺所囑二履洋洋
出于爐身則化矣其金汁塞墟爲下遂成滿渠注二
十里入於江水其所收金凡億萬斤故吳俗每鑄銅鐵
必先爲娥立祠享而祈福 參承太后 薦攝參軍 唐書上召拆公
郭恢領於寧而議者以恢吾位方鎮何所更曰恢有是乃有是信乎帝曰
疑問不可戶曉因引王珪陳虞江王事是日帝命中官
自南內直女還郭旺送失大人黃崇服綾事王蜀相周庠留司
府司户參軍吏胥瑕頗周欲以女妻之崇服又貢詩有
周覽詩諷問乃黃使君之女幼失怙恃與老兒同居元未從人周益仰貞潔旋乞罷歸臨邛縣召見後萬福
碧府若谷爲坦腹頗天逢變作男女議荅曰敢有瞞否帝曰敢官無缺自大
女自參承太后旨獻二女后喜獻公擢曰嫁王珪陳虞江王事是日帝命中官

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綱紀聞宣城郡
後漢書劉平弟仲爲賊所劫母欲取之仲謂賊曰願
歲平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絕而棄其子母欲取之
禮南宮綬之妻之綬之喪大
鄰無鹿鹿鹿鳴大廣總以爲算長
鳥鹿鹿鹿鳴大廣總以爲算長
志夏侯湛字孟才時大鼻
高鼻長尺而總入十注從從謂大
海之畢曰爾無從從爾從從謂大
海兄女 活弟孤
晉書庾袞孤從
兄女曰芳將
嫁常分曰汝將事舅姑使汝溫恭
朝夕白雪紛紛何所似謝安曰撒鹽空中差可擬
道韞叔安當時雅重下
女四 箕箒之訓 柳絮之詩
南史敬玄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不可兩活仲不可絕之
後漢書劉平弟仲爲賊所劫母欲取之
海兄女 活弟孤
晉書庾袞孤從
兄女曰芳將
嫁常分曰汝將事舅姑使汝溫恭
朝夕白雪紛紛何所似謝安曰撒鹽空中差可擬
道韞叔安當時雅重下

汙吾世矣 志在女工 女工謂紡績組紃之事尊敬師傅 后妃在父母之家則志在女
史敦家傭敦奇士也投其所好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
法章貌常竊衣食之因與私焉及將之其臣相聚見
言共立法章爲王王立以太章爲后后生建敦
王 代父從軍 晉女子木蘭者代父征戍十二年而歸不受王爵
吾女中之狀父母不知其爲女也 山名女獄 圖經吳興有
女因山又曰女浣之子
女獄世傳吳時有女子名曰女因山又曰女浣之子
山女獄

幼有志操曾許嫁阮居貞父與居貞同爲孟申春申諸所殺小蛾號服爲男子託備申家軹諸晉大呼捕賊鄉人憐哀乃剖腹爲尼

紫石書文

白樂天女宇金鑾年十歲小家人喋天方買終南紫石欲刊文士傳乃輒以刊女書且盡張伍飾其愛女曰賣爲將士一日之費衆皆笑曰願盡死力不敢言李抱貞告急于朝詔馬燧李晟等討祝大

飾其愛女

唐書田悅攻臨洺月不拔城中食

身陷全親

頡書築壘紹興初有准寇號一案

祝女位高

宋祝生聘納畀先兄妻汪勃仁至相密謀提刑故其婉人謂祝女位最高又祝父之子作曙位至八

拾炭題詩

史元

元城人父死賊相顧駭而去女妻汪勃仁至相密謀提刑故其婉人謂祝女位最高又祝父之子作曙位至八

梁武帝

史至正十五年青田賊寇處州副原之女名彭婆略通經史山谷賊追至持刀欲害副原女前曰此吾父也吾父令父遠去我賊舍父而止女遂與賊物女至桂林橋女拾炭題詩野問乃焉簪焉賊救水而死

相繼全貞

史陸氏二女長曰莫年十九次曰城或陷置汝何所年十七皆未許嫁陳友諒兵至其城陷二女或相繼自縊其婢亦趨死其全貞節

女五

晉左思嬌女詩曰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皙小字爲紈素口齒自清歷發奮揚眉吐辭吐流利清音出口發顧盼自雄姿端莊有淑德

梳臺學鏡類婦迹濕朱衍丹層黃吻澗漫赤嬌語若連鎖忽速乃明慧握筆利形管纂刻未期益執書愛綈素誦習矜所獲其姊字惠芳兩日槃如畫輕粧喜樓邊臨

鏡忘紡績舉髾擬京兆立的成復易玩弄着頰間劇兼機杼役從容好趙舞延袖象飛翻上下紘柱際文史輒卷襞顧盼屏風畫如見已指摘丹青日塵閣明義爲隱顯馳騁驅翔園林果下皆生摘紅葩綴紫蒂萍實驟抵擲貪華風雨中倏忽數百適務躡霜雪戲重綦常累積并心注肴饌端坐理盤觸翰墨戰鬪校相與數離逃動爲矗鉦屈屣履任之適止爲茶菽據吹吁對鼎鑊脂膩漫白袖煙薰染阿錫衣被皆重池難與沈水碧任其孺子意羞受長者責瞥聞當與杖掩淚俱向壁

梁武帝

河中之水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有女名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作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　木蘭詩曰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户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木蘭代爺去秣馬備戎行易却紈羅裳洗却鉛粉粧馳馬赴軍幕慷慨攜干將　李太白詩曰津妾一樽歌脫父於

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　秦韜玉貧女詩曰蓬門未識綺羅香擬託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粧敢將十指誇纖巧不把雙眉鬬畫長每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　李山甫貧女吟曰平生不識繡衣裳閒把金鍼亦自傷鏡裏只應諳素貌人間多是信紅粧當年未嫁還憂老終日求媒只道狂兩意定知無說處暗垂珠淚滴鴛箱

【標】哀辭　魏曹植金瓠哀辭子之首女雖未能言固以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辭曰在襁褓而撫育向孩笑而未言不終年而夭絕何見罰於皇天信吾

罪之所招悲弱子之無譽去父母之懷抱滅微骸於冀土天地長久人生幾時先後無覺從爾有期　又行女哀辭曰行女生於季秋而終於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頻喪伊上靈之降命何短脩之難裁或華髮以終年或懷姓而逢災感前哀之未闋復新殃之重來方朝華而晚敷比晨露而先晞感逝者之不追情忽忽而失度天蓋高而無階懷此恨而誰訴　晉陸機吳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曰冉冉陽不遂其茂曄曄方華凋芳落秀蓮堂涉室琴瑟興想人皆有聲爾獨無響　潘岳金鹿哀辭曰嗟我金鹿天資特挺鬚髮凝膚蛾眉領采情和

泰朗心聰警鳴呼上天胡忍我門良嬪短世令子夭昏既披我緑又翦我根塊如魔木枯茎獨存捐子中野遵我歸路將反如疑回首長顧　又京陵女公子王氏哀辭曰猗歟公子季女惟王生自洪胄稟茲義方盼倩粲麗窈窕淑良如彼春蘭吐葩含芳葩以霜隕芳以歇盡彼蒼者天何寧斯忍曾未弱笄無疾而隕官朝震驚靡人不愍嗟爾母氏劬勞撫鞠恩斯勤斯是長是育帷屏嬪子奄雞顧復哀無廢心涕不輟目于以祖之于掖閨庭于以送之陵岡崔嵬僕馬回眷旗旐旋飛夕陽失映畸鳥忘歸皎皎宵月載盈載微寞寞公子一往不追長夜無旦孤魂易依　又爲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曰茫茫造化爰啓英淑猗猗澤蘭應靈誕育鬢髮蛾眉巧笑美目顏耀蘭苕華茂時菊如金之精如蘭之馥淑質彌暢聰惠日新朝夕顧復夙夜盡勤彼蒼者天哀此矜人胡寧不惠忍予眇身俾爾嬰疹襁仰訴穹旻弱子在懷既生不遂存靡託躬沒無遺類耳存遺響目想餘顏寢席伏枕摧心剖肝相彼鳥矣和鳴嚶嚶矧伊蘭子音影冥冥彷徨丘壟徒倚墳塋

【誠】魏荀爽女誡曰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明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昏定晨

省夜臥早起和顏悅色事如依恃正身潔行稱爲順婦
以崇螽斯百葉之祉婚姻九族云胡不喜聖人制禮以
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
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
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爲災傅母不來遂成
于灰春秋書之以爲高也

原 魏程曉女典篇曰丈夫百行以功補過婦人四教
以備爲成婦德閑則仁義廢矣婦言鄙則辭令慢矣婦
工簡則織紝荒矣是以禮有功宮家之教詩有牖下
嬪藻之莫然後家道諧允儀表則見於內若夫麤色妖
容高才美辭貌足傾城言以亂國此乃蘭形棘心玉曜
凡質在邦必危在家必亡

翁壻一

增 爾雅曰女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兩壻相謂曰亞
又曰同門爲倏壻 又曰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
姑 禮苑曰壻女夫也從胥聞一知十爲士胥者有才
智之稱故謂女之夫爲壻也 禮曰婚禮壻親見於舅
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注舅姑妻父母也以
女授壻而戒之無令違於婦道 又曰壻揖讓而升堂
盖親受之於父母 又曰從服者有從重而輕夫爲妻

翁壻二

史記曰淳于髡齊之贅壻也 晉書曰王濬好儒術數游趙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 後漢書曰
馬融扶風人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
教授隱於南山不應徵聘從其游學通經籍恂遂奇融
才以女妻之 魏崔光傳曰光自從貴達字所申薦曾
啓其女壻彭城劉敬微云敬微爲荆州五隴城主女隨
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
京師肅宗許之時人比之張禹 晉書曰戴淵弟邈華
譚女壻也譚常抑淵而進邈淵每銜之及用事常毀譚
於帝由是官途不至譚恒懷觖望嘗從容言於帝曰臣
已老矣將待死秘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帝不懌久之

加散騎常侍　唐宋遺史曰韋皐字城武京兆人初張延賞選壻無入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選皐曰此人貴無比以女妻之皐性疎曠不拘細行延賞竊悔由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皐因辭東游張氏女罄奩具以治行延賞辜其去以七馱物爲贐皐悉還之惟留奩物及書籍而已後五年皐持節西川代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翃人莫敢言至大同驛人有報曰代相公者韋皐非韓翃苗氏曰必韋郎也延賞曰天下姓名同者甚衆彼孝生必填溝壑豈能乘吾位乎次日果韋皐也延賞慙懼自西門潛遁皐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

日求前輕慢者皆杖殺之　唐書曰楊於陵釋褐爲句容主簿時韓滉性剛嚴少接與及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壻吾閱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竟以女妻之後遷户部尚書　五代史曰周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壻唐德甫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爲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具而遣之　青箱雜記曰畢士安之壻曰皇甫泌少時不羈惟事蒲博時士安作相累諭不悛欲面奏使加貶斥方啓口云臣有女壻皇甫泌適值違庭有報不暇數陳他日又欲面奏值上還內遽引袖起遥語畢曰卿累言壻皇甫泌得非欲轉官耶可與轉一資畢不敢辭唯再拜而退泌即轉殿中丞後累典大郡以尚書右丞致仕年八十五　筆録曰晏元獻判南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權掌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君爲我擇壻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皐張爲善皆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俊晏即取富皐爲壻後改名即鄭公也爲善後亦更名方平　事文類聚曰明道先生程顥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居郡庠中如老成人故户部侍郎彭思永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　又曰宣徽鄭天休選王禹玉爲壻其後爲丞相禹玉選鄭達夫後亦爲樞相

東牀坦腹　晉書曰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王導導令東廂偏banner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子弟咸自矜持唯一人東牀坦腹食胡餅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乃嫁之　魏略大祖以丁儀丁儀令士未見欲妻之問五官將不可及弟儀引嘉其才吉亦當與女兄但盼吾兒誤我五官將即兩目出分家貨予壯則出分家貨予壯則趨走素術宇文泰人家富貴　追還　漢書賈誼曰秦人家富則出贅壯則出贅貧則賣子以身庸也

乘龍　公路爲子求婿於王導導令東廂偏banner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子弟咸自矜持唯一人東牀坦腹食胡餅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乃嫁之　魏略大祖以丁儀丁儀令士未見欲妻之問五官將不可及弟儀引嘉其才吉亦當與女兄但盼吾兒誤我五官將即兩目出分家貨予壯則出分家貨予壯則趨走素術宇文泰人家富貴　追還　漢書賈誼曰秦人家富則出贅壯則出贅貧則賣子以身庸也　怨仇女　晉已在途追還絕婚　乘龍　射雀　詩門生求女

諸生遭亂至山飯牛飯牛君賜也李君之賜皆君之食雖奴不敢乎子自食某安敢不敬乎

奇茂先

漢書張耳賓客之甚美嫁之羊車張華字茂先少孤貧牧羊為業博覽群書鄉人劉放孫惠有才以女妻之後放為中書令游外戚貴門女甚美嫁之羊車張耳賓客之甚美嫁之羊車張華字茂先少孤貧牧羊為業博覽群書鄉人劉放孫惠有才以女妻之後放為中書令游外戚貴門女甚美嫁之羊車張耳賓客之甚美嫁之羊車

捉婦翁

晉書張華字茂先少孤貧牧羊為業博覽群書鄉人劉放孫惠有才以女妻之後放為中書令游外戚貴門女甚美嫁之羊車張耳賓客之甚美嫁之羊車

慶女壻

晉書張華字茂先少孤貧牧羊為業博覽群書鄉人劉放孫惠有才以女妻之後放為中書令游外戚貴門女甚美嫁之羊車張耳賓客之甚美嫁之羊車

知張耳

漢書張耳賓客之甚美嫁之羊車張華字茂先少孤貧牧羊為業博覽群書鄉人劉放孫惠有才以女妻之後放為中書令游外戚貴門女甚美嫁之羊車張耳賓客之甚美嫁之羊車

孝基歸產

魏書邢巒字孝基聚財貨數萬家頗貸鏡數萬家久而未還孝基聚財貨數萬家頗貸鏡數萬家久而未還

常誇珍玩

唐書劉晏好聚奇玩嘗誇珍玩嘗誇珍玩

救乞品題

唐書鄭虔好學善畫工詩名士大夫多稱之嘗自寫其詩及畫以獻玄宗玄宗題其畫曰鄭虔三絕

禮重崔樞

唐書崔樞禮重之過於彥允彥允後受僞官書誅樞為相

受薄彥先

又曰工部侍郎張彥先子也彥先後受僞官書誅樞為相

表遷其柩

李頻亦能詩遷千里

走乞題

唐書鄭虔好學善畫工詩名士大夫多稱之嘗自寫其詩及畫以獻玄宗玄宗題其畫曰鄭虔三絕

不啓書函

唐書竇鞏家藏書數萬卷手自讎校未嘗發人書函

力為營

唐書竇鞏家藏書數萬卷手自讎校未嘗發人書函

不恭妻父

晉書王戎女適裴頠頠貴重當時王戎女適裴頠頠貴重當時

裴頠還鏡

晉書王戎女適裴頠頠貴重當時王戎女適裴頠頠貴重當時

當敬婦翁

晉書王戎女適裴頠頠貴重當時王戎女適裴頠頠貴重當時

不啓書函

唐書竇鞏家藏書數萬卷手自讎校未嘗發人書函

力為營

唐書竇鞏家藏書數萬卷手自讎校未嘗發人書函

書藏經筒

晉書張華字茂先少孤貧牧羊為業博覽群書鄉人劉放孫惠有才以女妻之後放為中書令游外戚貴門女甚美嫁之羊車張耳賓客之甚美嫁之羊車

詩得津梁

又曰宋謝師厚為其女擇對見謝公論詩云自性津梁

富商能識

唐書王武三思專淩一代史姚崇少遊於揚州富商家商識其非常人

處士見奇

唐書王武三思專淩一代史姚崇少遊於揚州富商家商識其非常人

性似婦翁

宋呂著公著性似婦翁

夢為子壻

宋呂著公著夢為子壻

戲乘竹馬

後漢書龐參字叔通年十四縣於潁陽市與語甚悅因時以女妻之

當鴛扇選

後漢書龐參字叔通年十四縣於潁陽市與語甚悅因時以女妻之

書藏經筒

晉書張華字茂先少孤貧牧羊為業博覽群書鄉人劉放孫惠有才以女妻之後放為中書令游外戚貴門女甚美嫁之羊車張耳賓客之甚美嫁之羊車

詩得津梁

又曰宋謝師厚為其女擇對見謝公論詩云自性津梁

富商能識

唐書王武三思專淩一代史姚崇少遊於揚州富商家商識其非常人

處士見奇

唐書王武三思專淩一代史姚崇少遊於揚州富商家商識其非常人

性似婦翁

宋呂著公著性似婦翁

夢為子壻

宋呂著公著夢為子壻

戲乘竹馬

後漢書龐參字叔通年十四縣於潁陽市與語甚悅因時以女妻之

當鴛扇選

後漢書龐參字叔通年十四縣於潁陽市與語甚悅因時以女妻之

文章第一

王逸少嘗謂王文正公曰文章第一名位相當

名位相當

王逸少嘗謂王文正公曰文章第一名位相當

師稱為快

後漢書劉寬字文饒為南陽太守文饒治郡寬仁為政務在清靜不為苛刻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以辱之而已吏人皆恥犯之或有過自縛詣府寬為設酒肉遣歸令悔過輒改其化如此南陽為之語曰寧見乳虎莫逢文饒

歎其佳

後漢書劉寬字文饒為南陽太守文饒治郡寬仁為政務在清靜不為苛刻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以辱之而已吏人皆恥犯之或有過自縛詣府寬為設酒肉遣歸令悔過輒改其化如此南陽為之語曰寧見乳虎莫逢文饒

賣犬遣嫁

後漢書劉寬字文饒為南陽太守文饒治郡寬仁為政務在清靜不為苛刻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以辱之而已吏人皆恥犯之或有過自縛詣府寬為設酒肉遣歸令悔過輒改其化如此南陽為之語曰寧見乳虎莫逢文饒

繫羊

後漢書劉寬字文饒為南陽太守文饒治郡寬仁為政務在清靜不為苛刻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以辱之而已吏人皆恥犯之或有過自縛詣府寬為設酒肉遣歸令悔過輒改其化如此南陽為之語曰寧見乳虎莫逢文饒

至晚盡歡共飲遊暮而歸成問其婦之禮也

翁求名士女識

大魁 羅紹威白水縣人父仲容不娶故相文定公李迪既見之歎曰此兒亦農夫田舍翁之流也後先生居泰山之陽結廬讀書李氏復興族孫明復事左右吾弟之女甚賢可以來賀不娶先生年五十獨居謂其舅曰公卿不下士久矣其弟子進曰公卿欲以石介以子妻公公以石介以子妻公公以石介以子妻公公

南部新書封德彝卽楊素之壻舊傳曰封卽陵居汲陵後果如其言仕爲宰相

唐書陵州刺史王當有女令素天生擇壻曰惟果毅姚崇乃姚崇也時二十三好儀向學以曉簡入仕至宰相貴顯朝廷又曰郭子儀都未知書母勸令讀書折節

士一日秋風四起倚巾翰凡五六年卜任長安君半子文振道大將軍李漢燕公子文益振其道益大爲

翁壻五

朝廷文振道大將軍李漢燕公子文益振其道益大爲

君半子鄧禹錫祭楊乃命長嗣爲

宋陳后山詩曰丈人東南來復向西南去連年萬里別更覺貧賤苦王事有程期親年多喜懼畏與妻子

別已復迫曛暑何者最可憐兒生未知父 蘇東坡和王子立風雨敗書屋有感詩曰婦翁不可過王郎非嬌客十年爲從學苦淡共咀嚥燕雀嗤鴻漸火羊睨麟獲偶逢涇渭分昨夢春冰釋平生五車書纔吐二三策已作謗薰天金珠果可益君窮一窓下風雨更削迹詩工知學進詞苦見意迫俗情傲倩贅婿舍不暖席南治從東來不同彼嘲劇師儒難並世日月過箭疾公今未有田把筆耕六籍

乳母一

禮內則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食母

乳母二

後漢書曰安帝時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嘗共讚太后兄執金吾鄧悝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王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爲侈虐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爲天子王聖及嘗皆見徙

乳母三

乳母 慈母 保姆 生母 養母 附 童中表

宋令取玉環爲之練冠晉書羊祜五歲時令乳母取所乘車中綵畫物玩人以李氏東門青玉環即諸舅人李氏子也何昭伯少時東武乳母常養帝記曰慈母之愛子也何所使教子也何所使教子不若慈母始也論語曰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焉得仁子曰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違之之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淸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乳母

保姆 生母 養母

乳母

保姆 生母 養母

乳母

保姆 生母 養母

耳帝曰吾選端士輔王為善今乃使我遂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汝輩敬之耳杖

率視定封　親為銘誌

韓文乳母李氏家乳其兒兼為韓氏乳母李氏涂州人號正直有老婦雄氏其兒愈生未再週月孤失怙恃李氏憐而乳之及其所乳兒急舉進士第歷佐汴徐州入朝為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聚嫡孫列拜謁於庭其語於人曰某生某年某月日某時某生二男四女時節受賞愈輒率婦孫視保益謹遇老不忍棄去視保視而所保亦不知其為非己出也及長仕或傳其母嫁於四方我孜孜尋訪不獲治平中官至殿中丞分司東都少卿未壽而終葬河南縣北念

增 鳳凰九子談藪宋何承天爲著作郎時新著作名曹九子妨母狗蠭耶

乳母五

增 誌銘宋蘇子瞻乳母銘曰乳母任氏名採蓮眉州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母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於杭密徐湖謫於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於黃之臨皐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於黃之東阜黃岡縣之北銘曰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

增 釋名曰古者稱師曰先生　彙苑曰師法也人之模範所以傳道授業者曰師　周易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禮記曰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又曰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救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原 又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增 又曰君子知至學之難也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擇師不可不愼也　大戴禮曰帝入大學承師問道問無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

原 穀梁魯昭公云就師學以嫁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

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原老子曰善人不善人之師 荀子曰學不可已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氷出於水而寒於水 增呂覽勸學篇曰聖人生於疾學不疾學而能爲聖人者未之嘗有也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名師者不化自單者不聽單師者不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名師之術而以彊教之欲道之行身之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彊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

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 韓詩外傳曰上主以師爲佐 又曰智如泉源行可以爲儀表者人之師也 桓譚新論曰談言三歲學不如三歲擇師 孫卿子曰師術有四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說不陵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夫達師之教也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僻之道塞矣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

增呂氏春秋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譽師贅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舅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吳王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師范蠡此十聖六賢未見不尊師者也 韓詩外傳哀公問於子夏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嗜子期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二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也 新序曰黃帝學於太真堯學於尹壽舜學於務成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鈃時子思武王學於郭叔 莊子天地篇曰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史記曰文王爲西伯嘗熊爲文王師有功於文王早卒及武王滅殷未之封也成王舉勤勞之後封其曾孫熊繹爲楚子 後趙錄曰張踐清河武城人學敏才達雅善清談石勒僞其儀辨拜世子衛軍長史勒世子曰張長史

人之表範汝其師之　宋傳曰宋高祖踐祚名周續之禮賜甚厚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臨幸并見諸生　憲章錄曰明太祖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爲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於是仲質與儒臣定議其儀將釋菜之前上出御幄就位百官各就位執事官跪進爵上獻前神主前再拜百官皆再拜詔從之

師三

叩鐘　鳴鼓　禮記小鳴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焉不善答問者反此　湖錄後漢書董春字紀陽會稽餘姚人學師左慈遠方聞其名往學數百人皆不與語春獨留精舍侍奉數年慈乃授以秘要春遂洞曉百術能令立枯生物又能變化隱形出入無間時人莫測其道後漢書徐穉字孺子豫章高士也家貧常自耕種屢絕糧乏人或以告郡郡以禮聘之穉不得已而應之到門不肯進主人乃爲之下車穉逡巡而退主人追

衣八歲爲舜師 項橐七歲爲孔子師 莊子蒲衣八歲 史記項橐七歲

從學 房杜受書 鬼谷子姓王名詡晉平公時人蘇秦張儀從之學 丸祛篋二章 唐書王通字仲淹北面受學者皆當世傳人如賈嵩賈瓊義受薛收杜淹房喬龐微受書李靖杜如晦温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 史記孔子設教于洙泗 道講河汾 晉書文中子講道河汾著六經 吾之師表 世曰通儒 隋王通字仲淹絳州龍門人 遊旅時年十四叔祥然異之謂曰子吾之師表也 馬融本傳融才高博學爲世通儒 與語終日不能去 謂焉 黃瓊 荀爽

教傳洙泗 學非一師 業傳四達 前漢書夏侯勝始昌授勝始昌以尚書授同郡蕭奮奮以傳兒寬寬以傳孔安國安國以傳其子及倪寬歐陽生 唐李嘉祐送劉判官赴河南幕 中興河南幕府盛 列侯此亦布衣之極于良足矣 太宗 唐書高祖謂太原時也 帝從容謂侍臣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數 子門人三千達者無數 引張後胤爲客以經授秦王 客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胤曰英才蓋代 男之拉侯 翼贊一人 漢書張良曰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 太宗即位賜宴月也帝從容謂侍臣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數 幼得于先聖 天下許亞之 幼得于先聖

講學盈千 執經數百 後漢書馬融傳融才高博學爲世通儒 博上諸生講學 後漢書盧植傳植與鄭玄俱事馬融融門生徒千數 執經數百 後漢書鄭玄傳玄遂杜門不出 玄遂杜門不出 分封萬戶 翼贊一人 漢書張良曰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 太宗即位賜宴月也帝從容謂侍臣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數 幼得于先聖 天下許亞之 幼得于先聖

鼓琴吹笛 秦雅歌詩 後漢書馬融傳融善鼓琴吹笛 後漢書鄭玄傳玄遂杜門不出 帝爲之笑 胡安定在學時每公私試罷乃夜歌詩以自娛 胡安定在學時每公私試罷乃夜歌詩以自娛 北海主客 北海南史何尚之宇彥德元嘉中爲丹陽尹居南郭外盧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盧等皆聚生徒東海徐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不隆尚之亦曰球正始之風不隆尚之其誰隆之 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不隆尚之亦曰球正始之風不隆尚之其誰隆之 南學飛白 書云尚之西河之風南學飛白 北史賈思伯與弟思同歸北海陰嘯業 北史賈思伯與弟思同歸北海陰嘯業 竟無貪溷之風 北史賈思伯與弟思同歸北海陰嘯業 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達千里外 不墜西河 同師

不免竊不識雙鳳脫人衣反思伯之部送 百匹遺源因具車馬迎之 鳳脫人衣

學傳鹿洞 舉所聞行所知 唐李渤與弟涉俱隱廬山養白鹿自娛 南唐建學館以李道爲洞主掌其教授 府唐李渤與弟涉俱隱廬山養白鹿自娛 南唐建學館以李道爲洞主掌其教授 孔帖素嘗彈學博記少依道洲刺史元結讀書自解其義結重之後客荊鄧間起學庵教授 宋書沈麟士隱吳差山中有賢士數十人各營室宇依止其側時人號曰吳差山中有賢士數十人 講經教授從學之士數百人 開門成市 開門教授 成都市 官授太常 征遷卿尹 漢書孔光自以選舉博記少講經教授從學之士數百人 漢書張敞生所與洛陽宋玉劉帶同郡 漢書孔光自以選舉博記少講經教授從學之士數百人 宣帝時爲大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 漢書夏侯勝始昌授勝始昌以尚書授同郡周慶 漢書夏侯勝始昌授勝始昌以尚書授同郡周慶 相元帝即位徵霸以師爵關內侯 漢書顯宗以張酺授皇太子業甚得輔導之體章帝即位出守東郡引薦及門生并

爲師一編修禮 由有子元冥子謂由有子曰吾將使酺 漢書顯宗以張酺授皇太子業甚得輔導之體章帝即位出守東郡引薦及門生并 翻淵史俱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 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 市宅傳經 漢書張霸字伯饒會稽山陰人父子相傳習嚴氏春秋 漢書馬融傳融善鼓琴吹笛 漢書張霸字伯饒會稽山陰人父子相傳習嚴氏春秋 各市宅其房以施學焉 後博簡康成俱事馬融融門人 後博簡康成俱事馬融融門人 後漢書盧植傳植與鄭玄俱事馬融融門人 後漢書鄭玄傳玄遂杜門不出 後漢書盧植傳植與鄭玄俱事馬融融門人 後漢書鄭玄傳玄遂杜門不出

閉門教授 五經講林筆蕭字伯饒會稽山陰人父子相傳習嚴氏春秋 後漢書張霸字伯饒會稽山陰人父子相傳習嚴氏春秋 後漢書盧植傳植與鄭玄俱事馬融融門人 後漢書鄭玄傳玄遂杜門不出

雪涪陰紀善錄朱公掞見明道于汝錫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又胡定夫楊中立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在此予今既貶且休矣及出門門外雪深三尺

下牀

上所原事見後採玉探珠注

覽宇智郭泰貴列傳

下牀拜之曰君非泰友泰純也

監庫

棗車

宋史趙普受業于劉濟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濟之庫吏王衡而清之罷即馬祠從清之游如此肯

安仁歸其後員德秀書之國史曰蓄于師友之際如此肯

棗栗

負國乎後漢書趙偉字棗栗投書二十餘年

棗車

後漢書中社坐授偉字君長馳于廢役

棗栗

後漢書趙盾倉戒曰學不逮萬里獻棗盾倉歸而遠傳學生謁師贊用

棗栗

後漢書中社坐授偉字君長馳于廢役

棗栗

後漢書趙盾倉戒曰學不逮萬里獻棗盾倉歸而遠傳學生謁師贊用

棗車

宋史趙普受業于劉濟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濟之庫吏王衡而清之罷即馬祠從清之游如此肯

安仁歸其後員德秀書之國史曰蓄于師友之際如此肯

棗栗

負國乎後漢書趙偉字君長馳于廢役

棗車

宋史趙普受業于劉濟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濟之庫吏王衡而清之罷即馬祠從清之游如此肯

安仁歸其後員德秀書之國史曰蓄于師友之際如此肯

王安石贈胡安定先生詩云先生講梁次第收拾捆與攘攘摘發先後門人也

忘年北面 漢書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年長頗生從者讀易精敏才過項生謂何門人曰易以東矣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師陳留王孝逸先達之

徼者也然白首乎 教諭款密

宋史呂希哲始與程頤同游學察其學問淵源上見後唐庾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由是知見日益廣大 杖

策騎驢 擔囊負笈 後漢書李固郤之子也少好學改易姓名杖策騎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典爲世大儒

師門淵源

議服 藏衣 晉禮志古無師服之制新禮青裳三月擊鼓周孔廟藏衣冠琴書以從之

孔子衣冠琴書至漢二百餘年不絕 皆經

漢書夏侯勝授太后尚書及卒太后令勝傳其業負笈不可勝數

加麻 家語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 禮記

甲服加麻人部

報恩 夢眞 后素服以祓禊 漢書夏侯勝授太后尚書及卒太后令勝傳其業負笈不可勝數 源死喪

廟門 寢室 禮記師冤諸侯薨擯弓師吾哭諸廟門 營墳負土 服

斬居廬 後漢書袒榮字春卿事郭禹師郭荷卒服斬衰九江朱普卒榮乃衰負土成墳 白帖

居廬 心喪三年 廬墓六載 二年喪畢臨子貢廬墓六年而去 禮記事師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史記孔子喪弟子 增 侯芭起墓 餘慶行喪 後漢書揚雄受太元法言楊雄卒鉅鹿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 唐書王義方死門人員半千何彦先往拉松柏墓側三年乃去半千始名餘慶也 封疏乞留 服縗會 宋史人葉善左氏春秋博士秩滿當去諸生上疏乞留凡十九年卒於官弟子共葬之 江南野史江夢孫以二經教授由四門助教爲博士成都吳越錢俶聞其名遣使厚幣聘之

師資道尊 道德後漢書廉范字叔度京兆人也初梁統以節儉爲名范每非之統子冀性侈范常陳其得失冀深納之 師門人也 受易東歸

視范獨往收斂之顯宗怒范叩頭謝曰臣無狀心謂漢法又朱穆字公叔與同郡趙康叔盛者隱于武當山清淨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殁葬之如弟子服三年鄉黨遠近會葬者數千人穆門生故人門生莫敢收謂漢法事師薛漢後薛公府會等皆已伏誅不賜師資之情因棄官之 杖

軌學銳意同郡趙康叔盛者隱于武當山清淨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殁葬之如師其尊德重道

師四

立廟藏衣 冠琴書 後唐庾傳庾居立廟藏衣冠琴書於田才十餘畝又穿井種竹樹果蔬以供祭祀

學問淵源 上見後唐庾任德翁傳

違經著服 文苑英華申屠蟠後其弟子稱受業於師所居立廟藏衣冠琴書於田才十餘畝又穿井種竹樹果蔬以供祭祀

子于以師禮記問之學人謂越禮 禮記

爲違經越禮 進妄異端 禁錮三年 後漢書李固郤之子也少好學改易姓名杖策騎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典爲世大儒

小女上策稱免廉察彈刺史刑獄不當 遺

考當時所服 立廟藏衣 冠琴書

師其尊德重道

能自得師 尚書能自得師者王 函丈

禮記凡講說之席函丈注曰講說之間一丈之地

指畫以足 不足師 禮記問之學人師不足以爲人師

五服弗親 親師 禮記安其師而親其師

得不親師人部

三日師以賢得民 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以賢得民

論衡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門人疑之門人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復而已耳丘將以爲師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而而往耳丘將以爲師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而而往耳丘將以爲師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而而往

生徒 潘岳閑居賦曰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庠序東序 遣吏送

延國胄左納良造初生徒斋烹儒術 拘曲士

歸晉王承傳承爲東海太守有化行政修之本 非政化之本

其故答云從師不覺日暮 隔幔講禮

遣使送歸家 周官禮注未有師韋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就宋立講室生徒一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焉

自非此母無可授後生於是就宋氏業馬 古之曹鄭

道自居 唐書王珪兼魏王泰師道自居 見師先拜

順宗重師傅 穆楚廢弛

見師先拜 唐本紀

士 唐書陽城出爲道州刺史柳宗元遺何蕃等書曰俞

士編之門不拘病夫踰墨之側不拘曲木師儒之側不

師

原詩魏應璩百一詩曰子弟可不慎慎在選師友師友

必良德中才可進誘

原賦晉潘岳閑居賦曰教無常師道在則是故賢士投

紱明王懷聖訓若風行應如草靡 漢班固西都賦曰

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

增書晉大傳司馬越與阮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傅

明始可以加師訓之責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

教也然學之所入者淺體之所安者深諷誦遺言不如

親承風旨小兒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

時以閑暇周旋誨接 唐杜之松答王績書官守有限

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極誠恐緻煌孝廉守琴書

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鐘鼓而空還道既知尊榮何足恃

豈不能正平公之坐敬養亥唐屈文侯之膝恭師子夏

原序後漢蔡邕郭有道碑序曰先生誕因天衷聰睿明

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

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遊集帝學收文武之

將墜拯微言之未絕於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

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

問卜晉侯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襟詢謀達識

增 箴晉傅元太子少傅箴曰金木無常方圓應形亦有隱括習其性成　唐柳宗元師友箴曰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師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舍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懼不吾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為偶道之不在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交友一

增 繹名曰友有也相保有也　說文曰友愛也同志為友　鄭元注曰同師曰朋同志曰友　周易曰西南得朋　又曰同人于門无咎　又曰勿疑朋盍簪　又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又曰出門交有功　原 又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增 詩曰卬須我友　原 又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增 又曰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禮記曰儐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游稱其信也　又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原 又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又曰論學取友　又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又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甘以壞　又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大戴禮曰與君子游茲乎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　增 公羊曰同門曰朋　周禮曰司諫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　原 孝經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家語曰夫

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　莊子曰凡交近則必相磨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　增 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　劉歆新義曰夫交接者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名由之成事由之立又曰才非交不用名非交不發義非交不立　楊子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原 要覽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譙子曰夫交之道猶素之白也染之以朱則赤染之以藍則青

又曰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固於膠漆堅於金石　阮孚
攷論曰夫交游者儔黨結於家威權傾其國或以利厚
而結或以名高相求同則譽廣異則毀深朝有兩端之
議家有不協之論至令父子不同好兄弟異交游破和
睦之道長爭訟之源　文選曰塵附泰山霧集河海言
小之依大也　仲長子昌言曰幽言則攻已之短會同
則述人之長負我者我加厚焉未有與人交若此而見
憎者也　文中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
窮則散

交友二

增 魯連子曰舜耕於歷山而交益陶於河濱而交禹
家語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
疏附耶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耶自吾得
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耶自吾得由也惡言不
入於耳是非禦侮耶　風土記曰越俗性率朴初與人
交有禮封土壇祭以犬雞祝曰卿乘車我戴笠後日相
逢下車揖我步行卿乘馬後日相逢卿當下　說苑曰
魏文侯謂田子方曰自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
吾是以知友士之功焉　後漢書曰第五倫始以營長
詣京尹鮮于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
令臨去握臂訣曰恨相知晚　原 又曰李慶字德公所
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
名而不相能慶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正　增 又
曰王允字子師同郡郭林宗一見奇之曰王生一日千
里王佐才也遂定交　又曰馬寔字伯騫交結英雄負
笈荷擔不遠萬里山陽王暢未仕時寔慕高名往存之
暢執其手揖引與入談畢請入見母飲寔定交而別寔
臨退報暢手書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盛明之
世免磚瓦之姿託爲丈夫當建名後載不可爲空生徒
死之物穢天壤之間　原 江夏傳曰吳有程普者頗以

年長數凌侮周瑜瑜折節容下終不之校普後自敬服
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增 晉書曰
東甌沃壤名士多樂居之太傅謝安未仕時亦居之與
王羲之孫綽李充許詢道林皆文義冠世共相友昵
談數曰太原孫伯翳家貧常映雪讀書放情物外棲志
丘壑與王令君亮范將軍雲爲莫逆之交王范既相二
朝欲以吏職相處伯翳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正可怡
神養性琴酒寄情安能栖栖役曳若此嵇康所不堪余
亦未能也　南齊書曰劉悛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
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顧悛曰此況

卿也今日與卿盡布衣之交悛起拜謝　梁典曰劉訏字彥度與陳留阮孝緒同申金蘭之契築室鍾阜之傍共聽內義鑽尋奧典　又曰韋夏宇弘遠志尚曳簡澹於榮利周弘正造夏談謔盡日恨相遇之晚也後請夏至賓館夏未赴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眞車詎肯來其爲當時所欽重如此　唐書曰武德中薛元敬爲秘書郎太宗召爲天策府參軍兼直記室薛收與元敬俱爲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之狎如薛嘗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又曰于休烈河南人貞觀中任左僕射爲十八學士心性貞慤機鑒敏悟自幼好學善屬文與會稽齊融延陵包融爲文詞之友齊名一時　又曰楊慮字虛受爲左散騎少負氣節與母弟凝凌相愛皆有重交游與穆質許孟容李廓王仲舒爲友故世稱楊

許李之友

交友三

彈冠　結綬　漢書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合同　漢書薛宣與朱博爲友著聞當代長安號曰二宋　四子講德論朱結綬言相薦達也

解帶　披襟　上見周祇執友篇

王智深宋紀孔淳之隱於二山嘗遇桑門釋法崇于山陰披襟領契自以爲得意之交　兩龔　二漢書兩龔皆楚人勝字君倩二人相友善仲名遂時號爲楚兩龔三輔決錄薛包字元孺舍

公子無忌從此二人游　讓友　定交　晉王寧王導特重之寧王導王丞相導也　韓詩外傳宋玉因其友事襄王襄王待玉無異乃讓玉曰子無忠信之行而有處人之心何也玉曰夫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蘭槐之根是爲芷漸於鮑魚之肆與之俱臭其質非不美所漸者然也　新唐書張九齡與張說友善說貶岳州九齡送之嶺上說作詩別九齡曰送遠傷離別臨岐重惜分相看兩不厭只是對斜曛九齡和曰江上數峰青江邊一客行相看兩不厭只是有離情說又曰嶺上多分路江邊獨問津相思若流水會合有知音　晉書陶侃少與鄱陽范逵善逵往投侃侃甚貧逵還鄱陽詣張夏夏不禮之逵嘆曰張公雅量非常人也陶公風流名士也吾薦之必爲國器張公雖有此言終不相知陶公必相與久語爲我謝之張公聞之大慚後侃果爲廣州刺史張夏爲尚書令侃遊其門多見拒逵後至侃以人事白之侃大喜即命駕往迎逵不肯入侃乃投刺於門曰故人豫章范逵逵聞之驚喜倒屣而出　後漢書范式張劭千里相期發跡而言復難爲負約式果如期而至劭母曰巨卿信士何以相知對曰式與劭交友之死之日責式以不及葬式聞之即至墓門後進拔而友之　晉書郗超卓犖有曠世之度交游寒門後進拔而友之死之日責賻百萬　後漢書范式張劭千里相期發跡而言復難爲負約式果如期而至劭母曰巨卿信士何以相知對曰式與劭交友之死之日責賻百萬　後漢書陳重雷義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重乃與同郡雷義相交義遂佯狂逃避鄉里爲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後義舉茂才重讓於義刺史不聽義乃與重俱去郡界乃還有處士毛公識於博徒薛公識於賣漿家皆親結爲友

贈言爲謀　史記孔子去周

原尹　袁宏山濤別傳曰陳留阮籍謀圖毓陳留阮籍與相遇便爲神交　世說曰山濤初不識一與相遇精神貫表風味轉暢謂人曰吾支道林裴逸之後也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遁頓發言莫逆

班荀李東　漢書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有高行知人之鑒與同郡荀爽友善爽年十二隨父詣淑淑見而奇之曰此子當有高名然吾不及見矣乃與爽父謝曰賢子有偉才願以小女爲子婦　後漢書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性簡亮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　後漢書范式張劭千里相期發跡而言復難爲負約式果如期而至劭母曰巨卿信士何以相知對曰式與劭交友之死之日責賻百萬　後漢書陳重雷義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重乃與同郡雷義相交義遂佯狂逃避鄉里爲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後義舉茂才重讓於義刺史不聽義乃與重俱去郡界乃還有處士毛公識於博徒薛公識於賣漿家皆親結爲友

荊爲泰　左傳伍參與聲子相善後參適楚而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參以其族之貴而善於楚政也聲子曰子之族於楚國爲大夫其可以不復乎　後漢書范式張劭千里相期發跡而言復難爲負約式果如期而至劭母曰巨卿信士何以相知對曰式與劭交友之死之日責賻百萬　後漢書陳重雷義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重乃與同郡雷義相交義遂佯狂逃避鄉里爲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後義舉茂才重讓於義刺史不聽義乃與重俱去郡界乃還有處士毛公識於博徒薛公識於賣漿家皆親結爲友

班荀　後漢書范式張劭千里相期發跡而言復難爲負約式果如期而至劭母曰巨卿信士何以相知對曰式與劭交友之死之日責賻百萬　後漢書陳重雷義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重乃與同郡雷義相交義遂佯狂逃避鄉里爲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後義舉茂才重讓於義刺史不聽義乃與重俱去郡界乃還有處士毛公識於博徒薛公識於賣漿家皆親結爲友

指囷　莊子子桑之門則閭若歌若笑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子貸與曰子與裹飯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閭若歌若笑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子貸與曰子與裹飯往食之至此者弗可得也吾思夫使我以散財賑窮結之交　兩龔　二漢書兩龔皆楚人勝字君倩二人相友善三輔決錄薛包字元孺舍

披襟　上見周祇

解帶　晉書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合同　漢書薛宣與朱博爲友著聞當代長安號曰二宋　四子講德論朱結綬言相薦達也　王智深宋紀孔淳之隱於二山嘗遇桑門釋法崇于山陰披襟領契自以爲得意之交　兩龔　二漢書兩龔皆楚人勝字君倩二人相友善三輔決錄薛包字元孺舍

定交　韓詩外傳宋玉因其友事襄王襄王待玉無異乃讓玉曰子無忠信之行而有處人之心何也玉曰夫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蘭槐之根是爲芷漸於鮑魚之肆與之俱臭其質非不美所漸者然也　新唐書張九齡與張說友善說貶岳州九齡送之嶺上說作詩別九齡曰送遠傷離別臨岐重惜分相看兩不厭只是對斜曛九齡和曰江上數峰青江邊一客行相看兩不厭只是有離情說又曰嶺上多分路江邊獨問津相思若流水會合有知音　晉書陶侃少與鄱陽范逵善逵往投侃侃甚貧逵還鄱陽詣張夏夏不禮之逵嘆曰張公雅量非常人也陶公風流名士也吾薦之必爲國器張公雖有此言終不相知陶公必相與久語爲我謝之張公聞之大慚後侃果爲廣州刺史張夏爲尚書令侃遊其門多見拒逵後至侃以人事白之侃大喜即命駕往迎逵不肯入侃乃投刺於門曰故人豫章范逵逵聞之驚喜倒屣而出

贈言爲謀　史記孔子去周

原尹　袁宏山濤別傳曰陳留阮籍謀圖毓陳留阮籍與相遇便爲神交　世說曰山濤初不識一與相遇精神貫表風味轉暢謂人曰吾支道林裴逸之後也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遁頓發言莫逆

班荀李東　漢書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有高行知人之鑒與同郡荀爽友善爽年十二隨父詣淑淑見而奇之曰此子當有高名然吾不及見矣乃與爽父謝曰賢子有偉才願以小女爲子婦　後漢書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性簡亮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

荊爲泰　左傳伍參與聲子相善後參適楚而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參以其族之貴而善於楚政也聲子曰子之族於楚國爲大夫其可以不復乎

陳雷　毛薛　後漢書陳重雷義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重乃與同郡雷義相交義遂佯狂逃避鄉里爲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後義舉茂才重讓於義刺史不聽義乃與重俱去郡界乃還有處士毛公識於博徒薛公識於賣漿家皆親結爲友

贈言爲謀　史記孔子去周

原尹　袁宏山濤別傳曰陳留阮籍謀圖毓陳留阮籍與相遇便爲神交　世說曰山濤初不識一與相遇精神貫表風味轉暢謂人曰吾支道林裴逸之後也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遁頓發言莫逆

班荀李東　漢書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有高行知人之鑒與同郡荀爽友善爽年十二隨父詣淑淑見而奇之曰此子當有高名然吾不及見矣乃與爽父謝曰賢子有偉才願以小女爲子婦　後漢書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性簡亮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　後漢書范式張劭千里相期發跡而言復難爲負約式果如期而至劭母曰巨卿信士何以相知對曰式與劭交友之死之日責賻百萬　後漢書陳重雷義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重乃與同郡雷義相交義遂佯狂逃避鄉里爲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後義舉茂才重讓於義刺史不聽義乃與重俱去郡界乃還有處士毛公識於博徒薛公識於賣漿家皆親結爲友

荊爲泰　左傳伍參與聲子相善後參適楚而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參以其族之貴而善於楚政也聲子曰子之族於楚國爲大夫其可以不復乎　後漢書范式張劭千里相期發跡而言復難爲負約式果如期而至劭母曰巨卿信士何以相知對曰式與劭交友之死之日責賻百萬　後漢書陳重雷義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重乃與同郡雷義相交義遂佯狂逃避鄉里爲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後義舉茂才重讓於義刺史不聽義乃與重俱去郡界乃還有處士毛公識於博徒薛公識於賣漿家皆親結爲友

指囷　莊子子桑之門則閭若歌若笑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子貸與曰子與裹飯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閭若歌若笑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子貸與曰子與裹飯往食之至此者弗可得也吾思夫使我以散財賑窮結之交　兩龔　二漢書兩龔皆楚人勝字君倩二人相友善三輔決錄薛包字元孺舍

青雲白水　梁宋陶

陶　晉書陶侃少與鄱陽范逵善逵往投侃侃甚貧逵還鄱陽詣張夏夏不禮之逵嘆曰張公雅量非常人也陶公風流名士也吾薦之必爲國器張公雖有此言終不相知陶公必相與久語爲我謝之張公聞之大慚後侃果爲廣州刺史張夏爲尚書令侃遊其門多見拒逵後至侃以人事白之侃大喜即命駕往迎逵不肯入侃乃投刺於門曰故人豫章范逵逵聞之驚喜倒屣而出

飯　後漢書范式張劭千里相期發跡而言復難爲負約式果如期而至劭母曰巨卿信士何以相知對曰式與劭交友之死之日責賻百萬　後漢書陳重雷義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重乃與同郡雷義相交義遂佯狂逃避鄉里爲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後義舉茂才重讓於義刺史不聽義乃與重俱去郡界乃還有處士毛公識於博徒薛公識於賣漿家皆親結爲友

指囷　莊子子桑之門則閭若歌若笑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子貸與曰子與裹飯往食之至此者弗可得也吾思夫使我以散財賑窮結之交　兩龔　二漢書兩龔皆楚人勝字君倩二人相友善三輔決錄薛包字元孺舍

揭札之分　寄梅　標竹　魏書陸凱仕孫為正平太守與范曄自江南寄梅一枝并詩云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下見周興
有聊贈一枝春　陶侃至洛陽時郎中令楊晫同車見中書郎雖榮甚盛侃晫與少年寒素晫甚敬侃同里也世說陸機赴假還洛晫與侃別侃曰大人不以外
事經懷慎勿為俗物所點汚晫還顧之曰當以此報之　把臂　忘形　世說東漢朱暉張堪同縣張
堪少孤暉常與分財產堪每有好施輒增與暉暉亦以此報之堪卒妻子貧困暉迎其妻子還共居如兄弟　同車　投劒　晉書陸雲與兄機俱入洛
機雅為清論所宗雲每稱機才如海雲才如山嘗謂機曰卿在外人多謂卿勝我在內人皆謂我勝卿未知孰是機曰此非子所及雲曰夫以明珠之於尺璧
隨侯之於夜光和氏之於結綠雖稱寶物各有所施若以尺璧還隨侯夜光還和氏結綠於卿意安取　友號四夔　交稱三隱　後漢書馬援見公孫述以為
天水有三奇謂援及隗囂王元也援又見囂囂以為當世有四夔謂己及蔡充荀叔高也援曰今天下擾攘豪桀並爭公孫好虛譽而實不足與也囂
好儒學而暗於大體王元好兵而無謀蔡充荀叔高但習雕蟲小技耳皆不足四夔之數也　友號四夔　交稱三隱　後漢書馬援見公孫述以為
天水有三奇謂援及隗囂王元也援又見囂囂以為當世有四夔謂己及蔡充荀叔高也援曰今天下擾攘豪桀並爭公孫好虛譽而實不足與也囂
好儒學而暗於大體王元好兵而無謀蔡充荀叔高但習雕蟲小技耳皆不足四夔之數也　自是南金　晉書薛兼與同郡紀瞻同志友善初入洛司
空張華見而歎息曰南金也為白瞻瞻亦以此報之兼卒瞻為制服三月　豈因白璧　晉書薛兼與同郡紀瞻同志友善初入洛司

衆皆驚服由是聽名位至司徒

魯國孔融年十餘歲憲下車執融手載以歸舍與之談宴結爲兄弟

舍救相過　種瓜自給

東觀漢記閔仲叔與舍救飲水食菜相友善俱以種瓜自給

沉醉川傍　交讓讀書

後漢書范冉字史雲陳留外黃人也與同郡王奇友善冉每過奇飲酒無多少期於沉醉奇有二妹冉娉其長妹冉曰吾貧賤所以不娶富貴者恐不能相下今子有二妹願以小者相配奇從之

交呂攀柔　宗陳友范

後漢書范冉字史雲陳留外黃人也與同郡王奇友善冉每過奇飲酒無多少期於沉醉奇有二妹冉娉其長妹冉曰吾貧賤所以不娶富貴者恐不能相下今子有二妹願以小者相配奇從之

傾心定交

南史初齊高帝爲舍人孔珪珍爲直閤相遇甚善高帝輔政以子晃代珪爲閤珪珍懷珍不受代高帝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捉搦投弘之在疑今日寧當有異

遺書贈友

後漢書肅宗始修古禮迎待方岳崔駰上書報答駰曰知崔駰子對曰中實慙曰公愛駰固而忽言駰固而見笑謂駰曰子實

班固數爲臣言之然未見帝公之好龍也可試見駰駰侯見駰入

吾受詔交公何得薄我哉駰侯遂揖入

祖思友善祖思出爲青冀二州善明書報之及聞祖

思死痛哭

得病卒

易衣之稱　彈冠之友

後漢書肅宗始修古禮迎待方岳崔駰上書報答駰曰知崔駰子對曰中實慙曰公愛駰固而忽言駰固而見笑謂駰曰子實少好學志識開朗

初仕洛陽家貧與安弊孫世出以此見稱會稽典錄虞翻字仲翔餘姚人與鄰縣

爲彈冠之交

傾心定交

南史初齊高帝爲舍人孔珪珍爲直閤相遇甚善高帝輔政以子晃代珪爲閤珪珍懷珍不受代高帝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捉搦投弘之在疑今日寧當有異

遺書贈友

後漢書肅宗始修古禮迎待方岳崔駰上書報答駰曰知崔駰子對曰中實慙曰公愛駰固而忽言駰固而見笑謂駰曰子實

班固數爲臣言之然未見帝公之好龍也可試見駰駰侯見駰入

吾受詔交公何得薄我哉駰侯遂揖入

祖思友善祖思出爲青冀二州善明書報之及聞祖

思死痛哭

得病卒

易衣之稱　彈冠之友

後漢書肅宗始修古禮迎待方岳崔駰上書報答駰曰知崔駰子對曰中實慙曰公愛駰固而忽言駰固而見笑謂駰曰子實少好學志識開朗

初仕洛陽家貧與安弊孫世出以此見稱會稽典錄虞翻字仲翔餘姚人與鄰縣

爲彈冠之交

增推長違短　家語孔子謂子貢曰商之行也無蓋門人曰商也甚惡于財吾聞與人

文推其長者違其短故能久也

承顏接辭　漢書暴勝之爲直指使者風俗頗改勝之承順接辭

後漢書循吏傳序曰光武中興海內新闢

硯席之交　漢官帝少時與人共讀書硯席上有刻畫

不疑服于門上謁曰竊伏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

百世之師　居不重席

後漢書逸民傳序曰自堯舜以來洪崖許由巢父接輿之倫蓋百世之師矣

同時現席　彭祖

後漢書逸民傳序曰自堯舜以來洪崖許由巢父接輿之倫蓋百世之師矣

結韋爲質　後漢書胡曼字倫吾丘壽王善格五以交

後漢書逸民傳序曰自堯舜以來洪崖許由巢父接輿之倫蓋百世之師矣

名定交杵　三國志諸葛武侯曰

後漢書逸民傳序曰自堯舜以來洪崖許由巢父接輿之倫蓋百世之師矣

慶閭得失　三國志諸葛武侯曰

後漢書逸民傳序曰自堯舜以來洪崖許由巢父接輿之倫蓋百世之師矣

世稱四

增推長違短　家語孔子謂子貢曰商之行也無蓋門人曰商也甚惡于財吾聞與人

文推其長者違其短故能久也

承顏接辭　漢書暴勝之爲直指使者風俗頗改勝之承順接辭

後漢書循吏傳序曰光武中興海內新闢

硯席之交　漢官帝少時與人共讀書硯席上有刻畫

不疑服于門上謁曰竊伏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

百世之師　居不重席

後漢書逸民傳序曰自堯舜以來洪崖許由巢父接輿之倫蓋百世之師矣

同時現席　彭祖

後漢書逸民傳序曰自堯舜以來洪崖許由巢父接輿之倫蓋百世之師矣

結韋爲質　後漢書胡曼字倫吾丘壽王善格五以交

後漢書逸民傳序曰自堯舜以來洪崖許由巢父接輿之倫蓋百世之師矣

名定交杵　三國志諸葛武侯曰

後漢書逸民傳序曰自堯舜以來洪崖許由巢父接輿之倫蓋百世之師矣

慶閭得失　三國志諸葛武侯曰

後漢書逸民傳序曰自堯舜以來洪崖許由巢父接輿之倫蓋百世之師矣

世稱四

有詞藻該博學亦善屬文總角友善始以學業相期

利獲二雋晉華譚與弟雲造張吳之門吳人未與交友晉中興書陸機吳人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名重其素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雋

交府士滿王澄王衍之子與尼交爭飲酒醉尼時給府役輒之飲而去不見護軍讓而追之

勝我自知世說王濛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嘗稱濛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

擬之八雋晉中興書陳留阮放字宏伯高平郗鑒為方伯太山胡毋輔之東平畢卓為酒徒遂入少府與尼交爭飲酒醉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免其為兵而曼為酒徒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嘗稱濛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擬之八雋

異代相交史南齊書張融字思光吳郡人也弱冠舉秀才南郊范陽祖緯貴國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友

咏雲輯

存問往來北齊書秦脩璟任清華郎著之日直趙彥深為水部郎中同在一省

結為交會隋書劉炫孝孫荊州人祖楨周石臺太守孝和

季孟之間北史盧愷仁有智略情存閭巷往來李寄之情好相得會遇邪王衍朗知而不顧寄之特立鍾會遇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

幅巾以待三國春秋姚信與陸遜書兒孫州判史謝尚于壽陽幅巾以待之一面如舊相識

耐久之朋晉郭璞贈溫嶠詩曰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苔同岑言以忘得交以淡成同聲伊和惟戚與生爾神余契我懷子情攜手一豁安知塵冥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望忽超遠何由見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以間之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窻時安得同攜手酌酒賦新詩梁陸倕贈京邑僚友詩曰余本水鄉士閉門江海陽時逢道

放逸之友唐書韋夏卿字敬遠志尚冥簡雅好名義盧藏用詩人處世南蔡君和登臨結為交友

對牀風雨韋應物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

交友五

增詩漢蘇子卿與李少卿詩曰骨肉緣枝葉結交亦有因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昔者長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思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李少卿與蘇子卿詩曰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原古善哉行　魏曹植曰月逝參橫北斗闌干親友在門忘寢與餐

世泰蹇足出高衢江中寒事早夜露傷秋草心屬姑蘇臺目送邯鄲道追惟疇昔時朝府多歡暇薄暮埃塵靜飛蓋相追迥李郭或同舟潘夏時方駕娛歡追美景敷文永清夜促膝豈異人戚戚皆姻婭　梁蕭鈞晚景遊林遊

原賦梁丘遲思賢賦曰夫子長之託意甘執鞭於異世在慈明之慕義聊暫馭而追悅況至德之可師無嫌褻人部

以共敝有樂安之任子偉羣才而稱傑備百行之高致該九流之洪藝諒可雜而非染迹每同而常別牆易入而難窺關無鍵而有閉思若神而泉湧翰如雲而積秩沉潛於懷抱之間蕭散於天人之際日下愧其未雙關西慙於上哲紛吾既有此固陋荷君子之渥惠塵非附而分深葉未移而好結尋宿草之宴處歷三紀於茲日性有同於杞梓心獲變於丹漆文何麗而不辯理何疑而匪質問不休而鐘扣答無窮而座謐

增晉蜀諸葛亮與張裔書曰吾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以相明猶不相謝也□

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遣游辯之士爲鄉導之使輕裝啓行經營舊壤今泗上歸業稷下還風君欲誰讓耶聊送寸心敬申貺贈　陳徐陵與王吳郡僧智書曰昔林宗道主時人多慕德之窀無忌雄豪天下盡希風之客況復王家況默謝氏混元名貴公門譽華鄉子而秦峰阻夐浙水悠長詎訴無因但用窮結比青蕘已戒白露方滂體中何如願席康勝竊承君侯被以光輝屢有吹噓之言頻蒙薦延之澤故得周行紫閣升降丹墀點汙清朝豈不荒愧雖復華陰砥柱帶地窮深嵩高維岳極天爲重未可以方斯盛典譬此洪恩年迫桑榆豈期酬報攻以川波非遠對奉無因夜夢子長之遊朝覽希道之疏浮雲西北徒懷魏帝之文行雨東南思假飛山之便窮誠既結荒略逾深方事都寒願加珍納謹扶力白書迷之不次　唐劉蛻答知己書曰蛻嘗感近世知己叛離交道沈廢不忍終日疚之於心思出其門閭上謁於公卿水行吳楚之域陸走商周之甸旁聽天下歲晚而歸卒無所遇是十六國之故墟四瀆之隅落未足爲大也卒不能副蛻也區區之望況有一言解相印一見爵上卿者乎斯不無人晚乃遇之不自紹介之口不因媒屬之勢纓綏車帷下入蓬蒿一言而勝附不離有

憂其始終出處之事者蛻前日夾來人爲知已交道之心一旦得遇昆弟親戚之愛又自思之夫人之身宜何如以報謝將報謝復與執事何所補哉然而有意益厚違命固難者則不敢書且試託之於韓繁秀才風雪滿硯不獲多書

增序宋范文正王元之畫像序曰王文正公居宰輔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左右天子却戎兵安社稷天下謂之大忠樞密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一代偉人王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友道可知矣

增文□周昭新撰曰交之爲道起自羲王造化之初君臣始立而有人倫上下之序象天地交泰以左右於民也唐虞三代莫不因之故交全情親則國安治強交敗情乖則國危治弱立交者欲其親也是故百姓不親禹作司徒疎者能睦廉頗相如忍忿以從厚陳平周勃感陸生而相親所以安趙於強敵定漢於幾殆此交接之大義帝王之極務聞之於易曰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也

增論後漢蔡邕正交論曰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王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　唐李華正交論曰夫三尊閟師訓之喪朋友無寢門之哭學府無哀朋之制禮亡浸遠言者爲非人從以倫俗用不篤樊在不專經學淪於苟免者也師之儒宗則道不尊道不尊則門人不親友非學者則義不固義不固則交道不重選不由鄉則情不繫府情不繫府則舉薦寡恩三者化人之大端而情禮盡曠徼幸道長而純懿道消於是大雅之友掃除無妄之交風動利格則不悔機罔名眩則甘心鼎鑊傾之以勢則不畏於天地餌之以權則忍絕於親愛故詩有谷風之刺禮有朋之禁以此防人猶或踰之嗟夫奇巧豹情者明哲所惡鋒芒逆物者道家不取受施忘惠者仁義之蠹跡均心異者蠻貊之俗面附背攜者人道所棄遠賢奔利者商販之行俞可強否者僕妾恒性愛子遺親者犬豕之心苟能久要之約必存平生之言可復如樓護終身與呂公同食張喬養楊恭母如親則家室有歸人誰虞死也

原讚晉夏侯湛管仲像讚曰堂管生志存興仁仁道在己唯惠無身包辱遠害思濟桑倫心寄鮑子動成生民　又鮑叔像讚曰鮑子惜惜式昭德音綢繆敬仲二

人同心厥芳猶蘭其堅如金遥遥景迹君子攸欽

【類】晉宋周祇執友箴曰四輔揚輝伐木幽林撫喬鶯飛爰遠姬衰俗遂凋成交緣利眠朋因僞情谷風興哀繁霜夏零道之未盡弘爲由人自室有回過門則親徽言綿邈清談輟響金雖能照塵積鬱朗西河感離口悟投杖慷慷文侯友賢好學英英燕昭禮郭致樂推誠感寒功標松竹落落僑札遼遼莊惠解帶一遇道映萬世人亦有言貴則易交利重太山道輕鴻毛久而致敬見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柏冬青

【增】晉唐李白望筵詩曰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貧賤結交心不疑惟有嚴陵與光武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漢文一斗粟不與淮南舂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輕言托朋友對面九疑峯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已久死何人繼其蹤

【唐】碑後漢蔡邕貞定直父碑曰其接友也審辨眞僞明於知人度始終而後交情不疎而貌親　晉孫楚牽招碑曰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爲刎頸之交俄而委質於太祖備遂鼎足於蜀漢所交非常爲時所忌每自酌損在乎季孟之間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二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三　人部十二　父友　慶難友　擇交　恩友　過友人　紀交

父友一

【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　又曰父之齒隨行　又曰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矣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避粱肉若有酒醴則辭注變顏色則不可　又曰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

父友二

【增】高士傳曰班嗣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　魏書曰陳羣字長文通達有識度其所交皆父黨魯國孔融與羣父紀交又與羣交

【晉】書曰鄭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少孤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爲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袤父泰友善撫養袤如已子　南史曰劉孝綽年十四父繪掌制誥常使代筆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焉

父友三

【增】候問　交游　合辟事類陳蕃少時閉居一室庭宇蕪穢薛勤來候之謂曰隱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　北齊書崔昂字雲駒洛陽人父子璋魏中書監昂嘗謂子璋云吾以卿老蚌出明珠　交游　途遇練裙　坐被

道服南史梁任昉字彥升于四人東里西華南容北叟皆無術業兄弟疎離不能自振冬日西華著葛披縞生平舊交莫肯相顧唯昉遣劉孝標送故作計乃作廣絕交論刺其舊交開兄縗韓魏公為留守北京李柬之以國子博士為副頗慢公不為敬公必以父死失敬至此眾不悅將庭詬之公至北京柬之候見坐次久之公著道服出語見客而父之吾客也

不為梁松禮願與阿戎譚漢書馬援據梁松侯人何為不禮援子孫曰松尊貴夫人何為不禮不為梁松禮願與阿戎譚漢書馬援據梁松侯人何為不禮援子孫曰松尊貴夫人何為不禮不為梁松禮願與阿戎譚漢書馬援據梁松侯人何為不禮援子孫曰松尊貴夫人何為不禮

世交參朝之友崔孔之交左傳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奢與聲子相善漢書孔僖字仲和魯人祖父建少好詩尚書論武以杜甫世舊待崔甫崔甫亦以通家之好送崔尉文子尉復以父友為建親

世舊之情通家之好

增泣撫其子春秋外傳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君後世交參朝之友崔孔之交左傳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奢與聲子相善漢書孔僖字仲和魯人祖父建少好詩尚書論武以杜甫世舊待崔甫崔甫亦以通家之好送崔尉文子尉復以父友為建親

收養其兒漢書陳寔祐年二十而孤事母至孝又曰寔六歲喪父哀毀如成人年十五為縣小吏嘗詣事畢白母欲還定省母以其幼稚不聽寔因跪請曰竊聞之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慈愛之深豈有極哉願盡養以報萬一母哀而聽之

不奉遺教晉卿為卿不奉遺教著非所敢承晉書向秀字子期為友所薦舉公卿師魯像突之如子弟亦早死

嫁其二女晉志吳亡孫皓以其二女嫁其二女

育兼成杜方在襁褓韓魏公至長孫公闕於朝命之官公判北京為為屬敬育之如子弟所為或

父友五

增詩唐劉禹錫送同年子張盥詩曰爾生始懸弧我作座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詞天麒麟今成一丈夫坎坷愁風塵長裾來謁我自號廬山人道舊與撫孤惆然傷我神依依見眉睫默默含悲辛永懷同年友追想出谷辰三十二君子齊飛凌煙是曲江一會時後會已淪淪況今三十歲閱世難重陳盛時一已過來者日日新不如舊

搖落樹重有明年春火後見琮璜霜餘識松筠書機乃獨秀武抱一絕倫爾今持我詩西見二重臣成賢必念舊保節在安貧清時為丞郎氣力俾陶鈞乞取升斗水因之雲漢津

父友一

增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禮記曰儒有爵位相先患難相死久相待遠相致其任舉有如此者家語曰行脩而名不章友之罪也文選曰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

父友二

增史記曰管仲因於堂阜鮑叔薦於桓公漢書曰魏其侯灌夫二人以友善相引重通鑑曰劉先主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先主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晉書曰桓

溫與庾冀友善相期以寧濟之事冀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勿以常人遇之

薦友三

蕭朱 王貢上薦自朱博事俱見交友類下王

感思訪舊 宋劉鈞與李常友善登運使楊佐的薦常改官常過潤先見其風度佐曰不見其人久矣後並薦之此所謂我未識子觀其所友者也薦之除國子監丞旅寓京師翰林侍講處集見其詩文歎曰此非今人所及也集賢校理其集為世所傳

支歎口此 晉支遁與王羲之善羲之去會稽遁書與之曰不圖今日復聞謦欬之音也

助教歷官 唐李渤為國子監丞旅寓京師翰林侍講處集見其詩文者矣薦之除國子助教歷官

心忉忉　又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思友二

增 世說曰謝安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應爾　語林曰嵇康素與呂安友每一相思輒千里會命駕　本事詩曰元相公稹爲御史鞫獄梓潼時白樂天尚書在京與名輩游慈恩寺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筭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至襄城亦寄夢游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又向慈恩院裏游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若合符契白有感夢記備記其事

思友三

原 傳雲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陶潛詩序　傳雲思友人也　杜甫夢李白詩序　未見君子憂心悄悄　詩　憂心如惔　詩　思悠悠　詩　悠悠我思　增 夢尋高惠

思繫許詢　韓非子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爲友每相思於夢中往尋行至半道即止

石路知回此者三　尹曰清風朔月令人輒思　白雲蘇武嘗寄陵詩黃鵠還兮歸故鄉天路悠悠雲在天　世說劉

歌成黃鵠　晉書曹植詩曰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回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雁飛南游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千里顧徘徊　謝朓詩　龍門不見夫德薄永思亦何已　李陵贈蘇武詩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

深　三載千秋　幾年一會面今日一別他　陸雨驚風　暮雲送歸君詩幾年一會面今日一別他　悲歌少壯樂相得歲寒心

春樹　謝朓詩脫蹤邀若璧雨翻似秋蒂　春天樹　江東暫贈石崇詩翁如會忽若驚風散　杜甫春日憶李白詩渭北

思友四

原 見容輝古詩見容輝夢想　萬餘里各在一天涯道里阻且長會面安可期　古詩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期　金甌落井　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莫落井無消息　李白詩金瓶落井無消息令人行歎復坐思　增 天各一涯　古詩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期　金甌落井　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莫落井無消息　李白詩金瓶落井無消息令人行歎復坐思

倚閭詩一移斗柄別星橋　十日不見　杜甫倚閭望不見一鄰里間十日　聚散十春　杜甫鳳翔別崔潘侯贈元協律新寤寐夢想三年　韓愈贈元協律新寤寐想風采於今已三年

思友五

原 詩漢梁鴻思友詩曰鳥嚶嚶今友之期念高子今僕懷思想念恢今爰集茲　魏曹植詩曰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回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雁飛南游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原 晉曹攄思友人詩曰密雲翳陽景森森滄海庭除嚴霜凋翠草寒風振纖枯藻漾天氣清落落井草疎感時歌蟋蟀思賢訣白駒情隨元陰帶心與回飈俱思心何所懷懷我歐陽子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自我別旬朔微言絕於耳寒棠不足難清揚未可俟延首出階檐佇立增想似　陶淵

明停雲詩曰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
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攬首延佇　又曰停雲
譚譚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閒飲東
窗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又曰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
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
平生　又曰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閒止好聲相和
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梁王僧孺
春日寄鄉友詩曰旅心已多恨春至尚離羣翠枝結斜
影綠水散圓文戲魚雨相顧游鳥半藏雲何時不惆悵
是日最思君　宋謝朓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定佳
期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窗時安得同攜手酌酒賦新詩
　唐羅鄴寄友詩曰秋庭悵望別君初折柳分襟十載
餘相見或因中夜夢寄來多是隔年書攜尊座外花空
老垂釣江頭柳漸疎裁得詩憑千里雁今年寧不憶吾
廬

增書唐白樂天與元微之書曰四月十一日夜樂天白
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況以膠漆之心置於吳越
之地進不能相合退不能相忘牽聿陽各欲白首微
之微之如何如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
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病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
且云危慨之際不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
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代書悲哉微之于我也
其若是乎又觀所寄聞僕左降詩曰殘燈無焰影幢幢
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窗
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計
足下久不能得僕書必加憂望至今故錄三韻以先奉報
其餘事況條寫如後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
堂中山窗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
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巖猿谷鳥哀鳴
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陳念此際暫生餘習所
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
夜封書在何處廬山庵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
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心君知之乎居易頓
首

過友人一

增毛詩曰惠然肯來　又曰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莊
子曰夫逃虛空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況乎昆弟親
戚之謦欬其側乎　足人行聲小聲大聲曰謦欬

過友人二

增淮南衡王傳曰子高乃幸左顧存恤　左顧猶訪恤顧
古之長者居右

少者居左長者居右
少者故曰左顧　又曰漢薛宣爲丞相朱雲往見之宣謂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　潛確類書曰郭林宗見友人范達至夜冒雨剪韭作湯餅令洛人皆效之　魏志曰山陽王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貌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當盡予之　明語林曰何文肅喬新景泰進士知溫州夜乘小艇訪處微君原璩坐久索飲村居無所覓何曰雖酸醅亦可乃出新醞一瓶共酌劇談竟夕而別時稱何處醋交　又曰劉尚書麟每退食如坐禪室楊閣老石齋過之見雙藤倚户飄香載道歎曰此與東牟劉榮祖何異晚歲欲樓居力不能營文待詔爲繪神樓居圖遺之騷人墨客爭爲題咏

過友人三

增 劉永乘舟　豫章設榻世說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傍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便乘小舟而往經宿方至既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曰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戴　晉書陳遵初爲青州太守後漢書陳蕃至雅善接待能致爲特留一榻去則懸之　易衣改席　白飯青芻　南史羊欣傳謝易衣改席欣然供設　謝安與支遁書曰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相對高談賞接其辭氣則有願文之感感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

韓愈答張籍書曰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得遂所圖豈惟吾子之不棄抑僕之所遇

有時焉耳

患難友一

增 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

禮記曰父母在不許友以死　又曰患難相死　周禮注曰任信于友道恤憂患也　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患則死之　諸葛武侯曰歷險夷而益固

患難友二

增 孔叢子曰邴成子自魯聘晉過於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飲畢而送以辭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辭也送我以辭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隕宅而居之　晉書曰元帝時應詹爲建武將軍家富於財時京兆韋泓喪亂之後又遭饑疫客游洛陽素聞詹名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兄弟爲之婚娶置宅與居又薦於帝以至顯官詹卒泓制朋友之服追趙武嬰杵之義祭詹終身　類書纂要曰錢應高溧陽人景定中寇陷建康時故人趙淮宿其家爲寇執應高聞淮死追之不及乃哀號投荊溪而死　又曰陳大年字彥求貢辟雍同舍生陳仲防患疫人皆避大年曰疾病相棄豈友誼耶爲召醫伸防癒曰彥永真生死交情也

患難友三

增 左杜　殷顗　綱鑑　周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伯之九復而不許曰汝殺君以謀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忽曰君道友逆則順友以從君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則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正君之則死士不二杜伯之義無貳心也　舊唐書趙憬性孝弟敦重交友雖經艱危不改其操少時與殷寅中語曰顗殷柳芳陸據蕭昕李郢趙敬友道也　看疾　求醫　世說荀巨伯遠看友人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身代賊攻郡至巨伯曰友人命在旦夕請以我代賊至巨伯曰

鄧禹并州法舊與同僚嚴崇賀友善崇賀嘗使絕域導老且病仁傑請代之有詔免行 蘇文定集宋黨籍傳

元修四川眉州人舉進士二蘇在朝未嘗一見及謫嶺海谷往訪之又欲往海南訪賦至新州寫所撰墓誌銘唐韓昌黎柳子厚墓誌銘曰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死生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鬚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

患難友四

擇交一

易曰君子定其交而後求 文中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多怨

擇交二

嵇康高士傳曰井丹字大春狹道人博學未嘗書刺候謁人梁松請友丹不肯見後遂隱遯 荀氏家傳曰荀綽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者皆一時俊傑綽卒

至葬夕赴者千餘人皆同年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

魏志曰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就刺史溫恢求交吳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多取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雄士往者將軍稱之不輟口今以睚眦之恨反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 唐書曰陸龜蒙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

擇交三

閉門 異席 續漢書趙典閉門却埽非德不交 六帖楊仁辟司徒桓虞府掾朱章貪奢不

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

【原】郭詹仇覽中與同郡符融比宇常自不與融言融奇之曰交結之道何固覽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選使人游談其中平融李膺之徒皆以學義相磨礪吉林宗因與融書稱之又曰陳仲弓郭林宗為群龍矣猶時見其頭角而不全其尾鱗

【增】不交名士　辭友貴人

喬宗春秋王儉獨立不羣自天子待中虎賁侍中貂蟬滿座而儉客不滿三

【原】簡質純彝野人也性純彝事見父友敬而不許交而不拒

【原】嚴遵却友　傅嘏辭交

世說何晏鄧颺夏侯玄初並求傅嘏與交嘏志趣不同絕而不答

【原】薄司空　零陵先賢傳曰張遵忘憲孔明謂已曰飛書與劉巴巴不與語飛書與巴巴不足下足下飛書雖武人愛樂君平為從事卒不能屈王

【原】耻交兵子意　恥交長者

高士傳嚴遵字君平蜀人也揚雄少從之游數稱其德李温為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為從事矣卒不能屈王

【原】惟友名流　庸招合者不與

漢書侯霸欲友王丹丹下車拜丹下車拜丹小子丹曰大人訪願交聽柔何拜小子丹曰未之許後謝霸子曰君房肯是言

【增】服其裁量　多長者之許不造也時人服其裁量世說許子將書到頭川荀仲豫俱至許獨不往或問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豫性峻峻則少通故

【原】必交長者　又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有名者游

陽秋謝奉字元彥巳而人間孫性清謹不交於裕李膺之何固覽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選使人游談其中平融李膺之徒皆以學義相磨礪吉林宗因與融書稱之又曰陳仲弓郭林宗為群龍矣猶時見其頭角而不全其尾鱗

【增】交皆名士　唐書鄭綱善屬文所交皆名士

【原】輕裘衣裾　世說輕裘衣裾緩而元長及祖

非名士風

【增】清身潔已

游皆豪俊

【增】交名士　名士夙儒

晉陽秋謝奉字元彥巳而人間孫性清謹不交於裕李膺之何固覽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選使人游談其中平融李膺之徒皆以學義相磨礪吉林宗因與融書稱之又曰陳仲弓郭林宗為群龍矣猶時見其頭角而不全其尾鱗

【增】交名士　名士夙儒

不造也時人服其裁量

【增】詩　唐孟郊審交詩曰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濃寒且繁小人權花心朝在夕不存莫躡冬冰堅中有潛浪翻惟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

【原】絕交一

【原】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　詩注曰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增】樂毅報燕王書曰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始者善終者不必善始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而吳王殺之夫差不悟後子胥之教卒為天下笑此二人者先不慮後故也

【原】殺曰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

【原】絕交二

【增】史記曰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石父請絕晏子　慢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

然吾聞君子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紲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悟而贖我是知已也知已而無禮固不如縲紲之中

原 漢書曰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向者相慕之誠後相背之戾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增 東觀漢記曰王良字仲子東海人少清高爲司徒司直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疾

原 世紀曰王恭王都二人素相友善恭父曰恐非子之友後遂不終

絕交三

原 喪朋 賣友 易東北喪朋史記鄧寄與呂祿善大臣欲誅諸呂祿爲將軍軍于北軍周勃等令劫寄父商使寄給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從好流言 莫菩建曰吾與孔僖曾祖父子建與崔篆交篆勸仕王莽建曰吾有布衣之戀子有棄冕之志各從所好 禮記久不相見聞流言而不信

朱穆論 稽康書 漢書穆字公叔疾時交游不篤輕爲康絕故作絕交論晉書山濤與嵇康二公舉趣康自代康聞與書絕之不甚忻之稱王莽慕與交子不相

割席 署門 上詳交友類下詳交友類

增 徙居合浦 託契嫩煌 通鑑母代陸爲

都尉李嗣與嫩煌太守李暠結刎頸之交常以宗族託暠曰我身猶子身猶子也及後暠反爲嗣所攜暠恨之

絕交四

原 如遺詩秦子 思怨 又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增 棄子 友不以是

又相謗也 傳樂毅與燕惠王猜弱少相謗也

富貴易 漢書 富貴易交亦

人情耳前交後絕新序吳有士張胥副諫夫吾前交而後絕知其夫吾也拔行辭曰吾義不

不同于故前交後絕吾聞之君子不以安肆志危則易行吾令從于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吾因于而生不茍而死闔閭之義不因于而不受侯也吾故免也不知而出之罪也不出而死讓夫吾行盧矣吾亦取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

遺弟離婚 辭書 物部逃以文義相與結陳雷之契又爲聘玫令其所啓令其先理班以告逃仍逃什密告其所理是由逃弟離婚其輕交易絕如此

解裳自隔 劉邊與友黯邊同舟於塘上遇一女子過目送之曰美言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而去

絕交五

原 詩漢朱穆與劉伯宗絕交詩曰北山有鴞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求木棲飽則泥伏饕餮貪污臭

腐是食填腸滿嚙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

魏應瑒報龐惠恭書曰夫詩艾之歌發於中宿子衿之思起於嗣音況實三載能不有懷雖萱草樹背阜蘇在側悒憤不遲稔以增毒朝隱之官實不往來喬木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已足下剖符南面振威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繼曾不枉咫尺之路問蓬室之舊過意賜書辭不半紙慰藉輕於縞譏望重於丘山是角弓之詩所以為刺也值鶺羽於宛丘騁駿足於株林發明月之輝光照佼人之窈窕斯亦所以眩耳目之觀聽亡百技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繩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耶又聞道士遺言餌术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輪曲者必不可以為桷益不欲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今但願守陋巷教子孫時與親舊飲閑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唐張九齡書曰初則許之以

死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

原論後漢朱穆絕交論曰世之務交游也甚矣不敦於業不忘於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事替義退公輕私重　梁劉孝標廣絕交論曰若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驅其愉樂恤其凌卖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寒而不渝其色斯則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遽叔世民訛徂詐飈起蹊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羽毛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蠅蠅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冀

彫刻百工鑪錘萬物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熏灼靡不望景星奔藉響川騖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冢藏金穴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銜恩遇進欵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藉甚擯紳羨其登仙加以頷頤蹙頰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拄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驥驤之旋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

交其流三也陽舒慘悴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緩河上之悲曲恐懼實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宰語張王撫翼於隘劒頸起於苦藍是以伍員濯溉於浴瀨之俗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量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視若游塵遇如土梗莫肯費其半菽字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剪翦遽迹折枝舐痔金膏翠羽

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邵戎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于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梁棠襄足棄之長鶩獨立高山之頂驩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雾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三

人部十三　故人　賓主　好客

故人一

增　書曰人惟求舊

故人二

增　漢書曰張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之尊與廩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雾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孫收養掖庭賀視養拊循恩甚容焉及帝即位而賀已死賀子早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又少與上同席硯上追思賀恩封彭祖爲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賀客星犯帝座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耳　南史曰竟陵王誕反廣陵范義爲誕司馬宋克廣陵誕與義皆伏誅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與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歸豫章宋主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對曰陛下自殺反臣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宋主有慙色　唐書曰唐公踐天子位多引貴臣共裁劉文靜時爲納言因諫帝曰宿昔之情何可忘也　舊唐書曰唐明皇微時與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與有功由是寵遇特

厚出入卧内至與后妃連榻宴飲宋璟言皎權寵太過非所以安之上以爲然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閒自保倏皎宜放歸田園歎封如故

故人三

脫驂　遺馬　上孔下晁

漢紀灌夫與魏其侯俱失寵方急時杯酒交驩及夫得罪丞相灌將軍亦與俱禍魏其侯乃收灌夫繫居室欲以脫灌將軍灌將軍不肯曰魏其侯負我我自有頭耳終不以脫驂償魏其侯

食　共衣　韓子吳起與故人食不至絕日不食故人哭之

史記吳起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車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吳起母死不臨其喪

車覆水　陶淵明詩翳翳柳蔭中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

新語邯鄲淳如陳王植故人也植與淳別淳去後植追而送之淳不還植曰子忘我乎淳曰向以車覆水不可收

贈以縞袍　遺之紈扇

史記范雎曰始臣以公子爲天下賢人今臣有所急而公子不救公子無以知臣矣雎乃解縞袍贈之須賈曰范叔一寒至此乃以故人憐而贈之袍以公子爲能知人以此觀之公子之知人不如公子之知范叔也雎曰然今日之事固急於臣之縞袍也須賈曰今日之事何以得急於縞袍雎曰公子能以魏齊之頭來則生不能則死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乃自剄其頭使人持之出予須賈須賈見雎曰幸而相國能釋公子之罪公子之賜我厚矣雖粉身碎骨何以報公子雎曰吾爲公子取魏齊頭非爲公子也吾爲天下之不忘報仇者也

贈以縞袍　遺之紈扇

史記范雎曰始臣以公子爲天下賢人今臣有所急而公子不救公子無以知臣矣雎乃解縞袍贈之須賈曰范叔一寒至此乃以故人憐而贈之袍以公子爲能知人以此觀之公子之知人不如公子之知范叔也雎曰然今日之事固急於臣之縞袍也須賈曰今日之事何以得急於縞袍雎曰公子能以魏齊之頭來則生不能則死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乃自剄其頭使人持之出予須賈須賈見雎曰幸而相國能釋公子之罪公子之賜我厚矣雖粉身碎骨何以報公子雎曰吾爲公子取魏齊頭非爲公子也吾爲天下之不忘報仇者也

勿遺踦屨　孔子遇程子於郊子路問焉對曰向也見夫子有憂色丘之所以憂者其在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有圃生之桑其葉沃若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君子之於朋友也有通財之義故曰其則不遠今吾與子交一年於汝則有舊矣二年則吾益衰汝益壯吾恐後生之進於我而汝之不見敬也丘之所以憂也子路入門而趨出門而求之則已行三十里矣

不忘著簪　史記范雎雖爲秦相閉門絕賓客唯鄭安平王稽得一見雎以此故常德之及安平王稽得罪秦王雎內自危乃謝賓客而入朝謁曰山東之人有孔子者聖人也其言曰君子不以一時之利易終身之害今臣之於秦有德於王稽有怨於安平王稽安平王稽得罪秦王臣雎內自危乃謝賓客而入朝謁曰山東之人有孔子者聖人也其言曰君子不以一時之利易終身之害今臣之於秦有德於王稽有怨於安平王稽安平王稽得罪秦王臣雎內自危乃謝賓客而入朝謁曰山東之人有孔子者聖人也其言曰君子不以一時之利易終身之害今臣之於秦有德於王稽有怨於安平王稽安平王稽得罪秦王臣雎內自危乃謝賓客而入朝謁曰山東之人有孔子者聖人也其言曰君子不以一時之利易終身之害今臣之於秦有德於王稽有怨於安平王稽

不忘著簪　勿遺踦屨　孔子適楚舍於子路之門子路出門而問焉有客入門而問奚之客曰丘之所以憂者其在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有圃生之桑其葉沃若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君子之於朋友也有通財之義故曰其則不遠今吾與子交一年於汝則有舊矣二年則吾益衰汝益壯吾恐後生之進於我而汝之不見敬也丘之所以憂也子路入門而趨出門而求之則已行三十里矣

執穿　引爲上客　飯之脫粟　贈以生芻

漢書公孫弘爲人謙恭下士客有毁弘者弘常以布被及聞之謝曰有之夫以人交人生死貧富一節變不可不察也今以弘布被而毁弘是以一節變而忘其大體也有之乃客之過也弘於是引其過客與俱入而無出論則謝之曰士誠以此不相知弘之罪也有之乃客之過也弘於是引其過客與俱入而無出論則謝之曰士誠以此不相知弘之罪也

不聽求官　必與均禮

唐書長孫無忌與褚遂良同受遺詔輔政高宗即位無忌以舅氏權傾中外遂良每以禮裁抑之無忌不悅乃出遂良爲潭州都督遂良不行又出爲桂州都督遂良不行又出爲桂州都督遂良不行又出爲桂州都督遂良不行

大亮懷思　李晟篤義

舊唐書隋末亂大亮與從父兄子幕下貞觀初注銓定交而別大亮曰有今日之別何以異於幕下之時貞觀初注銓定交而別大亮曰有今日之別何以異於幕下之時

賦詩送別　和詩與丘

唐書李晟與丘乂少相善及晟爲副元帥乂自河中來謁晟晟與乂詩曰昔年同在幕中今日分爲將帥乂和詩曰昔年同在幕中今日分爲將帥

後宮盛　陳陸衡

史記陳勝乃置其故人之情相狎侮者陳勝出入臥有人前跪謁陳勝後宮甚盛陳勝出入臥有人前跪謁陳勝後宮甚盛

故人四

無失其故　禮弓孔子之故人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予而也而無失其故也

喜會故人　曰日晏重見故人駐此宋玉

故友舊交　漢

照五等綠商鞅既
故友李斯因舊交 沉醉釀川卿弘前見
後漢韋彪與鄧陳揖交 故友期 稱其義烈
當哀之後司徒相彪為南陽太守名聲子驍為吏暗懦
驍而為友一 握用舊交 魂志何晏遷侍中主選曹
時稱其長烈 契分愈密 曹書裴潛大業中
攜手笑語 唐公謂潛與陳及萬故後留守大原契分愈密 又曰韋長微與故
丁公與攜手笑語 人部 故人 五

詩 唐高適逢謝偃詩曰紅顏為別久白髮始相逢惟
餘昔時慮無復舊時容 又白居易傷友詩曰陋巷孤
寒士出門苦棲棲雖云志氣在豈免顏色低平生同門
友通籍在金閨曩昔膠漆契邇來雲雨睽正逢下朝歸
車騎五門西是時天久陰三日雨淒淒驅避路立肥
馬當風嘶迴頭忘相識占道上沙堤昔年洛陽社賀賤
相提攜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近日多如此非君獨
慘悽死生不變者惟聞任與黎 又郎士元詩曰數年
音信斷不意在長安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一官今
懶道雙鬢竟羞看莫問生涯事只應把釣竿 宋張子
厚答劉子先詩曰洞霄宮裏一閑人東府西樞老舊臣
多謝姑蘇賢太守殷勤分送洞庭春 又劉子先謝張
子厚詩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疎愚喚不回兩處共
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雲霄隔鴈馬難
追德騏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

喪友一

禮記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陳根
也謂葬年 又曰孔子曰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
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 又曰主人三年喪
則為之再朋友虞祔而已 又曰朋友虞祔而弔退非
從主人也 儀禮曰主喪禮朋友在他國袒免歸則已
注謂無主喪者當為之主每至袒時則去冠代之以免
舊說象冠廣一寸以上歸有主則止也如幼弱則不止
也 又曰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與服衰絰帶檀
弓群居則絰出則否不弔服也朋友有恩相為緦服即
士之疑服素冠也

喪友二

說苑曰鮑子死管子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
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子曰非夫子所知也吾
嘗與鮑子負販于南陽吾三辱于市鮑子不以我為怯
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而三不見聽
鮑子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
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
足于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死

而況爲之哀乎　左傳曰孟孫死臧孫紇入哭甚哀多
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
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
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　孔叢子
曰秦莊子死孟武伯問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乎答曰
聞諸老聃昔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人同僚
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爲服古之達禮者行之
　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爲語也
唐書曰張道源嘗與友人客游友人中宵而卒道源恐
驚擾主人遂共屍卧達曙方哭步送喪至其鄉

喪友三

原

挂劒　絶絃　綢繆　鑑　延陵季子返挂劒于徐君墓樹
驊鳴　車載　世說苑曰孫楚與王濟爲友濟死伯牙絶絃子期死匠石輟斤
哀梁棟　歎山河　晉書卓謝鯤曰昔與嵇阮劉伶共飲竹林之下此人若在今可與
修墓種樹　軍友人王晏喪還親臨送葬　後漢書曰陳蕃既誅害友人哭而
收葬　尚有典刑　後漢書曰陳蕃每朝廷有典刑也
自送　迎喪　善惡一人　總麻三月　越界迎喪　修墓種樹　驊鳴　挂劒　絶絃

續

善惡一人　總麻三月　越界迎喪　修墓種樹　驊鳴　挂劒　絶絃　綢繆　鑑　延陵季子返挂劒于徐君墓樹
驊鳴　車載　世說苑曰孫楚與王濟爲友濟死伯牙絶絃子期死匠石輟斤
哀梁棟　歎山河　晉書卓謝鯤曰昔與嵇阮劉伶共飲竹林之下此人若在今可與
修墓種樹　軍友人王晏喪還親臨送葬　後漢書曰陳蕃既誅害友人哭而
收葬　尚有典刑　後漢書曰陳蕃每朝廷有典刑也
自送　迎喪　善惡一人　總麻三月　越界迎喪　修墓種樹　驊鳴　挂劒　絶絃

喪友四

原

綢繆　鑑　延陵季子返挂劒于徐君墓樹　世說苑曰孫楚與王濟爲友濟死伯牙絶絃子期死匠石輟斤
驊鳴　車載　哀梁棟　歎山河　晉書卓謝鯤曰昔與嵇阮劉伶共飲竹林之下此人若在今可與
修墓種樹　軍友人王晏喪還親臨送葬　後漢書曰陳蕃既誅害友人哭而
收葬　尚有典刑　後漢書曰陳蕃每朝廷有典刑也
自送　迎喪　善惡一人　總麻三月　越界迎喪　修墓種樹　驊鳴　挂劒　絶絃

續

三輔決錄曰仲卿與般同歲相善爲經營同郡吉伯三月爲周子舍東觀漢記曰張堪病將終呼友人董子張父子先爲門人所不能言但不復悲怨而已子張見而泣出告其母母曰吾已無爲爲若矣知我注云無人知已之謂也　左傳曰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曰吾已無爲爲若矣知我注云無人知已之謂也　左傳曰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曰吾已無爲爲若矣知我注云無人知已之謂也

喪友四

原

家及嫁女資送同于所生　左傳曰皮幸子產哭于門之外曰吾已無爲爲若矣知我注云無人知已之謂也
遺愛　左傳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鼓琴歌　莊子子桑雽子友琴張三人相友于桑桑死孔子使子貢往弔或編曲或鼓琴相和歌曰嗟來桑戶嗟來桑戶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子貢趨而問曰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賻給　朱暉事
葬官收　後漢書曰陳蕃喪時爲人所害友人聞之集官署哭而收葬
尚有典刑　後漢書曰陳蕃每朝廷有典刑也
自送　迎喪　善惡一人　總麻三月　越界迎喪　修墓種樹　驊鳴　挂劒　絶絃

續

事母撫孤　鄒家嫁女　晉書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少與建寧楊彪友善彪母每呼毅爲賢子毅母亦呼彪爲賢子長大各事其母如母毅早死遺孤始數歲毅母撫育甚篤及長爲娶妻生子買宅產業使立門戶相視若兄弟毅母周鄒其孤女志張氏適同郡劉氏女亦早死遺孤始數歲毅母撫育甚篤及長爲娶妻生子買宅產業使立門戶相視若兄弟毅母周鄒其孤女志張氏適同郡劉氏女亦早

賦詩攜酒　廢斤輟絃　盧元史見

營葬南史范雲好節尚奇少與領軍王暕善暕亡于官雲迎其喪還家躬營葬事故衣一
篋諸林王賢江陵人明初監生與友王讓同居讓往江南以故人贈銀十兩故衣一篋託贈收之未幾賢除
鹽城令讓除于陽令尋卒後十餘年賢致仕還以所寄物與讓子讓子必不受白于官拘而與之贖
女助喪紀典慕要于寬成化舉人友任良病死良妻寬二女治喪覓贖還之

喪友五

詩梁吳均傷友詩曰可憐桂樹枝懷芳君不知摧折寒山裏遂死無人窺　又任昉哭范僕射詩曰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　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兼復相朝謔常與虛舟值何時見范侯遂叙平生意

賦魏王粲思友賦曰登城隅之高觀忽臨下以翱翔行遊目於林中觀舊人之故場身既沒而不見餘迹存而未喪滄浪浩兮迴流波水石激兮揚素精夏木兮結望春鳥兮愁鳴平原兮決澤綠草兮羅生超長路兮遠遊遵舊舊人兮所經身既逝兮幽靈魂渺渺兮藏形晉向秀思舊賦序曰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于琴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淵寒冰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叙昔遊宴之好感音

而歎遂作賦云將命適于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懷今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兮彫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遺音于領會兮寄餘命于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　又陸機歎逝賦曰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莫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木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悟雖不悟其可悲心惘惘而自傷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常痛靈根之夙殞怨具爾之多喪悼堂構之頹瘁慙城闕之丘荒親彌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于琴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淵寒冰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叙昔遊宴之好感音

路之良難啟四體而深悼茲形之將然毒娛情而寡方怨感目之多顏諒多顏之步寒林以悽惻觀春翹而有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尋平思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迮親落落而日稀友雕雕而愈索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樂隕心其如忘哀緣情而來宅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爲客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揽感秋華於衰木痺零露於豐草在殷憂而弗違夫何云乎識道

原 梁江淹傷友賦曰洼然霑衣兮悲表友之英秀系神緒而作氏滔靈枝而啟胄轢四代而式昌泊十葉而克茂友人之生川岫降明譬如冬雪既華旣潔將似秋月至麗至徹乃上代而少雙故叔世而曠絕弔慙若之暫芳慟琬琰之永缺余幼好於斯人乃神交于一顧邈疇年之繾綣窮生平之游遇懷愛重於素辭結分珍於黃金捨一世而笑淺訪古人而求深固齊術而共徑豈異袖而同襟爾凝情於霜柏我發志於冬桂帶瑾玉而爭光握隨珠而比麗予結誼兮梁門復從官兮朱藩何人徑之亟阻而天道之匪存洞碧玉之神樹銷紫芝之靈根承遠書於江漘結深痛於關魂

原 書梁任昉與沈約書曰范僕射疾遠不救范侯淳孝睦友在家必閨直道正色立朝斯著一金之俸必偏親倫鐘庾之秩散之故舊佐命興王心力俱盡謀猷忠允諒誠匪躬破產而字兒友之孤開門而延故客之窮則惟其常無得而稱矣器用車馬無改生平之素悉論歡對不易布素之交若斯人者豈容易遇昉將蓋此邦務在遄速雖解駕流連再貽歎顧將乖之際不忍告別無益離悲秖增令悵永念平生忽焉曙暴追尋笑緒皆成悲端

又弔樂永世書曰永世孝友之至發自天真皎潔之操曾非矯飾意有所固白刃不移理有所托淄澠自辨餘息惟存視陰無幾終始之託方寄祁侯豈謂樂生友先朝露以理遣帶郁識未曉以事尋悲哀楚交至宿草易滋傷恨不滅松檟可拱悲緒無窮

又劉孝標追荅劉洛書曰劉侯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予者予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注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譚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劒空隴有恨如何

增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罹其灾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昔日游處

行則連輿止即接席謂百年可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殆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合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異壤可道耶今則異於是積東里之仁既將萬化同盡企江西之潤方爲萬口所懸適足以重仁恩而敷教義也惟兄復道哉　唐李嶠荅李清河書曰昨自歷亭路還至臨清展一慟於崔氏舉目酸咽良不可任變故幾何氣序遄革舊館荒毀殘蟬悲鳴夫情生于有情之地古人所以登峴山而淚下聽鄰笛而凄涼誠有以也亡友崔生才高位下盛年夭閼同志遽絕絃之傷有識深埋玉之恨其藻綴鮮華姿采秀舉故已久處大府冥諸水鏡可略言也所未盡者此君幼無怙恃終鮮兄弟有田一廛桑竹靡樹孀姊返室諸甥候門移愛敬之慕以奉之假友悌之歡以臨之貧病爲感慨之資羈栖無學植之半終能抗跡泥滓高步京華交結盡一時之信文章滿談者之口亦爲難矣加以重襟期敦賑施良辰美景故或自遠而至一俎一觴繼以縉紳亦無絕於時所以導俾不資於目前孤遺不給於身後古人稱清吏眞不可爲者豈徒言哉兄仁及遺簪禮縛追賻千古之下凜然獨高凡百賓寮孰不激節然其懸罄之室所實多端舊業傾帥交質他族淹泊已夕又頻濟施贖莊之餘覬爾復盡令授衣附及窀穸有期合門嗷嗷靡所控告亡友卒

申夫所以惡貪饕而懲貨賄者豈不憑道耶今則異於是積東里之仁既將萬化同盡企江西之潤方爲萬口所懸適足以重仁恩而敷教義也惟兄復道哉　唐李嶠荅李清河書曰昨自歷亭路還至臨清展一慟於崔氏舉目酸咽良不可任變故幾何氣序遄革舊館荒毀殘蟬悲鳴夫情生于有情之地古人所以登峴山而淚下聽鄰笛而凄涼誠有以也亡友崔生才高位下盛年夭閼同志遽絕絃之傷有識深埋玉之恨其藻綴鮮華姿采秀舉故已久處大府冥諸水鏡可略言也所未盡者此君幼無怙恃終鮮兄弟有田一廛桑竹靡樹孀姊返室諸甥候門移愛敬之慕以奉之假友悌之歡以臨之貧病爲感慨之資羈栖無學植之半終能抗跡泥滓高步京華交結盡一時之信文章滿談者之口亦爲難矣加以重襟期敦賑施良辰美景故或自遠而至一俎一觴繼以縉紳亦無絕於時所以導俾不資於目前孤遺不給於身後古人稱清吏眞不可爲者豈徒言哉兄仁及遺簪禮縛追賻千古之下凜然獨高凡百賓寮孰不激節然其懸罄之室所實多端舊業傾帥交質他族淹泊已夕又頻濟施贖莊之餘覬爾復盡令授衣附及窀穸有期合門嗷嗷靡所控告亡友卒

易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又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又曰包有魚不利賓　尚書曰修五禮注吉凶軍賓嘉　洪範曰八政七曰賓　詩曰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又曰我有嘉賓中心貺之　又曰爲賓爲客獻酬交錯　又曰序賓以賢　禮記曰賓客主恭　又曰賓禮每進以讓　又曰主人親速客速名也　又曰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又曰凡與客入者每門讓于客客至于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　又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　又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　左傳曰諸侯賓至奠設庭燎賓至如歸　又曰周諺曰賓有禮主則擇之　周

禮曰太宰以八統馭萬民八曰禮賓　又曰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二曰賓客之式　又曰六職二曰教職以懷賓客懷安也　又曰庖人掌賓客之禽獻注謂獻禽供賓客　又曰六聯二曰賓客之聯事　又曰六儀二曰賓客之容謂矜莊也　又曰以燕饗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戰國策曰汗明見又曰八辟二曰議賓之辟賓客有罪先議之又曰秋官野廬氏掌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注宿息廬之屬客所宿及晝止者也井供飲食樹爲藩蔽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樵之有相翔者誅之相翔謂伺候將爲益者　又曰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又曰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又曰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謂儐相傳辭不正東向不正西向常視賓主之前却得兩向之而已　又曰環人掌送迎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樵有任器則令環之　又曰凡賓客至掌客掌獻飲食享禮賜之餼牢注餼食始至小禮也　又曰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災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注殺節省其費用也　老子曰樂與餌過客止　韓文曰魚川泳而鳥雲飛是賓主之相得也

增國語曰單襄公如楚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膳宰不致餼　左傳曰會于王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與王爲客若之何使客　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三月乃見春申君大悅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矣汗明慨然曰君之賢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于堯而臣賢于舜也春申君曰善乃名門吏爲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　漢書曰王莽爲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後漢書曰傳賢遷廷尉賢素廉正自掌法官門無私客英雄記曰袁紹居洛陽西北隅不安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　三輔決錄曰頻陽游殷字季齊初爲郡功曹有童子張既者時未知名爲郡書佐殷察異之赦既過家具設賓餼　晉傳曰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閻王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　晉書曰嵇喜爲太僕知庾駱馮陵英俊待以賓客之禮以狀表上　世說曰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荅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

何處不如荅曰夷甫無君輩客　南史曰謝曁兄晦爲東臺右衛權遇已盛于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時曁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退遷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耶　唐書曰王毛仲有寵于明皇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上問何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客未敢舉著待宋璟久之方至先就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又曰李逢吉當國畏裴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栖楚等十人排却之雖度門下賓客皆有去就意他日度置酒延客栖楚曲意自解附耳語崔咸疾其矯舉酒讓度曰丞相乃許所由官囁嚅耳語願上罰爵度笑受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坐上莫不壯之

賓主三

吹笙　設燎　壞埴　貴賓　上客　浮湛　率素

詩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左傳諸侯賓至寘諸賓館　又曰寘之如晉館之　又曰寘之如晉人以待賓客今吾子填于宴安其若異客何　劉備屯于樊城諸葛亮與備有時適有閑輒詣亮見備以諸生待之備性好結人乃投閑而起以上賓之禮待之　壞埴而納車馬士文伯曰縮板而納車　又曰玉產而出賈人曰子姑就館　貴賓　上客　上崔道固事見庶母頓魏書　浮湛率素漢書張竦翌大生左傳就館

客栖楚曲意自解附耳語崔咸疾其矯舉酒讓度曰丞相乃許所由官囁嚅耳語願上罰爵度笑受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坐上莫不壯之

賓主三

過舍　造門　連牀　臥牀　惡賓殘客　上意　去事驟騎　命歌驅駒　東道主　西都賓　拂筵整帶　投刺攝齊

過我念爾是相如後徙臨邛令有貴客爲具召之　後漢書張湛父喜門徒常數百人有客慕之自門造門　慕　連牀　臥牀　世說杜預拜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牀共論天下人士優劣在劉表時　又曰杜元凱與劉備俱在荊州下牀相對備曰君有國士之名陳元龍元龍無豪氣不過見元龍下邳下牀備曰君言豪客主意自上大牀臥君使客臥田舍上意　惡賓殘客　漢書大將軍青退舍下客多去事驟騎命歌驅駒　漢書博士江公與申公俱受魯詩江公訥於口辯而申公以德行著江公不能與申公爭由是魯人宗申公而江公寡徒　又曰博士江公與申公俱受魯詩江公訥於口辯而申公以德行著江公不能與申公爭由是魯人宗申公而江公寡徒　又曰博士江公與申公俱受魯詩江公訥於口辯而申公以德行著江公不能與申公爭由是魯人宗申公而江公寡徒　東道主　西都賓　左傳鄭伯使子人九行成于楚楚子問於鄭伯曰有西都賓有東都主人于是卿雲聚侯伯歸雲　拂筵整帶　蘇州志通賢橋東有吳丞相觀舊宅自雍門無雜客投刺攝齊登堂一時英俊相過深談竟日不倦　南史孔休源居北宅門庭常如市客至孔休源到都富于少府孔休源及至令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駐筋命待休源食休源自恣浮湛俗間富貴張緒曰是下飯物緒曰我有蒓羹鱸魚膾　晉傳陸納爲吳興太守王珣之弘在坐及受禮珣之弘在坐及受禮　晉傳陸納爲吳興太守王珣之弘在坐及受禮　晉傳陸納爲吳興太守王珣之弘在坐及受禮　惟酒一斗鹿肉一特坐客恣意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一特坐客恣意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一特坐客恣意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一特坐客恣意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

食不擧主人之餘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床以爲晚傳孟嘗君食客三千人所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齊市中有乞食人所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齊市中有乞食人馮媛經冬無衣面有飢色曜得上謁漢書樓護字君卿爲五侯上客主客相朝識之者皆悚然與谷永張忠路温舒萬孔明每至徵公家獨拜牀下温舒公車徵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南史何思澄字元靜少勤學工文重交結入華林園撰遍墨分書人人爭慕之而去

北道主人 東門無雜客 座有嘉賓

宋書曰范曄爲北道主人晉陽而歎見如此客門門無雜客座有嘉賓

東門嘉客

後漢書常山太守鄧光武幸其家會光武行館鹿清晨會光武行館鹿清晨會光武幸其家會光武行館鹿清晨會光武行館鹿清晨

忘賓朋分校

裴陽記諸葛瑾與諸葛亮朋校定

賓主

北道主人

東門嘉客

忘賓朋分校

館賓辟爲官屬

欲陪太祝將愧龍圖

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注大夫趙武謚文子孟也趙武所尊也

以爲上客漢書劉敬傳季布欲爲客酒槙統爲客左傳季孫欲爲客通見曹相國曰梁石君壽之俊士也願下意以求仕北面不嫁甲節下意以求仕北面

將軍揖客漢蓋大將軍幕府爲將軍揖客青院益尊蓋大將軍幕府爲將軍揖客

自安舊節又曰成都侯王商故人貴重商故人自安舊節爲大司空資

質疑問事又曰張綉安貧無宮以到客質疑問事

君嗣疲勞志張長史長安令張綉免官以到客君嗣疲勞志張長史

辭後聽之劉夫人在鮮于後聽之

此客通人晉書謝安弱冠詣王濛濛爲來通人此客通人

此客嗷名又曰右軍詣簡文簡文曰天下自有利齒兒此客嗷名

此客不日世說謝安造桓溫溫甚喜言平生歡此客不日此客不

客謝淸有襯色門大有如此客謝淸有襯色

衣白媛青畫謝超宗坐歌屬太相宗既坐歌酒數巡超宗歌既爲騎諸騎相屬騎不能相離于濛濛而樂爲夜半客交歲及琰居重重之客交歲及通中黃門郎對芳林十哲及沈雲翔等十人皆名由此入內故也

廟之人晉書衛玠一見愛之館于府第錄薦公以方爲聚子也後簡齋遷朝戴國公以爲人耳物

自題客舍蔣詡歸得一徑何奇人

芳林十哲及沈雲翔等十人皆名由此入內故也

廟之人晉書衛玠一見愛之館于府第錄薦公以方爲聚子也後簡齋遷朝戴國公以爲人耳物

自題客舍蔣詡歸得一徑何奇人

芳林十哲及沈雲翔等十人皆名由此入內故也

廟之人晉書衛玠一見愛之館于府第錄薦公以方爲聚子也後簡齋遷朝戴國公以爲人耳物

自題客舍蔣詡歸得一徑何奇人

芳林十哲及沈雲翔等十人皆名由此入內故也

廟之人晉書衛玠一見愛之館于府第錄薦公以方爲聚子也後簡齋遷朝戴國公以爲人耳物

自題客舍蔣詡歸得一徑何奇人

昔魏其之客流于長安平之吏移于冠軍廉頗翟公之賢客猶若此況乎生貧賤者哉

唐李德裕賓客論曰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惟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惟周公則可蓋棄上聖之資邪不能入是以好士不爲累也漢武爲廢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澈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椒伯爲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爲其心腹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爲善終以左吳伍被而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值漢網之疎濶達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下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爲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以延接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幾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爲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門自然無傾奪之勢其食客故人不居顯位似未足爲朝廷患也然

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公孫弘以爲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秦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爲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詘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客亦何益於謀議哉況近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相往來世道險戲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又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開閣謝絕賓客則朝廷靜矣

好客一

史記曰鄒衍重于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趙平原君側行襒席適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往師之又曰魏有隱士侯嬴爲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座不讓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晉書曰阮籍云子夏在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鄴子處于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

也　漢書曰灌夫謂田蚡曰將軍幸喜過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　南史曰任昉爲中丞簪裾輻輳與其宴者號龍門游

好客二　賓客謁見附

置驛　開閤　史記鄭莊字當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休沐常置驛長安四郊請賓客夜以繼日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戒門下客至士貴賤無留門執賓主之禮以貴下人　白帖公孫弘起客館東閣延賢客公孫賀劉屈氂皆爲馬廄奴婢宣也　倒屣迎　投轄飲　後漢書陳遵與人大飲酒賓客滿座嘗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得出　遺鯉魚　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有車馬　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策馬驅　在孟嘗君門下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　乘車馬客　李膺風裁嶷嶷爲時俊士有被引接者名登龍門　太宇者謂太宇卿也　歌魚　登龍門　戰國策馮諼客孟嘗君門下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　乃與魚　後漢書李膺風裁嶷嶷爲時俊士有被引接者名登龍門　早者立得佳設日晏漸醒不復及　賢者也　拜床下　陸納事見前賓客類　拜陽伊客來　賤手圍　海竟日皆美供雞晚至亦復成雖時以圍　之豐華不及　

增　率素　豐華　上世說華世居洛陽財產豐積　連榻坐客　掃徑接賓　上杜預事見賓客類　主類　天寶遺事王仁玲每大雪則自所居至坊巷口掃雪以候賓客至所居處賓客來者不得來往樓壞心競致奇膳復乃合以　開閤迎賓客　晉陽秋謝安每大會賓客妓女必令坐客不得來往樓壞心競致奇膳復乃合以　飲賓從獻酬　合璧事類陽城拜諫議大夫與二弟迭飲而一弟迭飲不飲酒史羊侃不飲酒而好賓客日夜劇飲　惟飾臺池　喜延賓客　唐書牛僧孺治第洛之歸仁里多致嘉石美木與賓客以文章相娛樂新唐書畢構喜賓客來者不得來往樓壞心競致奇膳復乃合以　十人餅　西京雜記漢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樓壞心競致奇膳復乃合以　五侯鯖　同上五侯間各得其家書劉穆之性奢侈爲鯖世傳五侯鯖家書劉穆之性奢侈　爲鯖　同上五侯鯖家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餅未嘗獨餐　泛江置酒　南史孫瑒字德璉頗奢豪庭院穿鑿極林泉之致賓客滿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千中立亭也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之勝賞爲圍史補德宗　非時拜吳秦爲京兆尹便令赴任疾驅諸客至府已列筵矣或問曰何遽吏曰兩市日有禮席舉鐘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　使其食客　同上齊衡陽王鈞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辦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食客人人著其所聞集論曰呂氏春秋天下食客三千人　食客三千　同上趙平原君有三千門下客至士貴平原君之名寡徙相供遂朝之名寡徙往出　日爲豪友　史記呂不韋招致賓客亦以此自名　致士厚遇之至數家時人目之爲豪友　

好客三

一沐三握　魏志周公下白屋之士一飯三吐哺　**三分二供**　白帖曾仲容用二分二在賓客注謂二以供賓客也一在園　**以禮交之**　史記魏公子信陵君　**設酒葢肉**　鮑宏賓客滿酒葢肉　**恒滿坐**　後漢書孔融爲大中大夫性寬少忌三千人者侯以公子賢多客不　**開門待客**　華陽國志任誕常歎曰生上容恒滿坐中客常歎曰生上容恒　**肉山酒海**　見曹植表　**中廚豐膳**　見晉植表　**作名刺**　東晉使命駕賢無不與押有人方必書名刺必書　**懷刺彭蠡**　本傳陶潛潯陽柴桑人所謂田舍翁也　**履舄交錯**　世說度尚將軍皇甫規解官歸鄉有貨得數百萬錢悉以賑卹親舊門乃駕疲而匹衣不及帶履出迎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知一逢掖　**賓客謁見**　史何思澄幼日造謁海夕

相與賦蜆 終宴不疲 見晉崔豹古今注 公孫詩 每有嘉賓 延賓高會 雜問 所能 乃合樽俎 促席 遞相酬勸 博奕或稱 引滿投壺 雅歌 徐行 鎮喜陽時 關人新附 潭無 不得已而至 突故設 奏飯 其 薦菜之食 丹推却之曰 以君 世說 陶侃 設 供甘旨 故來相 過 何 其手更致 盛 乃食 世 說 嵇康 武東出 李元忠 以路車載 酒 素 事奉 迎 神武 元忠下車 獨坐 酌 酒 掌 膳食之 謂 其 酒客 未即見之 元忠下 車獨坐 酌 酒 掌 膳食之 謂 其 吐噉 洗 闔國士到門 不 吐噉 洗 闔國士到門 不 者曰本言公 招延 英俊 今 闔國士到門 者以告 神武 處見之 其人可知 還吾公 招 延 英俊 今 闔國士到門 也 門 公孫弘事見前故人 雞 勿復通 刺 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 縣 以待賓客而 憩至 惟設 麥飯菜 葅 宋 上書宗慤孝建中 屢遷豫州 刺 史 以待賓客而 憩至 惟設 麥飯菜 葅 宋 上書宗慤孝建中 屢遷豫州 刺 史 廣人 廣業家 其富豪方丈之 盛 羅 列 滋味 極 其 奢 侈 招 延 賓 客 日 夕 宗慤 每 自 食 輒 盡 一 食 數 十 人 謝 賓客 張 長史 憩 食 甚 致 飽 而 去 至 是 不 以 前 事 為 嫌 謝 賓客 崔 尉 署門 屈 蘧 瓌 閣 漢書 翟 公為廷 尉 賓客 交 集 後 兒 門 可 張 雀 羅 復 為 廷 尉 賓 客 欲 至 翟 主父無 入 將軍不 招 主 史記 主父 公乃署門 曰 一 貴 一 賤 交 情 乃見 詳上 開 閣 候 為 齊 相 至 齊 散 五 百 金 與 昆 弟 賓 客 數 之 曰 我 貧 時 與 諸 君 絕 矣 無 復 相 招 昆 弟 不 能 衣 食 賓 客 不 我 內 門 今 吾 與 諸 君 絕 矣 無 復 相 招 之 門 漢 書 蘇 建 責 入 賢 絀 不 肖 人 主 之 柄 也 人 臣 奉 職 而 已 何 招 士 大 夫 哉

晉 謝 賓客 崔 尉 署門 屈 蘧 瓌 閣 主父無 入 將軍不 招 主 史記 主父 公乃署門 曰 一 貴 一 賤 交 情 乃見 詳上 開 閣 候 為 齊 相 至 齊 散 五 百 金 與 昆 弟 賓 客 數 之 曰 我 貧 時 與 諸 君 絕 矣 無 復 相 招 昆 弟 不 能 衣 食 賓 客 不 我 內 門 今 吾 與 諸 君 絕 矣 無 復 相 招 之 門 漢 書 蘇 建 責 入 賢 絀 不 肖 人 主 之 柄 也 人 臣 奉 職 而 已 何 招 士 大 夫 哉

晉 謝 賓客 開門 容盡衰 晉 謝 賓客 開門 容盡衰 晉書 謝安家 居 貧 客 益

魏曹植與吳質書曰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侔衛霍不足作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北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

美丈夫一

原 陶雅曰美士爲彥胜胜皇皇穆穆美也 周書曰美男謂之破老 洪範曰二五事一曰貌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鬢盧重鎚其人美且偲又曰倚嗟昌兮顧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又曰彼其之子美如玉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族 又曰子公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又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家語曰息土之人美 衆苑曰風儀與秋日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

美丈夫二

增 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左傳曰陳武子白皙而鬒宋公子鮑美而豔 漢書曰張蒼肥白如瓠 又曰直不疑狀貌甚美 又曰車千秋姓田長司馬相如車騎雍容閑雅甚都 又曰車千秋狀貌甚美 又曰八尺餘體貌甚麗 又曰霍光白皙疏眉目美鬚髯 後漢書曰馬援眉目若畫 又曰陸閼字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常登臺見而偉之歎南方故多佳人 又曰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封小子侯每與朝會容

婁趨走有出於衆顧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與馬衣服　東觀漢記曰杜詩薦伏湛曰儀貌堂堂國之輝光智略謀慮朝之淵藪

原 吳書曰孫桓儀容端正器懷聰明有姿貌膂力　又曰孫韶字公禮身長八尺儀貌都雅

又曰呂範汝南人有容色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母嫌欲勿與範所親謂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耶遂與之婚　典略曰荀彧字文若爲人美偉

折節下士坐不累席　又曰李宣國如玉山之將摧

語林曰何平叔美姿儀而絶白魏明帝疑其傅粉夏日與熱湯餅既啖大汗隨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原 又曰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世說曰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巖巖如孤松之特立其醉也傀俄如玉山之將崩　晉書曰王戎當目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玉樹自是風塵外物　又曰王戎幼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目之曰爛爛如巖下電　又曰裴令公容儀俊爽時人皆以爲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原 又曰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國惠帝使王夷甫往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

電　又曰庾公道王尼非惟事勝人布置須眉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轄下　又曰王劭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風毛

又曰潘安仁至美每行于道婦人以果擲之常盈車

又曰王濛字仲祖美姿容常攬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郎耶當帽破入市買之羣婢悅之爭遺之帽　世說曰陶隱居弘景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雖在朱門閉形不交外物　又曰語林曰何平叔美姿儀而絶白魏明帝疑其傅粉夏日

悅乃餉熟亦復可觀　宋書曰謝莊字希逸美容儀善談論帝一見之輒歎曰蓝田生玉豈虛也哉　南齊書曰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謝莊爲一雙阮籍何偃爲一雙　北齊書曰李繪字恭文儀貌端偉河間邢晏即繪第五舅也與繪清言歎其高遠每稱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　梁書曰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身長八尺美容貌武帝布衣時見之曰王茂堂堂如此必爲公輔之器　陳書曰謝哲字穎豫陳郡陽夏人美風儀舉止蘊藉恬情朗然爲士君子所重　又曰宜都王

叔明字子昭高宗第六子也儀容美麗舉止和弱狀似婦人　前趙錄曰游子遠幼有姿貌聰亮好學年十五至洛陽張華見而奇之曰此兒雅潔洪方佳公子也後趙錄曰張謐美姿容幼有逸氣太守陸雲見而異之曰冀州多名童故不虛也　隋書曰燕王俊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于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好讀書重儒素有若成人　又曰元善洛陽人風流蘊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由是為後進所歸　唐書曰盧承慶美姿儀博學有才幹　又曰張知寨儀質瑰瑋眉目疎朗曉暢理文而清介自守故公卿爭進之　又曰薛元超美風儀善談笑博涉經史文義博贍多通時務俱在武帝前帝目送之曰此兒雅潔洪方佳公子也　又曰孟詵字洗心武帝之昌安丘人謂之曰不謂卿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盼俱在武帝前帝目送之曰此兒雅潔洪方佳公子也　又曰孟詵字洗心武帝之昌安丘人謂之曰不謂卿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盼俱在武帝前帝目送之曰此兒雅潔洪方佳公子也

兩玉雙珠

南史宋鬱暐美風儀如漆涉獵文義博贍多通時務俱在武帝前帝目送之曰此兒雅潔洪方佳公子也　又曰孟詵字洗心武帝之昌安丘人謂之曰不謂卿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盼俱在武帝前帝目送之曰此兒雅潔洪方佳公子也　隋書曰燕王俊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于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好讀書

玉擧珠庭

世說劉萬安即擧又云王子道見從子濟北廣宗所謂人亦見百

漢相田郎

漢書每朝會百僚建國策事王高體甚為大容下來朝仰視

改容延首

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盼俱在武帝前帝目送之曰此兒雅潔洪方佳公子也　又曰孟詵字洗心武帝之昌安丘人謂之曰不謂卿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盼俱在武帝前帝目送之曰此兒雅潔洪方佳公子也　隋書曰燕王俊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于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好讀書慧美姿儀煬帝于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好讀書慧美姿儀煬帝于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好讀書

風窩委儀

唐書李綽為華州刺史見李珏數曰李綽為華州刺史見李珏數曰李綽為華州刺史見李珏數曰李綽為華州刺史見李珏數曰

高嚴閑美

孔帖伯為晉陵太守風儀嚴峻風

九龍五子

北齊書王昕字元景博學有才辯風儀端秀　孔帖為晉陵太守風儀嚴峻風流籍甚世號王氏九龍　又曰楊炎美騏驎才略風

乘羊車執麈尾

別傳衛玠

奇風度

晉元靜先生孔帖為晉陵太守風儀嚴峻風流籍甚世號王氏九龍子並有志行為世所稱嘗理王陵北海王昶所愛曰可謂珠玉在前覺我形穢　又曰張華見裴楷風神高邁為中朝第一人　又曰王衍風姿神貌為一世所宗　又曰衛玠總角時風度嫻雅　又曰裴楷清通簡要有識鑒　又曰王戎簡要神情所至　又曰王衍風神清暢　又曰王衍風神清暢　又曰王衍風神清暢

美容儀

唐書后奇字其副其風度應對引正辭氣嚴肅　又曰王衍風神清暢　又曰王衍風神清暢

稱觀音

號菩薩

晉陽秋桓溫參軍閻元靜有人物儀容美鬚髯溫每稱為水月觀音　語林桓溫參軍閻元靜有人物儀容美鬚髯溫每稱為水月觀音　語林桓溫參軍閻元靜有人物儀容美鬚髯溫每稱為水月觀音

夏潘連璧

朔旦映珠

語林夏侯湛美容觀人號為生菩薩劉元章聞之自任一日為之倒屣出迎賓客滿堂其間為的標準　又曰夏侯湛美容觀人號為生菩薩劉元章聞之自任一日為之倒屣出迎賓客滿堂其間為的標準　又曰夏侯湛美容觀人號為生菩薩劉元章聞之自任一日為之倒屣出迎賓客滿堂其間為的標準

人倫

語林裴王氏子衛玠之舅也語人曰與吾外甥坐如明珠之在我側朗然來映人　又曰裴王氏子衛玠之舅也語人曰與吾外甥坐如明珠之在我側朗然來映人　又曰裴王氏子衛玠之舅也語人曰與吾外甥坐如明珠之在我側朗然來映人

班伯甚麗　漢書曰班伯少受詩于師丹大將軍王鳳為伯宜物名見揖于殿上容貌甚麗謝說有去病中常侍何晏年方七八歲楚心沈揚容貌絕美出道行觀者盈路咸謂神仙之類也

陳平冠玉　董偃賣珠　史記曰陳平始與兄伯家貧平為人長大美丈夫

窺宋未許　晉與范寧書曰宋王曾從子許色甚美而家貧女父不與之一分則大長也赤然此女登牆三年未許

鹿臣至今未詩　左傳曰晉侯夢與黃熊入于寢門問諸趙孟對曰鯀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舉之

懸珠編貝　點漆凝脂　方朔記東方朔曰臣年二十有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鬚若漆點肌若凝脂

得葛無恨　如葛勃無所恨也　增之一分則太長賦三年

龍章鳳姿　瑞林瑰樹　自稱修康別傳康長七尺八寸好容色雖不下王大臣長史公曰余以貴捷若語林王右軍目杜弘治杜父字也弘治杜口而如訥

進止詳華　姿表瓌傑　孔帖

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五　美丈夫　七

奇士　荊楚仙人　漢書曰班伯少受詩于師丹大將軍王鳳為伯宜物名見揖于殿上容貌甚麗謝說有去病中常侍何晏年方七八歲楚心沈揚容貌絕美出道行觀者盈路咸謂神仙之類也

陳平冠玉　董偃賣珠　史記曰陳平始與兄伯家貧平為人長大美丈夫

窺宋未許　晉與范寧書曰宋王曾從子許色甚美而家貧女父不與之一分則大長也赤然此女登牆三年未許

鹿臣至今未詩　左傳曰晉侯夢與黃熊入于寢門問諸趙孟對曰鯀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舉之

懸珠編貝　點漆凝脂　方朔記東方朔曰臣年二十有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鬚若漆點肌若凝脂

得葛無恨　如葛勃無所恨也　增之一分則太長賦三年

龍章鳳姿　瑞林瑰樹　自稱修康別傳康長七尺八寸好容色雖不下王大臣長史公曰余以貴捷若語林王右軍目杜弘治杜父字也弘治杜口而如訥

進止詳華　姿表瓌傑　孔帖

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五　美丈夫　六

狀如好女　貌若婦人　史記太史公曰余以魁梧奇偉狀如好女梁陳子高會稽山陰人好女也

日月入懷　琳琅　晉書曰琳琅珠玉之名有人語王戎曰君夫婦並有俊才人謂如日月之入懷

紫芝眉宇　玉筍風標　晉書裴楷風神俊邁當時謂之王人

雄偉　五代史蘇逢吉作奏紀悅乃言之高祖名見書吉精

風神峻整　晉書裴楷風神俊邁當時謂之王人

精神爽秀　姿容

授丞郎臣　唐書曰忠出為刺史忠至忠風采秀朗見至忠于何乃舍外小廨脫袍帶山對阿閣而坐

整衣脫冠　儀服　後漢書曰元傳元字子游為人嚴重有威儀容儀不修小節故時人

無雙　晉書公孫弘別傳曰弘第一名見容儀甚美故時人為之語曰公孫無雙

劍履門　晉書石崇客被甚美故時人為之語曰石崇客被無雙

燕趙奇士　荊楚仙人

扶彈出洛陽道婦人過者莫不連手禁之

身披鶴氅

晉書王恭美姿儀嘗雪中行歎曰皎皎如玉樹臨風

質等珪璧

宋記室明帝淳哉豐采與珪璧等質

風流可愛

晉書劉峻之為益州刺史獻蜀柳數株狀若絲風流可愛

風采動人

晉書庾敳世稱其風器之美王衍見之嘆曰不意中朝復有此人

儀止秀偉

又曰武后名曌嘉貞儀止秀偉

儀容閑雅

梁徐陵傳伏曼容字儀容閑雅

儀表堂堂

北史崔子樞兄弟皆美容止子樞儀表堂堂

儀望俱華

晉書高進士廉進止儀望俱華

儀形端美

中人也除山北節度京師李訥永昌初擢制科授秘書郎陳于終左補闕

容止可觀

流可愛似張

晉書劉毅之為益州刺史獻蜀柳數株狀若絲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時

更生風采

南齊書庾杲之風範和雅善世說冷對外國使乘傳出于

夔幸錫馬

公取而騎之公開門而注之目盡腫

公取而騎之

伏曼容字

公取而騎之

梁徐陵傳

鶴立于前

北史崔子樞兄弟皆美容止鶴立于前

鶴望俱華

晉書高進士廉進止鶴望俱華

鶴二天人

定中與兄子樞望之儀望之鶴二天人也

鶴目

唐書高進士廉進止鶴目

鶴勢

唐書高進士廉進止鶴勢

鶴立秀偉

又曰武后名曌嘉貞儀止鶴立秀偉

鶴內殿以麾自障嘉貞儀

鶴內殿以麾

詳華見有獻納

儀止秀偉

又曰武后名曌嘉貞儀止秀偉

儀止秀整

唐明皇早朝百官趨班上見張說風儀秀整

風儀秀整

諸林

臣之過有未盡也后諭上簾引見群臣察御史

風度凝遠

唐書宋璟有宰輔之望風度凝遠

風度凝遠

唐書宋璟風度凝遠

朝廷羽儀

馬唐書實數之重朝廷羽儀

人莫測

朝廷羽儀

馬唐書實數之重朝廷羽儀

羽儀當代

晉書李重美風儀善奏對羽儀當代

羽儀一代

朝廷第一位為二儒羽儀一代

羽儀當代

晉書李重美風儀善奏對羽儀當代

羽儀當時

人物文章冠冕當時

羽儀朝廷

唐書裴度退然若不勝衣羽儀朝廷

神觀爽邁

唐書裴度退然若不勝衣神觀爽邁

才中人而神觀

唐書裴度退然若不勝衣才中人而神觀

端凝若植

漢二馮傳論贊端凝若植

端凝若植

漢二馮傳論贊端凝若植

端委紳帶

唐書車服志端委紳帶

端委紳帶

唐書車服志端委紳帶

端冕垂旒

唐書車服志端冕垂旒

端冕垂旒

唐書車服志端冕垂旒

端冕而治

唐書車服志端冕而治

端冕而治

唐書車服志端冕而治

端冕臨軒

唐書車服志端冕臨軒

端冕臨軒

唐書車服志端冕臨軒

端冕臨朝

唐書車服志端冕臨朝

端冕臨朝

唐書車服志端冕臨朝

端冕而治

唐書車服志端冕而治

端冕而治

唐書車服志端冕而治

端冕垂旒

唐書車服志端冕垂旒

端冕垂旒

唐書車服志端冕垂旒

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雙入紫宮王猛切諫堅乃出神後神通漸長堅以錦袍曰朕于卿恩分如何而一朝忽爲此變

賞擬鄧通　愛同韓嫣

孫武帝爲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及上即位嫣事伐胡與上臥起尊貴宮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年中小女弟得幸于上號李夫人產昌邑王由是延年貴爲協律都尉與上圖起新聲高李夫人等韓嫣二千石印

美丈夫五

詩陳沈炯長安少年行曰長安好少年驄馬鐵連錢陳王裝瑞勒晉后鑄金鞭步搖如飛鶩劒鍔似舒蓮

文宋沈約懺悔文曰追尋少年血氣方壯習累所纏事難排豁淇水上宮誠云無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此

寔死生牢穽未易洗拔

醜丈夫一

鼎釋名曰醜臭也穢濁之物也　增說文曰醜衆也一曰可惡也又曰惡也

廣雅曰仳惟媞媞優靡顏頯鴈顏顖醜也

之反仳音比媞音臺靡莫比反頯音鴈顖音斯皆醜貌

范曰六極五曰惡孔安國曰貌陋也　尚書洪

詩曰燕婉之求蘧篨不殄　又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又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家語曰耗土之人醜　莊子曰厲人夜半生子其父取火視之恐其似己也厲人醜人也　韓愈論曰哆喁威顙

形之異也哆喁口張不正

醜丈夫二

左傳曰賈大夫貌惡取妻美而才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發蒙記曰醜男醜蔑

廣弘明集法琳曰陽文與醜蔑爭麗孟陬與簡慶競妍　孫卿子曰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廣三寸名重天下　史記曰澹臺滅明狀甚惡

新序曰齊有田巴先生行修于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先生改製新衣拂飾冠帶顧謂其妾妾曰姣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姣過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

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今者大王名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姣問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姣臣至臨淄水而覩然後知醜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　漢書曰蚡爲人貌寢而貴　後漢書曰周舉字宣光汝南人姿貌短陋而博學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年十七性躁川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通脫不甚重也　晉書曰左思貌陋而口訥　前趙録曰郭汜字子遊上郡人父士爲縣卒同郡巫遇一女子于路巫曰此女當生貴子君亦有貴子可納之當興君門士納之生汜長不滿七尺醜極當時朴訥無慧亦爲縣卒感憤游學師事

安平趙孔曜曜見而喜之曰此生有公骨必當貴達
前秦錄曰徐成純直亮素爲王猛所知長不滿六尺醜
極當時　車頻秦書曰苻堅六歲戲于路司隸徐統見
而異之問曰苻郎此官衙小兒戲不畏縛耶曰吏縛犯
事者不縛小兒戲統語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左右曰
此兒相面甚醜君以爲相貴何也統曰非爾等所及知
也　唐書曰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絰率更令
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或指之詢怒許敬宗見而大笑爲御史
所劾左授洪州都督　孔帖曰陳子昂貌柔野少威儀
唐書曰盧杞秉政無學術貌么醜楊炎薄之　又曰
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
擇人以代杞曰陛下必以臣容貌甚陋不爲三軍所信
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乃以鎰爲鳳翔節
度使　孔帖曰王伾貌蓬陋　又曰陸羽貌侻陋　又
曰封常清素瘠又足跛高仙芝陋其貌不納常清怒曰
以貌取士失之子羽公其念之　又曰五代桑維翰爲
人醜怪

醜丈夫三

鋭頭　短足　鋭頭之醜而承其頭也則中脚而上下
雄宇元才趙建武中拜龍驤將軍貌醜　崔鴻前秦錄曰
苻堅四起大頭龍驤　斂顧椎顱

鋭頭　短足　鋭頭之醜而承其頭也則中脚而上下
雄宇元才趙建武中拜龍驤將軍貌醜　崔鴻前秦錄曰
苻堅四起大頭龍驤　斂顧椎顱

其形甚陋故謂生屠　捉刀　飾帶　小射雉驅驢
驚上　梁狗　陸犀　梁一名冀別傳曰犀貌特笑馬
醜先是外國獻生犀　李偉　齊肥黑無鬚語之少有法
度使　蕭啞　孔帖曰王伾貌蓬陋　又曰陸羽貌侻陋　又
曰封常清素瘠又足跛高仙芝陋其貌不納常清怒曰
以貌取士失之子羽公其念之　又曰五代桑維翰爲
人醜怪

醜丈夫三

面狹長　孝宣書戲聞衛士乃不識之　**面**　一物面人心及一人面狗心者是取盆悅而才調不逮王部兄弟乎朗曰是王部兄弟與兄國初遷江王悅與兄國悅帶大悅帛百疋面赤　**麤頭**　實語之少門法朗從兄子曰乃求官耶委之而去　**貌疎瘦**　之後曰梁書宋如周爲支尚書陳不諳蔡太保知

其形甚陋故謂生屠　捉刀　飾帶　小射雉驅驢
驚上　梁狗　陸犀　梁一名冀別傳曰犀貌特笑馬
醜先是外國獻生犀　李偉　齊肥黑無鬚語之少有法
度使　蕭啞　孔帖曰王伾貌蓬陋　又曰陸羽貌侻陋　又
曰封常清素瘠又足跛高仙芝陋其貌不納常清怒曰
以貌取士失之子羽公其念之　又曰五代桑維翰爲
人醜怪

醜丈夫三

鋭頭　短足　鋭頭之醜而承其頭也則中脚而上下
雄宇元才趙建武中拜龍驤將軍貌醜　崔鴻前秦錄曰
苻堅四起大頭龍驤　斂顧椎顱

鋭頭　短足　鋭頭之醜而承其頭也則中脚而上下
雄宇元才趙建武中拜龍驤將軍貌醜　崔鴻前秦錄曰
苻堅四起大頭龍驤　斂顧椎顱

周焚如南史陳傳周焚字彦祖父曰吾聞諸聖賢人狀貌非常其父不以兒數之　梁陳布　**增足**　**攣**　**缺**
攣　**缺**　**攣**　**缺**

其旨笑謂之曰聞經隨喜而不誦經止應不信法華經止應不信法華經止應不信法華

魏文夫五

增 賦魏繁欽三胡賦曰狄車則黃目深眼圓耳狹顧康居則焦頭折額高輔陷面眼無黑睛頰無餘肉罽賓則面象灸蝟頂如持囊隅目赤皆洞頰傾奧　朱彥時黑兒賦曰世有非常人宜維彼元士稟之至緇色內外皆相似卧如驪牛眠立如烏牛峙忽如鸛鶴關樂似鷓鴣喜

美婦人一

增 方言曰鈔嫽好也青徐海岱之間曰鈔或謂嫽其通語也又娃婧窕豔美也吳楚衡淮之間曰娃南楚之外

曰婧宋衛晉鄭之間曰豔陳楚周南之間曰窕故吳有館娃宮秦有柔蛾臺秦晉之間美貌謂之蛾或謂之姣趙衛燕代之間曰姝自關而西秦晉之故都曰妍美狀爲窕美色爲豔美心爲窈窕美容也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奕或謂之僾宋衛曰僾又陳楚汝潁之間謂之奕

又曰娥嬛好也秦曰娥宋謂之嬛秦晉之間凡好而輕者謂之娥自關而東河嵩之間謂之媌或謂之姣趙魏燕岱之間曰妹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故都曰妌

忻　說文曰媛好也詩曰靜女其姝秦晉之間曰婬娥服虔通俗文曰容麗曰媌形美曰婧容態曰媚南楚以好爲妋肌骨弱柔曰嫋娜頰妍美曰嬿媚容貌曰嬿

何承天纂文曰孚瑜美色也　周易曰冶容誨淫

又曰碩人其頎衣錦褧衣

增 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又曰碩人其頎衣錦褧衣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增 又曰豔妻煽方處　又曰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又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又曰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又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又曰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又曰有女如玉　又曰有女如雲　禮記曰婚姻不專于色　莊子曰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楚辭曰姱容修態絙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　又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面善留容　又曰美人既醉朱顏酡些　韓山子曰麗色藏劒諺曰美人入室惡人之仇

美婦人二

增 左傳曰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鑒名曰元妻妻娶之遂不嗣焉

增 禮含文嘉曰禹畢宮室垂意溝洫則玉女敬養　史記曰紂囚西伯于羑里閎夭之徒以有莘氏美女嬪紂紂大悅乃釋西伯而歸　拾遺記曰周成王時囿祇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士二人善于飛巧體貌輕潔被纖羅繡之衣長袖脩裾風至

則結其襟帶恐飄飄不能自止善織五色絲引而結之
則成文錦　穆天子傳曰赤烏之人甚好獻二女于天
子以爲嬖人赤烏美人之地　左傳曰宋孔嘉父之妻
美宋華督父見之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公羊
傳曰邾婁頵夫人有國色　莊子曰毛嬙麗姬人之所
美也魚見之深潛鳥見之高飛　愼子曰毛嬙西施天
下之至姣也衣以皮褐則見者走易以元錫則行者
皆止　淮南子曰曼容皓齒形姣骨佳不待脂粉芳澤
而佳者西施陽文也　增　拾遺記曰越王貢西施鄭旦
于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
捲以待月二人當軒竝坐理鏡靚粧于珠幌之內若雙
鸞之在煙霧泣水之漾芙蕖越兵入國吳王抱二女以
逃吳苑越軍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
　國語曰蔡王遊于涇上窖虞公從三女奔之其母曰
必致之于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蔡今以美
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虞公弗獻三年王滅蔡　成公
英疏曰昔秦繆公與晉獻公共伐麗戎之國得美女一
玉環二秦取環而晉取女即麗戎國艾地守封疆之女
也　戰國策曰中山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喜爲陰
姬乃見趙王曰臣聞趙佳麗之所出也今殊無美者臣

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其眉曰準頰權衡犀角偃月
乃帝王之后非諸侯姬也趙王大悅欲請之司馬喜歸
謂中山君曰趙王非賢主也乃欲請陰姬王宜立以爲
后以絕趙王之意中山君遂立爲后　又曰張儀曰鄭
周之女粉白黛黑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　又曰魯君
舉觴于梁惠王曰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　說
苑曰齊王建九重之臺募國中有畫者賜之錢狂卒敬
君常苦飢寒妻端正敬君工畫貪賜書畫去家日久思
念其妻遂畫其像向之嘻笑旁人見之以白王王即設
酒與敬君相樂謂敬君曰國中獻女無好者以錢百萬
請妻可乎不者殺汝敬君惶遽聽許　史記曰尹夫人
邪夫人同時竝幸武帝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願
見邪夫人帝令他夫人飾從者數十人來前尹夫人見
之曰非邪夫人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覩其形狀不足以
當人主有詔邪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尹夫人望見之曰
眞是矣于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漢武故
事曰帝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十五
以上二十以下凡諸宮美人可有七八十與上同輦者
十六人員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施粉白儻黑　西
京雜記曰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

肌膚弱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作美人賦以自刺　東觀漢記曰初光武聞陰麗華美心悅之歎曰娶妻當得陰麗華後爲皇后　華嶠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善爲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也　拾遺記曰蜀先主甘后沛人里中相者曰此女後貴極宮掖及年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置后白綾帳中户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后與玉人齊色雙者非惟嫉后亦妒玉人后乃誡上曰昔子罕不以玉爲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可以妖玩經懷也上乃徹玉人衆嬖皆退當時以甘后爲神智

婦人　魏畧曰初袁紹子熙納甄后熙出幽州后留侍姑及鄴破紹妻及后坐堂皇上文帝入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撫文帝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帝審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爲迎娶焉　拾遺記曰魏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年十七容貌絶世時帝選良家子入宮靈芸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玉唾壺承淚壺即如紅色及至京師壺中之淚凝如血矣帝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夜來妙于鍼工雖深處

帷幄之中不用燈燭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爲鍼神　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絶所愛幸者有莫瓊樹薛夜來田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乃置蟬鬢縹緲如蟬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綵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爲衣裳一時冠絶　拾遺記曰吳主使圖其容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之以進吳主見而喜悅以琥珀如意撫案嗟曰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感人況在歡樂乎以雕輪就織室納于後宮

又曰孫亮作瑠璃屏風每于月下清夜舒之常與愛寵四姬同坐皆振古絶色一名朝妹二名麗居三名潔華四名洛珍　鄴中記曰陳達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崇妓綠珠弟子有李龍以爲夫人　俗說曰宋褘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　陳書吳興志曰梁吳興蘇氏女嘗于霅溪西南岸遇道士以小龜遺之光彩五色曰三年有徵蘇適　景明生女名要兒爲陳霸先后因名其地曰貴溼浦其中生重臺蓮花識者曰主出美人後果生后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后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竝紅白　陳書曰陳后主張貴妃

名麗華髮長七尺鬚黑如漆其光可鑒特聰慧有神彩進止閑雅容色端麗每瞻視眄睞光采溢目照映左右

天中記曰天寶中天下無事選六宮風流豔態者名花鳥使主宴　道山清話曰李後主宮嬪宮娘以帛纏足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作品色瑞蓮令宮娘以帛纏足令纖小作新月狀著素襪於蓮中回旋有凌雲態齊鎬詩六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因宮娘作也　南唐書後主保儀黃氏容態華麗冠絕當世顧眄顰笑無不妍姣其書學伎能皆出于天性　後山詩話曰貴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　采石瓜洲毚亮記曰完顏亮侍寢如花不如者長安貧家女慧麗尊亮寵凡打毬縱徼出入無不從亮死亦被殺

美婦人三

原　弄玉　劉向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妻焉夫婦共樓居一朝隨鳳凰飛去　漢武內傳西王母乘紫雲之輦履元璚之舄上殿　哀帝共坐命侍女賫玉唾壺來　南威　戰國策晉文得南威三日不朝晉君推南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　曹植洛神賦芳澤無加鉛華弗御　宋玉所謂閭里一百六十四五皆美麗嫁不售也　巫峽　高唐賦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洛川　山海經丹山西即之東曰洛川山洛川山也帝女居焉宋玉所謂帝之二女處洛川者也　西子　越絕書曰西施鄭旦二人出於苧蘿山賣薪之女也　忘梨　公主大悅遂成婚焉　忘鈎　韓嫣好於西子之王顏　王林賦曰若夫青琴宓妃之倫絕殊俗治冶閭麗靚刷輕妙　文帝與鄧通卧臨邛令之女也姣美知音善鼓琴文君夜奔相如相如與俱歸成都家徒四壁文君乃與相如還臨邛賣酒滌器以羞之　卓王孫聞而恥之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獨不足自苦如此今文君已失身於相如相如雖貧其人材足依王孫不聽文君久之困乏復謂王孫曰使文君不分何以自活王孫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財物副之文君既還成都相如乃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雜作滌器於市中王孫聞而恥之為

八姨封秦國同日拜命號國夫人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國宴

鸚鵡禁竹書記年曰殷伐氐山獲二女一名琰華琰是琬華是琰

寶曆二年浙東國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一曰輕鳳飛鸞上元夜

舞於燕臺之下輕鳳上元夜舞於安福樓下觀者如堵

李延年和之長生殿唱迴風之曲帝常擊節歎賞以衣帶鉤賜延

年明璫之飾恐塵埃汙其鉤也帝令衣帶鉤著履上履著履下履

之制自延年始

中之恐隨風而去帝之

傳粉燎香吞刀吐火

趙后在洛陽宮中新起七香湯踞通香沐浴畢以金槃玉杯賜侍

者薰餘之水名曰虎魄水

易牧齋曰露華百英助帝喜私坐燎降神百英助帝喜夏則繞

帝所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一曲輒令侍者以金槃玉杯賜

四玉膚承歡吹氣勝蘭不絕口

寶蓋重重一雙紅芙蓉

上瑤姬事見前

丹山瑤婦　漢殿麗娟

寶曆二年浙東國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一曰輕鳳飛鸞上元夜

舞於燕臺之下輕鳳上元夜舞於安福樓下觀者如堵

爲二女歌舞臺每歌聲發如鸞鳳之音及觀于庭際舞每歌罷上令設金屋寶帳盖

態豔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一曲風回其袖也帷庭中花皆翻落置懷中香經日不歇

恐風日所侵故也宮人名麗娟年十五

寶曆二年浙東國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一曰輕鳳飛鸞上元夜舞於燕臺之下輕鳳上元夜舞於安福樓下觀者如堵

茗琬華是琰　杜陽雜編

寶曆二年浙東國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一曰輕鳳飛鸞上元夜舞於燕臺之下輕鳳上元夜舞於安福樓下觀者如堵

鸚鵡禁竹書記年曰殷伐氐山獲二女一名琰華琰是琬華是琰　杜陽雜編

寶曆二年浙東國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一曰輕鳳飛鸞上元夜舞於燕臺之下輕鳳上元夜舞於安福樓下觀者如堵

走歸告諸人曰昔宋國之俗與鄰文公爲之悲婉之氣見君子不敢指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滅燭之節亂男女之

戲放傲逸之情纏奢淫之費破貞高之節何也婦人既多乃令畫工圖畫被四

體陳圖之狀見貌爲不得名幸後匈奴求美女于帝帝以明君遠嫁爲辱也

堤謨拉玉質疑膚體輕氣影或隱年不飢路王成事見二

丹泉華幄年齒延國來獻吾舞者二人一名旋綃一名

帝悔之不重失信于外國故不復更人

卷髮

帝梅之而重記燕昭王即位二

拾遺記燕昭王即位以紅箋進詩謝

長袖修裾

上周成王事見二

禮破貞高之節何也婦人既多乃令畫工圖畫被四體陳圖之狀見貌爲不得名幸後匈奴求美女于帝帝以明君遠嫁爲辱也

帝悔之不重失信于外國故不復更人

卷髮

帝梅之而重記燕昭王即位二

拾遺記燕昭王即位以紅箋進詩謝

帝曰蜂仙才調女相如也

丹泉華幄年齒延國來獻吾舞者二人一名旋綃一名

能畫長眉

步步生蓮

帝曰蜂仙才調女相如也

能畫長眉

步步生蓮

蓋妃名玉奴東陽侯女也

淡粧雅服

梅妃傳曰妃名采蘋莆田人父爲閩縣丞生妃時有大星墜其所居之溪中因名其溪曰採蘋溪

淡粧雅服

梅妃傳曰妃名采蘋莆田人父爲閩縣丞生妃時有大星墜其所居之溪中因名其溪曰採蘋溪

名花見羞

王氏美色號花見羞

名花見羞

王氏美色號花見羞

仙見谷上有石皆紫色如雞子象取二枚見一美人被着故青石曰女急送手中物還之叩頭乞長生不死藥方一道

隔窗見骨

帝王世紀殷時有仙女名昌容隔窗見骨帝以爲夫人史臣告大夫大夫曰夫有男成必有女成好其容貌必自女

必有女成

國語晉公子重耳之妻姜氏謂公子曰子猶在此子之妻趙衰其從之公子不可姜氏與趙衰謀以酒醉公子載以行

土城學服

吳王逞而好色大越王以美女二人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穀教以步容得苧蘿山鬻薪之女二曰西施鄭旦土城臨于都巷三年學服

投梭

晉書謝鯤之女有才色鯤投梭折其齒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懷中香經日不歇

鄰家處女

晉書謝鯤之女有才色鯤投梭折其齒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懷中香經日不歇

藏琥珀

周冥記漢武帝末始元年西王母遣使獻美女淡容華神仙傳曰合德美容體膚滑出浴新

藏琥珀

周冥記漢武帝末始元年西王母遣使獻美女淡容華神仙傳曰合德美容體膚滑出浴新

新羅美女

南史齊東昏侯寵潘妃名玉奴東昏於金蓮花上令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蓮花

新羅美女

南史齊東昏侯寵潘妃名玉奴東昏於金蓮花上令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蓮花

步步生蓮

南史吳郡陸慧曉女名法琬年數歲有神仙才調女相如也

步步生蓮

南史吳郡陸慧曉女名法琬年數歲有神仙才調女相如也

能畫長眉

山堂肆考隋煬帝敕畫工畫十眉一曰遠山眉二曰羅煙眉三曰拂雲眉四曰倒暈眉五曰三峰眉六曰垂珠眉七曰月稜眉八曰橫波眉九曰小山眉十曰

能畫長眉

山堂肆考隋煬帝敕畫工畫十眉一曰遠山眉二曰羅煙眉三曰拂雲眉四曰倒暈眉五曰三峰眉六曰垂珠眉七曰月稜眉八曰橫波眉九曰小山眉十曰

隋窗見骨

帝王世紀殷時有仙女名昌容隔窗見骨帝以爲夫人史臣告大夫大夫曰夫有男成必有女成好其容貌必自女

必有女成

國語晉公子重耳之妻姜氏謂公子曰子猶在此子之妻趙衰其從之公子不可姜氏與趙衰謀以酒醉公子載以行

土城學服

吳王逞而好色大越王以美女二人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穀教以步容得苧蘿山鬻薪之女二曰西施鄭旦土城臨于都巷三年學服

投梭

晉書謝鯤之女有才色鯤投梭折其齒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懷中香經日不歇

鄰家處女

晉書謝鯤之女有才色鯤投梭折其齒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懷中香經日不歇

藏琥珀

周冥記漢武帝末始元年西王母遣使獻美女淡容華神仙傳曰合德美容體膚滑出浴新

新羅美女

南史齊東昏侯寵潘妃名玉奴東昏於金蓮花上令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蓮花

步步生蓮

南史吳郡陸慧曉女名法琬年數歲有神仙才調女相如也

能畫長眉

山堂肆考隋煬帝敕畫工畫十眉一曰遠山眉二曰羅煙眉三曰拂雲眉四曰倒暈眉五曰三峰眉六曰垂珠眉七曰月稜眉八曰橫波眉九曰小山眉十曰

隋窗見骨

帝王世紀殷時有仙女名昌容隔窗見骨帝以爲夫人史臣告大夫大夫曰夫有男成必有女成好其容貌必自女

必有女成

國語晉公子重耳之妻姜氏謂公子曰子猶在此子之妻趙衰其從之公子不可姜氏與趙衰謀以酒醉公子載以行

土城學服

吳王逞而好色大越王以美女二人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穀教以步容得苧蘿山鬻薪之女二曰西施鄭旦土城臨于都巷三年學服

投梭

晉書謝鯤之女有才色鯤投梭折其齒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懷中香經日不歇

鄰家處女

晉書謝鯤之女有才色鯤投梭折其齒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懷中香經日不歇

藏琥珀

周冥記漢武帝末始元年西王母遣使獻美女淡容華神仙傳曰合德美容體膚滑出浴新

新羅美女

南史齊東昏侯寵潘妃名玉奴東昏於金蓮花上令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蓮花

步步生蓮

南史吳郡陸慧曉女名法琬年數歲有神仙才調女相如也

能畫長眉

山堂肆考隋煬帝敕畫工畫十眉一曰遠山眉二曰羅煙眉三曰拂雲眉四曰倒暈眉五曰三峰眉六曰垂珠眉七曰月稜眉八曰橫波眉九曰小山眉十曰

淡粧雅服

梅妃傳曰妃名采蘋莆田人父爲閩縣丞生妃時有大星墜其所居之溪中因名其溪曰採蘋溪

淡粧雅服

梅妃傳曰妃名采蘋莆田人父爲閩縣丞生妃時有大星墜其所居之溪中因名其溪曰採蘋溪

名花見羞

王氏美色號花見羞

名花見羞

王氏美色號花見羞

增隋窗見骨

帝王世紀殷時有仙女名昌容隔窗見骨帝以爲夫人史臣告大夫大夫曰夫有男成必有女成好其容貌必自女

必有女成

國語晉公子重耳之妻姜氏謂公子曰子猶在此子之妻趙衰其從之公子不可姜氏與趙衰謀以酒醉公子載以行

土城學服

吳王逞而好色大越王以美女二人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穀教以步容得苧蘿山鬻薪之女二曰西施鄭旦土城臨于都巷三年學服

投梭

晉書謝鯤之女有才色鯤投梭折其齒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懷中香經日不歇

鄰家處女

晉書謝鯤之女有才色鯤投梭折其齒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懷中香經日不歇

藏琥珀

周冥記漢武帝末始元年西王母遣使獻美女淡容華神仙傳曰合德美容體膚滑出浴新

新羅美女

南史齊東昏侯寵潘妃名玉奴東昏於金蓮花上令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蓮花

步步生蓮

南史吳郡陸慧曉女名法琬年數歲有神仙才調女相如也

能畫長眉

山堂肆考隋煬帝敕畫工畫十眉一曰遠山眉二曰羅煙眉三曰拂雲眉四曰倒暈眉五曰三峰眉六曰垂珠眉七曰月稜眉八曰橫波眉九曰小山眉十曰

淡粧雅服

梅妃傳曰妃名采蘋莆田人父爲閩縣丞生妃時有大星墜其所居之溪中因名其溪曰採蘋溪

淡粧雅服

梅妃傳曰妃名采蘋莆田人父爲閩縣丞生妃時有大星墜其所居之溪中因名其溪曰採蘋溪

名花見羞

王氏美色號花見羞

名花見羞

王氏美色號花見羞

增隋窗見骨

帝王世紀殷時有仙女名昌容隔窗見骨帝以爲夫人史臣告大夫大夫曰夫有男成必有女成好其容貌必自女

必有女成

國語晉公子重耳之妻姜氏謂公子曰子猶在此子之妻趙衰其從之公子不可姜氏與趙衰謀以酒醉公子載以行

土城學服

吳王逞而好色大越王以美女二人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穀教以步容得苧蘿山鬻薪之女二曰西施鄭旦土城臨于都巷三年學服

投梭

晉書謝鯤之女有才色鯤投梭折其齒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懷中香經日不歇

鄰家處女

晉書謝鯤之女有才色鯤投梭折其齒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懷中香經日不歇

藏琥珀

周冥記漢武帝末始元年西王母遣使獻美女淡容華神仙傳曰合德美容體膚滑出浴新

新羅美女

南史齊東昏侯寵潘妃名玉奴東昏於金蓮花上令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蓮花

步步生蓮

南史吳郡陸慧曉女名法琬年數歲有神仙才調女相如也

能畫長眉

山堂肆考隋煬帝敕畫工畫十眉一曰遠山眉二曰羅煙眉三曰拂雲眉四曰倒暈眉五曰三峰眉六曰垂珠眉七曰月稜眉八曰橫波眉九曰小山眉十曰

淡粧雅服

梅妃傳曰妃名采蘋莆田人父爲閩縣丞生妃時有大星墜其所居之溪中因名其溪曰採蘋溪

淡粧雅服

梅妃傳曰妃名采蘋莆田人父爲閩縣丞生妃時有大星墜其所居之溪中因名其溪曰採蘋溪

名花見羞

王氏美色號花見羞

名花見羞

王氏美色號花見羞

玉卮娘 志怪錄有書生遇神女見胡僧憶指曰此西王母第三女號玉卮娘

詩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彈急知柱促願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又詩曰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娼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古樂府陌上桑行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素絲爲籠係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綈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幘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鉏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魏曹植詩曰有一美人被服纖羅妖姿豔麗翫若春花紅顏華暮雲髣髴神龍翩翩婉若遊鴻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輕雲之蔽月飄颻若流風之迴雪　又雜詩曰仰視浮雲翔俯聽悲風鳴攬衣出中閨逍遥步前庭　又美女篇曰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颻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采長笑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曜朝日誰不希令顏

又阮籍詩曰二妃游江濱道遥從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嫕有芬芳綺靡情歡愛千歲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華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　晉傅元詩曰有女懷芬芳媞媞步東廂娥眉若雙翠明眸發清揚丹脣皓齒秀顏若珪璋令儀希世出無乃古毛嬙首帶金步搖耳繫明月瑠珠環約素腕翠羽垂鮮光容華既已豔志節凝秋霜　梁簡文帝晚景出行詩曰細樹含殘影春閨散晚香輕花鬢畔隱微汗粉中光飛息初罷曲啼鳥忽度行羞令白日暮車馬鬱相望　又詠内人晝眠詩曰北窗聊就枕南簷日未斜攀鉤落綺障插撥舉紗夫婿恒相伴莫誤是倡家　又昭明太子美人晨粧詩曰北窗朝向鏡錦障復斜縈嬌羞不肯出猶言粧未成散黛隨眉廣燕支逐臉生試將持出衆定得可憐名

又邵陵王簫綸見姬人詩曰春來不復賒入苑駐行車比來粧點異今世撥鬟斜却扇承枝影舒衫受落花狂夫不妬妾隨意晚還家　又庾肩吾詠美人看畫詩曰欲知畫能巧喚取真來映竝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鏡安叙等疎密著領俱周正不解平城圖誰與丹青競　又詩曰絳樹及西施俱是好容儀非關能結束本自細

腰肢鏡前難竝照相將映綠池看粧畏水動斂袖避風吹轉手齊裾亂橫簪墜曲中人未取誰堪白日移不分他相識唯聽使君知　又徐君蔣初春攜內人行戲詩曰梳飾多今世衣著一時新草短猶通履梅花漸著人樹斜牽錦被風橫入紅綸滿酌蘭英酒對此得娛神　又劉孝綽愛姬贈主人詩曰卧久疑粧脫鏡中私自看薄黛銷將盡凝朱半有殘垂釵繞落鬢微汗染輕紈同蓋不相難對笑更承歡妾心君自解掛玉且留冠

又詠姬人未肯出詩曰帷開見釵影簾動聞釧聲徘徊聽不出常羞華燭明　又漢上嚴蕩子婦詩曰桑中始奕奕淇上未湯湯美人要雜佩上客誘明璫日暗人聲靜微步上蘭房露葵不待勸鳴琴無暇張翠釵挂已落羅衣拂更香如何嫁蕩子春夜守空牀未見青絲騎徒勞紅粉妝　又吳均古意詩曰妾家橫塘北發豔小長干花釵玉宛轉珠纓金絡紈羅歷歷懸青鳳逶迤摧白圖誰能分見此含恨不相看　又何思澄南苑逢美人詩曰洛浦疑迴雪巫山似旦雲傾城今始見傾國昔曾聞嬋眼隨羞合丹脣遞笑分風捲葡萄帶日照石榴裙自有狂夫在空持勞使君　又鮑泉落日看還詩曰妖姬競早春上苑逐名臣苔輕變水色霞濃掩日輪雕甍斜落景畫扇拂遊塵衣香遙已度衫紅遠更新誰家蕩舟妾何處織縑人　又徐悱春攜內人行詩曰梅花漸著人行歷驟垂曲中人未取誰堪白日移蘭牖輕風度落日更新粧開簾對芳樹　又詩曰東家挺奇麗南國擅容輝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　陳伏知道詠人嫮妾仍逐琴心詩曰春色轉相催佳人心自迴長卿琴已弄秦嘉書未來挂冠易分綬薦枕缺因媒染香風即度登垣花正開貞樓若高下如何上陽臺

又徐陵春情詩曰風光今旦動雪色故年殘薄夜迎新節當壚却晚寒故香分細霧石炭擡輕紈竹葉裁衣帶梅花奠酒盤年芳袖裏出春色黛中安欲知迷下蔡先將過上蘭　又唐徐賢妃賦得北方有佳人詩曰由來稱獨步本是號傾城柳氣看閒發桃花臉上生臂搖金釧響步轉玉環鳴纖羅宜寶袜紅衫初繡成戀知一顧重別覺舞腰輕　又梁鍾觀美人卧詩曰妾家巫峽陽羅帳寢銀牀曉日臨窗久春風引夢長落釵猶翠鬢微汗欲銷黃縱使朦朧覺魂猶逐楚王　又孟浩然同張明甫碧溪荅詩曰別業閒新製同聲應者多還看碧溪荅不羨綠珠歌自有陽臺女朝朝拾翠過綺筵鋪錦繡妝牖閉藤蘿秋滿休開日春餘景色和仙扈能作伴羅襪共凌波別島尋花藥迴潭折芰荷更憐斜日照紅粉

豔青城　又春情詩曰青樓曉色珠簾映紅粉春雖寶鏡催已厭交情憐枕席相將遊戲遶池臺坐時衣帶縈纖草行即裙裾掃落梅更道明朝不當作相期共鬬管絃來　又宋之問和趙員外佳陽橋遇佳人詩曰江雨朝飛浥細塵陽橋花柳不勝春金鞍白馬來從趙玉面紅妝本姓秦妒女猶憐鏡中髮侍兒堪感路傍人蕩舟爲樂非吾事自歎空閨夢寐頻　又李羣玉同鄭相幷歌姬小飲詩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聳巫山一段雲風格只應天上有歌聲豈合世間聞胸前瑞雪燈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醺不是相如憐賦客爭教容易見文君

又常非月詠談容娘詩曰舉手整花鈿翻身舞錦筵馬圍行處匝人壓看場圓歌索齊聲和情教細語傳不知心大小容得許多憐　又李百藥火鳳辭曰歌聲扇裡出妝影扇中輕未能含掩笑何處欲障聲知音自不惑得念是分明莫見雙啼臉疑人含笑情

賦　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詞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臣東家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

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　又高唐賦并序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岨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又宋玉神女賦曰其始出也曜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晰兮若皎姬揚袂鄭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旃湫兮如風凄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　漢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司馬相如美閎閈都游於梁王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於王王曰相如美則美矣吾聞之登徒不好色而妻美臣不好色而妻醜王曰善乃賜相如金百斤相如得之以下辭取悅游王後宮相

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托身兮長自私
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茵褥重陳角枕橫施女乃弛
其上服表其中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
如脂臣脉定于內心正于懷翻然高舉與彼長辭　後
漢張衡定情賦曰夫何妖女之淑顯光華豔而秀容斷
當時而遲色冠朋匹而無雙歎曰大火流兮草蟲鳴繁
霜降兮草木零秋爲期兮時已征思美人兮愁屏營
又蔡邕協初賦曰其在近也若神龍采鱗翼將舉其既
遠也若披雲綠漢見織女立若碧山亭亭豎動若翡翠
奮其羽泉色燎照視之無主面如明月煇似朝日色若

蓮起肌如凝蜜　魏曹植洛神賦御者對曰臣聞河洛
之神名曰宓妃君王所見無乃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
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
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
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
波濃纖得所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若約素延頸秀項
皓齒呈露芳澤無加鉛華不御雲髻峩峩脩眉聯娟丹
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盼靨輔承權瓌姿豔逸儀靜
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代骨象應圖被羅服
之璀璨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

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
躕于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
旗攘皓腕于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余情悅其淑美心
振蕩而不怡收和顏以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
靈感焉徙倚傍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
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以流芳超長吟
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歎匏瓜之無匹詠牽牛之獨
處揚輕袿之綺靡翳修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
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又曰越北沚
過南岡紆素領迴青陽動丹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
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于是背下陵高足往
心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　又劉楨魯都賦曰衆媛侍
側鱗附盈房蛾眉青眸顏若濡霜含丹吮素巧笑妍詳
披耀日之珍笄珥明月之珠璫袿衣紛褷振珮鳴璜
晉張華永懷賦曰美淑人之妖豔因盼睞而傾城揚綽
約之麗姿懷婉娩之柔情超六列于往古邁來今之清
英既惠余以至歡又結我以同心交恩好之款固接情
愛之分深擔中誠于曒日靴契以斷金　又阮籍清
思賦曰靡白玉以爲面披丹霞以爲衣襲九英之耀精
佩瑤光以發輝　又袁宏夜酣賦曰開金扇坐瓊筵衛

姬進鄭女前形窈窕以纖弱豔妖冶而清妍似春蘭之
齊秀象明月之雙懸　宋謝靈運江妃賦曰小腰微骨
朱衣皓齒綿視騰采靡容膩理出月隱山落日映嶼收
霞斂色迴颷拂渚每馳情于晨暮矧良遇之莫敘投明
珠以申贈覩色授而魂與嗟佳人之眇邈眺霄際而告
語懼展愛之未期抑傾念而輕佇天台二娥宮亭雙嫒
青桂神接紫衣形見或飄翰凌煙或潛泳浮海萬里俄
頃寸陰未改事雖假于雲物心常得于無待　梁江淹
麗色賦曰夫絶世獨立者信東鄰之佳人既翠眉而瑤
質亦瞳矓而橫脣灑金花及珠履颺綺袂于錦紳色練

練而欲奪光炎炎而若神非氣象之可譬焉影響而能
陳故山藻靈胞冰華玉儀其始見也若紅蓮鏡池其少
進也如采雲出崖五光徘徊十色陸離寶過珊瑚同樹
價直瓊草共枝于是雕臺繡户當衢橫衡椒庭承月碧
幌延日架虬柱之嚴麗亘虹梁之峻密錦慢垂而香寂
桂煙起而清謐乃曜邯鄲之躩步增北里之鳴琴若夫
紅華舒春黃鳥飛時紺葱初軟赬蘭始滋不噣蘅帶無
倚桂旗摘芳拾蕊涵詠吐辭笑月出于陳歌感蔓草于
衛詩氣炎日永離明火中槿榮任露蓮花勝風後櫚丹
柰前軒碧桐笙歌晚右琴舞池東至乃西陸始秋白道

月弦金波照户玉露曒天氣已濕兮曉未半星雖流兮
夜何央憶雜佩兮且一歎念錦衾兮以九傷於是帳必
蘭田之寶席必蒲萄之文館闕明月室晝浮雲言必入
嫺動必應規有光有豔如合如離氣柔色靡神凝骨奇
經秦歷趙既無其雙羣楚訪蔡不覩其容非天下之至
麗孰能與于此哉　又沈約麗人賦曰有客弱冠未仕
締交戚里馳騖王室遨遊許史歸而稱曰狹斜才女銅
街麗人亭亭似月嫵婉如春凝情待價思尚衣巾芳踰
散麝色茂開蓮陸離羽佩雜錯花鈿響羅衣而不進隱
明燈而未前中步檐而一息順長廊而洞歸池翻荷而

納影風動竹而納衣薄暮延佇宵分乃至出暗入光含
羞影嫺垂羅曳錦鳴瑤動翠來脫薄鞾去留餘臘雪鞾
委露理驕清渠落花入領微風動裾　增　唐富嘉謩麗
色賦曰客有紅盤京劇者才力雄倬志圖豐茂繡轂生
塵金羈照路清江可涉淚淇始度拾蕊歲滋摘芳奇樹
錦席夜陳苔華嬌春瑤臺吐鏡翠樓初映俄而世姝即
國容進疑自持兮動盼目爛爛兮昭振金爲釵兮十二
行錦爲履兮五文章聲珊珊兮佩明德　一作璫　一作意洋洋兮
若有亡　一作聲珊珊兮意洋洋兮若有得兮若有亡踪躅兮延佇招吾人兮曲
房凝紅吐暉兮明燭流注願言始勤兮四座相顧時義

哉而載笑唯見光氣之交驚夜如何其夜遲遲美人至止兮皎素絲秉明心兮無他期夜如何其夜已半美人至止兮素玉案之死矢兮無渭撓既而河漢欲傾琴瑟且鳴餘弄未盡歌含韻清（一作清歌含韻）歌曰涉綠水兮採紅蓮水曼曼兮芙蓉舟容與兮白日暮桂水浮兮不可度憐彩翠于幽渚悵妖妍于早露於是覽物遷跡徘徊不懌起哀情于碧湍指盛年于光陰擊節（一作緝結）浩歎解佩嘉客是時也揚雄始壯相如未病復有鄒枚籍籍前令咸娛座客喜妙情瀨豪翰動和聲使夫燕姬趙女衛豔陳娥東門相送上宮經過碧雲合兮金閨暮紅埃起

兮綵騎多價奪十城之美聲曼獨立之歌況復坐絃酌而對瑤章當盛時而謂何　又吕向美人賦曰藥華灼灼柳容婀娜輕羅隨風長穀舒縠霧隔膚紅柔姿靡質妖豔嬌逸絕衆挺出嬛然容冶寵若明媚曼睇騰光以橫波修蛾灌色以總羣齒編貝蹟含雲顏綽約以冰雪氣芬郁而蘭薰腰珮激而成響首飾曜而騰文或纖麗婉以似羸或穠盛態而多肌有沉靜見節有語笑呈姿思若老成體類嬰兒真天子所御者非庶人當有之

增　歌唐李賀許公子鄭姬歌曰許史世家外親貴宮錦千端買沉醉銅駝酒熱烘明膠古堤大柳煙中翠桂開

醜婦人一

增 說文曰仳催醜面也　通俗文曰不媚曰嫸音訾可惡曰嫸音怪大醜曰奰音醜稱曰娭與嬉同　周易曰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焦贛易林復之蒙曰鵗鵴娶妻深目窮斗折腰不媚與伯相負

醜婦人二

增 軒轅本紀曰黃帝納醜女號嫫母使訓宮人而有淑德奏上德之頌帝周游行時元妃嫘祖死于道令次妃子曰嗟臏哆噣遽除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爲美者嫫母仳催也注仳催古之醜女　列女傳曰齊鍾離春者齊無鹽邑女也四頭深目長肚大節印臭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于是拂拭短褐自謁齊王齊王方宴于漸臺左右聞之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宣王召見揚目衒齒謂有四始宣王喟然而歎納之爲后　韓詩外傳曰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以吾肉善如量而去苦少耳吾肉不善雖以他附益之尚猶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擘杏齒如編蠶　列女傳曰齊孤逐女者孤無父母其狀甚醜三逐于鄉五逐于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請見王輟食而起左右曰三逐于鄉者不忠五逐于里者少禮何足爲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其人必有與人異者遂見與之語而悅之遂以爲齊相妻　莊子曰陽子之宋宿于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東觀漢記曰梁鴻同郡孟氏其女名光狀貌醜而黑能舉石臼擇對不嫁年三十鴻聞聘之

醜婦人三

新 敕屑　麤麻　楚辭曰西施媐而不對嫫母敕屑而日侍　又曰哇淫而衆人所珍　列女傳曰魯孟軻母也軻早喪父其家東舍有殺豬者軻問其母曰東舍殺豬何爲母曰欲啖汝軻以爲信乃竊東舍肉母知之曰非汝所宜食也是婦人之性也今汝效之是汝不終我教也乃去舍市傍軻又學爲賈人衒賣之事母又以爲非復徙舍近學宮軻乃嬉遊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軻卒成大儒名聞天下　劉向列女傳曰齊宣王時無鹽醜女也行年四十無夫號曰無鹽君宣王后也其爲人極醜無雙天下莫比其頭極大髮黃而少眉目深陷鼻孔仰天長頤結喉肩高於頂背大於腰十指長而節粗皮膚黑色而光澤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乃自詣宣王願備後宮掃除之職王乃大悅立以爲后　韓詩外傳曰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以吾肉善如量而去苦少耳吾肉不善雖以他附益之尚猶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　傳曰目如擘杏齒如編蠶　列女傳曰齊孤逐女者孤無父母其狀甚醜三逐于鄉五逐于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請見王輟食而起左右曰三逐于鄉者不忠五逐于里者少禮何足爲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其人必有與人異者遂見與之語而悅之遂以爲齊相妻　莊子曰陽子之宋宿于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東觀漢記曰梁鴻同郡孟氏其女名光狀貌醜而黑能舉石臼擇對不嫁年三十鴻聞聘之

新 敕屑　麤麻　楚辭曰西施媐而不對嫫母敕屑而日侍　又曰哇淫而衆人所珍　列女傳曰魯孟軻母也軻早喪父其家東舍有殺豬者軻問其母曰東舍殺豬何爲母曰欲啖汝軻以爲信乃竊東舍肉母知之曰非汝所宜食也是婦人之性也今汝效之是汝不終我教也乃去舍市傍軻又學爲賈人衒賣之事母又以爲非復徙舍近學宮軻乃嬉遊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軻卒成大儒名聞天下　劉向列女傳曰齊宣王時無鹽醜女也行年四十無夫號曰無鹽君宣王后也其爲人極醜無雙天下莫比其頭極大髮黃而少眉目深陷鼻孔仰天長頤結喉肩高於頂背大於腰十指長而節粗皮膚黑色而光澤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乃自詣宣王願備後宮掃除之職王乃大悅立以爲后　韓詩外傳曰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以吾肉善如量而去苦少耳吾肉不善雖以他附益之尚猶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　傳曰目如擘杏齒如編蠶　列女傳曰齊孤逐女者孤無父母其狀甚醜三逐于鄉五逐于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請見王輟食而起左右曰三逐于鄉者不忠五逐于里者少禮何足爲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其人必有與人異者遂見與之語而悅之遂以爲齊相妻　莊子曰陽子之宋宿于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東觀漢記曰梁鴻同郡孟氏其女名光狀貌醜而黑能舉石臼擇對不嫁年三十鴻聞聘之

笑樂鄉里爲之諺曰寧作孔明擇婦正得阿醜女

傳齊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　宿瘤　惠妃　允婦　王隱晉書

閔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宿瘤　太上欲娶衛女揚后欲娶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賈家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也

武帝爲太子納妃謀久不決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也賈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家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也賈充名子許允婦阮德如妹奇醜交禮竟許不復入桓範

賈充名子許允婦阮德如妹奇醜交禮竟許不復入桓範郭子曰阮嫁醜女于鄉故當有意許便回入內見婦有四德出婦便投諸傳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許有愧色桑相敬重

出婦所之惟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

新婦所之惟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許有愧色桑相敬重

效矉　摯耳　莊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也

鹿頭　傴肩　皤腹　上見劉思真醜女賦　猴面　部郡中朱紱妻有美色洛中頗業坊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傴肩皤腹惡聲惡色醜陋惡衆世所無朱俊之忘寢廢食

人部

醜婦人四

嫫母倭傀　四子講德論曰嫫母倭傀善謀者不能掩其醜　後宮花燭　唐書中宗好與朝臣侍戲韋庶人嘗與帝戲時有一乳母竟坐也訛老且醜嵩落髮禿于後宮列花燭爲御史大夫實懷貞每進表狀妻俗謂乳母之婿曰阿著慢貞列其官位必曰國著欣然有自負之色

醜婦人五

續詩唐李白詩曰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　又張又新詩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賦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旁行踽僂又齊且痔　劉思真醜婦賦曰

人皆得令室我命獨何吝不遇美任德正值醜惡婦才質陋且儉姿容劇嫫母鹿頭獼猴面椎額復出口折頤腦樓鼻兩眼顣一交切如曰膚如老桑皮耳如側兩手頭如研米椎髮似掘埽箒惡觀醜儀容不嫺似鋪首闇鈍袌袖如常拭釜屨中如和泥爪甲長有垢脚皺可容箸熟視令人嗑

長大人一

周書曰丘陵之人專而長　禮斗儀曰君乘土而王者其人長　又曰臣乘金而王其民洪白長大

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長

長大人二

帝王世紀曰禹長九尺九寸殷湯長九尺　又曰季歷之妃生文王昌身長十尺　孔演圖曰孔子長十尺大九圍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長一丈眉間一尺

蜀王本紀曰秦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長二十五丈六尺　漢書曰韓王信長八尺九寸張蒼長大肥白如泳金曰禪長八尺二寸東方朔九尺三寸　河圖龍文曰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又以

東十萬里得僥國人長三丈五尺又以東十萬里中秦國人長一丈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又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萬丈天中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長三千萬丈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圍九尺踐寵蛇截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知百穀草木鹽苦名曰聖一名捂一名先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者令人神智　又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一千六百里腹圍一千五百里但日飲酒五斗不食魚肉五穀唯飲酒之人一名仁一名信一名神　又曰東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其長不飲不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爲食以露爲漿名曰尺郭一名食邪一名赤黃父　漢書曰王商長八尺餘身體洪大容貌絶人單于來朝見商而拜　又曰朱雲字子游魯人少時任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　又曰賈逵長八尺二寸京師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後漢書曰郭林宗儀貌魁岸身長八尺聲如鐘　三十國春秋曰東

萊太守王彎未仕時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據鞍由鐙燕王慕容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食一進一斛餘德驚曰所噉如此非耕而能飽而才貌不凡堪爲貴人可以一縣試之由是拜建陵長甚有治績　崔鴻前秦錄曰鹿紐字處嘿西平人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清辯善論雄武便弓馬孝友貞亮聲高一時　宋書曰南郡王義宣爲荆州刺史白皙美鬚眉身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　齊書曰王茂先身長八尺潔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常見之歎曰王茂先堂堂如此必爲公輔　北齊書曰肅宗孝昭皇帝諱演字延安聰敏有識度深獨秀　又曰神武時盧曹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爲馬槽脛長丈六以爲二矟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惟彭樂彊舉之未幾曹遇疾痛聲聞于外巫言海神爲祟遂卒　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幼而俊邁聰敏絶倫博覽羣書尤喜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　五行書曰開元二十二年四月獻長人名李家麗長八尺有五寸　唐書曰李義琰身長八尺博學多識高宗每有顧問言皆切直　夷堅志曰淳熙間蘇州有唐姓者兄妹皆長丈二日啗斗

餘行倦則依市簷憩坐如堵牆不可出出則溷市觀之詔廩之殿前司德壽欲見之遣詣北宮懼其聚民乃卧而泛之河至望仙橋專舟乘焉　語林曰成化辛丑蘇州出長可三四丈深目黑面獰醜不堪見數人悉以藤貫穿之繫于樹上已而復入衆極力斷之而寘始放舟前衛數軍士以禦倭汎海爲大風颶至一島一人從林中者偕數輩來以手攀舷舟中一勇士急掣刀斷其指始舍舟去觀其斷乃中指一節長大人三長尺有四寸貯嘉定庫

捕魚張烏

山海經長臂國人捕魚水中兩手各銜一魚注云其人手下垂至地晉潮雖人卿

林父支提

東方朔神異經東南隅大荒中有高千里復圍百輔郭長大人長三丈二各三指

猿臂虎口

帖郭知遠長七尺猿臂虎口

腰十圍跡六尺

魏志成熙三年有大人見襄武縣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衣長一丈大十圍名巨無霸本出於蓬萊東五城西北詔如海濱鮑魚不能識三隅人主

齊夢盤庚、郭稱顏子

不能勝即日大車駟馬載諸闕卧則枕鼓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得臣不能害叔孫得臣反誅長狄也兄弟三人大害中國焉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反誅長狄也兄弟三人大害中國焉

舊見載

骨專車

毅梁傳盟文公十一

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六　長大人　七

巨霸枕鼓

申香拂蓋

上詳出蓬萊注崔鴻前秦錄

河流大履

海汎中衣

祖冲之述異記符健望始

馬騰雄異

趙壹魁梧

東觀漢記後漢書趙壹字元叔魁梧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髯

猿臂善射

廣額深顧、秀眉

明目高鼻

鍾以鑄生

銅頭鐵額

鉛爪鋸牙

頎而長兮

數之極也

詩符嗟昌兮頎而長兮國語仲尼曰長

入學究書

結賢待

士

頎而長兮

數之極也

巨霸枕鼓

申香拂蓋

河流大履

海汎中衣

馬騰雄異

趙壹魁梧

猿臂善射

廣額深顧、秀眉

明目高鼻

鍾以鑄生

銅頭鐵額

鉛爪鋸牙

入學究書

結賢待

士

齊夢盤庚、郭稱顏子

璟語武景公伐宋至曲陵登見一人甚長而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則盥庚夫盤庚之長九尺有餘大下而小上白色而髯其言好仰而聲上公曰是也是如君師不如皇之遠不伐宋也晉書羊祜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人望見之曰此今之顧子也

一丈八尺　三十六年

魏略天竺國人大國孕三十六年而生兒白首長丈

釣魚橫海

漢武故事公孫賀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白眉長丈

韋犬東萊

子因忽不見

橫海有魚陵海數國東極有大人晰小為第經不可枝

孫綽子海人容貌甚偉有大人之風

釣魚華山之頂

咬萬頃之皮

足八尺拇地圍

天竺國人長一丈八尺首長丈

大人之國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堂有一人踰其上張弩射之

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波谷山者有一丈拇地圍

車隣國女

男女皆長八尺

波谷山人

羣車隣國

侯今者安觀其出常若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大人自柳損晏子曰晏子足矣是以求去也其後大自柳沒入官

漢書金日磾沒入官

長大人

相御大蓋氣勢甚偉其上張蓋車從門闚其妻從門闚而歸其夫為齊相出其妻請去其夫曰武儀後

萬以大夫

拜為馬監

史記晏子為齊相出其妻從門闚而歸其夫為齊相出其妻請去其夫曰武儀後

心無憂患

白皙長大人

晉阮孚善屐不經二十年屐心無憂患不經二十年心無憂患

白皙長大人

晉郭璞長臂國讚曰雙臂三丈體如中人彼曷為

千秋八尺

漢書車千秋姓田氏為高廟前

三丈

父終生潛龍之狀僚如窗門數臨陵齊齊在以戈殺之埋其首于駒之北門數臨其弟築如埋其首于周之北門數臨長狄圖名蓋長三丈骨節非常恐後代以其異故之故所記

千仞

千仞楚記東方長人

金人十二

前五行志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凡十二人見于臨洮作金人十二以像之遂自賢聖統長城大人見又三輔舊事銅人重各二十四萬斤銘天下兵器為十二鍾虡明年銷以為鍾虡

千秋八尺

漢書車千秋姓田氏為高廟前

者長臂之人脩脚是負捕魚海濱　又夸父讚曰神哉夸父難以理尋傾河及日遁形鄧林觸類而化應無常心

短小人一

增 方言曰侏儒短人也黨爥短也江湘之會曰黨　又曰齊桂林之中謂短曰爥東楊之間謂之倭　占夢書曰凡夢侏儒事不成舉事中止後無名百姓所笑人所輕

短小人二

增 荀非相論曰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貢短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衣然白公之亂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掌耳　博物志曰齊桓公獵得一鳴鵠宰之嗉中得一人長三寸三分著白圭之袍帶劒持刀罵詈嘖嘖目後又得一折齒乃此及小兒否陳章荅曰昔黃帝戰涿鹿之野與蚩尤戰折傷板齒昔李子敖于鴈門得此齒是也　古文瑣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一短丈夫賓于前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其賓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倪晏子曰如此則伊尹也伊尹其人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倪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

增 國語孔子曰僬僥國人長三尺短之至也

增 說苑曰齊遣淳于髡至楚髡爲人甚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腰間七尺之劒願斬無狀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俱迫名曰巨靈　漢書曰嚴延年爲人短小精悍敏捷幹事樓護爲人短小精辨

增 又曰郭解爲人短小恭儉諸公以此重之　又曰宣帝時渤海盜賊起上以龔遂爲太守召見遂形貌短小帝心輕焉及對賜黃金乘

傳去

增 何承天纂文曰漢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尺　汝南先賢傳曰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有晏子之風　魏書曰王粲樂進竝爲人短小

增 魏略西域傳曰短人國在康居西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康居長老傳聞常有商行迷惑失道到此國中甚多夜光明月之珠去康居可萬餘里　魏志曰倭南有侏儒國其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國四千餘里　吳錄曰張蕃字仲輔爲人短小顧譚以短戲之曰侏儒有何德令我思君罔極　宋書曰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謠俗論

俱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歙短人論見之曰大
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還
本國　續搜神記曰司徒蔡謨親有王蒙者單獨常爲
蔡公所收養蒙長纔及三尺似爲無骨登牀輒令人抱
上　宋書曰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　崔鴻前
涼錄曰宗魏字仲業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樸不好華競
形狀短小體有鱗甲仕至西平太守　三國典略曰齊
孟業有盛名初司州牧清河王岳聞業名召爲法曹見
其容貌短小笑而不言及尋斷決之處乃謂業曰卿決
斷之明可謂有過軀之用　啟顏錄曰唐長孫元同有

機辯貞觀中嘗在諸公主席高窖公主云我設家兒郎
亦有人物走令喚取段恪來令對元同段恪雖微有詞
其儀容短小名至始入門元同即曰爲日已暗公主等
即大驚怪云日始是膏時何爲道暗元同即指段云若
不日暗何得短人行坐中大笑恪面赤更無以對　因
話錄曰北省班諫議在給事下中書舍人在給事中下
裴佶爲諫議形質短小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短何得向
上裴佶曰若怪即曳向下衆人皆大笑　天中記曰阮
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編所愛重常於室內
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適入室即

兩史持戈門衛不許
入詐奉使敕也令視之
王謂爲短主簿人
馬郭謨逸人于口東北
謝王敬端方　張松放蕩
陳異短小而放蕩不理
人長七寸百物不廢
漢書曰爲人作不及人
蕭操　西海畏鵠東方始騶
西海畏鵠東方始騶
遂拜府丞乃爲侍

乃爲晉安王侍讀 宜爲學士 令作左丞 山堂肆考通鑑英閣 考後有證 所後有證 王遵叔久在講筵而人品短小 在講筵世說五代崔 小同列戲之曰公宜爲隆儀學士 隆儀上全無鬚眉前別有頭之 善爲左丞以清察稱令史忌之以其身短而噲 令史忌之以其身短而噲 日行千里壽踰萬歲神異經 日行千里壽踰萬歲神異經鶴國男女皆長七寸 白崔千曲如鉤隨側得封侯 如飛鳥拾遺記

智過其軀身不如面 智過其軀身不如面父風說文成帝見而悅之 性辭虫豸形類蠭蛄 性辭虫豸形類蠭蛄曰西北荒外國僬僥國人長二尺壽踰萬歲 曰員嶠山有短人長一尺六寸迎風則僵背風則伏 曰但野有短小人 曰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寸 曰廣延國人長二尺 曰東荒中有小人長一寸 曰僬僥國

原 說文曰老考也 尚書曰五福一曰壽 易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 毛詩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又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 禮月令曰享壽星於南郊 增 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貴長慈幼貴老爲其近于親也 又曰天子巡狩諸侯待於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問其國君秋祠南人星於國之南郊

老人二

原 論語讖曰堯舜遊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遊河渚曰河圖將浮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 尸子曰湯問伊尹曰壽可爲耶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 禮記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 周書曰文王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守守之哉傳之子孫 尚書中候曰齊桓公封禪謂管仲曰寡人日暮仲父年艾 左傳曰燭之武對鄭伯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 增 又曰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 又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穎館於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子孟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也 國語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任爲東阿既行而君悔焉使人追之囑使者曰未至追令還已至勿追未至東阿使者反齊君問故使者曰臣見子奇同載者皆白首矣夫老者之智少者之決此必能治東阿矣王曰善哉 原 說苑曰楚文王伐鄭使王子革子露居二子出遊老人戴笭從而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笭 戰國策曰昔者秦魏爲與國齊楚約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出可乎曰敬諾遂約車遣之且說秦王秦王遂發兵救之 史記曰秦始皇謂王翦曰將軍老矣何怯也 又曰伏生秦博士孝文欲求治尚書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老不能行詔晁錯往受之 增 又曰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自謂七十嘗從武安侯飲坐

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太父遊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 原漢書曰馮唐老爲郎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爲郎 又曰張安世薦蘇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宣帝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神仙傳曰淮南王安好道術八公詣門門者見其垂白不肯通八公皆化成童子色如桃花門吏白王王迎之登思仙之臺八公還成老人授之要道 增晉書曰華表太始中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以表清貞素履有老成之美而以疾固辭今聽如所上祿賜與卿同 又曰祖逖進鎮雍丘略定河

外朝自勸督農桑克已施下百姓感悅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某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復何恨 又曰周訪少時遇善相者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略等但陶上壽周下壽侃劣在年耳 原世說曰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問曰卿何以先老答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姿隆冬轉茂 增齊書云庾玩之字茂瑤年老有疾請退曰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即馳驅老宜休息知足不辱臣知足矣 後魏書曰尉元許致仕詣闕謝見於庭命昇殿勞宴賜以元冠素服又詔克三老給上公之祿 唐書曰太宗將伐遼名李靖入閤賜坐御前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惟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藉天威薄展微勞今殘年朽骨惟凝此行陛下若不棄老臣病其瘳矣帝愍其羸老不許 舊唐書曰蕭德言以年老請致仕太宗下詔曰卿年齒已衰教將何恃所冀才德猶茂卧振高風使濟南伏生重在茲日關西孔子故顯當今 又曰嚴綬才器不踰常品事兄嫂過謹爲時所稱常以寬柔自持位躋上公年至大耋前後統臨三鎮皆號雄藩所辟士親覩爲將相者凡九十人其貴壽如此 胡野禽載云武部侍郎侯知一以年老敕

令致仕知一乃詣朝廷跳躍馳騁以示便捷時謂知一不伏致仕 開元遺事曰開元東封有太原人于伯龍者年一百二十八歲精爽不昧其子已卒兩孫隨之各年七八十 事文類聚曰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路險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治五味而壽亦衰矣 洞微志曰李守忠爲承旨奉使過海至瓊道逢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其叔父皆年一百二十餘又見其祖自稱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次見如

雞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歲　幽怪錄異記曰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十二歲七子年少者已六十頭有肉角長寸許穰城有人年一百四十歲不能飲食曾孫婦乳之荆州人張元始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一百十六歲終將終人人告別又窮山林處處履遍　周史曰五代王仁裕家遠祖母二百餘歲　又曰蕭愿字惟恭梁宰相頃之子也事父母以孝稱後爲兵部郎卒之時年七十餘母猶在堂一門壽考人罕及者　洞微志曰邠伯溫言洛陽有老人曰党翁者賣藥洛水北南行步甚快自言五代清泰中嘗爲兵經事柴世宗有放俸公帖可驗其衣服猶唐裝也有妻無子有問以前事者皆不答元豐中不知所在計其壽當一百七八十餘　元史列傳曰拜降父忽都武勇過人從世祖南征年幾七十每率先士卒冒矢石身被數十創戰功居多　又曰高納麟至正十二年江淮盜起帝命總制江浙三省軍馬詔直省舍人海玉傳旨慰諭納麟北面再拜曰臣雖耄老敢不黽勉從事盡餘生以報陛下　又曰石天應爲陝西東路行臺兵馬都元帥召將佐謂曰吾年垂六十老耄將至一旦卧病牀第聞後生輩立功名死不瞑目矣　又曰

寶慶年八十公卿皆往賀帝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加益數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久之　又曰王磐膺平章永年人日本之役師行有期磐入諫帝震怒且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他心而然耶磐對曰臣赤心爲國故敢以言今臣年已八十況無子嗣他心欲何爲耶年至九十二卒之夕有大星隕正寢之東　又曰李治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世祖即位復聘之欲處以清要官治以老病求還山至元二年再以學士召就職暮月復以老辭去卒年八十八　又曰吳澄撫州崇仁人至治末修英宗實錄成即移疾不出天曆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太子京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澄卒年八十五　又曰曹伯啟天曆中起爲淮東廉訪使陝西道行御史臺中丞使驛敦遣伯啟嘅然曰吾年且八十尚忘知止之戒乎終不起天下高之　又曰趙世延拜中書平章政事固辭不允詔以世延年高多疾許乘小車入內至順元年與修經大典屢奏臣衰老乞解中書政務專意纂修帝曰老臣如卿者無幾求退之言後勿復陳　又曰王英益都人善用雙刀人號之曰刀王至元中李志甫等兵起時英已致仕伯撒里謂僉

佐曰是雖鼠竊狗偷非刀王行不可其人雖老必可激以義乃使迎致之英曰國家有事吾雖老其可坐視乎據鞍橫槊精神飛動馳赴焉　又曰至正中毛貴陷益都英時年九十有六乃謂其子弘曰我世受國恩今老矣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尚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數日遂卒　明詩傳曰林春澤字德敷年百歲有司爲建人瑞坊子應亮以户部侍郎侍養下七十七十矣拜起矍鑠如少壯卒年百有四歲　又曰"魏以太子少保晉太保歸田十五年年九十三而殁功名壽考未有其比"　又曰董澐字復宗年六十七徃師王陽明晚究心內典　又曰文徵明授翰林待詔未衰求退清名長德主吳中風雅之盟者三十餘年年九十而卒

老人三

永錫

有終詩永錫難老道之行也彼老有所終　左傳石碏曰老夫老矣　又鮐背之叟皤皤然　避車隨履禮記見老者則車徒避之頒白者不以其任而弟達于道路矣　注任謂擔持物也　張良傳良遇下邳圮上有一老父隨履良愕欲毆之而忍下好少而臣尚少陛下　顔師古曰圮橋名云圯上老人也　雞皮鶴髮劉熙釋名云皮加雞皮鶴髮　史周恒公曰吾老矣雖欲勿用耳　三赦左傳君子不念舊惡又曰君子三赦之　辭雍詩曰矇矇瞍瞍國老於庠　騶老典典其特至兮　上齒滅年禮記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未有遺年者是故朝廷同爵則上齒謂老者在上　善飯有詔乘輿檢御善飯　一氣顛而後上亦華發顛也夫上亦用耳是同一氣生　百四十歲好言皆七十八爲同甲會　景苑文潞公詩云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甲年　榆年　嵫景行盡　漢孟嘗傳年歲有訖乘榆景江淹詩曰榆景已老是以至老不遇　晉顔延之年三十而不仕宣王曰子年尚稚聞丘昂曰昂有顯名於時爲文潞公聖人師也北面事之重致遠者不肖爲駑駘所能服重致遠者向新序曰齊有顯丘昂年十八而求仕天下寔王曰未有　皓髮詩素髮皓髮謂白髮　雪髮如雪　萬齡文潞公　皓髮　華顛漢武故事帝過柏谷見顛即署見顛即羅加　唐李白不知年幾甲子　霜顏　雪髮唐李白不知年幾甲子　霜顏　史趙逸宇思羣性好墳典白首猶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　白首猶勤　年踰七十　手不釋卷　白首猶勤　年踰七十　手不釋卷　白首猶勤　年踰七十　

半實爾若光初技城景
若木之光一喻老
光一喻少也

杖鉞　書屏　山堂肆考

宋太師文彦博乞致仕不允執答昔師尚父九十杖鉞以恩張昭也

東施猶未告老此謂萬元之曰富韓公年八十開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杖　無下拜不提挈　左傳

晉吐鴻暢　年力康強　唐書盧鈞為太子太師年八十者

以伯舅老耄加操几杖

操几杖　無下拜不提挈　左傳

晉吐鴻暢　年力康強　唐書盧鈞為太子太師年八十者

以伯舅老耄加操几杖

給韋袍　書劉弘為湘州長者必操几杖以從注從能之晉特更者數聲甚

給韋袍　禮記謀於長者

真率會　耆英堂

苦听者之兵年過六十者乃適主者適給韋袍達命

真率會　耆英堂

路公偉文政公留守西都集名中六十五作詩公十五作真率會詩

摩銅狄　投玉杖　與一老翁共摩銅狄銘此已五百歲矣故張天覺詩銅

摩銅狄　投玉杖　東漢劉子訓有神術

聖眷英堂大厦　晉安東日適見德

狄人於長安翻築府仙摩之以玉杖摩之

年七十九尺瑞鴻者授之鴻不以玉杖之皆以廢玉杖長也

卻老霜　清異錄仙家以沈綠

霜　清異錄仙家以沈綠

德尚齒　深計遠謀　禮傳有虞氏貴德而尚齒

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

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而將我使乎

先生曰楚王先生破蓑帶索見孟嘗君曰楚王先生破蓑帶索見孟嘗君

敬長貴老　禮軍旅

敬長貴老　禮軍旅

齒　其近於

皮似班梨　日暮塗遠　晉吐鴻暢　年力康強　唐書盧鈞為太子太師年八十者

以伯舅老耄加操几杖

皮似班梨　日暮塗遠　晉吐鴻暢　年力康強　唐書盧鈞為太子太師年八十者

以伯舅老耄加操几杖

戶如濁鏡　有班黑如漆黑色也　史記宅父謂范蠡曰吾日暮塗遠故倒行逆施之

戶如濁鏡　有班黑如漆黑色也　史記宅父謂范蠡曰吾日暮塗遠故倒行逆施之

從衰得白　引年校年　禮記三王養老皆引年注

從衰得白　引年校年　禮記三王養老皆引年注

髮將種種　百年欲暮鏡日如斯

髮將種種　百年欲暮鏡日如斯

鐘鳴漏盡　史記宅父謂范蠡曰吾日暮塗遠

鐘鳴漏盡　史記宅父謂范蠡曰吾日暮塗遠

文選　魏田豫翁仲乞還住司馬宣王以故倒行逆施之像壯未能像衰

文選　魏田豫翁仲乞還住司馬宣王以故倒行逆施之像壯未能像衰

中大夫食湯祿二年八十二拜大夫

中大夫食湯祿二年八十二拜大夫

白　文選　魏田豫翁仲乞還住司馬宣王以故倒行逆施之像壯未能像衰

白　文選　魏田豫翁仲乞還住司馬宣王以故倒行逆施之像壯未能像衰

從衰得白　引年校年　禮記三王養老皆引年注

從衰得白　引年校年　禮記三王養老皆引年注

心既諄諄　左傳魯襄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兵能為

諄諄　左傳魯襄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兵能為

齒之景　山堂肆考唐書蕭鈞為太子太師年八十者

杖鉞　書屏　山堂肆考

晉吐鴻暢　年力康強　唐書盧鈞為太子太師年八十者

晉吐鴻暢　年力康強　唐書盧鈞為太子太師年八十者

元日大享含元殿鈞年八

元日大享含元殿鈞年八

無下拜不提挈　左傳

無下拜不提挈　左傳

操几杖　晉書傅咸上疏曰以伯舅老耄加操几杖以從注從能之特更者數聲甚

操几杖　晉書傅咸上疏曰以伯舅老耄加操几杖以從注從能之特更者數聲甚

允蹈車　本傳廉頗藺相如趙王以為老遂不名

廉頗遺矢　高士傳廉頗使使者視頗還報

廉頗遺矢　高士傳廉頗使使者視頗還報

高　士傳後魏高允年漸期頤志

高　士傳後魏高允年漸期頤志

尚善能　晉書羊祜傳祜與坐頃之三遺矢

尚善能　晉書羊祜傳祜與坐頃之三遺矢

復思顛　禮記廉頗藺相如趙王以為老遂不名

復思顛　禮記廉頗藺相如趙王以為老遂不名

為名言　論語曾子有疾孟敬子問焉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為名言　論語曾子有疾孟敬子問焉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石林燕語文潞公守河陽年八十餘

石林燕語文潞公守河陽年八十餘

有事西郊詔乘馬車

有事西郊詔乘馬車

摩銅狄　投玉杖　東漢劉子訓有神術

摩銅狄　投玉杖　東漢劉子訓有神術

聖眷英堂大厦　晉安東日適見德

聖眷英堂大厦　晉安東日適見德

狄人於長安翻築府仙摩之以玉杖摩之

狄人於長安翻築府仙摩之以玉杖摩之

年七十九尺瑞鴻者授之鴻不以玉杖之皆以廢玉杖長也

年七十九尺瑞鴻者授之鴻不以玉杖之皆以廢玉杖長也

卻老霜　清異錄仙家以沈綠

卻老霜　清異錄仙家以沈綠

德尚齒　深計遠謀　禮傳有虞氏貴德而尚齒

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

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而將我使乎

先生曰楚王先生破蓑帶索見孟嘗君曰楚王先生破蓑帶索見孟嘗君

敬長貴老　禮軍旅

敬長貴老　禮軍旅

齒　其近於

皮似班梨　日暮塗遠　晉吐鴻暢　年力康強　唐書盧鈞為太子太師年八十者

以伯舅老耄加操几杖

皮似班梨　日暮塗遠　晉吐鴻暢　年力康強　唐書盧鈞為太子太師年八十者

以伯舅老耄加操几杖

戶如濁鏡　有班黑如漆黑色也　史記宅父謂范蠡曰吾日暮塗遠故倒行逆施之

戶如濁鏡　有班黑如漆黑色也　史記宅父謂范蠡曰吾日暮塗遠故倒行逆施之

從衰得白　引年校年　禮記三王養老皆引年注

從衰得白　引年校年　禮記三王養老皆引年注

髮將種種　百年欲暮鏡日如斯

髮將種種　百年欲暮鏡日如斯

鐘鳴漏盡　史記宅父謂范蠡曰吾日暮塗遠

鐘鳴漏盡　史記宅父謂范蠡曰吾日暮塗遠

文選　魏田豫翁仲乞還住司馬宣王以故倒行逆施之像壯未能像衰

文選　魏田豫翁仲乞還住司馬宣王以故倒行逆施之像壯未能像衰

中大夫食湯祿二年八十二拜大夫

中大夫食湯祿二年八十二拜大夫

白　文選　魏田豫翁仲乞還住司馬宣王以故倒行逆施之像壯未能像衰

白　文選　魏田豫翁仲乞還住司馬宣王以故倒行逆施之像壯未能像衰

從衰得白　引年校年　禮記三王養老皆引年注

從衰得白　引年校年　禮記三王養老皆引年注

心既諄諄　左傳魯襄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兵能為

諄諄　左傳魯襄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兵能為

齒之景　山堂肆考唐書蕭鈞為太子太師年八十者

晉吐鴻暢　年力康強　唐書盧鈞為太子太師年八十者

元日大享含元殿鈞年八

元日大享含元殿鈞年八

無下拜不提挈　左傳

無下拜不提挈　左傳

操几杖　晉書傅咸上疏曰以伯舅老耄加操几杖以從注從能之特更者數聲甚

操几杖　晉書傅咸上疏曰以伯舅老耄加操几杖以從注從能之特更者數聲甚

允蹈車　本傳廉頗藺相如趙王以為老遂不名

廉頗遺矢　高士傳廉頗使使者視頗還報

廉頗遺矢　高士傳廉頗使使者視頗還報

高　士傳後魏高允年漸期頤志

高　士傳後魏高允年漸期頤志

尚善能　晉書羊祜傳祜與坐頃之三遺矢

尚善能　晉書羊祜傳祜與坐頃之三遺矢

復思顛　禮記廉頗藺相如趙王以為老遂不名

復思顛　禮記廉頗藺相如趙王以為老遂不名

為名言　論語曾子有疾孟敬子問焉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為名言　論語曾子有疾孟敬子問焉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石林燕語文潞公守河陽年八十餘

石林燕語文潞公守河陽年八十餘

有事西郊詔乘馬車

有事西郊詔乘馬車

心既諄諄　左傳魯襄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兵能為

心既諄諄　左傳魯襄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兵能為

齒之景　山堂肆考唐書蕭鈞為太子太師年八十者

杖鉞　書屏　山堂肆考

晉吐鴻暢　年力康強　唐書盧鈞為太子太師年八十者

晉吐鴻暢　年力康強　唐書盧鈞為太子太師年八十者

元日大享含元殿鈞年八

元日大享含元殿鈞年八

無下拜不提挈　左傳

無下拜不提挈　左傳

操几杖　晉書傅咸上疏曰以伯舅老耄加操几杖以從注從能之特更者數聲甚

操几杖　晉書傅咸上疏曰以伯舅老耄加操几杖以從注從能之特更者數聲甚

允蹈車　本傳廉頗藺相如趙王以為老遂不名

廉頗遺矢　高士傳廉頗使使者視頗還報

廉頗遺矢　高士傳廉頗使使者視頗還報

高　士傳後魏高允年漸期頤志

高　士傳後魏高允年漸期頤志

尚善能　晉書羊祜傳祜與坐頃之三遺矢

尚善能　晉書羊祜傳祜與坐頃之三遺矢

復思顛　禮記廉頗藺相如趙王以為老遂不名

復思顛　禮記廉頗藺相如趙王以為老遂不名

為名言　論語曾子有疾孟敬子問焉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為名言　論語曾子有疾孟敬子問焉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石林燕語文潞公守河陽年八十餘

石林燕語文潞公守河陽年八十餘

有事西郊詔乘馬車

有事西郊詔乘馬車

心既諄諄　左傳魯襄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兵能為

諄諄　左傳魯襄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兵能為

齒之景　山堂肆考唐書蕭鈞為太子太師年八十者

杖鉞　書屏　山堂肆考

晉吐鴻暢　年力康強　唐書盧鈞為太子太師年八十者

晉吐鴻暢　年力康強　唐書盧鈞為太子太師年八十者

元日大享含元殿鈞年八

元日大享含元殿鈞年八

無下拜不提挈　左傳

無下拜不提挈　左傳

操几杖　晉書傅咸上疏曰以伯舅老耄加操几杖以從注從能之特更者數聲甚

操几杖　晉書傅咸上疏曰以伯舅老耄加操几杖以從注從能之特更者數聲甚

允蹈車　本傳廉頗藺相如趙王以為老遂不名

廉頗遺矢　高士傳廉頗使使者視頗還報

廉頗遺矢　高士傳廉頗使使者視頗還報

高　士傳後魏高允年漸期頤志

高　士傳後魏高允年漸期頤志

尚善能　晉書羊祜傳祜與坐頃之三遺矢

尚善能　晉書羊祜傳祜與坐頃之三遺矢

復思顛　禮記廉頗藺相如趙王以為老遂不名

復思顛　禮記廉頗藺相如趙王以為老遂不名

為名言　論語曾子有疾孟敬子問焉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為名言　論語曾子有疾孟敬子問焉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石林燕語文潞公守河陽年八十餘

石林燕語文潞公守河陽年八十餘

有事西郊詔乘馬車

有事西郊詔乘馬車

老而無子始爲絳縣之師　安車駟馬雖申公之已
老　深計遠謀乃楚丘之始壯　日落桑榆感末光而
向盡　年催蒲柳嗟弱質之先零　已上白帖　五十養鄉
禮記五十養於鄉　杖家禮記五十杖於家　異粻禮記五十異糧粻米也音張
命爵禮記五十而爵　服官政禮記五十曰艾服官政注髮白如艾可以事其官也
不致毀謂居喪也　不成喪成備也送喪不能備禮也　不備禮送喪不能備禮始喪不備禮
不力政五十不力政　命爲大夫禮記五十命爲大夫注命謂加爵大夫　置爲三老
漢高皇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衆善置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爲縣令丞助以相教化縣道
車不弔五十無車不弔越禮也　朝
而弔人助其憂也
啟蒙　邊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未及公五十七論易學啟蒙考繹　方娶　親沒不髽髽髻飾也子　知非
遲歸　江南野史陳貺處士五十方娶是白髮去誠已還　白髮禁
李白詩我年五十七歸去誠已還
擇留美田十餘頃東坡詩五家人強壯試
父郎中之墓　東坡詩髮白禁名得數時
貶潮陽　孔子年五十二相定公誅少正卯孔子年五十三上疏論佛骨
詩云雲擁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造僧廬
諸經題任御史太常博士　入京師　直玉堂
唐翰院故事東坡年五十一除中書舍人兼知制誥三works學習
薦御史　東坡年五十一薦鄭侠補殿侍御史
唐翰院故事東坡年五十一除中書舍人兼通三works學習　除侍讀
長慶承相女　太山之陽復先生退居徂徠講學著書
孔子年五十三上疏論佛骨表貶潮陽刺史至藍關有侄湘送之詩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赴幕府
韓愈在潮州同僧大顛往來
韓愈在潮州有四
女曰是若婦雀寤珠又之信坊住二屋下見婦人生
信彼所讓之女暴亡後官四品年五十八乃婚拿涉妹
年富富貴　年始十九居履信坊下尋勘歲月正與舊中相合
本傳朱買臣常以薪柴以給食
高節　家於盧山之陽時年五十公歲生子以婚韋妹
景元鎮字敬之年五十八歲生子以婚韋妹
松菊主人　韋元徵擢進士投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
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一取一班一級
不見其味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何有官情
南史何胤隱若耶山帝詔爲雲門寺眾武帝詔爲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敕諭意胤
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官情
杜陵遠客　杜甫年五十六在夔州西閣立春日詩
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
工詩　本傳唐高適年五十始爲詩即工　有濟時意
江南野史韓熙載五十不仕而慨然有濟時意
始應名　孔論年五十一始應名爲參軍
始應名
孔論年五十一始應名爲參軍
過二　孔融書孔融武
過二買臣曰太守
帝書曰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耶又過二
年富富貴
本傳朱買臣常以薪柴以給食
年始十九居履信坊下尋勘歲月正與舊中相合
吾年五十富富貴後擇會稽太守
吾年五十一取一班一級
吾年五十曾曾孫始滿耶又過二
松菊主人　韋元徵擢進士投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
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一取一班一級
不見其味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何有官情
南史何胤隱若耶山帝詔爲雲門寺眾武帝詔爲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敕諭意胤
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官情
杜陵遠客　杜甫年五十六在夔州西閣立春日詩
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
工詩　本傳唐高適年五十始爲詩即工　有濟時意
江南野史韓熙載五十不仕而慨然有濟時意
得第　雜錄唐孟郊宇東野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爲忘形交郊宇東野年五十得進士第郊爲詩
自理趣爲愈所稱卒　加三
張籍祭退之先生　樂天詩老校於君年幾
今年花前　樂天詩今年花前五十五　長慶秋
樂天詩長慶二年秋我今五十一
三品官　同上身爲三品官已五十八　娶丞相女
太山之陽復先生退居徂徠講學著書
孔子年五十二相定公誅少正卯孔子年五十三上疏論佛骨表貶潮陽刺史至藍關有侄湘送之詩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韓愈在潮州同僧大顛往來
韓愈在潮州有四
悼髽髻時白家貧不娶故相國文定公幸迪就見之
白先生年五十一室爲居謝事左右不幸風雨歎食
白家貧不娶故相國文定公幸迪就見之
白先生年五十一室爲居謝事左右不幸風雨歎食
疾奈何吾弟之女其賢可以妻先生不過一官人
文定曰弟女不妻先生其弗先生固辭
於是曰宇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予不敢不成相國之賢名
發鬢不克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
之賢名　入中書　分定錄曹公慶曆八年過杭州同僧
之賢名之　入中書　元達往天竺禮聖像至路口望見有僧
遂娶之　入中書　元達往天竺禮聖像至路口望見有僧
悼髽髻時白家貧不娶故相國文定公幸迪就見之
白先生年五十一室爲居謝事左右不幸風雨歎食
白家貧不娶故相國文定公幸迪就見之
疾奈何吾弟之女其賢可以妻先生不過一官人
文定曰弟女不妻先生其弗先生固辭
於是曰宇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予不敢不成相國之賢名
發鬢不克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
婦人衣深綠行而前呼曰上
舍人五十七歲入中書上壓其
高節　家於盧山之陽時年五十公歲生子以婚韋妹
景元鎮字敬之年五十八歲生子以婚韋妹
也高其節作盧　衰顏　東坡年五十女曰是若婦雀寤珠又之
山詩以美之　信彼所讓之女暴亡後官四品年五十八乃婚拿涉妹
年富富貴　本傳朱買臣常以薪柴以給食
年始十九居履信坊下尋勘歲月正與舊中相合
吾年五十曾曾孫始滿耶又過二
帝書曰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耶又過二
吾年五十一取一班一級
松菊主人　韋元徵擢進士投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
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一取一班一級
不見其味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何有官情
南史何胤隱若耶山帝詔爲雲門寺眾武帝詔爲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敕諭意胤
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官情
杜陵遠客　杜甫年五十六在夔州西閣立春日詩
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
工詩　本傳唐高適年五十始爲詩即工　有濟時意
江南野史韓熙載五十不仕而慨然有濟時意
得第　雜錄唐孟郊宇東野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爲忘形交郊宇東野年五十得進士第郊爲詩
自理趣爲愈所稱卒　加三
張籍祭退之先生　樂天詩老校於君年幾
今年花前　樂天詩今年花前五十五　長慶秋
樂天詩長慶二年秋我今五十一
三品官　同上身爲三品官已五十八　娶丞相女
太山之陽復先生退居徂徠講學著書
孔子年五十二相定公誅少正卯孔子年五十三上疏論佛骨表貶潮陽刺史至藍關有侄湘送之詩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韓愈在潮州同僧大顛往來
韓愈在潮州有四
悼髽髻時白家貧不娶故相國文定公幸迪就見之
白先生年五十一室爲居謝事左右不幸風雨歎食
白家貧不娶故相國文定公幸迪就見之
疾奈何吾弟之女其賢可以妻先生不過一官人
文定曰弟女不妻先生其弗先生固辭
於是曰宇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予不敢不成相國之賢名
發鬢不克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
之賢名之　入中書　分定錄曹公慶曆八年過杭州同僧
之賢名之　入中書　元達往天竺禮聖像至路口望見有僧
遂娶之　入中書　元達往天竺禮聖像至路口望見有僧

如此

小學書成　朱文公五十八編小學書成

原 六十宿內　禮記六十宿內

不親學　不親弟子職曰昏定晨省

養國杖鄉　禮記六十杖於鄉又六十杖於國

頤指耳順　禮記六十耳順

原 年登旬滿　樂夫今年登旬滿

致仕封王　文范

建大功爲常伯　書胤征蠻夷猾夏寇攘矯虔大命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旁求俊乂厥惟艾用建大功

居喪不毀　禮記六十不毀滅性

歲制禮記喪具　禮記六十歲制喪具

不與戎政　禮記六十不與戎政

原 六十宿內　禮記六十宿內

序學庸　孔子序大學中庸章句

好墳典　羅春秋趙逵在書傳沽五十張寶識中

遵周文　師絳縣七品望十

抱麟　原 賜　詳受杖

十杖國養學禮　注莊子齊威公問曰君之所積而君之所癒之疾得之于手癒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臣之于君不能殺之於治年七十而老斷輪

清源丞　清源縣

爲博士　漢武帝始置博士時公孫弘年六十九對策爲第一

景薄西山老如盛年　東坡我年六十頌景薄西山而漫無生趣若人待老而富貴

心情多少志氣奮揚　心情多少志氣奮揚在六十二

傳家事　注儒家事

必與揖讓　禮記七十悉主則席在

酒肉處內　禮記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也

不與賓客　七十不與賓客之事

古稀　古詩人生七十古來稀

不知紀年　左傳晉悼公年長矣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

則席懸車　七十君問則席而言七十懸車

跨鶴　孔子東桑生不知何許人少遇異人授以修鍊之術能辟穀父娶之曰吾不欲爲凡世虔于孫耳乃閉一室坐養數十年一日謂家人曰吾道成矣遂手畫一鶴于地跨飛而昇時年七十六

几杖乘安車　禮記大夫七十行役以婦人遊又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爲不聽致仕也

四方乘安車自綃曰老夫遇文王終縣人老矣趙孟曰使吾子厚在尼坐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駟以爲終縣師

啓老翁肖嬰兒　漢使甚恭使服之問之云此妾之子也昔別氏伯山南以神方教妻一百三十歲兒纔七十餘耳書有單

好墳典　羅春秋趙逵在書傳沽五十張寶識中

遵周文　師絳縣七品望十

抱麟　原 賜　詳受杖

恭敬待命 說苑曰成回學于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曰臣聞之行者比於烏上不鳥死常恐行之不善多若身不免故何也回對曰昔者少爲邊鄙之吏出入待罪四方常恐不能事君子故恭敬不已

原何敢釋恭 魯國有恭士其恭益甚名以恭行年七十其恭益甚

虛左 七十家有貧士爲大梁門者侯生將適趙公子聞之虛左自迎侯生

登相壽 何遜七十三猶若耶山徵君家有甘美不復穿井仰飲乳水上有大菊落水得壽

圖上方略 趙充國年七十餘圖上方略

爲天 南陽酈縣谷中有甘谷水味甘谷中三十餘家不復穿井上有大菊落水得壽

劉楊同軌 蜀志陳震字孝起南郡人建安三年震使吳與孫權盟震乃移權曰劉豫州已得益州荊州當與同心協規進取宜令東西齊勢首尾相救今議者或欲徙荊州軍就秭歸或欲還住白帝江陵要害之地外示閑隙以安孫意此皆偏計未盡利害也

大孔三年 漢文帝時孔子惠公孫年九歲能治尚書事伏生老不能教乃使孔子往從受之三年而通其義

政書董德 元故事到參

升坐 隋文帝開皇十年拜升殿坐

之景茂 晉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年七十餘拜侍中

醉舞 希夷隱華山好飲酒又云年七百歲常騎驢入酒肆醉舞

筋力柔彊 王希夷卻粒餌松葉雖華山師黃鶴學養生喜讀周易老子莊子年七十餘筋力柔彊刺史崔元翰紀宋處士王太玄容貌甚少行步如飛

講乾卦 昭素有學行太玄欲勿施于人比言足矣已所

雖朝飛 韓文牧館于七十四年春

無妻感 野雉作雉朝飛之操

酒問政 以治世養身之道曰治世莫如愛民養身莫如不忘

太祖愛其言書于屏風蓋之不忘

起草辭四 范鎮元祐初以諫官召入侍讀辭曰六十九而復來豈云中損本不起

步訪兩蘇 熙寧中張方平生現舊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若之人也既見執手相泣而退方平步遍月不

中庸先生 張特立在潛世祖在潛邸時嘗與劉秉忠許衡等講論經義特立獨不肯屈秉忠等皆推重之

增秩 增秩八十每月致膳常珍

鈞渭誌 鈞渭誌慕

慕佐宇希元年八十二不爲官一品不爲賢婦相納

孝人 五

陳堯佐特終自誌其墓曰宋潁川先生堯佐字希元年八十二不爲官一品不爲賢婦相納

孫逖父嘉之爲之引山谷之首

孫逖年八十餘養生世傳旨諭曰張特立養素丘園止之執不可強乃賜以光祿卿致仕

古詩弟于蒼騎

又睹陽五老圖 唐胡杲年八十四與王涯白居易劉真吉皎然等結爲九老會

雪鬢 古詩年八十餘終鬢髮如雪

精爽 晉衛玠字叔寶年八歲時明帝聞其名召與語日中不決遣騎再往徵之玠神氣清爽占對詳雅帝大奇之

壽考 宋處士王玄甫年八十四耳目聰明德宗召入禁中賜名曰遇文

占對清明 唐趙宗儒年八十四耳目聰明德宗召入禁中賜名曰遇文

賜几杖 越王勾踐重士常與參其謀問策每決事輒稱老夫而師之賜以几杖

問籌策 李泌年八十餘延入臥內問以天下事

行潔寧 唐高郢年八十餘行潔寧人皆化服年八十四不能自理

事藥人 孫思邈善藥人不知其名人皆化服之

終燕飲 漢文帝時張武以貨幣財物賂諸將吏以動其心及發覺下吏治武等受賂金錢各數千萬武等皆自殺

又睹陽五老 唐胡杲年八十四與王涯白居易劉真吉皎然等結爲九老會

公度攝生 柳公度年八十餘攝生之道常與參其謀問策每決事輒稱老夫而師之賜以几杖

舊唐書柳公度善

十者欽泗盥九

增左驥生角連累記尹雄年九十

六豆

甲辛不預漢武帝立小預甲辛之役今民年九十復甲

增以賢良名聞漢書韓固

原百歲就見倦勤期張蒼飲乳廖氏餌丹

齔人治詩武帝立小賢良名聞韓固北罷歸之為婦一文換使生男大男謂非父母年九十取子亦無影又不能行決丞相事數年子亦無影又不能行決丞相事數年子亦無影又不能行決丞相事數年

華今爲秋日草　又陸機詩曰軟顏收紅潤元騎吐素
華冉冉逝將老咄咄奈老何　宋鮑照代少年時至衰
老行曰憶昔少年時馳逐好名最結友多貴門出入富
兒鄰綺羅豔華風車馬自揚塵歌唱青琴女彈箏燕趙
人好酒多芳氣殽味厭時新今日每相念此事邈無因
寄語後生子作樂當及春　增又鮑照在江陵數年傷
老詩曰五難未易夷三命戒淵抱方瞳起松髓頽髮凝
桂腦役生良自休大患安足保開簾窺景夕備屬雲外
好翱翔燕弄風嫋嫋柳垂道池漬亂萍蘋園援美花草
節如驚灰異零落就衰老　原梁范泰詩曰枉生竟何
豫未云條已老華髮飄悴容苦慮樓懷抱疇昔少年時
皆以歸大造　又簡文帝詩曰昔類紅蓮草自玩綠池
邊今如白華樹還悲明鏡前　又孔壽老詩曰盛年歌
吹日顧步惜容儀一朝衰朽至星星白髮垂　增唐劉
希夷悲白頭翁詩曰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
家洛陽女兒惜顏色行逢落花長歎息今年花落顏色
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爲薪更聞桑田變爲
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
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顏子須憐半死白頭
翁此翁白頭眞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
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文錦繡將軍樓閣畫神
仙一朝臥病無知已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蛾眉能幾
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
悲　白居易詠老贈夢得詩曰與君俱老也自問老何
如眼澀夜先卧頭慵朝未梳有時扶杖出盡日閉門居
懶照新磨鏡休看小字書情於故人重跡共少年疎唯
是閒談與相逢尚有餘　又數老三首曰晨興照清鏡
形影兩寂寞少年辭我去白髮隨梳落萬化成於漸漸
衰看不覺但恐鏡中顏今朝老於昨人生少滿百不得
長歡樂誰會天地心千齡與龜鶴吾聞善醫者古今稱
扁鵲萬病皆可治唯無治老藥　我有一握髮梳理何
稠直昔似青雲光今如素絲色匣中有舊鏡欲照先歎
息自從頭白來不欲明磨拭鵝頭與鶴頸至老常如墨
獨有人鬚毛不得終身黑　前年種桃核今歲成花樹
去歲生嬰兒今年已學步但驚物成長不覺身衰暮去
矣欲何如少年留不住因書今日意偏寄諸親故壯歲
不歡娛長年當悔悟　又漸老詩曰今朝復明日不覺
年齒暮白髮逐梳落朱顏辭鏡去當春頗愁寂對酒寡
歡趣遇境多愴悴逢人益敦故形質屬天地推遷從不
住所怪少年心銷磨落何處　又詩曰昨日復今辰悠

悠七十春所經多故處却想是前身散帙優游老閑居
淨潔貧螺盃中有物鶴氅上無塵解佩收朝帶抽簪換
野巾風儀與名號別是一生人 又詩曰不與老爲期
因何兩鬢絲纔應勉天促便已及衰羸昨夜夢何在明
朝身不知百憂非我所三樂是吾師閉目常關坐低頭
有酒且歡娛詩吟兩句神還王酒飲三盃氣尚麤鬼我
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過二疏傳人數
酒卮自慙無一事少有不安時 又九老會詩曰七人
五百七十歲拖紫紆朱垂白鬚手裏無金莫嗟歎樽中
多於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更應無 薛
逢老去也歌曰惆悵人生不滿百一事無成頭雪白迴
首幼累與老妻俱是途中遠行客匣中舊鏡照膽明昔
曾鑒我髮未生朝巾幕猶不自省老皮皺皺文縱橫老
去也爭奈何鼓酒盞唱短歌短歌未竟日已沒月映西
南庭樹柯 張籍短歌行曰青天蕩蕩高且虛上有白
日無根株流光暫出還入地使我年少不須臾與君相
逢勿寂寞哀老不復如今樂玉卮盛酒置君前再拜願
君千萬年 柳宗元覺衰詩曰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
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齒疎髮就種奔走力不任

咄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沈古
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
春向暮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
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 宋梁灝
年八十二狀元及第謝恩詩曰天福三年來應舉雍熙
二載始成名饒他白髮巾中滿且喜青雲足下生觀榜
已無同輩在歸家唯有子孫迎也知年少登科好爭奈
龍頭屬老成 李先與杜秀才詩曰南極多老人及見
九代孫君今古儋州氣質清且温今年八十二頗覺行
步奔白鬚映紅頰疑是羲皇人 魏野壽寇公詩曰仙
子太師致仕祁國公杜衍年八十詩曰五人四百有餘
歲俱稱分曹與掛冠天地至仁難補報林泉幽致許盤
桓花朝月夕隨時樂雪鬢霜髯滿座寒若以睢陽爲盛
事何妨列向畫圖看 文潞公同庚會詩曰四人三百
二十歲況是同生甲午年占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
採芝僊清談疊疊風生席素髮蕭蕭雪滿肩此會從來
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司馬光率真會詩曰七人
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鬬雞非我事紛衣
絲髮且相輝 蘇轍七十餘詩曰年年醉後飲屠蘇不

覺年來七十餘十二春秋新讀罷五千道德適觀書
明林春澤謝劉中丞商侍御建百歲坊詩曰翠旗谷口
萬松風喘息猶存一老翁詎意夔龍黃閣上猶憐園綺
白雲中擎天華表三山壯醉日桑榆百歲紅顏借末光
垂晚照康衢朝暮頃華封 楊廷秀南極老人歌壽叔
父曰淡溪居士登九齡朱顏綠鬢如後生橫拖仙人綠
玉杖倒誦上帝黃庭經璇簪仙籍書姓名丹青樂詰金
花綬近來更覺雙眼明夜抄蠅頭簡下燈登山臨水兩
脚輕御風騎氣不用行何人有筆筆無塵鵝溪一幅爲
寫眞烏紗白苧坐鼓琴上有千歲長松青令威旁舞亥
夫聽簡是南極老人星

【增】唐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竊祿叢儕備員廊廟毫
生額雪剌滿頭求歸耕養築墉巖穴樂太平之世允荷
聖朝

【後】後漢班超上疏曰蠻夷之俗畏壯悔老臣超犬馬
齒髮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自以壽終屯部誠
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
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唐】唐白居易九老會詩序曰胡吉劉鄭盧張等六賢
皆多年壽予亦次焉於東都弊居履道坊合尚齒之會

七老相顧既醉且歡靜而思之此會希有因各賦世言
韻詩一章以記之或傳諸好事者其年夏又有二老年
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貫姓名年齒寫其形
貌附於圖右仍以一絕贈之云雪作鬚眉荷作衣遼東
華表慕雙歸當時一鶴尤希有何況今逢兩令威 會中遇老
李元叔年一百三十六歲師如萬歸各年九十五 唐
以年未及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 宋錢明逸睢陽五
老圖詩序曰夫晤榮名而保終吉都貴勢而躋遐耆白
首一節人生所難今致政宮師相國杜公功成自引得
謝君門燕居睢陽與太原王公河東畢卿沛國朱公始
平馮公咸以耆年掛冠優游鄉梓暇日晏集爲五老會
賦詩酬唱怡然相得宋人形於繪事以紀其盛昔白樂
天居洛陽爲九老會於圖識相傳以爲盛事距茲數百
載無能繼者以今況昔則休烈鉅美過之 司馬光耆
英會序曰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
圖傳于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者再矣皆圖形普
明僧舍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潞國文公留守西都韓
國富公致政在里第皆自逸於洛者潞國謂韓國曰凡
所爲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矣必文與地之襲
焉一日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

賓主凡十有二人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爲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爲國元老其勳業閎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効樂天所爲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光未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洛公命光序其事光不敢辭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七

人部

老人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八

人部十七 九流 儒家 奴婢

九流

儒家者流

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咀essence其文志重其言於道最高失之者鄙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者既非孝宣之意而不知別裁珠玉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誦詩三百使乎使乎言當如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是以非禮誹謗以爲毋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是以非禮誹謗以爲毋

道家者流

教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咀essence其文志重其言於道最高失之者鄙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者既非孝宣之意而不知別裁珠玉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誦詩三百使乎使乎言當如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是以非禮誹謗以爲毋

陰陽家者流

蓋出於羲和之官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使人不得不畏懼舍其人事而任鬼神使人不得不畏懼

名家者流

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流也又云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流也

墨家者流

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貴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

縱橫家者流

蓋出於行人之官受命而不受辭出使四方以專對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詐諼而棄其信此其所長也

雜家者流

蓋出於議官蓋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原通古今之變考時君之得失辯治道之同異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漫羨而無所歸心

農家者流

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以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小序上下之序也

小說家者流

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兵家者流

蓋出於司馬之職以師克亂以正邦古者人君簡練師徒以誅不義揚武興威以討亂暴孔子曰吾有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咀essence其文志重其言於道最高失之者鄙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者既非孝宣之意而不知別裁珠玉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誦詩三百使乎使乎言當如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是以非禮誹謗以爲毋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是以非禮誹謗以爲毋

奴婢一

凡是奴婢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古司馬之職以師克亂以正邦古者人君簡練師徒以誅不義揚武興威以討亂暴孔子曰吾有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咀essence其文志重其言於道最高失之者鄙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者既非孝宣之意而不知別裁珠玉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誦詩三百使乎使乎言當如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是以非禮誹謗以爲毋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是以非禮誹謗以爲毋

兵家者流蓋出於司馬之職以師克亂以正邦古者人君簡練師徒以誅不義揚武興威以討亂暴孔子曰吾有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咀essence其文志重其言於道最高失之者鄙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者既非孝宣之意而不知別裁珠玉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誦詩三百使乎使乎言當如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是以非禮誹謗以爲毋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是以非禮誹謗以爲毋

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以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小序上下之序也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蓋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原通古今之變考時君之得失辯治道之同異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漫羨而無所歸心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受命而不受辭出使四方以專對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詐諼而棄其信此其所長也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流也又云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貴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示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使人不得不畏懼舍其人事而任鬼神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咀essence其文志重其言於道最高失之者鄙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者既非孝宣之意而不知別裁珠玉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誦詩三百使乎使乎言當如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是以非禮誹謗以爲毋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是以非禮誹謗以爲毋

說文曰男人罪曰奴女人罪曰婢　方言曰秦晉之間罵奴曰侮燕齊之間養馬者及奴婢女廝皆謂之娠女隸婦人給事者　周禮注云曰男奴女婢鄭司農注云奴罪隸也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注云謂坐盜賊則沒入官爲奴婢古之罪人今之奴婢也　又曰罪人不入於舂槀者其男子入於罪隸其女子入於舂槀也　又曰男女同名　又曰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也　又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此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　風俗通曰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爲奴婢　漢書曰武帝時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　顧譚別傳曰譚爲太常錄尚書事徙交州家無私積奴婢不滿十人　宋書曰太祖欲北討沈慶之固陳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理國譬如理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　齊書曰虞悰治家富殖奴婢無遊手雖在南土而會稽海味無不畢致焉　王氏彙苑曰劉弘基始病給

官奴獲者逃亡復得爲奴婢　漢書曰武帝時募民能入奴婢得爲郎增秩　顧譚別傳曰譚爲太常錄尚書事徙交州家無私積奴婢不滿十人　宋書曰太祖欲北討沈慶之固陳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理國譬如理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　齊書曰虞悰治家富殖奴婢無遊手雖在南土而會稽海味無不畢致焉　王氏彙苑曰劉弘基始病給

諸子奴婢各十五人謂所親曰使賢固不藉多財即不賢守此亦可脫饑凍　唐書曰肅宗嘗賜元眞子張志和奴婢二人名奴曰漁童婢曰樵青人問其故荅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簡薪桂竹裹煎茶

又德宗初即位詔曰邑府歲貢奴婢使其離父母之鄉絕骨肉之戀非仁也罷之　合璧事類曰孔戣拜嶺南節度使南方鬻口爲貨掠人爲奴婢戣峻爲之禁　唐書曰張廷珪爲監察御史會詔市荊益奴婢廷珪上書荊益奴婢多國家户口姦豪掠賣一入於官永無脫免南北異宜必至生疾此有損無益也　又曰趙憬位

台宰而第室童獲猶儒生家已上奴婢總載　原左傳曰斐豹隸也杜預注云犯罪沒爲奴　新序曰昌邑王以側注冠賜師及儒者後以冠冠奴僕遂免冠歸之曰今以冠冠奴是奴虜畜臣也　史記曰季布爲朱家鉗奴　又曰槃布賣爲人所畧賣與燕將臧荼後爲都尉

又曰衛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青常至甘泉居室有鉗奴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數曰爲人奴虜得免笞罵足矣　續　齊書曰虞悰治家富殖奴婢無遊手雖在南土而會稽海味無不畢致焉　王氏彙苑曰劉弘基始病給　又曰原涉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安望封侯　續　又曰原涉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令尹公新視事知涉名

豪欲以厲俗遣兩使發詣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殺涉
涉內袒自縛箭貫兩耳詣廷尉門謝罪 原 漢書曰王
鳳薨弟爭爲驕侈奴僮以千數 又曰張安世家僮七
百人皆有手技 又曰王莽時匈奴侵寇乃大募天下
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 後漢書曰彭寵自立爲燕
王其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縛著牀上以寵命呼
其妻入劫取寶物又使縫兩緤囊夜斷寵及妻首盛之
馳詣世祖封爲不義侯 又曰劉寬嘗坐有客遺蒼頭
市酒遲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
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

故我懼其死也 東觀漢記曰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
母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又曰鄧弘奴醉擊長壽亭長
弘見亭長賞錢五千異日奴得復與宮中衛士忿爭衛
士篡奴弘聞又與五千 梁冀別傳曰梁冀愛監奴秦
宮官至大倉令得出入妻所每見輒屏御者託以言事
因通焉內外兼寵刺史二千石皆謁拜之 風俗通曰
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蒼頭地餘年十七工書疏
史郡衣冠子弟皆出城下乃用之城乞屏左右叩頭涕
志節爲户曹吏令地餘歸取物地餘馳車馬亡去至丹
陽改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爲諸曹吏志節拜揚州刺

洮曰城即使君地餘也城後爲蒼梧太守 三輔決錄
曰平陵孟佗盡以家財賂張讓監奴奴慙問佗所欲佗
曰欲得卿曹拜時賓客求見讓者車常數百乘累日不
得通佗後至諸奴拜迎徑將佗車獨入衆謂佗與讓善
爭以珍物賂佗佗得以賂讓 江表傳曰谷利孫權大
奴也 魏志曰晉室踐祚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著德
立勳不營產業其以官奴二人賜其家 杜蘭香傳曰
晉太康中蘭香降張碩爲詩贈碩云縱轡代摩奴須臾
就尹善摩奴是香御車奴曾忤其旨是以爲御碩說如
此 晉書桓伊傳曰晉孝武帝名伊飲帝命伊吹笛伊
即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
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勑御
妓吹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
串帝彌賞放率乃許名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
石虎鄴中記曰石勒字世龍上黨郭季子奴也勒未生
之前襄國有識曰古在左月在右讓言退或入口襄國
字也遂治襄國 前秦錄曰慕容沖進逼長安堅登城
觀之大言責沖曰爾輩奴正可牧羊耳何爲送死沖曰
奴則奴矣既厄奴苦欲取爾相代 齊書曰陸澄弟鮮
揚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爲賣券

澄爲中丞測與書相往返後又牋與太守蕭緬云澄欲遂子弟之非未近義方之訓此趨販所不爲況搢紳領袖儒宗勝達乎　續搜神記曰句章張然滯役在都有少婦遂與奴通然養一狗甚快後還奴欲謀殺張然張弓拔刀當户然大喚曰烏龍狗遂咋奴頭然取刀殺奴以婦付官　王氏彙苑曰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命斬奴而還執首　又曰唐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曰謀反理不獨成尚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耶乃著令奴婢告主者斬　唐書曰哥舒翰有家奴曰左車年十五六有膂力翰善使槍追賊及之以槍搭其肩而喝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剔鳥三丈而隔無不死者左車輒下馬斬首率以爲常　王氏彙苑曰李賀出遊常命小奚奴背一古錦囊以隨得句即貯之　山堂肆考曰宋李流字太初一僕遁宅金數十一夕遁去僕有女將十歲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流大惻然祝夫人曰願如己子育於室及笄擇壻具奩歸之後父歸感佩刻心骨流病夫婦割股爲羹饋之流羸經三年以報　又曰宋張齊賢爲江南漕日一奴竊銀器數事至壞中公熟視不問後爲宰相厮役多得班行此奴不沾

寸祿乘間泣告公曰爾憶江南盜吾銀器乎吾進退百官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　燉煌實錄曰張存善針有奴好逃亡存宿則針縮奴足欲使則針解之　元史列傳曰羊仁廬江人至元初阿术兵南下仁家爲所掠父被殺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歲賣爲汴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之縱爲良仁蹤跡得母及兄弟家俱爲役尚無恙乃徧懇親故貸得鈔百錠歷詣各家贖之大小二十餘口復聚居爲良鄉里嗟之　又曰俞金杭州人幼被掠賣爲劉饒家奴後獲爲良自沛歸杭尋其母及姊得之事母以孝聞　又曰趙一德隆興新建人至元中被俘至燕爲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主阿思蘭以寃被誅羣奴各亡去一德獨奮曰主家禍吾忍同路人耶即留不去與張錦童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主母太夫人勞一德因分美田廬遺之一德謝曰一德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戮故留以報之今老母八十餘得歸侍養主之賜已厚矣何以田廬爲遂不受而去　明列朝詩傳曰李佑扶溝人早年供青衣之役年三十始折節讀書詩成一家言士夫禮重之　又曰李英以青衣給事南海歐楨伯遂能爲詩士大夫與楨伯遊者皆知李生詩愛而

傳之天目山人讀李生詩有句云能詩況在方回上也主客言頴士非　又曰馬來如李翰林子田之僕也子田內鄉詩選載其詩八首有爲主人稱壽及送郎君省試之作　事文類聚曰宋杜生善易有亡奴者問所從曰自此行遣使者懇乞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乘值使者如其語使者曰去鞭無以進馬可折道旁笞代之乃往折葽奴伏其下稷之以上奴婢　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曰浩浩乎仲不能知婢子問之仲曰非婢子所知也婢子曰詩有之浩浩之水育育之魚未有家室我將安居甯子其欲室乎仲以其言告桓公　漢書曰傅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婢八人　東觀漢記曰朱暉爲郡督郵太守阮況當嫁女欲買暉婢暉不與及況卒暉送金三斤問其故暉曰前不與婢者恐以財污府君今重送欲明己心也

增 魏志曰武帝遺令吾婢皆勤苦使著銅雀臺善待之　又曰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執刀立先主每入心常懍懍　蜀志曰劉琰侈靡侍婢十人　晉能爲聲樂又悉讀書教誦靈光殿賦　蜀普錄曰閻州參軍王涉有婢笑春紅死涉念之洒淚爛損扉簾　搜神記曰晉杜嘏家葬而婢誤不

得出十餘年開墓婢尚生云其始如眠有頃漸覺自謂一再宿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時猶十五六嫁之有子　又曰諸葛恪已被誅其妻在室問婢爾何故血臭婢忽然起躍至於棟攘臂切齒曰諸葛恪公乃爲孫峻所殺　語林曰裴秀母是婢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妬猶令秀母親下食與衆賓見並起拜之荅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爲小兒故耳於是父母乃不敢復役之　晉書曰烈宗之母本織坊中婢也形長色黑宮人謂之崑崙太宗以計幸之有身生烈宗　增 又曰桓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潛然泣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之婢云昏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鬢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唯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累日　又曰干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父亡乃生推婢於墓中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既而嫁生子　原 世說曰石崇廁有絳帳侍婢數十曳羅穀直之　又曰石崇廁有十餘婢侍列如廁而出各與新衣出多羞不能如廁王敦往脫故衣著新衣意氣傲然羣婢謂曰此客必能作

賊　又曰祖納字士言少孤貧至孝常自炊爨養母北平將軍王敦開而佳之乃以二婢餉焉因辟爲從事中郎人戲之曰奴價倍於婢訥荅曰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也　晉中興書曰祖約爲丞相從事中郎於府內爲婢所傷司直劉隗奏約患生婢僕身被刑傷解職還家　皇甫謐列女後傳曰會稽翟素受聘未及配適遭賊欲犯之臨以白刃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素婢名青乞代素賊遂殺素復欲犯青青曰向欲代素者恐被恥獲害耳今素已死我何以生爲賊復殺之　唐書曰李元道時王君廓爲幽州都督朝廷以其武將不習時事拜元道幽州長史以維持府事君廓嘗遣元道一婢元道問婢所由云本良家子爲君廓所掠因放遣之　山堂肆考曰唐楊慎矜父塚草木皆流血懼問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使身椎搰而坐林中厭之會婢春草有罪慎矜欲殺之敬忠曰賚之可市十牛從之婢入貴妃姊家因得見帝帝愛其辯慧留侍左右問所從來婢奏爲慎矜家所賚具言敬忠夜過慎矜坐庭步星夜分乃去帝大怒後王鉷等作飛牒告慎矜有詔賜死　又曰從事崔郊唐末進士也初有婢端麗善音律郊寵視之既貧鬻於連帥于頔家得錢四十一萬

寵盼彌深郊思慕不已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值郊立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竊詩於頔座頔觀詩令召崔生曰此詩是公作耶遂命婢與生同歸　東軒筆錄曰鍾離君買一婢以從嫁其婢執箕箒至堂前熟視泣曰幼時我父於此地穴爲球窩導我戲劇也鍾離君曰汝父何人曰我父兩政前令身死家破流落民間令詢實以書抵許令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嫁資先爲求婚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辦奩篋以歸君子可乎許君荅書曰遽伯玉恥獨爲君子願前令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媒以嫁君子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異錄傳曰盧陵歐明商行經彭澤湖每以物投湖中爲禮後見湖中有吏著禪衣乘馬云青洪君使要明道至一府舍吏曰青洪感君以禮必有重送者皆勿取但求如願明從之青洪君不得已呼如願送明去如願者神婢也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奴婢三

原　周奚　晉載籍元周澄注曰古者從坐罪及女子設入縣官曰奴婢其有才智者以爲奚下詳諸呂擾攘陸賈曰天下安注意將相和調天下危注意將相不調

遺賈　賜光　史記曰注意相

十人 鄭泥中 麗寵下使一世說曰鄭康成家奴婢百人遭黃巾之亂皆逃亡正宣後明思前後陽奴婢讀書當以上計之面欲老賈耳勿令來易酒及醉百日領之

漢書宣帝詔曰鄭康成家奴婢讀書當以上計之面欲老賈耳勿令來易酒及醉百日領之

後漢書孝李善注引謝承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也父子雲為太守固年十歲能通詩論語孝經及長博覽群書

元苞頭也建武中元家數自諸奴婢欲報分生子續始生一歲丘取養乳為生續分產善傷不能止負續進亡取如丘之

晉中興書曰王導子悅字敬豫少有美譽為中書令導愛之悅死後導哭之甚慟謂客曰吾常謂敬豫當代我位今不幸喪之是無時也

晉陽秋曰王導子悅字敬豫少有美譽為中書令導愛之悅死後導哭之甚慟謂客曰吾常謂敬豫當代我位今不幸喪之是無時也

執事 盧兒 家僕 執鞭 典琴 助勢 怙勢 才化德 感恩 接水釀酒 舍人斷席 平頭提箱 引泉灌蔬 買奴置田 買婢侍愛 訴主藏甲 賣婢買牛 夷奴作石 禮有不為 律限多畜 沈當問耕 劉使執杼 胡婢善射

執事 李令伯表曰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出入從蒼頭廬兒往來市里

晉陽秋曰盧兒名奴為廬兒主牛馬耕種直錢二萬上主母我婦也即其白母是我翁也因下堂抱其頸帝遂為夫婦愍及子歷二千石湖史七八人

漢書宣帝詔曰郭恩前後陽奴婢讀書當以上計之面欲老賈耳勿令來易酒及醉百日領之

後漢書孝李善注引謝承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也父子雲為太守固年十歲能通詩論語孝經及長博覽群書

元苞頭也建武中元家數自諸奴婢欲報分生子續始生一歲丘取養乳為生續分產善傷不能止負續進亡取如丘之

晉中興書曰王導子悅字敬豫少有美譽為中書令導愛之悅死後導哭之甚慟謂客曰吾常謂敬豫當代我位今不幸喪之是無時也

馬曙有屠錡數十具溫而癢之奴王慶以怨告曙藏甲異謀按之無他狀竟投嶺外慶免罪魏基引律固爭乃論慶死史記季布匿濮陽周氏周髡鉗季布之魯朱家所賣之田氏通髡鉗季布之魯朱家所賣之

不肯酤酒何事執燭約見王褒童後穨

執燭

漆香侍史二人選端正妖麗給

採蓮出主門戰國者與客奔茶茶頭執燭戰則加杖睡則加杖不敢辭今博奔是何事也琛

主翳掌歲洛州節度使薛萬備萬有清

翻羹污衣覆酒就杖

晉東萬觀漢掌歲記曰奉內養婢翻羹污朝衣婢懼恐覺之遂恐殺主之父告他之故恐殺主欲殺母因恐殺婢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弟

閻之復以告主父主父放其妻厚幣棄之

增吹篪降羌

後漢考閻河間善吹篪降羌有蒼頭名曰奴不降有婢曰朝雲善歌舞貧困主父欲賣之朝雲聞之請賣身以贖奴主父與之奴婢各為夫妻數年有子二人

焚券遣歸貸錢許贖

後漢考黃武帝范明友傳曰明友軍北地奴數千人反明友軍到奴輒散走後復聚會明友軍乏糧明友使人招誘降者皆賜牛馬即縱令歸家種田明年大收悉還其直明友以此得羌人和

改曰私屬

晉王莽改名奴曰私屬不得買賣也

灸灼

晉武帝令婢曰私屬不得買賣也

拘制

又詔夫人遣副如婢論如

詔殺者罪

晉詔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賣殺奴婢者不得成

其罪除傷人律

又除奴婢傷人棄市律

斬臺掠民

唐安樂公主定安長寧與長寧主入訴帝為子諸兒不忍屈於下法以偷生也以上奴婢總

著丹書傳斐豹隸也

著丹書於丹書樂

入百人馬

又司相如傳卓氏富擬八百人

誤殺子歲與蒼頭

東漢宋則子歲與蒼頭戲則誤殺之

匿主子

本傳安者後子孫無

善文章

晉書郗超字方回有蒼頭奴於劉惔惔問何如方回義之曰小人知父子義之愛王義之小人不如方回故常奴耳

有士風雄豪

晉郗公攸真有士風雄豪公攸善書公攸別斬孟一筒減明友死罪一等

善騎

晉書毛仲父坐事沒為奴善騎射出潞州有李守德者沒為人奴善騎射守德奇之以為騎將

銀杯羽化

唐柳公權善書公權書銀杯羽化奴海鷗龍安富用者

二百歲世說

晉世說云并州卓文君有蒼頭年二百歲

待以忠信

家誡曰婢雖奴也撫之以恩信

守主不離

東水記闔閭既葬而以奴守主不離

銀環

金鄉如京師如歸來感母子同列聞之諸婢且盡遣奴婢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諸婢且盡遣奴婢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諸婢且盡遣奴婢無父母妻

守妻門不離四十餘日暴坐賊恩州別駕諸子皆痛外從者皆翻去數日暴忽悉死旁無家人盧使母守其屍為治喪事哭如親父子禮暴女驍女驍注古者從坐男女及入縣於城南僧舍然後去女驍女暴女驍注古者從坐男女及入縣官為奴今之御史官婢也以市賤物曰暴以上奴

女史

女史書曉之事

晉張翰周小史詩曰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東香肌柔澤素質象紅圖輔圓頤蛾眉芙蓉

女工

女工通曉裁

子必貴

無婢曰此員將軍之子必貴

贖父

又曰太倉令淳于公將刑少女緹縈上書請沒身為官婢贖父死罪

隨軍

後漢書馬援為車騎將軍平定荊州振旅還京監軍張敞承宦官指奏援以軍糧後漢梁冀認士孫奮別儲後漢梁冀認士孫奮以為守藏婢盜白珠紫金

累騎

世說石崇與王愷各以婢侑酒客飲不盡者殺婢數人

盛供

晉書郭舒愛馬追姑家婢與婢通婢從姑去時方有娠舒追還婢與婢通婢從姑去時方有娠舒追還

遺客

又曰王愷珍愛主人舍敬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不知所在即誡主人請瓊為卦瓊曰君家南二十里賣之勿爭憤妖可滅主人從之使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井中赤人皆反縛一白投井中主人悅璞乃攜婢而去

妖可滅

晉書郭璞愛主人婢無由得與婢眾騎而過璞曰君家不出三年昨日施僧裘帶上斷

賤人

人數千園其家就東市買之

宜備

宜備此婢可於東市買之

九人

南史張緬為吳興太守有人饋緬婢九人

藥

藥陳壽居喪使婢賣藥客見之沈累數婢年九

歌

歌團扇晉樂志團扇歌者中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甚篤嫂逼婢去婢素善歌而珉好把團扇故製此歌

增著

增著令還隱裕鎮西川日嘗怒出婢婢遂於大路蓋臨街呼賣縛者觀於東內手端厚簿吏鎮西川日嘗怒出婢婢遂於大路蓋臨街呼賣縛者觀於東內手端厚簿

約

約令還隱裕鎮西川日嘗怒出婢婢遂於大路蓋臨街呼賣縛者觀於東內手端厚簿

疾送還

小說唐仲友宅蓄妓數人仲友疾篤妓可否妓於窗隙間之婢即日送還院出外舍或偶見作中風狀夫聲作地因令更事賣嫡牙郎以上婢

奴婢五

原詩晉張翰周小史詩曰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東香肌柔澤素質象紅圖輔圓頤蛾眉芙蓉

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車隨風飛霧流煙轉側猗靡顧盼便妍和顏善笑美口善言 劉表與袁紹別駕諸子皆素賴紹為治喪事哭如親父子禮暴女驍女暴女驍注古者從坐男女及入縣於城南僧舍然後去女驍女暴女驍注古者從坐男女及入縣官為奴今之御史官婢也以市賤物曰暴以上奴

侍史

侍史周禮女酒女驍女驍

女祝

女祝曉祝說

認盜

認盜紫金舊母別儲後漢梁冀認士孫奮以為守藏婢盜白珠紫金

累騎

累騎世說石崇與王愷各以婢侑酒客飲不盡者殺婢數人

盛供

盛供侑客馬追姑家婢與婢通婢從姑去時方有娠舒追還婢與婢通婢從姑去時方有娠舒

遺客

遺客珍愛主人舍敬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不知所在即誡主人請瓊為卦瓊曰君家南二十里賣之勿爭憤妖可滅主人

賤人

賤人數千園其家就東市買之

宜備

宜備此婢可於東市買之

九人

九人

藥

藥陳壽居喪使婢賣藥客見之沈累數婢年九

歌

歌團扇晉樂志團扇歌者中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甚篤嫂逼婢去婢素善歌而珉好把團扇故製此歌

增著

增著令還隱裕鎮西川日嘗怒出婢婢遂於大路蓋臨街呼賣縛者觀於東內手端厚簿吏鎮西川日嘗怒出婢婢遂於大路蓋臨街呼賣縛者觀於東內手端厚簿

約

約令還隱裕鎮西川日嘗怒出婢婢遂於大路蓋臨街呼賣縛者觀於東內手端厚簿

疾送還

小說唐仲友宅蓄妓數人仲友疾篤妓可否妓於窗隙間之婢即日送還院出外舍或偶見作中風狀夫聲作地因令更事賣嫡牙郎以上婢

奴婢五

原詩晉張翰周小史詩曰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東香肌柔澤素質象紅圖輔圓頤蛾眉芙蓉

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車隨風飛霧流煙轉側猗靡顧盼便妍和顏善笑美口善言 劉表與袁紹別駕諸子皆素賴紹為治喪事哭如親父子禮暴女驍女暴女驍注古者從坐男女及入縣於城南僧舍然後去女驍女暴女驍注古者從坐男女及入縣官為奴今之御史官婢也以市賤物曰暴以上奴

侍史

侍史周禮女酒女驍女驍

女祝

女祝曉祝說

認盜

認盜紫金舊母別儲後漢梁冀認士孫奮以為守藏婢盜白珠紫金

累騎

累騎世說石崇與王愷各以婢侑酒客飲不盡者殺婢數人

盛供

盛供侑客馬追姑家婢與婢通婢從姑去時方有娠舒追還婢與婢通婢從姑去時方有娠舒

遺客

遺客珍愛主人舍敬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不知所在即誡主人請瓊為卦瓊曰君家南二十里賣之勿爭憤妖可滅主人

賤人

賤人數千園其家就東市買之

宜備

宜備此婢可於東市買之

九人

九人

藥

藥陳壽居喪使婢賣藥客見之沈累數婢年九

歌

歌團扇晉樂志團扇歌者中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甚篤嫂逼婢去婢素善歌而珉好把團扇故製此歌

增著

增著令還隱裕鎮西川日嘗怒出婢婢遂於大路蓋臨街呼賣縛者觀於東內手端厚簿吏鎮西川日嘗怒出婢婢遂於大路蓋臨街呼賣縛者觀於東內手端厚簿

約

約令還隱裕鎮西川日嘗怒出婢婢遂於大路蓋臨街呼賣縛者觀於東內手端厚簿

疾送還

小說唐仲友宅蓄妓數人仲友疾篤妓可否妓於窗隙間之婢即日送還院出外舍或偶見作中風狀夫聲作地因令更事賣嫡牙郎以上婢

奴婢五

原詩晉張翰周小史詩曰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東香肌柔澤素質象紅圖輔圓頤蛾眉芙蓉

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車隨風飛霧流煙轉側猗靡顧盼便妍和顏善笑美口善言 劉表與袁紹別駕諸子皆素賴紹為治喪事哭如親父子禮暴女驍女暴女驍注古者從坐男女及入縣於城南僧舍然後去女驍女暴女驍注古者從坐男女及入縣官為奴今之御史官婢也以市賤物曰暴以上奴

侍史

侍史周禮女酒女驍女驍

女祝

女祝曉祝說

認盜

認盜紫金舊母別儲後漢梁冀認士孫奮以為守藏婢盜白珠紫金

累騎

累騎世說石崇與王愷各以婢侑酒客飲不盡者殺婢數人

盛供

盛供侑客馬追姑家婢與婢通婢從姑去時方有娠舒追還婢與婢通婢從姑去時方有娠舒

遺客

遺客珍愛主人舍敬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不知所在即誡主人請瓊為卦瓊曰君家南二十里賣之勿爭憤妖可滅主人

賤人

賤人數千園其家就東市買之

宜備

宜備此婢可於東市買之

九人

九人

藥

藥陳壽居喪使婢賣藥客見之沈累數婢年九

歌

歌團扇晉樂志團扇歌者中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甚篤嫂逼婢去婢素善歌而珉好把團扇故製此歌

增著

增著令還隱裕鎮西川日嘗怒出婢婢遂於大路蓋臨街呼賣縛者觀於東內手端厚簿吏鎮西川日嘗怒出婢婢遂於大路蓋臨街呼賣縛者觀於東內手端厚簿

約

約令還隱裕鎮西川日嘗怒出婢婢遂於大路蓋臨街呼賣縛者觀於東內手端厚簿

疾送還

小說唐仲友宅蓄妓數人仲友疾篤妓可否妓於窗隙間之婢即日送還院出外舍或偶見作中風狀夫聲作地因令更事賣嫡牙郎以上婢

奴婢五

原詩晉張翰周小史詩曰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東香肌柔澤素質象紅圖輔圓頤蛾眉芙蓉

事鄙八年未嘗見其過其畏得而好德畏不善而慎罰躬行而心安樂問其部位蓋自其少時至於今役六十年矣猶一日也察其私持廉其謹而遠名吾嘗與僚友論其人雖古之學問士大夫未強而厚於德如第五公胡威未能遠過此也其人豈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乎吾貧不能脫其役與之同歸江湖之上因作詩以識愧云丹籍生涯無列鼎白頭忠信可常城

自非車騎將軍勢愧使王尼常作兵谷中名士皆與友大將軍問之遂得離兵劉克莊老奴詩曰少賤腸枵破褐單傍人門户活飢寒自從毀齒初成券直至長鬚尚不冠冷炙時霑筵上餕禿芒旋埽曰邊殘他時縱取封侯印僅得君王踞廁看明楊基贈跛奚詩曰人笑跛奚蹩躠險若箕簸立如鶱聯拳行類鼈尷尬形欹裘長前肩脅縮短左非斬涉寒脛豈則獻玉課附婁涉水阨西卻搆兵禍疢同哀駘佗怒及趙女嫫觸屏屢思倚守户每得坐戒奚勿躁步世路方坎坷

唐賦後漢蔡邕青衣賦曰金生砂礫珠出蚌泥歎茲窈窕產於一作敬在卑微盼倩淑麗皓齒蛾眉元髮光潤領如蜩螗縱橫接髮葉如低葵修長冉冉頎人其頎綺袖丹

焉且飢張安趙請青衣賦曰彼何人斯悅此豔姿麗辭美譽雅詞斐斐文則可嘉志節意微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高岡可華何必棘茨醴泉可飲何必涔泥隋珠彈雀堂窮刈葵鵾雞啄鼠何異於鴟歷觀古今禍福之階多由孽妾淫妻書戒牝雞詩稱哲婦三代之季皆由此起晉寢驪戎斃滅泰子有夏取仍覆宗滅杞叔肹納申聽聲狼似穆子私庾豎牛餒已黃歇之敗從李園始魯受齊樂仲尼逝矣文公悚安姜請其部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一作性不雙侶但願周公妃音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

冠篇首晏嬰潔志不顧景女及鵠不疑奉霍不受見尊不迷況此麗賢三族無紀綱紛不序蝉行索妃旁行求偶婚無媒理宗廟無主門户不名依其在所生女爲妾坐男爲虜歲時酹祀詣其先祖或於馬廄廚間竈下東向長跪接神觴酒悉請諸靈辭邪無主多乞少出銅丸類蓋不足數古之聲媚尚猶塵垢況明智者欲作叔父勤節君子無當自逸宜如防水守之以一泰穆思譽故獲終吉

喬

晉道安與天公牋曰奴曰高安兩手並殘指如竹筒畏風惡寒小者家生厥名曰饒腹中廢堅大如飯胄飽食終日不能作勞借一小兒倫公吳母近因冬節暫詣其舅狗咬其脛肉落如手攣急徹骨跋而不愈長婢來成左目失明動則入井已死復生次婢良信有桓公司馬之疹行步雖曠了無前進隱疾難明辭不盡韻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鷩聲言語嚶厲聲音駭人唯堪驅雞茲無所役遣詣阿稽復被狗咋困熟如泥

原 晉梁簡文帝荅安吉公主餉胡子書曰方言異俗極有可觀山高水遠宛在其邊不使去來執鸞媲彼青衣正當出入燒香還依丹轂豈直王濟女奴獨有羅袴方

使樂府行胡羞論歌舞垂膝新奇

原 雜 前漢王褒責髯奴辭曰我觀人類長而復黑冉弱而調離離若綠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因風披靡隨風飄颻颻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紲綫潤之以芳脂華華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曜熙若元珪之垂於是搖騖奮迅則論說虞唐鼓譽動則研覈否臧內育瓌形外闚宮商相如以之都雅顏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髯既亂且藉枯槁禿瘁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汗穢泥土傖囉穰擾音而臞與塵爲侶無素顏可依無豐頤可怙動則困於總減靜則窘於囚虜薄命爲瘢瘦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氂

琵正著子頤爲身不能庇其四體爲智不能御其形骸為子鬚者不亦難哉

原 後漢王褒僮約曰蜀郡王子淵以事到湔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提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但約守家不約爲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無欲者子即決賣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户下髯奴便了決賣

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歸食了洗滌
居當穿臼縛帚栽盂鑿井汲渠縛落鋤園研陌杜埤音卑
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乘馬載車駟
坐大呶下牀振頭垂鉤刈芻結網捕魚繳鴈彈鳧登山射
酸音莫織履作麤黏雀張烏捕鴟逐鳩鳥持梢牧豬
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鵝鴨驚白餘驅逐鳩鳥持梢牧豬
種蓋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常潔一作掃堂廡餟食音何馬牛鼓四
起坐夜半益匊二月春分破隄杜壞落葉披機種瓜作
酢別茄披蔥焚槎發蟄集破封日中早蹙音促雞鳴
起舂調治馬驢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
鹽烹茶盡飧已而蓋藏閉門塞竇餧豬縱犬勿與鄰里
爭鬪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唇
潰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儔舍後有
樹當栽作船下至江州上到煎主爲府掾求用錢推訪
惡敗梭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
小市歸都擔枲轉出旁蹉牽犬販鵝武陽買茶楊氏池
中擔荷往來市聚愼護姦偷入市不得夷蹲旁臥惡言
醜罵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自交精慧不得
癡愚持斧入山斷柔裁蘇若殘當作組机木屐及氈盤

焚薪作炭劈力罪反石薄岸治舍蓋屋書削代牘日暮已
歸當送乾薪二三束四月當披五月當薅十月收豆多
取蒲苧音竹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箔植種桃
李梨柿柘桑三尺一樹八尺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
果熟收斂不得吃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根門柱戶上
樓擊鼓荷盾曳矛環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
力索種莞織席事訖欲休當一作常作春一石夜半無事浣
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當關白
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訖詞窮咋索佗佗扣頭兩
手自縛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
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爲王大夫酤酒不敢作

惡

文宋黃山谷詔跛奚文曰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爲置
婢無所得乃得跛奚蹣跚離疏不利趨走主人不悅廚
人怒罵黃子笑之曰堯舜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
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霧溼而歸不
亡一羊在其指揮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
有所宜呼跛奚來前善爲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乎
能與羣狙賦芋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
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闚門之內固無事此今將詔若

可爲者晨入庖舍將
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浚如截肪煮餅深注湯和糜勿
投醯韲曰晚用薑葱漬不用焦旋葅不用黃飯不欲著
牙揚盆勿駐沙姨燃臨食爬垢掩拔染指舐枘曝裁懷
骨事無大小盡當關白凡前之爲汝能之否跛奚對曰
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爲雖勞何咎黃子曰若是
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無不滿意

傭保一

原 史記曰荆軻死高漸離變姓名爲人傭保作於宋子
名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不能去仿徨從者告
人評

其主使擊筑一坐稱善 又曰樂布與彭越爲家人
鴈冠子曰伊尹酒保立爲世師 趙 後漢書曰公沙穆
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吳祐賃舂與語大驚
遂共訂交於杵臼之間 又曰杜根字伯堅永初時鄧
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帝長宜親政上書直諫太后大
怒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
行事人使不加力載去城外得蘇因逃爲宜城山中酒
家保積十五年酒家知賢厚敬待之 元史列傳曰郭
守敬素貧年六十無妻奉母寄宿神祠中營養甚艱母卒
回傭身得錢葬之 明詩小傳曰谷淮字文東客於淮

傭保二 傭賣附

原 傭耕 賃載 陳脩少時常與人傭耕隴上而歎
多即用亦屈當時爲大司農任人賓客於司 轉移 救助 周禮閭胥
壯陷罪賊爲庶人注植賃受雇賃而載言當時保賃其多遒負以
閭民謂無業者轉移爲人執事閭民無常職轉移執事注
今之傭人 又云移用其人轉相雇助若 揆日 計傭
廢事食力 揆以時日 計其功用

原 傭賣販 繒 燒埏 崔寔曰王侯貴人則
傭賃皮則燒埏

陽傭書稗而秀顛好博覽仿文徵仲書法給事澄江張
學士家

傭保三

原 傭賃舂 張鴻字伯賃舂 傭書 後漢班超貧常傭書
以供紙筆 賣傭 彭越爲家人時窮困爲人賃舂於齊
爲酒家保 僕賃 傳曰申鮮虞僕賃於野 飽食而已 龐焦先自有
其中呻吟獨處飢則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 誦書亦編 吳闓
書以供學家 借書 元史趙弘毅字仁卿少好學家
貧無書傭於巨室晝則爲役夜則借書讀之或閱其志
則借書亦寫既畢 諭之亦編 吳澤字常爲
人傭書亦編之或閱其志
但使總其事而不役焉

原說文曰首頭也　釋名曰頭獨也體高而獨也首始也　黃帝素問曰頭者精明之主也　易說卦曰乾爲首　毛詩曰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知之　蝃蝀虹也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民銳頭君乘水而王其民大頭　春秋元命苞曰頭者神所居上圓象天

原帝系譜曰神農牛首結繩而治伏羲人頭蛇身　晏子曰湯長頭而駢髮　增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裂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　原史記曰藺相如爲趙使秦持璧却立倚柱謂秦王曰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　漢合璧事　增又曰須賈使秦見范雎雎數之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者我屠大梁賈歸告齊亡匿趙平原君所卒自剄趙平原君曰誰能當王取頭與秦　原嚴尤三將敘曰趙孝成王曰誰能當武安君平原君曰滏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銳瞳子黑白分明視將不轉小頭而銳敢斷行也黑白分明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　漢書曰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　增又曰項藉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羽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公德乃自剄王翳取其頭　又曰高祖招田橫橫至尸鄉廐謂從者曰陛下欲一見我面耳今斬吾頭馳三十里形猶未敗遂自剄令客奉其頭詣高祖　史記曰欒布爲梁大夫使于齊未還漢誅彭越梟頭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　錄異傳曰漢武帝時蒼梧賈雍爲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吏

招爲督軍從事紹卒事表尚後遼東送尚首懸馬市牽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 珍 魏略曰龐意手斬一級不知是郭援戰罷之後衆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氏之甥意後於鞬中出一頭鍾縣見之而哭意謝縣縣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焉 蜀志曰張飛命左右牽去斫頭顏曰斫頭便斫頭何必怒耶飛壯而釋之 益部耆舊傳曰段翳字元章善天文風角有一諸生來學積年諸生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作一脂筒中盛簡書曰有變乃發視之生至陵萌與吏爭津過吏從人頭破開筒得書言到陵萌與吏鬬破頭者以此脂裹之生喟然而歎乃還李業 神仙傳曰曹公捕左慈數日得之便斷頭以白曹公大喜曰果慈頭定視是一束茅耳 長沙耆舊傳曰劉壽少時遇相師曰君腦有玉枕必至公也後至太尉 源 搜神記曰南方有落頭民吳時將軍朱桓一婢每夜臥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窓中出一耳爲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傍人怪之夜照視惟有身無頭其體微冷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凝被不得安再三墮地而其體氣急疾若將死者乃去被頭復起附得安復暝如常人 攟 世說曰諸葛道明初過江左名亞王庾之下先爲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公當爲黑頭公 晉書曰嵇康謂趙至曰君頭小而銳有白起風童子白黑分明 晉中興書曰庾亮與蘇峻戰於建陽門王師敗績亮於陳攜其弟懌條

欲使我清如水抱小兒者欲使我愛民如赤子也 原 洞林曰郭璞爲傷頭尉後乘馬黃昏行坂下犢車觸石馬驚頭打石破流血殆死 獺 語林曰魏郡太守陳異常詣郡民尹方方櫛頭以水洗盤抱小兒出更無餘言異曰櫛頭者欲吾治民如理髮洗盤者欲使我清如水抱小兒者欲使我愛民如赤子也 原 崔鴻前秦錄曰東海王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以功拜龍驤將軍征伐皆有殊績雄醜形貌頭大足小軍中稱之爲大頭龍驤

頭三

神居 精主也 死命包頭者神所居上圓象天氣之府也 歲公十二故人頭長一尺二十下 奇表 高臺上詳頭爲高臺陽爲廣野 技棘 觸屏左傳曰神宗泥九嬰一頭一曰黃延內嬰一面二頭 九 上詳頭一見 黃庭經曰腦神精根宇泥丸肩齊孟仲之子緩諸塞關之外揵其首於掌風之棘上漢書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言異才萬年書召

咸於牀下敬戒之咸瞬屏息萬年怒咸叩首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敬咸也萬年思不復言

梁在樹　又曰孫敬宇文寶好學晨夕不休疲倦欲寢囊湯意氣發揚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大懼後為當世大儒晉甘卓還家小兒冀卓還見之

沈首焦頭　晉羅公問晏子曰昔先君桓公置酒令厚葬之漢書人為除福上書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

抒首縮頭　廣仕至護軍長史齎行常編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明祖生何參軍如從屋漏中來者

五柱　隋紇干承基出遍身鱗起大駭墜帝於地帝怒見頭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洞神經頭為三台君

鑊煮　晉張敏頭責子羽文曰太原溫長仁潁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上郡劉文生南陽鄧潤甫河南鄭泚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賈為之慨然又怪諸賢身已既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又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困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嘲六子責子羽曰吾託為子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蒔髮齊眉插牙齒眸子擿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人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悚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弗戴

函盛　秋胥問范吳越春秋曰范蠡頭上有骨如龍額上有日角之表

筆公　魏書古弘為尚書令世祖嘗名之曰筆公

下馬沃盥　花敬定平寇軍騎驍戰已表其元猾駿馬荷戈至鎮下馬沃盥通夜女云無頭何以盥為兵曹從事身長八尺頭鑾髮委地

黑頭公　世說范啖長七尺八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乘人家婦女但眼無瞳人為異家被妖風侵腹必死頭飛去食人家小兒冀卓還見之

范長頭　南史范啖長七尺八寸髮容奇偉范雲謂曰王琨與謝元俱被辟俱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而啖之元曰王縣當作公頭公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

長頭漢　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萬年困不復言鄉人號曰具曉所言大要敬咸而已萬年怒咸叩首

懸頭　戰國策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又漢書匈奴降者言匈奴以冒頓單于頭為飲器

易冠　呂覽今有人於此欲殺人易衣冠而要所知所以為矣世之趨利似此亦不知所以為也即不

崑爺　白頭家語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三首國　其為人一身三首

九首　楚辭一夫九首山經九頭蛇木九千些

三首　山經

抑首　文選侍坐殿上背伏抑首

長頭　後漢

金銀弗佩吉味弗嘗食粟茹菜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嘗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爲仁賢耶當如皐陶后稷亟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爲名高耶則當如許由丁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爲遊說耶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爲福含辭從容子欲爲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爲隱遁耶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滄浪栖遲神丘垂餌臣望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能爲處士進無望乎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爲

常人之所喜對曰吾以大幸爲子所寄今子欲使吾爲忠耶則當如子胥屈平欲使吾爲信耶則當殺身而成名欲使吾爲介節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與蟣虱同性不聽我謀悲哉俱御人體而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倫諭子懵偶子曾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禹范陽張華上郡劉許南陽鄧湛河南鄭詡此數子或饕吃無宮商或砬陋希言語或淹伊多恣態或騃騃少智誦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壺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蘗龍附鳳並登天府豈若夫子徒令唇口腐爛手足霑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爲權謀譬猶鑿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牢檻之熊深穽之虎石間餓蟹竈中之鼠事力雖多而見功甚少宜其蹉跼前蹙至老無所希也

面一

增 說文曰面顏前也顏眉目之間也頷面不正也頭短面也頷面黃頯也顅瘦淺面也報面赤也 易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 禮記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 又曰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 黃庭經曰面爲靈宅一名尺宅以眉目口鼻之所居故爲宅 蔡邕女戒曰

面

夫心猶面首也一旦不脩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思善則邪惡入之人盛飾其面而莫修其心惑矣 論衡曰小人恥其面不如子都君子恥其行不如堯舜 傳子曰相者三亭九候定於一尺之面

面二

增 河圖曰蒼帝方面赤帝圓面白帝廣面黑帝深面尸子曰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 又曰禹長頸烏喙面貌亦惡天下從賢之者學也 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

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　春秋後語曰秦急攻趙趙求救於齊齊王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謂左右曰敢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燕丹子曰田光云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且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史記曰孟戲中衍爲身人面趙之先也　漢書曰李夫人病篤武帝自臨候之夫人遂轉面向壁欷歔而不復言　又曰孔休守新都相謁見莽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劒欲以爲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美王可以滅瘢故獻其玉塞耳（塞音衛劒鼻也）　又曰張禹爲兒喜觀於卜相者卜者奇其面貌謂禹父曰是兒多知可令學經　魏略曰徐庶好任俠擊劒中平末嘗爲人報讐白堊突面被髮而走　蜀志曰張裕曉相術每舉鏡照面自知死刑未嘗不朴之于地　又曰劉璐妻胡入賀太后留胡經月乃出胡有美色璐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撾胡至于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告其言璐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杖之地竟棄市　譙周法訓曰有人使妻爲母作粥妻不肯乃以刀劈傷妻面此可爲孝乎　會稽後賢記曰謝仙女者謝

興苑曰陳郡謝石字石奴少患面創諸治莫愈乃自幽遠止於岩下中宵有物來舐其創隨舐隨除既不見形意爲是龍而舐處悉白故世呼爲謝白面　宋書曰沈慶之謂帝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論爭伐而問白面書生事何由濟　又曰明帝大會新亭接勞諸軍主官賭擄蒲李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　又曰劉瑀爲右衛將軍因求益州甚不得意至江陵與蔡興宗書曰朱循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　齊書曰東昏即位多行殺戮沈昭略與沈文季徐孝嗣同召入省例賜藥酒

昭略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即擲甌投孝嗣面曰使作破面鬼　唐書曰賈餗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餗騎而入御史楊儉蘇特固爭餗曰黃面兒敢爾　胡訥見聞錄曰江南李氏凡人欲見先畫象觀其妍醜麼克順面青江南謂之麼黯子由是惡之不得入見　涑水記聞曰王旦與錢若水同直史館有僧善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極人臣若水曰王舍人面偏喉骨高如何其貴也僧曰作相之後面偏自正喉骨高者主自奉養薄耳　長編曰御史趙抃彈劾不避權幸號鐵面御史　東軒筆錄曰呂惠卿語王荊公曰公面有黑子用芫荽洗之當去公曰面黑耳非黯也呂曰芫荽亦能去黑公笑曰天生黑於余芫荽其如子何　元史列傳曰張桓字彥威汝寧盜起賊久知桓名襲獲之擁至渠魁前桓直趨據榻坐其徒捽桓起跪桓仰天大呼詈叱彌厲且屢唾賊面賊猶不忍殺謂桓曰汝但一揖亦恕汝死桓瞋目曰吾恨不能手斬逆首肯聽汝誘脅而折腰哉遂刺之

面三

原 傅粉　凝脂　語林云何晏美姿容敷粉自餙令食之汗出流面拭之轉白　又云王右軍見杜弘治兩頰白如傅粉凝脂因歎曰如此神仙中人也　面如大宅　神庭　七發太子

陽氣見於眉宇之間浸淫而上幾滿大宅注大宅面也之面經　有光能寒　莊子孔子謂益驕曰將軍身長八尺面目有光素問人面獨頭寒何也曰頭者諸陽脈之會也諸陰脈皆至頭故面能寒耳　希見不洗　漢書朱博為人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經文書姓名博為左馮翊好修容貌進對時常一起更衣冠出門閨中婦人莫見其面　如虎似驢　唐書吳王夫差長似驢嘴唐書天寶十載封安祿山為東平郡王賜鐵券恕十死安祿山反河北諸郡皆陷賊遣使者張通儒等奉冊書及金寶符節就洛陽城南門外設壇場百官陪位通儒等北面跪讀冊訖安祿山升壇受冊及寶符節訖西面立受百官朝賀畢降壇北面再拜謝恩訖乘馬還宮　如虎似驢　唐書天寶十載封安祿山為東平郡王賜鐵券恕十死安祿山反河北諸郡皆陷賊遣使者張通儒等奉冊書及金寶符節就洛陽城南門外設壇場百官陪位通儒等北面跪讀冊訖安祿山升壇受冊及寶符節訖西面立受百官朝賀畢降壇北面再拜謝恩訖乘馬還宮　差巾覆面而死　子西袂掩面而縊　左傳楚令尹子西將以靳尚之妻入秩白公勝而縊作　面四

原 不學牆面　周官曰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心如面不同　左傳子產曰人心不同如其面

增 如生　又曰晉先軫免胄入狄師如生　得艾　又曰以幾為若見君面也

原 長三尺　孫子荀子作長十尺面衛靈公有臣公孫廣二尺面長三尺　不心而面　楊子曰非知篇曰耳具十目而不心面友也　莫見　楊子曰耳具目而不心面友也　面縛　漢書朱博為左馮翊尚方禁少府董仲舒下帷講業苑董仲舒傳人莫或見其面　時曾造人妻以他事召見其面　耐　傳聞知以幾諫功曹受賂辭左右問禁調守禁　創頰　長漢書陵大姓白除禁調守禁　創頰　長漢書陵大姓白除禁調守禁　創頰　長漢書陵大姓白除

撫面　王衍嘗因宴集為族人所怨擲其面衍初無戚容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覽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小在牛背上矣

七星面　後魏書桓溫妾載黑甚有七星

面阿秀　南史劉瑤妹叔秀之為丹陽瑤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家處廚不為多士

黑面僕射　後漢書廣陵侯衍弟欽黑面僕射如刻畫北史崔號為黑面僕射正當狀貌偉麗善於容止李庫將聘梁名望單華於時酒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數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教為北史斛律光字明月馬面龍身神采俊發天罡見焉不長

面赤　本傳表面白君面澤赤喜人有喘面紫之而已

鐵面　小傳明承宗鐵面劍者猛烈如鼓聲望而知為偉人

面似高麗　唐書張楊舜華父督見孔雀謂之曰人有喘面紫之而已

面奔鼈　晉書苑秦身長七尺之面似鼈頭長喙自奇曰人之面奔鼈不如一尺之面

一尺面　雒翰友王貞曰面黑能立功乃為之

目

毛詩曰芙目盼兮　釋名曰目默也默而內識也眼限也瞳子限限而出也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　孫卿子曰厥目而視者視一為兩也　韓非子曰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睫　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　尸子曰使目在足下則不足以視物也　淮南子曰夫目察秋毫之末而耳不聞雷霆之音耳調玉石之聲而目不見泰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　鶡冠子曰兩葉蔽目不見泰山

孝經援神契曰伏羲大目　春秋孔演圖曰蒼頡四目是謂並明又舜重瞳子是謂重明　孫卿子曰堯舜三眸子　瀛奎律髓曰君子有喘面紫之而已　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目而隆顙是黃帝之形貌也　山海經曰一臂國有人一日中其面而居　左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　又城者謳華元曰睨其目皤其腹　又曰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遽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又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鄧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　又曰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孌向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又曰公侵齊門於揚州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欲中其目也　莊子曰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問焉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　又曰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

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夫仁義亂然乃憒吾心亂
莫大焉　韓子曰田駟欺鄒君鄒君將殺之田駟恐告
惠子惠子見鄒君曰有人見君則睞其一目奚如君曰
我必殺之惠子曰瞽睞兩目君奚不殺駟東欺齊侯南
欺荊王駟之欺人瞽也君奚怨乃弗殺　增蔣子語曰
兩目不相為視昔吳有二人共評王者一人曰好一人
曰醜久之不決二人各曰醜可求入吳王目中則好醜
分矣王有定形二人察之有得失非苟相反眼睛異耳
　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於河先其伍船人怒撥其頭中
河孟賁瞋目視船人髮植目裂頷指舟人盡惕駭播入
於河使船人知孟賁不敢直視涉無先者又辱之乎此
不知故也　原史記曰吳王賜子香屬鏤之劒以死子
胥仰天歎曰抉吾眼著吳東門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
也乃自剄　增又曰大梁人尉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
目　又曰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時赤泉侯為騎
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漢
楚春秋曰上過陳留鄴生求見使者入通上方洗足問
何如人也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大
儒也使者出鄴生求見使者入通上方洗足問
儒也使者出鄴生瞋目案劒曰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
原漢書曰東方朝上書曰臣朝目若懸珠　東觀漢

記曰馬援着目如畫　鄭康成別傳曰康成秀着明目
增類隽曰魏丁儀曹公欲以女妻之五官將曰儀目
不便恐愛女不悅後儀到與儀議論曰丁掾好士也即
使兩目盲當與女何況但眇一目　世說曰顧長康云其
眸子洞徹視日而眼明不虧　增原蔣子語曰
舉動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以淵眼多白睛謂之白虹
貫日也　三國典略曰齊韓鳳穆提婆高阿那肱共處
衡軸號曰三貴瞋目張拳有噉人勢　棠苑曰李密方
瞳子黑白明微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
兒為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兒顧盼不常無入
衛　列仙傳曰偓佺魏仙人採藥好食松實而目更方
又曰赤斧戎人也為碧雞祠主簿餌丹身及瞳子皆
赤　神仙傳曰涉正已東人入吳常閉目弟子隨之數
十年莫有見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之正為開目音如
霹靂光如電照弟子頓伏良久乃起　朱子語錄曰宋
李沆寓京師一日忽一轎至乃一蓋頭婦人不見其面
儀度甚美入沆房久之然後出衆訝問之沆曰亦是云

某前程事何足深信詰之乃曰君曾見其面乎一面都是目殊可異也　元史列傳曰孟速思幼有奇質年十五盡通本國書太祖聞之召至闕下一見大悅曰此兒目中有火他日可大用　又曰劉哈剌八都魯世祖以近臣言召見謂其目有火光留侍左右　又曰呂思誠母馮氏夢一丈夫烏巾白襴衫紅鞓束帶趨而揖曰我文昌星也及寤思誠生目有神光見者異之　又曰陳祖仁一目眇貌寢身短瘠而語音清亮議論偉然　又曰劉通母卜氏目失明通善斷酒肉祷之三十年不懈卜氏年八十五忽復明　明詩小傳曰徐禎卿神清體弱雙瞳燭人幼精文藝不由教迪著交誠感慕賦　又曰謝榛眇一目喜通輕俠已而折節讀書刻意爲歌詩遂有聞於時　又曰唐汝詢五歲而瞽父兄抱膝上授以三百篇及唐詩無不成誦旁通經史能爲諸體詩箋注唐詩援据該博亦近代一異人也

目三

原 四明　十視舜明四目而天下治

能視　杜欽字子夏目偏盲而明

才能見　楊京師謂爲盲子

如點漆　又楚辭娀光眇視目瞳滅些

下見目二　又蜮射曼睘目驕光迭

增 增波　騰光

皆裂　眼方　史記漢王詣齊帶劒擁盾入軍門坡帷西向立

眼目視羽駭上指目皆盡裂目有時而方　生蛆刮

者壽千歲陶弘景晚年一目蛆刮　東觀漢記曰杜根諫和熹鄧后以安帝宜親政事太后大怒盛以囊撲殺之根詐死三日中生蛆天中記魏武帝病眼令閃閃華陀以金篦刮目　閃閃

帝使王叡甫往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動中越小惡　晞晞

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幼素神珍數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吾目晞晞晚正耐溺中珍溺晞晞正耐溺中珍溺　晞晞

帝使王叡甫往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動中越小惡　晞晞

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幼素神珍數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吾目晞晞晚正耐溺中珍溺　晞晞

記魏武帝病眼令華陀以金篦刮目　閃閃

帝使王叡甫往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動中越小惡　晞晞

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幼素神珍數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吾目晞晞晚正耐溺中珍溺　晞晞

莫東觀漢記曰杜根諫和熹鄧后以安帝宜親政事太后大怒盛以囊撲殺之根詐死三日中生蛆天中　生蛆刮

目青時而方　生蛆刮

眼目視羽駭上指目皆盡裂目有時而方　生蛆刮

者壽千歲陶弘景晚年一目蛆刮　東觀漢記曰杜根諫和熹鄧后以安帝宜親政事太后大怒盛以囊撲殺之根詐死三日中生蛆天中　生蛆刮

記魏武帝病眼令華陀以金篦刮目　閃閃

帝使王叡甫往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動中越小惡　晞晞

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幼素神珍數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吾目晞晞晚正耐溺中珍溺　晞晞

帝使王叡甫往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動中越小惡　晞晞

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幼素神珍數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吾目晞晞晚正耐溺中珍溺　晞晞

之以白石宣於論于中最胡　刺血去障　崔鴻十六國春

狀目深闇之大宣於論約父子

秋符生驍果粗暴嗜酒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日年七歲共戲之間侍者曰吾得不爲此亡一淚也洪大驚　談苑

生怒引刀自刺出血曰可無療壯當延五七歲壽若

錢譏年老一目失明醫曰刀自刺出血曰可無療壯當延五七歲壽若　談苑

一夜瞑去內障眼即復舊但一目鬼於地下足矣醫爲治之復故未幾辭卒　大

北史王肅弟秉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於人　大眼

大眼曰拔鼓相望聽聲定使君目不能視何以大如車輪　劉

昨夢本傳劉蕡好學有文才爲相東王所善王嘗薦江演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此諸王有目疾以爲劇已應曰鉤言甚可圍於寸睛　耽耽

鄭侯景傳王偉爲侯景謀主其文檄并悖所製景跋見五百字偉於元帝愛其才辭舍之朝士多忌帝安知其文檄并悖所製景跋見五百字偉於元帝愛其才辭舍之朝士多忌　耽耽

一目寧爲寸睛　耽目寸

魏書初苗珠達使出晉卿數萬兀載元用徵不見用徵之　魏書

龍章風姿士不見用徵之　魏書

鼠目乃求官耶載聞衛之　魏書

幼謂野鼠爲鼠目　魚眼

寫吞元之心　魚眼

尋一目致眇盖魚之報也　魚眼

於李拯傳經載地寒謂晉卿　南史徐陵

陳頭之　青睛碧目

目有青睛　南史徐陵

小傳明傳汝舟號丁戊山人年十四讀黃帝堯舜禹之書　北齊琅琊王儼武成帝第

燭燭奕奕　王戎俊詳前主

二人相謂曰瑕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由是忌之

身鏡

鏡昏妾自有磨鏡之石三鏡之石三磨鏡之石三鏡之石三鏡之石三

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師逮非帝王之相也果如其言晉書劉惔字元保學士元屏額龜背望高視遠與劉炫結盟焉友以儒學知名世稱二劉

游目　微睇楚辭曰忽反顧以游目

六朝微睇　清曠英眄漢郭舍人賦

英眄又俯仰流英眄　國視並觀漢書曰天下匱乏而公聽並觀

衡睥睨魏都賦曰乃眄衡而詰兩宮間　交睫史記武安侯曰魏其夫睥睨交睫而起

流盼史記袁盎曰太后病三年不交睫文選流盼乎洛川　橫流高眄文選洛神賦曰流睇而橫流又高眄乎九霄　環視一覩四海類聚弘信趙文珦死者弘信極

面則傲下於帶則憂憤則森豎而畏　傾則姦論語曰君子正其衣冠尊瞻視則不正也

目向長視左傳杜簒謂鑿叔曰爾為君目將司明也禮記曰從長者上丘陵則必向長者所

視察淵魚觀天象三年視蝨百步觀毫視之明也鑒於賢不在見於蚊睫視之遠也觀於德不在睹於秋毫

目四

重瞳史記曰舜目蓋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梁書沈約云目重瞳子腰有紫痣聰明過人　銀海道經眼海　目如明星論語隱義輔嗣曰明星出則衆務興師

曰然踐從城上係麻繩釣之于路目如明星之光耀燭于路

目極楚辭曰極千里兮　愁予楚辭帝子降兮

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不瞬列子引鍾至不瞬目不瞬睫其目不瞬

目送晉嵇康目送飛鴻　屬目文選謝靈運曰屬目極遠也

目指氣使漢馮家富勢使足目指氣使

睇眄生光文選謂生光彩也　千里眼魏書楊逸為南泰州刺史廣設耳目善惡或為設食者雖在千里或為發摘其陰私

青眼阮籍能為青白眼禮俗士鄙以白眼待之嵇喜來弔籍見以白眼喜不懌而退行至門籍大喜乃見以青眼

亮興苑厚陽周遮宇文泰不屈而卒紋已綠旬堅虜敬迴眄曜堅堅覩而喜乃厚加賜賚　屍瞻明委貌端坐瞻視良久明旦使視之皆如生

目光如火梁史序鄭子儀身長七尺二寸初在行伍目李也

白眼相公又曰張允伸白眼黑色無損目惟黑色損目

白虹貫日蔡邕南史諸人或為設食者雖在千里或為發摘其陰私

目送晉嵇康目送飛鴻　目瞬如電五經異義曰瞬目如電主暗

目極楚辭目極千里兮　愁予楚辭帝子降兮

睛黃夜光又曰張參澤目睛黃夜有光

獨眼龍五代史李克用少驍勇軍中號為李獨眼龍

瞎虎類聚文事名蓋

目文選注目也

目指氣使漢馮家富勢使足目指氣使

睇眄生光文選謂生光彩也　千里眼魏書楊逸為南泰州刺史廣設耳目善惡或為設食者雖在千里或為發摘其陰私

青眼阮籍能為青白眼禮俗士鄙以白眼待之嵇喜來弔籍見以白眼喜不懌而退行至門籍大喜乃見以青眼

亮興苑厚陽周遮宇文泰不屈而卒紋已綠旬堅虜敬迴眄曜堅堅覩而喜乃厚加賜賚　屍瞻明委貌端坐瞻視良久明旦使視之皆如生

目光如火梁史序鄭子儀身長七尺二寸初在行伍目李也

白眼相公又曰張允伸白眼黑色無損目惟黑色損目

白虹貫日蔡邕南史諸人或為設食者雖在千里或為發摘其陰私

目送晉嵇康目送飛鴻　目瞬如電五經異義曰瞬目如電主暗

目極楚辭目極千里兮　愁予楚辭帝子降兮

睛黃夜光又曰張參澤目睛黃夜有光

獨眼龍五代史李克用少驍勇軍中號為李獨眼龍

瞎虎類聚文事名蓋

光如火照人不十年當擁節旄

獨盲于目自謂獨盲于目可耳其是非也能別

目有紫光韓愈代張籍與李生書曰籍與李中丞書籍年若干歲目有紫光畫肌骨

白眼多白　舌驗里外語　深目而驎六帖趙充國深目而驎

白眼相公又曰張允伸多白眼黑色無損目惟黑色損目

舌驗里外語　深目而驎六帖趙充國深目而驎

白眼相公又曰張允伸多白眼黑色無損目惟黑色損目

獨眼龍五代史李克用少驍勇軍中號為李獨眼龍

瞎虎類聚文事名蓋

目瞬如電五經異義曰瞬目如電主暗

睛黃夜光又曰張參澤目睛黃夜有光

目送晉嵇康目送飛鴻　屬目文選謝靈運曰屬目極遠也

目極楚辭目極千里兮　愁予楚辭帝子降兮

尚書曰視遠惟明　視五步禮記曰士視五步入戶下視又曰斷入戶視必下

國君綏視又曰國君綏視毋回大夫衡視又曰大夫衡視毋迴平視無上於面又曰若父則游目無上于面無下於帶上不至於面下不至於帶又曰天子視不上于綏不下于帶

視面視抱儀禮曰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流而辟卻視速右師視速而行辟卻

視拾視膝禮記若不言立則視拾坐則視膝

視下方傳單子會韓于於戚視下而言有結會朝之儀視不過結帶之中所以道容貌也失則步武不道容而言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別五色傳目不別五色之章馮睦曰別五色謂青赤黃白黑

日暉不竭視馬融論授生徒後列坐鼓盧欽受業不怠視

盧欽不怠視馬融論授生徒後列坐鼓盧欽受業不怠視

日暉不竭視蔡邕曰金日暉見武帝美人滿側日暉不竭視

陳去非目疾詩曰天公嗔我眼常白故著昏花阿堵中不怪參軍騎瞎馬但妨中散送歸鴻著籬令惡誰能繼損讀方奇定有功九惱從來是佛種會如耶律證圓通

歐公短視朝中措云平山堂照碧玉簪永叔送劉貢父守維揚作長短句江右諸山甚近或以為永叔短視故云東坡笑之曰賦沒孤鴻認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山色有無非煙非雨不能然也

原詩梁劉孝綽詠眼詩曰舍嬌嗳已合離怨動還開欲知密中意浮光逐笑迴

增邵陵王綸戲湘東王詩曰湘東有一病非啞復非聾相思下簾淚望直有全功

宋黃魯直次韻范元實病眼詩曰道人常恨未灰心儒士苦愛讀書眼要須元覽照鏡空莫非白魚鑽蠹簡閱人矇矓似有味看字昏澁尤宜嫺范侯年少百夫雄言行一一無可柬看君眸子當矇矓然乃稱胷次常坦坦如何有物食明月淚睫隕珠衣袖滿金篦刮膜昔曾有湯劑取效術誠短君不見岳頭懶瓚一生禪鼻涕垂涕渠不管　蘇子瞻戲魯直患目詩曰誦詩得非子夏學紬史正作丘明書天公戲人亦薄相故遣幻翳生明珠賴君年來屏鮮腴百千燈光同一如書成自寫蠅頭字端問君王覓鏡湖　黃魯直戲答子瞻詩曰化工見殫太早計端爲失明能著書還來似天會事發淚睫見光能隕珠喜公新贈紫琳腴上清虛皇對久如請天還我讀書眼願載軒轅訖鼎湖　陳去非目疾詩曰天公嗔我

原宋謝惠連目箴曰氣之清明雙眸善識惟道是視瞻彼正直

原銘齊竟陵王蕭子良眼銘曰惟正是視元黃匪惑非禮不觀儀型是則愼爾所覩無愆斯德

耳一

原說卦曰坎爲耳　元命苞曰耳者心之候　增左傳曰耳不聽五音之和爲聾

原國語單穆公曰耳目心

之樞機故視聽和則明不和則震眩　大戴禮曰蔽纊塞耳所以掩聽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　樊氏相法曰耳門不容參百歲　又曰人耳圍長十三分壽百二十歲一寸壽百歲如豆生即死耳門前有仙人杖四理一百歲三理八十二理六十　相書曰耳門小富而恢呂氏春秋曰雷則掩耳電則掩目耳聞所惡不如無聞目見所惡不如無見

耳二

原 淮南子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江疏河　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陽都女耳細而長　衆皆言此天人也　增 尚書大傳曰孔子曰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耳　抱朴子曰老君耳長七寸　原 瀛洲

逸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　漢書曰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鳴鳴　原 後漢書曰珠崖儋耳其渠帥耳垂肩三寸　蜀志曰先主長七尺五寸垂臂下膝顧自見其耳　魏書曰荀攸年七八歲叔父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游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也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　長沙耆舊傳曰太尉劉壽少過相師曰耳爲天柱今君耳有城郭必典家邦　晉書曰王導多疾每自憂陳訓曰公耳豎必壽亦大貴　又曰殷仲堪父忠耳聰聞床下蟻動謂是牛鬬　王隱晉書曰張軌爲涼州刺史燉煌曹祉上言軌老病更請刺史軌治中奉數十人皆割耳於盤流血訴枉得停　蜀書曰武皇帝李雄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口如方器耳如相望位必過三公不疑也　幽怪錄曰薛君曹見二青衣鴈赤犢出耳二童子曰兎元國在吾耳中一童子傾耳示君曹乃別有天地花卉因捫耳投之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瓌麗因作思歸賦自童子耳中落　唐書曰汴州節度使李忠臣嘗閑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之　又曰殷成位至晉

州刺史初母顏叔父爲酷吏所陷顏割左耳爲叔父訴冤及成生缺左耳　志林曰蘄州龐君常善醫而耳聵與語須書始能曉東坡笑曰吾與君常異人也吾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非異人乎　楚辭曰曾頴倚耳曲者規

類 主聽　司聽　上詳說文司聽也不聞聲是不聽也　屬　杜篤欽工曰汝爲君垣　枕流　詳耳一沫化顏編明非可枕漱子荊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目　世說曰王武子曰流目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樂　言提　傾以耒聲者耳當而目樂定心管物者神勞而形安同在一身之上而耒感異者是天理殊宜造化自關人聽信說其耳　**增** 天柱　上詳耳一沫化顏編明事詳耳一九華真妃曰耳者身之牖聽身之牖聽

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爲鷓鴣秀才定命錄秦時鷓鴣秀才亦呼爲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李憕聽無端息初大驚怪良久偵候其出入息乃在耳中遂起賀其母曰郎君必大貴壽是龜息也

類 聽聞　作謀　思聽　洪範曰四曰聽聽曰聰聽作謀思聽曰睿　至卑　禮記曰無側聽　無側　蜀志秦宓曰天之高而聽至卑　聞以通人　聽以達知　文子曰言者所以通已於人聞者所以通人道不通人於已既相且聞人道不通所以成行也所以成功名也　又曰聽者所以達知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心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耳聽者學在皮膚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則知行之不誠凡聽之理心清淨耳無苟聽　惟明在於聽德不在聞蕉嬛之聲　惟聰在於聽德不在聞蕉嬛之聲

類 嬌女　天中記嬌女窗窺聽屐時鳳語曰嬌女耳神名　重聽　漢書曰黃霸爲郡丞老聾吏　聾　訟代之霸曰訐丞廉吏重聽何傷　耳劓　漢劓劫猶言行聽也亦猶耳劓日久　免洗　上詳耳一沫化顏編明事詳耳一東人言其婚聽子管居深山耳聲謂妻曰吾兔爲巢由洗耳清漢　耳冷　對宣宗曰陛下何不以文宇召人皆跪于地其一人獨立不拜有臣何不用帝怒曰朕耳令不知有卿　作勞耳鳴　麴櫱石勒在田中每聞鞞鼓之聲歸告其母母曰鞞作勞耳鳴非不祥也　祥聲　梁書蔡撙爲吏部尚書名揚朝野女爲昭明太子妃武帝頻呼妃名撙不答改喚蔡尚書撙放箸執笏而應帝曰賜向何誰對曰臣預爲右戚職在納言陛下不虛以名喚帝歟　盡宇　類鳥王筠字元禮則盡宇明馬周無人薦奏太宗召與語退自提其耳而誡之可謂盡宇矣　無限　舊唐書太宗無恐非言高耳壽者　自提其耳　五代史王峻曰光州慕容彥超反迎已露若聽不出汜水則參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羅守素聽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貽吾事乃止不行

類 耳中龍虎　王子年拾遺晉沐胥閑人左耳中出青龍右耳中出白虎龍虎初出之時如繩纏頭手持面而龍虎皆飛去地十餘丈而雲氣繞龍風來

以虎佩而以手一揮而辟之事文類聚徐仲車名猶秉龍虎皆還入其耳　而辟之事文類聚徐仲車名猶秉陵仲子不能過就其詩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其聲甚盡地爲字乃始通終日而聲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此二反也昔王肅反而斯人有二可謂異矣　耳聲多笑山谷戲徐仲車南郭篇云徐公雖避俗對客輒絮然耳不聞世事時誦陶令氏法薄丘篇云人之耳聲常多笑仲車有止疾故以爲戲　耳疾當割志林東坡云王晉卿嘗暴得耳疾意稽顙穴胷當所不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便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詩示僕曰老婆心意頻相勸信雞只得三尺限我耳載可君不割且喜兩家皆平善今定國所存挑耳圖得之晉卿聊志此耳　聽聞不聽之異六帖曰高宗彤祭有飛雉升鼎而雊不聽之也　不聞曰希六帖聽之不聞名曰希　耳忽聆文粹耳方忽聆今忽聆

增詩宋蘇軾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詩曰君不見詩人借車無可載留得一錢何足賴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雖存耳先聵人將蟻動作牛鬪我覺風霜眞一噫聞塵緘盡根性空不須更洗清流派太樸初散失混沌六鑿相攘更勝敗眼花亂墜酒生風口業不停詩有債君知五蘊皆是賊人生一病今先瘥但恐此心終未了不見不聞還自礙今君疑我特假聾故作嘲詩窮險怪須防額痒出三耳莫放筆端風雨快　又次韻王都尉儵得耳疾詩曰君知六鑿皆爲贅我有一言能洩疣病客巧聞牀下蟻癡人強覩棘端猴聰明不在塵根裏藥餌空爲婢妾留但試周郎看聲否曲音小誤已回頭　賦晉祖台之荀子耳賦曰夫惡勞而希逸實萬物之至誠何斯耳之不辰寄荀子而宅形在瘠土而長勤無須臾之閑寧豫清談而閉塞聞鄙穢而聰明竭微聽於門閣採羣下之風聲　銘齊竟陵王蕭子良耳銘曰惟耳司聽仁愛是聞詳察巧言雜辨異羣無迷邪諂炫惑莫分

口一

易說卦曰兌爲口　說文曰口人之所以言食也　增盤庚上曰相時憸民猶胥顧於箴言其發有逸口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又曰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禮記曰數詒無爲口容　又曰口容止　又曰負劬碎呵詔之則掩口而對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又曰惡言不出於口　孝經曰口無擇言　又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　左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罵　國語子產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　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　鬼谷子曰口者機關也所以開閉情意也　又曰可以食不可以言　說苑曰惡言不過口苛言不留耳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審駟馬不能追也

養生經曰軍營之中有甘泉軍營口也甘泉唾也
養生要尹氏內解曰口爲華池　相書曰欲知人多口舌當視其口如烏喙言語皆聚此多舌人也　相書雜要曰口大容手赤如朱丹貴且壽　杜恕體論曰東修之業其上在於不言其次莫如寡故諺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

口二

後漢孝經援神契曰霧大口　增王子年拾遺記曰昔伯禹入穴乃至一室裏一人身如蛇鱗于石上口吐一玉簡以授禹簡長十二寸以量度天地也　原又曰孔子爲三緘其口　增史記曰秦始皇遊於會稽渡江項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

海口含澤言善食海澤也　家語曰孔子入太廟階左有金人三緘其口　增史記曰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　原禮記曰趙文子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　說苑曰常樅有疾老子曰先生疾甚無遺教語弟子乎常樅乃張其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非以其軟耶齒亡乎曰亡豈非以剛耶常樅曰天下事盡矣　瀛鄉記曰老子方口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鄙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　又曰子

無妄言族矣　增拾遺記曰始皇二年蜨消國善畫工名列喬口含丹青噴壁即成龍雲之像　又曰沐胥國人年九萬歲以口噴水爲雨紛漫數十里俄而口吹爲風而雨皆止　晉序曰濟南伏生年過九十矣其本經口以傳授　原漢書曰漢王擊魏豹問鄜食其曰魏大將誰也曰柏直漢王曰是口尚乳臭　又曰周昌曰臣口不能言心知其不可　史記曰鄧公見景帝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　增又曰王莽爲人大口美髯眉　又

曰明德馬后身長七尺三寸青白色方口美髮 後漢書曰馬援在交趾還書戒兄子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 吳錄曰孫權方頤大口目有精光 談藪曰梁高祖重陳郡謝元徵詩常曰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 唐書曰杜黃裳性雅澹寬恕心雖從長口不忤物 元史列傳曰梁曾使安南還帝大悅解衣賜之且令坐地上右丞阿里不然帝怒曰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兵戈卿何敢爾 又曰陳繹曾處州人爲人雖口吃而精敏異常諸經注疏多能成誦文詞汪洋浩瀚其氣魄如也

口出好興戎胚

大禹謨曰出好興戎 言不可不慎

口推口出好興戎胚

說命曰惟口起羞

口鑠金

陸賈新語衆口鑠金 所以曲爲直

口浮石

論衡浮石沈木 喻邪相抑

口啄雞鳴烏

唐韓愈原令崔思海口吃每共表弟杜延業遇兄作雞鳴旁人云他口雖鳴旁人不得有所營 唐書顏真卿上疏曰陛下聞見短故議者頗言晏任衛國忌能得說而旁人即共杜私是何物崔云殺旁人大利 本傳劉晏以四方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短故議者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營 唐書顏真卿上疏曰陛下聞見短故議者頗言晏任衛國忌能得說而旁人即共杜私是何物崔云殺旁人大利 本傳劉晏以四方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短故議者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營

口啄腐鼠

莊子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梁惠子恐於是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爲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口啄雞鳥

唐韓愈原令崔思海口吃每共表弟杜延業遇兄作雞鳴旁人云他口雖鳴旁人

智甫作亂景茂被執俞使從已景茂憤罵賊遂以刀決其口至耳傍景茂罵不絕聲而死

口五

原 簫宋謝惠連口簫曰宣納之由實伊樞機惟舌是出馳驅安追差蘧千里君子愼微何用口爽信在甘肥舌爲詩斯言不善千里遠而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謹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太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瑩者孝似不能言爲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搖爾舌以連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敬之愼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而走愼之伊何三緘其口曷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弦

原 誡晉傅元口誡曰勿謂何有積怨致咎勿曰不傳伏流成川蟻孔潰河流穴傾山

原 銘齊竟陵王蕭子良口銘曰惟舌是愼乎語笑三緘是戒事重周廟戒之戒之無詒厥悔 增 傳子口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情莫多妄口莫多言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

齒一

增 說文曰齝毀齒也男八月生齒七歲而齝 釋名曰齒始也少長之別始乎此也以齒食多者長食少者幼也 詩曰齒如瓠犀 禮曰毋剌齒 楊泉物理論曰夫齒者年也身之寶也藏之斧鑿所以調諧五味以安性氣也

齒二

增 春秋元命苞曰武王駢齒是謂剛強 孝經鉤命訣曰夫子駢齒象鈐星也 山海經曰黑齒國爲人黑齒 神僊傳曰老君疏齒 史記曰顏回二十九髮盡白齒早落 琴操曰聶政父爲韓王冶劒過期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長入泰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爲癩吞炭爲啞七年琴成入韓逢其妻從買櫛對妻而笑妻泣曰君齒何以似政乃入山援石擊落其齒 晉書曰謝鯤鄰家有美女鯤調之女以梭投鯤折其兩齒世俗爲之謠曰作達不已幼輿折齒幼輿鯤字也 世說曰王子猷詣謝幼度林公先在座王曰若林公駿駿並全神情當在、參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偏亡駿駿何關於神明

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又曰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兒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祕書丞在座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南史隆昌末樂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事人笑褚公至今齒冷無為效尤　王閎本傳曰閎為琅邪太守張步欲誅之閎出東武城門馬奔隨車折齒閉心惡移病歸府遂得免　唐書曰則天春秋高左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蓋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賜閎左右取鐵如意擊隨之藏帶酒也乃寢頃視齒燋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隨之藏帶中更出藥傳其斷良久齒已生梁然駢潔帝益神之　張巡傳曰巡每戰大呼嚼齒皆碎及尹子奇視之其齒存者不過三四　東坡帖曰張睢陽生擒罵賊嚼齒穿龈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天中記曰元退處士年七十二口中無齒每磨裝胡餅疾齧如刀年少不及常言而今方知齒為妨物　類篇曰溫庭筠無行檢過

右不悟其衰俄而二齒生詔改元長壽　又曰張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蓋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賜左右取鐵如意擊隨之藏帶酒也乃寢頃視齒燋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隨之藏帶中更出藥傳其斷良久齒已生梁然駢潔帝益神之　張巡傳曰巡每戰大呼嚼齒皆碎及尹子奇視之其齒存者不過三四　東坡帖曰張睢陽生擒罵賊嚼齒穿龈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天中記曰元退處士年七十二口中無齒每磨裝胡餅疾齧如刀年少不及常言而今方知齒為妨物　類篇曰溫庭筠無行檢過

淮南勾錢楊子院夜醉為邏卒擊折齒　段國沙州記曰國人年五十以上四齒皆落由地寒多瘴氣也　臨海水土志曰夷州人俗女已嫁皆破去前上一齒　明詩小傳曰李夢陽應詔陳言末及壽寧侯張鶴齡恃寵殃民繫錦衣衛獄旋釋之出遇鶴齡大市街乘醉唾罵揮鞭擊之墮兩齒鶴齡隱忍而止

齒三

原 編貝　化石　東方朔曰臣齒如編貝　傳曰服神丹三百歲齒化為石

牙　厲齒　天中記漾水有伍牙山一名護牙與地廣詰建康誌以石擊云子胥伐楚還吳經此山故名伍牙建康誌云俗傳伍子胥美齒牙避楚至此恐為人所識以石擊毀其牙山壁為震讀之不覆因名護牙　世說孫子荊

增 護

云所以欲厲其齒　石　兩犀齊　貝　文選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莊子曰盜跖齒如齊貝　落牙　拾齒　上見後詩後園朝臣　攝有急事未見上方彈雀於見召見　凍水漬　上見後詩

之其雀上愈怒聚柱斧柄撞口銜其　揮中上罵曰汝懷忠欲訟我邪斧柄撞齒欲　云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慰勞之　齧牙　齒落　牙脫　杜詩韓愈與崔群書曰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聽作窮途哭　書曰近者洗漱隨左車第二牙動搖脫去目視昏花　張蒼無　溫嶠疾　漢書曰張蒼無齒溫嶠先有齒疾北之百餘歲

中風卒　為牛折　以草染　齊景公為孺子牛而折其齒　以草染齒　范睢摺　豫讓落　戰國策曰魏齊答范睢曰拔汝髭拔汝齒　趙襄子殺智伯瑤漆其頭以為飲器智伯瑤欲報怨恐人識之乃落其齒以易其貌

增 養華池　漱濃液

抱朴子曰或問堅齒之道於上注谷曰華池漱以朝露飡以玉泉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盡生家語曰高柴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晉書曰成帝壯皇后少有殊色長而無齒有未
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夜盡生
唇亡齒寒肉濡不浚輔車相依
齒四
增兒齒詩曰黃髮兒齒謂齒落更生細者
齧宋玉登徒子賦云嫮
原皓齒楚辭美人皓齒以娭又上林賦皓
舍貝如東素齒如含貝
浚齒論語曰管仲
奪伯氏駢邑
二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元祖曰欲使君
增狗竇書言
達獻之曰君口何爲八關狗竇
上主怒而縋之中書監徐
此智牙生者聰明長壽
齒
四
素齒賦張協曰清
哇發於素齒
置齒牙楓子曰
德孤前作
置齒間
現五色傳
齒與蟲
四蟲有
即改
以齒與蟲
取子之齒以食蟲
子之所受命也若之何拒
之而子拒之
諾以齒與蟲
憮然
人書
文之士亦名
文人皓齒美人
從此中出入
智牙問三
公於尚輦典略曰齊太上主生
才猶人
之悅而實之
素齒賦張協曰清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
齒
五
豈私駐何必鬱九回何必牽百慮開尊復開懷引筆作
長句 明皇甫汸齒歎詩曰齒錄非余望形衰只自傷
未須論舌在詎是爲脣亡守默渾無語歡歌漸有妨閨
中罕靈藥何得似張蒼
舌一
增釋名曰舌洩也舒洩所當言也
騰山說也 詩經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
秋曰善爲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德厚也
詩外傳曰鳥之美羽句啄者鳥畏之魚之修口垂帢者
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詞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
原呂氏春
韓

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辨士之舌端　養性經曰舌者和之候也　相書曰舌如絳赤者賢人也　相書雜要曰吐舌及鼻三公

舌二

原 山海經曰反舌國其人反舌　神異經曰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身長一丈頭髮皓白鳥面人形而虎尾恒與玉女投壺　莊子曰公孫龍舌舉而不下　說苑曰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脫而舌尚存　史記曰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　又失言戒後世

增 吳錄曰沈友字子正善屬文辭又辯於口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

原 搜神記永嘉中有天竺胡人能斷舌先吐舌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示人取舌還含有頃如故

增 晉書曰溫嶠至都以王敦逆謀具奏敦表誅奸臣以嶠爲首力有能生得嶠者當手拔其舌　又曰鳩摩羅什年七歲出家日誦千偈後死姚興依外國法焚屍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郭子曰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覺舌本木強　沈約宋書曰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澀言　談藪曰潁川王偉有才學爲侯景左僕射景敗被擒送江陵湘東王欲活之左右妬其才

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其舌　又曰東海公賓就斬王莽傳詣更始縣於宛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後漢書曰馬援與隗囂將楊廣書曰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叉手從族乎　拾遺記曰賈逵口誦經文以教人從學所贈遺者積粟盈倉人謂曰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名世所謂舌耕也　張璠漢記曰董卓於衆坐生斬人手足又鑿目截舌百姓嗷嗷道路以目

原 英雄記曰曹操與劉備密言備泄之於袁紹紹知操有圖己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示誠後世

增 吳錄曰沈友字子正善屬文辭又辯於口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

原 搜神記永嘉中有天竺胡人能斷舌先吐舌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示人取舌還含有頃如故

增 晉書曰溫嶠至都以王敦逆謀具奏敦表誅奸臣以嶠爲首力有能生得嶠者當手拔其舌　又曰鳩摩羅什年七歲出家日誦千偈後死姚興依外國法焚屍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郭子曰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覺舌本木強　沈約宋書曰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澀言　談藪曰潁川王偉有才學爲侯景左僕射景敗被擒送江陵湘東王欲活之左右妬其才

乃白偉所作檄文繹視之大怒釘偉舌於柱　唐書曰

波斯國俗法有罪者火燒鐵灼其舌瘡白者爲治瘡黑

者爲有罪　杜陽先賢傳曰宋陽陵思而好義郡長汲

府君爲州所誣陵被掠考慘加毒杖乃截舌以著盤中

獻之廷尉郡公咸義之事得清理

原 載翕　莫捫　詩載翕其舌翕合也莫捫

孝經鉤命決云孔子舌理七重陳機授度事載宋正

史云文同既卒崔公度見同於南京同曰吾閒人不安

語者舌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知餓狀引之至舂閒

公度大驚凡京中傳同死乃悟所見者非生同也

竹攪　錐刺　魏末傳諸葛恪見於是收而刺其舌然後殺之五代史簡若破父敵爲宇文護所

人舌

忌臨刑呼弼謂曰吾以舌死不可不思引錐刺弼口血出戒其慎口後弼

事青龍元年人見吾舌長鎮臨朝議已有殺替一夕夢通舌生毛咀日有

僧航之曰毛生舌間不可出言乎相公其未替乎果已

釘柱　生毛　唐近事云馮延魯二子譖延魯云上洋舌

原 匪是出　詩匪是出舌　長舌　詩婦有長舌

避截　忠言不避截舌　舌出　說苑齊桓公飲管仲酒棄半公問故對曰臣聞酒入者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

唇之合也故子貢曰駟不及舌　宛舌　漢馬詡者宛舌不

揑　舌神　內經云舌神通命宇正倫　鼓舌　晉鼓舌搖脣之謂也

原 壇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　口舌　史記廉頗曰簡相如徒以口舌通露曰盡徼以口舌得富

辯舌魏其門辯話自殺　伸舌　漢書揚雄解嘲曰是以士頗得伸其舌

筆舌揚子法言曰五帝者帝王之舌池　木舌　揚子莫若舌寧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

口而木舌　舌孽　劉禹錫之孽樂爭楚鐵舌公卿間

不可禁　柳渾傳曰宰相張延賞以渾謂曰明公舊德第謹言於朝則拉可久渾曰親

舌不可禁後卒爲所搆而斷　廣長舌　東坡詩曰漢聲便佞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

舌擊賊　彙苑宋何以力賊舌擊賊何以口賊呼子不正乃以力乎

唐發州道士王法明呼子不正乃以力乎

補遺德經忽夢老君謂其舌長可以覆面乃悟所見者非生同也　老君前舌　神經曰異

禪師居天台國清寺初閉丘公牧丹陽忽頭痛豐干曰到任謂丘公曰

水潰之立遣召丘與之乞一言示此去安危丘曰到任訪

文殊普賢乃閉清寺執鑿洗耳者寒山拾得也閒丘手笑

七見二人圖遂笑語閒丘不覺致拜寒山執閒丘手笑

豐干饒舌　傳燈錄曰豐干饒舌豐干咒

言卷舌翕氣安得暢理余以留意於言不如留意於不言徒知有舌之通心未盡無舌之必通心也仲尼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謂至精愈不可聞極機之發主乎榮辱禍福相尋召福甚希喪元滅族沒有餘哀三緘告慎銘在金人留神不得已而掉三寸亦反初服而效神仙靈龜啓兆於有識前却可通於千年鸚鵡猩猩鼓弄於籠羅財無介一之存普天地之與人物亦何屑於有言哉

【藏】李文饒舌箴曰奚自帝舜洎於殷宗龍命惟允說言乃雍周有良弼王之喉舌鼓舜而生澳汗乃發俾以言從作乂易以講習施悅天以卷舌屏讒儒以金口篤說伯陽之戒柔存剛皺言貴無瑕辨貴若訥則知門猶善閉囊不在括是以揚雄悼讒者之冤梅福痛忠臣之烈善乎聖人之言既明且清國以之寧人之不朽犯無隱情無恃爾言駟馬不及嗟爾君子念茲在茲勿以寤一言而取宰相勿以三寸舌而爲帝師徒見婁敬掉而獲爵不知魏其譴而可悲雖言必有中而貴適其時子房用其策難以爭立愛奉春善建不拔無以免繫縲衛武警夫莫捫叔向哀於是出惟敬仲之難明由匠石之

無質楊子曰重則有法輕則招尤言能如是可以寡憂

脣一

【釋】名曰脣緣也口之緣也　春秋孔演圖曰八政不中則人無脣　淮南子曰孕見兔而子缺脣見麋而四月物固有然不然也　通俗文曰脣不覆齒謂之齦

脣二

【莊】子曰孔子謂盜跖曰將軍脣如激丹　左傳曰吳將伐魯王問於子洩對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　史記越王句踐曰孤常不料力與吳戰困於會稽日夜焦脣

唱吼而上　宋書曰劉湛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同為侍中文帝曰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脣恐後世其難繼

趙志自敘曰志自景其長七尺四寸潔白黑髮明眉赤脣髭髮不多　撫言曰方干為人脣缺有司以不可與科名遂隱居鑑湖後遇醫補脣年已老矣號補脣先生

瓚言曰杜紫微脣厚不稱才名　仇池筆錄歐陽公曰有僧相我脣不著齒無事得謗頗驗

脣三

增

徐言　微張　曹植洛神賦曰皓腕凝霜雪明眸善睞靨輔承權骨體應圖像侵肌著明膚之華曳霧綃之輕裳　山海經曰青丘之山有鳥焉其狀如蜚而三首六足三尾人面其音如嬰兒其名曰狍鴞是食人又食其身從首始盡乃能殺人　郭璞注狍鴞貪惏著於鼎彝欲其主之畏己而見其頭以戒貪也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　脣　十二

源

升脣　禮緇衣曰仲尼閒居子夏侍　脣厚趙曄記老子脣厚蟲厚

增

若井　宋玉神女賦曰若乃其處則清靜貞專志態無窮　若井丹飾婦人不施朱粉唯

反脣　說苑曰婦女則反而相譏

紫脣　崔駰七依口紫脣皓齒玉輝

黑脣　顏氏家訓王禁宇孟曾來有盜賊入獄與人搏井陽盜者出其脣明日入城門吏以黑脣者定也須臾脣色變人也發禁家禁賜酒以黑脣者為門吏所縛

外朗　朱脣城外朗曹植城外朗朱脣皓齒

滿　脣

源

搖脣　乞巧文云搖脣弄口心源

齆脣　一齆巧文云齆脣中心源

脣四

增

脣亡　左傳宮之奇云脣亡齒寒

脣齒　趙曄記老子脣齒蟲厚

舌滿　春秋元命苞曰舌滿脣過口滿脣還塞

沸脣　雷通曰沸脣過口滿脣還塞如之下句奴隸也

齒垣　五行志口舌之下句奴隸也

源

脣東坡詩未能滅子脣　顒脣業苑云謂脣顒須滿口也　縴脣業苑云謂脣縴脣朱

鼻一

增

釋名曰鼻嚊也出氣嚊嚊也　白虎通曰鼻者心之使　黃庭經曰天中之岳謂鼻也一名天臺　又曰鼻神玉壟字靈堅亦曰玉廬　真誥曰鼻中隔之際名曰山源山源者一名鬼井一名神池一名邪根一名魂臺也　論衡曰鼻不知臭為鬱人不知是非為閉

鼻二

增

山海經曰一脊國人一鼻孔　公羊傳曰郤犨要人執鄧子用之社蓋叩其鼻以血社也　韓子曰魏王遺楚美女楚王悅之夫人鄭袖謂新人曰王甚愛子然惡見子鼻見王常掩鼻則王常幸子於是新人從之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當掩鼻何也對曰似惡聞王之臭王怒劓其鼻　論衡曰蘇秦骨鼻為六國相　戰國策曰蘇子南使齊謂齊王曰臣聞當世之主必誅暴正亂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偃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無道而王弗伐干名終不成矣　列士傳曰于將子赤鼻　崔寔政論曰秦割國之君剝殺其民於是赭衣塞路有鼻者醜故百姓鳥驚獸駭不知所歸命

魏書曰何晏問管輅曰子夢青蠅數十集鼻上輅曰鼻
如天中之山青蠅臭惡之物而集其上位峻者顛也
三輔故事曰衛太子獄鼻太子來省疾至甘泉宮江充
告太子勿入陛下有詔惡太子獄鼻尚以紙蔽其鼻充
語武帝曰太子不欲聞陛下臰臭故蔽鼻武帝怒太子
太子走還　晉書曰謝安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
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不能及或掩其鼻以效之　又
曰王澄在荊州叱左右棒士人宗廙別駕郭舒厲色謂
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慙遣掊其鼻炙其
脣　世說曰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有富貴者
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謝乃捉鼻曰但恐
不免耳　又曰石崇家造廁令婢以盤盛香囊與廁人塞
鼻　王湛別傳曰王處仲身長八尺龍頭大鼻　崔鴻
後趙錄曰王讜字思賢鼻龐言不清暢形短無威儀將
拜曲陽令石勒疑之問長史張賓賓曰請試可否勒從
之謨政嚴明百城尤最出為都部從事守宰去官者
十五人　魏書曰王慧龍愉之孫也幼聰明避劉裕之
難奔魏崔浩弟浩聞其為王氏子以女妻之王氏世龜
鼻江東謂之齆王慧龍鼻大浩曰眞貴種矣　韓文道
士軒轅彌明倚牆睡鼻息如雷鳴　拾異志曰徐郎中

筠少夢神人攜竹籃其中皆人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
鼻曲而小吾與汝易之劑去徐鼻擇一鼻安之神笑曰
好一正郎鼻也徐鼻素不正自顧端直後歷官正郎
從容錄曰南蠻有穿鼻種以金環徑尺貫其鼻君長以
絲繫環人牽乃行其次以二花頭金釘貫鼻下出　五
代史曰王處直養子曰都者執處直因之西宅處直揖
其曾曰逆賊吾何負汝然左右無兵遂齮其鼻都掣袖
而走處直遂見殺

鼻三

原心門　氣户　養生經云鼻者心之關人之門也　長沙耆舊傳
云太尉許少遇相師師曰凡鼻為氣户君
主山源　其應主下洋鼻　太元經曰鼻銘曰表一黑氣
黃朦輕萬曰黃朦素客虾蟆之象也　山澤　嶽鼻　考經讖曰
華為嶽鼻　拂雲漢　等黃旛　援刀而截　運斤不傷　傳
後趙錄曰王慧龍愉之孫也幼聰明避劉裕之難奔魏崔浩弟浩聞其為王氏子以女妻之王氏世龜
鼻江東謂之齆王慧龍鼻大浩曰眞貴種矣　韓文道士軒轅彌明倚牆睡鼻息如雷鳴　拾異志曰徐郎中
筠少夢神人攜竹籃其中皆人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
鼻曲而小吾與汝易之劑去徐鼻擇一鼻安之神笑曰
好一正郎鼻也徐鼻素不正自顧端直後歷官正郎
從容錄曰南蠻有穿鼻種以金環徑尺貫其鼻君長以
絲繫環人牽乃行其次以二花頭金釘貫鼻下出　五
代史曰王處直養子曰都者執處直因之西宅處直揖
其曾曰逆賊吾何負汝然左右無兵遂齮其鼻都掣袖
而走處直遂見殺

鼻四

原雙柱　楹鄉記曰老子鼻雙柱　隆鼻　淮南子曰東
陵鼻　廣莫　世說曰顧

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鐫魚鳥將何依人
問之曰君憑重椎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頷曰鼻如廣
懸膽眼如漆窠似飛龍常欲乘雲上相之曰此人鼻如飛龍當
注唐李容美志曰李容美鼻如懸膽故人號曰長鼻公後臣每觀
酷吏列傳曰王伯胤兄伯順給事內府年十一頷下生鬚
鼻條注鼻中毛也
岸幘露鼻
長鼻美鬚髯
漢元史
張湯為世祖所說幸因以伯胤入見伯胤乃名伯勝
巨鼻
元史
張湯為世祖所說幸因以伯胤入見伯胤乃名伯勝
首燕頷鼻長六寸
擁鼻公

髮一

析福於上帝　增史記曰箕子諫紂不聽乃被髮佯狂
為奴　又曰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亡如
荊蠻文身斷髮　原左傳曰齊侯田於貝丘虛蒲嫳見泣
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種種也公曰吾告二子
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
我矣子雅放虛蒲嫳於北燕　又曰昔有仍氏女生髯
黑美為髭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樂正后夔取之
韓子曰昔齊桓宮中有三市婦唱三百被髮而御婦人
　又曰文公之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
誚之宰人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切肉斷
而髮不絕臣之罪一也援錐貫臠而不見髮臣之罪二
也奉炙爐炭肉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三也堂
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公乃召其下而誚之果然乃誅之
　又曰燕季孟好遠出其妻通於士季至士在內妻患
之妾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公子
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
吾見鬼為之柰何婦曰取五姓之水浴之季曰諾乃浴
家語曰顏回二十髮白　帝王世紀曰老聃初生而
髮白故號老子　史記曰范雎既相秦號曰張祿而魏
弗知使須賈於秦雎謂賈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不

足以贖賈之罪　又曰簡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楚漢春秋曰高祖敗於彭城薛人丁固追高祖高祖被髮而顧曰丁公何相急之甚乃罵而去　陳留風俗傳曰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棺招魂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灑濯入梓棺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史記曰衛皇后字子夫武帝侍衣得幸頭解上見其髮甚美悅之因立為后　漢書曰蘇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東觀漢記曰劉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在見衆拜恐怖哭泣　漢書曰更始元年置百官王莽聞之愈恐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鬚髮　東觀漢記曰明德后美髮為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　又曰和熹皇后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柰何弄人髮乎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李元守伯明為兗州母亡後歸視牀處得亡母亂髮元持悲號氣絕復甦　樊英別傳曰英被髮忽拔刀所舍中妻問故曰郤生道遇抄賊生還云道遇賊有被髮老人相救得全都生名巡字仲信陳郡夏陽人能張貴妃麗華髮長七尺鬚黑如漆其光可鑑容色端麗每曉視眡牀光彩溢目照眡左右　林邑國記曰朱崖人多長髮漢時郡守貪殘縛髮由是叛亂不復賓伏　廣志曰黃頭鬼髮黃如茗帝　晉曹

瞞傳曰太祖嘗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敢踐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跬麥時太祖馬騰入麥中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殺請自刑因援劒割髮以置地　魏志曰于禁軍沒降吳文帝踐阼權遣還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顇頓拜安遠將軍　魏典略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冤故郭太后以憂薨崩甄后臨殁以帝屬李夫人夫人說甄后見譖之禍不獲大斂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命藉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　晉書曰初武帝未為世子文帝問裴秀曰人有相不秀曰中撫軍垂髮至地伸手過膝非人臣之相也　晉書陶侃少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宿侃母截髮為賣以易酒殽懽飲而去逵乃稱侃於廬江太守張夔召為督郵　車頻秦書曰苻堅建元十八年新豐國獻美女國在百濟東其人多美髮髮長丈餘　齊書曰徐孝嗣嘗有罪繫廷尉日原之而髮能自武帝問其故曰臣思憫於內而髮變於外當時稱之　南史曰陳後主

裕生而頭髮白有四十九莖因名曰白頭北齊書曰王琳字子衡山陰人也體貌閒雅髮垂委地異苑曰有人誤食髮便得病但欲咽豬脂張口時嚥中有一頭出受膏乃取小鉤餌而引之得一物長三尺餘其形似蛇而悉是脂懸於屋閒旬日融盡惟髮在焉唐書曰高祖竇皇后生而髮垂過頭三歲髮與身齊舊唐書曰李日知神龍初為給事中母老病亟詔侍數日髮髮輒白列女傳曰樂羊子學書其妻貞義截髮以供其費戴延之西征記曰陝縣大城西北角水漫涌起勃鬱方數十丈有如物居水中父老云銅翁仲頭髮常與水齊晉軍至髮不復出惟見水黑嗟叱有聲聞數里翁仲本在大司馬門外為賊所徙至此而沒事文類聚曰宋寇萊公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以其尚少準服地黃兼餌蘆菔以反之未幾鬚髮皓白石林詩話曰杜正獻公白少清嘉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鬚髮亦盡白歐公素出其門公謝事居宋歐適來為守相與甚歡公時年八十憂國之意時形於色歐公和詩有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嘗自諷誦元史曰陳怡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嘗煎髮易書使讀之長遂博通經史明詩小傳曰高澈字宗呂家貧嗜酒

反首 衝冠 左傳曰晉大夫反首拔舍注反首亂髮下垂也 唐書牡髮上衝冠 曲

局中 虛髻 時嚥曰于髮曲局也 魏氏春秋曰明帝賞秀出立吳志曰留贊為辭所逼髮中虛也

委地 叫天 委地 自拔音茂 兩髮 一縷 詩曰髮髮一縷 外傳曰昆彼兩人張左右髮之叫天不能免 元史列傳曰王翼自越入覲一縷委之初

甘露羹 雄黃劑 斷髮 毀 髮 甘露能治風濕二毀治目疾 禮曰喪服之異然冷飼雄黃一劑吐一蟲列子云美人長髮工結髮嫻澤其髮 禮曰斷髮文身 禮曰毀不危身

髮 四

髮範 云髮頭黃髮黑也 雲頂霜顱 突髮 風髮霧髮 唐詩曰雪頂霜顱突髮風髮霧髮 新羅繞頭 龜茲齊項 唐書曰新羅繞頭龜茲齊項 髮 卷

髮 詩曰卷髮如蠆 黃髮 莊子曰黃髮老人 飛蓬 如飛蓬 白髮生 綠髮 綠髮口澤文 雲髻 如雲之美 髮 髽 禮曰女子髽而從 髽髻 帝王世紀曰帝嚳之妻有等氏髽髻 被髮 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 華顛 亦華髮 路

髮而後可用　結髮　古詩曰結髮爲夫婦恩義兩不虧　壯髮　漢書曰元帝時頭上有壯髮

注髮　前漢下生者　赤髮　衆皆赤髮垂頭以黑髮爲不祥　雄髮　六朝人頭以黑髮爲不祥

被髮　文選曰被髮纓冠　素髮　文選曰素髮垂領

拔髮　擢髮　齊書曰高祖右拔髮某容紹曰高祖天中記曰廣陵長史陳達妹髮色黃白

戴白　在首髮　緇髮　文選里髮也　拭髮　石肝石記曰漢元鼎間邳支國重馬百升以之拭髮白者皆轉黑

長七尺　髮　晉書曰吾數年有鬚髮長七尺餘公卿以下來愈　五歲　於髮　前漢白髮帝曰兒言我有爲人曰祖拔白髮者乎即拔一宿髮白

光如漆　中天　方　髮動　本傳曰顏

象徵　漢書曰孫山所殺衛首於霸上　奏者　得其髮於其妻崔氏有十女髮長七擇壻而嫁之　帝崩　之後　漢書曰高后傳曰畫宗在東宮室增李后之髮

記曰信都長女妻之髮長七尺黑光如漆古方

蘇澤　藥苑云南部縣上書頭髮白髮者千餘人不拘常以髮澤之

韓壽　晉曰充賈午與壽通情以髮贈壽

隱者　詩曰公道世間不相饒

公道　杜牧白髮贈隱者人頭上不相饒

尺　宮中閒語曰李山龍髮長五尺餘

斷髮　漢書曰李山龍髮長五尺餘

結髮　婦　詩曰結髮爲夫婦恩義兩不虧

壯髮　漢書曰元帝時頭上有壯髮

添白髮　杜甫詩曰莫話清溪髮蕭蕭添白髮

頂髮　絕分　天中記曰漢武帝召入禁中問道術又曰如惟有頂髮絕分

如期　懷直　夢中　時夢一僧持小傳人曰如期懷直

如鐵線　中間道術能繫髮其端用氣攻其髮條條如鐵線

惡白　事　南史後梁蕭詧承而樣之多髮客惡髮見人髮白者必方便莊之露與者不啻二三萬

夏日　趙企詩曰夏日白髮日長不銷兩三莖

冬月　必須裹頭　冬月則加蓮葉裹頭

翻自笑　杜荀鶴白髮吟曰一莖兩莖初似絲不妨驚

度少年時幾人亂世得及此今我滿頭何足悲　羅隱

傷華髮　詩曰舊國迢迢遠清秋種種新已衰曾軫慮初

兒忽霑巾日薄梳兼嬾根危鑷恐頻青銅不自見只擬

老他人　宋蘇軾理髮詩曰老櫛從我久齒疎舍清風

一洗耳日明習萬緣頓　金秦略白髮詩曰臨水時

自照照我鬢與眉髮眉何所似恰似純白絲從此一白

後寧有再黑時譬如花落地不復還故枝殷勤語鬢眉

聽我自解詩幼小癡讀書飫壯多憂思自苦有冰檗自

潤無膏脂勞生到今日汝白將何辭　桑之維白髮詩

曰白髮近年見十中三兩莖半因愁憐出多爲病添成
梳裏有時落鏡餘還再生老知無可避何處是功名
元宋无髮白解嘲詩曰吳霜兩鬢早先秋聞道愁多會
白頭鈴上驚鸞渾似雪想應無那一身愁　吳萊白髮
詞寄答陳時父曰昔余頭燥髮未苗今我頭枯髮先折
童心尚在顏貌改滿鬢蒼華點霜雪朝來把鏡看未具
鏡裏相逢類兩人東都貧孟歎孤劒西郊老康悲故茵
爲髭每怕不得素素櫛何庸問衆蓂楓林葉底變風煙
藥草莖邊虛雨露自非神仙劉阮儔世間容有發春秋
情知鸛鶴長朱頂得見鴛鴦央會白頭　錢惟善喜白髮
爲陳師復賦詩曰動業無成散似樗青銅欣見二毛初
中郎興動秋風起太傅詩成壯歲餘皎皎易汙時一沐
星星難染漫千梳等閒得此無情物自有忘憂滿架書
明劉基白髮詩曰白髮應同春草茁風吹一夜滿頭
生欲收浮蠶歸根柢故遣芳菲定老成碧瓦曉霜憐變
滅紙窗宵月妬分明據鞍上馬非吾事賴爾莊嚴意不
輕　楊循吉白髮詩曰料應白髮有來時三十登頭似
未宜愁已生根從汝擢老先成態要人知莫勞曉日梳
千下終見秋霜起一絲若道只因詩故白鄰翁原不會
吟詩　王廷相初見白髮詩曰日日風塵色勞勞簿領

身不知明鏡裏已作二毛人
賦晉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雖非青蠅
臧我光儀策名觀國以此見疵將拔將鑷好爵是縻白
髮將拔慨然自訴稟命不幸值君年暮逼迫秋霜生而
皓素始覽明鏡惕然見惡朝生暮拔何罪之故子觀橘
柚一鳴一睦貴其素華匪尚綠葉願戢子之手攝子之
鑷咨爾白髮觀世之途靡不追榮貴華賤枯赫赫閭閻
譸譸紫蓋弱冠來往童髮獻謨甘羅乘軫子奇剖符英
英終賈高論雲衢拔白就黑此自在吾髮臨欲拔瞑目
號呼何我之冤何子之誤甘羅自以辨慧見稱不以髮
黑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異不以鳥髮而後舉聞之
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道肅清四皓避漢漢德光
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榮咨爾白髮事故有以爾之所言
非不有理最貴耆舊今薄舊齒觴觴榮期皓首田里雖
有二毛河清難俟隨時之變見歎孔子髮乃辭盡誓以
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
辭比之國風
晉嵇含白首賦序曰余年二十七始有白髮生於
左鬢斯乃衰悴之標證乘捐之大漸也蒲衣幼齒作弼
夏后漢之賈鄧弱冠從政獨以垂立之年白首無聞壯

志卹於蕪塗忠貞抗於棘路覩將衰而有川上之感觀趣舍而抱慷慨之歎

增銘庾虛仝櫛銘曰人之有髮兮胡不如是

鬚一

增釋名曰頤下曰鬚鬚秀也物成乃秀人成而鬚生也亦取須體幹長而後生也在頰耳旁曰頰隨口動搖頷頷然也 說文曰鬚面上毛也 春秋元命苞曰鬚精散爲鬚頷

鬚二

增晏子曰湯長頭而頷伊尹達頭而頷 孫卿子曰傅說之狀禿無鬚眉 莊子曰孔子往見盜跖歸到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曰今者闚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孔子曰然所謂無病而自炙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孔叢子曰臣見臨屠商馬身修八尺鬚頷如戟面正紅白幼女不敬之無德故也

又曰子思如齊齊之嬖臣美鬚眉立于側君指而言曰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鬚鉏眉於先生也 呂氏春秋曰豫讓欲報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容 抱朴子曰有古疆者自言四千歲敢爲虛言云見堯爲人長大鬚

鬚史記曰秦太后拔嫪毐鬚眉爲宦者 又曰漢高祖美鬚頷 漢書曰霍光長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鬚 東觀漢記曰吳良爲東平王所薦詔曰前見良頭鬚皎然衣冠甚偉求賢助國宰相之職今以良爲議郎

列仙傳曰丁次卿漢順帝時人至娶婦家未見禮異婦出謁容鬚鬢然其家謝之次卿舉手向婦鬚頷即去 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曰向有紫頷將軍是誰降人荅曰是孫會稽也 魏略曰劉雄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即汝耶乃厚賜之後亡太祖平漢中來降太祖捉其鬚曰老賊眞得汝矣

魏志曰初蘇則及臨淄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常從容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鬚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選掐則曰不謂卿也乃止 又曰崔琰聲音安高暢眥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 蜀志曰馬超來降關羽書問諸葛亮亮荅曰孟起當與翼德爭先未若頷之軼倫超羣也

羽多鬚故亮謂之頷 晉書曰羊祜既卒武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皆爲冰焉 世說曰鍾毓兄弟聞安陵能作調試共視之於是與弟共載從東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珠高二鍾不覺車後一門

生云中央高者兩頭鼈輒兄弟多鬚故以此調之　語林云庾公道王尼子非惟事事勝人布置鬚者亦勝人　我輩皆出其轄下　郭璞洞林曰東中郎參軍周稚瑛封蠶蛾蛾蠹使璞射之璞曰射覆得此大落度必是蠶蛾及毛蟲稚瑛饒鬚故因以調之也　崔鴻前趙錄曰劉聰以讒慝故誅詹事曹光光臨刑舉止自若謂刑者曰取席敷之無令土汚吾鬚　又曰劉淵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三根長三尺六寸　南史曰宋武帝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　宋書曰山陰公主淫恣見褚彥回悅之以白帝帝令就之彥回不從主曰君鬚顏如戟何無丈夫意　三國典略曰齊許惇長鬚下垂至帶省中號爲長顏公文宣嘗因酒截其半只留一握惇懼不敢言人號爲齊顏公　唐書曰太宗授李緯爲民部尚書房元齡時在京城留守太宗問曰元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但聞稱李緯好髭鬚更無他語太宗遽改緯洛州刺史　又曰李勣病驗方鬚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剪鬚爲其和藥勣頓首見血泣以陳謝帝曰吾爲社稷計耳不煩深謝　又曰李光弼母有鬚數十莖長五尺六寸　南部新書曰唐裴垍入相年纔四十四鬚鬢盡白　唐令狐綯傳曰宣帝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葬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獨見頒而顧者奉梓宮不去果誰耶敏中言我輩皆出其轄下　郭璞洞林曰東中郎參軍周稚瑛封蠶

道曰代梁繼李號良圖却感歌兒使喪軀試拂塵埃觀像貌元來滿面是髭鬚類說曰石室僧鬚垂拂履曰留鬚表丈夫耳

鬚三

原參軍 方正通鑑曰郗超參軍人謂之頰參軍廣陵列士傳曰劉瑜舉方正對策為桓溫為北中郎將討袁真以瑜為參軍溫每與瑜語輒稱善晉張華多鬚好以帛繫之陸雲見之笑不能止通鑑曰後漢溫序為隗囂將軍所獲序於王莽時為侍御史王莽敗序亡命歸鄉里王郎起序又為王郎將軍所獲囂欲殺之序乃說囂曰足下起於隴蜀而欲爭天下大業宜誅壯士以收英雄之心今殺序是明將士不附也囂乃釋之序因為囂畫計招納英俊以圖山東囂從其言山東大震序又為囂上疏陳時務囂不能用後遂敗亡序為人美鬚髯時人謂之虎鬚序

增長鬚 短鬚 短鬚仕為使長傳曰楚子使長鬚如晉通鑑曰楚子使長鬚如晉晉人聘之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

鬚

紫鬚 白鬚 宋明帝紫鬚白鬚生有異采

滅髭 訪苑曰滅髭逃出名入館於內特賓神與

剃鬚 郭忠恕宋太宗素聞其名召入館於內特賓神與忽盡剃鬚而美忽怒白之帝曰聊以懲諫耳謝恩而出

過膝 海祇寺維摩詰像鬚長至過膝臨刑施為南海祇洹寺維摩詰像鬚長至過膝臨刑施為南中子行曰紫綬公子五花驄又劉原俊安將軍歌曰安將軍鐵面髯多鬚戰動通賊注曰劉積亂子羔滅髭逃出訪苑曰羔名入館於內特賓神與

垂腰 梁冀嘉諾曰謝靈運垂鬚至腰冀嘉諾曰謝靈運垂鬚至腰

中子之韓城自龍門闖先濟關史曰崔文仲祖思宗人也徐州刺史嘗獻齊高帝纏背髯頭過膝

者為誰吾視其鼻頭過膝

元劉曰是王通也

纏繩 挂矢 南史百陽雜

髭王 鬚國 左傳完六年

鬚繩曰太宗剖鬚賜張弓挂矢人降妖曰周其有髭王亦有髭王以公主妻之主亦有鬚士人泛海至一處有乱王其神聖酉陽雜俎

問之曰長鬚國也其王以公主妻之主亦有鬚士人鬚乃羣毀所聚也

賦詩曰花驄嘶上紗受之一枚上紗宗劉原

編綠 帶綠 三國典略曰侯景使宋子仙執梁世子方諸等於鄧州百姓奔告方諸以五色雜綠編綠泉白鬚對之雙陸弟之信也子仙已入方諸等膜拜而絕泉涌於牀下子仙竟見泉素綠間綠疑惲之及被執莫不驚笑六帖曰海州司馬韋敖曾住嘉興道遇釋子希道深於緇生之術又能用日辰可代藥石見之愕然謂白鬚曰貧道為公擇日拔之鬚五六日復生色若鬚矣凡三拔之鬚不復變座客有祈鑷者僧言取時稍差拔後疑色黑帶綠其神妙如此

種鬚 剃髭 三國典略曰李庶以清謹每接梁客徐陵謂其徒曰江北嗤有人謂天關崔謙蒼鼠庶曰敖弟種鬚取錐刺而為蚊以馬尾插之世謂諸崔多惡疾故庶答之曰先以方回施貴族號着有效然後樹鬚那御笑謂謙曰卿不諳李庶何故犯之廣記云宋李迪美髭鬚御試夢剃髭畫解者曰省元是剃滋今替滋矣果狀元及第

原華元多 朱桓將 左傳宋華元多髭伐鄭為鄭囚歸宋人贖之以馬百匹為乘馬一匹為駟吳錄曰朱桓字休穆奉職於孫權曰于思事事甲復來思事一將陛下駟王馮凡前席桓進將髭曰今日真可謂一將虎鬚王大笑其可謂一將虎鬚王大笑

鬚四

原舊鬚 漢朱博傳曰博毫瑣罷史皆移病博舊鬚抵地曰吾兒欲以此為容耶

罷斥諸 史記曰桓溫世說曰桓溫伊

病吏 蝟毛 魏似蝟毛

怨詩曰為君既不易斥君於此不易

謝安將伊鬚曰使君於此不易

而燎其鬚姊戒止之答曰能燎

疾而勤且老雖欲進勤能進乎

鬚着 鬚黃 陳元贇世名昔制傳氏族與蒙古人同其髭黃

增持伊鬚 世說曰桓伊善樂筆而歌

燎鬚 本傳李勤姊病自為燎鬚

鬚五

增詩宋秦少游答裴仲謀摘白鬚行曰仲將顒凌雲比說鬚盡白陸庶媚側室星星染為黑人生如寄耳況復形與色澤壑藏山舟夜半輸有力雁奮賦不遇已矣何所得二毛三秋興自愛願姑息聞說古竺乾毛髮因地

得數窮反其本螻蟻得而食妙年光可鑒炯若鴉羽戢映梳何蒼蒼變化了無隊所以梵志云昔人已非昔皤然君勿笑子羽以貌失信美如客兒終前施摩詰我作白鬚行而得養生術　黃山谷戲歐陽誠發詩曰愛公好詩又能多老夫何有更橫戈柔此于思百戰何于思多鬚

眉一

增　說文曰眉目上毛也　釋名曰眉嵋也有嵋嵋也　黃庭經曰眉號華蓋覆明珠明珠目也　韓子曰失鏡無以正鬚眉失道無以知迷惑　淮南子曰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圓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　唐子曰人多患遠見百步而不自知眉頰知眉頰者復不能察百步樊氏相法曰眉中願毫百二十歲　景苑曰人老必有毫眉秀出者故謂毫眉

眉二

增　大戴禮曰曾子曰敢問不勞可以爲名乎孔子愀然揚眉曰參女以明主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左傳曰長狄兄弟三人遞爲害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天中記曰揚雄謂揚眉曰揚衡下席而天下治　左傳曰長狄兄弟三人遞爲害斷其吾志其目也　穀梁傳曰長狄兄弟三人遞爲害斷其

又曰陳崇奏莽功德曰盱衡振色振揚武怒孟康曰眉上曰衡盱衡舉目揚眉也　東觀漢記曰馬援自選京數被進見爲人駢顙眉目如畫　宋書曰人流言王元謨欲反因馳啓自解帝知其虛遣書慰撫之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爲笑想足以伸卿眉耳元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元謨眉目未曾伸故以此見戲　梁書曰武寧王大威宇仁容美風儀眉目如畫　三國典略曰梁簡文方頰豐下眉目秀發　唐本傳曰帝在九成宮令袁天罡視岑文本曰膚瑩若美眉長過目他日文章冠天下　又曰李賀字長吉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　五代史曰莊宗思得高樓避暑遣王允中營之官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陛下雖欲有作豈可得乎列仙傳曰莫邪子赤鼻眉闊一尺

眉三

原　兩星　八彩長秋元命包曰天有攝提人有眉爲人兩星權曲人眉以之也　又曰龍角八彩　一尺　三寸　吳越春秋曰伍子士傳云干將子赤鼻眉廣三寸　施黛　效愁　東觀漢記曰馬皇后眉薄而黛色　增　清揚　聯娟　詩曰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毛傳曰螓似蝉廣額方首蛾眉蛾眉而善笑倩口輔好也盼白黑分也　又曰碩人敖兮美目揚兮　毛傳曰敖敖長貌揚眉目之間廣而美也　又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　毛傳曰目清揚婉兮美目也　文選曰修眉聯娟美人眉曲細貌　文翠翰

鉛黛 文選曰蛾眉象翠翰鉛黛出玉臺新詠 增妍美女之眉如新蛾出 藝文曰臨邛縣眉 柳宗元乞 愆黛 結眉 愆黛舒 也聊爲出愛眉 巧文曰畫牙鏡利眉鏡增 妍 西京雜記曰卓文君眉色如望遠山 六朝愁舍翠羽眉 六朝結眉 翠羽遠山 六朝愁眉 李白上韓 九聚 八字 金臺錄白朱泚眉不使白揚眉吐氣 轉黛 揚眉 六朝並歌如轉黛 李白上韓 九聚 八字 金臺錄白朱泚眉分九聚相者告以大貴信之 遺事曰漢武宮人畫入字眉

眉四

原 蛾眉 詩曰螓首蛾眉 介眉 又曰以介眉壽 虎眉 帝王紀曰文王虎眉 鸞 西施 連眉 列仙傳云楊都女生而連眉 黃眉 本傳東方朔遇老母采桑於海濱有黃眉翁曰此昔爲吾妻吾却食二千餘歲目中瞳子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 赤眉 琅琊樂崇天風中起爲盜王莽使平均公廉丹征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丹兵亂皆朱其眉以相識 是謂赤眉賊 齊眉 後隱逸傳梁鴻妻 半額 原 白眉 襄陽耆舊傳曰馬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宇紫 元德秀傳房琯每見德秀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都盡 增 廣眉 東漢馬廖疏曰城中好廣眉四方且最 增 眉 文選美人賦云美女眉如新月樣眉月隱輕紗 六朝愁眉 柳葉 李白美人卷珠簾 掃眉 杜淡掃城朝至尊 元眉 文選美人秀也 掃眉 韓詩白咽紅長眉青 曲眉 文選曲眉豐頰 梨 說府老人之綺謂眉秀面如凍梨也 眉峰 劍三峰秀而豐

子099-650